冈察洛夫

奥勃洛摩夫

齐蜀夫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上海

译本序

《奥勃洛摩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的代表作。

冈察洛夫于一八一二年六月六日(新历十八日)生于西姆比尔斯克的商人家里。他先在当地一所寄宿中学学了两年，后来被送到莫斯科商业学校念书。由于这所商业学校办得十分腐败，一八三一年，他考取了莫斯科大学，进了文科。大学毕业后，冈察洛夫回到故乡西姆比尔斯克，在当地省长属下做过短时期的官员，但内地闭塞停滞的生活使他感到窒息，他不久就迁居到彼得堡。在彼得堡，冈察洛夫一边担任公职，一边从事文学活动。

在文学活动初期，冈察洛夫写过两个中篇小说：《癫痫》与《因祸得福》。作者自己认为这两篇小说并无什么重大的意义。一八四四至一八四六年他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这部小说主要描写资本主义侵入俄国社会后，贵族青年在生活和思想上所起的变化。一八四七年小说在涅克拉索夫所主编的《同时代人》杂志上发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读了这部小说后写信给友人说："冈

察洛夫的小说轰动了全彼得堡，真是空前未有的成功！”

《奥勃洛摩夫》是冈察洛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小说的构思开始于一八四七年，到一八四九年时他已经写出了几章。其中一章他曾以《奥勃洛摩夫的梦》为题发表在《同时代人》杂志上。但是过后不久，这部小说的写作由于种种原因而中途停顿下来。一直到一八五五年，冈察洛夫才有可能重新提起笔，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奥勃洛摩夫》是一部以腐朽没落的俄国农奴制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以奥勃洛摩夫为其典型代表的一批地主贵族从懒散、无所事事终于走向灭亡的小说。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在第一部里，奥勃洛摩夫整天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懒得穿一双袜子都要仆人查哈尔代劳；他又害怕变动，什么事情都干不来，一点小事就把他弄得六神无主。在第二部，由于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希托尔兹的督促，奥勃洛摩夫好容易起了床，来到伊林斯基家作客，他爱上了奥尔迦，奥尔迦也爱上他。但是奥勃洛摩夫的恋爱“热情”只是昙花一现，他的懒惰的本性还是占了上风。到了第三部，奥尔迦终于看出自己对奥勃洛摩夫作了错误的估计，她对他的爱丝毫改变不了他的顽固的习性，就和他宣告决裂。在第四部里，奥尔迦嫁给了希托尔兹，而奥勃洛摩夫也和他的女房东结了婚，奥勃洛摩夫就在这个女房东无微不至的照顾中逐渐发胖，最后中了风，毫无疼痛、毫无苦恼地去世，“就象一只忘了上发条的时钟停摆不走”。

象奥勃洛摩夫这种典型人物的性格的形成、发展和终局，是和俄国农奴制社会血肉相连的。奥勃洛摩夫的故乡——奥

勃洛摩夫卡就是农奴制、宗法制俄国的一个缩影。奥勃洛摩夫卡是一个离彼得堡一千二百俄里，离省城八十俄里的封建庄园。在这世外桃源似的庄园里，奥勃洛摩夫除了拥有一个给他穿衣穿袜子的查哈尔以外，还有三百个同样的查哈尔。这三百个农奴经年累月、无休无止的劳动就保证着奥勃洛摩夫一家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悠闲”生活。

奥勃洛摩夫从小就受到一切都由农奴们代劳，不要自己动一动手的教育。奥勃洛摩夫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只消一眨眼睛，就有三四个充当仆人的农奴奔过去实现他的愿望。有时一个心血来潮，他要想自己去完成一件什么“业绩”，那么他还没有动步，身背后就会有四五个人同时叫嚷起来：“做什么？到哪里去呀？要瓦斯卡、查哈尔卡干什么的呀？”

奥勃洛摩夫从小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往后的性格和行为。既然什么事都不让他做，他开头是不会穿袜子、靴子，后来是不会生活，接着是对社交、对公职、对科学都不感兴趣，都鼓不起劲来。奥尔迦一认识他，以为可以用女性的柔情给他有力的“感化”，使他永远抛弃睡衣，离开沙发，然而连这种柔情都无济于事。

自然，冈察洛夫对于奥勃洛摩夫是抱着怜悯、同情的态度来描写的。作者在书末曾经借希托尔兹的口这样概括说：“他并不比别人愚蠢，他的心地象玻璃一样明亮、洁净，而且高尚、亲切。”但是，尽管如此，冈察洛夫并没有因此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采取庸俗的手法，将奥勃洛摩夫美化，让他同奥尔迦来一个忏悔以后的大团圆，或者铺排一种哀感顽艳的结局。不是的，冈察洛夫是冷静地、不厌其烦地从各种不同的场合来

揭示奥勃洛摩夫的性格，他一层层剥下了奥勃洛摩夫身上的皮，深刻暴露了这种人物如何无可救药地变成一堆废物的过程。

冈察洛夫为了给奥勃洛摩夫这个典型人物作对比，作陪衬，他还塑造了一个好象比较“能干”、比较有点“作为”的人物，即希托尔兹。希托尔兹的性格似乎完全和奥勃洛摩夫针锋相对。他从小就爱“劳动”，还爱掏鸟窠，没有一天不带着青痕回家。当他长大了骑上马到彼得堡去寻找前程，必须和父亲分手的时候，他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掉。他和奥勃洛摩夫同年，是过从很密的学伴。他好多次给奥勃洛摩夫打抱不平。他帮助了奥勃洛摩夫“改善”田庄的经营，他督促奥勃洛摩夫出来活动，他把他介绍给奥尔迦，他要他看书写文章，甚至还要安排奥勃洛摩夫出国去游历。最后当奥勃洛摩夫受到女房东哥哥的敲诈勒索，快要弄到穷愁潦倒的时刻，他又挺身出来，替奥勃洛摩夫把坏蛋治得服服贴贴，让奥勃洛摩夫重新过上“舒适”、“安闲”的生活——总之，他好象是一个浑身都充满活力的人物。作者说他“浑身由骨头、肌肉和神经所组成，宛如一匹纯英国种的马”，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然而希托尔兹虽然好象是一个颇有作为的人物，但从实质上看，他未必就比奥勃洛摩夫高明多少，他的活动范围实际上也是非常有限的。他除了给奥勃洛摩夫效过一些劳以外，他一生最大的活动，无非是：“同别人合伙经营着一家做出口生意的公司”，“公司里要派一位代理人到比利时或者英国去，总是派他”。但他不论进行什么活动，没有一样活动是触及沙皇俄国的既存秩序的。而且他自己也并没有想到去触及它。希托尔兹不过是一个沾

染到一些西风的俄国商人而已。

在思想品质上，奥尔迦就卓越得多。她不但是奥勃洛摩夫望尘莫及的，而且希托尔兹也远远比不上她。奥尔迦是一个性格开朗、为人朴实并且很有自信的姑娘。她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当她爱上奥勃洛摩夫时，决不顾虑亲戚朋友会怎么讲，闲杂人等会怎么看，而完全从对方的品质出发。她除了希望能够彻底根除奥勃洛摩夫身上的懒惰的习性，把他改造成为爱好活动的人以外，不附带其他什么条件。她把恋爱、结婚看作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是并不卖弄风情，也不屑去串演一些哀感顽艳的活剧。至少在这一点上，她就比奥勃洛摩夫的品质高出很多。奥勃洛摩夫一方面显得十分谦逊的样子，好象处处为奥尔迦设身处地着想，三番四次的要奥尔迦考虑，她跟他年龄相差比较大将来会不会后悔；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又一心想看到奥尔迦要为他的"慷慨大度"激动得痛哭流涕，甚至象奴隶似的舔他的脚。例如，当奥勃洛摩夫对奥尔迦"考验"了很多次，终于"决心"下来对她说，"做我的妻子吧"。他预期会出现一种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激动人心"的场面，然而并没有出现，听了他的话奥尔迦并没有作声，却"朝相反的方向扭过头去"。后来，他又是"竭力想看看她的脸"，又是"焦急地"、"探询地"追问，"沉默？"那奥尔迦也只是轻声地回答，"是同意的表示！"接下去仍旧没有什么更激动的表现。这使得奥勃洛摩夫有点儿失望，他终于露骨地问：

"你现在有些什么感觉？有些什么想法？"……

"就和你的一样，"她继续眺望着树林回答；只有胸脯的起伏表示她正在抑制自己。

“她的眼睛里有没有眼泪?”奥勃洛摩夫想,但是她一个劲儿地望着地下。

“你很泰然,很平静吗?”

“不泰然,但很平静。”

“为什么呢?”

“因为我早已料到这一点,所以不觉得突兀了。”

总之,由于奥尔迦始终没有十分“激动”的表现,奥勃洛摩夫感到极不满足。这种极不满足就深刻地暴露了奥勃洛摩夫对于奥尔迦并不理解。奥尔迦并不是他幻想中的扭扭捏捏卖弄风情的女子。当她以为在奥勃洛摩夫身上还保存着在她想象中他可能有的优点时,她对奥勃洛摩夫的种种多余的怀疑和试探行为,总是加以原谅;然而当她终于看穿奥勃洛摩夫只是一块无可救药的废料时,她就对他下了无情的判决:“我原以为我会使你再生,我原以为你可以为我而活下去——可是你早已死去了。我没有预见到这个错误,却尽在期待、希望……”

象奥涅金、罗亭直至奥勃洛摩夫这类“多余的人”,在他们身上本来还或多或少装饰着种种美丽的羽毛,然而在奥尔迦这一最后判决之下,他们的羽毛就给拔得精光,终于完全暴露出他们的废物一堆的本质了。

奥尔迦后来嫁给了希托尔兹。希托尔兹的活动能力自然要比奥勃洛摩夫强得多,他的活动范围也要大得多。可是就是他也并没有真正理解奥尔迦,也不是真正珍重奥尔迦的。奥尔迦对于生活的要求要比希托尔兹严格、执着得多。她对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生活是感到不满足的,她一直在注意、

在等待、在探索生活中新的动向、新的变化。她同希托尔兹结婚后尽管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她还是时时感到不能满足。她经常对希托尔兹提出种种怀疑和问题，可是希托尔兹不是嘲笑她这种怀疑是“神经失常”，就是叫她要“顺从地熬受艰苦的时刻”，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而且也的确没有能力作出明确的回答。既然在过去，奥尔迦为了奥勃洛摩夫始终不肯跟懒惰的习性相决裂而毅然同他分手；那么，只要奥尔迦的那种怀疑和不安仍旧继续下去，而希托尔兹也始终还是叫她把新的不安当做既成事实而“忍受”下去，她最后一定也会对希托尔兹表示失望的。

总之，《奥勃洛摩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代表作品。把登场人物典型化，这是冈察洛夫现实主义中非常重要的一面。除了希托尔兹写得比较苍白、比较概念化之外，冈察洛夫的确把农奴制俄国社会生活这个典型环境中所出现的典型人物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出来。不仅是主要人物，就是查哈尔，还有房东太太普希尼钦娜也都是富于典型意义的充满个性的人物。冈察洛夫是掌握了“形象思维”的规律的。他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决不随便让自己插在作品中乱发议论，而是让登场人物自己通过他们的说话、他们的一举一动表现他们想些什么，表现他们的性格；同时，冈察洛夫十分重视包围着这些人物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气氛的传达。由于作者冷静而深刻地传达了包围着这些人物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气氛，每个人物的性格就给表现得十分真实动人，他们的变化与发展也显得十分自然。为什么奥尔迦花了无数精力与时间

想感化奥勃洛摩夫使其脱胎换骨而终于失败呢？当我们读到了作者对于包围着奥勃洛摩夫的环境和气氛的描写，就会深刻地体会到奥尔迦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奥尔迦对奥勃洛摩夫的感情毫无疑问是强烈的，然而这种感情比起社会环境和气氛的压力来就差得太远太远了！冈察洛夫并没有在作品中以抽象的议论论证奥勃洛摩夫所以不可救药的原因；可是通过他对环境和气氛的描写，他是达到了这个要求的。作者在《奥勃洛摩夫》的第一部里曾经详细描写死水一潭的奥勃洛摩夫卡镇上是主宰着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在那里，"生活上最首要的是对饮食的关心"。人们忙着的就是在节日的前几天，"不让鹅四处走动，硬把它们吊在口袋里不让动，使它们多长脂肪"；第二就是睡觉：一到中午过后，大家都去午睡了，狗也钻进了狗窝里，"这是一场吞噬一切的、难以制胜的睡眠，真象死亡一样，一切都死灭了。只有各种声调的鼾声从各个角落里发出来"。冈察洛夫就是通过对这种生活环境的冷静而客观的描写来衬托童年时奥勃洛摩夫性格的形成。读到了这样的描写，人们就不会感到奥勃洛摩夫后来所以变得如此懒惰是不自然的了。

冈察洛夫就是从典型情势同典型人物的密切关联中来描写奥勃洛摩夫的。奥勃洛摩夫认识了奥尔迦之后，虽然行动上出现了很多变化，但是冈察洛夫描写他只要一离开奥尔迦，他的种种老毛病就立刻复发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尽管他很早就离开了故乡奥勃洛摩夫卡，然而他始终都在奥勃洛摩夫卡的包围之中。奥尔迦凭自己的美貌，凭自己的柔情好容易把奥勃洛摩夫逼得活动起来，可是另一个奥勃洛摩夫

卡——房东太太普希尼钦娜家，却象蜘蛛网似的，又在虎视眈眈地等候着他。作者描写，在这个新的"奥勃洛摩夫卡"里，那个在奥勃洛摩夫的眼里"脸相虽然单纯，但还讨人喜欢"的寡妇房东太太，会煮一手好咖啡，会捣肉桂，会烤美味可口的馅饼，跑到菜场里去，她只消看一眼，或者用手指碰一下，便能一无差错地断定母鸡孵出了有几个月、鱼死了有多久、香芹菜和莴苣是什么时候从菜畦里摘下来的……一句话，就是个善于搞家务的能干的女人。她的这些能耐自然很快引起了奥勃洛摩夫的注意：

"您总在干活！"有一次他对她说。

她嫣然一笑，又忙碌地旋转咖啡磨子的把手，她的臂肘迅速地画着圆圈，奥勃洛摩夫的眼睛不禁发花了。

"您累了吧，"他继续说。

"不，我习惯了，"她转着磨子回答。

"没有活的时候，您干些什么呢？"

"怎么会没有活？总有活干的呀，"她说，"早晨预备午饭，饭后做针线，傍晚要烧晚饭。"

冈察洛夫善于抓住生活中看来似乎是十分平淡的景象来深刻地揭露，奥尔迦对奥勃洛摩夫的吸引力是怎样被房东太太普希尼钦娜的家务活动所抵销的。

冈察洛夫并不是一个革命倾向的作家，但是他从俄国社会生活中提炼出这样个性突出、轮廓分明的典型人物——奥勃洛摩夫，这无论如何是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

辛未艾

一九七八年十月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一天早晨，伊里亚·伊里奇·奥勃洛摩夫躺在郭洛霍费街①寓所的床上，他的寓所是在一幢人口多得象整整一座县城一样的大房子里。

他年在三十二三，身材中等，外貌可亲，生着一对深灰色的眼睛，可是脸上缺乏明确的思想和专注的神情。他的思绪，象无拘束的小鸟似地在脸上盘旋，在眼睛里翱翔，栖息在半张开的嘴唇上，隐藏在额角的皱纹中，随后就完全消失，满脸发出一片无忧无虑的平静的光采。这种无忧无虑从他的脸上移到全身的姿态上，甚至于转到睡衣的褶皱里。

有时候，由于疲倦或者无聊，他的眼光就暗淡起来；可是疲倦也罢，无聊也罢，一刻都不能驱散他脸上的温和——那不单是他脸部的，也是全部心灵的主要而基本的表情；在他的眼睛里，微笑里，头和手的每一动作里，都坦率而明朗地闪现着他的心灵。冷淡而表面看人的人会向奥勃洛摩夫瞥视一下说："这是一位好心肠人，心地纯朴！"亲切而看人比较深刻的人却会对他的脸部注视一阵，在愉快的沉思中微笑着走开去。

① 彼得堡中心的一条大街。

伊里亚·伊里奇的脸色既不绯红，又不黝黑，也不真正苍白，而是分辨不出这是什么颜色，说不定是因为他发胖得和年龄不相称，才显得如此吧；他发胖，也许是因为缺少新鲜空气或者缺少活动，再不就是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他的身体，就那过分苍白毫无光泽的脖子、两只肥胖的小手以及软绵绵的肩膀来说，都显得缺乏男子气概。

他的动作，哪怕着了慌，仍不失其温和和他特有的优雅的懒散。万一有一片愁云从他的心头涌到了脸上，他的眼睛就模糊起来，额头显出皱纹，疑惑、悲哀和恐惧开始交织在一起；可是这不安难得形成明确的念头，更难得变成一种主意。它不过化作一声叹息，便消逝在冷淡或者瞌睡中。

奥勃洛摩夫的睡衣多么适合他恬静的脸相和柔弱的身段啊！他穿着一件波斯料子的睡衣，一件真正东方式的睡衣，没有丝毫欧洲气息——没有流苏，没有丝绒，没有腰身，肥大得能够把他裹上两圈。袖子是地道亚洲式的，从袖口到肩膀一路肥上去。这件睡衣虽已没有当初的鲜艳，而且有几处还磨出了油光，失去了原来的天然光泽，但还保持着东方色调的鲜明和料子的结实。

在奥勃洛摩夫的眼里，这件睡衣具有无数珍贵的优点：又软又顺；穿在身上轻松自在；适应身子的最细小的动作，象一个驯顺的奴隶一样。

在家里，奥勃洛摩夫是从来不系领带、不穿背心的，为的是他喜欢舒畅自在。他穿着一双又长、又软、又大的拖鞋；起床的时候，看也不用看，双脚向地板上一落，总是恰好伸进拖鞋。

躺卧这一件事，对于伊里亚·伊里奇来说，既不象对于害

病或者渴睡的人那样，是一种必要，也不象对于疲乏的人那样，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也不象对于懒汉那样，是一种享乐，而是一种常态。呆在家里的时候——他差不多老呆在家里——他总是躺着，而且经常躺在我们此刻看到他的这间屋子里，这间屋子，他既当作卧室，又当作书斋和客厅。此外他还有三间屋子，可是，除了早晨佣人打扫书斋的时候——也并不是天天打扫——他轻易不向那里看一眼。在那几间屋子里，家具罩着套子，窗帘放了下来。

伊里亚·伊里奇躺在那里的这间屋子，乍一看，布置得似乎也很象样。有一张红木写字桌、两张绸料子包面的沙发、一架绣着自然界所没有的禽鸟果木的雅致的围屏。还有罗纱窗帘、地毯、画幅、铜器、瓷器以及许许多多好看的小摆设。

可是精于鉴赏的人用老练的眼睛略为一瞧，马上就会识破，这些东西之所以陈设在那里，不过希望遵奉一下不得不然的礼节，虚应故事而已。当然，奥勃洛摩夫布置书斋时也仅仅关心这一点。眼光高的人是不会满意于这些笨重难看的红木椅子和摇摇晃晃的书架的。有一张沙发的靠背已经塌下去，胶上的木头也有几处脱了胶。

那些画幅、花瓶以及小摆设也都是这种模样。

然而主人对于自己书斋的布置，竟如此漠不关心，仿佛用眼睛在问："谁将这些东西搬到这里摆起来的？"由于奥勃洛摩夫对家产这样漠然，也许由于他的侍仆查哈尔对它更不关心，要是有人仔细打量一下，书斋里的杂乱无章可真叫人吃惊。

四壁上画幅的周围，花彩似的挂着灰尘蓬蓬的蜘蛛网；镜子呢，已照不出东西，倒可以当作记事牌，在灰尘上面记录记

录事情来帮助记忆。地毯上都是污渍。一条被人遗忘的毛巾撩在沙发上。差不多没有一天早晨桌子上不撒满面包屑，不留下一只头天晚上用了晚餐后没有收去的盘子，盘子里总有一枚盐皿和一块啃光的骨头。

要不是因为这只盘子，要不是因为搁在床边的一支刚吸完的烟管或者躺在这张床上的主人，人们也许以为这间屋子是没有人住的——什么东西都灰尘密布，褪了色，绝不象有人住着的样子。不错，书架上放着两三本摊开的书和一张报纸，写字桌上摆着一只墨水瓶和几支鹅毛笔；可是摊开的那几页已经发黄，布满灰尘——显而易见，它们给丢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报纸还是隔年的；如果把鹅毛笔向墨水瓶里蘸去，说不定有一只吓慌的苍蝇嗡嗡地从里面飞出来。

伊里亚·伊里奇今天一反常例，醒得很早，八点钟光景就醒了。他在担心一件事情。脸色一会儿现出恐怖，一会儿又是忧愁和懊恼，分明他受着内心斗争的折磨，六神无主，不知所措。

事情是这样：奥勃洛摩夫在前一天收到了他的村长由乡下寄来的一封令人不愉快的信。谁都知道，村长会报告些什么不愉快的消息：收成不好、欠款、收入减少等等。虽然村长去年和前年也来过同样的信，但是最近的这一封对他产生的影响，还是象出人意外的坏消息那样强烈。

这可不是开玩笑！得赶快采取什么措施才好。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伊里亚·伊里奇对自己的事务的确也很操心。几年以前，他收到了村长第一封令人不愉快的信，便开始在心里拟订整顿领地的种种改革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准备采取各种新的、经济的、送交法办的和

其他的措施。可是计划还远远不曾想妥，村长却每年写不愉快的信来催促他付诸实行，这就破坏了他的平静。奥勃洛摩夫也明白，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才能完成那项计划。

他刚睡醒就打算起床，洗脸，喝了早茶，好好地想一想，把全部事情考虑一番，记下来，随后一并处理。

他足足躺了有半个钟头，为这个打算而苦恼，后来觉得喝了茶再干也还不迟，可以照常在床上喝茶，况且躺着思索也并不碍事。

他就这么办了。喝了茶，他坐起身子，差一点就要下床；他向拖鞋望了几眼，甚至从床上伸下一只脚去，可是立刻又把脚缩了回来。

钟敲着九点半。伊里亚·伊里奇猛吃一惊。

"我究竟是怎么的了？"他烦恼地大声说。"真不害臊，是办事情的时候了！假使再把自己放任下去，那我就……"

"查哈尔！"他大声叫。

从那间与伊里亚·伊里奇的书斋只隔一条狭窄的过道的屋子里，先传来象一条锁住的狗的咆哮声，紧接着是双脚跳下地来的响声。这是查哈尔在跳下炉炕，他通常是坐在上面打瞌睡来打发日子的。

走进来的是一个上了年岁的人，穿着有铜扣子的灰色背心和腋下已经裂口、从中露出一角衬衫来的灰色上衣，头顶秃得象膝盖一般，两绺又大又浓密的亚麻色里夹着点儿灰白的络腮胡，每一绺都可以分成三撮。

查哈尔既不愿改变上帝赋与他的容貌，也不愿改变那身他在乡下时穿的衣服。这身衣服是按照乡下带出来的式样裁

制的。他所以喜欢灰色的上衣和背心，是因为这身衣服使他隐约地回想到早年侍候故世了的老主人和老夫人去做礼拜或是作客时所穿的那身号衣；而那身号衣，在他记忆里又是奥勃洛摩夫世家声望的唯一标志。

再没有别的东西能使这老头儿回想起住得偏僻辽远的主人家里的阔绰宁静的生活。老主人和老夫人故世了，祖先的神像留在老家里，现在多半给扔在顶楼上什么地方；关于古老生活和高贵门第的传说已逐渐湮没，或者只有留在领地上的几个老人还能记得。这就是查哈尔所以珍贵这件灰色上衣的原因：在这件灰色的上衣上，还有在保存在奥勃洛摩夫面貌举止方面的、令人想起他的双亲的某些特征上，他的任性的脾气上，查哈尔仍隐约地看到往昔的高贵门第，而对这种任性的脾气，他咆哮也罢，自言自语也罢，大声说出也罢，可是内心里却把它尊敬为主人的意旨和权力的表现。

要是没有了这种任性的脾气，他就怎么也感觉不到还有一个主人，就没法回忆起他的青春、别离已久的故乡、老家的掌故和老迈的男女仆役们世世相传的唯一的编年史了。

奥勃洛摩夫家从前很殷富，在地方上着实有一点声望，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竟逐渐没落下去，终于在新兴的贵族中间没没无闻了。现在只有白发的老当差们还保存和流传着一些真实的回忆，把它们珍贵得象圣物一般。

这就是查哈尔所以喜欢他那件灰色上衣的缘故。也许他之所以珍贵自己的络腮胡，也是因为在童年时代曾经看见过不少老当差有着这种古色古香的、贵族式的装饰吧。

专心一意在沉思的伊里亚·伊里奇，半天没有注意到查

哈尔。查哈尔不声不响地一直站在他的面前。他终于咳嗽了一声。

“什么事?”伊里亚·伊里奇问。

“不是您叫我来的吗?”

“我叫你的? 为了什么事情叫你的?——我记不起来了!”他一边回答,一边伸着懒腰。“先回去吧,让我想想看。”

查哈尔走了出去,伊里亚·伊里奇继续躺在床上思索着那封倒霉的信。

又过了一刻钟。

“唉,躺得也够了!”他说。“该起来了……可是让我把村长的信再仔细念一遍,随后再起床吧。查哈尔!”

又是双脚一跳,咆哮声却更响了。查哈尔走了进来,可是奥勃洛摩夫又沉湎在思索里。查哈尔站了有两分钟,不以为然地斜睨着主人,终于朝房门口走去。

“到哪里去?”奥勃洛摩夫突然问。

“您老不开口,我干吗白白地站在这儿?”查哈尔喑哑地说;他的嗓子嗄哑,据他自己说,是因为有一次伺候老主人骑了马带了狗去打猎,一阵烈风灌进了喉咙的缘故。

他站在屋子当中,转过半个身子,依旧斜视着奥勃洛摩夫。

“是不是你的腿不中用了,站不住了? 你瞧,我正在犯愁——你就得等着! 你还没有躺够吗? 把昨天收到的村长的那封信给我找出来。你把它放到哪里去了?”

“什么信? 我没有看见过什么信!”查哈尔说。

“你从信差手里接过来的,那么脏的一封信!”

“把它放到哪里去了——我怎么知道?”查哈尔一边说,一

边用手轻拍着桌上的纸张和各种物件。

“你是从来什么也不知道的。看看那边字纸篓里!或者会不会落到沙发后边去了? 瞧,沙发的靠背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干吗你不去叫木匠来修一修? 是你弄坏的。你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了!”

“我可没有弄坏,”查哈尔回答,“是它自己坏的,总不能使用一辈子:迟早总要坏的。”

伊里亚·伊里奇觉得用不着去反驳他。

“找到了吗?”他只是问了一声。

“瞧,这里有几封信。”

“不是的。”

“那再也没有信了。”查哈尔说。

“好了, 去吧!”伊里亚·伊里奇不耐烦地说。“等我起了床自己来找吧。”

查哈尔便回到自己屋子里去了, 可是刚把双手撑在炉炕上要跳上去,立刻又听到一阵急促的呼唤:

“查哈尔,查哈尔!”

“唉,我的老天爷!”查哈尔一边嘟哝着,一边向书斋走去。“我受的是什么罪? 倒不如早一点死了的好。”

“什么事?”他一只手扶着房门问,为了表示反感, 他把头偏转得只能从眼梢上望到主人, 而主人只看见他的一大绺腮胡,从中仿佛忽然会有两三只小鸟飞出来似的。

“拿一条手帕来, 快! 你自己早该想到这个的, 竟没有看见!”伊里亚·伊里奇严厉地说。

查哈尔被主人命令和责备了一顿, 并没有特别不满意或

者吃惊的表示，大概他觉得这样的事情是极其自然的。

“谁知道手帕在什么地方？”他一边嘟哝，一边在屋子里绕圈子，摸索着每一把椅子，虽然椅子上分明没有东西。

“您把东西全弄丢了！”他说着打开通向客厅的那扇门，想去看看手帕在不在那里。

“到哪里去？在这边找就行，我两天没有到那边去了。快，快！”伊里亚·伊里奇说。

“手帕在哪里？没有看见有手帕呀！”查哈尔说，一边张开双手，向每一个墙角巡视。“喏，那不是！”蓦然间，他气愤而嘎哑地说。“就在您身子底下！有一个角露着。自己压住了，倒问别人要！”

查哈尔连回答也不等，就要走了。奥勃洛摩夫叫自己的糊涂弄得有些不好意思，急忙找另外一个借口来派查哈尔的不是。

“你到处收拾得多干净：又是灰尘，又是垃圾，我的老天爷！喏，喏，你看看墙角里——成天什么也不干！”

“我要真是什么也不干……”查哈尔用受了委屈的声调说，“我尽心竭力，拚命地干！差不多每天都擦洗打扫……”

他指指房间中央的地板和奥勃洛摩夫就餐的饭桌。

“瞧，”他说，“什么都打扫和收拾得象办喜事似的……还要怎么样？”

“这是什么？”伊里亚·伊里奇打断他的话，指着四壁和天花板说，“还有这个？这个？”

他又指指头一天撩在沙发上的毛巾和忘在桌上的盘子，盘子里还有一块面包。

"哦，这个我可以拿走。"查哈尔象俯就似地拿起盘子说。

"就这么一点儿吗！墙上的灰尘、蜘蛛网呢？"奥勃洛摩夫指着四壁说。

"墙壁我在复活节前要收拾；到时候我要把圣像都掸干净，蜘蛛网都掠去……"

"那么什么时候掸书本和画幅呢？"

"圣诞节前；到时候我要同阿妮希娅把所有的书橱都清一清。可是现在什么时候可以收拾？您总是呆在家里。"

"我有时候去看戏和拜客，那你……"

"晚上怎么能收拾？"

奥勃洛摩夫谴责地瞧瞧他，摇摇头，叹一口气，查哈尔满不在乎地看一看窗子，也叹一口气。主人仿佛在想："哦，老兄，你倒比我更有奥勃洛摩夫气派。"查哈尔呢，大概在这样想："胡扯！你就会说些古怪的和抱怨的话，灰尘和蜘蛛网你其实并不放在心上。"

"你知道不知道，"伊里亚·伊里奇说，"蛀衣服的飞蛾是从灰尘里长出来的？有时候我看见墙上还有臭虫！"

"我身上还有跳蚤哩！"查哈尔满不在乎地回答。

"这难道是好事么？这是肮脏！"奥勃洛摩夫说。

查哈尔满面冷笑，笑得眉毛胡子直哆嗦，满面通红。

"世界上有臭虫也是我的过错吗？"他带着天真的惊愕说。"难道是我发明的？"

"那是因为肮脏，"奥勃洛摩夫打断他的话说。"你还尽胡扯什么！"

"肮脏也并不是我发明的。"

“老鼠天天夜里在你屋子里跑来跑去——我听得到。”

“老鼠也不是我发明的。到处尽是这些东西——老鼠、猫、臭虫。”

“怎么人家就没有飞蛾和臭虫呢？”

查哈尔的脸上表现出一种怀疑，或者不如说，表现出一种心安理得的确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我那儿什么都有，”他固执地说。“总不能盯住每一只臭虫，爬进裂缝里去逮它。”

他似乎在想：“要没有臭虫，那怎么样睡觉呢？”

“把墙角里的垃圾打扫打扫，就什么也没有了，”奥勃洛摩夫开导他说。

“弄干净了，到明天垃圾又会积起来的。”

“不，不会，”主人打断他的话说，“不应该积起来。”

“我知道会积起来的，”当差的重复说。

“要是积了起来，就再打扫。”

“什么？天天打扫墙角吗？”查哈尔问。“这样还算什么生活！倒不如早一点死了的好。”

“为什么人家就干干净净的？”奥勃洛摩夫反驳说。“瞧对门钢琴调音师家里，看看也叫人喜欢，他家里只有一个女佣人……”

“德国人家里哪里会有灰尘？”查哈尔突然反驳说。“您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一家子整个星期只啃一根骨头。一件上衣从老子的肩膀上脱给儿子，又从儿子的肩膀上脱回给老子。老婆和闺女们穿着很短的衣裳，母鹅似的盘坐着……他们哪里会有灰尘？他们不象我们那样常年有一堆破衣服堆

在柜子里，或者一冬天积起一墙角的面包皮……他们可一片面包皮也不白扔掉：烤成面包干，就着喝啤酒！”

谈到这种吝啬的行径，查哈尔甚至啐了口唾沫。

“别说了！”伊里亚·伊里奇斥责说。“倒不如收拾一下吧。”

“有时候我要收拾，您又不让。”查哈尔说。

“又来这一套了！总说我碍你的事。”

“当然是您罗；您老是呆在家里。有您在，怎么能收拾？您出去一整天，我就来收拾干净。”

“瞧，又想出什么花样来叫我走！你还是走到自己屋子里去吧。”

“说真的！”查哈尔坚持说。“要是您今天就出去，我和阿妮希娅马上来把一切收拾好。不过两个人还不行，还得雇几个女工来统统擦洗一下。”

“唉！多好的主意——雇女工！回到自己屋子里去吧。”伊里亚·伊里奇说。

他惹起了查哈尔这场谈话，心里已不高兴。他老是记不住，一碰到这个微妙的问题，总免不了麻烦。

奥勃洛摩夫固然愿意干净，不过他希望不必费事就能一下子悄悄地干净起来；可是一叫查哈尔扫灰尘洗地板，查哈尔就纠缠不完。碰到这样的场合，查哈尔总争辩说非大搞一通不可，他很清楚，只要主人一想到这一点，就给吓唬住了。

查哈尔走了出去，奥勃洛摩夫又陷入沉思中。几分钟之后，钟敲了一下，又过去了半点钟。

“什么？”伊里亚·伊里奇差不多吃惊地说。“快十一点了，

我还没有起床洗脸！查哈尔，查哈尔！"

"唉，我的老天爷！哼！"从前室里传过来这样的话，随后又是那个双脚跳下地的熟悉的声音。

"给我预备洗脸水了吗？"奥勃洛摩夫问。

"早预备好了，"查哈尔回答。"干吗您不起床呢？"

"干吗不告诉我预备好了呢？要不，我早起来了。去吧，我马上就来。我得办事情，我要写信。"

查哈尔走出去了，可是一会儿又带着一本涂满字迹的、油腻的簿子和一些纸条进来了。

"您要写信，请您顺便把这些账对一对，必须把钱付给人家了。"

"什么账？什么钱？"伊里亚·伊里奇不满意地问。

"肉店，菜铺，洗衣房，面包店，都向我们要钱！"

"他们就惦记着钱！"奥勃洛摩夫嘟哝说。"你又为什么不把账单陆陆续续交给我，偏要一齐交出来？"

"是您老把我赶开的呀——天天推明天……"

"现在就等不到明天了吗？"

"不行！他们钉得很厉害：再也不肯赊账了。今儿是一号。"

"唉！"奥勃洛摩夫忧郁地说。"又是一件焦心事儿！喂，你站着干什么？放在桌子上。我马上就起床，等我洗了脸就查对，"伊里亚·伊里奇说。"你不是说把洗脸水预备好了？"

"预备好了！"查哈尔说。

"哦，现在……"

他一边哼哼，一边在床上坐起身来，准备起床。

“我忘了告诉您，”查哈尔说，“刚才您还睡着的时候，房东家的管事打发看门的来说，我们非搬家不可。……他们要房子了。”

“嗯，这有什么大不了？如果他们要房子，不用说，我们搬就是了。你干吗钉着我？这是你第三次来对我说这件事情了。”

“可是他们钉着我呀。”

“对他们说，我们搬就是了。”

“他们说，您答应有一个月了，可是总不搬；他们要报告警察局了。”

“让他们去报告好了！”奥勃洛摩夫断然说。“再过三个来星期，天气一暖和，我们自然会搬的。”

“哪能过三个星期！管事的说，过两个星期工人就要来拆房子了。……他说，‘你们明后天就搬吧……’”

“唉，太急促了！你瞧还来这一手！干吗不叫我们现在就搬？你竟敢向我提起房子的事情。我已经禁止过你一次；而你又来了。当心点！”

“叫我又有什么办法？”查哈尔紧接着说。

“有什么办法？瞧，他竟这样来搪塞我！”伊里亚·伊里奇回答说。“他倒问起我来了！这关我什么事？别来打搅我，随你怎么去办都行，只要能不搬就成。你就不能替主人出一点力！”

“可是叫我怎么办，伊里亚·伊里奇老爷？”查哈尔开始用温和的嗄哑嗓子说。“房子又不是我的，住别人的房子，人家赶我们，怎么能不搬？如果是我的房子，我倒非常乐意……”

“你就不能想法子劝劝他们？说‘我们住了多年了，从未拖欠过房钱’。”

“说过了。”查哈尔说。

“他们又怎么说？”

“又怎么说！说来说去还不是‘请你们搬吧，我们非翻修不可了’。他们想赶房东少爷结婚之前，打通我们的和医生那边的房子。”

“唉，老天爷！”奥勃洛摩夫烦恼地说，“居然有这么多的傻瓜要讨老婆！”

他仰身躺下了。

“您给房东写封信去，老爷，”查哈尔说。“也许他就不再惊动您，吩咐先拆那边的房子了。”

查哈尔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右边的什么地方。

“好吧，我起了床就写……你回自己屋里去，我要想一想。你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他补充说，“连这种小事情都得我自己来操心。”

查哈尔走了出去，奥勃洛摩夫开始思索起来。

可是他拿不定主意应该思索什么：村长的信呢，搬家呢，还是查对账目？他对一大堆日常操心的事情感到慌张不安，尽在床上翻来覆去，不时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感叹：

“唉，老天爷！生活不让人安静，总是折磨人！”

或许他会尽踌躇下去，可是前室里门铃响了。

“已经有人来了！”奥勃洛摩夫一边说，一边把睡衣裹住身子。“我却还没有起床——真丢人！这么早能是谁呢？”

他躺在床上，好奇地望着房门口。

第　二　章

进来的是一位二十五岁左右的青年，焕发着健壮的光彩，面颊、嘴唇和眼睛都带着笑容，叫人瞧着就羡慕。

他的发式和衣着简直完美无瑕，脸容、衬衫、手套和燕尾服都鲜洁得令人目眩。背心上斜挂着一条雅致的、带着许多小玩意儿的表链。他掏出一条细麻纱手帕，闻了闻上面东方香水的香味，然后漫不经心地揩揩脸，拭拭亮闪闪的帽子，拂拂漆皮靴子。

"哈，伏耳柯夫，您好?"伊里亚·伊里奇说。

"您好，奥勃洛摩夫?"那位光彩夺目的先生一边说，一边朝他走过去。

"别走近我，别走近我：您才从冷的地方来!"奥勃洛摩夫说。

"噢，您这位娇生惯养的少爷!"伏耳柯夫一边说，一边在找能放帽子的地方，可是看见到处都是灰尘，便哪里也没有放下去；他分开燕尾服的两片后摆刚要坐下去，但是仔细看了看圈手椅，就索性站着不坐了。

"竟还没有起床！您穿的是什么长袍？这种衣服人家早就不穿了!"他责备奥勃洛摩夫。

"不是长袍，是睡衣，"奥勃洛摩夫一边回答，一边爱惜地用睡衣的宽阔的前襟把自己裹起来。

"身体好吧?"伏耳柯夫问。

"好什么？"奥勃洛摩夫打着呵欠说。"坏极了！高血压把我折磨死了。您怎么样？"

"我吗？没有什么，又健康，又愉快——非常愉快！"那位青年富于感情地接着说。

"这么早从哪里来？"奥勃洛摩夫问。

"从裁缝那里。瞧，这件燕尾服好不好？"他一边说，一边在奥勃洛摩夫面前转一个身。

"好极啦！缝得很有样子，"伊里亚·伊里奇说，"不过为什么后背这样宽？"

"这是骑装：骑马的时候穿的。"

"嗬！原来如此！难道您还要去骑马？"

"可不！就为了今天这个日子我才特意定做这身衣服的。今天是五月一号；我要和郭留诺夫一家到叶卡德琳霍夫①去。噢，您不知道吧？密沙·郭留诺夫晋级了——所以我们今天是节上加喜，"伏耳柯夫兴奋地添上一句。

"原来如此！"奥勃洛摩夫说。

"他有一匹栗色马，"伏耳柯夫继续说，"他们团队里都是栗色马，而我有一匹黑马。您打算怎么个去法——步行呢还是坐车？"

"唔……我一无打算！"奥勃洛摩夫说。

"五月一号不到叶卡德琳霍夫！您怎么啦，伊里亚·伊里奇！"伏耳柯夫愕然说。"人人都到那里去的！"

---

① 彼得堡近郊的公园，内有彼得大帝亲自营建的宫殿，十九世纪每年五月一日，园内都举行传统的游园会。

“哪里的话，不是人人都去的！”奥勃洛摩夫懒怠地说。

“去吧，伊里亚·伊里奇，我的好人儿！车子里就只索菲娅·尼古拉耶芙娜和丽琪娅两个人，对面有张小凳子，您和她们……”

“不，我不坐硬板凳。而且我去干什么？”

“那么要不要密沙另外给您备一匹马？”

“天知道他会想出些什么花样来！”奥勃洛摩夫差不多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您尽提郭留诺夫家？”

“哦！”伏耳柯夫脸红了，说。“要讲吗？”

“讲吧！”

“您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能保证吗？”伏耳柯夫一边继续说，一边挨着他坐到沙发上。

“放心好了。”

“我……爱上丽琪娅了，”他低声说。

“好极啦！很久了吧？她好象长得很美。”

“已经有三个星期了！”伏耳柯夫深深地叹一口气说。“密沙也爱上达欣卡了。”

“哪一位达欣卡？”

“您怎么啦，奥勃洛摩夫？连达欣卡也不知道！全城都对她发了狂，她跳舞跳得好极了！今天密沙要和我一起去看芭蕾舞；他要去抛一束鲜花。得带着他，他胆小，还是初出茅庐……哦，我还得去弄一些山茶花来……”

“您还要到哪里去？得了，来吃午饭吧；我们俩可以谈一谈。我有两桩倒霉事儿……”

“不行，我要到丘米涅夫公爵家里吃午饭去；郭留诺夫一

家和她，她……丽婷卡① 都在那里，"他低声补充说。"干吗您不同这位公爵来往？多么愉快的一家！多大的气派！那一所别墅！简直是埋在花堆里！又添造了一圈回廊——Gothique②。到夏天，我听说还要举行舞会和表演人景③。您去不去？"

"我不想去。"

"嗬，那是多么体面的一家！今年冬天，每星期三至少总有五十多位客人，有时候竟多至一百……"

"我的老天爷！那一定无聊死了。"

"怎么会无聊！人越多越热闹。丽琪娅常到那里去，起先我没有注意，忽然……

我徒欲不复以伊为念兮
而以理性制胜我之热情……"

他高唱起来，一不经心，坐到了圈手椅上，可是突然又跳起来，拍拍衣服上的灰尘。

"您这里到处都是灰尘！"他说。

"都怨查哈尔呀！"奥勃洛摩夫诉苦说。

"哦，我可是该走了，"伏耳柯夫说。"还要替密沙去买些山茶花来做花束。Au revoir.④"

---

① 丽琪娅的爱称。

② 法语：哥特式。

③ 由人穿戴适应画题的服装，不开口，也不做动作，扮饰某种姿态的舞台表演。

④ 法语：再会。

"晚上看完了芭蕾舞来喝茶吧：把剧场里的情况给我讲一讲，"奥勃洛摩夫邀请他。

"不行，我答应穆沁斯基家了：今天是他们家的招待日。您也去吧。要不要我给您介绍介绍？"

"不要，那里有什么可干的？"

"在穆沁斯基家？对不起，半城的人都在他们家出入。怎么能说有什么可干的？他们家是无所不谈的地方……"

"无所不谈，这才无聊，"奥勃洛摩夫说。

"那么到梅兹德罗夫家去，"伏耳柯夫打断说，"那里只有一个话题——艺术；只听到威尼斯派、贝多芬①、巴赫②、利奥纳多·达·芬奇③……"

"谈来谈去老一套——多无聊！一定是些迂夫子！"奥勃洛摩夫打着呵欠说。

"又不称您的心。但是可去的人家有的是！现在都排定了日子：星期四是萨文诺夫家请吃午饭，星期五是马克拉申家，星期日是维约兹尼可夫家，星期三是丘米涅夫公爵那里。我简直天天忙不过来！"伏耳柯夫两眼闪亮地结束说。

"天天东奔西跑，不腻烦吗？"

"腻烦！怎么会腻烦？才有趣呢！"伏耳柯夫得意地说。"早晨看看书报，一个人必须 au courant④ 一切事物，消息灵

---

① 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

② 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

③ 利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工程师。

④ 法语：熟悉。

通。感谢老天爷，我有一个不必上衙门的差使。每星期不过到将军那里去跑两趟，坐坐，吃吃饭，随后拜访拜访久不见面的朋友，然后……不是俄国剧院，便是法国剧院到了一位新的女演员。快上演歌剧了，我要去预定座位。现在又爱上了……夏天快来了；密沙已经请准了假；我们要到他的领地上去住个把月换换空气，打打猎。他们家有不少的好邻居，经常举行bals champêtres①。我要同丽琪娅在树林里散步，划船，采花……哟！”他高兴得转了一个圈。“可是我该走了……再见吧，”他一边说，一边徒然对着蒙满灰尘的镜子前前后后照了一照。

“稍为等一下，”奥勃洛摩夫挽留他，“我想同您谈些事情。”

“Pardon②，我没有工夫。”伏耳柯夫急忙说，“过一天再说吧！同我一起去吃牡蛎好不好？那时候再谈。去吧，是密沙请客。”

“不，再会吧！”奥勃洛摩夫说。

“那就再见了。”

他走了，可是又回了转来。

“您见到过这个没有？”他一边问，一边伸出一只好象浇铸在手套里的手。

“这是什么？”奥勃洛摩夫不解地问。

“是时新的 lacets③！瞧，束得多紧：不必为了扣一枚扣子花费两个钟头了；把带子一抽就成。这是巴黎新到的。要

① 法语：露天跳舞会。

② 法语：对不起。

③ 法语：带子。

不要给您带一副来试试？”

“好的，请您带一副来吧！”奥勃洛摩夫说。

“再瞧这个：很好玩，是不是？”他一边说，一边从一堆小玩意儿里挑出一件来。“一张折起一个角的名片。”

“我看不清上面的字。”

“Pr. prince M. Michel,①”伏耳柯夫说，“可是丘米涅夫这个姓写不下了；这是他复活节时代替节蛋送我的。现在再见了，au revoir。我还有十处地方要去。老天爷，人生在世多么有趣啊！”

他随着就消失了。

“一天跑十处地方——可真不幸！”奥勃洛摩夫想。“这就是人生！”他使劲地耸耸肩膀。“这还算人？他为什么这样到处乱转呢？当然啦，看看戏，同随便哪一位丽琪娅闹闹恋爱，都不坏……她很美！同她在乡下一起采采花，划划船，确实不错；可是一天跑十处地方——真是不幸！”他一边作出结论，一边转身仰卧，庆幸自己没有这种空想和痴望，并不东奔西跑，却躺在这里保持着恬静与人的尊严。

又一阵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

另一位客人进来了。

此人穿一件钮扣上有纹章②的墨绿色燕尾服，久经风尘的脸上有一圈修刮得很整齐的黑胡子，一对疲惫而安详的眼睛，浮现出一片深思的微笑。

---

① 法语：M. 米歇尔公爵。

② 缝在军官和文官制服上缀有双头鹰纹章的镀金钮扣。

“你好，苏特宾斯基！”奥勃洛摩夫欣然招呼他。“到底来看看老同事了！别走近我，别走近我！您才从冷的地方来。”

“你好，伊里亚·伊里奇。我早就打算来看你，”客人说，“可是你知道，我老是他妈的忙着公事！喏，你瞧，我还带着一皮包的公事要去报告；我已经吩咐过信差，假使有事情要找我，让他赶快到这里来。简直是一刻都身不由己。”

“你这时候才上衙门吗？怎么这么晚？”奥勃洛摩夫问。“你往常是十点钟就到的……”

“不错，往常是如此；如今不同了：十二点钟才坐车子去。”

他特别加重最后四个字。

“噢，我明白了！”奥勃洛摩夫说。“现在当科长了！当了很久了吧？”

苏特宾斯基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从复活节起，”他说。“可是公事繁重得——简直可怕！八点到十二点，在家里，十二点到五点，在办公厅里，晚上还是不得闲。变得绝无交际了！”

“哼，当科长啦——了不得！”奥勃洛摩夫说。“恭喜恭喜！是哪一科？我们还一块儿当过科员。我想明年你会高升成五等文官了。”

“哪里的话！今年还得弄到一个贵族的爵号才行；我想本来是要‘铨升’我的，可是现在担任了新职：总不能年年晋升……”

“到我这里来吃午饭，一起喝一杯，庆贺你的高升，”奥勃洛摩夫说。

“不，今天我在次长那里吃午饭。星期四之前我必须把报

告准备出来—— 一件苦差使！省方的呈报是靠不住的。我必须亲自审核表册。福玛·福米奇为人多疑，事事都要过问。所以今天饭后我们还要一起谈谈。”

“难道午饭后也谈吗？”奥勃洛摩夫怀疑地问。

“你以为怎么样？要是脱身得早，来得及坐车到叶卡德琳霍夫去，算是好的了。……唔，我是来问你去不去玩一趟？我可以来……”

“我不能去，我身体不好！”奥勃洛摩夫皱着眉头说。“而且还有许多事情要办。……不，我不能去！”

“真可惜，”苏特宾斯基说，“今天天气很好，我就指望今天能松散松散。”

“哦，你们那边有些什么新闻？”奥勃洛摩夫问。

“有的是。公函里取消写‘你的最顺从的仆人’，改写‘永远忠诚的’了；职员名册现在不必造送两份了。增添了三个科和两位特任官。委员会已经结束了。……有的是新闻！”

“老同事怎么样？”

“都还不错；只是史文金弄丢了一宗案卷！”

“是吗？司长怎么处理？”奥勃洛摩夫用发抖的声音问。

他按照老例害怕起来了。

“他吩咐在案卷没有找到之前，扣住史文金的奖金。丢失的是一个要件：‘关于罚锾’的。司长的意思是，”苏特宾斯基差不多低声说，“他故意……弄丢的。”

“不会的！”奥勃洛摩夫说。

“对，对！这是冤枉的，”苏特宾斯基严肃而袒护地确认说。“史文金为人轻率。有时候，鬼知道他会拟出一些什么文稿，

把所有的案卷弄得乱七八糟。我被他害苦了；不过这一件事情他是受委屈的……不会是故意弄丢的！准是把案卷塞在什么地方了；以后会找到的。”

“原来如此，所以你老是忙，”奥勃洛摩夫说，“老是工作。”

“忙极了！可是，当然啦，同福玛·福米奇那样的人在一起工作是愉快的，他是该奖必奖的；甚至一事不作的人，他也忘不了。年资一满——他便呈请铨升；年资不够铨叙，不够得十字勋章的——便给弄几个钱……”

“你现在拿多少钱？”

“一千二百卢布薪俸，七百五十膳贴，六百房贴，九百补助费，五百出差费和千把卢布的奖金。”

“呸！见鬼！”奥勃洛摩夫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是凭你的嗓子好还是怎么的？你的收入竟象一位意大利歌唱家一样多啦！”

“这算什么！培烈斯威托夫也拿到外水，他事情比我干得少，而且什么也不懂。可是，当然啦，他没有这样的声望。大家对我都很器重，”他谦逊地接着说，眼睛往下看着。“最近部长还提到我，说我是‘部里的精华’。”

“真了不起！”奥勃洛摩夫说。“可是八点到十二点，又从十二点到五点，此外还要在家里工作——啊哟哟！”

他摇摇头。

“假使不办公，叫我干什么事情？”苏特宾斯基问。

“有的是！可以看看，写写……”奥勃洛摩夫说。

“我现在也不过看看和写写。”

“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写作……”

“不是谁都能当作家的。你自己就并不写作。”苏特宾斯基反驳说。

“我是有一片领地在手里，”奥勃洛摩夫叹一口气说。“我在考虑一个新的计划；要实施种种改革。把我害苦了。……可你干的是别人的事情，不是你自己的。”

“没有办法！得人钱财，听人使唤。夏天我就要休假了，福玛·福米奇答应借个名目派我出一次差……我可以领五匹马的旅费，三卢布一天的日用费，事后还有一笔奖金……”

“瞧，真是漫天要价！”奥勃洛摩夫嫉妒地说；随即叹一口气，深思起来。

“我缺钱用，秋天我要结婚了，”苏特宾斯基说。

“你！真的吗？和谁？”奥勃洛摩夫关切地问。

“不是开玩笑，和穆拉申娜小姐结婚。你记得吗，他们住在我隔壁的别墅里？你在我那里喝过茶，大概见过她的。”

“我记不起来了。很美吧？”奥勃洛摩夫问。

“不错，长得很好。你要是有兴致，我们到她家里吃饭去。”

奥勃洛摩夫犹豫起来。

“唔……好倒好，不过……”

“下一个星期，”苏特宾斯基说。

“好，好，下一个星期，”奥勃洛摩夫快活起来了，“我的衣服还没有做好。哦，是一头好亲事吧？”

“不错，她的父亲是四等文官。他给她一万卢布。寓所是公家的。他分给了我们整整一半，十二间房子，家具、灯火和取暖设备也是公家的，还可以住……”

“当然可以！你还想怎么样？苏特宾斯基，你多走运！”奥

勃洛摩夫说，多少有点儿眼红。

“我请你来吃喜酒，当男傧相，伊里亚·伊里奇，别忘了……”

“一定，一定！”伊里亚·伊里奇说。“哦，库士涅卓夫、瓦西里耶夫、马霍夫他们怎么样了？”

“库士涅卓夫早已结婚了，马霍夫现在顶着我的位置，瓦西里耶夫调到波兰去了。伊凡·彼得罗维奇得了‘圣弗拉吉米尔勋章’，奥列希金现在是‘钧座’了。”

“他是一个好人，”奥勃洛摩夫说。

“是好人，当之无愧的好人。”

“他为人很好，脾气又和善，又平静，”奥勃洛摩夫说。

“又这样殷勤，”苏特宾斯基补充说，“而且你知道，他从不为了要向上爬而搬弄是非，拆台脚或者摆架子……能帮忙他总帮别人的忙。”

“是个好人！有时候，谁办糟了一件公文，漏掉了什么，摘错了事由，或者引错了条文，也并没有什么，他不过吩咐另外一个人重做一遍。真是个好人！”奥勃洛摩夫下结论说。

“而我们那位谢明·谢苗尼奇却本性难移，”苏特宾斯基说，“他就擅长吹牛皮，胡弄人。你知道他最近干了什么事？省里请求在我们部属机关的旁边盖儿所狗舍，以防公家的财产被窃；我们的建筑师是一位能干、老练而清廉的人物，他造了一份十分公道的预算；可是谢明·谢苗尼奇认为预算太高，四处去调查盖一所狗舍究竟要多少钱，找到了一家少要三十戈比的包工——立刻便打了一个报告……”

门铃又响了。

“再会吧，”那位官员说，“我尽在这里胡扯，也许那里有什么事情要找我……”

“再坐一会儿，”奥勃洛摩夫挽留他。“啊，我有事情要同你商量，我有两桩倒霉事儿……”

“不，不，过一两天再来看你吧，”他一边说，一边走出去。

“他是陷在里面了，亲爱的朋友，直陷到耳朵边了。”奥勃洛摩夫一边想，一边目送着他。“他对世界上的其他一切都看不见，不闻不问。可是他会出人头地，慢慢儿当权，取得高官厚爵的。……这就是我们的所谓前程！可是把人糟蹋了，他的智慧、意志、感情——都有什么用？简直是浪费！他会这样生活一辈子，可内心里有许多东西却不敢动一动……而且一辈子从十二点到五点在衙门里办公，八点到十二点在家里办公——真是不幸！”

他想起自己从九点到三点、从八点到九点都可以在沙发上消磨岁月，便感到一阵平静的喜悦，并且因为不必去呈报，写公文，可以驰骋自己的感情和想象而自豪。

奥勃洛摩夫尽在冥想，竟没有注意到有一位又瘦又黑的人站在床边，他的颊髯、唇须以及颔髭都很浓密，衣服故意穿得落拓不羁。

“您好，伊里亚·伊里奇。”

“您好，彭金；别走近我，别走近我：您才从冷的地方来！”奥勃洛摩夫说。

“嘿，您这个怪人！”那个人说。“还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无所用心的懒汉！”

“是的，无所用心！”奥勃洛摩夫说。“我马上把村长寄来

的信给您看一看，才叫人头痛呢，您倒说我无所用心！您从哪里来？”

“书铺子里，我去打听一下杂志出了没有。您看到我的文章了吗？”

“没有。”

“我给您送来，您看一看。”

“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奥勃洛摩夫打了一个大呵欠，问。

“关于商业，关于妇女解放，关于我们命里注定的晴朗的四月里的天气，以及关于一种新发明的灭火器。您怎么不看杂志的？其中就有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在文学方面特别拥护现实主义的倾向。”

“您很忙吧？”奥勃洛摩夫问。

“非常忙，每星期给报馆里写两篇论文，此外再写些文艺评论，还有刚写完一篇小说……”

“讲些什么？”

“讲一位市长打市民们的耳光……”

“倒的确是现实主义的，”奥勃洛摩夫说。

“可不？”那位文人高兴起来。“我表达的正是这种思想，而且我知道这种思想是新颖泼辣的。有一位过路的旅客目睹了这场厮打，会见总督的时候禀告了他。总督就命令一位到这个城市里去办案子的官员，顺便把这件案子调查一下，并且察访一下这位市长的品德。这位官员便召集了那些市民，象询问商情似的向他们查询这件事情。那些市民怎么样呢？他们竟然鞠躬，陪笑，对市长大为赞扬。这位官员再向别的方面去打听，听说那些市民都是可怕的骗子，寡廉鲜耻，出卖烂

东西，少给斤两尺码，甚至欺骗官府，因此把他们狠狠地打一顿倒是应得的惩罚……”

“这么说市长打他们是完成古代悲剧中 fatum① 的任务，是不是？”奥勃洛摩夫问。

“正是这样，”彭金接着说。“您真非常机敏，伊里亚·伊里奇，您应该当一位作家才好！同时我还暴露了市长的专横和老百姓的败坏纪纲，对属吏们管束不力和严峻而合法的惩戒之必要。……这岂不是一种……十分新颖的思想吗？”

“是的，尤其是对于我，”奥勃洛摩夫说。“我看书太少。”

“真的，您屋子里看不见有什么书！”彭金说。“可是我恳求您看一篇东西；一首可以说是伟大的诗就要出版了，题目是：《赃官和妓女的恋爱》。我不能告诉您作者是谁，这还是一个秘密。”

“里边写些什么？”

“它揭露了我国社会活动的整个体制，而且完全充满着诗的色彩。它把所有的弹簧都触动了；社会上所有的阶层都给检查到了。在这首诗里作者象诉诸法庭似的，控诉了一位懦弱无能、但是行为不端的显贵和一大群欺骗他的赃官；解剖了各种各样的妓女……法国的、德国的、芬兰的……一切都真实得出奇惊人。……我听到过一些片段——那位作者可真伟大！在这首诗里，人们可以听到但丁、莎士比亚……”

“未免过甚其词吧！”奥勃洛摩夫坐了起来，吃惊地说。

彭金理会到自己的确说得过甚其词，便突然间停住口。

① 拉丁文：命运。

“看一遍，您自会明白的，”他又说，不再兴奋了。

“不，彭金，我不想看。”

“干吗不看？这首诗轰动一时，大家都在谈论它……”

“让他们谈论好了！有些人除了谈论谈论就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干。这是他们的天职。”

“就算是出于好奇，您也可以看一遍。”

“这里面有什么我没有见识过的？”奥勃洛摩夫说。“他们写这个干什么：只是自得其乐……”

“怎么是自得其乐：这首诗多么真实！真实得令人发笑。简直是一幅幅逼真的写照。无论写什么人——商人也好，官员也好，军人也好，警察也好——都刻划得栩栩如生。”

“他们费力干什么？是不是为了好玩，要写谁，谁就真实地出现？可是任何作品中都没有生活：既没有对生活的理解和同情，也没有您所谓的人道。不过是自鸣得意而已。他们描写小偷、妓女，就象在街上逮住了他们，把他们送进监狱里去似的。在他们的小说里，人们感到的并不是‘看不见的眼泪’，而只是看得见的粗野的嘲笑和憎恶……”

“还要些什么呢？得了，您自己已一语道破了：这是剧烈的憎恶——对邪恶的狠狠的打击、对堕落者的轻蔑的嘲笑……全写到了！”

“不，并未全写到！”奥勃洛摩夫突然激动地说，“描写一个小偷、一个妓女、一个傲慢的笨伯都可以，可别忘了他们是人。现在人道在哪里？您是单凭头脑写作！”奥勃洛摩夫差不多嘶哑地说。“您以为思想是用不到感情的吗？不，思想是爱所孕育的。伸出手去把堕落的人拉起来，或者为他痛哭，假使他在

毁灭的话，可别嘲弄他！爱他，将心比心，象对待您自己一样对待他——那时候我才看您的作品，并且在您的面前低头……”他一边说，一边重新舒坦地躺在沙发上。“他们描写一个小偷，描写一个妓女，”他说，“但他们忘了描写的是人，或者是不会描写。您在这里面发现的是什么艺术，什么诗的色彩？揭发淫乱和卑鄙是可以的，不过请您别妄充诗人。”

“当周围的一切在沸腾动荡的时候，难道您吩咐我们描写自然：蔷薇、夜莺或者严寒的早晨吗？我们需要的只是赤裸裸的社会生理学；目前没有工夫搞诗歌……”

“给我写出人来！”奥勃洛摩夫说，“您要爱他……”

“爱高利贷者，爱伪善者，爱小偷，爱低能的官吏——您听说过没有？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您并不是研究文艺的！”彭金激动地说。“不，必须惩罚他们，把他们从市民中间，从社会上驱逐出去……”

“从市民中间驱逐出去！”奥勃洛摩夫在彭金跟前站了起来，带着突如其来的灵感说。“那是忘了在一无价值的血管里有一种高贵的元素；忘了他虽然堕落，终究还是一个人——同您一样的一个人。驱逐出去！您将怎样把他们从人类里，从大自然的怀抱里，从上帝的仁慈里驱逐出去？”他双目灼灼，差不多大叫了。

“这未免过甚其词！”这一回彭金惊愕地说。

奥勃洛摩夫感觉到自己说的也太过甚其词，他突然间停住口，站了一会，打个呵欠，慢慢地又躺到沙发上。

两个人都不作声。

“那您阅读些什么呢？”彭金问。

"我……唔，大部分是游记。"

又沉默了一会儿。

"等那首诗出版了，您要不要读一读？我给您送过来……"彭金问。

奥勃洛摩夫摇摇头。

"那么我把我那篇小说给您送过来？"

奥勃洛摩夫点点头。

"我该到印刷所去了！"彭金说。"您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是来约您一起到叶卡德琳霍夫去；我有一辆车子。明天我必须写一篇春游的文章，咱们一块儿去看看；您可以把我没有注意到的告诉我；这样也许更愉快些。去吧……"

"不，我身体不好，"奥勃洛摩夫一边说，一边蹙起眉头，盖上棉被。"我怕潮湿，现在天气还不干爽。今天您可以来吃午饭；我们来谈一谈……我有两桩倒霉事儿……"

"不，今天我们编辑部的全体同人在圣乔治①聚餐，饭后就从那里到叶卡德琳霍夫玩去。夜里我要写文章，赶天亮以前送到印刷所。再会吧。"

"再会，彭金。"

"夜里要写文章，"奥勃洛摩夫想，"那他什么时候睡觉？我猜想他一年准有五千来卢布的收入——那倒不错！可是要尽写尽写，要把一个人的思想和精神全消磨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要改变一个人的信念，要出卖一个人的智慧和想象，要戕害一个人的天性，要兴奋，要激昂，要热烈，要不知道休息，老

① 彼得堡的一家餐馆。

是东奔西跑……要象一个轮子、象一架机器一样，尽写，尽写；明天写，后天写；假期快到了，夏天临近了——他还非写不可！什么时候他才可以停止和休息呢？真是不幸！”

他把头朝桌子那边转过去，桌子上面一切都光溜溜，墨水干了，鹅毛笔不见了，他欣然于自己象初生的婴儿一样无所挂虑地躺着，不用浪费精力，不用出卖任何东西……

“可是村长的来信和房子怎么办呢？”他突然间想起来，于是又堕入深思。

又是一阵铃响。

“我今天举行盛宴还是怎么的？”奥勃洛摩夫说，等着看来者是谁。

来人的年龄和相貌都使人捉摸不定，他正处于年龄难被猜测的时期。他长得既不丑，又不俊，既不高，又不矮，头发既非淡黄，又非黑色。造化并不曾赋与他任何显著触目的、或好或坏的特征。有许多人叫他伊凡·伊凡尼奇，另一些人却唤他伊凡·瓦西里伊奇，又有些人管他叫伊凡·米哈伊雷奇。

关于他的姓也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是伊凡诺夫，另一些人却称他瓦西里耶夫或者安得烈耶夫，又有些人以为他是亚力克塞耶夫。陌生人头一次看见他，听到他的名字——马上会忘掉，连他的脸相也会忘掉；对他的说话——也不会加以注意。有他这个人，对于社会无所补益，没有他，社会上也无所缺损。他的头脑里没有机智，没有独创性，也没有其他特性，犹如他的身体上没有任何特征一样。

或许他至少总会讲讲所见所闻的事情，来引起别人的兴趣，可是他从未到过什么地方；在彼得堡生了下来，从没有到

过别的地方；因此他的所见所闻，别人都早已知道。

这样的人是否与人以好感？他有没有爱，有没有憎，有没有痛苦？似乎他也应该有爱，有憎，有痛苦，因为这是谁也免不了的。但是他却偏要设法爱每一个人。是有这样一种人，无论你怎样想尽办法，都激不起他们敌视和复仇等等的心意。无论你怎样对待他们，他们还是一样地讨好。不过说一句公道话，以热度而论，他们的爱是永远达不到热烈程度的。虽然说他们爱每一个人，算得上是好人，但实际上他们一个人也不爱，说他们是好人，不过因为他们心肠不坏而已。

倘使别人在他们面前布施一个穷人——他也会拿一个小钱给他，可是倘使别人骂那个人或者嘲笑他，赶走他——他就也同别人一起辱骂和嘲笑他。不能说他富，因为与其说他富，倒不如说他穷；可是也不能算他绝对的穷，因为有的是比他更穷的人。

他一年有三百卢布的私人收入，还有一件小差使，领一笔不大的薪俸，他并不感到拮据，从不向人举债，当然别人也从来没有想到向他借钱。

在衙门里，他并没有特别的经常工作，因为无论同事和上司，谁也没有发现有哪一件事情他干得好一些或者坏一些，以便决定他干什么最适合。要是交给他办一件公事，他办完之后，长官总难于确定他究竟办得如何；看了又看，考虑了又考虑，到末了只是说："搁下吧，我慢慢儿看……唔，似乎用还可以用。"

你决不能因为他在自言自语而在他的脸上看到一丝担心和空想的痕迹，也决不能因为他把探究的眼光投到外界的任

何物体上面而知道他想获得什么知识。

熟人在街上碰到他，问他："到哪里去？""唔，上衙门去，"或者"买东西去，"或者"去看一个人。""我们一块儿到邮政局去吧，"那一位说，或者"到裁缝铺去，"或者"散步去，"他便同他一起到邮政局，到裁缝铺，或者朝与原路相反的方向散步去。

世界上，除了他的母亲，不见得有人注意他的出现；他活着，没有多少人把他放在心上，将来当然谁也不会关心他是怎样过世的；没有一个人会探问他，惋惜他，也没有人会因他的死而称快。他没有朋友，没有仇人，可是有许多熟人。恐怕只有他的葬仪会引起路人的注意，第一次用一个深深的鞠躬向这位一无特色的人物致敬；甚至有好奇的人会跑到仪仗前面去打听死者的姓名，而过后就忘得一干二净。

这位亚力克塞耶夫、瓦西里耶夫、安得烈耶夫，或者随你喜欢叫他什么，不过是对一批人的不完全的、不指名道姓的暗指，是这批人含糊的回声、朦胧的反光而已。

就说查哈尔吧，当他在大门口或者小铺子里对别人直率地描述主人的来客的性格时，一谈到这一位……我们假定他叫亚力克塞耶夫吧，他总感到困惑。他想了半天，想在这个人的五官、举止或者个性方面抓到一些有棱角的特色，到末了总是挥挥手表示："对这一位可真说不出什么！"

"噢，"奥勃洛摩夫欢迎他，"是您啊！亚力克塞耶夫？您好。从哪里来？别走近我；我不跟您握手了，您才从冷的地方来！"

"哪里的话，天气并不冷呀！今天我本来不打算来的，"亚

力克塞耶夫说，“可是遇见了奥符契宁，他把我拉到了他的家里。我是接您来的，伊里亚·伊里奇。”

“接我到哪里去？”

“到奥符契宁家里去。马特威·安得烈伊奇·阿里扬诺夫，卡齐米尔·阿里别尔狄奇·泼哈伊洛和瓦西里·塞伐斯切扬纳奇·科雷米阿金都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要我去干什么？”

“奥符契宁邀您去吃饭。”

“嗯！吃饭……”奥勃洛摩夫单调地重复说。

“然后一齐到叶卡德琳霍夫去，他关照我要您雇一辆马车。”

“到那里去干什么？”

“什么！去郊游呀！您不知道今天是五月一号吗？”

“请坐；我们来想一想再说……”奥勃洛摩夫说。

“起来吧！该穿衣服了。”

“稍为等一等，还早着呢。”

“怎么还早！他们请您十二点钟去；要早一些吃饭，大约两点钟吧，吃了饭就玩去。我们快走吧！要不要我吩咐查哈尔来帮您穿衣服？”

“干吗穿衣服？我还没有洗脸呢！”

“那就洗脸吧。”

亚力克塞耶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站住在一幅早已看过一千遍的画跟前，向窗外望一望，从书架上捡起一件东西，翻来覆去端详一番，又把它放好，于是重新吹着口哨走来走去，为的是不想打搅奥勃洛摩夫起床，洗脸。就这样过了有

十来分钟。

“您怎么啦?”亚力克塞耶夫突然间问伊里亚·伊里奇。

“什么?”

“怎么还躺着呢?”

“难道非起来不可?”

“怎么!人家在等我们。您不是打算去的吗?”

“去哪里?我什么地方也不想去。”

“咦,伊里亚·伊里奇,您刚才不是说我们到奥符契宁家里去吃饭,然后到叶卡德琳霍夫去吗?……”

“叫我去受潮湿!那里有什么东西我没有见识过?瞧,快下雨了,外边阴沉沉的。”奥勃洛摩夫懒洋洋地说。

“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您竟想到快要下雨。阴沉沉是因为您的窗子很久没有擦了!您瞧瞧上面的灰尘!已暗得咫尺难辨,还有一块窗帘差不多完全放了下来。”

“不错,可是对查哈尔一提起这件事情,他马上就提议雇几个女工,而且要赶我出去一整天。”

奥勃洛摩夫堕入了深思,亚力克塞耶夫坐在桌旁,用手指在桌子上敲打,茫然地望着四壁和天花板。

“到底怎么办?您是穿衣服呢,还是尽这样呆下去?”几分钟以后,他问。

“您说怎么办?”

“去不去叶卡德琳霍夫?……”

“咦,您老是提起这个叶卡德琳霍夫!”奥勃洛摩夫烦恼地回答。“您觉得这里不合适吗?是屋子太冷呢,还是气味不好,所以您尽这样望着外面?”

“哪里的话，在您这里我一向觉得很好；我十分满意，”亚力克塞耶夫说。

“既然这里很好，那么为什么要到别处去呢？倒不如在我这里呆一天，等一会儿吃午饭，晚上您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哦，我竟忘了，我怎么能出去！塔朗切耶夫要来吃饭，今天是星期六。”

“这么说……好吧……我遵命就是……”亚力克塞耶夫说。

“我对您谈起过我的事情了没有？”奥勃洛摩夫急忙问。

“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呀，”亚力克塞耶夫说，睁大了眼睛望着他。

“干吗这么久我还没有起床？我尽躺在这里想，怎样才能逃脱这场灾难。”

“怎么一回事？”亚力克塞耶夫问，竭力装出吃惊的脸相。

“有两桩倒霉事儿！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

“是什么倒霉事儿？”

“他们在催我腾房子，您想想看——势非搬家不可，东西打得稀烂，乱成一团……想想也可怕！我在这里住了八年了，房东竟来对我开一次大大的玩笑，他说‘请快点搬家’。”

“要您快点搬家！我猜想是他急于要这房子。搬家可不好受，有许多麻烦，”亚力克塞耶夫说，“会打坏和丢失东西——真烦人！而且您这里的房子又这样好……房租多少？”

“再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房子？”奥勃洛摩夫说，“而且时间这样紧？这房子又暖和又干爽；还算安静：一共才遭过一次偷窃！嗯，天花板似乎不牢了，泥灰都掉光了，可总不至于塌

下来。"

"嘿，竟有这样的事！"亚力克塞耶夫摇着头说。

"怎么样才能……不搬呢？"奥勃洛摩夫沉思地自言自语。

"有没有租房子的合同？"亚力克塞耶夫问，对这间屋子上下打量着。

"有的，可是过期了，这些时候我都是按月付租……已记不清有多久了。"

"您打算怎么办呢？"隔了一阵，亚力克塞耶夫问。"搬还是不搬？"

"毫无打算，"奥勃洛摩夫说。"这件事情我连想都不愿意去想。让查哈尔去想法子得了。"

"有些人可喜欢搬家，"亚力克塞耶夫说，"换一个住处他们倒觉得愉快……"

"好吧，让'有些人'搬家得了。我是什么变动都受不了的！房子的事情还算不了什么！"奥勃洛摩夫转换话题说。"您瞧村长来信说些什么话，我马上拿一封信给您看……咦，信到哪里去了？查哈尔，查哈尔！"

"唉，天后娘娘！"查哈尔一边自个儿嗄哑地说，一边从炉炕上跳下来，"多早晚老天爷才能让我受够这份罪？"

他走了进来，木然地望望主人。

"怎么还没有找到那封信？"

"叫我到哪里找去？我怎么知道您要的是哪一封？我是认不得字的。"

"不管怎样，得去找，"奥勃洛摩夫说。

"昨晚上您看过一封什么信，"查哈尔说。"后来我就没有

见过。”

“那么在什么地方？”伊里亚·伊里奇烦恼地反问。“我又没有把它吞掉。我记得很清楚，是你从我这里拿了去，放在那边什么地方的。啊，瞧，在这里！”

他把棉被抖了一抖，那封信就从棉被的折缝里落到地上。

“您总是这样对待我！”……“唔，去吧，去吧！”查哈尔和奥勃洛摩夫彼此同时嚷道。

查哈尔走了出去，奥勃洛摩夫就开始念那封仿佛用克瓦斯① 写在灰色纸上的、用褐色的火漆封起来的信。大而灰白的字母，以庄严的行列，各不相联地排着长队，上下成一条直线。这些行列有时被几大滴灰黑色的墨水迹破坏了。

“‘伊里亚·伊里奇，我们的父亲，恩主老爷阁下……’”奥勃洛摩夫开始念信。

这里他略去了几句客套和问候，从中间念下去：

“敬禀者，我们的仁慈的恩主哟，在您的领地上，一切安宁。已有五星期无雨，谅必因激怒上帝，所以无雨。老人们亦记不得曾否有过如此大旱，春季作物如被火烧一般。冬季作物有遭虫害者，有受早寒之伤者，乃重耕以播春季作物，惟不知可得收成否。但愿大慈大悲的上帝宽恕您老爷，我们自己则虽死亦在所不顾也。圣伊凡节左近又逃去三名农民：拉普节夫、巴洛乔夫，还有铁匠的儿子瓦斯卡，亦独自逃走矣。我着令娘儿们去追回她们的男人，娘儿们亦一去不返，据闻现下住在卓尔基。我的一位教亲由威尔赫略沃

① 一种发酵的有酸味的饮料。

去卓尔基，乃总管所派去，闻有一种洋犁运抵卓尔基，是以总管派我的教亲往卓尔基去看此犁。我将逃去农民之事告诉教亲；我曾去恳求警察局长，局长说：'递呈文上来，那我就尽力设法，将这些农民遣送回籍安居，'此外他再无他语，我伏其脚旁，涕泣哀求；他高声大喝曰：'滚蛋，滚蛋，告诉过你了，递呈文上来，我就执行！'惟我未递呈文上去。此地无人可雇，均往伏尔加河的船上做工去矣——此地之人目下竟如此愚蠢，父亲和恩主伊里亚·伊里奇哟！今年集上将无吾家之粗布，我已将收燥房及漂白房锁好，并派绥楚格日夜看守之，他不贪杯；防他偷窃老爷之物，我自己又日夜看守他。其他农民饮酒甚多，且请求缴纳年贡以免役。欠款尚未付清，我们的父亲与恩主哟，除非旱灾使我们完全破产，今年我将比去年少缴两千，但我们必缴此数，因我们已向阁下禀过矣。"

接下去是表示忠诚和签名："您的村长和最卑贱的奴隶，普罗柯飞·维嘉古希金亲手谨具。"由于不通文墨，他在信的末尾划了一个十字花押。"村长口述，内弟吉姆卡·克利沃伊代笔。"

奥勃洛摩夫望了望信的末尾。

"信上没有年月，"他说，"一定是去年写好就给村长丢在那里了；信上还谈起圣伊凡节和旱灾呢！什么时候他才想起来了！"

他又沉思起来。

"您对'少缴两千'这句话觉得怎么样？"他继续说。"这样还剩下多少？去年我收到了多少？"他望着亚力克塞耶夫问。"那时候我告诉您没有？"

亚力克塞耶夫把眼睛转向天花板，沉思起来。

“我得等希托尔兹来了问他，”奥勃洛摩夫接下去说。“象是七八千吧……不把事情记下来可真糟糕！现在他要减成六千了！哼，我要饿死了！指望什么来生活呢？”

“您干吗这样着急，伊里亚·伊里奇？”亚力克塞耶夫说。“不必绝望，天无绝人之路。”

“可是您听见他信上的话没有？不送钱来，不设法安慰我，倒好象开玩笑似的，只是使我不痛快！而且年年如此！现在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少缴两千’！”

“不错，是很大的损失！”亚力克塞耶夫说，“两千卢布——可不是闹着玩的！听说亚力克西·洛京今年也只收到一万二，不是一万七了。”

“可总是一万二，不是六千。”奥勃洛摩夫打断他的话说。“村长把我全给毁了！即使真是歉收和旱灾，干吗事前就叫我苦恼呢？”

“不错……这倒是真话……”亚力克塞耶夫说，“是不应该；可是怎么能从农民身上指望什么细致的感情？这种人是一窍不通的。”

“哦，要是您处在我的地位，应该怎么办？”奥勃洛摩夫问，一边探询地瞧着亚力克塞耶夫，茫然地期待着他也许会想出什么叫人安心的办法来。

“我得想一想，伊里亚·伊里奇，不能贸然作出决定，”亚力克塞耶夫说。

“是不是应该给总督写封信去？”伊里亚·伊里奇沉思地说。

“您那边的总督是谁？”亚力克塞耶夫问。

伊里亚·伊里奇没有回答，他沉入了思索中。亚力克塞耶夫就不再开口，也沉思起来。

奥勃洛摩夫把信在手里团皱了，双手托住头，胳膊撑在膝盖上，这样坐了半晌，叫一阵阵不安的思想痛苦着。

“但愿希托尔兹早一点到吧！”他说。“他来信说就要来了，可是谁知道他在哪里闲逛。他会给我解决的。”

他又怏怏不乐了。两个人沉默了半晌。终于奥勃洛摩夫先定下神来。

“应该这样处理！”他决断地说，差一点从床上起来了，“还应该尽快处理，决不拖延。……第一……”

这时候前室里响起了疯狂的铃声。奥勃洛摩夫和亚力克塞耶夫都为之一怔，查哈尔立即跳下了炉炕。

第　三　章

“在家吗？”有人在前室里粗暴地大声问。

“这时候能到哪儿去？”查哈尔更其粗暴地回答。

来人年在四十左右，身材高大，肩膀宽阔，肥头大脑，脖颈短粗，大暴眼睛，厚嘴唇。只要稍为看他一眼，人们就产生一个粗暴落拓的观念。分明他并不讲究衣服的优雅，也绝少看见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但是，看来他也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对自己的衣服一点也不觉得害臊，认为穿着它们有一种犬儒学派的风度。

他叫米海·安得烈耶维奇·塔朗切耶夫，是奥勃洛摩夫

的同乡。

塔朗切耶夫阴沉地、半轻蔑地以公然的恶意对待周围的一切，张口就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仿佛他受了某种不公平的欺负，或者有什么长处没有被人赏识，所以象一位个性坚强的人遭受了命运的迫害，不泄气，也不甘心向它屈服似的。

他的举止爽快机灵；说话又宏亮敏捷，差不多时常怒气冲冲，在稍为远一些的地方听他讲话，简直象三辆空车在桥上经过一样。他对任何人都没有顾忌，而且总能对答如流，不管朋友不朋友，一律粗暴对待，仿佛要人家感觉到，他同一个人讲话或者扰他的饭，是赏赐对方一个很大的面子。

塔朗切耶夫为人伶俐狡猾；处理一般的人生问题或者错综复杂的法律案件，谁也比不上他，他能随时随地树立行动的理论，非常精确地运用论证，到末了差不多总把和他商量的人臭骂一顿。

然而他在某一个机关里当了二十五年司书，到头发都斑白了，仍然守着那个老位置。不论他自己或者别人，都从没有起过他可以高升一级的念头。

问题在于塔朗切耶夫只会夸夸其谈；在他嘴上一切都轻而易举，尤其是对别人的事情；可是要他的手指动弹一下，身子欠动一下——换一句话说，要他应用自己树立的理论，付诸实行，表现出干练与敏捷，——他就变成一个全然不同的人，一下子不行了——会感到很棘手，会害起病来，不是处理得不恰当，就是发生其他的事情，对发生的事情他也不会着手处理，而且即使处理了，又谁知道怎么个结果。他活象一个小孩

子，一会儿疏忽大意，一会儿对于小事情又手足无措，这件事拖拖拉拉，那件事半途而废，再不就搞得乱七八糟，无法收拾，到末了他还乱骂一通。

他的父亲是一个旧时代的地方审判厅书记，他本来要儿子继承他承办法律事务的那套技术与经验，以及自己巧妙地混了一辈子的衙门里的那个差使；可是命运却作了另一种安排。这位早年穷得只念过一点俄文的父亲，但愿儿子不要落在时代的后面，希望他除了学习办理诉讼的巧妙技术以外，再学一些别的东西。他把他送到一位神父那里去学习了三年拉丁文。

孩子天资聪明，三年之内便学完了拉丁文的文法和句法，刚要开始研究柯乃留斯·乃波斯①的时候，父亲认为这已经满够了，认为他获得的知识已经使他着实胜过老辈，再读下去恐怕倒会影响他在衙门里找差使。

十六岁的米海不知道怎样运用自己的拉丁文，在父亲家里逐渐把它荒疏了，可是当他等候机会进地方审判厅或者高等审判厅去工作的时候，他参加了父亲的一切吃喝场面，就在这所学校里，在直率的谈话中，这位青年人的智慧微妙地发展起来了。

他以青年人所特有的敏感，倾听着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谈论由这些旧时代的审判厅书记经办的种种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有趣的事件。

---

① 柯乃留斯·乃波斯，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历史家。他的著作在革命前俄国学校里常被用作拉丁文的补充教材。

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虽然父亲费尽心力，米海却并没有成为一个市侩或者讼棍，可是假使不是命运破坏了老人的计划，他当然会成功的。米海确实精通了父亲谈话中的一切理论，只等实际应用，可是因为父亲去世，他就没有能够进入审判厅，却由一位慈善家带到了彼得堡，那人替他在一个机关里找到了一个司书的位置，随即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因此塔朗切耶夫一生一世只是一位理论家。他的拉丁文以及公平不公平全随自己摆布的那一套精明的办案本领，在彼得堡竟一无用处；然而他却自觉有一股潜伏的力量，始终被敌意的环境所封锁，滞留在他的身上，好象童话中的恶魔被紧闭在施了魔法的墙内，失去了害人的力量，毫无外出的希望。也许就因为自觉有这一股无处使用的力量，塔朗切耶夫才对别人粗暴、不怀好意，动不动生气和谩骂吧。

他对现在的职业——抄写文件、归档等等——是怀着痛苦和蔑视的。在遥远的前途只有最后的一线希望在向他微笑：改业酒类专卖的差使。在他的眼里，这是代替父亲要他继承而没有达到目的的事业的唯一有利的差使。在等待这一前途之际，父亲给他准备和树立的那套活动与生活的理论——营私舞弊与纳贿的理论——在地方上虽未能有效地运用，现在在他彼得堡的贫乏生活的一切方面竟应用起来，而且因为缺少正式的出路，便在一切私人关系上施展开来。

从性情上和理论上来说，他是一个贪污能手，没有讼案，没有当事人，他就设法从同事和朋友那里收受贿赂，天知道是怎么样和为什么，不是软来，就是硬逼，只要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使用得上，他便强迫别人请他吃喝，要求别人非分的敬

服，又好吹毛求疵。他对自己的破烂衣衫从来不自惭形秽，可是假使一天之中盼不到一顿有足够的葡萄酒与伏特加可以大吃大喝，他总不免着慌。

因此他在朋友中间扮演着一条庞大的看家狗的角色，对谁都大声狂吠，不让谁移动一步，同时不论你把一块肉抛到哪里，它一定抢得到。

这两位就是奥勃洛摩夫的最殷勤的客人。

这两位俄罗斯的无产者干吗要到他那里去呢？他们心里很清楚：有吃，有喝，有好雪茄抽。他们找到一处温暖舒适的托身之地，老受着同样的招待，即使不是殷勤的，可总算是普通的招待。

至于奥勃洛摩夫之所以让他们来，恐怕他自己也说不出一个道理。多半因为在那些辽远的奥勃洛摩夫卡，每一个富裕的人家至今都住满这一类男男女女——没有面包，没有职业，没有生产的手，只有消费的胃，而且大抵有官爵勋位。

至今还有一些奢靡逸乐之徒，生活上需要这种补充品，要是世界上没有了多余的人，他们便会感到烦闷。谁来把他们扔在什么地方的烟盒递给他们，或者替他们捡起一条落在地板上的手帕？他们将向谁诉说头痛，博取应得的同情，将向谁讲述恶梦，要求详解呢？谁在他们就寝的时候念书给他们听，来帮助他们入睡？有时候还可以派这位无产者到最近的城市去买买东西，或者在家里打打杂——不必自己跑来跑去！

塔朗切耶夫做出许多声音，吸引着倦怠不动的奥勃洛摩夫。他叫嚷，争论，无异在演戏，免得懒怠的主人有说话或者动作的必要。塔朗切耶夫给这间由睡梦和安静所统治的屋子

带来生命与活动，有时候还带来一些外界的消息。指头也不用动一动，奥勃洛摩夫能够听着和看着一个活物在他面前说话和行动。此外，他简直还相信塔朗切耶夫真能给他出一些有用的主意。

奥勃洛摩夫之所以容忍亚力克塞耶夫前来访问，则另有一个并不算次要的理由。假使他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那就是，一声不响地躺卧，打瞌睡，或者在屋子里踱步，那么亚力克塞耶夫好象不在场似的，因为他也一声不响，也打瞌睡或者看书，或者一边望着画幅和小玩意儿，一边懒怠地打呵欠，打得直流眼泪。他能这样度过三天三夜。既然奥勃洛摩夫嫌一个人太寂寞，想发表发表意见，讲讲话，念念书，争论争论，表露表露感情，那总得有一位顺从而现成的听客和对手，一致而友好地分享着他的沉默、谈话、兴奋和思维方式，不论它是什么样的。

别的客人可不常来，就是来也只来一会儿，好象先前三位似的，奥勃洛摩夫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有时候，奥勃洛摩夫对一则新闻、一场五分钟的谈话发生兴趣，随后就满足于此，又一声不响了。他们却需要投桃报李，希望他也参加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他们习惯于与人交往；每人都有自己的、为奥勃洛摩夫所不愿意了解的人生观，他们要把他也拖进生活里去：他可不喜欢这一切，对这一切怀着反感和不快。

奥勃洛摩夫有一位知心朋友，这个人也不给他安静；他也爱好新闻、社交、学问和全部生活，可是不知怎么，他的爱好就比较深远而诚挚——虽然奥勃洛摩夫对谁都亲切，可是由衷地喜爱而信赖的却只有他一个人，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一起长

大、念书和生活的缘故吧。这一个人就是安得烈·伊凡诺维奇·希托尔兹。

目前他不在彼得堡，可是奥勃洛摩夫随时随刻都在盼望他来到。

第 四 章

“你好，老乡，”塔朗切耶夫断断续续地说，一边向奥勃洛摩夫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去。“怎么这时候你还木头似的躺着？”

“别走近我，别走近我，你才从冷的地方来！”奥勃洛摩夫用棉被盖住整个身子说。

“亏你想得出来，从冷的地方来！”塔朗切耶夫叫嚷说。“喂，我既然把手伸了给你，就握一下呀！快十二点了，还躺着！”

他想把奥勃洛摩夫从床上拖起来，可是奥勃洛摩夫预防到他来这一手，赶忙将双脚一落，正好伸进拖鞋里。

“我正要起床，”他打着呵欠说。

“我知道你怎么样起床的，你会一直躺到吃午饭。喂，查哈尔！你在哪里，老傻瓜？快来帮你们老爷穿衣服！”

“您自己先雇了个查哈尔再骂吧！”查哈尔一边说，一边走进来，恶意地瞧着塔朗切耶夫。“把地板踩得这样脏，好象一个泥腿的小贩！”他补上一句。

“哼，还顶嘴呢，傻瓜！”塔朗切耶夫说，抬起脚来，想从后

边把在他身边走过去的查哈尔踢上一脚；可是查哈尔停住步，气呼呼地朝他转过身来。

“你碰碰我看！”他盛怒地嗄声说。“这算什么？我走了……”他一边说，一边朝房门口走。

“得了，米海·安得烈伊奇！你怎么这样闹个不休！干吗去惹他呢？”奥勃洛摩夫说，“把要用的东西拿给我，查哈尔！”

查哈尔回过身来，斜视着塔朗切耶夫，急忙走过他的身边。

奥勃洛摩夫把臂肘靠在查哈尔身上，象一个十分疲倦的人似的勉强地起了床，并同样勉强地朝一把大圈手椅走过去，往上面一坐，就再也不动一动。

查哈尔从桌子上拿起香发油、一把梳子和几个刷子，在奥勃洛摩夫的头发上抹了油，梳成分头，再用刷子刷。

“现在洗不洗脸？”他问。

“还要等一下，”奥勃洛摩夫回答，“你回去吧。”

“啊，您也在这里？”在查哈尔给奥勃洛摩夫刷头发的时候，塔朗切耶夫突然朝亚力克塞耶夫转过身去，说。“竟没有看到您，您在这里干什么？您那位本家是一头什么样的猪猡！我早想把一切告诉您了……”

“什么本家？我并没有本家，”惊惶失措的亚力克塞耶夫胆怯地回答，对塔朗切耶夫鼓着眼睛。

“咦，就是在这边混差使的那个家伙，他姓什么？……姓亚法纳西耶夫。怎么不是您的本家？是本家。”

“我姓亚力克塞耶夫，不姓亚法纳西耶夫，”亚力克塞耶夫说，“我并没有本家。”

“还说不是本家！他同您一样一副丑相，名字也叫瓦西里·尼古拉伊奇。”

“说什么也不是我的本家；我叫伊凡·亚力克塞伊奇。”

“哦，反正象您就是。不过他是猪猡；您看见他，就这么对他说。”

“我不认识他，我没有看见过他，”亚力克塞耶夫揭开烟盒说。

“给我一些烟草！”塔朗切耶夫说。“您的烟草是普通货，不是法国货吧？不错，是普通货，”他嗅了嗅说。“干吗不买法国货呢？”他严厉地加上一句。“我从没见过象您本家那样的猪猡，”塔朗切耶夫继续说。“将近两年了，我向他借过五十卢布。五十卢布不算是一个大数目吧？您以为他会忘了？不，他记着，过了一个月，不论在什么地方碰到他，他总说：‘那笔钱怎么样了？’真讨厌！这还不够，昨天他竟跑到我衙门里来，说，‘您大概拿到薪水了吧，现在总可以还我了。’我把我的薪水给了他，把他当众羞辱得连大门也找不到。‘我是穷汉，自己要这笔钱使！’好象我就不要钱使似的！我竟阔气得会白给他五十卢布！给我一支雪茄，老乡。”

“在那边盒子里，”奥勃洛摩夫指着书架回答。

他按照他那懒散而又优雅的姿态，沉思地坐在圈手椅中，并不注意周围的事情，也不听别人的说话。他在爱惜地端详和抚弄着那双又小又白的手。

“还是从前那一种吗？嗳！”塔朗切耶夫取出了一支雪茄，瞧着奥勃洛摩夫严厉地问。

“还是那一种，”奥勃洛摩夫机械地回答。

"不是告诉过你，叫你另外买一些外国货？人家对你说的话，你是怎么样记着的！下星期六之前，你务必要买来，否则我就好久不上你的门。瞧，多糟的东西！"他点燃了雪茄，向空中喷出一口烟雾，又把另一口咽了下去，继续说。"简直不能抽。"

"今天你来得早，米海·安得烈伊奇，"奥勃洛摩夫打着呵欠说。

"使你讨厌了，是不是？"

"不，我不过随便说说；你通常到吃午饭时候才来，现在只不过十二点多。"①

"我故意早一点来，看看午饭吃什么。你老是给我吃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所以我来看看今天你关照他们预备些什么。"

"到厨房里看去，"奥勃洛摩夫说。

塔朗切耶夫走了出去。

"果然！"他一边说，一边走回来。"是牛肉和小牛肉。唉！奥勃洛摩夫老兄，你总算是一位地主，竟不懂得怎样生活！算是什么老爷？竟象老百姓一样过日子；你是不知道款待朋友的！哦，买了马德拉酒②没有？"

"我不知道，你问查哈尔去，"奥勃洛摩夫回答，差不多不再听他，"大概有吧。"

"是早先从德国人那里买来的吧？不，要到英国铺子里去

---

① 俄国习俗一般午餐时间往往在下午到傍晚时分。

② 产于大西洋东部马德拉群岛的葡萄酒。

买。”

“哦，有就成了，”奥勃洛摩夫说。“否则又得派人去。”

“拿钱来，我要路过那里，我去带来好了；我还得跑一个地方。”

奥勃洛摩夫在一只抽屉里摸索了一阵，取出一张当时的红色十卢布钞票来。

“马德拉酒卖七卢布一瓶，这是十个卢布，”他说。

“都给我得了；他们会找的，别害怕。”

他从奥勃洛摩夫的手里把那张钞票抢到手，赶忙藏进口袋里。

“好，我走了，”塔朗切耶夫戴着帽子说，“我五点钟来；我得跑一个地方：人家答应给我在酒栈里弄个差使，叫我去接洽……哦，还有一件事，伊里亚·伊里奇，今天你雇不雇马车到叶卡德琳霍夫去？带我一块儿去吧。”

奥勃洛摩夫摇摇头表示不去。

“什么，你是懒惰呢还是舍不得花钱？唉，你真是一段木头！”他说。“现在再会吧……”

“等一等，米海·安得烈伊奇，”奥勃洛摩夫打断他说。“我得同你商量一件事情。”

“又是什么事？快说：我没有工夫。”

“我突然碰到了两桩倒霉事儿。人家在催我搬家……”

“分明是没有付房钱罗，活该！”塔朗切耶夫说，又要走了。

“哪里的话！房钱我总是先付的。不，他们要翻修房子。……可是等一下，你往哪里去？教我一个办法吧，他们催我们过一个星期就搬……”

“干吗我要来指教你？……你白想……”

“我什么也没有想，”奥勃洛摩夫说，“别闹，别嚷嚷，倒不如想一想怎么办吧。你是讲求实际的人……”

塔朗切耶夫已不再听下去，在沉思什么了。

“哦，有办法了，谢谢我吧，”他摘着帽子，坐下去说，“吩咐备一些香槟酒吃饭，你的事情解决了。”

“有什么办法？”奥勃洛摩夫问。

“你备不备香槟？”

“假使你的指教值得备香槟，备就备吧。”

“不，你才不值得指教呢。干吗我要白指教你？喏，你去问他，”他指着亚力克塞耶夫添上一句，“或者去问他的本家吧。”

“得了，得了，讲吧！”奥勃洛摩夫恳求说。

“是这样：明天你就搬……”

“嘿，这是个什么主意！这我自己也知道的……”

“等一下，别插嘴！”塔朗切耶夫大叫说。“明天搬到维堡区①我的教亲家里去……”

“这不是一件奇怪事儿？搬到维堡区去！据说那里冬天有狼跑去的。”

“偶尔有从岛上跑去的，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那里很无聊，很荒僻，人也没有一个。”

“胡说！我的教亲就住在那里，是她自己的房子，有几个大菜园。她品格高尚，是有两个孩子的寡妇，有一位单身的哥

① 当时彼得堡郊外一个荒僻的地区。

哥同她住在一起，他的头脑可不象坐在那边角落里的那一位，"他指着亚力克塞耶夫说，"比你我的还强。"

"这一切与我有什么相干？"奥勃洛摩夫不耐烦地说。"我可不搬到那里去。"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能不搬去。不，既然同人家商量，人家说什么你就得听从什么。"

"我可不搬去。"奥勃洛摩夫断然说。

"哦，见你的鬼！"塔朗切耶夫回答，把帽子低低地拉到额上，便朝房门走去。

"你真是一个怪人！"他转过身来说。"呆在这里有什么好处？"

"什么好处？这里一切都近便，"奥勃洛摩夫说，"商店，戏院，熟人……这里是市中心，什么都……"

"什么？"塔朗切耶夫打断他的话说。"说说看，你多久没有出大门了？多久没有进剧院了？你拜访了些什么朋友？请问你，你干吗要赖在市中心？"

"怎么干吗？理由有的是！"

"瞧，你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可那里，你想想看，你住在我的教亲、品格高尚的女人家里，又安宁又清静，谁也不来打搅你；没有声音，没有吵闹，什么都干净利落。瞧，你住在这里，就象住客店一样，而你还算是一位老爷，一位地主！那里又干净又宁静；要是无聊，有的是可以讲话的人。除了我，没有人到你那里去，有两个小孩子——尽管同他们玩好了！你还要什么？而且多么合算。这里你付多少房租？"

"一千五。"

“那里花一千卢布差不多住整幢房子！而且是多宽敞，多象样的房子！她早就想找一位又文静又干净的房客——所以我看中了你……”

奥勃洛摩夫心不在焉地摇摇头表示拒绝。

“胡说，非搬不可！”塔朗切耶夫说。“你想想看，只花现在一半的钱，单在房钱上面你就沾光五百卢布。伙食会加倍地丰美、干净，无论是女厨子或者查哈尔，都偷不了……”

从前室里传过来一阵咆哮的声音。

“而且还会有条有理一些，”塔朗切耶夫继续说，“现在坐在你这里吃饭多不舒服！找胡椒——胡椒没有，要醋，醋没有买，刀子没有擦干净；你不是说时常丢衬衫么，而且到处都是灰尘——哼，真不象话！那里有女人料理家务，你也罢，你那位蠢材查哈尔也罢……”

前室里的咆哮声更厉害了。

“那条老狗，”塔朗切耶夫接下去说，“可以什么事也不用操心，过现成日子。还有什么要想的？一搬就完事了……”

“可是我怎么能无缘无故地搬到维堡区去……”

“你瞧你！”塔朗切耶夫拭着脸上的汗说。“现在是夏天，那里正象别墅一样。干吗你要一夏天赖在这条郭洛霍费街上？……那里有贝滋鲍罗德金花园，奥黑塔①就在附近，离涅瓦河只有两步路，还有自己的菜园——既没有灰尘，又没有暑气！不必想了，我马上在午饭前就到她那里去——你拿车钱给我，——明天就搬……”

---

① 与维堡区毗邻的郊区，靠近奥黑塔河流入涅瓦河的汇合点。

"你这个家伙!"奥勃洛摩夫说。"一下子竟想出什么样一个主意:搬到维堡区去。……出这种主意并不难。不,你要想法子使我留在这里才好。我住了八年了,所以不想改变……"

"就这么办:非搬不可。现在我就到教亲那里去,差使的事情过一天再去接洽……"

他刚要走。

"等一下,等一下,你往哪里去?"奥勃洛摩夫挽留他。"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你看看村长给我寄来了一封什么样的信,替我决定一下应该怎么处理。"

"瞧,你竟是这样一个家伙!"塔朗切耶夫提出抗议。"自己什么也不会处理,都要我来!你配作什么?你不是人,简直是草包!"

"信在哪里?查哈尔!查哈尔!他又把它放到哪里去了!"奥勃洛摩夫说。

"村长的信在这里,"亚力克塞耶夫捡起了那封揉皱的信,说。

"是的,在这里,"奥勃洛摩夫重复说,并且高声念起来。

"你说怎么样?叫我怎么办呢?"伊里亚·伊里奇念完之后问。"旱灾、欠款……"

"废物,你是个十足的废物!"塔朗切耶夫说。

"为什么是废物?"

"怎么不是废物?"

"哦,就算是废物,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处理吧。"

"可是凭什么?"

"不是说过备香槟酒了吗,还要什么呢?"

“香槟酒是为了找房子，哼，我对你施恩，你不见情，还要争辩；你真忘恩负义！要不你自己去找找房子看！房子算得了什么？主要的是这么安静，就象住在亲姊妹家里一样。两个孩子，一位单身的哥哥，我要天天来看你……”

“好，好，”奥勃洛摩夫打断他的话说。“现在你说，关于村长所说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处理？”

“不，添黑啤酒吃午饭，我才告诉你。”

“又要起黑啤酒来了！好象少了你……”

“哦，那么再见吧，”塔朗切耶夫又戴上帽子说。

“唉，我的天爷爷！村长的信上说，收入要‘少缴两千’，你倒还要添黑啤酒！哦，好吧，买黑啤酒吧。”

“再给我一些钱，”塔朗切耶夫说。

“十卢布上不是还有找头。”

“那么到维堡区去的车钱呢？”塔朗切耶夫回答。

奥勃洛摩夫又取出一个卢布来，烦恼地递给他。

“你那位村长是一个骗子——这是我要告诉你的，”塔朗切耶夫把卢布藏进口袋里去，说，“而你张着嘴巴相信他的话。瞧，他唱的是什么曲子！旱灾、收成不好、欠款、逃走农民。他扯谎，完全扯谎！听说在我们那边的舒密洛夫的领地上，凭去年的收成，债务全还清了，而你那里却突然有旱灾和歉收。舒密洛夫的领地离你那儿只有五十俄里：为什么那边的庄稼没有晒枯呢？他又想出了欠款——那么他一向管什么事情？为什么容许他们拖欠？款子是怎么欠下来的？难道我们那边就没有活干或者东西卖不出去还是怎么的？哼，他是一个强盗！让我来教训他一番！逃走农民，我想是他敲榨了他们，才把他们

打发走的，他根本不想去禀告警察局长。”

“不至于吧，”奥勃洛摩夫说，“他信里还转述着局长的答复——写得这样合情合理……”

“哼！你真是什么也不懂。骗子写起来全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你相信我好了！这里，比方说吧，”他指着亚力克塞耶夫说，“他是个老实人，一头十足的驯羊，他会不会写得合情合理？——决不会。而他那位本家，虽然是一个猪猡和无赖，倒是会的。你也不会写得合情合理！所以你那位村长一定是个无赖，就因为他写得巧妙而合情合理。瞧，这一句话他安排得多巧妙：‘遣送回籍安居。’”

“应该怎么样对付他呢？”奥勃洛摩夫问。

“马上把他换掉。”

“可是叫我派谁去？有关农民的事情，我懂得些什么？换一个人也许更坏一些。我有十二年没有在那边了。”

“亲自到领地上去，非这样不可；在那边住过一个夏天，秋天就直接搬到新房子里。我在这里跑腿，替你把房子准备好。”

“搬到新房子里，亲自到领地上去！你提议的尽是些过激的办法！”奥勃洛摩夫不满意地说。“别走极端，要想些折衷的办法才好……”

“哦，伊里亚·伊里奇老兄，你是十足的废物。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早把那块领地押掉了另买一块，或者在这里挑选好的地段买一所房子，这总抵得上你的领地。随后再把房子押掉，另外买一所。……假使把你的领地给了我，我就会大名鼎鼎了。”

“别吹牛了，只要想法子使我不搬家，不到领地上去就行

了……"奥勃洛摩夫提示说。

"可是你总有一天要从这个地方动一动的吧?"塔朗切耶夫说。"瞧瞧你自己:你中什么用?你对祖国有些什么用处?就不能到领地上去!"

"现在去未免太早一点,"伊里亚·伊里奇回答。"首先得让我完成我打算带回领地去实施的改革计划。……你懂不懂,米海·安得烈伊奇?"奥勃洛摩夫突然说。"你去跑一趟吧。你是明白事理的,地方你也知道;我不吝惜费用就是。"

"难道我是你的管事?"塔朗切耶夫傲慢不逊地反驳说。"而且对付农民的手段我也荒疏了……"

"那怎么办呢?"奥勃洛摩夫深思地说。"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哦,写一封信给警察局长,问他村长向他禀告过跑掉农民的事情没有,"塔朗切耶夫指教说,"请他到你的领地上去一趟;再写一封信给总督,请他命令警察局长呈报村长的行为。你说,'伏乞钧座垂怜,慈眼鉴照,民因村长行为不端,身罹无可避免之极度不幸,将与一妻及毫无扶养与面包之十二幼儿同陷绝境……'"

奥勃洛摩夫笑起来了。

"假使他们要我领给他们看一看,我到哪里去弄这许多孩子来?"他说。

"胡扯!你写'十二幼儿'好了;他们会当作耳边风,没有人会调查的,这样就很'合情合理'……总督会把信交给秘书,你同时写一封信给秘书,不用说,信里要附一些东西①,他就

① 指行贿。

会发号施令。再请四邻帮帮忙，你乡下还有些什么人？”

“那边附近是陀勃雷宁，”奥勃洛摩夫说。“我在这里时常见到他，目前他在乡下。”

“写封信给他，好好向他请求，你说：‘请以基督徒、朋友及邻居之故，惠赐骨肉之恩。’随信送一些彼得堡的礼物去……雪茄什么的。你就这么办吧，其实你是什么也不懂的。你是个废物！村长要跟我捣乱的话，我就整他！邮车什么时候到那里去？”

“后天。”奥勃洛摩夫说。

“那么你马上坐下来写信。”

“要后天才走，何必现在就写？”奥勃洛摩夫提醒说。“明天写也可以。听着，米海·安得烈伊奇。”他补充说，“你干脆‘好事’行到底，我再来添一个鱼或者什么家禽的吃饭。”

“又是什么事情？”塔朗切耶夫问。

“坐下来写信。胡乱写这么三封，要不了你多少工夫吧？你讲得这样‘合情合理’……”他添上一句，竭力不让笑容露出来，“伊凡·亚力克塞伊奇会抄写的……”

“哼！多好的念头！”塔朗切耶夫回答。“竟要我来写信！我在衙门里已有三天不动笔了，一坐下去我的左眼就淌眼泪；可见是吹了风了，一弯腰，头就发晕。……你这个懒汉！你是个废物，伊里亚·伊里奇老兄，你无用得一文不值！”

“哦，但愿安得烈快到吧，”奥勃洛摩夫说。“他会把一切都办妥的……”

“原来找到了一位慈善家！”塔朗切耶夫打断他的话说。“一个该死的德国人，一个狡猾的坏蛋！……”

塔朗切耶夫对外国人怀有一种出自天性的嫌恶。在他眼里，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是恶棍、骗子、滑头或者强盗的同义词。他甚至不分国籍：在他看来全都一样。

"听着，米海·安得烈伊奇，"奥勃洛摩夫厉声说，"我请你说话慎重一些，尤其是对我亲近的人……"

"亲近的人！"塔朗切耶夫憎恶地反驳说。"他是你的亲戚，还是什么？是德国人——谁都知道。"

"可是比亲戚还亲近：我同他一块儿长大，一块儿念书，我不允许你对他没有礼貌……"

塔朗切耶夫憎恶得脸色都发紫了。

"哼！如果你要把德国人来替换我，"他说，"我就再也不进你的大门了！"

他戴上帽子，朝房门口走去。奥勃洛摩夫立刻软下来了。

"你最好象尊敬我的朋友一样尊敬他，谈起他来慎重一些——我就要求这么一点儿！似乎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吧，"他说。

"尊敬德国人？"塔朗切耶夫带着极度轻蔑的神情说，"为的是什么？"

"我对你说过了，就算为了我同他一块儿长大，一块儿念书。"

"真了不得！在一块儿念书的人多的是！"

"假使他在这里，早就一切不用我操心了，既不要黑啤酒，又不要香槟……"奥勃洛摩夫说。

"哼！你在数说我！那么你带着你的啤酒和香槟见鬼去吧！喏，把钱拿回去。……咦，我放到哪里去了？竟想不起塞

在哪里了！"

他掏出一张油腻的写满字的纸条来。

"不，这不是！"他说，"我把钱放到哪里去了？……"

他在几个衣袋里乱摸了一阵。

"别费事了，不必拿出来了，"奥勃洛摩夫说。"我并不是数说你，不过请你谈起这位同我亲近的、替我办过这么许多事情的人的时候，要有一些礼貌……"

"这么许多事情！"塔朗切耶夫怀有敌意地反驳说，"等着吧，他还会办得更多的——你听他的话就是！"

"你为什么对我讲这种话？"奥勃洛摩夫问。

"为的是等到你那位德国人剥你的皮的时候，你可以明白，把一个流浪汉来替换一位俄国人，自己的同乡，是怎么一回事……"

"听着，米海·安得烈伊奇……"奥勃洛摩夫说。

"没有什么可听的，我听够了，你太使我伤心了！天知道我受了多少侮辱。……也许，他的父亲在萨克森① 连面包也看不到，才到这里来要威风的。"

"干吗你使死者不安？他的父亲有什么罪过？"

"两个人都有罪过，父亲和儿子，"塔朗切耶夫挥了挥手，阴郁地说。"先父劝我提防这些德国人，不是徒然的，他早就识透他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人！"

"他的父亲有什么使你不高兴的？你倒说说看！"伊里亚·伊里奇问。

---

① 德国南部的旧行政单位，在易北河上游。

“因为他九月里只穿了一件日常衣服和一双鞋子到我们省里来，一下子却留给了他的儿子一笔遗产——这说明什么呢？”

“他只传给儿子四万来卢布。一部分是他太太的陪嫁，其余是他教书和经营领地赚来的，他的薪俸很大。可见父亲并没有罪过。再说，儿子有什么罪过呢？”

“好一个孩子！他把父亲给他的四万，一下子变成了三十万资本，而且扶摇直上，当上了七等文官，还荣获了学者的称号……现在还出去旅行！坏人路路通！真正的好的俄国人会干这一切吗？俄国人总是挑中一件事情，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地干去，可是你瞧他！他要是包收捐税——那么怎么致富倒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他不，呸！来路不明！这种人我要告发他去！现在他游荡去了，鬼知道在什么地方！”塔朗切耶夫继续说。“为什么他要去外国游荡呢？”

“他要去学习和见识一番。”

“学习！他还学得少吗？有什么要学的？他胡扯，你别信他的，他象骗小孩子一样在骗你。难道大人还有什么要学习的吗？听听他讲的话看！七等文官还要去学习！你是在学校里学过的，现在还学习不学习？他（指着亚力克塞耶夫）学习不学习？他的本家学习不学习？有哪一个好人在学习？他是不是在那边坐在德国的学校里学习功课？胡说八道！我听说他是去察看和订购一种机器的，大概是制造俄国钱币的！我要把他送进监牢里去……还有什么股票。……嘿，这些个股票搅得我头昏脑胀了！”

奥勃洛摩夫哈哈笑起来。

“你为什么龇牙咧嘴地笑，我说得不对吗？”塔朗切耶夫说。

“哦，我们不谈这个吧，”伊里亚·伊里奇打断他的话说。“你到你要去的地方去，我同伊凡·亚力克塞伊奇来写信，并且把计划赶快写出来，顺便把这件事情也办一办……”

塔朗切耶夫走到了前室，可是突然又回了进来。

“我竟忘得一干二净！我早晨到你这里来是有事情的，”他说，已经毫不粗暴了。“明天有人请我吃喜酒：罗柯托夫要结婚了。把你那身燕尾服借给我穿一穿，老乡；我的那件已磨破了一点儿，这你是知道的……”

“这怎么行呢？”奥勃洛摩夫对这个新的要求皱着眉头说。“我的燕尾服不合你的身材……”

“合身的，怎么不合身！”塔朗切耶夫打断他的话说，“你记得不记得，我试过你的燕尾服；仿佛是替我裁制的！查哈尔，查哈尔！到这里来，老畜生！”塔朗切耶夫叫道。

查哈尔象熊一样咆哮着，可是不来。

“你叫他吧，伊里亚·伊里奇。他是怎么一回事？”塔朗切耶夫抱怨说。

“查哈尔！”奥勃洛摩夫叫了一声。

“嗳，什么事？”语声同双脚跳下炉炕的声音从前室里一起传过来。

“哦，您要什么？”他朝塔朗切耶夫转过身去问。

“去把我那身黑色的燕尾服拿来！”伊里亚·伊里奇吩咐说。“米海·安得烈伊奇要试一试合身不合身，明天他要去吃喜酒……”

“我不去拿，”查哈尔断然说。

“主人吩咐你，你怎么敢这样？”塔朗切耶夫叫嚷说。“你怎么不把他送进感化院去，伊里亚·伊里奇？”

“把老头儿送进感化院，事情还不更糟糕！”奥勃洛摩夫说。“别执拗了，查哈尔，去拿来吧！”

“我不去拿，”查哈尔冷冰冰地回答。“让他先把背心和衬衣还了我们再说，这几样东西在他那里作了五个月的客了。也是这样借去过命名日的，从此就无影无踪；背心是天鹅绒的，衬衣是薄薄的荷兰货；值二十五卢布。我可不去拿燕尾服给他。”

“哦，再见吧，见你们的鬼去吧！”塔朗切耶夫发火地结束道，向查哈尔扬着拳头走了出去。“记着，伊里亚·伊里奇，我去给你租房子——你听见了没有？”他添上一句。

“哦，好吧，好吧，”奥勃洛摩夫不耐烦地说，一心只想避开他。

“你把要写的信都写了，”塔朗切耶夫继续说，“可别忘了给总督写，你有十二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到五点钟，要把汤放好在桌子上！干吗你不吩咐弄大馅饼？”

奥勃洛摩夫没有作声；他早已不再听他，闭上了眼睛，在想另外的事情。

塔朗切耶夫走了之后，室内寂静了有十来分钟。奥勃洛摩夫被村长的信和眼看就要搬家的事情烦扰着，一部分是被塔朗切耶夫的哇啦哇啦吵得疲劳了。终于他叹了一口气。

“您怎么不写信？”亚力克塞耶夫悄悄地问。“我来给您削一支鹅毛笔。”

"削吧，得了，您先随便到哪里去吧！"奥勃洛摩夫说。"我一个人来干，饭后您再给抄出来就行。"

"好吧，"亚力克塞耶夫回答。"说真的，或许我打搅着您。……我现在去告诉他们，不用等我们到叶卡德琳霍夫了。再见，伊里亚·伊里奇。"

可是伊里亚·伊里奇没有听他，他已盘起两条腿，差不多躺在圈手椅里，用手掌托住了脑袋，陷入微睡或者沉思之中。

第　五　章

奥勃洛摩夫，以出身而论是贵族，从官阶说是十等文官，寸步不离地在彼得堡住了十二年。

最初，父母还在世的时候，他生活得紧一些，只租两间屋子，对从乡下带出来的侍仆查哈尔也很满意。可是父母过世之后，他就成为三百五十名农奴的唯一的主人，他继承的这三百五十名农奴，是在辽远的邻近亚洲的一个省里。

他的收入已从五千增加到七千乃至一万纸卢布，因此他的场面也就大了一些。他租了一所大一些的房子，雇了一个厨师，养了一对马。

那时候还年青，纵然说不上生气蓬勃，至少总比现在要活跃一些；他还怀有种种憧憬，还怀有希望，对命运和自己本身还有许多期待，还准备登上人生舞台露一露头角——不用说，首先是投身宦途，他原来就为了这个目的才到彼得堡来的。随后他想在社交界出头露面；最后他瞻望着遥远的未来，当他

由青年转入壮年的期间，未来的家庭幸福又在他的想象中闪现、微笑。

可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嘴上的汗毛变成了绷硬的髭须，目光变成了暗淡的两个点子，腰粗了，头发开始无情地脱落了，年龄已三十开外，他在任何一方面还没有向前迈进一步，还象十年前一样，站在事业的起点上。

然而他还打算和准备开始生活，还在心里描绘前途的雏型；可是每过一年，这个雏型就总有一些要修改和抛弃。

在他的眼光里，生活分成两半：一半是辛苦和使人厌烦——对他来说，这是同义词；另一半是安静和逍遥快乐。就为了这一点，他那主要的事业——宦途——刚一开始，就以最不愉快的姿态使他困惑了。

在乡村的怀抱里，在故乡的亲切驯良的风俗习惯中养育起来、二十年间在亲戚、朋友、熟人的拥抱之中转来转去的他，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家规，竟把未来的仕宦看成好象是一种家务，例如象他的父亲一样，懒散地在账簿上记记收支项目而已。

他推想，衙门里的官吏就象一个友爱而亲密的家庭一样小心翼翼地关切着彼此的安宁与快乐；他推想，到衙门里去办公决不是每天必须遵守的强迫的义务，泥泞、暑热或者只要不高兴去，就是一个不去办公的充分而合法的借口。

可是当他知道，至少要发生地震，健康的官吏才可以不上衙门——不幸的是，彼得堡从没有发生过地震，——这时他是多么伤心；当然，洪水也可以算作一种借口，可是就是洪水也不大发生。

当一个个标着“要件”和“最要件”的公文夹子在他的眼前飞动，当别人强迫他进行各种调查，摘由，强迫他寻找文件，录写两个手指厚的簿册——这些东西，好象开玩笑似的称为“记录簿”——的时候，奥勃洛摩夫就更加烦恼；上面老是催促，每个人都忙得团团转：一件公事还没有脱手，又抓起第二件来，好象这是他最最重要的事情，经办完了，也就把它忘了，又着手做第三件事情——永远没有个完！

他有两次被人夜里叫起来写“记录簿”，有几次他出去拜访朋友，被信差从朋友家里请回来——老是为了这些记录簿。这一切使他胆战心惊，非常厌烦。

“什么时候才生活呢？什么时候才生活呢？”他重复说。

在老家里，他曾经听说上司是下属的父亲，因此他对这样的人物形成了一种最愉快、最亲切的观念。他把上司想象为第二位父亲，这位父亲唯一系念的应该是经常奖赏下属，不管有没有道理，不但关心他们的需要，也关心他们的快乐。

伊里亚·伊里奇以为上司会设身处地，关心地问他：夜里睡得怎么样，为什么眼睛没有神，头痛不痛？

可是第一天进衙门，他就大失所望。长官一到，就开始闹哄哄，乱糟糟，谁都惶恐不安，忙乱得累死，有的人整整衣服，生怕在长官面前显得不象样。

根据奥勃洛摩夫后来的观察，所以有这种情形，是因为有些长官，在赶出来迎接他的下属的吓呆的脸上，不单能看出对自己的尊敬，甚至能看出对职务的热心，有时候连办事的才干也看得出来。

伊里亚·伊里奇本来不必这样惧怕他的长官，他待人接

物是善良愉快的，从没有对什么人作威作福，下属都非常满意，不指望有再好的长官了。谁也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令人不愉快的话，他向来不呵斥和叫嚷；他从不要求什么，总是请求别人。要别人办事——他请求，邀别人到他家里作客——他请求，逮捕人——他也请求。他对人从不称“你”，总是用“您”：对一个人如此，对全体也是如此。

可是不知什么道理，他们在他的面前还是胆怯：他们对他的亲切的问话，总不是用原来的声音，而是用另一种声调，用一种同别人讲话时所不用的声调来回答。

当长官走进屋子时，伊里亚·伊里奇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竟突然害怕起来，长官刚开口对他说话，他就失去原来的声音，用起另一种细弱的难听的声调来了。

在亲切平易的长官手下办事，伊里亚·伊里奇尚且苦于恐怖和沮丧，假使落到了严峻的长官手里，只有天知道他将怎么样了！

奥勃洛摩夫对付着干了两年，要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故迫使他早日放弃仕途，也许会干第三年，并且得到官衔了。

有一次，他把一份应该送到阿斯特拉罕的要紧公事，错发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事情闹开了；开始查究责任。

旁人都带着好奇心，在等着看长官怎么样把奥勃洛摩夫叫去，怎么样从容不迫地问他：“是不是您把这一份公事发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的，”谁都摸不准伊里亚·伊里奇将用什么样的声调来回答他。

有人料想他压根儿不会回答：他回答不出。

眼望着别人，伊里亚·伊里奇也害怕起来了，虽然他和旁

人都知道，长官至多把他申斥一顿；但是自己的良心却比申斥远为严厉。

他不等到应受的处罚，就跑回家去，送上一份健康证明书。

证明书上这样写着："本医师兹盖章证明，十等文官伊里亚·奥勃洛摩夫患有心脏肥大左心室扩大症（Hypertrophia cordis cum dilatatione ejus ventriculi sinistri），及肝脏（hetitis）慢性阵痛症，此症如再加剧，将危及患者之健康与生命。经诊断，此症实由于每日赴机关办公所致。兹为预防此症复发及加剧起见，本医师认为须暂时禁止奥勃洛摩夫君赴机关办公，并一般地主张其禁绝劳心及一切活动。"

这不过是一时之计，健康迟早总要复原的，那时候就又不得不天天去办公。奥勃洛摩夫受不了这个，他就递上一份辞呈。他的官吏生活就此告终，而且从此不再恢复。

他的社交生活，比之官吏生活要成功一些。

住在彼得堡的最初几年，也就是早先年青的时期，他那平静的面貌时常显得生气勃勃，眼睛里长时间地焕发着生命之火的光彩，流露出光明、希望与力量。他象所有的人一样兴奋和怀有希望，为了小事情而高兴，也为了小事情而苦恼。

可是这还是在很久以前，还是在青春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们把每一个人都看作诚恳的朋友，差不多爱每一个女人，准备把手和心奉献给她①，有些人甚至获得了成功，到后来则往往抱憾终身。

---

① 意谓求婚。

在这些幸福的岁月里，伊里亚·伊里奇也从美女那里领略过不少温柔的、天鹅绒似的甚至于热情的流盼，许多会心的微笑，两三次普通一般的接吻，以及更多的亲密的握手，心里痛苦得要掉下泪来。

然而他从未被美女所俘虏，从未当过她们的奴隶，甚至从未当过十分殷勤的崇拜者，因为亲近女人有很多的麻烦。奥勃洛摩夫之崇拜她们，大抵只限于敬而远之。

命运轻易不使他同社交界的妇女接近到能够一连狂热几天，并自认是在恋爱的程度。因此，他的恋爱事件没有演变成罗曼司：刚起了头就中止了，它们的简单和纯洁无邪，并不逊于年青女学生的恋爱故事。

他一向避开那些面貌苍白、神情哀怨、大抵有闪耀着“痛苦的白日和邪恶的黑夜”的黑眼睛的姑娘，他也避开那些悲喜无端的姑娘，她们老是有什么心事要托付别人或者告诉别人，而等到真要说出来的时候，却又浑身发抖，眼泪迸流，随后双手突然勾住对方的头颈，长时间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随后又凝视着天空，说她们的生活注定要受到诅咒，有时候还会晕过去。奥勃洛摩夫是怀着恐惧之心来避开这种姑娘的。他的心灵还纯洁无瑕；也许他的心灵是在期待自己的恋爱、自己的时机、自己的销魂的热情，后来随着一年一年的过去，似乎停止了期待，变得绝望了。

伊里亚·伊里奇同一批朋友的分手则更为冷淡。收到村长第一封关于欠缴税款和歉收的来信以后，他马上把第一个朋友，那个厨师，辞退了，换雇了一个女厨子，后来又把那些马卖掉了，到末了把其余的“朋友”也都遣散了。

什么也引诱不了他轻易迈出大门，于是他一天一天足不出户，越来越经常地安居在自己的屋子里。

最初，他苦于整天穿得整整齐齐，后来除了在大半也是单身的亲密朋友家里以外，竟懒得出去作客吃饭，在这些朋友的家里，他还可以解下领带，松开背心上的扣子，甚至于还可以“躺一躺”，或者打一个瞌睡。

不久，晚宴也使他讨厌了：必须穿燕尾服，每天刮胡子。

他在什么地方看到，只有早晨的水蒸气有益于身体，晚上的水蒸气是有害的以后，就害怕潮湿了。

虽然他有这些怪癖，他的朋友希托尔兹却还能拉着他出入交际场合；不过希托尔兹时常离开彼得堡到莫斯科、尼日尼、克里木去，后来又去国外——只要他一出门，奥勃洛摩夫就又息交绝游，离群索居，只有日常生活现象之外的、不寻常的事件才能把他从孤独中吸引出来；但是从没有发生过，而且眼看也不会发生这一类的事件。

由于这一切，他一年一年越来越回复到一种孩子似的胆怯，对日常生活中不易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预期会发生危险和灾祸——这是与种种外界现象疏远的结果。

譬如说，对卧室里天花板上的那条裂缝，他并不害怕，因为他已司空见惯；他也没有想到过，屋子里永不流通的空气和经常坐在家里，比夜晚的潮湿对健康更有害；他也没有想到过，天天把胃囊塞得过饱是一种慢性的自杀：他习惯了，不害怕了。

他不习惯于运动、生活、人多、事忙。

在拥挤的人堆里，他感到窒息；坐上一条船，他没有把握

地希望平安到达彼岸；坐在马车里，他预料马匹会横冲直撞，磕坏车子。

此外他还有一种神经性的恐怖，他害怕周围的寂静，或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小蚂蚁在周身乱爬。他有时候畏怯地向黑暗的墙角斜睨，期待着幻想会恶作剧，使他看到超自然的现象。

他的社交界的角色就这样扮演完毕了。他懒洋洋地向欺骗了他的或者被他欺骗了的、青年时代的一切希望，向有些人到暮年回想起来还会心跳的一切温柔、悲哀和光明的回忆挥手告别了。

第六章

那么他在家里干些什么？阅读呢？写作呢？还是研究学问？

是的：假使有一本书、一张报纸落到他的手里，他就阅读一下。

听到一本名著——他也有见识一番的愿望；他就打听搜求，假使很快弄到手，他就着手阅读，开始形成关于这个问题的概念；只要再往前迈一步，就可以学好了，可是瞧，他已经躺在那里，茫然地望着天花板，书呢，既未读完，又未看懂，也躺在他的身旁。

他的心冷下去比热起来要快：他从不阅读已经放弃的书。

然而他也象其他的人、象所有的人一样求学，那就是，在

寄宿学校里念到十五岁，后来，经过了一场长时间的斗争，奥勃洛摩夫家的老一辈决定把伊留沙① 送到莫斯科去，他在那里不管愿不愿意都得把课程修完。

怯弱而淡漠的性格不让他在学校里、在陌生人中间，充分暴露出他的懒惰和任性，那里对娇生惯养的孩子是一视同仁的。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得不在教室里坐得端端正正地听课，浑身大汗，唉声叹气，吃力地学习给他规定好的功课。

总而言之，他认为这是由于我们的罪孽苍天赐予的惩罚。

他从不越出教员规定功课时用指甲在书上标明的那一行，从不发问，也从不要求讲解。他满足于写在笔记本里的笔记，对所听所学的东西即使不完全理解，也从不露出一点儿可厌的好奇心。

如果他好容易读完了一本叫作统计学、历史或者政治经济学的书，他就完全满足了。

每当希托尔兹给他带来一些课外必读的书籍，奥勃洛摩夫总不作一声地长时间地瞧着他。

"你也反对我吗，布鲁图②！"他一边叹一口气说，一边着手阅读。

他觉得这样漫无节制的攻读，是勉强和痛苦的。

浪费了无数纸张、时间和墨水的笔记本有什么用？教科

---

① 伊里亚的爱称。

② 布鲁图（公元前85—42），罗马政治家。他是恺撒大帝的好友，后来成了刺杀恺撒的主谋者。在莎士比亚的剧本《裘力斯·恺撒》里，恺撒被刺气绝前曾说："你也反对我吗，布鲁图！"

书有什么用？最后，六七年的与世隔绝，一切严格的制度、惩罚、端坐不动，忙于功课的苦恼，功课没有全部做完的时候，禁止跑跳、淘气、寻欢作乐，又有什么用？

“什么时候才生活呢？”他又自己问自己。“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运用这笔知识的资本呢，其中大部分在生活中是毫无用处的？政治经济学也好，譬如说，代数也好，几何也好——我将在奥勃洛摩夫卡怎么使用？”

历史本身也只是使人陷于苦闷：人们在历史上读到灾难的年头来到了，人是不幸的；于是集中力量，工作，奔忙，竭力忍受和劳苦，为了晴朗的日子准备一切。晴朗的日子果然来到了——历史本身这时候能够喘一口气也好，不，阴云又出现了，建筑物又坍塌了，于是又工作和奔忙。……晴朗的日子是并不留驻而逝去的——生活不绝地流走又流走，破坏又破坏。

认真地阅读使他疲倦。思想家们没有能够在他的身上唤起对抽象的真理的渴望。

但是诗人们触到了他的肺腑，他象所有的人一样变成青年了。他已到达对什么人都不背信弃义、对什么事物都微笑的幸福时期，精力充沛、切望生活、希求幸福、英勇和活动的时期，心脏和脉搏都强烈地跳动的时期，内心激动、议论风生、愉快得流下眼泪的时期。头脑和心灵豁然开朗了，他已把睡魔摆脱，他的精神要求活动了。

希托尔兹帮助他把这一个时期延长到象他的朋友这样的一个性格所能达到的极限。他抓住奥勃洛摩夫，让他读诗，鞭策他思考与治学达一年半之久。

他利用他青春时期海阔天空的梦想，把怡情悦性以外的

其他目的加到他的读诗里面，给奥勃洛摩夫和自己更严格地指出一条遥远的生活途径，引导他向前途走去。两个人都激动，哭泣，互相庄严地保证要走理性与光明之路。

希托尔兹的青春的热情感染了奥勃洛摩夫，他急不可耐地渴望工作、渴望走向遥远而令人神往的目标。

可是他的生命之花竟华而不实。奥勃洛摩夫有时才清醒一下，按照希托尔兹的指点，看看这一本或者那一本书，可是并不急急地渴望一下子看完，而是懒洋洋地、走马看花地一行一行看下去。

不管读到的一段多么有趣，只要睡觉或者吃饭的时候一到，他就把那本书翻转来放在桌上，跑去吃饭或者吹熄蜡烛后睡觉。

如果给他的是一部作品的第一卷，他看完之后决不向人要第二卷，如果给他送来了第二卷，他也就慢慢地看下去。

后来，连第一卷也不好好地看完，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是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头靠在胳膊肘上打发过去；有时候就用希托尔兹硬要他看的那本书代替胳膊肘。

奥勃洛摩夫就这样完成了他的学习生活。他听完最后一堂课的那一天，就是他的学问的海格立斯石柱①。犹如从前教员在书上用指甲打上记号一样，校长用签字在他的文凭上划出了一条我们的主人公认为不必再使自己的求知欲越过去的界线。

---

① 据希腊神话和传说，在地中海西端直布罗陀海峡两岸上的两座山是海格立斯建立的两大石柱，表示那地方是陆地的尽头。

他的头脑是一些死的事迹、人物、时代、数字、宗教和毫无关联的政治经济学的、数学的、或其他真理、问题、原理等等的杂然纷陈的档案室。

这仿佛是各种学科的零星残本所组成的图书馆。

学问在伊里亚·伊里奇身上起了一种奇异的作用，在他，生活与学问之间隔着一条他不想跨越的深渊。在他，生活是一件事，学问又是一件事。

他学习了一切现行的和久已过时的法律，修毕了实用诉讼法，然而逢到家里失窃，需要给警察局打报告的时候，他总拿起纸笔，想了又想，到末了还是派人去找一个代书的来。

他的领地上的账目是由村长经管的。“在这上面学问有什么用？”他不解地想。

他并没有带着一大堆知识回到自己的孤独生活里，有了这些知识倒可以给在他头脑里任意活动或者空洞无聊的思想指出一个方向。

那么他干些什么呢？还不是继续描画个人的生活图景。在这里面他不无根据地发现很多深奥的道理和诗情画意，就是没有书本和学问，也永远取之不尽。

放弃了宦途和社交之后，他开始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终身问题，考虑自己的使命，而终于发现，他的活动与生活范围原来就在自己身上。

他知道，他相依为命的东西是家庭幸福和照顾领地。直到如今他对家事还不大清楚，都是希托尔兹替他操心的。他并不好好管理自己的收支，也从不编制预算——什么也不干。

老奥勃洛摩夫从父亲手里接受了领地，又同样把它传给

儿子。他虽然一生都住在乡下，可不象如今的人一样自作聪明，在各种事业上伤脑筋，譬如开辟农业生产任何新的来源，或者扩充和加强旧的来源之类。祖父时代如何种田，如何出售农产品，到他手里还是一成不变。

假使年成好或者售价涨，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老头儿就非常满足，说是上帝的恩赐。他就是不喜欢挖空心思，乱借题目去弄钱。

"祖祖辈辈并不比我们傻，"对于他认为有害的劝告，他回答说，"他们一辈子过得很幸福；我们也活得下去的，上帝会让我们吃饱的。"

不使任何花招，只要从领地上得来的收入，够全家和各种各样的客人每天尽量吃喝，他便感谢上帝，认为想法子多挣钱是一种罪过。

假使管事在口袋里藏起一千卢布，给他送来两千，流着眼泪推托说有冰雹、干旱和歉收，老奥勃洛摩夫就一边划十字，一边也流着眼泪说：

"是上帝的安排，别同上帝争论！就是眼前这些钱，也必须感谢上帝。"

老两口子一死，领地上的经济情形不但不见改善，而且从村长的来信看得出，倒变得更坏了。显而易见，伊里亚·伊里奇必须亲自到那里去跑一趟，实地调查一下收入逐渐减少的原因。

他也打算这样办，可是一再拖延，一部分因为对他来说旅行差不多是一件新的、没有经历过的伟业。

他一生只作过一次长途旅行，带着羽褥、箱笼、皮包、火

腿、面包、各色各样烤的和煮的家畜和禽鸟，还有几名当差的护送着。

他就这样从乡下到莫斯科作了唯一的一次旅行，并且把这次旅行看作一般旅行的标准。现在听说别人不这样旅行了：得拚命奔波了！

后来，伊里亚·伊里奇还由于对如何处理自己的事情没有做好准备而推迟了旅行。

伊里亚·伊里奇不象父亲和祖父。他上过学，见过世面，这一切使他产生了他们所不知道的种种观念。他懂得，赚钱非但不是罪过，以诚实的劳动来维护公众的福利，倒是每一个人的天职。

因此，他在孤独生活中所描画的生活图景，大部分被一个新颖的、与时代要求相一致的经营领地和管理农民的计划所占据。

这个计划的基本观念、程序和主要部分——他早已胸有成竹，只剩下细目、预算和数字了。

他在这个计划上不倦地工作了若干年，躺着想它，走着想它，在人群里也想它，一会儿补充和修改各个项目，一会儿又回想头天晚上想到而一夜之间又忘了的事情；有时候，一个不期而来的新思想突然象电光似的一闪，在他头脑里沸腾不已——于是又着手工作了。

他不是琐碎地实行别人的现成想法；他亲自创造和实行自己的观念。

早晨起了床，喝过早茶，他立刻躺在沙发上，用一只手托着头，不惜精力地思索，直到苦苦地想得头昏脑胀，良心对他

说："对于公众福利，你今天够卖力气了，"这才罢休。

那时候他也不过决意歇一下乏，把劳神的姿势改变成另一种比较轻松随便、适于幻想和安逸的姿势。

在事务上操过了心，奥勃洛摩夫总喜欢退隐到内心深处，生活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

他对于理解高尚思想的乐趣，对于全人类的苦难，也并不隔膜。有时候，为了人类的不幸，他会在内心深处痛苦地流泪，感到无端的、莫名其妙的苦楚和烦恼，对遥远的前途，多半就是希托尔兹一向要引导他前去的那个世界怀着憧憬……

甜蜜的眼泪顺着他的双颊流下来……

有时候，他对人类的罪恶、虚伪、诽谤、泛滥人间的一切邪恶，也充满憎恨，激起一种要指出它的症结的愿望，突然产生一些思想，象大海里的波浪似的在他的头脑中起伏奔腾，随后发展成为一种企图，使他的血液沸腾，筋肉蠕动，血脉偾张，于是企图又变成志向：他受到精神力量的激动，一分钟内迅速地改变了两三次姿势，两眼放光地从床上坐起半个身子，伸出一只手，充满灵感地环顾四周。……眼看着志向就要实现，成为丰功伟业了……这时候，天哪！从这样一番崇高的努力，能期待到的竟是什么样的奇迹，什么样的好结果！……

早晨闪逝了，白昼已趋向黄昏，奥勃洛摩夫疲劳的精力也随之趋向平静：暴风雨和波涛在他的心里静息下来了，头脑清醒了，血液在血管里流得慢起来了。奥勃洛摩夫悄悄地、深思地转过身去，用忧郁的眼睛望着窗外的天空，悲愁地目送着太阳向一所四层楼房后边庄严地落下去。

他这样地目送日落有多少次了啊！

到早晨又迎来了生活，又产生了激动和幻想！有时候他喜欢把自己想象为一位所向无敌的统帅，比起他来，不单拿破仑，就是叶鲁斯兰·拉札列维奇①也毫不足道；他虚构出一场战争和这场战争的起因，譬如说，一些非洲的民族涌到了欧洲，或者他建立一些新的十字军，在作战，在决定一些民族的命运，在毁灭城池，在宽恕，在惩戒，在伸张仁义。

或者他选定一位思想家或大艺术家的活动范围，谁都崇拜他；他荣获桂冠；一群人跟着他叫喊：

“瞧，前面走着的就是奥勃洛摩夫，我们的有名的伊里亚·伊里奇！”

在痛苦的时候，他由于焦急而难过，在床上翻来覆去，伏身偃卧，有时候竟茫然若失；这时候他便起床跪在地下，热心而虔诚地祷告，恳求上帝把险恶的暴风雨引开去。

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上帝照顾之后，他对世界上的一切就泰然处之，不管暴风雨怎么样了。

他就是这样推动自己的精神力量，整天不断地激动，直到白昼趋向黄昏，太阳象一个大球似的庄严地向那座四层楼房后边落下去的时候，才长叹一声，从令人神往的幻想或使人痛苦的焦虑中清醒过来。

这时候，他又用深思的眼睛和忧郁的微笑目送落日，摆脱激动而安然就寝。

谁也不了解和看不到奥勃洛摩夫的这种内心生活，都以

---

① 叶鲁斯兰·拉札列维奇，俄国民间故事和俄罗斯壮士歌中的英雄。他曾经得到一匹马，后来骑着它建立功勋。

为奥勃洛摩夫就是那一副样子，他不过为了保养身体躺卧和吃喝而已；对他不必再有所期待；大家都以为他的思想也不大一致。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这样谈论。

只有希托尔兹详细了解，并且能够证明他的天分、他内在的奔放的热情和恻隐之心，可是希托尔兹很难得呆在彼得堡。

只有一辈子在主人身边转来转去的查哈尔，更详细地了解他的全部内心状态，可是他深信，他和他主人的生活和行为都合乎常规，理所当然，非这样生活不可。

第七章

查哈尔年在五十开外。他并非俄罗斯卡莱勃①们的直系子孙；卡莱勃是仆役中的骑士，临事不惧、对人无所指责，奋不顾身地效忠主人，以所有德行和毫无恶习而出众。

而这位骑士却胆小怕事，又好指责别人。他属于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在他的身上都留有烙印。从一个时代，他承袭了对奥勃洛摩夫家无限的忠心，从另一个时代，最近的时代，又承袭了居心不良和道德败坏的习气。

虽然赤诚地效忠主人，他却没有一天不向主人撒谎。旧时代的仆役都制止主人的浪费和放纵，查哈尔却喜欢用主人的钱去同朋友喝酒；从前的仆役是贞节得象太监一样，这一位

---

① 英国作家威廉·高德温(1756—1836)所作长篇小说《威廉姆士·卡莱勃》的主人公，一个仆役。

却老是跑到一位行迹可疑的教母那里去。从前的仆役对主人的钱财保管得比任何箱子还要牢靠，查哈尔却习惯于在支出上揩主人的油，老是把放在桌上的十戈比铜币或五戈比铜币据为己有。的确如此，假使伊里亚·伊里奇忘了问查哈尔要回零头，他决不会交给他。

查哈尔不拿大笔的钱，大概因为他是以十戈比铜币和银币来衡量自己的需要，或者害怕事情败露，可决不是因为诚实有余。

旧时代的卡莱勃象训练精良的猎犬一样，宁可死在托付给它的食物上，决不碰动一下，这一位却伺机偷吃或偷喝没有托付给他的东西；旧时代的卡莱勃一味关心要主人吃得多，主人没有胃口的时候就发愁，可是这一位当主人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光的时候倒发起愁来了。

此外，查哈尔好议长论短。在厨房内，在小铺子里，在大门口，他每天都抱怨过的不是生活，没有听见过这样坏的主人：任性、小器，好发脾气，抱怨样样事情不称心，总而言之，他宁死也不愿意跟他过日子。

查哈尔这样做，既非出于恶意，也不是希望伤害主人，而是出于从父亲和祖父承袭来的习惯——在每一个适当的时机骂一通主人。

有时候，由于无聊，由于缺乏谈话资料，或者为了要引起听众更大的兴趣，他无端编造主人的谣言。

“我们老爷常到那位寡妇家里去，”他用哑嗓子信任地轻轻说，“昨天他写了一张字条给她。”

或者宣布说，他主人是盖世无双的酒鬼和赌客，通宵狂赌

豪饮。

实际上绝无这些事情：伊里亚·伊里奇既不到寡妇家里去，夜夜都老老实实睡觉，牌也没有上过手。

查哈尔不讲究整洁。难得刮一次脸，脸和手洗是洗，似乎只是装装样子；而且用任何肥皂也洗不净的。每次洗澡，他的手也不过由黑变红两个来钟头，随后又黑起来了。

他非常笨拙：开大门或房门的时候，开了一扇，另一扇就关上，跑去开那一扇，这一扇又关上了。

他从不能一下子从地板上拾起一条手巾或者别的东西，总得弯三两次腰，才仿佛抓住，到第四次就是拾了起来，有时候还可能掉下去。

如果他端了一大叠碗碟或者其他东西穿过房间，才跨出一步，顶上的一些就向地板上滑落下去。最初掉下一件；他突然作了一个为时已晚、徒劳无益的动作，想阻止它掉下去，于是又掉下两件。他吓得目瞪口呆地望着掉下去的东西，却不注意还在手里的东西，因此托盘一侧，东西又纷纷掉到地下——就这样，有时候他走到屋子另一头时，就只剩下一只酒杯或者一只盘子了，有时候还一路咒骂，一路把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也摔到地上。

穿过屋子的时候，他总不是脚就是半个身子撞到桌子上或者椅子上，有时候向一扇开着的门笔直走过去，肩膀撞在另一扇上，于是骂这两扇门，或者骂房东，或者骂做门的木匠。

奥勃洛摩夫书斋里的差不多所有的东西，尤其是那些需要小心对待的小摆设，都给打破或者弄坏了——这一切都是由于查哈尔的缘故。他把手里拿起一件东西的方法同样地应

用到一切东西上，对待这一样或那一样东西，竟毫无区别。

譬如说，叫他从蜡烛上剪下烛花或者倒一杯水，他所使的力气竟和开大门时所需要的力气一样大。

碰到查哈尔心血来潮，一心一意想讨好主人，打算把全部东西收拾、刷洗和痛痛快快地整理一番的时候，那可真不得了！灾难和损失总无穷无尽，就是敌军冲进这所房子，也不见得会造成这样大的损失。各种各样的东西被弄坏或者摔破，碗碟打碎，椅子翻倒，结果是必须把他赶出屋子，或者他咒骂着自动走出去。

幸而他难得有这样的热心。

当然，发生这一切事情，是因为他不是在狭窄而半明不暗的、富丽堂皇的、布置得很别致的书斋或主妇客室里（那里，鬼知道摆设了什么东西），而是在安静、宽畅和自由的乡下受到教养和学到派头的。

在乡下，他习惯在扎实的东西周围干活，行动不受拘束，使用的多半是扎实而坚硬的东西，例如：铁锹、铁棒、铁搭钮和那种搬都搬不动的椅子。

有些东西，象烛台、灯盏、透明画、吸墨水纸板之类，在那里放了三四年——都好好的；他刚拿起来，瞧——坏了。

"嗬，"遇到这种情形，他有时候向奥勃洛摩夫诧异地说。"您瞧，老爷，多奇怪的事儿：刚把这小东西拿到手里，它竟破了！"

或者一声不响，赶快偷偷地又放还原处，随后使主人相信，这是他自己弄破的；有时候，就象你们在这部小说的开头所看到的，他辩护说，东西总该有一个结局，哪怕是铁的，也不

能使用一辈子。

在前面两种情况之下还可以同他争论一番，可是他万一采用最后的那个论据时，一切的反驳都不济事，他总是百分之一百对的。

查哈尔一旦给自己划定了活动范围，就决不自愿越出一步。

早晨，生茶炊，擦皮靴，拭主人问他要的衣服，至于不问他要的衣服，那即使挂上十年，也决不拭它一次。

随后他扫一扫——也并非每天打扫——屋子的中间，不去碰动墙角，只擦一擦空桌子上的灰尘，以免搬动东西。

随后，他认为已经有权利可以在炉炕上打瞌睡，或者在厨房里和阿妮希娅，或者在大门口和仆役们聊天，什么事也不用管了。

要是吩咐他再干别的事情，他总要争论和使人相信，吩咐他去干的事情是徒劳无益的，或者这个命令是不可能执行的，然后才勉勉强强地去执行。

要强迫他在自行划定的作业之外，增添一项新的经常工作，那是无论用什么方法也办不到的。

假使吩咐他擦洗或拿走一件东西，或者去拿一件东西来，他总是一边嘀咕，一边执行命令；假使有人希望他以后会自动地经常做这件事情，这个希望是不可能达到的。

第二天、第三天，往后还天天要重新吩咐他，重新向他作不愉快的解释。

查哈尔喜欢喝酒和议长论短，拿走奥勃洛摩夫的五戈比和十戈比铜币，弄坏或者打破东西，偷懒，纵然有这许多缺点，

仍不失为一名深深地效忠主人的仆人。

他为了主人不惜赴汤蹈火，并不把它看作值得惊异或值得奖赏的丰功伟绩。他把它看作一件理所当然的、非如此不可的事情，或者不如说，他根本不把它看作一回事，就这样毫不考虑地去干。

关于这个问题，他并无什么理论。他从没有想到要分析他对奥勃洛摩夫的感情和态度：这种感情和态度不是他自己发明的，而是从父亲、祖父、弟兄，从他在他们中间受到教养的仆役们那里传来的，它们已变成他的血肉。

他会代替主人去赴死，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天职，甚至不当作一回事，而只是挺身赴死，恰象一条狗在树林中遇到了一头野兽，并不议论为什么应当是它，而不是主人去扑野兽，就猛扑上去了。

但是反过来，譬如说，假使奥勃洛摩夫的健康甚至生命要靠查哈尔通夜不合眼地坐在主人床边，他是一定会睡熟的。

表面上，他非但不显出对主人奴颜婢膝，还对他粗暴而熟不拘礼，为了每一件小事情对主人认真地发脾气，甚至象刚才提起过的，在大门口说他的坏话；但这只是一时隐蔽，而决不是减低他那血统相传、出自天赋的忠心，不仅对伊里亚·伊里奇本人如此，对冠有奥勃洛摩夫姓氏的，他认为亲切、可爱和宝贵的一切东西，也无不如此。

这种感情或许和查哈尔对奥勃洛摩夫个人的看法是互相矛盾的，查哈尔对主人性格的研究或许已使他产生另一种信念。假使有人把他对伊里亚·伊里奇那种忠心的程度向他说明一下，他多半会否认的。

查哈尔爱奥勃洛摩夫卡，正如一只猫爱自己的屋顶楼，一匹马爱它的马厩，一条狗爱它生长在里面的狗窝一样。在这种眷恋的范围以内，他已经形成了个人特有的印象。

譬如说，他爱奥勃洛摩夫卡的车夫胜过爱厨子，爱挤牛奶姑娘瓦尔瓦拉又甚于爱这两个人，而爱伊里亚·伊里奇则最为微少；可是在他看来，奥勃洛摩夫卡的厨子依然比世界上任何厨子都好，伊里亚·伊里奇又比所有的地主高出一筹。

他不能够容忍管伙食的塔拉斯卡，然而他不肯把这个塔拉斯卡去换取一个全世界最好的人，就因为塔拉斯卡是奥勃洛摩夫家的。

他对待奥勃洛摩夫粗暴而熟不拘礼，正象一位巫师对他的神像一样，他扫除它上面的灰尘，把它掉落到地上，有时候也许还恼怒地打它，可是神像的天性比自己的天性优越这一个意识，却始终盘踞在他的心里。

一件最小的事情就足以激起查哈尔心灵深处的这种感情，迫使他怀着虔敬的心情看待主人，有时候甚至感动得流泪。千万不要让他把别的老爷看得比自己的主人高出一筹，哪怕是处于同等地位吧！千万不要让别人也想做到这一点吧！

查哈尔对于到奥勃洛摩夫家来的别的老爷和客人，都怀有几分轻视，伺候他们，递送茶水什么的，都带着一种抱屈的神情，仿佛要使他们感到，他们是在享受同他的主人呆在一起的光荣。他谢绝他们的时候态度是粗暴的：

"老爷在睡觉，"他一边说，一边傲慢不逊地从头到脚把客人打量一番。

有时候，他在小铺子里或者大门口，不造伊里亚·伊里奇

的谣言，不说他的坏话，突然过甚其词地吹捧他，那时候他的喜悦就没完没了。他开始列举主人的优点，他的智慧、亲切、慷慨、仁慈；假使奥勃洛摩夫的资历不够他吹嘘，他就借用别人的资历，再给他吹嘘一番名望高、钱财多、权势大。

如果他需要吓唬一下管院人、房东家的管事甚至房东本人，他老是用奥勃洛摩夫来吓唬他们："你等着吧，"他威胁地说，"我告诉老爷去，马上要你好看！"他想不到世界上还有比主人权威更高的人。

但是表面上，奥勃洛摩夫同查哈尔的关系倒往往有一些敌对。他们生活在一起，彼此都腻烦了。人与人天天密切地接触，要互相付出代价的：要仅仅欣赏对方的优点，而不刺痛对方的缺点，也不被对方刺痛缺点，双方都需要有多方面的生活经验、理智和诚挚的热情。

伊里亚·伊里奇知道查哈尔有一个莫大的优点——对自己的忠心，他对忠心已习以为常，也象查哈尔一样，以为这是理所当然，非如此不可；由于对这个优点太习惯了，他就不觉得它有什么欣赏的地方；同时，尽管他把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可不能忍受查哈尔的无数小缺点。

一方面，查哈尔在内心深处怀有旧时代的仆役们对主人所特有的忠心，但因他有若干现时代的缺点，毕竟与他们不同，另一方面，奥勃洛摩夫内心里虽看重查哈尔的忠心，对他可也没有从前的主人对仆役那种亲切的、几乎是骨肉的情分。他有时候竟以为可以和查哈尔大吵大闹。

查哈尔呢，也讨厌他。查哈尔年青的时候先是在主人家里当跟丁，后来升为照看伊里亚·伊里奇的侍仆，从那一天起

便自以为只是一件奢侈品，是要保持这个世家的光彩和殷实的一件贵族的附属品，而不是一件必需品。因此，除了早晨替小主人穿衣服，晚上替他脱衣服之外，其余的时间他便什么也不干。

他天性懒惰，当了跟丁变得更懒了。他在仆役中间摆架子，不肯干生茶炊或者扫地的工作。不是在前室里打瞌睡，就跑到仆役室或者厨房里去聊闲天；要不就在大门口站上几个钟头，双臂交叉在胸前，梦悠悠地、深思地东张西望。

而在这样的一种生活之后，一下子把料理全部家务的重担搁在他的肩膀上了！他要伺候主人，抹桌子，扫地，还要跑腿！这一切使得他的心地阴郁，脾气变得粗鲁和残忍；因此，每当主人的声音迫使他离开炉炕的时候，他总要咆哮一阵。

尽管表面上阴郁和蛮横，查哈尔的心地却非常温顺和善良。他甚至喜欢同孩子们一起消磨时光。时常看见他在大门口或院子里和一群小孩子呆在一起。他为他们调解纠纷，逗弄他们，给他们安排游戏，或者仅仅同他们坐在一起，两个膝盖上各坐一个孩子，第三个顽皮孩子又从背后勾住他的脖子或者揪他的胡子。

查哈尔的心、他那好多嘴的脾气、偷懒和一刻不停的唠叨，吸引他往教母那里、厨房里、小铺子里或者大门口去，而奥勃洛摩夫却一刻不停地叫查哈尔到他身边去干什么事情，这就妨碍了查哈尔的生活。

他们俩久已彼此了解，久已在一起生活。查哈尔双手抚育过小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也记得他是一个年青、敏捷、调皮、食量宏大的小伙子。

他们俩之间的旧结子是解不开的了。没有查哈尔的帮助，伊里亚·伊里奇就不会起床、睡觉、梳头、穿鞋、吃饭；查哈尔呢，除了伊里亚·伊里奇，想象不出有另一种主人，除了给他穿衣、吃饭，对他粗暴、耍花招、说谎，内心里却又尊敬他以外，也想象不出有另一种生活。

第 八 章

塔朗切耶夫和亚力克塞耶夫出去之后，查哈尔关上大门，并不坐到炉炕上去。他听说奥勃洛摩夫要写信，在等待主人马上叫他，可是奥勃洛摩夫的书斋里，却寂静得象坟墓一样。

查哈尔向门缝中张望一眼——望见了什么呢？伊里亚·伊里奇躺在沙发上，手掌托着头；面前放着一本书。查哈尔打开了门。

"怎么您又躺下了？"他问。

"别打搅我；你瞧，我在看书！"奥勃洛摩夫断断续续地说。

"该洗脸和写信了，"查哈尔纠缠说。

"不错，是该洗脸和写信了，"伊里亚·伊里奇清醒过来了。"我马上就来，你去吧。我还要想一想。"

"什么时候他又躺下去的！"查哈尔一边嘀咕，一边跳到炉炕上去。"手脚真快！"

奥勃洛摩夫居然看完了一页久已发黄的书，这本书还是在一个月之前看了一阵搁在一边的。他把它放还了原处，打了一个呵欠，随后就沉入关于"两件倒霉事儿"的缠扰不清的

思索之中。

“多么烦人！”他低声说，一会儿把腿伸出去，一会儿又蜷拢。

他正想安逸和幻想一下；他把眼睛转向天空，寻找他心爱的那个天体，此刻它正在天顶，眩目的阳光把奥勃洛摩夫每晚看它朝后边落下去的那所房子的石灰墙照得通亮。“不行，得先把事情办完了，”他认真地想，“随后再……”

乡间的早晨早已过去了，彼得堡的早晨却还尾声未尽。人的和非人的声音混在一起的一片轰响，从院子里一直传到奥勃洛摩夫的耳朵里：几位江湖艺人的歌声夹杂着主要是狗的吠声。有人带了一匹海兽来演出，另一些人用种种声音叫卖各色各样的食品。

伊里亚·伊里奇仰卧着，双手放在脑袋下面。他在拟订经营领地的计划。他迅速地思索了一遍关于地租、关于耕地的若干重要而根本的项目，想出了一个更严厉地对付农民懒惰和逃亡的新方法，还进而安排自己在乡下的生活。

建筑乡下的房子这件事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安排房间这一点上面，愉快地停留了几分钟，确定了餐室和弹子房的长度和宽度，设想了他的书斋应该朝什么方向开窗户；甚至还想到了家具和地毯。

这之后，他又安排边屋，斟酌要招待的客人的数目，规定马厩、仓屋、仆役室及其他各种外屋的地点。

末了，念头又转到花园上面：他决定原封不动地留下那些老的菩提树和橡树，砍光苹果树和梨树，改种槐树；他还想到了园林，可是把支出大体预算了一下，觉得太花钱，就把它

暂时搁在一边，先转到花坛和温室上面。

关于日后的水果这一迷人的念头，他设想得如此生动，以致一下子把自己搬到了几年之后的乡下，这时领地已按照他的计划建设好，他已深居简出地住在那里。

他想象在一个夏天的晚上，他坐在露台上喝茶，在不透阳光的浓荫之下，用一支长烟管懒洋洋地吸烟，沉思地享受着展开在树林后面的景色、凉爽和安静；远处，田野发黄，太阳正向熟悉的白桦树林后面落下去，平静如镜的池水染成一片绯红；四野里腾起水蒸气来；天气渐凉，暮色四垂；农民成群结队地往家里走。

闲着无事的仆役们坐在大门口；从那边传过来一阵阵欢笑和三弦琴的声音，姑娘们在玩捉人游戏；在他本人的周围，自己的几个孩子在嬉戏，爬到他的膝盖上，勾他的头颈；茶炊旁边，坐着……周围一切的女王，他的神……一位女人！他的妻！同时，在布置得朴素文雅的餐室里，辉煌地点起了亲切迎人的灯火，一张大圆桌上铺着桌布。升做了管家的查哈尔，胡子全白了，在摆桌面，安放银的和玻璃的食器，发出一片愉快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不断地掉下一把叉子或者一只杯子到地板上；大家坐下去用丰盛的晚餐；这里坐着童年时代的朋友，他的忠实的朋友希托尔兹和其他几位熟人；饭后各自散开去睡觉……

奥勃洛摩夫的脸上突然泛起一片幸福的红晕：这个幻想是如此鲜明，如此生动，如此富于诗意，以致他立刻把脸转到枕头上。他突然感到一种缥缈的希望，希望恋爱，希望宁静的幸福，突然渴望故乡的田野和山丘、自己的房子、妻子和孩

子们……

他在枕头上伏了五分钟光景，又慢慢地翻身仰卧。脸上辉耀着温柔而动人的感情：太幸福了。

他徐徐地、高兴地将双脚伸了出去，因此裤腿给卷上了一些，可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小的不整齐。称心如意的幻想把他轻松自由地带到遥远的将来去了。

此刻他全神贯注在一个可爱的念头上面：他想到一些住在离他的村子十五或二十俄里的小村庄里和农场上的朋友们，想到大家每天轮流作客，吃午饭，吃晚饭，跳舞；他看见的尽是些开朗的日子、开朗的脸相，没有心事，没有皱纹，都有含笑的绯红的圆脸、双下巴和绝不衰退的食欲；未来的日子是永久的夏天，永久的欢乐，甘美的饮食和甘美的懒散……

"天哪，天哪！"他充满着幸福说，回过神来了。

这时候有五个声音从外面传进来："卖马铃薯！沙糖要不要？卖炭！卖炭！……好心眼儿的老爷太太，布施些香钱盖教堂吧！"从隔壁一所正在盖造的房子那里，传过来劈斧头的声响和工匠的叫喊。

"唉！"伊里亚·伊里奇沮丧地高声叹一口气。"什么生活！都市里的声音多么嘈杂啊！什么时候才能过渴望着的天堂生活？什么时候才能到田野和故乡的树林里去呢？"他想。"要是现在能躺在树底下的草地上，从树枝间眺望太阳，点数栖息枝头的小鸟才好呢。那里，有一个红润面颊、太阳晒黑了脖颈、裸露着又软又圆的臂肘的女仆，给他把早饭或者午饭送到草地上来；这个调皮的女孩子垂眼微笑着。……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来到呢？"

“计划只是计划！现在村长和房子的事情怎么办呢？”他一下子记起来了。

“对，对，”伊里亚·伊里奇急忙地说。“马上就处理，立刻就处理！”

奥勃洛摩夫迅速地在沙发上坐起身子，把双脚向地板上伸下去，一下就伸进两只拖鞋里，又这样坐了一会；随后完全站起来，深思地站了一两分钟。

“查哈尔！查哈尔！”他望着桌子和墨水瓶高声地喊。

“又是什么事情？”语声同双脚跳下地的声音一起传过来。“我的腿竟还搬得动我？”查哈尔用嘶哑的低语添上一句。

“查哈尔！”伊里亚·伊里奇沉思地重复说，眼睛没有离开桌子。“瞧，老兄……”他指着墨水瓶开始说，可是没有把话说完，又陷入深思之中。

他随即双臂一举，膝盖一屈，伸一个懒腰，打一个呵欠……

“我们还剩下一些干酪……”他慢吞吞地说，还在伸懒腰。“再……拿一些马德拉酒来；午饭还早，我想吃一些早点……”

“哪里有干酪剩下？”查哈尔说。“什么也没有剩下……”

“怎么没有剩下？”伊里亚·伊里奇打断他的话说。“我记得清清楚楚：是这样的一块……”

“没有，没有！一块也没有！”查哈尔执拗地重复说。

“有的！”伊里亚·伊里奇说。

“没有，”查哈尔回答。

“哦，那么就去买吧。”

“您给我钱。”

“有零钱在那边，拿去得了。”

“这里只有一卢布四十戈比，要一卢布六十戈比。”

“那边还有一些铜币。”

“我没有看见！”查哈尔双脚替换地站着说。“原来的银币还在那里，可没有过铜币。”

“有的：昨天小贩亲手给我的。”

“他给您的时候我也在场，”查哈尔说。“我看见他找给您的零头，可没有看见铜币……”

“是不是塔朗切耶夫拿去了？”奥勃洛摩夫犹豫不决地想。“不会，他要拿会连银币一起拿去的。”

“还有些什么吃的？”他问。

“什么也没有了。昨天剩下来的火腿还有没有，我得去问阿妮希娅去，”查哈尔说。“要拿来吗？”

“有什么拿什么来吧。可是干酪怎么没有了？”

“就是没有嘛！”查哈尔说，走出去了。伊里亚·伊里奇在房间里慢腾腾地、深思地走来走去。

“不错，要操心的事情可真多，”他轻声说。“就拿经营领地的计划来说——还有的是工作！……可是，干酪明明剩下的，”他深思地说，“查哈尔吃掉了，现在倒说没有了！而且铜币到哪里去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在桌子上摸索。

一刻钟之后，查哈尔双手端着一只托盘，打开门，走了进来，他想用脚去关房门，可是没有踢中，却踢了一个空：一只酒杯连一个酒瓶塞子、一个面包卷一起掉到地板上。

“没有走一步路不出这种事情的！”伊里亚·伊里奇说。“哦，至少该把掉下去的东西捡起来呀；可他还站在那里欣赏

呢！”

查哈尔双手端着托盘弯下身子去捡面包卷，可是刚蹲下去，忽然想到双手都拿着东西，没有法子捡。

“喂，捡起来呀！”伊里亚·伊里奇嘲弄地说。“你怎么啦？有什么东西碍你的事？”

“哼，倒霉的东西，真见鬼！”查哈尔转向掉下去的东西发起火来。“哪里见过临吃午饭还吃早点的？”

他放下了托盘，把掉下去的东西从地板上捡了起来；他拿起面包卷吹了吹，放在桌子上。

伊里亚·伊里奇吃起早点来了，查哈尔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斜睨着他，显然是想开口说话。

可是奥勃洛摩夫只顾吃早点，丝毫也不去注意他。

查哈尔咳了一两声嗽。

奥勃洛摩夫依旧没有动静。

“房东的管事刚才又派人来了，”查哈尔终于胆怯地说，“包工头在他们那里，来问可不可以看看我们的房子。还是关于翻修的事情……”

伊里亚·伊里奇一言不发地吃着东西。

“伊里亚·伊里奇！”停了一下，查哈尔更轻地说。

伊里亚·伊里奇装作没有听见。

“关照我们下一个星期就搬，”查哈尔嗄声说。

奥勃洛摩夫喝下一杯葡萄酒，什么话也不说。

“我们怎么办呢，伊里亚·伊里奇？”查哈尔差不多象耳语一样地问。

“我不是禁止过你向我提起这件事情了，”伊里亚·伊里

奇凛然说，一边站起身来向查哈尔走过去。

查哈尔退避开他。

“你是一个多么恶毒的人，查哈尔！”奥勃洛摩夫愤怒地说。

查哈尔受到委屈了。

“是啊，我恶毒！”他说。“我怎么恶毒呢？我又没有杀过人。”

“怎么不恶毒！”伊里亚·伊里奇重复说。“你毒害着我的生命。”

“我不恶毒！”查哈尔坚持说。

“那么为什么把房子的事情和我纠缠不清？”

“叫我怎么办？”

“叫我怎么办？”

“您不是要给房东写信吗？”

“哦，要写的；你得等一下，不能着急。”

“最好您现在就写。”

“现在，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你以为这是劈柴火？马马虎虎的粗活吗？喏，”奥勃洛摩夫把一支干鹅毛笔在墨水瓶里转动着说，“墨水也没有，叫我怎么写？”

“我马上去用克瓦斯溶化开来，”查哈尔说，拿起了墨水瓶迅速地向前室走去，奥勃洛摩夫就找起纸来。

“一张纸也没有！”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抽屉里翻寻、在桌子上摸索。“果然没有！唉，这个查哈尔；我可叫他害苦了！”

“哼，你怎么不是恶毒的人，”奥勃洛摩夫向走进来的查哈

尔说，“什么事也不管！家里怎么能没有纸？”

“这是什么刑罚，伊里亚·伊里奇！我是基督徒：干吗您骂我恶毒？老是恶毒不恶毒的！我们是在老主人的时代生养长大的，他只是骂人狗仔，扯人的耳朵，这种话可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他是不创什么新花样的！会造孽的！喏，纸不是在这里。”

他从书架上取来半张灰色的纸，递给奥勃洛摩夫。

“这上面也可以写字？”奥勃洛摩夫问，把纸一摔。“这张纸是我夜里用来盖杯子的，以免掉进什么……毒物。”

查哈尔转过身去望着墙壁。

“哦，没有关系，就拿来给我吧，我来起个稿，叫亚力克塞耶夫抄写。”

伊里亚·伊里奇坐了下来，迅速地起了一个头：“谨启者……”

“多糟的墨水！”奥勃洛摩夫说。“下次给我留一点神，查哈尔，好好儿干自己的事情！”

他想了一阵，开始写：

“鄙人所居住之二楼房屋，即台端所拟加以翻修者，完全适合鄙人之生活方式，及久居此屋而成之习惯。顷闻家奴查哈尔·特罗非莫夫云，台端曾传语鄙人云，鄙人居住之房屋……”

奥勃洛摩夫停下笔，把写好了的句子念了一遍。

“不流畅，”他说。“这里连用了两个云字，那里又是两个所字。”

他一会儿低语，一会儿改动字眼：结果，所字指二楼了——又不合适。他设法把它改妥了，再开始想怎么样避免

两个云字。

他一会儿涂掉，一会儿又写上。把云字搬了三次家，结果不是没有意义，就是挨近另一个云字。

“怎么也摆脱不了这另一个云字！”他不耐烦地说。“嘿，倒霉的信！在这些小事情上面伤脑筋！我不习惯写事务上的信了。快到三点钟了吧。”

“喏，给你吧，查哈尔！”

他把信撕成四片，扔到地板上。

“看见了吗？”他问。

“看见了，”查哈尔捡着纸片回答。

“所以别再把房子的事情来和我纠缠。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账单。”

“唉，天哪，你把我逼死了！多少钱，快说！”

“肉账八十六卢布五十四戈比。”

伊里亚·伊里奇双手一拍。

“你疯了吗？光是肉铺子就这么一大堆钱？”

“三个月没有付过，自然要这么一大堆了！账目都在这里，不是去偷的。”

“哦，你怎么不恶毒呢？”奥勃洛摩夫说。“买了无数的牛肉！都弄到哪里去了？总有一些好处的。”

“又不是我吃的！”查哈尔顶嘴说。

“什么！你没有吃？”

“干吗您用吃食来责备我？喏，您瞧去吧！”

他把账单往奥勃洛摩夫那里一塞。

“哦，还有什么账要付？”伊里亚·伊里奇说，一边烦恼地把油腻的账单推开去。

“还欠面包房和菜铺一百二十一卢布十八戈比。”

“要破产了！这还象什么话！”奥勃洛摩夫说，控制不住自己了。“你是牛还是什么，竟嚼下了这么多的青草……”

“不，我是恶毒的人！”查哈尔苦痛地说，全身朝主人转过来。“如果您不放米海·安得烈伊奇进门，就可以少花一些！”他加添说。

“哦，一共多少，算算看！”伊里亚·伊里奇说，自己也算起来。

查哈尔扳着手指计算。

“鬼知道怎么会算得这样糊里糊涂的：算一遍不同一遍！”奥勃洛摩夫说。“哦，你算出是多少？两百，对不对？”

“等一下，给我工夫来算嘛！”查哈尔说，一边眯细着眼睛，喃喃着。“八十，加一百——一百八十，加二十……”

“这样算法，你一辈子也算不完的，”伊里亚·伊里奇说。“去吧，账单明天交给我得了，去转转纸张和墨水的念头吧。……这么一大笔钱！我告诉过你了，要陆陆续续地付——不，竟积着一下子来要……混账东西！”

“两百零五卢布七十二戈比，”查哈尔算完了说。“您把钱给我吧。”

“怎么，马上就给你！再等一下吧：明天我来对一对账……”

“听您的便吧，伊里亚·伊里奇，他们在催讨……”

“哦，哦，别烦我了！我说了明天，明天会给你的。回自己

的地方去吧。我要工作了；我有的是更重要的事情……”

伊里亚·伊里奇坐到椅子上，把两条腿盘在身子底下，还没有来得及沉思，门铃响起来了。

出现的是一位矮矮的、肚子不太大的人。雪白的脸，绯红的面颊，秃顶，又浓又黑的头发，象穗子似的镶在后脑上。光秃秃的头顶又圆又干净，象用象牙雕成似的。脸上带着对看到的一切都关心注意的表情，持重的眼光，适度的微笑和谦逊做作的礼貌。

来客穿一件舒适的燕尾服，只消轻轻地碰一下，它就敞开得象大门一样宽阔和便利。身上的衬衫白得发亮，仿佛同他的秃顶互相衬托似的。右手的食指上戴一枚镶有黑宝石的又重又大的戒指。

“大夫！什么风把您吹来的？”奥勃洛摩夫一边喊，一边把一只手伸给客人，用另一只手去拖一把椅子。

“我因为您老不生病，感到发闷，所以不邀自来了，”医生开玩笑地回答。“不，”随后他一本正经地加添说，“我在楼上给您邻居诊病，顺便来看看您。”

“谢谢您。邻居的病怎么样了？”

“是这样：他可以再拖三四个星期，或许拖得到秋天，以后……这是胸部水肿症：结果不言而喻。哦，您怎么样了？”

奥勃洛摩夫忧愁地摇摇头。

“不行，大夫。我正要去请教您。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消化不良，胃里面沉甸甸的；胃气胀痛，呼吸困难……”奥勃洛摩夫作着可怜的脸相说。

“把手伸给我，”医生说，闭着眼睛按脉。“咳嗽不咳嗽？”

他问。

“夜里咳的，尤其是吃晚饭的时候。”

“嗯，嗯！心跳不跳？头痛不痛？”

医生又问了几个类似的问题，随后垂下了秃头，深深地转起念头来。过了两分钟，他突然抬起头来，用坚决的声音说：

“如果您再在这种气候里生活两三年，尽躺着不动，吃油腻的和不消化的东西——会中风死的。”

奥勃洛摩夫吓得一跳。

“我得怎么办呢？千万请您指教！”他问。

“同别人一样，出国去。”

“出国去！”奥勃洛摩夫惊愕地重复说。

“是的；怎么样？”

“得了吧，大夫，出国去！怎么能行？”

“为什么不行？”

奥勃洛摩夫默然地瞧瞧自己，瞧瞧房间，机械地重复说：

“出国去！”

“哪一件事情妨碍着你？”

“何止一件？种种事情……”

“什么种种事情？没有钱呢还是什么？”

“对了，确实是没有钱，”奥勃洛摩夫赶快说，欣然于找到了这个可以全身躲进去的、最自然的障碍物。“您看看村长写来的信……信呢？我把它放到哪里去了？查哈尔！”

“好了，别找了，”医生说，“这与我毫不相干；我的责任是告诉您应当改变改变生活方式，换换地方，换换空气，换换职务——改变一切。”

“好吧，我来想想看，”奥勃洛摩夫说。“我得到哪里去，去干什么？”他问。

“到基青根①或者爱姆斯去，”医生开始说，“在那里度过六月和七月；喝些矿水；随后动身到瑞士或者蒂罗尔②去：用葡萄治疗。在那里度过九月和十月……”

“什么话，到蒂罗尔去！”伊里亚·伊里奇差不多听不到地低声说。

“随后到干爽的地方去，譬如说，到埃及去……”

“亏他想得出来！”奥勃洛摩夫想。

“要避免操神和犯愁……”

“说得倒满好，”奥勃洛摩夫说，“您可没有收到村长写来的那种信……”

“还要避免思索，”医生继续说。

“避免思索？”

“是的，避免精神紧张。”

“那么我经营领地的计划怎么办呢？得了吧，难道我是一段白杨木吗？”

“那就随您的便。我的责任仅仅是警告您。还得避免动激情：激情是妨碍治疗的。还得试着用骑马、跳舞、在新鲜空气里作适度的运动、进行愉快的谈话、尤其是同太太小姐们谈话，来散散心，使您的心脏仅仅由于愉快的感觉而轻轻地跳动。”

奥勃洛摩夫垂着头倾听。

---

① 德国巴伐利亚省的一个城市。

② 奥地利的一个州。

“此外呢？”他问。

“此外不要看书、动笔，——这是千万不可以的！租一所窗户朝南、到处是花的别墅，周围要有音乐和女人……”

“吃什么呢？”

“忌肉类，忌一般的荤腥，还忌粉食和凝胶状的东西。可以吃清淡的肉汤、蔬菜，不过要留神：现在霍乱非常流行，所以得更加小心……每天可以散步八小时。置一杆枪……”

“天啊！”奥勃洛摩夫哼哼说。

“最后，”医生下结论说，“到巴黎去过冬，在那边的生活漩涡中散散心，别动脑筋；从剧院里出来，就去参加跳舞会或者化装跳舞会，去郊外访友，让您的周围有许多朋友，有说有笑……”

“再不需要什么了吧？”奥勃洛摩夫带着难以隐藏的困恼问。

医生沉思起来……

“还可以用海上的空气来治疗，乘轮船到英国，然后再到美洲去一趟……”

他站起身来告辞。

“如果您完全照办……”他说。

“好的，好的，一定照办，”奥勃洛摩夫一边送他出去，一边讥刺地回答。

医生走了，他使得奥勃洛摩夫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情况中。他闭上眼睛，双手放在头上，身子在椅子里缩成一团，就这样一无所觉、一无所视地坐着。

一声胆怯的呼唤从他的背后传过来。

“伊里亚·伊里奇！”

“哦？”他答应。

“怎么去对房东的管事说呢？”

“说什么？”

“咦，关于搬家的事嘛。”

“你又提起这个来了？”奥勃洛摩夫愕然问。

“可是叫我怎么办呢，伊里亚·伊里奇老爷？您自己评评理看：我的生活够苦的了，我是一只脚伸在棺材里的人了……”

“不，分明你倒想用搬家的事情来把我赶进棺材里去，”奥勃洛摩夫说。“你听听医生的话！”

查哈尔找不出什么话好说，只是使劲叹了一口气，这一口气叹得他的围巾的两端在胸口直哆嗦。

“你是不是决心要我死？”奥勃洛摩夫又问。“我使你厌烦了，是不是？喂，说呀！”

“基督保佑您长命百岁！谁愿意您有个三长两短？”查哈尔喃喃地说，这场谈话一变而成为悲剧，使他完全惶惑了。

“你就愿意！”伊里亚·伊里奇说。“我禁止过你提到搬家的事情，可是不到一天你就提醒了我五次：扰乱着我的方寸——你要明白！这样子我的健康就无论如何好不了。”

“我是想，老爷……我是想为什么不搬呢？”查哈尔用心惊肉跳得发抖的声音说。

“为什么不搬！你把这件事情看得这样容易！”奥勃洛摩夫连人带圈手椅朝查哈尔转过去说。“搬家是什么意思，你好好地琢磨过没有？想必是没有琢磨过吧？”

"是没有琢磨过，"查哈尔顺从地回答，他准备完全附和主人，只要不惹起一场他觉得比辣萝卜还要讨厌的感伤的场面。

"要是没有琢磨过，那就听我说，并且想想看能搬不能搬。搬家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主人要出去一天，一早就衣冠楚楚地出去……"

"就说是出去，又怎么样？"查哈尔说。"为什么不出去一天呢？坐在家里对身体是不好的。瞧，您的脸色多么难看！从前您新鲜得象小黄瓜一样，现在因为老是坐着，天知道变得象什么样子了。到街上去蹓跶蹓跶，看看人或者看看其他的东西……"

"你胡说八道得够了，倒要我听你的！"奥勃洛摩夫说。"到街上去蹓跶蹓跶！"

"不错，是真话，"查哈尔非常热心地继续说。"听说运到了一头没有听到过的怪物：可以去看一看。要不然到戏院里或者参加假面舞会去，这里，趁您不在家就搬走了！"

"别说废话了！你好好地关心主人的安静就行！照你的说法，要逛来逛去一整天——至于我在什么地方吃饭，怎么样吃饭，吃了饭不能躺一躺，你就不管了？……趁我不在家就搬走！要是不照看，一定会搬得——乱七八糟。我知道，"奥勃洛摩夫说得越来越娓娓动听了。"搬家是什么意思！是破碎，吵闹；什么东西都堆在地板上：皮包、沙发的靠背、画幅、长烟管、书籍、平时看不见的瓶瓶罐罐，鬼知道会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什么都得照看，才不至于丢失和打破……东西一半在这里，另一半在车子上或者在新房子里：想抽烟，拿起烟管来，烟丝搬走了……想坐一坐，没有可坐的东西；碰一下什么——便

弄脏了；到处都是灰尘；又没有东西洗手，就得双手象你那样脏的走出去……”

“我的手很干净，”查哈尔一边说，一边伸出一双与其说是手，不如说是鞋底似的东西来。

“得了，别伸出来了！”伊里亚·伊里奇转过身去说。“想喝水，”他说下去，“拿起水瓶，可是没有杯子……”

“可以从瓶子里喝的呀！”查哈尔亲切地插进去说。

“你是什么事情都这样的：地可以不扫，灰尘可以不抹，地毯可以不打。而在新房子里，”伊里亚·伊里奇一边说下去，一边陶醉在自己想象出来的栩栩如生的搬家的画面里，“三天也收拾不完，什么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画幅在靠墙的地板上，套鞋在床上，靴子同茶叶和头发油在同一个包裹里。不是圈手椅折了一条腿，就是画框上的玻璃破了，或者沙发给弄脏了。要什么，没有什么，谁也不知道在哪里，或者是丢失了，或者是忘在旧房子里：得跑回去……”

“有时候要来来回回跑十趟八趟，”查哈尔打断他的话说。

“现在明白了吧！”奥勃洛摩夫继续说。“早晨在新房子里一起床，就多么烦人！水没有，炭也没有，冬天得这样冷冰冰地坐着，房间里真冻人，木柴也没有；得跑去借……”

“那还要看上帝赐给了我们什么样的邻居，”查哈尔又说。“有些人是别说向他借一捆柴，就是借一勺水也未必借得到。”

“对啦！”伊里亚·伊里奇说。“搬了家，似乎到晚上总应该操完心了吧：可是不，还有两个星期可忙的。似乎什么都安排好了……瞧，竟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干完：窗帘要挂起来，画框要钉上去——真烦死人，连活都不愿意活了。……而且那笔

费用……”

“上一次，八年前，花了两百卢布——到现在我还记得，”查哈尔证明说。

“哼，那不是闹着玩的！”伊里亚·伊里奇说。“而且在新房子里生活，开头多么生疏！要很久才能习惯。在新地方，我要五个晚上睡不着觉；起了床，看见的不是对面镟匠的那块招牌，而是别的东西，我就会感到沮丧，或者，如果那位短头发的老太婆，饭前不从窗户里向外面张望一下，我就会觉得烦恼。……现在你明白不明白，你会把主人弄成什么样子？”伊里亚·伊里奇责备地问。

“明白了，”查哈尔顺从地低声说。

“那么干吗你要向我提起搬家的事情？这是人的力量所能忍受的吗？”

“我是想，别人并不比我们低，他们既然能搬，我们自然也可以……”查哈尔说。

“什么？什么？”伊里亚·伊里奇突然惊愕地问，一边从圈手椅中站起来。“你说的什么话？”

查哈尔一下子困惑起来了，不知道怎么样惹起了主人这种感伤的叫喊和姿态。他不作声了。

“别人并不比我们低！”伊里亚·伊里奇恐惧地重复说。“你扯到哪里去了！现在我才知道，在你的眼里我是同‘别人’一样的！”

奥勃洛摩夫向查哈尔讥诮地鞠躬，并且做出一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的脸相。

“得了吧，伊里亚·伊里奇，难道我把您同谁相比了

吗？……”

“滚开！”奥勃洛摩夫指着门命令说。“我看到你就受不了。哼，‘别人’！好，好！”

查哈尔深深地叹一口气，退回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这种生活，你想想看！”查哈尔嘀咕说，一边坐到炉炕上。

“啊，我的天哪！”奥勃洛摩夫也在哼哼着说。“原来想早上干一些正经工作，谁知道整天的心绪都给扰乱了！是谁？是我忠心可靠的侍仆，可是他说的什么话？他怎么能说这种话？”

奥勃洛摩夫的心情很久不能平静；他躺下去，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又躺下去。他从查哈尔把自己降低到别人的地位，看出他要查哈尔把主人看得比人人都特别重要的权利给破坏了。

他深入一步研究着这一对比，分析着别人是什么样的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个对比的可能性和正确性达到什么程度，查哈尔对他的侮辱究竟如何重大；最后，是不是查哈尔有意侮辱他，是不是他真以为伊里亚·伊里奇同“别人”一样，还是他想也没有想，就脱口说出这句话来的。这一切刺痛了奥勃洛摩夫的自尊心，他决心要把自己与查哈尔所理解的“别人”之间的差别，向查哈尔说明白，使他觉得他的行为卑劣。

“查哈尔！”他缓慢而庄严地叫了一声。

听到这一声叫唤，查哈尔不象寻常一样咆哮着扑通一声跳下炉炕；他慢慢地从炉炕上滑下来，手臂和肋腹擦过每一样东西，悄无声息地、无可奈何地走去，有如一条狗，根据主人的声音，感觉到它的恶作剧给发觉了，这是叫去受罚。

查哈尔把房门打开了一半，但不敢走进去。

“进来！”伊里亚·伊里奇说。

房门是很容易打开的，查哈尔却故意开得仿佛走不过去似的，卡住在门口，不走进去。

奥勃洛摩夫坐在床沿上。

“到这里来！”他坚持说。

查哈尔好容易离开了房门，可是立刻把它关上，用背部扎扎实实抵着它。

“到这里来！”伊里亚·伊里奇指着靠近自己的地方说。

查哈尔朝前走了半步，站在离开指定的地点两俄丈光景的地方。

“再过来一些！”奥勃洛摩夫说。

查哈尔装了装举步的样子，实际上不过晃一晃身子，把脚顿了一下，仍旧站在原来的地方。

伊里亚·伊里奇看到已再不能使查哈尔走近一些，就让他站在那里，责备地、默默地对他瞧了一会。

由于这种无言的注视而感到进退两难的查哈尔，装作没有注意到主人的样子，把身子扭转得比平常更偏，站在那里一眼也不望主人。

他执拗地向另一边，向左边望去：他看见了一件相识已久的东西——画框周围的一圈蜘蛛网，而在蜘蛛身上又看见了对自己的玩忽职责的一个活生生的谴责。

“查哈尔！”伊里亚·伊里奇很有风度地轻声说。

查哈尔没有回答；他仿佛在想：“哦，你要什么呢？难道还有另外一个查哈尔？我就站在这里呀，”他把眼光自左至右掠过主人；那边，蒙着一层象棉纱一样厚的灰尘的镜子，也使他

想起了自己：一张阴郁而难看的脸，透过灰尘，象从雾里似的怪相地、颦眉蹙额地瞧着他。

他不满意地把眼光从这件忧郁的、在他非常熟悉的东西上面转开去，决心让它在伊里亚·伊里奇的身上停留下来。他们的眼光相遇了。

查哈尔受不了从主人眼睛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的谴责，就把眼睛朝下看，这里，在满是污迹和灰尘的地毯上，他又看到了他热心伺候主人的不光彩的证明。

“查哈尔！”伊里亚·伊里奇激动地重复说。

“什么事？”查哈尔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而且预感到要有一番感伤的言论而微微颤栗。

“拿一些克瓦斯给我！”伊里亚·伊里奇说。

查哈尔放心了；他象小孩子一样高兴地赶快跑到碗橱那里，取了些克瓦斯来。

“哦，你过得怎么样？”伊里亚·伊里奇从玻璃杯里喝了一口水，把杯子捧在手里，温和地问。“不大好吧？”

查哈尔脸上生硬的神色，顿时被辉耀在他的面貌上的一片悔悟的光彩柔化了。查哈尔感觉到，在胸口觉醒并已涌到心头的对主人虔敬的感情已出现了最初的征兆，突然他问心无愧地看起奥勃洛摩夫来。

“你感觉到自己的错误了吗？”伊里亚·伊里奇问。

“这也算得了‘错误’？”查哈尔苦痛地想，“又要说什么刺心的话了；他一开始就这样向人进逼，真不由人不哭。”

“什么，伊里亚·伊里奇，”查哈尔用他音域里最低的音阶说，“我什么也没有说，除了……”

“不，你等着吧！”奥勃洛摩夫打断他的话说。“你明白不明白，你干了什么事？喏，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再回答我！”

查哈尔没有回答，他完全不明白他干了什么，可是这并不妨碍他虔敬地瞧着主人；他甚至略微垂倒了头，承认自己的罪行。

“你怎么不是恶毒的人呢？”奥勃洛摩夫说。

查哈尔依旧不开口，只是狠狠地眨了两三次眼睛。

“你伤了主人的心！”伊里亚·伊里奇从容不迫地说，向查哈尔凝视着，因为他手足无措而得意洋洋。

查哈尔难过得不知道向哪里藏身。

“是不是伤了主人的心？”伊里亚·伊里奇问。

“是的，”查哈尔低声说，对这个刺心的新字眼完全莫名其妙。

他向左右环顾，又直视着前面，想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蜘蛛网、灰尘、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和主人的脸相又在他的面前一一闪过。

“但愿我能钻到地底下去！唉，死了吧！”看到无论如何总逃不了一场感伤的场面，他这样想。他觉得自己的眼睛越眨越快，眼看着眼泪就要夺眶而出。

终于他用著名的歌词来回答主人，不过出之于散文的形式。

“我什么事情伤了您的心了，伊里亚·伊里奇？”他差不多哭着说。

“什么事情？”奥勃洛摩夫重复说。“哼，你有没有考虑过，别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顿住了口，继续瞧着查哈尔。

“要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查哈尔象穴里的熊似地转动了一下，大声叹了一口气。

“别人——你所理解的——是可诅咒的穷汉，是住在肮脏贫穷的屋顶楼里、没有受过教育的粗人；他能在院子里随便什么地方铺上毯子就睡觉。对这种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什么也不会。他尽吃马铃薯和鲱鱼。贫穷逼得他到处流浪，他就整天奔波。他可以搬家的。就拿廖珈耶夫来说吧，他把一支尺挟在胳肢窝里，两件衬衫包在手绢里就能走。……‘到哪里去？’‘搬家，’他说。这就是‘别人’！我在你的心目中是‘别人’吗？”

查哈尔向主人瞥视了一下，挪了一挪脚，仍旧不开口。

“别人是什么样的人？”奥勃洛摩夫继续说。“别人是自己擦靴子、自己穿衣服的人，虽然有时候看上去象是一位老爷，那是吹牛，他连什么是仆役也不知道；根本没有人可以差遣，他得自己买东西，自己在火炉里添柴火，有时候还要抹灰尘……”

“德国人里面有的是这样的人，”查哈尔愁眉苦脸地说。

“这才对啦！而我呢？你以为我是‘别人’吗？”

“您是完全不同的！”查哈尔悲哀地说，依然不了解主人想说什么话。“上帝知道，是什么事临到了您的头上……”

“我是完全不同的，是不是？等一下，你听听你所说的话！你想一想‘别人’是怎么过活的？‘别人’一刻不息地工作，奔走，忙碌，”奥勃洛摩夫继续说，“不做工，他就没有吃的。‘别人’鞠躬，恳求，低声下气……而我呢？嗯，说呀：你怎么以为

我是‘别人’呢？”

“您别再用刺心的话来折磨我了，老爷！”查哈尔恳求说。“唉，天哪！”

“我是‘别人’！难道我也要奔走，也要工作？难道我不够吃？瘦了还是寒酸了？难道我还缺少什么？伺候我，给我做事情——似乎有的是人！叨天之福，我一辈子还没有自己穿过袜子呢！要我操心吗？干吗我要操心？我是在对谁说这一番话？你不是从小就侍候我的吗？这一切你都知道，你晓得我娇生惯养，从没有受过饥寒，不知道什么是贫困，没有替自己挣过一片面包，根本没有干过一件肮脏事情。你怎么能想到把我同别人相比？难道我和‘别人’一样健康？难道我能干这一切，忍受这一切？”

查哈尔全然失去了理解奥勃洛摩夫所说的话的能力，但他的嘴唇由于内心激动撅了起来；这感伤的场面，象一片乌云似的在他的头顶上雷鸣。他不言语。

“查哈尔！”伊里亚·伊里奇重复说。

“什么事？”查哈尔低得几乎听不见地嗄声说。

“再去拿一些克瓦斯给我。”

查哈尔去拿了克瓦斯来，伊里亚·伊里奇喝完了，把玻璃杯递给他，他正要赶快走回自己的屋子去。

“别走，别走，等一下！”奥勃洛摩夫说。“我问你：你怎么能这样痛苦地侮辱从小抱在你的手里、你伺候了一辈子、施恩于你的主人？”

查哈尔忍受不住了：施恩这两个字太使他那个了！他的眼睛越眨越快。伊里亚·伊里奇这一番感伤的言论，他理解

得愈少，就觉得愈悲惨。

“我错了，伊里亚·伊里奇，”他悔悟地嗄声说。“是因为愚蠢，真的因为愚蠢，我才……”

不明白自己干的是什么，查哈尔不知道用什么言词来结束自己的话。

“可我呢，”奥勃洛摩夫用一个被侮辱、被抹杀了优点的人的声音继续说，“在日夜操心、费尽辛苦，有时候头发烧，心往下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尽在想怎么样可以更好地……想到的是什么人？为的是谁？全是为了你们，为了农民；所以也是为了你。你看到我有时候把被子蒙住头，也许以为我象木头一样躺着，睡着了吧；不，我没有睡着，我尽在拚命地想，要使农民们不受贫困的折磨，不去羡慕别人，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不是向上帝控告我，而是替我祈祷，记得我的好处。这班忘恩负义之徒！”奥勃洛摩夫用痛苦的谴责结束说。

查哈尔被最后几句刺心的话彻底感动了。他渐渐地啜泣起来；这一次嘶哑声和啜泣声合成一种任何乐器都演奏不出的音调，恐怕只有中国的铜锣或者印度的大鼓还能奏得出。

“伊里亚·伊里奇老爷，别再说了吧！”他恳求说。“上帝保佑，您是承担这样多的责任啊！嗬，圣母玛利亚呀！料不到竟碰到了这样的不幸……”

“你呢，”奥勃洛摩夫不听他的，接下去说，“你说出这样的话会害臊的吧！哦，我在胸口焐暖的原来是这样一条蛇！”

“蛇！”查哈尔把两手一拍说，并且发出这样的一阵哭声，仿佛飞进来了二三十只甲虫，在房间里嗡嗡不已。“我什么时候提起过蛇来了？”他啜泣着说。“我做梦也没有梦见这不洁

净的东西呀！”

他们彼此不了解对方所说的话，后来连自己所说的话也不了解了。

“你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伊里亚·伊里奇继续说。“在我的计划里，我还给你安排了自个儿一所房子、一片菜园、一份粮食、一笔薪水。你当我的总管、管家和事务代理人！农民们要向你深深地鞠躬，都称呼你查哈尔·特罗非米奇，查哈尔·特罗非米奇！你还尽不知足，竟封我为‘别人’！这就是你对我的报答！把主人骂得好啊！”

查哈尔继续啜泣，伊里亚·伊里奇本人也受感动了。他一边训诫着查哈尔，一边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向农民们所施的恩典，因此泪汪汪地用颤抖的声音作了最后的谴责。

“哦，现在去吧！”他对查哈尔用和解的声调说。“等一等，再拿一些克瓦斯给我！喉咙干透了，你自己就应该想到的——想到主人的嗓子哑了吗？你把我气成什么样子了！”

“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错误，”查哈尔去拿了克瓦斯来，伊里亚·伊里奇说。“往后别再把主人同‘别人’相比。为了将功赎罪，你应该想法子去同房东办交涉，使我不必搬家才是。而你是怎样保持主人的安静的：把我的心绪完全搅乱，使我想不出什么新颖有益的念头。谁吃亏呢？是你们自己；我把我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你们，为了你们我才辞掉差使，闭门不出……哦，不说了吧！哟，打三点啦！到吃饭只有两个钟头了；两个钟头办得成什么事情？——什么也办不成了。可是事情一大堆。那就这么办，把信搁到下一次邮班再发，计划明天再拟吧。哦，现在我要躺一会儿了，累死了；你把窗帘拉下来，严严

实实地把我关在房间里，别让人来打扰我；也许我要睡一两个钟头；到四点半钟来叫醒我……”

查哈尔把主人关在书斋里了；先给他盖了一床被，把它塞紧在他的身子底下，随后拉下窗帘，关上了所有的门，就回到自己屋子里去了。

“该死的，你这个怪物！”他嘀咕说，一边拭着泪痕，爬到炉炕上去。“真是怪物！自个儿一所房子、一片菜园、一笔薪水！”只理解末了几句话的查哈尔说。“他就专门会说些刺心的话，象用一把刀子剜人的心一样……瞧，这里就是我的房子和菜园，我会双脚一挺死在这里的！”他愤怒地拍着炉炕说。“一笔薪水！要不是顺手拿几个银币或铜币，我就没有钱买烟丝，没有钱请教母的客！去你的吧！……你瞧，我怎么会不死啊！……”

伊里亚·伊里奇仰卧着，可是并不一下子就睡熟。他想这想那的兴奋不已……

“一下子两件倒霉事儿！”他连头带脑地钻到被窝里说。“但愿能顶得住！”

实际上，村长那封不吉利的信和搬家那两件倒霉事儿，早已不再惊扰奥勃洛摩夫，已经变成他不安的回忆了。

“离村长用来威胁我的灾殃还远得很，”他想，“在这之前，可能发生许多的变化；也许雨水会挽救谷物；也许村长会补足欠缴的税款；也许象他信上所写的，逃走的农民会给‘遣送回籍安居’。”

“这些农民都跑到哪里去了？”他想，越来越从艺术化的角度去设想这一情况。“我想他们大概是冒着潮湿，面包也没有

带一片，夜里逃走的。那么他们在哪里睡觉呢？难道是在树林里？那里呆也没有地方呆！农舍里固然气味不好，至少总还暖和……”

“可是我担心它干什么？”他想。“计划马上要完成了——为什么要事先害怕呢？唉，我……”

搬家的念头更使他不安。这是一件新的、最近的倒霉事情；可是得过且过的奥勃洛摩夫也快要把这件事情列入历史。虽然他隐约地预见到，家免不了要搬，尤其是有塔朗切耶夫插手在这里边，他却把自己生活方面的这件令人不安的事件，在心里搁开一个星期，这样就可以得到整整一星期的安静！

“也许查哈尔会去交涉得根本不必搬，说不定他们会想法子拖到明年夏天再翻修，或者竟然不翻修，哦，他们总有法子来处理的！事实上也的确不能……搬！……”

他就这样交替地激动一阵，安心一阵，到末了，象往常一样，在说不定、也许和总有法子这些息事宁人和安慰人心的字眼之中，奥勃洛摩夫象在我们祖先的约柜①中那样，找到了一整柜的希望和慰藉，他此刻就用它们来招架开那两件倒霉事情。

一阵轻快的麻木通过他的肢体，使他的感觉逐渐朦胧，恰象羞怯的初寒笼罩水面一样；再过一分钟——他的意识就要飞向天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可是奥勃洛摩夫突然惊醒过来，张开了眼睛。

---

① 典出«圣经»，储放上帝与以色列人订立的约书的柜子。

“我连脸还没有洗！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事都还没有办，”他低声说。“本来打算要拟订书面计划，还没有拟订，给警察局长、给总督的信也都没有写，给房东的信才开了一个头，没有写完；账没有对，钱没有付——早晨就这样过去了！”

他又出神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换了别人，这一切都已办妥了吧？”在他的头脑里一闪。“别人，别人……别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在心里把自己同“别人”做比较。他想了又想：同他向查哈尔所发表的截然相反的、关于别人的观念，现在形成起来了。

他必须承认，换了“别人”，也许早已把这几封信写好了，也不至于使所字和云字挤在一起，也许早已搬家了，也许早已把计划实行了，也许到乡下去了……

“这一切我也都干得了……”他想，“我未尝不会写；从前不单是信，就是比信更艰深的东西也都写过！这些本领现在到哪里去了？搬家又算得什么玩意儿？愿搬就搬！‘别人’可决不穿睡衣……”为了进一步表现“别人”的性格，他又想：“‘别人’……”这时候他打起呵欠来了……“几乎并不睡觉……别人享受生活，哪里都去，什么都看，对什么都发生兴趣……而我呢！我……与‘别人’不同！”他已怀着忧郁的心情，陷入深思之中。他甚至从被窝里探出头来。

这是奥勃洛摩夫一生之中清明觉醒的一瞬。

当关于人的命运和使命的生动而明晰的观念，在他的心里突然产生的时候，当这些使命与自己的生活之间的对比一闪而过的时候，当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在他心里一一觉醒，象

小鸟在睡眠着的废墟内，突然被阳光所惊醒，胆怯地乱飞一阵的时候，他是多么惶悚啊。

为了自己的智能开展过晚，精神上的力量停止发展，为了头脑昏昏沉沉妨碍着他的一切，他感到忧愁和苦痛；看到别人这样充实、这样开朗地生活，自己却仿佛有一块沉重的石头给投在他那狭窄而可怜的生活途径上，嫉妒心就刺痛着他。

他自觉到他天性的某几方面没有完全觉醒，另外几方面也仅仅给触动了一下，任何方面都没有彻底发展，他那怯弱的心灵里就产生一种苦痛的意识。

同时他痛苦地感觉到，有一种美好而辉煌的元素，象埋在坟墓里似地埋在他的心里，也许现在已经死了，或者象黄金似的埋在矿里，虽然早已是把这批黄金铸造通货的时候了。

可是这个宝藏被脏东西和积起来的垃圾深深地、沉重地埋了起来。仿佛有什么人把世界和人生赠送给他的宝贝偷了去，埋在他本人的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阻碍他投身人生舞台，不让他用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在台上鼓翼翱翔。仿佛有一个暗中的敌人，在他人生之路的起点，把一只沉重的手臂加在他的身上，把他从笔直的、人生使命的道路上远远地甩掉了……

仿佛他再不能从密林和荒野中回到笔直的小径上去。他周围的以及他心里的树林，越来越密，越来越暗；小径越来越蔓草丛生；清明的意识觉醒得越来越稀少，而且仅仅把睡眠着的力量唤醒片刻。他的理智和意志早已麻痹，而且似乎要永远麻痹了。

他生活上的事件，已缩小到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而且

就是这些事件他也对付不了；并不是他从一件事情移转到另一件事情上去，而是它们把他好象从一个波浪抛到另一个波浪似地抛来抛去；他既不能凭意志的弹力去对抗一件事物，也不能凭理性去追求另一件事物。

这种内心里的自我忏悔，在他是苦痛的。对于往事的无益的憾惜和良心上剧烈的谴责，象针一样地刺痛着他；他竭力要摆脱这些谴责的重荷，要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归咎的人，要把这个针刺移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可是移转到谁的身上去呢？

"这都是……查哈尔！"他低声说。

回想到他和查哈尔那一场戏的详细情节，他羞得满面通红了。

"假使有人偷听了去，怎么办呢？……"他想，被这个念头吓得目瞪口呆。"上帝保佑，查哈尔是不会对别人去说的；他说了人家也不会信他的；上帝保佑！"

他叹气，诅咒自己，在床上翻来覆去，找可以归咎的人，可是找不到。他的呻吟和叹息甚至传到了查哈尔的耳朵里。

"他喝克瓦斯喝胀肚子了！"查哈尔冒火地喃喃说。

"为什么我会这样？"奥勃洛摩夫差不多含着眼泪问自己，又把头藏到被窝里。"究竟为什么？"

他徒然地搜索了一阵阻碍他象"别人"一样生活的、敌对的根源，便叹一口气，闭上眼睛。过了几分钟，渴睡又逐渐把他的感觉困住了。

"我也……想把……"他困难地眏着眼睛说，"一些事物……难道是造化这样欺负我。……不，上帝保佑，抱怨是不

行的……”

随即发出一声息事宁人的叹息。他从激动的情绪回复到平静和冷淡的常态了。

“可见都是命运！……叫我又有什么办法？”他渴睡得支持不住了，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收入短少两千光景，”他忽然高声地说起梦话来。“马上就，马上就，等一等……”他似醒非醒地说。

“但是……我倒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的？”他又低声说。他的眼皮完全阖上了。“唔，为什么？……这……一定是……因为……”他竭力要说出来，可是没有说成。

他始终没有想出原因来；他的舌头和嘴唇没有把话说清楚，忽然不动了，但是嘴巴依旧半张着。听到的不是说话声，而是又一声叹息，随后传来了一个安眠的人的平匀的鼾声。

睡眠使他那缓慢而懒散的思想停止了活动，立刻把他带到另一个时期、另一个地方去见另一些人，这个地方读者和我在下一章内就要跟着他一起去。

第　九　章

奥勃洛摩夫的梦

我们现在在哪里？奥勃洛摩夫的梦把我们带到世界上哪一个幸福的角落来了？多么美妙的境界啊！

诚然，这里没有大海，没有高山，没有绝壁，没有深渊，没

有密林——毫无雄壮、犷野和阴森森的东西。

可是何必要犷野和雄壮呢？譬如拿大海来说怎么样？才不希罕呢！它不过勾起人的哀愁而已，瞧着它人就想哭。站在浩瀚无际的海水跟前，心里就胆寒，被一望无际的单调的景色弄得疲惫不堪的目光，也不能停留在什么地方休息一会儿。

波涛的怒吼和汹涌，并不使得孱弱的听觉舒服，它们尽重复着同一支阴郁的、猜不透其内容的、终古如斯的曲调；在这支曲调里，尽听到同一的呻吟，同一的、仿佛由一只命里注定要受难的怪物发出来的怨诉，和什么人的刺耳的、不祥的声音。没有一只小鸟在附近啭鸣；只有无言的海鸥，好象犯人似的惆怅地在海滨飞翔，在水上回旋。

同这些大自然的号叫一比，猛兽的咆哮就没有力量，人的声音就微不足道，人本身也就如此渺小、孱弱，如此无声无臭地消失在这片广大景色的细节之中了！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原因，瞧着海，人是如此苦痛。

不，大海才不希罕呢！即使它风平浪静，也不在人心里产生愉快的感觉：在海水的轻易觉察不出的涨落之中，人还是看得见无限的虽然是沉睡着的力量，这股力量有时如此辛辣地讥笑人的高傲意志，如此深深地埋葬掉他那些大胆的计划和一切精力。

高山和深渊也不是为了给人娱乐而创造的。它们狰狞可怕得象野兽用来扑人的爪牙一样；它们使我们触目惊心地想到人生无常，使我们一辈子都恐惧和忧戚。而绝壁和深渊上面的苍穹，似乎高不可攀得好象把人弃置不顾似的。

我们的主人公突然出现的这平静的一隅，可不是那样。

这里的苍穹，相反地，倒好象更接近地面，并不是为了要射下更有力的箭，而仅仅是为了要用爱来更紧密地拥抱大地：它象祖屋的可靠的屋顶一样低垂在人的头上，似乎在保护这个挑选出来的一隅，使它免于一切不幸。

太阳每年在这里明朗而热烈地照耀半年光景，随后不慌不忙地、仿佛无可奈何地离开，还好象再向这个可爱的地方回顾两眼似地，在阴雨中惠赐它几天温暖晴朗的秋日。

这里的山，好象只是耸立在什么地方的骇人想象的高山的一个雏型。这是一群逶迤的山丘，从上面玩耍地仰身溜下去，或者坐在上面沉思地眺望夕照，都很有趣。

河川一路淘气和玩耍，一路愉快地流走；一会儿散开成一片广阔的池塘，一会儿又象一条急遽的线似的向前奔流，再不就温顺得仿佛耽于思索似地，一边沿着鹅卵石匍匐前进，一边向四面八方分出一条条活泼的小溪，淙淙的水声使人愉快地打起瞌睡来。

方圆十五到二十俄里，是一片如画的、快乐的、明媚喜人的景色。澄川的缓斜的沙岸，从山丘一直长到水边的矮树，蜿蜒曲折、底下有一川流水的山涧，和一片白桦林——仿佛有人故意把这一切布置在一起，然后精巧地画出来似的。

一颗激动得疲惫不堪的或者根本不知道激动的心，都愿意到这无人注意的一隅来藏身，生活在谁也不理解的幸福之中。这里的一切都保证着安静长寿的生活，使人活到头发变黄，然后象睡眠一样地悄悄死去。

这里，节令每年不差分毫、不动声色地循环着。

按照历书的指示，三月里春天来临，污浊的流水从山丘上

奔泻下来，大地解冻，温暖的水蒸气蔚为烟雾；农民脱下短皮袄，只穿一件小褂走出门外，用一只手遮住眼睛，得意地耸起肩膀，享受半天阳光；随后倒换着车杠拖拉翻倒在那里的车子，或者用脚踢踢闲躺在屋檐底下的犁，察看它有没有毛病，准备干照常的工作。

春天，没有突如其来的大风雪掩没田地，压折树木。

冬天，象冷若冰霜、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人似的，把自己的性格一直保持到规定的春暖季节；它既不以意外的温暖逗弄人，也不以闻所未闻的严寒折磨人；一切都依照自然所规定的正常顺序行进。

十一月开始下雪，天气转寒了，到主显节① 的时候，冷得农民走出小木房一会儿就准带着一胡子白霜回来；二月里，灵敏的鼻子就已经嗅得出即将来临的春天的柔和气息。

这一带的夏天特别使人陶醉。这里准有新鲜干爽、芬芳馥郁的空气，不是柠檬和月桂的芳香，而是苦艾、松树和野樱的芳香；这里准有晴朗的日子，微暖而并不炎热的阳光，和差不多一连三个月的万里无云的长空。

晴朗的天气一来，就连续三四个星期，这里的黄昏是温煦的，夜晚是闷热的。星星在天空中如此殷勤、如此亲热地眏着眼睛。

下起雨来——那是多么有益的夏雨啊！倾盆而降，欢然飞溅，象是喜出望外的人的大颗热泪似的；而且刚一停止，太阳马上又带着明朗的爱情的微笑，来探望并晒干田野与山丘，

---

① 俄历一月六日，祝耶稣之出显。

到处又以幸福的微笑来报答太阳。

农民喜悦地欢迎雨水："让雨水淋湿，太阳晒干吧！"一边说，一边愉快地用脸庞、肩膀和背脊承接暖烘烘的暴雨。

这里的雷雨并不吓人，倒是有益的：经常在同一个时期出现，也轻易忘不了圣伊里亚节①，仿佛为了要在老百姓中间保持众所周知的传说似的。霹雳的次数和强度似乎年年一样，仿佛从国库里每年发给这一带地方一定数量的雷电。

从没听说这一带有吓人的暴风雨和雷电造成灾害。

谁也没有在报纸上看到过，在这上帝所祝福的一隅发生过这一类事情。这地方也从没有什么值得刊载和听闻的事件，除了二十八岁的农民寡妇马利娜·库尔可娃一胎生下四个婴儿，这件事情可总不能只字不提。

上帝没有用极大的或者普通的瘟疫惩罚过这一带地方。居民们谁也没有见过，谁也记不得有过任何可怕的天兆、火球或者突如其来的黑暗；这里是毒虫不孳生，蝗虫不飞来的；这一带既没有怒吼的狮子，也没有长啸的老虎，连狼和熊也都没有，因为没有森林。只有哞哞的牛，咩咩的羊和咯咯的鸡，大群地、漫村遍野地逍遥游荡。

不知道诗人或者幻想家是否满足于这宁静的一隅的自然景色。大家都知道，这班先生是喜欢望月兴思和谛听莺啼的。他们喜欢风骚的嫦娥，披着淡黄的云裳，从树枝间神秘地掩映窥视，或者向爱慕她的人的眼睛里投下一束束银白的光线。

这里，谁也不知道月球是什么——大家都称它为月亮。它

① 俄历七月二十日。

睁大着眼睛，和蔼地望着村庄和田野，很象一只擦亮的铜盘。

诗人如果以多情的眼睛去凝视它，那是白费心思：它会象圆脸的乡下姑娘回望城市登徒子的热情的顾盼一样质朴地回望这位诗人的。

这一带也听不到莺啼，大概是因为没有浓荫和蔷薇花吧；可是这里有多少的鹌鹑啊！在夏收的时节，孩子们时常用手捕捉它们。

他们可没有想到把鹌鹑当作佐膳的珍品——不，这里的民风还没有这样堕落：没有把鹌鹑规定为食用的禽鸟。这里，它以歌唱取悦人耳，因此，差不多每一家的屋顶下都有一头鹌鹑养在线笼子里。

诗人和幻想家甚至不会满足于这块简单朴素的地方的一般外观。这里，他们看不到瑞士或者苏格兰风味的黄昏：整个大自然——树林、水、茅屋的墙壁和沙丘——被赤紫的夕阳照得通亮；在这赤紫的背景前面，鲜明地显出有一群男子陪着一位淑女，到一处阴森森的废墟去逛了一趟，正沿着蜿蜒曲折的沙路赶到一座坚固的城堡去，城堡里有祖父要讲的关于蔷薇战争①的故事、供晚饭用的野羊肉和一位年青的姑娘和着琵琶而唱的山歌在等待他们——这是瓦尔德·司各特的笔墨这样丰富地使我们充满了想象的画面。

不，我们这一带并没有这样的事物。

在这一处只有三四个村庄的地方，多么寂静啊！这几个

---

① 一名玫瑰战争。一四五五年至一四八五年间英国约克家族与兰加斯德家族争夺王位的内战，各以白蔷薇和红蔷薇为标记，故名。

村庄靠得很近，仿佛一只巨大的手偶然把它们扔了下来，分散到四处，从此就这样留在那里。

一所小屋处在山沟边，很久以来就悬在那里，一半临空，用三根柱子撑着。已经有三四代人在这所小屋里平静而幸福地生活过来。

大概老母鸡走进去都要害怕的吧，可是奥尼西姆·苏斯洛夫，一个高大结实得在家里直不起身子来的人，却同他的老婆一起住在里面。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走进奥尼西姆的屋子里去的；除非来客请它背脊转向树林，正面朝他转过来才行。

踏级悬空在山沟上面，要跨上去，必须一只手抓住草，另一只手抓住屋顶，然后看准踏级一步跨上去。

另一所小屋象燕子窝似的贴在山丘上；那里三根柱子凑巧排成一行，另有两根柱子竖立在山沟的尽底下。

村子里一切都寂然如睡：一无声息的屋子敞着大门；一个人也看不见；只有苍蝇象一片乌云似的在飞翔，在闷热的空气中嗡嗡作声。

你走进屋子大声喊叫也是白费：回答你的是死一样的寂静；难得在一所小屋里会有一个在炉炕上度送残年的老太婆，用一声病痛的呻吟或者喑哑的咳嗽答应你，或者有一个赤脚、长发、穿一件小褂的三岁小孩子，从板壁后面钻出来，默默地向来人凝视，又胆小地躲起来。

田野里，也是同样的悄静与和平；不过到处有被炎日炙晒的农夫象蚂蚁似的在黑土上蠕动，浑身大汗地推着木犁。

这种寂静和安宁也主宰着这里的民风。这里没有发生过

抢劫、杀人或者任何可怕的事件；没有强烈的欲望或者大胆的冒险使他们激动。

什么样的欲望和冒险能使他们激动呢？他们都恪守本分。这一带的居民住得离别人很远。最近的村子和市镇也在二十五和三十俄里以外。

在一定的时期，农民们将谷物运送到伏尔加河最近的码头上，这就是他们的柯尔希达① 和海格立斯石柱；有几个人一年一度去赶集，此外就同谁也不相往来。

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本人身上，同别人的没有冲突，没有抵触。

他们知道八十俄里之外是“省”，那就是省城，可是很少有人去过；还知道再过去是萨拉托夫和尼日尼；也听说过莫斯科和彼得堡，彼得堡再往前去的地方住着法国人或者德国人，可是再往远去，他们就象古代的人一样，以为是莫名其妙的世界，是住着怪物、住着双头人、住着巨人的一些不知名的国家；接着是一片黑暗——在一切的尽头则是那条背负世界的鱼。

既然轻易没有人路过这一带地方，他们自然不知道发生在世界上的最新的消息：那些贩运木器的人住在离此只有二十五俄里的地方，知道得也不比他们多。他们甚至无从比较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过得好还是不好；是富还是穷；还能不能希望有一些别人所有的东西。

这一班幸运儿以为，不应当而且也不能够有另一种生活，谁的生活都象他们的一样，要不然就是罪恶。

---

① 据古代传说，指高加索黑海沿岸一带而言，是最富庶的地区。

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别人是用其他的方法耕作、播种、收割、销售的，他们简直不相信。他们能有什么样的欲望和激动呢？

象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有烦恼，也有短处，也要交税纳贡，也是懒惰贪睡；可是这一切在他们都无所谓，都不使他们的血液沸腾。

在最近五年里，几百口人里没有死过一个人，连自然的死亡也没有，更不用说暴死。

要是有人由于衰老或者任何慢性病长眠了，这里的人就为这一件不平常的事故惊叹不止。

但是，譬如说，铁匠塔拉斯在土窑里洗澡，差一点没有把自己蒸死，必须用冷水把他浇醒这种事件，他们倒一点不以为奇。

有一种罪行最流行，那就是偷菜园里的豌豆、胡萝卜和芜菁，可是有一天，两口乳猪和一只母鸡忽然不见了——这件事竟轰动四邻，众口一词地归罪在头一天路过这里去赶集的贩木器人身上。可是，一般地说，这一类的事故真是极少极少。

有一天，还发现一个人躺在村口桥边的沟里，显然他是路过这里进城去的一帮工人之中掉了队的。

孩子们先看见了他，他们失魂落魄地跑进村子，通报说有一条可怕的蛇或者一个狼精躺在沟里，还画蛇添足地说，它追了他们一阵，差一点没有把库兹卡吃掉。

胆子大一些的农民，用叉子和斧头武装了起来，就一窝蜂地向那条水沟跑去。

“你们到哪里去？”老人们阻止说。“是嫌脖子太结实了？你

们想怎么的？随它去得了，又没有人在逼你们去。”

可是他们还是去了，离开那个地点五十沙绳光景，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叫唤那个怪物；没有回答；他们站定下来；然后再往前移动一些。

有一个农民躺在这条沟里，头靠在小岗子上；身边有一只袋和一根木棍，木棍上挂着两双草鞋。

农民们不敢走近去碰动他。

“嗨，喂，老兄！”他们轮流地喊，有的搔着后脑，有的搔着背脊。“你叫什么名字？嗨，你！你在这里干什么？”

过路人动了一动，想抬起头来，可是抬不起来，可见他不是害病，就是十分疲乏了。

有一个人拿定主意要用叉子去碰他一下。

“随他去！随他去！”许多人喊。“怎么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瞧，他口也不开；说不定是那种……随他去吧，伙计们！”

“我们走吧，”有些人说。“说真的，走吧，他又不是我们的大叔，别自找麻烦！”

于是一齐回进村子，告诉老人们说，有一个外乡人倒在那里，口也不开，天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

“是外乡人，那就随他去！”老人们说，一边坐在土台上，把臂肘撑在膝盖上。“不用管他！不干你们的事！”

这就是奥勃洛摩夫一下子在梦里出现的一处地方。

分布在这里的三四个村子之中，有一个是叔史诺夫卡，另一个在一俄里以外的叫做伐维洛夫卡。

这两个村子是奥勃洛摩夫家世袭的领地，因此通称为奥勃洛摩夫卡。

主人的住宅和花园是在叔史诺夫卡。离叔史诺夫卡约莫五俄里是威尔赫略沃，这个村子一度也属于奥勃洛摩夫家，但是早已同分布在这村子附近的几所屋子，一起转到了别人的名下。

这个村子现在属于一位富有的地主，他一次也没有到过自己的领地上来：一位德国总管在替他管理。

这是这一带地方的全部形势。

伊里亚·伊里奇早晨在自己的小床里睡醒了。他只有七岁。他觉得轻松愉快。

他长得多么美丽、绯红而肥胖啊！小脸儿滚圆，别的淘气孩子就是故意要鼓也鼓不成那个形状。

保姆在等待他睡醒。她给他穿袜子，他淘气地晃着两条腿不让穿；保姆捉住他，两个人都哈哈笑起来。

终于她使他起了床；给他洗脸，梳头，把他带到母亲那里去。

看到死去已久的母亲，奥勃洛摩夫即使在梦里，也由于喜悦和对她的热爱而战栗，两行热泪在睡梦中慢慢地从睫毛底下淌出来，一动不动地停留在那里。

母亲在他的身上热烈地亲吻，随即以渴望而关切的眼光瞧他，看他的小眼儿浑浊不浑浊，问他有什么病痛，再问保姆他睡得好不好，夜里醒过没有，睡梦中翻来覆去没有，发烧不发烧。随后牵着他的手，领他到圣像跟前。

她跪下去，用一只手搂着他，领他念祷告文。

孩子一边心不在焉地跟着念，一边望着窗外，凉爽的空气和紫丁香的芬芳正从那里吹进房间来。

"妈妈，今天我们去不去散步？"祷告到一半，他忽然问。

"去的，小宝贝，"她急忙地说，并不把眼睛从圣像移开，赶紧要把祷告文念完。

孩子没精打采地跟着念，母亲却把自己的整个心灵都放在祷告上面。

随后他们去看父亲，喝茶。

在茶桌上，奥勃洛摩夫看到了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八十高龄的伯母，一刻不停地向站在椅子背后伺候她的丫头嘀咕着，那丫头因为上了年纪，头一晃一晃地摆个不停。还有三位老姑娘，是父亲的远亲，一位略有些疯癫的叔父，一位只有七个农奴的地主、在他们家作客的切克美涅夫，以及几位老头儿和老太婆。

所有这些奥勃洛摩夫家的成员和座上客都拉住伊里亚·伊里奇，把他爱抚和称赞个不停；他竟来不及拭去这些不邀自来的亲吻的痕迹。

这以后便给他吃面包卷、饼干和乳酪。

随后，母亲再爱抚了他一阵，便让他到花园里、院子里和草地上去散步，并且对保姆一再叮嘱，别放孩子一个人去玩，别让他走近马、狗或山羊，别离家太远，而主要的，别让他到山谷那里去，那是附近有名的最可怕的地方。

有一次，在那里发现了一条狗，被认为是疯狗，因为当人们拿了叉子和斧头赶去打它的时候，它逃到山背后什么地方不见了；人们把死了的动物丢进山谷里；山谷里还认为有强盗、狼以及这一带所没有的或者世界上根本没有的其他各种动物。

孩子等不及母亲告诫完毕，早已跑到院子里去了。

他怀着高兴的惊讶，好象生平第一次似地端详了一下家屋，绕着它跑了一圈，大门歪在一边了，木屋顶的中间一部分塌下来了，屋顶上长着又嫩又绿的苔藓，还有摇摇晃晃的台阶、添建的各种各样的小屋和一个荒芜了的花园。

他一心想爬到环绕整座房屋的悬空的回廊上去看一看河流；回廊太旧了，勉强支撑着，只准“下人”上去，主人是不上去的。

他不顾母亲的禁令，朝那个诱人的扶梯跑去，可是保姆在台阶上出现了，好不容易把他一把抓住。

他又挣脱了她的手，跑到干草棚那里，打算攀登那架陡峭的梯子，她刚赶到干草棚边，又得赶快打掉他想爬进鸽舍、钻进牛栏和——千万不能！——跑到山谷边去的意图。

“天哪，你是什么样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淘气精！你老老实实坐下来不好吗，小老爷？你不害羞！”保姆说。

保姆整天整夜提心吊胆，东奔西跑：为了孩子，一会儿痛苦，一会儿又高兴得了不得，一会儿怕孩子跌倒，摔破鼻子，一会儿被他稚气的娇憨所感动，一会儿又替他遥远的前途茫然地烦恼：只有这些事情使她的心脏跳动，只有这些激动使这老太婆的血液温暖，她就靠这些支持着她那死气沉沉的生命，要不然恐怕她的生命早已烟消火灭了。

孩子也并不是好动不息的：有时候，他忽然老实下来，坐在保姆旁边，凝视一切。他的幼稚的智慧在观察眼前的一切现象；它们深深地印入他的心坎，同他一齐生长和成熟。

是一个美好的早晨；空气凉爽；太阳还升得不高。房屋、

树木、鸽舍和回廊——都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花园里和院子里有不少发人深思和引人入眠的阴凉的角落。只有远处的麦田发出火一样的光芒，小河在太阳光下面辉耀得使人眼睛发痛。

“保姆，为什么这边暗，那边亮，一会儿那边又亮起来呢？”孩子问。

“因为太阳去迎接月亮，我的小宝贝，没有看见它，所以皱起眉头来；等到远远里一看见它，马上又亮起来了。”

孩子沉思着，瞧着周围的事物：他看见安季普去打水，比真的安季普大十倍的另一个安季普在地上和他齐步前进，水桶看起来有房子那么大小，马的影子遮盖了整片草地，这个影子仅仅在草地上跨了两步，一下子就移到山背后去了，安季普却还没有来得及离开院子。

孩子也走了两步，再走一步——就会走到山背后了。

他很想到山边去看一看，那匹马跑到哪里去了。他朝大门口走去，但是听到母亲的声音在窗口喊：

“保姆，没有看见孩子跑到太阳地里去了吗！带他到阴凉地方去；太阳晒了头——又要头痛，呕吐，吃不下饭了。你这样带领他，他会跑到山谷那边去的。”

“嘿，你这个宝贝孩子！”保姆一边轻声地嘀咕，一边把他领上台阶。

孩子用锐利明敏的眼光，观察着大人们在干什么，在怎样消磨这一个早晨。

任何一件不相干的小事情都逃不过孩子的敏锐的注意；家庭生活的画面，不可磨灭地印进他的心坎；他的稚弱的智

力，被活生生的实例孕育着，他不知不觉地按照周围的生活给自己的生活制定计划。

不能说奥勃洛摩夫家的早晨是白糟蹋掉的。厨房里剁肉切菜的刀声一直传到村子里。

从下房里，传来纺锤的呼呼声和一个农妇的轻细的声音，很难辨别，她是在哭还是在临时编制一支没有歌词的凄凉的歌曲。

院子里，安季普刚提了水桶回来，马上就有农妇、车夫，从四面八方拿着提桶、水壶和洗衣盆朝他走过去。

那边，一个老太婆从仓屋里拿了一碗干面和许多鸡蛋到厨房里去；这边，厨子突然从窗口泼出水来，淋得阿拉普卡一身湿，它一早晨都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口，巴结地摇尾巴，舐嘴唇。

老奥勃洛摩夫本人也并不空闲。他一早晨都坐在窗边严密地监视着院子里的一切事情。

"嗨，伊格纳希卡！你手里拿的什么，傻瓜？"他向一个在院子里走的人问。

"拿刀子到下房里去磨，"他回答，并没有向主人望一眼。

"好，拿去吧；可是留点儿神，好生地磨。"

随后喊住一名农妇：

"嗨，婆子！婆子！你上哪里去？"

"到地窖里去，老爷，"她站定下来，用一只手挡着太阳，望着窗口回答。"去拿做午饭用的牛奶。"

"哦，走吧！"主人回答。"可是当心别撒了牛奶。嗨，查哈尔卡，你这个冒失鬼，又往哪里跑？"他又喊，"看，我来让你乱

跑！这是我第三次看到你乱跑了。回到前室里去！”

查哈尔卡就又回到前室里去打瞌睡。

牛从田野里回来，老主人总第一个关心要给它们饮水；从窗口看到狗追母鸡，他就立刻采取严格的办法来取缔这种扰乱秩序的行为。

他的太太也忙得厉害：她向裁缝阿威尔卡解释了三个来钟头，怎么样用丈夫的毛衣给伊留沙改裁短上衣，亲自划粉线，并且监视阿威尔卡不让偷走料子；随后到女仆室里，去分派每一名女仆这一天编多少花边；随后不是叫纳斯塔希娅·伊凡诺芙娜，便是叫斯捷潘尼达·阿加波芙娜，再不就叫另一个跟随她的人，跟她到花园里去走一趟，去实地调查一下：苹果熟得怎么样了，头一天已经熟了的那一只掉下来了没有；哪里要接枝，哪里要修剪等等。

可是最关心的还是厨房和午饭。全家的人都出主意，连老耄的伯母也邀来商量。每个人都点菜：有人点鹅杂汤，有人点面条或者肚子，有人点内脏，有人要红烧，有人要白煮。

每一个意见都经过考虑和详细讨论，然后由女主人作最后决定，接受或者放弃。

纳斯塔希娅·彼得罗芙娜和斯捷潘尼达·伊凡诺芙娜一刻不停地给派到厨房里去，去提醒那样，添这样，或者取消那样，去送做菜用的糖、蜜、酒，去看厨子把交给他们的作料完全用上没有。

在奥勃洛摩夫卡，生活上最首要的是对饮食的关心。那里养着多好的过节用的小牛啊！饲养着多好的家禽啊！照料它们要多么细致，要花费多少工夫和心思啊！规定在命名日和

其他隆重的节日食用的火鸡和雏鸡，是用核桃喂养的；在节日的前几天，就不让鹅四处走动，硬把它们吊在口袋里不让动，使它们多长脂肪。那里贮藏着多好的果酱、咸菜和饼干啊！在奥勃洛摩夫卡，酿着多好的蜂蜜，多好的克瓦斯，烤着多好的面饼啊！

谁都这样奔忙和操心到中午，谁都度着这种充实的、蚂蚁似的精彩的生活。

这些好动的蚂蚁，就是在星期日和节日也并不休息：那时候厨房里的刀声倒来得更频繁，更响亮；农妇从仓屋到厨房要走好几趟，拿着双倍的干面和鸡蛋；鸡埘里有更多的呻吟和流血。烤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面饼，主人一直吃到第二天；到第三、四天才把吃剩的拿到女仆室里；到星期五，绷硬的、没有馅的一块，才作为特别的恩典落到安季普的手里，安季普划着十字，大无畏地卡嚓一声咬碎这块珍奇的化石，与其说他享受面饼本身，不如说他因为意识到这是主人的面饼而自鸣得意，恰象考古学家得意于从千年的古瓶里喝到坏酒一样。

孩子用什么也不错过的幼稚的智慧，尽在从旁观察。他看到，在有益地和忙碌地度过了早晨之后，又到中午和吃饭的时候了。

中午很热；天上一片云彩也没有。太阳一动不动地高悬在头顶，烧灼着青草。一丝风也没有，空气凝滞不动。枝头没有一声窸窣，水面没有一丝涟漪；打不破的寂静笼罩着四野和村子——仿佛万物都死尽了。空中远远地传来响亮的人声。听得见有一只金龟子在二十俄尺以外振翅飞鸣，深草里有人在打鼾，仿佛什么人倒向那里之后做起美梦来了。

室内也是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到大家午睡的时间了。

孩子看到父亲、母亲、老耄的伯母和那些座上客统统散开到自己的一角地方去了；没有自己的一角的，有的跑到干草棚上，有的跑到花园里，有的在过道里寻找一处凉爽的地方，也有人就在暑热使他疲惫不堪和饱餐使他动弹不得的地方，用手帕蒙着脸挡苍蝇，睡在那里。园丁摊手摊脚地躺在花园里灌木下面，旁边放着自己的鹤嘴锄，车夫睡在马厩里。

伊里亚·伊里奇探头向下房里望一望：大家都一个挨一个躺着，长凳上也是，地板上也是，过道里也是，听任孩子们自己搞去；孩子们在院子里乱爬，在沙土里掘弄。狗也钻进了狗窝里，好在没有人可吠了。

可以穿过全部房屋遇不到一个人；很容易把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偷走，从院子里搬到车子上去；要是这一带真有窃贼出没，谁也不会出来阻挡他的。

这是一场吞噬一切的、难以制胜的睡眠，真象死亡一样。一切都死灭了，只有各种声调的鼾声从各个角落里发出来。

偶尔有人从睡梦中突然抬起头来，用茫然的目光惊愕地向两边瞧了瞧，翻一个身，或者眼睛也不睁开，睡眼惺忪地吐一口唾沫，咂咂嘴唇或者用鼻音对自己咕噜了几声，又睡熟了。

另一个人迅速地、缺少事先准备似地从睡的地方双脚跳起来，仿佛害怕失去宝贵的时机似的，抓住装克瓦斯的瓶子，把浮在上面的苍蝇向旁边吹开——苍蝇原来一动不动，这时候拚命乱动，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喝一口，润一润喉咙，随即又倒在铺上，好象被人用枪打伤了似的。

孩子尽观察又观察。

吃罢午饭，他又同保姆到室外去。可是尽管主妇怎样严厉交代，自己怎样下决心，保姆总是抵挡不住睡魔的引诱。她也染上了流行在奥勃洛摩夫卡的这种疫病。

最初她还好好地照顾孩子，不放他走远去，厉声叱骂他，不许他东奔西跑；随后感到传染病就要发作的征兆，就恳求他不要走出大门，不要触惹山羊，不要爬上鸽舍或者回廊。

她在随便哪一处阴凉地方，在台阶上，在地窖门口，或者就在草上坐下来，显然想一边织袜子，一边照顾孩子。可是不多一会儿她的头就一颠一颠的，懒得去管束他了。

“哟，要爬了，这淘气精眼看要爬到回廊上去了，”她差不多是在睡梦中想，“或者要……跑到山谷那边去了……”

这时候老妇人的脑袋已俯到膝盖上，袜子从手里掉下去了；她看不到孩子了，微微张开着嘴巴，发出轻轻的鼾声。

孩子好容易才盼到了这个开始独立生活的时机。

好象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似的；他蹑手蹑脚地从保姆那里溜开去，去看睡着的每一个人；谁一醒，吐一口唾沫，说一句梦话，他就站定下来凝视；随后提心吊胆地跑上回廊，顺着吱嘎吱嘎响的木板绕圈子，爬上鸽舍，钻到花园深处，谛听金龟子嗡鸣，目送它向空中远处飞去；听到什么东西尽在草里鸣叫，便去寻找和捉住这个静寂的破坏者；捉到一只蜻蜓，便扯去它的翅膀，看它究竟如何，或者在它身上穿过一根稻草，看它带着这个附属物飞翔；屏住呼吸，欣然地注视蜘蛛怎么样吮吸它所捉到的苍蝇的血，可怜的牺牲者怎么样在它的爪子里挣扎、嗡鸣。结果孩子把牺牲者和迫害者都弄死才完事。

随后他走到浅沟里，刨起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根茎，剥去了皮，吃得心满意足，比吃妈妈给他的苹果和果酱还高兴。

他又跑出大门：原想走进白桦林里去；这片林子在他看来似乎很近，不绕弯子，不走大路，一直越过小沟、篱笆和坑穴，五分钟就可以走到；可是他害怕：据说那里有树精、强盗和可怕的野兽。

他也想跑进山谷里去，那里离花园才五十来俄尺；孩子已经跑到山谷的边缘，眯细眼睛，正打算象向火山的喷火口那样往下看……但是突然间，关于这个山谷的一切谣言和传说，都涌现到他的眼前；恐怖向他袭来，他半死不活地往回疾走，吓得直抖索，扑向保姆的怀里，把老婆子吓醒了。

她从睡梦中醒来，整一整头巾，用手指把白发掖在头巾下面，假装出全然没有睡过的样子，疑神疑鬼地瞧瞧伊留沙，又瞧瞧主人的窗口，开始用颤抖的手指一针一针地编织滑到膝盖上的袜子。

这时候暑热已逐渐减退；大自然在苏醒了；太阳已经移近树林。

房子里的寂静也逐渐被破坏了：某一个地方的一扇门吱嘎响了一声；院子里响起了谁的脚步声；还有人在干草棚上打嚏。

立刻有一个人急急忙忙从厨房里端来一个大茶炊，因为茶炊很重而弯倒了腰。大家又都聚拢来喝茶了。有的人眼睛里淌着眼泪，脸上满是皱纹；有的人睡得脸颊上和颞颥上起着一片红斑；也有人睡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每个人都因为才醒过来而哼哧、叹息、打呵欠、搔头、伸懒腰。

午饭和睡眠使他们口渴难止。渴得喉咙直发烧；每人喝了十二杯还不济事：呻吟、叹息之声不绝于耳；都跑去喝覆盆子水、梨水、克瓦斯，也有人乞灵于药物来解救喉咙的干渴。

谁都寻求解渴，好象免除什么天谴似的；谁都东奔西窜，痛苦不堪，犹如一队在阿拉伯沙漠里旅行、到处找不到泉源的商队。

孩子现在在他母亲的身边：他观察着周围的一些希奇古怪的脸相，倾听着他们没精打采的昏昏欲睡的谈话。他高兴地瞧着他们，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蠢话，在他都很有趣味。

喝罢茶，谁都有一些事忙着要作：有人走到河边，一边沿着河岸徐徐漫步，一边用脚把石子踢到水里去；有的坐在窗口，眼睛不放过每一个掠过的景象：有一只猫跑过院子或者一只乌鸦飞过天空，观察者就用眼睛和鼻尖追踪它们，把脑袋一会儿转到右边，一会儿转到左边。有时候狗就喜欢这样坐在窗槛上一整天，头上晒着太阳，仔细端详每一个过路的人。

母亲让伊留沙把头靠在自己的膝盖上，一边慢慢地给他梳头，一边赞赏着柔软的头发，并且使纳斯塔希娅·伊凡诺芙娜和斯捷潘尼达·季霍诺芙娜也一齐赞赏，还向她们谈起伊留沙的前途，把他看做她创作的辉煌的史诗的主人公。那两个预言他会有一座座的金山。

暮色苍茫了。厨房里，火又噼啪噼啪响起来，又传来菜刀切东西的细碎的响声：在准备晚饭了。

仆役们聚集在大门口：那里传来了三弦琴声和笑声。人们在玩捉人的游戏。

太阳已落到树林后面，它射下几条微微温暖的光线，象几

道火光一样穿透整个树林，给松树的树梢涂上一片灿烂的黄金。随后光线一条一条地消失；最后的一条还留连半晌；它象一支细针似的穿透茂密的树枝；可是这一条也不见了。

万物失去了原来的形状：所有的东西最初溶成灰色的一片，随后又溶成漆黑的一片。小鸟的歌唱逐渐消歇了；一刹那间，除了一只以外，全不作声了，那顽固的一只不顾一切似地在寂静中独自单调地啭鸣，时停时起，可是越叫越稀，终于发出了最后一阵又轻又弱的啸鸣，拍拍翅膀，使周围的树叶轻轻振动了一下……就睡熟了。

万籁俱寂。只有蟋蟀争鸣得越来越响亮。从地上升起白色的水蒸气，弥漫在草地和河流上面。河流也静下来了；隔了一阵，什么东西突然在河里发出最后的泼刺一声，河流就不动了。

发出一股潮湿的气味。天色越来越暗。一丛丛的树木簇聚成鬼怪的形状；树林变得可怕了：那里，有什么东西忽然吱吱咯咯响起来了，象有一个鬼怪在出动，干枯的树枝在它的脚下沙沙作响。

天上，明亮地闪烁着第一颗星星，象一只灵活的眼睛一样；窗户里，灯火亮起来了。

整个大自然的神圣的寂静的时刻来临了，此时，创作的头脑活动得更加起劲，诗兴沸腾得更加炽盛，此时，激情在心里燃烧得更加热烈，或者悲哀的心情痛楚得更加厉害，此时，在残酷的心灵里，犯罪思想的种子更不动声色和更有力量地成熟起来，此时……在奥勃洛摩夫卡，一切都安眠得如此酣熟和宁静。

“我们散步去吧，妈妈，”伊留沙说。

“你说的什么话？这时候去散步，”母亲回答。“天气潮湿，脚上要受凉的；而且很可怕：树林里现在有树精出没，他会把小孩子带走的。”

“带到哪里去？树精是什么样子的？住在哪里？”孩子问。

母亲听任自己的毫无拘束的想象力自由驰骋。

孩子倾听着她，眼睛一会儿睁开，一会儿闭上，直到睡魔最后制服了他，他睡熟了。保姆走来从母亲的膝盖上抱起他，让他的头垂在自己的肩上，送他上床。

“一天过去了，上帝保佑！”奥勃洛摩夫家的人一边说，一边上床，同时叹息着给自己划十字祝福。“一天平安地过去了；上帝保佑明天也这样吧！托您老天爷的福！”

随后奥勃洛摩夫又梦见另一个季节：一个漫长的冬夜，他正胆怯地蜷缩在保姆身边。保姆在对他低声地讲述一个神奇的国土，那里既没有黑夜，也没有寒冷，有的是一件件奇迹，河里流着牛奶和蜜，那里一年到头谁也不做工作，一个个象伊里亚·伊里奇这样的好青年和言语不能形容、笔墨不能描述的美女，天天只知道游玩作乐。

那里住着一位善良的女妖，有时她幻化作一条梭鱼，到我们这里来挑选一位安静而无恶意的人，换一句话说，就是挑选一位被谁都侮辱的懒汉，作自己的恋人，无缘无故地把各种各样的宝物赠送给他，他只知道吃个称心，穿个现成，随后同一位绝世美人密丽特莉莎·基尔比特耶芙娜结婚。

孩子睁着眼睛，尖着耳朵，贪婪地倾听着故事，听得入了迷。

保姆或者传说，在故事中如此巧妙地避开现实中的一切，以致虚构渗透了他的智慧和想象，到老他还是做它的奴隶。保姆好心地讲述关于笨伯艾美里亚的童话，这对于我们的祖先，说不定对于我们自己，都是一个辛辣而诡谲的讽刺。

伊里亚·伊里奇长大之后，虽然也知道既没有蜜和牛奶的河，也没有善良的女妖，虽然也微笑着取笑保姆的这些童话，但是他这个微笑并不是真心的，暗地里有叹息伴随着：在他，童话和生活已交织成一片，他有时候总不由自主地发愁，为什么童话不是生活，而生活又不是童话。

他不由自主地梦想密丽特莉莎·基尔比特耶芙娜；他始终被只知道游玩作乐的无忧无虑的国土所吸引；他始终怀有一个躺在炉炕上、穿现成的不劳而获的衣服、吃善良的女妖所置办的食物的念头。

由保姆们和仆役们刻板地世代相传的这些童话，奥勃洛摩夫的父亲和祖父在童年时代也听到过。

同时，保姆又给孩子的想象描绘另一幅图画。

她对他讲俄国的阿喀琉斯和攸力栖斯①的勋业，讲伊里亚·莫罗梅茨、道勃卢尼亚·尼基济奇、阿留沙·波波维奇的骁勇，讲力士伯尔康，讲旅人卡里奇歇②，讲他们怎样漫游俄罗斯，消灭无数异教徒的军队，讲他们怎样比赛着一口气喝干一大杯绿酒，哼也不哼一声；随后讲凶恶的强盗，讲睡着的公主、成为化石的城市和人，到末了转到我国的鬼神、僵尸、怪物

---

① 阿喀琉斯是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名著«伊里亚特»中的勇士；攸力栖斯是荷马的«奥德赛»中的主人公。

② 这些都是俄罗斯古代传奇中的人物。

和狼精。

保姆借用荷马的单纯和善良，借用那种真实、生动的细节和凸出的画面，把俄罗斯生活的《伊里亚特》贯注在孩子的记忆和想象中。这部《伊里亚特》是我国的荷马们在混沌时代创造出来的，那时候，人还没有能适应自然与人生的危险和秘密，在狼精和树精面前就发抖，必须找阿留沙·波波维奇来抵御周围的灾祸，那时候，空中、水中、树林中和原野中到处都是怪事。

当时的人的生活是恐惧不安的；觉得一跨出家里的门槛就有危险——随时有野兽来咬死他，强盗来杀死他，狞恶的鞑靼人来夺去他的一切，或者一个人会一无消息、一无痕迹地不见了。

突然间出现了天空中的异兆、火柱和火球；那边新坟上面，火花闪烁，或者有什么人仿佛提着灯笼在树林里漫步，两眼在黑暗中炯炯发光，令人害怕地哈哈大笑。

人人都遭遇过许多奇怪的事情：有的人一向好好地生活——什么事也没有，可是一下子说起胡话来，或者用失常的声音喊叫，或者夜夜起来梦游；也有人一无理由地揪住别人，把他打到地上。而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有一只母鸡发出了雄鸡的啼声，一头乌鸦在屋顶上哇哇啼叫。

脆弱的人恐怖地环顾生活，不禁茫然若失，便在想象中去寻找打开他周围的和他自己天性中的秘密的钥匙。

也许是梦，也许是萎靡生活中的无穷的寂静，也许是缺乏活动，缺乏种种现实的恐怖、奇遇和危险，使得人在真实的世界中创造出另一个难以实现的世界，在这难以实现的世界中，

他的空洞的想象力就可以纵横驰骋，左右逢源，现象与起因的一般联系的谜底，就可以用现象本身以外的其他事件来解释。

我们可怜的祖先过的是暗中摸索的生活；他们既不鼓励，也不抑制自己的意志，却质朴地对缺陷和灾祸表示惊异或害怕，在大自然的无言而模糊不清的不可知的现象中，去探求起因。

在他们看来，死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此以前把一个死人的头先抬出大门，而不是把脚先抬出大门；火灾是因为狗在窗户下面吠了三夜；他们只注意把死人的脚先抬出大门，但是东西仍旧吃得象平常一样多，睡觉还是照旧睡在光溜溜的草地上；他们打吠叫着的狗或者把它撵出院子，但是依然让木片上的火星落进朽坏的地板缝里。

直到如今，俄罗斯人即使处身在严峻而一无虚构的现实中，还喜欢相信那些古老的诱人的奇谈，要他们摆脱这一种信念，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期。

孩子倾听着保姆讲我国的金羊毛——火鸟①，讲施了魔法的城堡里的机关和密室，一会儿把自己想象为建立功勋的英雄而精神焕发——虽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一会儿又为壮士的失败而痛苦。

童话一个接着一个。保姆怀着热情，有时候充满灵感，讲得津津有味，绘声绘影，因为她自己对故事也有一半相信。她的眼睛里闪烁着火花；脑袋激动得不断颤抖；声音提高到不寻

① 金羊毛是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带领五十多名徒众，远航到黑海东岸柯尔希达取回来的。火鸟是俄国童话中常讲到的一种奇特的鸟，故事中的英雄往往经年累月、千辛万苦去寻找它。

常的调门。

孩子被莫名其妙的恐怖所侵袭，眼睛里噙着泪水，挨紧保姆。

她讲死人半夜里从坟墓中起来，讲牺牲者在怪物的囚禁中遭受折磨，讲装着一条木腿的熊，跑遍大小村庄，去寻找那条被割掉的真腿，——孩子吓得头发直竖：童年的想象一会儿停滞，一会儿沸腾；他经历着一种又痛苦又甜蜜得难受的心情；神经紧张得象琴弦一样。

当保姆阴森森地重复着熊说的话："菩提木的脚，你轧轧响吧，我走遍了大小村子，所有的女人全睡了，一个女人没有睡，她坐在我的皮上，煮我的肉，纺我的毛"等等的时候；当讲到熊最后走进农舍，正要把夺去它那条腿的人一把抓住的时候，孩子再也忍不住了：他浑身直抖索，哇的一声叫了起来，扑到保姆胳膊里；他害怕得眼泪迸流，同时又因为自己不是在熊的爪子里，而是在炉炕上保姆身边，高兴得哈哈大笑。

孩子的想象里充斥着种种希奇古怪的幻影；恐怖和忧愁已在他的心里盘踞很久，也许要一辈子盘踞在那里了。他忧愁地举目四顾，老是在生活中看到损害与灾殃，老是梦想那个没有灾祸、没有顾虑、没有忧愁的施了魔法的国土，那里住着密丽特莉莎·基尔比特耶芙娜，那里的人可以平白地吃得好、穿得好……

在奥勃洛摩夫卡，童话不单对孩子们，就是对成人们，也一辈子保持它的权力。这一家和这一个村子里，上自主人主妇，下至健壮的铁匠塔拉斯，在黑洞洞的晚上，看见什么都发抖：那时候每一棵乔木都变成巨人，每一棵灌木都变成强盗的

洞窟。

百叶窗的敲打声和烟囱里风的呼啸声，能使男女老少脸色发白。主显节晚上十点钟以后，谁也不独自走出大门，复活节的前夜，每个人都不敢到马厩里去，怕在那里撞见家神。

奥勃洛摩夫卡的人是什么都信的：狼精也信，鬼也信。有人对他们讲，一堆干草在田里走动，他们不加思索就信以为真；谁散布流言说，那一只绵羊不是绵羊，而是别的东西，或者说那个马尔娃或斯捷潘尼达是女妖，他们就害怕那只绵羊和那个马尔娃：他们从来想不到问一声，为什么那只绵羊变成不是绵羊，为什么马尔娃成为女妖了呢？要是有人怀疑这一点，他们反而要攻击他——在奥勃洛摩夫卡，对神奇的事情，信仰是如此的坚强！

伊里亚·伊里奇到后来才知道，世界是安排得很简单的，死人不会从坟墓里起来，巨人一出现，马上会被送到杂耍场里，强盗则被关进监牢；但是即使对幻影的信仰消失了，恐惧和不由自主的忧愁却仍旧留在那里。

伊里亚·伊里奇知道，没有一种灾难是由怪物引起的，但是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灾难，他就不大清楚了，因此每走一步，总期待会发生可怖的事件，心里害怕。就是现在呆在黑洞洞的房间里，或者看到一个死人，还会因为怕要倒霉而发抖，这个想法是他童年时代就种在心里的；早晨，他嘲笑自己的恐怖，到晚上又脸色发白。

随后，伊里亚·伊里奇突然梦见自己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他在离奥勃洛摩夫卡五俄里左右的威尔赫略沃，跟那里

的总管德国人希托尔兹念书。希托尔兹给附近的贵族子弟办了一所小小的寄宿学堂。

他有一个儿子，叫安得烈，同奥勃洛摩夫的年龄差不多。此外送到他那里寄宿的还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几乎从来不念书，大部分时间都是害瘰疬，整个儿童时代，不是绷着眼睛，就是绷着耳朵，由于不能待在祖母身边，而是住在陌生人家里，同坏人生活在一起，由于没有地方可以撒娇，由于没有人给他烤心爱的面饼，他老是背着人暗暗哭泣。

除了这两个孩子，这所寄宿学堂里暂时还没有别的学生。

没有办法，父母还是把伊留沙这个宝贝心肝送去念书。为了这件事情，流了不少眼泪，大哭大闹了一场。终于还是送去了。

这位德国人和几乎所有的德国人一样，是一个严格而务实的人。要是奥勃洛摩夫卡离威尔赫略沃有五百俄里，伊留沙也许能从他那里好好地学到一些什么。但是怎么学得成呢？奥勃洛摩夫家的气氛、生活方式和习惯的魔力，也施展到原来也是属于奥勃洛摩夫家的威尔赫略沃了；那里，除了希托尔兹一家以外，谁都呼吸着同样的原始的气息：懒散、质朴、安静和因循苟且。

孩子的智慧和心灵，在他看到第一本书籍之前，早已充满了这种生活的一切情景、场面和风俗习惯。可是谁知道，在一个孩子的脑子里，智慧的种子是多么早就开始发展的？怎样才能看出一个孩子的最初的观念和印象的产生呢？

也许当孩子还不大会说话，也许还完全不会说话，甚至不会走路的时候，仅仅用孩子的无言的、成人们所谓迟钝的凝视

来观看一切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理解和猜度他周围的现象的意义和联系，不过没有把它对自己或者对别人说出来罢了。

也许伊留沙早已注意和理解人们在他面前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他爸爸穿着丝绒裤子和咖啡色的粗呢棉袄，整天只知道背着手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嗅烟丝，擤鼻子，妈妈呢，从咖啡忙到茶，从茶忙到午饭；父亲决不想到点一点刈下了多少堆草或者收割了多少堆麦子，罚一罚做事马虎的人，可是如果没有马上把手巾递给他，他便大声叫喊说这是杂乱无章，闹得整所房子翻天覆地。

也许他的幼稚的头脑很早就已经决定，他只可以象他周围的成人一样生活，不应该按照另一个样子生活。怎么能叫他作出另一种决定呢？可是奥勃洛摩夫卡的成人是怎样生活的呢？

他们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要把生命赋予他们？那只有老天爷知道。他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多半是根本不回答：这在他们似乎非常简单明了。

他们没有听说过有所谓困难重重的生活，有心里急得要命、为了一件事情到处奔波、或者把生命贡献给永无止境的劳苦的人。

奥勃洛摩夫卡的人也不太相信，一个人心神上会有什么不安；他们并不认为生活在循环不已地追求什么事物；他们象害怕火一样地害怕热情冲动；在别的地方，人的肉体很快就被从内部喷射出来的精神之火所摧残，奥勃洛摩夫卡的人的心灵却平静地、不受扰乱地深埋在柔软的肉体里。

生活并不象在别人身上一样，以过早的皱纹、以有害于身

体的精神上的打击和病痛在他们身上打上烙印。

这些善良的人把生活理解为仅仅是安静和无为的理想，它们时常被疾病、损失、争吵和劳动之类的不愉快的事件所破坏。

他们把劳动当作一种加于我们祖先头上的惩罚来忍受，可总是不能喜爱，有逃避的机会总想逃避，认为逃避劳动是可能而且应当的。

他们从不提出伦理上或者精神上的任何模糊不清问题来自寻烦恼，这是他们健康、快乐和长寿的原因；四十岁的人好象青年一样；老人们也不同痛苦不堪的死亡作斗争，活到不能再活下去的时候，便慢慢地僵硬，悄悄地咽气，仿佛偷偷地死去。因此有人说，早先的人比现在的人结实。

是的，实际上也的确结实一些：早先，人们并不急于向小孩子解释生活的意义，使他们象准备什么复杂而正经的事情那样去准备生活；他们不用书本子折磨他，书本子会在头脑里引起无数的问题，而问题会消耗尽人的智慧和感情，缩短人的寿命的。

生活的准则是父母给准备好了传给他们的，父母是由祖父那里现成接受下来，祖父则由曾祖父手里，连同要象维护威斯特① 的火一样完整和不可侵犯地维护它的训谕一起接受下来的。祖祖辈辈的时代怎么办，在伊里亚·伊里奇父亲的时代也怎么办，恐怕现在在奥勃洛摩夫卡还是这么办。

他们有什么事情可以思索和兴奋，有什么事情要知道，有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女灶神。

什么目的要追求呢？

什么也不必要，生活就象一条静静的小河似的从他们的身旁流过，他们只要坐在河岸上，观察不可避免的、不邀自来的、依次呈现在每一个人眼前的现象就行了。

在睡着的伊里亚·伊里奇的想象里，象表演人景似的，依次展开着在奥勃洛摩夫家里和在他们亲友家里上演的三幕主要的生活——生育、结婚、安葬。

接下去是形形色色的悲欢的细节：施洗、命名、家庆、断肉、开斋、热闹的宴会、亲族大团圆、问候、道喜、礼节上的眼泪和微笑。

每一件事情都办得如此地道，如此庄严和隆重。

他甚至看到一些熟脸，看到这些人在举行各种仪式时的神情，看到他们的操心和忙乱。无论求亲手续怎样极其慎重，无论婚礼或者命名怎样隆重，他们总完全依照老规矩，一丝不苟地执行。谁坐哪一个座位，上什么菜，怎么样上菜，谁和谁同车去行礼，合不合仪式——在这些事情上面，奥勃洛摩夫卡的人谁也没有出过一点差错。

抚养孩子，他们在行不在行呢？那只要看一看当地的母亲们带领的是多么绯红多么重实的小天使。她们但求孩子要肥胖、白晰和强健。

假使初春不烤云雀面包①，他们就是不懂得春天的习俗，不按照春天的习俗办事。但他们怎么会不懂得这个习俗，不

---

① 俄国旧俗，初春（俄历三月九日），在云雀飞来之前，都要烤鸟形小面包，以示迎春之意。

按照这个习俗办事呢？

这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和学问，这是他们的全部悲欢：因此他们把其他一切的忧虑和悲哀都排遣开，不知道有其他的喜悦；他们的生活完全由这些不可避免的重大事件充实着，这些事件供给他们的理智与感情以无穷的粮食。

他们兴奋得心跳，期待着一次典礼、宴会或仪式，随后给一个人施洗、娶亲或者把他埋葬之后，就把他本人和他的命运置之脑后，又沉入惯常的冷漠之中。要等到另一次同样的事件——命名、结婚等等，才又摆脱这一冷漠。

孩子一生下地，做父母的第一件担心的事情，是尽可能正确而毫不遗漏地为他举行礼节上所需要的一切仪式，那就是在命名之后请一次客；然后小心地看护孩子。

母亲给自己和保姆规定的任务是：要把孩子带领好，留心不让他着凉，遭受毒眼①，或者遭到其他不吉利的事情。她们热心地张罗，使孩子始终快乐和吃得多。

等到孩子能自立了，那就是他不再需要保姆的时候，母亲心里就产生了给他找一个配偶——也要尽量健康和绯红——的暗中的愿望。

于是又是一番仪式和宴会，终于举行婚礼；一生的全部劲头都集中在这上面。

然后这样循环下去：生孩子，举行仪式、宴会，直到办丧事才改换场面；但是用不了多久：一代人让位给另外一代，孩子

① 按古时迷信，有人长着毒眼。凡被毒眼所见之人畜，即遭死伤，儿童更易受害。

们变成青年，订婚，结婚，他们又添出了维妙维肖的一代——生活就这样象连续不断的、一模一样的布匹似的按部就班地延续下去，要到坟墓边才悄悄地中断。

不错，有时候也有其他的烦恼来纠缠他们，可是奥勃洛摩夫卡的人们，大都以泰然置之的态度来迎受它们，而这些烦恼，在他们的头上回旋了一阵，犹如一群小鸟飞到一堵光滑的墙壁跟前，找不到栖身之处，在坚硬的石头旁边徒然地鼓一鼓翅膀，又往前飞去一样，疾飞过去了。

比如说，有一次，屋子一边的一部分回廊突然塌了下来，把一只母鸡和一群雏鸡压在瓦砾底下，原来坐在回廊底下纺纱的阿克希妮娅，安季普的老婆，刚巧这时候跑去取亚麻，幸免于难。

全家起了骚动：大大小小都跑来了，想到若不是母鸡和雏鸡，而是主妇本人带了伊里亚·伊里奇在那里散步，都不禁寒栗起来。

每个人都慨叹，彼此责怪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一点：怨一个人忘了提醒别人，怨另一个人忘了吩咐人修理，又怨第三个人忘了修理。

谁都对回廊的坍塌表示诧异，虽然头一天还都诧异过这个回廊怎么能经久不坏！

于是开始着急和议论怎么样来修理；对母鸡和雏鸡表示惋惜；严禁带领伊里亚·伊里奇走近回廊。随即慢慢地各归原处。

隔了三个来星期，安得留希卡、彼得鲁希卡和瓦斯卡才受命把塌下来的木板和栏杆拖到棚子那里，免得挡路。它们在

那里一直搁到春天。

老奥勃洛摩夫每次从窗户里望见它们，总想到要把回廊修一修：便叫木匠来商量，是造一座新的好，还是把残余的一部分拆掉好；随后就叫他回家，说：

“回去吧，等我来想一想再说。”

一直拖延到瓦斯卡或者摩齐卡报告主人说，今天早晨摩齐卡爬到残余的回廊上，看见回廊的几个角和墙壁已经完全脱开，眼看又要塌了。

于是又把木匠叫来，最后商量一次，商量的结果是，决定把残余的一部分回廊用旧木料暂时撑一下，这件事情到当月月底才办理妥当。

“嘿，露台又象新的一样了！”老人对妻子说。“瞧，费陀特把柱子竖得多巧，好象首席贵族官邸里的圆柱！现在好啦，又可以用一些时候了！”

有人提醒他，顺便可以把大门和台阶也修一修，因为从台阶的踏级中间，别说猫，连猪也钻得进地窖了。

“对，是要修一修，”伊里亚·伊凡诺维奇关注地回答，立刻就走去察看台阶。

“你瞧，的确是完全摇动了，”他说，一边用脚把台阶踢动得象摇篮一样。

“它刚造好就摇动的，”有人指出说。

“摇动又有什么关系？”老奥勃洛摩夫回答。“使用了十六年，没有修理过一次，也没有坍下来。卢卡造得真好！……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木匠……他已经死了——归天了！现在的人都给宠坏了，不会造出这样的东西来了。”

他把眼睛转到另一个方向，台阶虽然说是摇动，可还没有坍下来。

可见那位卢卡的确是一把好手。

可是应当给主人说一句公道话：有时候，遇到不幸或者不顺心的事情，他们也非常不安，甚至愤慨和发怒。

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或者那件事搁下不管呢？非马上采取办法不可。于是他们别的都不谈，只谈要怎样修理架在水沟上的小桥，或者把花园从一个地方拦起来，免得牛羊糟蹋树木，因为那一截篱笆完全倒在地下了。

伊里亚·伊凡诺维奇对这件事情关心到这样的程度，有一天他在花园里散步，竟呼哧呼哧地亲手把这截篱笆扶起来，而且吩咐园丁马上竖两根木桩；亏得主人处置得当，这截篱笆才这样顶过一个夏天，不过到冬天又给雪压倒了。

居然也有这样的事情，安季普刚从小桥上连马带水桶跌进水沟里，桥上立刻就铺起三块新木板。他的伤还没有养好，小桥已经修理得象新的一样。

篱笆第二次倒下去之后，牛羊也没有沾到多少光：它们刚吃完那些覆盆子树，开始啃第十棵菩提树的皮，还没有触动苹果树的时候，要把篱笆好生栽稳，甚至要挖掘一道小沟的命令已经传达下来了。

当场逮住的两头母牛和一头山羊真够它们受的：给痛打了一顿！

伊里亚·伊里奇还梦见老家里的那间又大又暗的客厅，那里摆着一些老式的、始终罩着套子的槐木圈手椅，一张又大又笨又硬的、天蓝色的天鹅绒面子已经褪色的脏污的沙发和

一把大的皮圈手椅。

漫长的冬晚来临了。

母亲盘着腿坐在沙发上，一边懒洋洋地编织着孩子的袜子，一边打着呵欠，有时候用编针搔搔头。

在她旁边坐着纳斯塔希娅·伊凡诺芙娜和彼拉盖娅·伊格纳节耶芙娜，她们俩埋头在活计里，在为伊留沙或者为他的父亲，或者为她们自己，勤奋地缝制节日穿的衣服。

父亲倒背着手，非常高兴地在房间里踱了一阵，坐到圈手椅上，可是没有坐多久，又站起身来踱步，仔细倾听自己的脚步声。随后嗅嗅鼻烟，擤擤鼻子，再嗅嗅鼻烟。

房间里，朦朦胧胧地只点着一支蜡烛，这也只有秋冬的晚上才准燃点。夏天，谁都设法趁着有太阳光而不是燃点着蜡烛入睡和起床。

一部分是出于习惯，一部分是为了节约。对不是自己家里制造而是花钱买来的东西，奥勃洛摩夫卡的人都极端吝惜。

他们宰杀一只出色的火鸡或者一打雏鸡来殷勤招待客人，但是不放一粒多余的葡萄干在食物里，如果那位客人竟自作主张给自己的杯子里斟酒，他们就会脸色发白。

但是这样的胡来，这里差不多没有发生过：恐怕只有舆论所不齿的胡作非为之徒才会这么干；这样的客人是连院子也不让进来的。

不，这里没有这样的风气。在主人敬让三次之前，客人决不碰动什么。他知道得很清楚，只把菜和酒敬让他一次，往往是请求他推辞不用，不要去尝它的意思。

也并不给每一个客人都点两支蜡烛；蜡烛是从城里花钱

买来的，而且象所有买来的东西一样，是由主妇亲自锁起来的。蜡烛头也都仔细点过数目，收藏起来。

这里的人一般地都不爱花钱，无论东西多么必不可缺，拿出钱去，即使数目不大，也总非常心疼。花大笔的钱就要引起埋怨、号叫和詈骂。

奥勃洛摩夫卡的人宁肯忍受种种不方便，却不愿意花钱，甚至习惯已成自然，也不以为不方便了。

正因为这样，客厅里的沙发久已全是污渍，正因为这样，伊里亚·伊凡诺维奇的皮圈手椅徒有皮的虚名，实际上已尽是麻屑和绳子，仅仅靠背上还剩有一块皮子，其余的早在五年之前就已纷纷脱落；说不定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大门任其歪斜，台阶任其摇晃。东西固然必不可缺，要一下子付出两三百或者五百卢布，在他们总好象近于自杀。

听到附近一位年轻的地主到莫斯科去花三百卢布买了一打衬衫，二十五卢布买了一双靴子，四十卢布买了一件结婚时穿的背心，老奥勃洛摩夫划了个十字，带着恐怖的表情，急促地说，“这种青年应当送去坐牢。”

关于资本的迅速和不断流转之必要，关于加强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这些政治经济学的通常说法，他们是充耳不闻的。在他们淳朴的心里，他们只懂得一种运用资本的方法，同时也正实行着这种方法，就是把它藏在箱子里。

全家的人，连他们的熟客在内，用种种不同的姿态，坐在客厅的圈手椅里打鼾。

在交谈着的人们中间，大抵笼罩着深深的静默：他们天天见面，知识的宝藏已彼此汲尽，外界的新闻又很少听到。

静悄悄的，只有伊里亚·伊凡诺维奇那双自己家里做的沉甸甸的靴子踏出来的脚步声，还有一只装着罩子的挂钟所发出的低沉的钟摆声，以及彼拉盖娅·伊格纳节耶芙娜或者纳斯塔希娅·伊凡诺芙娜有时候用手或者牙齿扯断棉线的声音，打破这深深的寂静。

有时候会这样度过半个钟头，于是有人大声打一个呵欠，在嘴上划十字，再说一句："主啊，饶恕我吧！"

接着，坐在他旁边的人也打起呵欠来，然后再旁边一位，好象服从号令一样，也慢慢地张开嘴来，这种肺部空气的传染性的活动，就这样一个一个传遍全体，其中有的人还淌出眼泪来。

或者，伊里亚·伊凡诺维奇走到窗前，望一望外面，略带惊愕地说：

"还不过五点钟，天已经黑了！"

"不错，"有人回答说，"老是这时候就黑了；夜长了。"

到春天，却又因日长而惊喜。假使你问他们，日长对他们有什么用处，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

又是一阵静默。

有人动手剪烛花，突然把蜡烛弄灭了！谁都楞了一下。

"有不速之客！"必然有人说。

有时候谈话就从这上面开头了。

"可能是哪一位客人呢？"主妇说。"莫非是纳斯塔希娅·法捷叶芙娜吧？要是她多好啊！可是不，节前她不会来的。是她来我才高兴呢！我们俩要拥抱着，一起哭它一场！还要一块儿去作早祷和礼拜。……可是我哪里赶得上她！年纪虽比

她轻，我可站不了那么久！”

“她什么时候离开这里的？”伊里亚·伊凡诺维奇问。“好象是圣伊里亚节之后吧？”

“你怎么了，伊里亚·伊凡诺维奇！老是缠夹不清！圣灵降临节① 前她就走了，”妻子纠正说。

“好象她在这里过圣彼得节的，”伊里亚·伊凡诺维奇反驳说。

“你老是这个样子！”妻子责备地说。“你尽管争好了，结果是你丢人……”

“咦，怎么没有过圣彼得节？那时候还尽烤香菌面饼呢。是她喜欢吃的……”

“那是马利亚·奥尼西摩芙娜，她才喜欢吃香菌面饼——你怎么这个也记不得了！就是马利亚·奥尼西摩芙娜也没有住到圣伊里亚节，只住到圣蒲罗霍尔和尼卡诺尔节。”

他们用节日、季节、各种家庭的和家常的事件来计算时日，从不提到月份和日子，一部分也许是因为除了奥勃洛摩夫本人以外，其余的人都把月份的名称和日子的先后混淆在一起。

伊里亚·伊凡诺维奇给打败了，不作声了，大家又都昏昏欲睡。歪倒在母亲背后的伊留沙也就打起瞌睡来，有时候竟完全睡熟了。

“唉，”随后有一位客人长叹一声说，“马利亚·奥尼西摩芙娜的丈夫瓦西里·福米奇一向多么健朗，上帝祝福他吧，他

① 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四。

竟死了！连六十岁也没有活到，——象他这样的人是应该活一百岁的！”

“人人都要死的，谁早谁晚——那是上帝的意旨！”彼拉盖娅·伊格纳节耶芙娜叹息一声反驳说。“死去的固然有，赫洛波夫家却忙得来不及施洗，据说安娜·安得烈也芙娜又生了——这是第六胎了。”

“何止安娜·安得烈也芙娜一个人！”主妇说。“等到他兄弟一结婚，有了孩子——又要有许多的繁忙！娃娃长大起来，又要成为新郎；随后姑娘们又要出嫁，可是这里什么地方能找到女婿？如今的人，你知道，都要陪嫁，而且总是要现款……”

“你们在讲什么？”伊里亚·伊凡诺维奇一边向谈话者走过去，一边问。

“我们在讲……”

又把这一番话向他重复一遍。

“这就是人生！”伊里亚·伊凡诺维奇用教训的口吻说。“有死的，有生的，也有结婚的，而我们就越来越老：两天就不同，更不用说两年！为什么要这样呢？要是每天象昨天一样，昨天又象明天一样，那该多么好！……想想就愁人……”

“老的更老，年纪轻的在长大！”有人从一个角落里用昏昏欲睡的声音说。

“应该多向上帝祷告，不要胡思乱想！”主妇严正地指出说。

“对了，对了，”本来想发表一下哲学见解的伊里亚·伊凡诺维奇胆怯地接口说，又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又静默了许久；只听见针穿来穿去时棉线窸窸窣窣的声

音。主妇有时候打破了沉寂。

“是呀，天黑了，”她说。“要是上帝容许，等到降诞节① 我娘家的人来做客，那更快活了，就不会注意到黄昏的消逝了。要是马兰妮娅·彼得罗芙娜能来，那才好玩儿呢！她什么花样都想得出来！浇锡、熔蜡、跑出大门去；我的女佣人也都着了迷。她能想出各种各样的游戏……她真有一手！”

“不错，是一位交际场中的太太！”交谈者之中的一位指出说。“前年她还出过主意从山上滑雪，不是卢卡·萨维奇还磕坏了眉毛……”

谁都突然一怔，瞧一瞧卢卡·萨维奇，哈哈大笑起来。

“你是怎么搞的，卢卡·萨维奇？喂，喂，讲呀！”伊里亚·伊凡诺维奇说，笑得前仰后合。

谁都继续不断地哈哈大笑，伊留沙醒了转来，也哈哈大笑。

“哦，有什么可讲的！”卢卡·萨维奇狼狈地说。“这都是亚力克塞·纳乌米奇捏造出来的：根本没有这一回事！”

“哼！”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怎么根本没有这一回事？难道我们都死了不成？……瞧你的额角，至今还看得出有疤痕……”

又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笑什么？”卢卡·萨维奇竭力在笑声间歇的时候说。“我本来……不会这样的……都是瓦斯卡那个强盗……给我偷偷地换了一副旧雪橇……它在我的身子底下竟向两面滑

---

① 由圣诞节至主显节的一段期间(俄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月六日)。

去……所以我就……”

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哄堂大笑之中。他徒然想说明他摔跤的经过：笑声惊天动地，传到前室和女仆的下房，弥漫着整个宅院，回想到那件滑稽的事情，谁都象奥林帕斯①的神一样非可言宣地、齐声地笑个不停。刚一静息下来，什么人又笑开了——于是又发作起来。

好容易静了下来。

“今年降诞节还滑不滑雪，卢卡·萨维奇？”静默了一阵，伊里亚·伊凡诺维奇问。

又爆发了一阵长达十来分钟的哄堂大笑。

“要不要吩咐安季普卡在斋期里堆一座雪山？”奥勃洛摩夫又突然说。“告诉他卢卡·萨维奇最喜欢玩这个，他急不及待了……”

哄堂的笑声没有让他把话讲完。

“可是原先的那一副雪橇……还完整吗？”交谈者之中的一位笑得几乎话都说不出来。

又笑开了。

全都笑了好一阵，终于逐渐平息下去：有的擦眼泪，有的擤鼻子，也有人一边使劲地咳嗽吐痰，一边困难地说：

“嗬，天哪！这口痰把我窒死了……那时候他才引人发笑呢，真造孽！他摔得四脚朝天，外套的前襟都破了……”

接着又是一阵最后、最长的大笑，随后就寂然无声。有一位叹一口气，另一位一边高声地打呵欠，一边嘀嘀咕咕，于是

① 希腊的一座山，是传说中的神仙聚居之处。

谁都沉入寂静之中。

照旧只听到钟摆声、奥勃洛摩夫的靴声和咬断线的轻微的声音。

突然间，伊里亚·伊凡诺维奇抓住鼻尖，带着吃惊的样子，站定在屋子中间。

"瞧！这是什么灾祸？"他说。"是主死人吧，我的鼻尖尽在发痒……"

"嘿，天哪！"他的太太拍拍双手说。"鼻尖发痒，怎么是主死人？要鼻梁发痒，才是主死人。你这是怎么的，竟毫无记性了，伊里亚·伊凡诺维奇！有朝一日你在大庭广众之中，或者出去作客，说出这样的话来，可就丢人了。"

"那么鼻尖发痒是什么意思呢？"伊里亚·伊凡诺维奇忸怩地问。

"主见酒杯，这怎么是主死人！"

"我老是缠夹不清！"伊里亚·伊凡诺维奇说。"怎么能叫人记得清：一会儿鼻子边发痒，一会儿鼻尖发痒，一会儿又是眉毛发痒……"

"鼻子边发痒，"彼拉盖娅·伊凡诺芙娜接口说，"主音信；眉毛痒，主眼泪；额角痒，主鞠躬；痒在右边，向男人，左边，向女人鞠躬；耳朵痒，主遇雨；嘴唇痒，主接吻；髭须痒，主受赠食品；臂肘痒，主睡新地方；脚底痒，主出行……"

"您真行，彼拉盖娅·伊凡诺芙娜！"伊里亚·伊凡诺维奇说。"还有，黄油要落价的时候，是不是后脑发痒？"

女太太们开始发笑和交头接耳；男人中有几位在微笑；又准备爆发一阵哈哈大笑，但是就在这时候，房间里发出一片好

象狗和猫正要彼此相扑时的呜呜、喵喵声。是时钟在报钟点。

“啊，已经九点啦！”伊里亚·伊凡诺维奇又惊又喜地说。“竟没有注意时间过得这样快。喂，瓦斯卡！万尼卡！摩齐卡！”

出现了三张睡眼惺忪的脸。

“为什么你们不摆食桌？”奥勃洛摩夫又惊讶又困恼地问。“不愿意关心主人吗？干吗老站着？快去拿伏特加来！”

“所以鼻尖发痒嘛！”彼拉盖娅·伊凡诺芙娜赶忙说。“您要喝伏特加，见酒杯了。”

晚餐之后，彼此接了吻，划了十字，便分散上床，睡魔不久就控制着这些一无烦恼的脑袋。

伊里亚·伊里奇梦见的不只一个或者两个这样的黄昏，而是经年累月地这样消磨过去的白日和黄昏。

没有什么事物打破这种单调的生活，奥勃洛摩夫卡的人却并不以此为苦，因为他们想象不出还有别的生活方式；即使想象得出，他们也要惊恐地逃开去的。

他们不向往也不喜爱另一种生活。如果环境使他们的生活习惯起了一点过去不曾发生过的变化，他们倒会难过的。如果明天不象今天，后天不象明天一样，他们会感到苦恼的。

别人强求的多样性、变动性和偶然性，对他们有什么用处呢？让别人去受这份罪得了，奥勃洛摩夫卡的人是向来与此无关的。别人爱怎么生活，让他们怎么生活得了。

即使有什么好处，意外事情终究是使人不安的；它们要求繁忙、操劳、奔走，要你做买卖、写东西，使你坐立不安，总而言之，要你转个不停，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他们几十年间继续不断地擤鼻子，打瞌睡，打呵欠，由于

说一些乡下的幽默话而善意地哄笑，或者围坐在一起讲隔夜的梦。

如果是一个恶梦，谁都认真地沉思和害怕起来；如果是预言性的，那就看梦中的情境毫不装假地或悲或喜。如果这个梦要求遵奉什么惯例，他们马上就采取切实的办法。

再不然他们就玩“傻瓜”，玩“王牌”，节日里同客人们玩“波士顿”，或者摆牌阵卜卦，用红心皇帝和梅花皇后来占卜婚姻。

有时候，有那么一位娜塔丽娅·法捷叶芙娜跑来作客一两个星期。老太太们最初议论东邻西舍，谁怎么样生活，谁干些什么；她们不单深入到别人的家庭状况和内幕生活，也深入到他们每一个人的秘密的思想和意图，看到他们的内心深处，指摘和责骂那些无耻之徒，尤其是那些不忠实的丈夫，随后历数各种各样的事件：命名、施洗、生育、谁家备了什么菜、邀请了哪一位、没有邀请哪一位。

这也腻了，就拿出新买的东西：衣服、外套、甚至裙子和袜子来看，主妇夸耀自己家里做的亚麻布、线和花边。

但是这也会穷尽的。那时候就用咖啡、茶和果子酱来消遣。随后就静默下来。

她们长时间地相视而坐，偶尔为了什么事情重重地叹一口气。有时候有一位忽然哭起来。

“你怎么啦，我的亲爱的？”另一位惊慌地问。

“唉，我很难过，亲爱的！”客人重重地叹一口气，回答说。“我们触怒了上帝，我们是罪人。不会有好结果的。”

“嘀，别吓唬我吧，亲爱的！”主妇打断她的话说。

“真的，”那一位继续说，“末日到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

打国……世界的末日要来了!”终于娜塔丽娅·法捷叶芙娜警告说,两个人都痛哭起来。

娜塔丽娅·法捷叶芙娜这一个结论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谁也没有起来攻打谁,当年甚至彗星也没有出现一颗;但是老太太们有时候仍然有黑暗的预感。

偶尔也有意外的事故,譬如,全家大大小小都中了煤毒,会打破这种太平无事的生活。

其他的疾病,在这一家或者这一个村子里,差不多听也没有听说过;要就是什么人在黑暗中撞到一根柱子上,或者从干草棚上摔下来,或者被屋脊上掉下来的一块木板打了头。

但是这种事情也很少发生,而且有的是对付这些意外的祖传验方:用水苔或者白芷擦伤口,给他喝圣水,或者给他低声念咒——也就万事大吉了。

煤气中毒可时常发生。那时候一个挨一个的躺在床上;尽听到呻吟和叹息;一个把黄瓜放在脑袋的周围,用手巾扎起,另一个把野樱果塞在耳朵里,嗅山葵,第三个只穿了一件衬衫跑到寒冷的户外,第四个简直一无知觉地躺在地板上。

这种事情一个月里总要定期发生一两次,因为他们不爱把热气白白地从烟筒里放掉,炉子里的火焰,还象在歌剧《恶魔罗伯特》① 里那样燎来燎去的时候,他们就把炉子关掉了。不论哪一只炉炕或者炉子,都放不上手去,否则眼看就会烫出水泡。

---

① 德国作曲家梅叶尔贝尔(1791—1864)根据同名传说在一八三一年写成歌剧《恶魔罗伯特》,演出时穿插了各种效果。

只有一次，他们的单调生活才被一件真正的意外事件打破了。

在一顿吃得饱饱的午饭之后，休息了一下，大伙儿聚集拢来喝茶的时候，从城里回来的奥勃洛摩夫家的一个农民，忽然走进来，在衣兜里掏了又掏，结果好容易掏出一封揉皱了的、写给伊里亚·伊凡诺维奇·奥勃洛摩夫的信。

谁都怔了一下，主妇连脸色也有些变了，大家都把眼睛和鼻子朝那封信凑过去。

“多么奇怪的事情！是谁寄来的呢？”心神不安的太太终于说。

奥勃洛摩夫接过信来，进退两难地把它拿在双手里翻来覆去，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

“从哪里拿来的？”他问那个农民。“谁交给你的？”

“我在城里住店，你瞧，”农民回答，“邮政局里有人跑来问了两趟，有没有奥勃洛摩夫家的农民，说有一封给主人的信。”

“真的吗？……”

“真的，起初我躲了起来，那个兵就带着信走了。但是威尔赫略沃的助祭看见了我，他去说了。第二次又来了。第二次一来就开口骂人，把信交给我，还要走了五个戈比。我问他，叫我收下这封信来做什么，搁到哪里去？他吩咐我把它交给您老爷。”

“你就不该收下来，”太太冒火地指出说。

“我本来不收下来的。我说，我们要这封信做什么——我们不要。我说，上边没有吩咐我们收信——我不敢收，您把信

拿回去吧！那个兵就破口大骂，要禀告上司去；我就收下来了。”

“傻瓜！”太太说。

“是谁寄来的呢？”奥勃洛摩夫端详着信上的地址，深思地说。“笔迹倒似乎很熟。”

信在各人手里传来传去。开始讨论和猜测：是谁寄来的，是关于什么事情的？谁都束手无策。

伊里亚·伊凡诺维奇吩咐把眼镜找来；找了有一个半钟头。他戴上眼镜，正想要拆信。

“得了，别拆了，伊里亚·伊凡尼奇，”妻子怀着恐惧阻止他说，“谁知道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说不定是带来什么灾殃的可怕的信吧，你知道如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明后天拆都来得及——它也跑不掉的。”

于是把信和眼镜都锁了起来。大伙儿开始喝茶。要不是奥勃洛摩夫卡的人的头脑受了这件太不寻常的事故的刺激，它会经年累月地搁在那里的。当天喝茶的时候和第二天，谈来谈去都离不开这一封信。

终于忍不住了，到第四天，大家聚在一起，战战兢兢地拆了开来。奥勃洛摩夫看一看具名。

“拉季谢夫，”他念道。“嗬，原来是飞利浦·马特威耶维奇寄来的！”

“嗬，原来是他寄来的！”从四面八方叫起来。“怎么他至今还活着！你瞧，他还没有死呢！哦，谢天谢地！信里写些什么？”

奥勃洛摩夫大声地念起来，原来是飞利浦·马特威耶维

奇要讨一张在奥勃洛摩夫卡酿造得特别好的啤酒方子。

“寄去，给他寄去！”大伙儿都说。“一定要写一封信去。”

两个星期过去了。

“一定，一定要写信去！”伊里亚·伊凡诺维奇向妻子重复说。“可是方子在哪里？”

“咦，在哪里？”妻子回答。“还得找一找呢。可是忙什么？要是上帝容许，等过了节开了斋，再写也还不迟……”

“的确，不如等过了节写吧，”伊里亚·伊凡诺维奇说。

到圣诞节，又谈起这封信来了。伊里亚·伊凡诺维奇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写。他退入书斋，戴上眼镜，坐在桌边。

全家寂静无声，仆役们都受命不许顿脚、走路和大声嚷嚷。“老爷在写信！”谁都用家里办丧事时的那种敬畏的声音说。

他刚用发抖的手，慢慢地、好象干什么危险的事情那样小心翼翼地、歪歪斜斜地写下：“谨启者”，妻子跑进来了。

“那张方子，我到处找遍了——没有找着，”她说。“还得在卧房的柜子里找一找。可是这封信怎么寄呢？”

“应当是邮寄，”伊里亚·伊凡诺维奇回答。

“要花多少钱？”

奥勃洛摩夫拿出一本旧历书来。

“四十戈比，”他说。

“那不是白丢掉四十戈比！”她指出说。“还不如等城里有人来顺便捎去吧。你吩咐农民们去打听打听。”

“的确，不如顺便捎去的好，”伊里亚·伊凡诺维奇回答说，把笔在桌子上弹干了，插进墨水瓶里，又把眼镜摘了下来。

“不错，这样好一些，”他作结论说。“也还不迟，还来得及托人捎走。”

飞利浦·马特威耶维奇究竟等到那张方子没有，那可不知道了。

有时候伊里亚·伊凡诺维奇也会拿一本书在手里——是什么书在他都无所谓。他并不以为看书是一种实际的需要，仅仅把它当作一件奢侈品，一件很容易放手的东西，恰象墙上挂一个画框也好，不挂也好，可以去散步，也可以不去散步，因此，什么书在他都一样；他把它当作闲着无聊的时候用来解闷的东西。

“我好久没有看书了，”他说，有时候他把这句话改成：“我来看看书吧。”或者碰巧看见他哥哥留给他的一小堆书，就随手抽出一本来。无论是戈里科夫① 的作品《详梦新编》，赫拉斯柯夫② 的《罗西亚达》，或者是苏马罗柯夫③ 的悲剧，前年的《新闻报》④ ——他看起来都同样地满意，有时候还添上一句：

“瞧，亏他想得出来的！这个强盗！嘿，去你的吧！”

这些叫喊是对作者——在他的眼光里，这是不受任何尊敬的一种称呼——而发的；对于作家，他甚至抱有旧时代的人所怀有的那种近于轻蔑的态度。犹如那时候的许多人一样，他以为一个作家无非是滑稽家、二流子、醉汉和小丑、卖舞人

---

① 伊·伊·戈里科夫(1735—1801)，俄国历史家，«彼得大帝传»的作者。

② 米·马·赫拉斯柯夫(1733—1807)，俄国作家，作品以叙事诗«罗西亚达»最有名。

③ 阿·彼·苏马罗柯夫(1717—1777)，俄国作家，古典主义文学代表。

④ 俄国最早的印刷报纸。

之流。

有时候他给大伙儿朗诵一份前年的报纸，或者把报纸上的消息讲给他们听。

“海牙通讯，”他说，“陛下在短期旅行之后，已安然旋宫矣，”念的时候还戴上眼镜望望全体听众。

或者：

“驻维也纳之某国公使已呈递国书矣。”

“这里写着，”他又念道：“让丽斯夫人① 之著作，业已译成俄文。”

“他们所以翻译这一切作品，我想是为了要骗我们贵族的钱吧，”听众之一，一位小地主指出说。

然而不幸的伊留沙还是跑到希托尔兹那里去念书。

星期一刚睡醒，他就发愁，他听到瓦斯卡尖声尖气地在台阶上喊：

“安季普卡！把花斑马驾上；送少爷到德国人那里去！”

他的心便一颤。他凄然地走到母亲那里。她知道他的来意，开始用好话哄骗他，暗地里却为了要同他离别整整一个星期而叹气。

这天早晨她们竟不知道给他吃什么东西才好，给他烤了小面包和辫子面包，又交给他带去盐渍食品、糕饼、果酱、各种蜜饯以及其他一切好吃的干湿食品，甚至于粮食。要他带这些东西去，是因为德国人不给他多吃。

“你在那里吃不饱的，”奥勃洛摩夫卡的人说，“午饭还能

① 让丽斯夫人(1746—1830)，法国女作家，写过一些感伤小说。

给你汤、烧肉和马铃薯，喝茶还能给你黄油，至于晚饭，对不起，Morgen früh① 。”

然而，伊里亚·伊里奇梦见的大多是这样的星期一，他听见的不是瓦斯卡吩咐驾花斑马的声音，而是母亲带着微笑和好消息来接他去喝早茶。

“今天你不用去了；星期四是大节日：犯得上为了三天去来回跑一趟？”

或者，有时候突然向他宣告：

“今天是祀祖周——用不着念书了：要烤薄饼吃。”

再不然，母亲在星期一的早晨向他凝视一番，说：

“怎么你的眼睛今天不清亮，你舒服不舒服？”说着还摇摇头。

这个调皮的孩子身体倒很好，可就是不开口。

“这个星期你呆在家里吧，”她说，“在那里——谁知道会怎么样。”

这一家谁都有这么一个信念，求学和祀祖的星期六是势不两立的，或者，星期四过节，对于整整一个星期的求学，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

不过有时候，为了少爷而挨骂的男仆或女仆会嘀咕说：

“哼，你这个活宝！你还不赶快滚到你那位德国人那里去？”

再不然，在一个星期的中间或者开头，安季普卡驾着那匹熟悉的花斑马，突然出现在德国人的家里，来接伊里亚·伊

① 德语：第二天早晨。此处有“明日请早吧”的意思。

里奇。

“他们说马利亚·萨维奇娜和娜塔丽娅·法捷叶芙娜来家作客，还有库卓夫柯夫一家也带着孩子来了，请你回家去！”

于是伊留沙就在家里作三个星期的客，随后耶稣受难的星期已为期不远，再后来是复活节，再后来，家族之中的某一个人，不知根据什么决定说，复活节后的一个星期里是不念书的；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夏天了——犯不着再去上学，夏天，德国人自己也要休息，于是索性拖延到秋天。

瞧，伊里亚·伊里奇竟闲散了半年，在这个期间里，他长得多高！养得多胖！睡得多好！家里的人对他喜欢极了，百看不厌，还指出说，相反，星期六孩子从德国人那里回来，竟又瘦又苍白。

“再搞下去快出大毛病了吧？”父亲和母亲说。“上学的日子长着呢，健康可买不来；人生最宝贵的是健康。你瞧，他从学堂里回来，就象从医院里回来一样，肉都掉光了，瘦成这副样子……这孩子也真淘气，总是跑来跑去！”

“不错，”父亲指出说，“求学不是好对付的：会把人逼坏的！”

于是慈爱的父母继续找借口把儿子留在家里。除了节日之外，有的是借口。冬天，他们认为太冷；夏天太热，也不宜去，而且有时候还下雨；秋天道路泥泞，难于行走。有时候，安季普卡看起来有点可疑：醉是没有喝醉，但是眼神有点儿不对头，也许会出乱子，会把车子陷在泥坑里或者翻到沟里去。

奥勃洛摩夫家的人竭力要使这些借口，在自己的眼里，尤其在希托尔兹的眼里，尽量合法化，希托尔兹则不论当着他们

的面，或者背着他们，为了他们这样姑息孩子，常常毫不宽容地骂一声 Donnerwetter① 。

普罗斯塔柯夫们和斯科季宁们② 的时代久已过去。学问是光，无学是暗这句谚语已经同书铺里出卖的书本一起传遍了大村小庄。

老人们是懂得教育的利益的，但是只懂得它的表面的利益。他们看到，除了求学这一条路子，已经没有别的出人头地之道，那就是，得到官衔、十字章和金钱；他们看到，老式的审判厅书记，在年深月久的惯例、琐碎业务和故意刁难中衰老下去的照老例办案子的讼师，已日趋没落。

到处盛传着不祥的谣言，说不仅需要通晓文墨，还需要直到如今还没有听说过的别种学问。在九等文官与八等文官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要用什么毕业文凭来作为桥梁。

旧式的官吏——习惯的子孙和贿赂的后裔——已逐渐绝迹。许多尚未死去的，因为不诚实而遭到开革，有的则对簿公庭；最幸运的是那些向事物的新秩序挥了挥手，就洁身引退到既得的一隅的人。

奥勃洛摩夫家的人是理解这一点，而且懂得教育的利益的，但是只懂得它的显而易见的利益。就学问的本身需要而论，他们还只有一个模糊的遥远的概念，因此他们想给他们的伊留沙取得的，仅仅是若干光辉的特权。

他们幻想他穿上一身绣金的制服，想象他是一位议员，母

① 德语骂人话，此处意思近于“活见鬼”之类。

② 普罗斯塔柯夫和斯科季宁是俄国作家冯维辛(1745—1792)所著的剧本«纨袴少年»中的两个人物，他们都反对读书。

亲甚至想象他是一位总督；但是他们总想轻易地和偷偷地以种种狡猾的手段避开散布在教育和荣誉的道路上的石块和障碍物，而不是使劲跳过去获得这一切，那就是，比方说，轻松地学习学习，既不至于疲劳身心，又不至于失去童年时代保养成的上天保佑的肥胖，而只是遵守一下规定的形式，就一下子得到一张说是伊留沙修毕一切学术与艺术的文凭。

奥勃洛摩夫家的这些教育方针，是与希托尔兹的方针尖锐地对立的。这是一场顽强的斗争。希托尔兹直接地、公开地和不屈不挠地打击敌手，他们则以上述的和其他的狡猾手段来挡开这些打击。

双方怎么也不分胜败；由于德国人本身处在困窘的局面中，双方才难分胜负，要不然德国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大概会战胜奥勃洛摩夫家的顽固和执拗的。事实是，希托尔兹的儿子纵容着奥勃洛摩夫，不是偷偷地给他指点功课，便是代替他翻译。

伊里亚·伊里奇清楚地梦见自己家里的和希托尔兹家里的生活。

他在家里刚一睡醒，查哈尔卡，就是后来那位有名的侍仆查哈尔·特罗非米奇，早已站在他的床边。

象早年的保姆一样，查哈尔给他穿袜子，穿鞋子，已经十四岁的伊留沙还只知道在那里躺着，一会儿把这条腿伸给他，一会儿把那条腿伸给他；稍为觉得不称心，他就一脚踢到查哈尔卡的鼻子上。

假使查哈尔卡不服气，打算去禀告，那他就得再挨老人们几拳。

随后查哈尔卡给他梳头，穿外衣，小心地使伊里亚·伊里奇的手臂伸进衣袖里去，免得过分惊动他，还提醒他起床之后应当办的这件那件事情——洗脸等等。

伊里亚·伊里奇想要任何东西，只消眏一眏眼睛，三四个佣人就赶去实现他的愿望；他掉下了一件东西，想要一件需用的东西而得不到，或者要去拿什么，为了什么事情要跑一趟：他这样一个好动的孩子，有时候倒很想亲自去做这些事情，但是这时候父亲和母亲以及三位叔伯母就用五种声调喊道：

“做什么？到哪里去？要瓦斯卡、万尼卡、查哈尔卡干什么的？嗨，瓦斯卡！万尼卡！查哈尔卡！你们在看什么，蠢才？我要给你们颜色看了！……”

因此伊里亚·伊里奇从没有亲自干过任何事情。

后来，他觉得这样倒舒服得多，于是也学会了叫喊：

“嗨，瓦斯卡！万尼卡！给我拿这个来，那个交给你！我不要那个，要这个！跑去给我拿来！”

有时候，父母的慈爱的操心倒也使他厌烦。

他跑下楼梯，或者在院子里奔跑，突然在他背后发出十来个绝望的声音：“喂，喂！拉住他！拦住他！要摔倒的，要跌伤的……站住，站住！”

冬天他想跑到穿堂去，或者想打开气窗，又叫开了：“啊，到哪里去？这怎么行！别跑，别走，不要打开：会跌伤的，会着凉的……”

伊留沙就凄然地呆在家里，好象温室里异国的花卉一样被人爱抚，而且也象后者一样，在玻璃底下慢慢地毫无生气地生长。在找机会向外发挥的精力，就闷在里边，逐渐衰颓了。

有时候他一觉睡醒时是如此活泼、爽快、快乐；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活动、沸腾，好象有一个小鬼附上了身，逗引他去爬登屋脊，骑淡黄色的马，驰往在刈割干草的草场，或者跨在院墙上，或者撩惹村犬；或者，忽然想跑过村子，走向田野，穿过沟壑，走到白桦林边，三大步跳到山谷底下，或者追随村童们一起打雪仗，试一试自己的身手。

小鬼尽引诱他，他抵抗又抵抗，到末了可忍不住了，冬天竟帽子也不戴就突然窜下台阶，冲进院子，跑出大门，双手抓起两团雪，向一群村童飞奔过去。

寒风一个劲儿刺痛他的脸颊，严寒把耳朵冻痛，冷气灌入他的嘴巴和喉咙，可是他的胸怀却充满喜悦——他一边尖叫和大笑，一边朝前飞奔，两条腿好象不是自己的。

村童们近在眼前了；他把一团雪扔过去，没有打中，是手法不熟练；刚要再抓起一团雪来，噗的一声，一大块雪糊得他满脸都是，他摔倒了；他不习惯这个，所以感到疼痛，可是也感到快乐。他哈哈大笑起来，眼睛里噙着泪水……

家里可闹得天翻地覆了，伊留沙不见了！叫喊，喧闹。查哈尔卡冲到院子里，后边跟着瓦斯卡、米齐卡、万尼卡——慌慌张张地满院子乱跑。

后面还有两条狗紧跟着他们飞跑，谁都知道，狗看见人奔跑，总不能无动于衷。

人们叫喊着，号哭着，狗吠叫着，一齐冲过村子。

终于跑到那群村童跟前，开始执行司法任务：揪一个村童的头发，扯另一个的耳朵，打第三个的后脑勺；还威吓他们的父亲。

随后他们说服了少爷，把他裹在带来的皮袄里，再包上他父亲的皮外套和两床被子，凯旋地抱回去。

家里已经绝望了，以为他死掉了，再也看不见他了，现在看到他一无损伤地生还，父母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他们感谢了上帝，然后给他喝薄荷和接骨木水，晚上又给他喝覆盆子水，并且让他在床上躺了三天，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对他有好处：再去打雪仗……

第十章

伊里亚·伊里奇的鼾声一传到查哈尔的耳朵边，查哈尔就小心地、一无声息地跳下炉炕，蹑着脚走到过道里，把主人关在屋里，便向大门口走去。

“啊，查哈尔·特罗非米奇，您来啦！好久没有见到您了！”大门口的车夫、跟丁、女人和孩子们用各种不同的声调说。

“你们老爷怎么样了？出去了吗？”管院人问。

“在睡觉，”查哈尔阴郁地说。

“怎么啦？”一个车夫问。“这时候睡觉似乎还早吧……多半是身体不好吧？”

“什么身体不好！喝醉了！”查哈尔用仿佛自己也确信有这么一回事的声调说。“你们信不信？他一个人喝了一瓶半马德拉酒，两瓶克瓦斯，所以倒下来了。”

“嗬！”那车夫嫉妒地说。

“为什么他今天醉成这个样子？”一个女人问。

“不，塔吉娅娜·伊凡诺芙娜，”查哈尔瞟了她一眼，回答说，“不光是今天，他这个人是毫无用处的——说起来就叫人恶心！”

“分明象我们的太太一样！”她叹息着指出说。

“她今天要到什么地方去吗，塔吉娅娜·伊凡诺芙娜？”那个车夫问。“我到附近一个地方去一趟，行不行？”

“她会到哪里去！”塔吉娅娜说。“同情人坐在一起，彼此正看不够呢。”

“他老是到你们家里来，”管院人说，“夜里才他妈的讨厌呢，走的人都走了，回来的人都回来了，他可总是最后一个，还哇啦哇啦骂人，干吗要把大门关上……我是专替他在这里看管大门的！”

“他是怎样的一个傻瓜，诸位，”塔吉娅娜说，“再也找不到他这样的人了！他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送给她？她打扮得孔雀一样大模大样；但是瞧瞧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裙子和袜子，才不好意思呢！脖子两个星期没有洗，脸上的脂粉倒涂得……说真的，有时候你会违反教规，这样想：‘嘀，你这个可怜的人哟，还是裹块头巾进修道院修行去吧……’”

除了查哈尔，谁都笑起来。

“嘿，塔吉娅娜·伊凡诺芙娜说得真是一点也不错！”一个个嘉许说。

“真的！”塔吉娅娜继续说。“老爷们怎么能同这样的女人交往呢？……”

“您准备到哪里去？”有人问她，“包里是什么东西？”

“送衣服到裁缝那里去；我那位骚货叫我送去的；说是做

得太大了！可是只要我和杜涅霞紧一紧这个胖子的裹肚，两条胳膊就三两天都不能做事：累得快折断了！哦，我该走了。再见吧。"

"再见，再见！"有几个人说。

"再见，塔吉娅娜·伊凡诺芙娜，"那个车夫说，"晚上来呀。"

"现在还说不定；能来我总来，不然就……再见！"

"哦，再见，"大伙儿说。

"再见……祝你们都走运！"她一路走，一路回答。

"再见，塔吉娅娜·伊凡诺芙娜！"那个车夫还在背后喊。

"再见！"她从远处响亮地喊。

她一走，查哈尔就仿佛在等待轮到他说话的机会。他在大门口的铁柱子上坐下来，开始晃着双脚，阴沉地、心不在焉地眺望着行人和车马。

"哦，今天你们老爷怎么样，查哈尔·特罗非米奇？"管院人问。

"还不是象平常一样，在乱发脾气，"查哈尔说。"都是为了你，叨你的光，我才倒够了霉，老是为了房子的事情！他在发脾气：说什么也不肯搬家……"

"可是怎么能怪我呢？"管院人问。"依着我，倒愿意他一辈子住下去；难道我是房东？是人家吩咐我的。……假使我是房东倒好了，可我不是房东……"

"他骂人还是怎么的？"谁家的车夫问。

"他骂得好厉害，只有上帝给我力量来忍受！"

"这算得什么？如果老是骂人，他倒是一个好主人！"一个

跟丁说，一边慢慢地嘎啦嘎啦打开一只圆烟盒，除了查哈尔，全都伸手过去捻鼻烟。大伙儿开始嗅鼻烟，打喷嚏，吐唾沫。

“如果骂人，那倒好一些，”那一个接下去说，“骂得越厉害越好：如果骂人，至少总不会打人了。我可是碰到过一位主人，你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他已经一把揪住你的头发。”

查哈尔轻蔑地等待这一位唠叨完毕，才朝车夫转过身去，接下去说：

“平白无故地把你辱骂一通，”他说，“在他是家常便饭！”

“他这个人大概是很难伺候吧？”管院人问。

“对啦！”查哈尔眯细了眼睛，意味深长地嗄声说。“难伺候得要命！那个错了，这个也不对，骂你不会走路，不会开饭，把东西全打坏了，不收拾屋子，偷东西，把东西吃掉了……呸，去你的……今天又大发脾气——听听也丢人！是为了什么？为了上星期留下来的一小片干酪——丢给狗吃都不好意思，人可别想吃它！他问起干酪，我说没有了，他就说：‘应当把你绞死，放在滚热的柏油里煮，用烧红的火钳来撕你的肉；应当用白杨木桩子打进你的身子！’说着，说着，他还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你们以为怎么样，诸位兄弟？说是最近我用开水烫了他一只脚——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竟大嚷大叫！不是我跳开去，早就一拳打到我的胸口了……是想打的！真会一拳打过来的……”

车夫摇摇头，管院人却说：

“你瞧，他居然是一位生龙活虎的老爷，对佣人一点也不马虎！”

“哦，如果骂人，倒是一位好老爷，”还是那一个跟丁阴阳怪气地说。“不骂人才更坏呢：瞧着瞧着，突然一把揪住你的头发，你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真是白费事，”查哈尔说，没有注意又打他岔的跟丁说的话，“虽然尽搽油膏，脚可至今没有治好；活该！”

“一位古怪脾气的老爷！”管院人说。

“真倒了天大的霉！”查哈尔继续说，“迟早他会杀人的；一定会的！为了每一件芝麻大的事情，动不动便骂我秃……下面的话就不必说了。今天他又想出了一个新字眼：‘恶毒的’！亏他说得出口！……”

“哦，这算得什么？”仍是那个跟丁说。“如果骂人，那倒谢天谢地，让上帝赐给这种人健康吧……如果老不开口，你走过他的面前，他瞧着瞧着，一把揪住你，象我碰到的那一位似的。骂人可算不了什么……”

“你是活该，”查哈尔因为他横插进来反对，怀有恶意地向他指出说，“是我，还不这样对付你！”

“他骂你‘秃’什么来了，查哈尔·特罗非米奇，”一个十五岁的小厮问。“秃鬼呢还是什么？”

查哈尔慢慢地朝他转过头去，把黯然无光的视线盯住他。

“你留点神！”随后他挖苦地说。“你这个小子倒很泼辣！我不管你是将军家里的：我可要揪你的额发！滚到一边儿去！”

小厮退后了一两步，又站定下来，笑咪咪地望着查哈尔。

“干吗咧着嘴笑？”查哈尔愤怒地嗄声说。“等你落到我的手里——管保揪你的耳朵，叫你对我咧着嘴笑！”

这时候从大门里跑出来一个脚登长靴、穿一件敞开着的

缀有肩章的号衣的大个儿跟丁。他走到小厮跟前，先兜脸给他一巴掌，随后又骂他混蛋。

“您怎么的，马特威·莫塞伊奇，为什么打我?”被打得莫名其妙和局促不安的小厮按着脸颊，痉挛地眏着眼睛说。

“啊，你还噜苏?”跟丁回答说。“我满屋子跑来跑去找你，你倒躲在这里!”

他一把揪住他的头发，把他的头按了下去，慢慢地、稳稳当当地、有板有眼地在他的脖颈上揍了三拳。

“主人按了五次铃，”作为一种教训，他补充说，“为了你这狗崽子，连累我挨了骂! 滚!”

他发号施令地用手指着台阶。孩子不知所措地站了一阵，眏了一两下眼睛，望了望跟丁，知道除了再挨这么一顿，从他那里再也指望不到什么，就把头发一甩，猛然跑上台阶去了。

查哈尔得到了多大的胜利啊!

“揍得好，马特威·莫塞伊奇! 再揍，再揍!”他幸灾乐祸地说。“嘿，还揍得不够! 你真行，马特威·莫塞伊奇! 谢谢! 他太泼辣了。……这就是‘秃鬼’给你的报应!以后再咧着嘴笑不?”

仆役们都哈哈大笑，友谊地同情着那个揍小厮的跟丁和对此幸灾乐祸的查哈尔。谁也不同情小厮。

“喏，喏，我从前的主人就是这样的，”那个尽打查哈尔岔的跟丁又开始说，“你刚觉得好象有一点儿乐趣，他仿佛猜到了你的心事，突然走到你的身边，一把揪住你，就象马特威·莫塞伊奇揪住安得留希卡一样。如果光是骂人，这算得什么!骂骂‘秃鬼’又有什么大不了?”

“他的主人也许能一把揪住你，”那个车夫指着查哈尔回答他说，“瞧你头上是怎样的一张毯子！可是他揪查哈尔·特罗非米奇什么呢？他的脑袋就象一个南瓜。……除非揪他颧骨上的两蓬胡子，哦，那里倒很可以揪！……”

全笑起来了，查哈尔好象当头挨了一棍，车夫的恶作剧使他大吃一惊，他刚刚还跟他亲切地交谈着哩。

“要是我去禀告了老爷，”他向车夫愤怒地嗄声说，“他会知道从什么地方来揪你，会替你把胡子熨平的，瞧你的胡子完全变成冰条了！”

“要是能把别人的车夫的胡子熨平，你的主人可真有办法！不，你们弄到自己的车子，那时再把他的胡子熨平，要不然太慷慨了！”

“会雇你这种流氓当车夫？”查哈尔嘶哑地说。“把你驾在我主人的车子上你还不够格！”

“哦，好一位主人！”车夫恶毒地回答。“你从哪里掘他出来的？”

他本人和管院人、理发匠、跟丁以及骂街制度的拥护者，都哈哈大笑起来。

“笑吧，笑吧，我可要禀告老爷去！”查哈尔嗄声说。“而你，”他向管院人转过身来说，“原应当制服这些强盗，不应当笑的。派你在这里干什么的？是维持秩序。可是你怎么样？我要禀告老爷去：等着吧，有你好看的！”

“哦，得了，得了，查哈尔·特罗非米奇，”管院人竭力消他的气说，“他对你怎么了？”

“他怎么敢这样议论我的主人？”查哈尔指着车夫激烈地

抗议说。“他知道不知道，我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怀着敬意问。“你做梦也梦不到这样的主人的，”他朝车夫转过去说，“又和善，又聪明，又漂亮！你们的主人可是象一匹没有喂草料的驽马！看到你们驾着那匹褐色的母马走出院子，才丢人呢，简直是叫花子！你们吃的是萝卜和克瓦斯。瞧你身上的这件上衣，窟窿多得数也数不清！”

应当说明的是，车夫身上的那件上衣根本就没有一个窟窿。

“这样的上衣你要找也找不到，”车夫打岔说，并且把露出在查哈尔胳肢窝底下的衬衫一角迅速地扯了出来。

“得了，得了！”管院人重复说，一边用双手分开他们。

“啊，你撕我的衣服！”查哈尔叫喊说，一边把衬衫再扯出一些。“你等着，我禀告老爷去！喏，诸位弟兄，你们看，他干了什么，把我的衣服都撕破了！”

“是我吗？”车夫说，多少有点胆怯了。“分明是你主人撕破的……”

“这种主人会撕衣服！”查哈尔说。“这样和善的一个人；他是宝贝，不是主人，求上帝保佑他健康吧！我在他那里简直象在天堂里一样，要什么有什么，一辈子没有被叫过傻瓜；我生活得又舒服又安逸，同他吃一样的饭，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就是这样！……乡下我还有个人的房屋、个人的菜园、分配的一份粮食；农民们都向我鞠躬！我是总管兼管家！而你同你的主人……”

他憎恶得说不出话来彻底击败敌手。他停了一下，想集中精力想出一句恶毒的话来，但是由于愤怒过度，竟想不

出来。

“哼，等着吧，瞧你怎么了结撕破衣服的事儿：他会教你撕的！……”终于他说出来。

触犯他的主人刺痛了查哈尔的心。他的好胜心和自尊心被唤醒了，他的忠心苏醒了，以全力表现出来了。他准备把毒恨不单倾泻在敌手身上，并且也倾泻在他的主人和他主人的亲戚朋友身上，虽然不知道他的主人有没有亲戚。这时候，他以可惊的精确，把平素同车夫谈话时听到的关于主人们的一切诽谤和谗言，一一复述出来。

“你和你主人是该诅咒的穷汉，犹太人，比德国人还不如！”他说。“我知道你们家的祖父是什么样的人：旧货铺里的伙计。昨天晚上，你们家的客人出去的时候，我还疑心是什么骗子溜了进来，看看也真可怜！他母亲也把偷来的和穿破的衣服放在旧货铺里卖钱。”

“得了，得了！”管院人调停说。

“不错！”查哈尔说。“我们老爷真了不起！是一位世袭的贵族；交往的尽是将军、伯爵和公爵。还不是每一位伯爵他都接见，有几位来了，还得在过道里站半天。……常来的还有作家……”

“作家是什么样的人，老兄？”管院人希望停止这场口角，问。“是官员呢还是什么？”

“不，这种老爷是独出心裁的人，”查哈尔解释说。

“他们在你们家里干什么？”管院人问。

“干什么？有的要烟管，有的要葡萄酒……”查哈尔说，看到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嘲弄地微笑，他便停了停。“你们全是

坏蛋，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他向所有的人瞟了一眼，口急地说。“教你撕别人的衣服！我禀告主人去！”他添上一句，迅速地往家里走。

“得了吧！站住，站住！”管院人喊。“查哈尔·特罗非米奇！我们到酒馆去，请吧，到酒馆去……”

查哈尔半路停了下来，很快地回过身，看也不看仆役们，更快地冲到街上。他头也不回地一直走到对街那家酒馆门口；这时他才转过身来，向所有的人阴郁地望一下，更阴郁地向所有的人招招手，叫他们跟他进去，便消失在酒馆的大门里了。

其他的人都四散开去：有的到酒馆里，有的回家；只剩下跟了一个人。

“哦，他去禀告主人，又有什么大不了？”他一边慢慢地打开烟盒，一边深思地阴阳怪气地自言自语。“从每一件事情来看，他都是一位和善的主人，只是骂人罢了！骂人算得了什么！可是有种人，瞧着瞧着，一把头发……”

第十一章

一过四点钟，查哈尔就小心地、不声不响地打开前室，蹑着脚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再从那里走到主人的书斋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随后又蹲下去把眼睛凑在钥匙孔上。

书斋里响着匀称的鼾声。

“还睡着呢，”他低声说。“应当叫醒他了，快四点半了。”

他咳了声，走进书斋去。

“伊里亚·伊里奇！喂，伊里亚·伊里奇！”他站在奥勃洛摩夫的枕头边轻轻地说。

还在打鼾。

“咦，还睡着呢！”查哈尔说。“象个石匠似的！伊里亚·伊里奇！”

查哈尔轻轻地碰了碰奥勃洛摩夫的袖子。

“起来吧，四点半了。”

伊里亚·伊里奇仅仅轻轻哼了几声，可没有醒。

“起来吧，伊里亚·伊里奇！多丢人！”查哈尔提高声音说。

没有回答。

“伊里亚·伊里奇！”查哈尔碰碰主人的袖子，又叫了一声。

奥勃洛摩夫的脑袋略为转动了一下，好容易睁开一只眼睛，好象一位中风病者似地看着查哈尔。

“谁？”他用嘶哑的嗓音问。

“是我。起来吧！”

“走开！”伊里亚·伊里奇喃喃说，又沉入酣睡之中。

现在已不再打鼾，而是鼻子里发出嘘嘘的声音。查哈尔拉拉他的衣襟。

“干什么？”奥勃洛摩夫突然睁开双眼，威胁地问。

“您吩咐我叫醒您的。”

“哦，知道了。你尽了责任了，走吧！其余是我的事情了……”

“我不走，”查哈尔又拉拉主人的袖子说。

“得了，别麻烦了，”伊里亚·伊里奇和善地说，又把脸埋在枕头里，打起鼾来。

“不行，伊里亚·伊里奇，”查哈尔说。“我很高兴你这样，但是决不行！”

又碰碰主人。

“哦，行行好吧，别打搅我了，”奥勃洛摩夫睁开眼睛恳求地说。

“如果对您行了好，回头可又要生气，说我不来叫醒您了……”

“唉，我的天爷爷，你这个人真是！”奥勃洛摩夫说。“哦，哪怕让我睡一分钟也好，一分钟又算得什么？我自己知道……”

伊里亚·伊里奇突然受到睡魔的袭击，一下子不作声了。

“你就知道睡觉，”查哈尔确信主人听不见他的话，说，“瞧你睡得象一段白杨木似的！你生到世界上来干什么的？喂，起来吧！人家在对你说话……”查哈尔正要吼叫起来。

“你说的什么？你说的什么？”奥勃洛摩夫抬起头来，威胁地说。

“我是说干吗您不起来，老爷？”查哈尔好声好气地回答。

“不，你怎么说的，啊？你竟胆敢如此——啊？”

“胆敢怎么？”

“胆敢胡说八道！”

“您是做梦吧……一定是做梦。”

“你以为我睡着了吗？我并没有睡着，我什么都听见的……”

可是他又睡了。

“哦，”查哈尔绝望地说。“嘿，你这个人哪！怎么躺得象一

段木头似的？看见你就恶心。你们瞧瞧他看……呸！”

“起来，起来！”他突然用吃惊的声音说。“伊里亚·伊里奇！瞧，您这里出事情了……”

奥勃洛摩夫赶忙抬起头来，往四下里瞧瞧，深深地叹一口气，又躺了下去。

“让我安静点儿吧！”他严肃地说。“我原先吩咐你叫醒我，可是现在把这个吩咐取消了——听见没有？什么时候我要醒，自己会醒的。”

有时候，查哈尔说了一句也就算了：

“哦，睡吧，见你的鬼！”

有时候他却坚持到底，这一回也是如此。

“起来，起来！”他放开喉咙喊，双手抓住奥勃洛摩夫的衣襟和袖子。

奥勃洛摩夫突然出其不意地跳起来，向查哈尔扑过去。

“等着我来教训你，主人想要休息的时候，你竟惊动他！”他说。

查哈尔用尽全力迅速地闪开，但是才走到第三步，奥勃洛摩夫就已完全清醒，一边打呵欠，一边伸起懒腰来。

“给我拿一些……克瓦斯来……”他趁着呵欠的空隙说。

这时候有一个人在查哈尔的背后哈哈大笑。两个人都回过头去。

“希托尔兹！希托尔兹！”奥勃洛摩夫朝客人飞奔过去，快活地喊。

“安得烈·伊凡尼奇！”查哈尔咧开嘴笑着说。

希托尔兹还在捧腹大笑：他目击了刚才上演的整出戏。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希托尔兹只能算是半个德国人，按照父亲的说法：他母亲是俄国人；他信奉正教；俄国话是他天然的语言：这是他从母亲那里，从书本里，在大学的讲堂里，在同村童们游戏，在同父老们谈话以及在莫斯科的市场上学来的。他又从父亲那里和书本里继承了德国话。

希托尔兹是在他父亲当总管的威尔赫略沃村长大和受教育的。从八岁起，他就跟父亲一起学地图，依照音节读赫尔德[1]的和维兰[2]的著作及《圣经》中的诗句，结算农民、市民和工人们的别字连篇的账目，同母亲一起读《圣经》里的历史，学克雷洛夫的寓言，也依照音节读《泰力马克》[3]。

一离开教鞭，他便同孩子们跑去掏鸟窝，而且不止一两次，在上课或者祈祷的时候，从他的口袋里发出小乌鸦吱吱的叫声。

有时候，午饭以后，父亲坐在花园里树底下抽烟斗，母亲

---

① 赫尔德(1744—1803)，德国思想家和文学研究家，与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有密切关系。

② 维兰(1733—1813)，德国作家，接近温和的启蒙派。

③ 指法国作家斐涅龙(1651—1715)的教育小说《泰力马克历险记》。

在织毛衣或者绣十字布；突然从街上传来一片喧闹和叫喊，一大堆人闯进家里来。

"什么事情？"惊慌失措的母亲问。

"大概又是送安得烈回来吧，"父亲若无其事地说。

门开了，一群农民、农妇和小孩子闯进花园里来。果然是送安得烈回来——可是怎样的一副形状啊：靴子掉了，衣服撕破了，鼻子破了——或者是他的，或者是别的孩子的鼻子。

只要安得留沙半天不在家，母亲总很着急，要不是父亲断然禁止她去干涉他，她会把他留在自己身边的。

她给他洗澡，换衬衣，换衣服，于是安得留沙有半天这样干干净净、斯斯文文地走来走去，但是到晚上，有时候到早晨，又浑身肮脏，头发蓬乱，无法辨认了，人们拉他回家，或者农民们把他放在干草车上送回来，或者他睡熟在渔网上，搭着渔船归来。

母亲含着眼泪，父亲却并不放在心上，还笑着。

"好小子，一定会成个好小子！"他有时说。

"行行好吧，伊凡·包格达尼奇，"母亲诉苦说，"他没有一天不带着青痕回家，最近还把鼻子都打出了血。"

"假使他从不打破自己的或者别人的鼻子，他还成什么孩子？"父亲笑着说。

母亲哭了又哭，随即坐在钢琴前面，弹一曲赫尔兹[①]解闷：眼泪一滴接一滴地掉在琴键上。可是安得留沙由人伴送或者自己回来了；他讲得这样高兴，这样生动，引得她也笑起来，同时他又如此聪明！他很快就能象母亲一样读《泰力马

① 安利·赫尔兹(1803—1888)，法国钢琴家和作曲家。

克》，并同她一起四手联弹了。

有一次，他失踪了一个星期；母亲眼睛也哭肿了，父亲则若无其事，还在花园里散步和抽烟。

“要是奥勃洛摩夫的儿子失踪了，”他对妻子要他去寻找安得烈的建议答复说，“我会闹得全村和警察局都不安，但是安得烈会回来的。嗽，是个好小子！”

第二天早晨，发现安得烈平静地睡在床上，床底下放着什么人的一管枪、一磅火药和一些霰弹。

“你到哪里去了？哪里拿来的枪？”母亲接二连三地问。“干吗你不作声？”

“就是这么一回事！”这是他唯一的回答。

父亲问：把柯乃留斯·乃波斯的作品译成德文了没有？

“没有，”他回答。

父亲一把揪住他的领子，把他拖出门外，把帽子给他戴到头上，从背后一脚踢得他栽了一个觔斗。

“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他说，“这一次可要带两章翻译回来，一章不行了，再把母亲指定的法国喜剧里的那一段台词读熟了；要不然，不要回来见我！”

安得烈过了一个星期，带了译作，读熟了那段台词，回来了。

他长大了一点，父亲就带着他坐在弹簧马车上，把缰绳交给他，叫他驾了车到工场里和田地上，随后到城里、商店里和衙门里去，又驾了车去看某种粘土，父亲用手指捻起一撮来嗅一嗅，有时候还舐一舐，又给儿子嗅嗅，并且向他解释，这是什么粘土，有什么用处。再不然，就跑去看怎样提炼碳酸钾或

者柏油，怎样化兽油。

到十四五岁，孩子时常独自驾着车或者骑着马，鞍子上带了个提包，到城里去替父亲办事，而且从没有忘记、弄错、漏掉或者办糟过一件事情。

"Recht gut, mein lieber Junge!"① 父亲听取了他的报告说，用宽阔的手掌拍拍他的肩膀，同时按任务的轻重给他两三个卢布。

母亲要很久才能给安得留沙洗干净煤灰、泥浆、粘土和油脂。

对这种实际的劳动教育，她并不完全喜欢。她生怕儿子会成为一个德国式的市民，他的父亲就是这种市民出身。她把整个德国民族看作一群地道的市侩，不喜欢他们的粗野、傲慢和独立自主，这些性格是德国人到处用来表现一千年来所获得的市民权的，犹如一头牛长了两只犄角，不懂得把它们适当地隐藏起来。

在她的眼光里，整个德国民族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一位绅士。在德国人的性格中，她看不出有任何温柔、委婉、宽厚以及使上流社会的生活如此愉快，可以省略规矩、打破一般习惯、不遵守礼节的东西。

不，这些粗人是如此死钉住给他们规定了的和装进他们头脑里的事物，只要是依照规矩做去，他们不惜以自己的额角去撞穿墙壁。

她在一家有钱的人家当过家庭教师，有机会出过国，跑遍

① 德语：好极啦，我的可爱的孩子！

了全德国，把所有的德国人混淆为一群抽短烟管、满口吐唾沫的店伙、工匠、商人，挺直得象一根棒、脸相象士兵一样的军官和面目平凡的官吏，他们只配干干脏活，以劳力糊口，遵奉平庸的秩序和乏味的生活规则，学究似地履行义务——所有这些市民都举止生硬，双手粗大，谈吐粗鲁，脸上露出市民的那股蛮劲。

"无论德国人怎么打扮，"她想，"无论他穿多么细致白净的衬衫、漆皮靴子，甚至戴上黄手套，他还是象用靴子的皮裁成似的；从雪白的袖口里伸出来的还是粗硬微红的手，即使穿着优雅的衣服，还是象一个面包师或者酒保。这些粗硬的手就要求拿一把锥子，或者充其量要求拿管弦乐队里的一张弓子。"

她梦想儿子成为一位贵族地主，虽然是暴发户，出身微贱，父亲是市民，但究竟是一位俄国贵族妇女的儿子，究竟是一个白晰而体格很好的孩子，手脚纤小，脸庞干净，眼睛清朗灵活——同她在俄国有钱的人家和外国所看见的孩子一模一样，在德国当然是看不见这种孩子的。

而突然间，他差一点没有亲自在磨坊里推磨子，象他父亲那样从工场里或者从田里回家：浑身都是油脂和肥料，双手脏红粗硬，胃口象饿狼一样！

她赶忙替安得留沙剪指甲，卷头发，缝漂亮的领子和硬胸；到城里去定做短大衣；教他听赫尔兹的发人深思的乐曲，给他歌唱赞颂花朵、赞颂人生的诗篇的曲子，对他低声地讲述军人或者作家的光辉使命，同他一起幻想有些人命定要扮演的高贵角色……

这些远景当然被拨算盘珠、整理农民油腻的收条和对付

工匠所破坏了！

她甚至憎恶安得留沙驾了到城里去的那辆车子，父亲给他的那件油布斗篷以及那副绿色的麂皮手套——劳动生活的粗野的标志。

不幸的是，安得留沙功课很好，父亲便让他在这小小的寄宿学校里当辅导教师。

这本来也无所谓，但是他却完全按照德国的规矩，象对待工匠似的付他薪水：十卢布一个月，还叫他在账簿上签收。

放心吧，善良的母亲：你的儿子是生长在俄国的土地上，不是生长在长着市民的牛角、推磨的双手的平凡的人群里。奥勃洛摩夫卡就在附近：那里是永远过节日的！那里是把工作当作桎梏来摆脱的；那里，主人并不天一亮就起床，并不在工场里、在涂着兽油和鱼油的轮子和弹簧旁边打转的。

就在威尔赫略沃，有一所一年之中有大半年空关起来的房子，这个顽皮的孩子时常偷跑到那里去，看到长长的客厅和回廊，墙上挂着一些模糊不清的肖像，他们并无粗野的气息和粗硬的大手——看到的是懒怠的碧眼、敷着发粉的头发、白嫩的脸蛋、丰满的胸膛、在颤动着的袖口里傲然自得地按着剑柄的青筋累累的优美的手；看到的是穿着绫罗绸缎、在华而不实的舒适生活中逝去的世世代代的人。

他在这些人物身上学习着一部荣华时代、战争和声誉的历史；他在那里读到一段旧时代的故事，这段故事与他父亲吐着唾沫，抽着烟管，向他讲过一百次的、在芜菁与马铃薯之间、在市场与菜园之间度过的萨克森的生活大不相同。

每三年一次，这个城堡里突然挤满了人，沸腾着生活、祝

宴和舞会；在长长的回廊里，通宵灯火辉煌。

公爵和公爵夫人带着全家的人到这里来了：公爵是一位白发老人，长着褪色的羊皮纸似的脸、黯然无光的凸眼睛、大而秃的额头，佩着三枚宝星，带着一个金烟盒和一根镶着碧玉柄的手杖，穿着天鹅绒靴子；公爵夫人是一位容貌、身材和骨骼都很端庄的妇人，虽然生过五个孩子，还仿佛从来没有人（连公爵本人也算在里面）接近过、拥抱过、亲吻过她。

她似乎高出在这个世界之上，每三年才下凡一次；她同谁也不讲话，哪里也不去，只同三位老太太坐在拐角上的一间绿色的房间里，或者越过花园，顺着一条有顶的回廊步行到教堂去，坐在围屏背后的椅子上。

但是，除了公爵和公爵夫人之外，这所房子里还有一大批那样快乐而活泼的人物，以致安得留沙用他那小孩子的碧绿的眼睛，一下子发现三四种不同的情况，用他机灵的智慧贪婪地、情不自禁地观察这一批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典型，好象观察假面舞会上的五光十色的景象一般。

那里有皮埃尔和米希里两位小公爵，其中第一位立刻指教安得留沙说，在骑兵和步兵部队里怎样吹号子，骠骑兵的佩刀和马刺是如何如何，龙骑兵的又是如何如何，什么团队用什么颜色的马，为了不失体面，离开了学校应当到哪里去入伍。

第二位，米希里公爵，他刚同安得留沙相识，就使他站好姿势，用一对拳头干出惊人的把戏——揍安得留沙的鼻子和肚子，随后告诉他这是英国式的拳斗。

过了三天，安得留沙单凭他两条筋肉累累的胳膊和一股子蛮劲，用又象是英国式，又象是俄国式的不伦不类的拳法，

打破了米希里的鼻子，从而在两位公爵跟前得到了威望。

还有两位公爵小姐，一位十一岁，一位十二岁，高大、端庄，打扮得漂亮，她们同谁也不讲话，对谁也不鞠躬，而且害怕农民们。

还有她们的家庭教师 M-lle Ernestine①，她常到安得留沙母亲那里去喝咖啡，教她给安得留沙卷头发。有时候她把他的头靠在自己的膝盖上，用卷发纸把他的头发卷得很痛，随后用雪白的手捧住他的双颊，如此亲切地吻他！

还有在车床上车烟盒和钮扣的德国人，还有从一个星期日醉到下一个星期日的音乐教师，还有一大批女仆，最后是一群大大小小的狗。

这一切使得这所房子和这个村子充满喧闹、嘈杂、敲击、喊叫和音乐。

一方面是奥勃洛摩夫卡，另一方面是过着豪华生活的公爵的城堡，这两方面和德国人的性格碰到一起，于是安得烈没有成为一位真正的好决斗的大学生，甚至也没有成为一位俗物。

安得留沙的父亲是一位农业学家、工艺技师兼教员。他从他的父亲，一位农场主那儿，受过实际的农事训练，在萨克森的工厂里学过工艺，又在附近一所大约有四十位教授的大学里接受了要他把四十位饱学之士向他讲解的学问传授给别人的使命。

他并不再求上进，而是固执地往回走，决心要干成一番事

---

① 法语：爱奈斯蒂纳小姐。

业。他回到父亲那里。后者给了他一百退勒① 和一个新背包，就把他打发走了。

伊凡·包格达尼奇从此没有再看见故乡和父亲。他在瑞士和奥地利流浪了六年，在俄国住了二十年，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庆幸。

他进过大学，所以决定儿子也应该进大学——这不是德国的大学，也不要紧，俄国的大学会使儿子的生活引起变化，会使儿子远远地脱离自己心里给儿子的生活安排好的常轨，也不要紧。

这件事他干得非常简单：从自己的祖父接受了这一常轨，就象顺着一根尺一样，把它延长到将来的孙子，就此放下心事，没有料想到赫尔兹的曲调、母亲的幻想和故事、公爵府里的回廊和女客厅，会把狭窄的德国式的生活途径，改造成一条不论他祖父、父亲和本人都不曾梦见过的如此宽阔的大道。

在这一方面，他倒并不是一位迂夫子，并不坚持自己的主张；只是不会在自己的头脑中给儿子规划另一条道路罢了。

关于这一点，他操心得不多。儿子从大学里回来，在家里住了三个来月，父亲就对他说，他在威尔赫略沃再没有事情可干，甚至奥勃洛摩夫也到彼得堡去了，因此他也应该到那里去。

老人并不问一问自己：为什么安得烈必须到彼得堡去，为什么他不能留在威尔赫略沃帮他经管领地；他只记得，自己修毕了学业，父亲就把他送走了。

所以他也把儿子送走——这是德国的习惯。这时候母亲

① 德国旧银币名。

已经去世，没有反对的人了。

动身的那一天，伊凡·包格达尼奇给了儿子一百纸卢布。

“你到了省城里，”他说，“问卡林尼可夫拿三百五十卢布，把马留给他。要是他不在，就把马卖掉；那里就要举行集市，就是不愿意买马的人也会出四百卢布的。到莫斯科要花四十卢布，从那里去彼得堡——七十五卢布；还可以剩下很多的钱。往后就随你的便了。你同我一起办过事情，所以你知道我有一些资本；但是在我死去之前，你别指望它，而我，除非石头掉在头上，大概还有二十年可活。灯火很旺，里面还有许多油。你受过很好的教育：所有的前程都展开在你的面前；仕宦、经商，那怕写作都行——我不知道你要选择什么，喜欢干什么……”

“我要看一看，能不能一下子什么事情都干，”安得烈说。

父亲使劲地哈哈大笑，并且拍着儿子的肩膀，拍得马都受不住。安得烈可满不在乎。

“哦，要是你不老练，一下子找不到道路，需要商量请教，就去找莱茵霍尔德，他会教导你的。哼！”他举起手指，摇着头，补充说，“他是……他是……”他想称誉他一下，可是找不到字眼。“我们俩是一起从萨克森到这里来的。他有一所四层楼的房子。我来把地址告诉你……”

“不必了，”安得烈反对说，“等我有了四层楼的房子，我才会去找他，目前没有他我也行……”

又在肩膀上拍了一下。

安得烈跳上马背。鞍子上绑着两个袋子：一个里面装着一件油布斗篷，还看得见有一双肥大的钉靴、几件用威尔赫略

沃的麻布做成的衬衫——都是父亲主张要买和要带的东西；另一个里是一件华美的细呢料子的燕尾服、一件厚毛的大衣和为了纪念母亲的教诲，在莫斯科定做的一打细布衬衫和一双皮鞋。

“行了！”父亲说。

“行了！”儿子说。

“都齐备了吗？”父亲问。

“齐备了，”儿子回答说。

他们默默地对看了一阵，仿佛用眼睛穿透对方似的。

这时候周围聚起了一群好奇的邻人，张着嘴巴看总管怎样送走儿子。

父亲和儿子握握手。安得烈便策马而去。

“是怎样的一个混小子，竟一滴眼泪也不流！”邻人们说。“那边篱笆上不是有两只乌鸦在呱呱叫，是在给他报凶兆的——报应就在眼前！……”

“乌鸦对他又有什么？圣伊凡节①他还夜夜独自在树林里走动，这在他们都无所谓。俄国人可躲不过去的！”

“可是这位老异教徒也真行！”有一位母亲说。“他竟把儿子象小猫一样抛到街上，抱也不抱，哭也不哭！”

“停一停，停一停！安得烈”老头儿喊。

安得烈勒住马。

“啱，多半是良心发现了！”人群里有人赞许说。

---

① 俄历六月二十四日，即夏至节；根据古代民间迷信传说，这是巫师妖妇出动的日期。

“什么事?”安得烈问。

“马肚带松了,该紧一紧。”

“到了沙姆什夫卡,我自己来紧吧。没有工夫耽搁了,要趁天黑之前赶到那里。”

“行了!”父亲挥挥手说。

“行了!”儿子点点头重复说,把身子伛倒了一些,正要用靴距刺马。

“唉,你们这两条狗,真正是狗!竟象陌生人似的!”邻人们说。

人群里突然发出一阵响亮的哭声:一个女人忍不住了。

“好心肝,好宝贝!”她用头巾的一角拭着眼睛说。“可怜的没有娘的孩子!没有了亲生的娘,竟没有人给你祝福啦。……让我来给你划个十字吧,我的好孩子!……”

安得烈疾驰过去,跳下马,把老妇人拥抱了一下,随后正想上马——当她在他的身上划十字,亲吻他的时候,他一下子哭起来了。在她热烈的言语之中,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昙花一现似地闪出了母亲慈爱的音容。

他又把这个女人紧紧地拥抱了一下,赶忙拭去眼泪,纵身上马。呼,一鞭子抽到马的肋腹上,他便消失在一片尘雾之中;三条狗从两边拚命向他追过去,汪汪大叫。

第 二 章

希托尔兹和奥勃洛摩夫是同年,已经三十开外。他做过

官，后来辞了职干自己的事情，而且确实挣到了一所房子和一些钱。他现在同别人合伙经营着一家做出口生意的公司。

他一刻不停地活动，公司里要派一位代理人到比利时或者英国去，总是派他；要设计什么方案或者把新的设想应用到事业上，也总是选中他。同时他还交际和看书，天知道他怎么会有工夫的。

他浑身由骨头、肌肉和神经所组成，宛如一匹纯英国种的马。他瘦削，差不多完全没有面颊，那就是，只有骨头和肌肉，没有肥硕丰满的迹象；脸色匀净、黝黑而一点不红，眼睛虽然有点蔚蓝，可是富于表情。

他没有不必要的动作。要是坐，就文静地坐下来；要是行动，那脸上的表情也恰到好处。

正象他的肉体上没有多余的东西一样，在他生活的精神作用方面，他也寻求实际与心灵的细致要求之间的平衡。双方齐步前进，一路上交叉和交织，但从不纠缠成为一个沉甸甸的解不开的死结。

他坚毅地、精神饱满地前进；按照预定的计划生活，象爱惜每一个卢布似地爱惜每一天的光阴，一刻不懈地控制着时间、精力、心智与感情的消耗。

他驾驭自己的悲哀和喜悦，就象支配手足的动作，或者象对待天气的阴晴一样。

下雨的时候，他打伞，那就是，在悲哀持续的时候，他忍受，而且不是胆怯地逆来顺受，大抵倒是带着懊丧和傲慢的态度来忍受，他之所以耐性忍受，只是因为他把痛苦的一切原因都归罪于自己，而不把它当作一件外套似的挂到别人的钉子

上去。

他享受欢乐，犹如欣赏一朵在路上采摘的花，只欣赏到它在手里萎谢为止，决不去尝味兴尽悲来的痛苦。

单纯地，那就是直接而认真地面对人生——这是他经常的课题，他一方面逐渐解答它，一方面也理解它的一切困难，当他碰巧发现前途有一段弯路，而跨出了正确的一步去的时候，他心里总暗自骄傲和庆幸。

“单纯地生活是复杂困难的！”他时常对自己说，并且赶紧察看哪里弯曲了，哪里歪斜了，生活的线索在哪里拧成了一个杂乱无章的结子。

他最害怕想象，害怕这个两面派的伙伴，一面是朋友，另一面却是仇敌，你少去信任它的时候——是朋友，而在它的甜蜜的低语之下安然熟睡的时候——是仇敌。

他害怕任何幻想，万一陷入幻想，那就象人们走进一个镌刻着 ma solitude, mon hermitage, mon repos① 的洞窟，事先就知道该在什么时候走出来。

他心灵里没有幻想、猜测和神秘的地位。凡是没有经过经验和实际的真理分析的事物，在他的眼光里都是视觉的欺骗，光线与色彩在视网膜上的或此或彼的反映，或者至多是一件尚未经过经验检定的事实。

他并不喜欢驰入奇迹的领域，或者在推测和揭开千年以后之谜的思想原野上，作堂·吉诃德式的驰骋的那种不求甚解的态度。他固执地停留在神秘的大门之外，既不表示幼稚

---

① 法语：我的独居、我的退隐、我的休息。

的轻信，也不表示愚蠢的怀疑，只是等待法则的出现，有了这一法则，神秘也可迎刃而解。

对于感情，正如对于想象一样，他也加以密切慎重的注意。他在这上面一再失足，不得不承认，感情作用的范围在他还是一个 terra incognita ①。

要是在这个未知的领域里，他能事前辨别乔装的虚伪和质朴的真理，他总热烈地感谢命运；当他遭受了被花朵所巧妙地掩盖着的欺骗而为之失足，但是并不摔倒的时候，如果只是心跳得更厉害，他就不再怨艾，如果不悲痛欲绝，如果额头不渗出冷汗，漫长的阴影往后不长期掩没他的生活，他就不胜高兴了。

他认为自己很幸福，因为能够始终保持同一的高度，或者骑在感情的马驹上驰骋，而并不越出那条划分感情的世界与虚伪和感伤的世界、划分真理的世界与荒谬可笑的世界的细线，或者策马归来，而并不跑进那片残暴、诡辩、狐疑、繁琐和阉割心灵的干沙地里。

他在爱恋的时候，仍感觉到脚踏实地，身上有足够的力量，至少可以摆脱羁绊，自由行动。他不迷恋美色，因此并不忘掉或者降低男子的尊严，不当奴隶，“不拜倒石榴裙下”，固然他也没有体验过如火如荼的快乐。

他并没有偶像，因而他保持了心灵与肉体的坚强，而且以贞洁自傲；他身上散发出一股血气方刚的力量，在这一股力量面前，就是不知羞耻的女人也不由自主地张皇失措。

---

① 拉丁文：未知的领域。

他懂得这些稀有可贵的品质的价值，所以极为吝惜它们，以致人们都说他是冷酷的利己主义者。人们对他的克制冲动，对他能不越出天然的、自由的精神状态的本领加以斥责，却替拚命投身泥淖、破坏自己的和别人的生活的人进行辩护，有时候还怀着艳羡和惊异的心情来辩护。

"热情，热情是能为一切辩护的，"他周围的人说，"但是您却在自己的利己主义之中，就只爱惜自己，我们要看看您为的是谁。"

"为了随便哪一位，"他仿佛望着远处似的沉思地说，依旧不相信热情的诗意，不歌颂热情的暴风骤雨似的表现和它的破坏性的后果，依旧想在确切地理解和处理人生之中看到人类生存和憧憬的理想。

人们同他争辩得越多，他倔强得越厉害，甚至还陷入，至少在争辩的时候还陷入清教徒的狂热。他说，"人类正常的使命是，按部就班地活过一年的四季，那就是人生的四季，把生命之杯一滴也不让它白白流掉地保存到末日。一堆燃烧得平稳而徐缓的火，总比一场猛烈的火灾要好，无论后者烧得多么富于诗意。"最后他补充说，"假使我能够亲身证明我的信念，我就幸福了，但是我不指望我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十分困难的。"

他还是固执地按照自己所选定的道路继续前进。谁也没有看见过他曾经为了什么事情大伤脑筋；看来，良心的谴责从来没有折磨过他；他从不悲伤，从来没有在新的或者艰难复杂的环境中迷失过方向，而是象走向熟人似地向它们走去，仿佛他已经是第二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走过的都是早已熟悉的

地方。

碰到任何事情，他总立刻采取适合于这种事情的必要的对策，如同一位女管家从挂在腰带上的一串钥匙中，挑出正是开这扇或者那扇门的钥匙来。

他最看重的是坚决地达到目的：在他的眼光里，这是性格的一种特征，对具有这种坚决性格的人，无论他们所抱的目的如何无关紧要，他都一律尊敬。

“这才是人！”他说。

不用说，他朝他的目标前进的时候，总是勇气十足地跨过一切障碍，除非在他的道路上出现一堵高墙或者一条无法越过的深渊，他决不半途而废。

但是他也不会勇敢到闭着眼睛跳过深渊，或者碰运气向墙壁瞎撞。他把深渊或者墙壁估量一下，如果没有可靠的方法去战胜它，他就不管人家说什么，抽身便走。

要形成这样的性格，也许需要形成希托尔兹的那些混合因素。在我国，早就形成了五六种类型的活动家，他们眼睛半开半闭，懒洋洋地望着周围，把一只手放在社会的机器上，踏着前辈遗留下来的足迹，迷迷糊糊地依着常轨去推动它。但是，瞧，他们的眼睛从迷迷糊糊中张开来了，听得见勇敢、宽阔的步伐，生气蓬勃的声音了。……应当有多少冠着俄国姓名的希托尔兹出现啊！

这样一个人物怎么能同奥勃洛摩夫亲近的呢？奥勃洛摩夫的每一特点、每一举动、全部生活，都是和希托尔兹的生活截然相反，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的两个极端，即使象人们所设想的那样，不能成为同情的理由，总也无碍于同情。这似乎是

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

此外，童年和学校——两个有力的因素——把他们俩联结起来了，随后是在奥勃洛摩夫的家庭中，人们对这个德国孩子大量倾注的俄国式的仁慈而热烈的爱抚，随后是在体力与精神方面，希托尔兹对奥勃洛摩夫所扮演的强者的角色，最后与最主要的是，在奥勃洛摩夫的天性中，有一种纯洁、磊落而善良的本质，它对于凡是良好的、同这颗单纯、无邪而永久信任的心相应和的事物，都充满深挚的同情。

谁只要偶然而有意地向这个纯洁的、孩子似的心灵看一眼——哪怕这个人是阴郁的或者恶意的——就无法拒绝同他亲密无间，即使环境妨碍他们亲近，也会留下一个美好而经久的记忆。

安得烈时常摆脱事务或者交际，从晚会上或者舞会上出来，跑去坐在奥勃洛摩夫那张宽大沙发上，在懒洋洋的谈话中，排遣和轻松一下烦躁的或者疲劳的心灵，并且总是体验到一个人从富丽的客厅回到简陋的家里，或者从风景优美的南方回到童年时代散过步的桦树林里的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第　三　章

"你好，伊里亚？看到你，我多么高兴啊！你的生活怎么样？身体很健康吧？"希托尔兹问道。

"不，身体坏透了，安得烈兄，"奥勃洛摩夫叹一口气说。"哪里说得上健康！"

“怎么，害病了吗？”希托尔兹关心地问。

“针眼害得才厉害呢，上星期右眼长了一颗，现在左眼又长出一颗来了。”

希托尔兹笑起来。

“就这一点儿毛病吗？”他问。“这都是你尽睡觉睡出来的。”

“谁说‘就这一点儿’，还有胃气痛。要是你听到医生刚才的话就好了：‘出国去，要不然就糟糕：也许会中风。’”

“哦，那你怎么办呢？”

“我不去。”

“为什么？”

“那怎么行！你听听他说的话看：‘您去住在什么地方的山上，到埃及或者美洲去……’。”

“那又有什么？”希托尔兹冷静地说。“两个星期你就可以到埃及，三个星期就可以到美洲了。”

“咦，安得烈兄，你也这样说！你是唯一通情达理的人，竟然也发疯了。什么人到美洲或者埃及去呢！英国人——上帝早已给他们这样安排好；而且他们在本国没有地方可住。但是我们有谁去呢？恐怕只有把性命看得一文不值的亡命之徒吧。”

“事实上，这算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去坐坐车子或者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见识见识外国的城市和风俗，看看各种希奇的东西。……唉，你啊！哦，告诉我，你的事情怎么样了，奥勃洛摩夫卡有些什么事情？”

“唉！”奥勃洛摩夫挥挥手说。

“出什么事了？”

"还不是生活纠缠人！"

"谢天谢地！"希托尔兹说。

"怎么谢天谢地！要是生活总是在我的头上抚摩抚摩，那倒好了，可是它老象一些淘气的孩子在学校里纠缠一个温顺的同学一样纠缠我：不是偷偷地拧他一下，就是突然间直撞到他的身上，朝他撒沙子。……真受不了。"

"你也太——温顺了。究竟出了什么事情？"希托尔兹问。

"两件倒霉事儿。"

"什么事？"

"彻底破产了！"

"怎么破产了？"

"我把村长的来信念给你听一听。……那封信在哪里？查哈尔，查哈尔！"

查哈尔找到了信。希托尔兹匆匆地念了一遍，笑起来了，多半是在笑村长的文句吧。

"这位村长真是一个大骗子！"他说。"把农民放走了，倒来诉苦！还不如发给他们身份证，放他们自由。"

"对不起，这样他们就要走完了！"奥勃洛摩夫反对说。

"让他们走！"希托尔兹毫不介意地说。"谁觉得留下来好，留下来有利，他就不会走；假使对他不利，那对你也是不利，为什么要留住他呢？"

"这是什么主意！"伊里亚·伊里奇说。"奥勃洛摩夫卡的农民都安分守己，不喜欢出门的；何必叫他们去流浪呢……"

"你不知道，"希托尔兹打断他的话说，"有人想在威尔赫略沃修造一座码头，还打算开辟一条公路，这样一来，奥勃洛

摩夫卡就要靠近大路，城里还要开办市集……”

“啊，天哪！”奥勃洛摩夫说。“真岂有此理！奥勃洛摩夫卡本来这样安静、偏僻，现在竟又是市集，又是大路！农民将经常往城里跑，商人就会络绎不断地到我们村子里来了——全完了！真倒霉！”

希托尔兹笑起来。

“怎么不是倒霉？”奥勃洛摩夫继续说。“农民们本来都很好，他们不论好事坏事都没有听见过，只是干自己的活，什么也不贪求；现在可要堕落了！会跑去喝茶，喝咖啡，穿丝绒裤子，拉手风琴，穿擦油的靴子。……不会有好处的！”

“不错，要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没有多大好处，”希托尔兹指出说。“那么你在村子里办一个学校吧……”

“不早着一点吗？”奥勃洛摩夫说。“识字对农民是有害处的：教会了他，他就不肯种田了……”

“他们会看一些关于种田的书，——你这个古怪人！可是听我说：不是开玩笑，今年你非亲自到领地上去住一个时候不可。”

“不错，说得在理；不过我的计划还没有拟就……”奥勃洛摩夫胆怯地指出说。

“根本用不到什么计划！”希托尔兹说。“只要去就行，就地去看一看应该怎么处理。你很早就起劲地搞那个计划了，当真还没有拟就吗？你在干些什么？”

“唉，老兄！仿佛我只有领地上的事情似的。可是另一件倒霉事情怎么办呢？”

“是什么事？”

“在赶我搬家。”

“怎么赶的？”

“喏，他们说：搬吧！就是这样。”

“那又有什么？”

“怎么又有什么？就为了这些麻烦的事情，我翻来覆去得脊梁和肋腹都擦破了。就只我一个人，这也要办，那也非干不可，一会儿要对账，一会儿要付这笔钱，一会儿又要付那笔钱，一会儿又要搬家！钱花得真怕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眼看就要一文莫名……”

“你这个人是娇养坏了，连搬一次家也困难！”希托尔兹惊异地说。“说起了钱，你手边多不多？给我五百卢布：非马上送去不可；明天我到我们公司里去拿……”

“等一下，让我想想看。……最近乡下送来了一千卢布，现在还剩……哦，等一下……”

奥勃洛摩夫在一个个抽屉里摸来摸去。

“这是……十卢布，二十卢布，这是二百卢布……这又是二十卢布。这里原来有一些铜币的……查哈尔，查哈尔！”

查哈尔依着原先的顺序跳下炉炕，走进房间。

“桌子上两个十戈比的银币哪里去了？昨天我放在……”

“怎么您就惦着两个银币，伊里亚·伊里奇！我早已禀告过您，这里压根儿没有两个银币……”

“怎么没有！买橘子找回来的……”

“您给了什么人又忘了吧，”查哈尔朝房门口转过身去，说。

希托尔兹笑起来。

“啊，你们这些奥勃洛摩夫家的人！”他斥责说。“自己口袋里有多少钱也不知道！”

“您刚才给米海·安得烈伊奇的是什么钱？”查哈尔提醒说。

“哦，对了，塔朗切耶夫还拿过十卢布，”奥勃洛摩夫赶忙朝希托尔兹转过身去，“我都忘了。”

“干吗你放这畜生到你这里来？”希托尔兹提出意见。

“什么放进来！”查哈尔插嘴说。“他到这里来就象回家或者回旅馆似的。把老爷的衬衫和背心拿了去，从此就一无影踪。刚才还来借燕尾服：‘拿给我穿！’您来制服他吧，安得烈·伊凡尼奇老爷……”

“没有你的事，查哈尔。回去！”奥勃洛摩夫严厉地说。

“给我一张信纸，”希托尔兹请求说。“我要写个便条。”

“查哈尔，去拿纸来，安得烈·伊凡尼奇要用……”奥勃洛摩夫说。

“没有纸！我刚才找过了，”查哈尔就从前室里回答，甚至没有走进房间来。

“随便给我一小张就行！”希托尔兹坚执说。

奥勃洛摩夫在桌子上找了一阵，可是一小张也没有。

“哦，再不就给我一张名片吧。”

“我已好久没有名片了，”奥勃洛摩夫说。

“你是怎么的了？”希托尔兹讥讽地不以为然说。“你还打算办事情，写计划呢。你说给我听，你到不到别处去走动走动，尽到些什么地方？会见些什么人？”

“尽到些什么地方！我哪里也很少去，老是坐在家里：这

个计划使我很不放心，现在又发生了房子的事情……幸亏塔朗切耶夫肯出力去找……”

“常有人到你这里来吗？”

“有的……塔朗切耶夫，还有亚力克塞耶夫。刚才医生来过了……彭金、苏特宾斯基、伏耳柯夫也来过了……”

“我没有看见你这里有什么书，”希托尔兹说。

“那不是书！”奥勃洛摩夫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一本书，说。

“是什么书？”希托尔兹望望那本书，问。“《非洲旅行记》。摊开的那一页已经发霉了。也没看见你有报纸……你看不看报纸？”

“不看，字体小，伤眼睛……也不必要：要是有什么新闻，反正整天到处都在谈论。”

“对不起，伊里亚！”希托尔兹把惊愕的视线转向奥勃洛摩夫，说。“那你究竟干些什么？就象面团似的躺着。”

“不错，安得烈，是象一团面粉，”奥勃洛摩夫悲哀地回答。

“招认难道就是辩解？”

“不，这只是回答你；我可并不辩解，”奥勃洛摩夫叹息一声说。

“你应当摆脱这种梦一般的生活。”

“早先我也尝试过，没有成功，可是现在……何必呢？已经没有东西能吸引我了，心死了，智慧睡着了！”他怀着轻易看不出的痛苦作出结论。“别谈这个了吧。……倒不如告诉我，你这次从哪里来？”

“从基辅来，过两个星期我就要出国。你也去吧……”

“好吧……”奥勃洛摩夫下决心说。

“那就坐下来写护照申请书，明天就递上去。”

“明天！”奥勃洛摩夫忽然醒悟过来，开始说。“都那么匆忙，仿佛有谁催促着似的！我们来考虑一番，谈一谈，然后听凭上帝！恐怕要先下乡……后出国吧……”

“为什么要后出国？医生不是关照你了吗？你要先去掉脂肪、体重，那时候你就不至于萎靡不振了。你需要肉体上和精神上的锻炼。”

“不，安得烈，这一切会使我过分疲劳的：我的健康很坏。不，你还是不必管我，自个儿去吧……”

希托尔兹瞧瞧躺着的奥勃洛摩夫，奥勃洛摩夫也瞧瞧他。

希托尔兹摇摇头，奥勃洛摩夫叹一口气。

“你似乎是懒于生活吧？”希托尔兹问。

“哦，你说得对：是懒于生活，安得烈！”

安得烈一边在心里盘算，用什么东西来刺激他，从何处下手，一边默然地细看着奥勃洛摩夫，忽然笑起来了。

“你怎么穿一只线袜子，一只纱袜子？”他指着奥勃洛摩夫的脚，忽然说。“而且把衬衫也穿反了？”

奥勃洛摩夫瞧瞧脚，又瞧瞧衬衫。

“果真不错，”他狼狈地承认说。“这个查哈尔是派来惩罚我的！你不会相信的，我吃够他的苦头了！又强辩，又粗鲁，可是事情你问不得！”

“唉，伊里亚·伊里奇！”希托尔兹说。“不，我不能听任你这样下去。再过一个星期你会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今天晚上，我来把我给我们俩拟订的计划详细告诉你，可是现在穿衣

服吧。等着吧，我会使你振作起来的。查哈尔！”他叫道。“来给伊里亚·伊里奇穿衣服！”

“得了吧，你要到哪里去？塔朗切耶夫和亚力克塞耶夫马上就来吃饭了。随后打算……”

“查哈尔，”希托尔兹说，没有去听他的，“给他穿衣服。”

“是，是，安得烈·伊凡尼奇老爷，我这就去擦靴子，”查哈尔心甘情愿地说。

“怎么？到五点钟你还没有擦靴子？”

“擦是擦过了，还是上星期擦的，可是老爷没有出去过，所以又不亮了……”

“哦，就这样去拿来吧。把我的皮包送到客厅里去，我要住在你们这里。我这就去穿衣服，你也准备起来，伊里亚。我们在路上随便什么地方吃一顿饭，随后去访问三两家人家，再……”

“可是……未免太突然吧。……等一下……让我想一想看……我不是没有刮胡子吗……”

“不用想，也不用搔后脑。……胡子顺路去刮好了，我来领你去。”

“我们要到什么样的人家去？”奥勃洛摩夫提高了声音伤心地说。“到陌生人家里去吗？这是什么主意！我不如到伊凡·盖拉西莫维奇那里去；有三天没有去了。”

“这伊凡·盖拉西莫维奇是什么人？”

“是早先的一位同事……”

“噢！那位白头发庶务官，你在他家里发现什么来了？竟有兴致去同这个傻瓜消磨时间！”

"批评起人来，安得烈，有时候天知道你是多么刻薄。他人倒是一个好人，只是不穿荷兰货的衬衫而已……"

"你在他那里干什么？同他谈些什么？"希托尔兹问。

"你知道，在他家里，好象一切都很正常而舒适。房间很小巧，沙发深得挡没了头，连人也看不见。窗子上尽是长春藤和仙人掌，有一打多的金丝雀、三条狗，那么好的狗！桌上始终摆着酒菜。版画全是描绘一些家庭风光的。去了就不想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愁，就知道有一个人在你的身边……当然不是一个聪明人，想同他交换意见是不行的，但是老实、善良、亲切、毫无野心、也不暗中伤人！"

"你们干一些什么？"

"干一些什么？我一去，我们就连人带脚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他抽烟……"

"你呢？"

"我也抽烟，听金丝雀叫。随后玛尔娃端进茶炊来。"

"塔朗切耶夫，伊凡·盖拉西米奇！"希托尔兹耸着肩膀说。"哦，赶快穿衣服吧，"他催促说。"塔朗切耶夫来了，你对他说，"他转向查哈尔说，"我们不在家里吃饭，而且这一夏天伊里亚·伊里奇都不在家里吃饭，到秋天他将有许多事情，没有机会同他见面了……"

"我会对他说的，忘不了，我会一五一十都对他说的，"查哈尔回答，"但是这顿饭您说怎么办呢？"

"同什么人尽量把它吃了。"

"是，是，老爷。"

十分钟以后，希托尔兹换了衣服、刮了胡子、梳了头发走

出来，奥勃洛摩夫还忧郁地坐在床上，慢吞吞地扣着衬衫的前胸，老是扣不进钮孔里去。查哈尔一膝跪在他的面前，象捧着一只盘子似的捧着一只没有擦过的靴子，在等主人扣完了扣子给他穿上去。

“你还没有穿靴子！”希托尔兹惊讶地说。“伊里亚，快一点，快一点！”

“我们到哪里去？去干什么？”奥勃洛摩夫忧郁地说。“那里有什么东西我没有见过？我落伍了，不打算……”

“快一点，快一点！”希托尔兹催促说。

第 四 章

时候虽然已经不早，他们还是到一个地方去办了一些事情，随后希托尔兹拖了一位经营金矿的人一起去吃饭，随后又到这个人的别墅里去喝茶，会见了一大批人，于是奥勃洛摩夫突然从离群索居的生活中又来到了人群里。到深夜他们才回家。

第二天，第三天，又都是如此，整整一个星期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奥勃洛摩夫抗议，诉苦，争辩，可是还是被吸引了，跟着朋友到处走动。

有一次，从一个地方深夜回到家里，他对这种奔忙反对得特别厉害。

“一整天，”他一边穿睡衣，一边嘟哝说，“不脱靴子：脚老是痒痒的！我不喜欢你们这种彼得堡的生活！”他躺到沙发

上，继续说。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希托尔兹问。

“跟这里不同的生活。”

“你究竟不喜欢这里的什么？”

“全不喜欢：一天到晚争先恐后的乱跑、永无止境的卑鄙无耻的欲望——尤其是贪欲，彼此倾轧、说闲话、诽谤、互相侮辱，从头到脚地打量别人；听到他们的谈话，你就头昏脑胀。看起来这些人似乎很聪明，脸相都很正经，但是你只要听一听：‘这一位接受了这个，那一位收到了一笔租金。’‘得了吧，他怎么弄来的？’什么人叫喊说。‘这一位昨天在俱乐部里赌输了；那一位要到手三十万！’无聊，无聊，无聊！……他们的人性何在？人的完整性又何在？它躲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一切小事情方面浪费精力？”

“社交场合总应当有些事情干，”希托尔兹说，“各人有各人的趣味。此中就是人生……。”

“社交场合！你大概是故意把我送进这个社交场合，要使我越发不乐意吧，安得烈。人生，好一种人生！在那里寻求什么？理智上的好处，还是感情上的好处？你瞧，这一切环绕着它旋转的中心在哪里，并没有中心，并没有深刻的激动人心的东西。这些都是死人，都是睡着的人，比我更不如，这些社交场合的人物！他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并不躺卧，每天象苍蝇一样飞来飞去，可是有什么好处？你走进客厅里，看到客人坐得整整齐齐，玩牌玩得多么沉着和专心，真够你欣赏的！不用说，’这是人生的一个极好的课题！这是对于寻求活动的头脑的一个绝妙的实例！难道他们不是死人吗？难道他

们不是一辈子坐着睡觉吗？为什么我躺在家里，不以‘三点’和‘杰克’来毒害头脑，就比他们更有罪过呢？”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人家说过一千遍了，”希托尔兹指出说。“有什么新鲜一些的没有？”

“我们那些优秀的青年又干些什么？在涅瓦大街上散步和兜风，跳舞，难道这不是睡觉吗？每天都是虚度光阴！可是瞧，他们竟怀着何等的傲慢，何等莫名其妙的尊严，用讨厌别人的目光，看谁穿得和他们不同，谁没有他们的名声和头衔。这些不幸的人还自以为高人一等：‘我们担任别人所不担任的职务，我们坐池座的第一排，我们去赴只准我们去的N公爵的跳舞会’…… 但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却象生番似的酗酒，打架！这难道是清醒不睡的活人？而且不仅青年，你瞧瞧中年人。碰到一块儿，彼此邀请吃喝，但是既不亲切，又不善良，也不彼此投合！聚在一起吃午饭，吃晚饭，就象办公一样冷淡和毫无兴致，只是为了夸耀各人的厨子和客厅罢了，事后又彼此嘲笑和暗算别人。在前天的宴会上，他们糟蹋没有在场的人的名誉：‘那一位愚蠢，这一位卑贱，又一位是贼，再一位可笑’，这时候我真不知道眼睛往哪里看才好，很想爬到桌子底下去——这简直是陷害！他们一边谈，一边彼此交换这样的眼光，仿佛在说：‘只要你一走出大门，我们就要同样地骂你’……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呢？为什么又如此紧紧地握手呢？既没有真心的笑，又没有丝毫同情！他们努力猎取高官虚名。随后吹牛说：‘某某人来过我家里，我到过某某人那里’……这算什么生活？我可不愿过这种生活。我会在那里学习些什么，得到些什么？”

“你知道吗，伊里亚？”希托尔兹说，“你这番议论就和古人的一样；古书里都是这样说的。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你是在发议论，不是在睡觉。哦，还有什么？说下去吧。”

“有什么再说的？你瞧，这里的人谁也没有容光焕发的脸色。”

“这是气候的关系，”希托尔兹打断他的话说。“你不也是倦容满面，虽然你并不跑动，老是躺卧。”

“谁也没有明亮、安详的目光，”奥勃洛摩夫继续说，“彼此间都想使对方陷入苦闷和焦虑，在十分敏感地寻求什么。要是为了真理，为了自己的和别人的幸福，倒也好了——不，一位伙伴有了点成就，他们反而会脸色发白。有人担心：明天要上法庭，官司拖了五年，对方要赢了，这五年里他只有一个念头，一个希望：使别人倒下去，在他的毁灭上面建立自己的幸福。五年来在候审室里出入，坐在那里叹气——这就是人生的理想与目标！有人因为注定要每天去办公，坐到五点钟而痛苦，也有人因为得不到这种幸福而沉重地叹气……”

“你倒是一位哲学家，伊里亚！”希托尔兹说。“人人都在奔忙，只有你一个人什么也不必干。”

“那位戴眼镜的黄皮肤的先生，”奥勃洛摩夫接下去说，“尽钉着问我：看过某议员的演说了没有，我告诉他我是不看报纸的，他就圆睁着眼睛瞧我。谈话又转到了路易·菲力普①身上，仿佛他是他的亲爷似的。随后又纠缠着问我，依我想：法国的公使为什么要离开罗马？哼，一辈子只是每天给自己

① 路易·菲力普（1773—1850），法国国王，一八三〇至一八四八年在位。

装进一些全世界的新闻，于是叫喊一星期，直到叫喊个够！今天穆罕默德·阿里①派一艘军舰到君士坦丁堡，他便拚命思索：为什么？明天唐卡洛斯②失败了，他又急得要命。那里在开凿运河，这里输送了军队到东方去；天哪，着急起来了！他面无人色，奔走，叫嚷，好象这支军队就在追他似的！他们乱议论，乱想象，可是感到无聊——这并不使他们发生兴趣；通过这些叫喊，可以看到酣熟的睡眠！这对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他们是越俎代庖。他们没有自己的事情，便毫无目的地向各方面浪费精力。在这包罗万象之下，隐藏着空虚，对一切事物缺乏同情心！可是选择一条平凡的、劳苦的小径，顺着它往前走，冲过一道深辙——是乏味的，渺不足道的；在这种场合，万宝全书就没有用处，就蒙骗不了人！”

“我们俩可没有浪费精力，伊里亚。我们的平凡的、劳苦的小径又在哪里呢？”希托尔兹问。

奥勃洛摩夫忽然不作声了。

“我只要完成了……计划……”他说。“何必去管他们！”接着困恼地补充说。“我并不触动他们，并不追求什么；不过在这里面我没有看到正常的生活。不，这不是生活，而是对生活的准则与理想的曲解，生活的理想是自然向人作为一种目的指出的……”

“生活的理想与准则又是什么呢？”

奥勃洛摩夫没有回答。

“告诉我，你给自己安排了什么样的生活呢？”希托尔兹继

①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一八四一年埃及的土耳其总督。

② 唐卡洛斯（1788—1855），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之子，曾企图僭夺王位。

续问。

“我已经安排好了。”

“是什么样的生活？请你说，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奥勃洛摩夫翻身仰卧，瞧着天花板，说。“是这样！我想到乡下去。”

“有什么事情阻碍着你呢？”

“计划没有完成。又想不是一个人去，而是同妻子一起去……”

“原来如此！上帝保佑你吧。那你还等待什么？再过三四年谁也不嫁给你了……”

“有什么办法，没有这份命！”奥勃洛摩夫叹息一声，说。“财产不允许。”

“得了吧，你不是有奥勃洛摩夫卡吗？有三百名农奴呀！”

“这算得什么？靠什么同妻子一起过活呢？”

“两口子要靠什么过活？”

“生了孩子呢？”

“孩子们受了教育，自己会谋生的；要懂得教导他们……”

“不，贵族出身的人总不能当工匠！”奥勃洛摩夫用干巴巴的声音抢着说。“而且除了孩子们，也哪里会是两口子？所谓夫妇俩，只是这么说说的，实际上只要一结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女人跑上你的大门。你看看随便哪一家人家：亲戚也罢，不是亲戚也罢，不是女管家也罢，要不是常住，就是天天跑来喝咖啡，吃饭……三百名农奴怎么能供养这样一所寄宿舍？”

“好吧；就算有人再赠送你三十万卢布，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希托尔兹的强烈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问道。

“马上存入银行，靠利息过活，”奥勃洛摩夫说。

“银行的利息很低；干吗不放到哪一家公司里，譬如说，我们的公司里？”

“不，安得烈，你骗不了我的。”

“怎么，你连我都不信任吗？”

“决不信任；不是不信任你，而是一切都可能发生，万一你们的公司倒闭了，我就将一文不名。存在银行里多么可靠！”

“好吧；再怎么办呢？”

“搬到一所清静的新造起来的房子里……附近有一些好邻居，譬如说你吧……可是不，你是不会坐定在一处的……”

“难道你就始终坐定在一处？哪里也不去吗？”

“决不去。”

“如果生活的理想是坐定在一处，人家为什么忙着到处修铁路，造轮船呢？伊里亚，我们来递上一个方案，叫他们停止修造吧；反正我们哪里也不去。”

“除了我们有的是人；不是有很多经理、代理人、商人、官吏和没有栖身之处的悠闲的旅行者吗？让他们尽去旅行得了！”

“那么你是什么样的人？”

奥勃洛摩夫默然不语。

“你把你自己算作社会上哪一类的人物？”

“你问查哈尔吧，”奥勃洛摩夫说。

希托尔兹果真实现了奥勃洛摩夫的愿望。

“查哈尔！”他喊。

查哈尔睡眼惺忪地走进来。

“这位躺着的是什么样的人？”希托尔兹问。

查哈尔一下子醒悟过来，先向希托尔兹，后向奥勃洛摩夫怀疑地瞥视了一眼。

“怎么是什么样的人？难道您看不出吗？”

“我看不出，”希托尔兹说。

“多么奇怪的事情？是伊里亚·伊里奇老爷啊。”

他冷笑了一下。

“好了，去吧。”

“是老爷！”希托尔兹重复说，哈哈笑个不停。

“不，是绅士，”奥勃洛摩夫困恼地纠正说。

“不，不，你是老爷！”希托尔兹笑着继续说。

“这又有什么区别？”奥勃洛摩夫说。“绅士就是老爷。”

“绅士是自己穿袜子、自己脱靴子的老爷，”希托尔兹肯定说。

“不错，英国人因为没有很多佣人，事情都是自己做的，但是俄国人……”

“继续给我描写你的理想生活吧……哦，周围是一些好朋友；其次是什么？你将怎么样消磨时间？”

“是这样的，早晨起了床……”奥勃洛摩夫说，一边将双手放在后脑下面，满脸是安详的神情，仿佛他想象中已经置身乡下了。“天气很好，天空是一片深深的蔚蓝色，一丝云彩也没有，”他说，“在我的计划里，房子的东边是露台，朝着花园和田野，另一边朝着村子。在等待妻子睡醒的时候，我穿了长袍，在花园里散步，呼吸早晨的空气；碰到了一个园丁，就一起浇花、修树。我给我妻子做了一个花束。随后到浴室里或者河里洗一个澡，回来——露台的门已经打开；妻子穿着宽舒的上衣，披

着轻飘的头巾，头巾只搭着一点儿，眼看就会从头上飞走似的……她在等我。‘准备喝茶了，’她说。多么美妙的接吻！多么好的茶！多么舒适的圈手椅！我在桌边坐下；桌上放着面包干、乳酪、新鲜的黄油……”

“随后呢？”

“随后穿了宽敞的上衣或者任何短上衣，搂着妻子，同她一起走进一条没有尽头的阴暗的林荫路；静悄悄地、沉思地、默默地向前走去，或者出声地思索、幻想、计算脉搏似地计算幸福的时刻；谛听心脏的跳动和静止；向自然界寻求共鸣……不知不觉走到了河边，走到了田野……水波微兴；穗子因微风而波动，天气很热……坐进游艇里，由妻子驾驶，她费劲地举起桨来……”

“你倒是一位诗人，伊里亚！”希托尔兹打断他的话说。

“不错，是生活的诗人，因为生活就是诗。都是人们任意把它曲解了！随后也许走进温室里，”奥勃洛摩夫继续说，被自己所描写的理想的幸福陶醉了。

他从现成的想象中挑出一些久已描写好了的景色，因此讲得有声有色，一停也不停。

“瞧一下桃子、葡萄，”他说，“关照他们拿什么来佐餐；随后回到家里，稍微吃一点早餐，等待客人……这时候，不是哪一位马利娅·彼得罗芙娜给妻子送来一张便笺，附着一本书或者一本乐谱，便是有人送来一个菠萝蜜当礼物，再不然，自己花房里的一个大得出奇的西瓜成熟了，把它送给一位好朋友明天午饭的时候吃，而且亲自送去……这时候，厨房里热闹极了，厨子围着雪白的围裙，戴着雪白的帽子，在忙个不

停；他把一只锅子放上去，把另一只拿开，那里搅拌一下，这里和面，那里倒水……刀声这么响亮……在剁菜……那里在摇冰淇淋……饭前到厨房里去看看，揭开锅子闻闻，看怎样卷面饼，打乳酪，才愉快呢。随后躺在长沙发上；妻子朗读一本新书；我们俩停下来议论一通……可是客人来了，譬如说，你同你的太太吧。”

“噢，你叫我也结婚了？”

“当然啦！此外再有三两位朋友，始终是这么几个人。开始把昨天没有结束的谈话接下去；开玩笑，或者来一阵意味深长的沉默，来一阵——并不是因为失去地位，也不是因为元老院的事件，而是因为万事如愿以偿而引起的——沉思，来一阵对欢乐的冥想……听不见对当时不在场的人的痛骂，看不到向你投射的、预告你等你一出大门，也将这样骂你的那种瞥视。不喜欢谁，谁不好，就不同他一起向盐皿里蘸面包。在交谈者的眼睛里看得到同情，在笑谑中看得到诚恳的毫无恶意的取笑……完全出于肺腑！心里有什么，眼睛里、言谈中就吐露什么！饭后，阳台上有穆哈、哈瓦那①……”

“你向我描写的，正同祖父们和父亲们所经历的一模一样。”

“不，并不然，”奥勃洛摩夫差不多是委屈地回答，“哪里会是这样？难道我的妻子也要做果酱、腌菌子？难道她也要计算棉纱，察看乡下的麻布？也要打女仆的耳光？你听到没有：乐谱、书籍、钢琴、富丽堂皇的家具？”

① 阿拉伯穆哈所产的咖啡；古巴哈瓦那所产的雪茄。

“哦，你自己呢？”

“我自己就不看隔年的报纸，不坐老式马车，不吃面条和鹅了，要把厨子送到英国俱乐部或者公使馆里去受训练。”

“随后呢？”

“暑热一退，就驾一辆车载着茶炊和甜食到白桦林里去，要不就到田野里，到刈过的草地上，在干草堆之间铺开毯子，享受到喝凉汤和吃牛排为止。农民们肩头上荷着大镰刀从田野里走来；有一辆干草车慢慢地驶过来，干草把整个车子和马都遮住了，上面露出一顶插着花的农民的帽子和一个孩子的脑袋；那边，一群赤脚的女人，带着镰刀，在大声嚷嚷……一下子看见了主人，就立刻肃静，深深地鞠躬。其中一个有着裸露的臂肘、太阳晒黑的头颈、羞怯地低垂而狡猾的眼睛，她只是装出一副不让主人爱抚的样子，实际上倒因为主人的爱抚而感到幸福……嘘！……千万别让妻子看见了！”

奥勃洛摩夫本人和希托尔兹都轰然大笑起来。

“田野里潮湿了，”奥勃洛摩夫结束说，“天色已暗；雾象翻江倒海似的悬挂在稞麦上面；马儿抖着脖根，顿着蹄子：到回家的时候了。家里已经灯火辉煌；厨房里五把刀子在噼啪噼啪地剁什么；一锅菌子、肉饼、草莓……随后是音乐……Casta diva……Casta diva!① ”奥勃洛摩夫唱起来了。“我可不能

① 意大利语：圣洁的处女。意大利作曲家贝利尼(1802—1835)所作歌剧《瑙尔玛》中的主角瑙尔玛向月神祈祷时所唱的曲子的首句：“圣洁女神，银光四射。”她违背祭司的誓约，与敌方首领有私。这个男子早移爱他人，已决意抛弃她，但她仍私心依恋，假借神意，不使高卢人反抗罗马人，并向圣洁女神祈祷。

无动于衷地想起 Casta diva,”他唱完这首咏叹调的第一句，说，“这女人哭得多么伤心！这声音多么凄凉！……周围的人谁也不知道底细……就只她一个人……这个秘密使她非常悲痛；她向月神宣泄……”

“你喜欢这一段独唱吗？我真高兴，奥尔迦·伊林斯卡娅唱这一段唱得好极了。我来把你介绍给她——她那副嗓子、那种调门！她本人又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孩子。但也许是我偏心，因为我很喜欢她。……可不要把话扯远了，”希托尔兹补充说，“讲下去吧！”

“哦，”奥勃洛摩夫继续说，“还有什么可讲的？……也就如此而已！……客人们分散到侧屋和亭台里；第二天各自出去：有的去钓鱼，有的去打猎，有的尽自呆坐……”

“尽自呆坐，手里什么也不拿吗？”希托尔兹问。

“你要他们拿什么？哦，就算是拿一条手帕吧。干吗你不愿意这样过日子呢？”奥勃洛摩夫问。“这不是生活吗？”

“是不是一辈子都这样？”希托尔兹问。

“直到老，直到死。这是生活！”

“不，这不是生活！”

“怎么不是生活？这里面还缺少什么？你想想看，看不到一张苍白的、殉道者似的脸，没有丝毫忧虑，听不到关于元老院、交易所、股票、报告书、晋谒部长、官阶和增加膳贴的问题。完全是推心置腹的谈话！永远不必搬家——单这一件事已不无价值！这还不是生活吗？”

“这不是生活，”希托尔兹固执地重复说。

“依你说，是什么呢？”

“这是……”希托尔兹沉思起来，他在推敲怎么样来称呼这种生活。“一种……奥勃洛摩夫性格，”他终于说。

“奥——勃洛——摩夫性格！”伊里亚·伊里奇对这个古怪的字眼很惊讶，把它分成一个一个音节慢慢地说。“奥勃——洛——摩夫——性格！”

他奇怪地凝视着希托尔兹。

“依你说，怎样才是理想的生活？怎样才不是奥勃洛摩夫性格？”他胆怯地毫无兴致地问。“我所想望的不就是每个人所追求的？请问你！”他大胆一些补充说，“所有你们的奔波、欲望、战争、商业和政治，目的还不是在造成安静，在企求这个失去了的乐园的理想？”

“这是奥勃洛摩夫式的乌托邦，”希托尔兹反驳说。

“人人都在寻求休息与安静，”奥勃洛摩夫辩护说。

“并非人人都如此，就说你自己，十年以前你在生活中所寻求的就不是这个。”

“我寻求什么来了？”奥勃洛摩夫一边回想过去，一边疑惑不解地问。

“记记看，想想看，你那些书籍和翻译现在在哪里？”

“查哈尔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奥勃洛摩夫回答。“大概在哪一个角落里。”

“在角落里！”希托尔兹责备地说。“‘只要还有余力，一定要工作下去，因为俄国需要双手和头脑来开发不竭的源泉（这是你自己说过的话）；工作是为了要更舒适地休息，而休息的意思是过另一种艺术的、美丽的生活，诗人与艺术家的生活。’你这些思想也给查哈尔放在角落里了吗？你记得不记得，

你打算念完了书还要出国去，以便更了解和更热爱自己的祖国？‘整个生活就是思想和劳动’，那时候你一再说，‘哪怕是不出名的、暗中的、不休不歇的劳动，并且要怀着鞠躬尽瘁的意识而死。’你这些思想现在放在哪一个角落里了？”

“对……对……”奥勃洛摩夫说，不安地谛听着希托尔兹提起的每一句话。“我记得我仿佛……似乎……好象，”他忽然想起了往事，说，“安得烈，我们最初还打算周游欧洲，徒步走遍瑞士，在维苏威火山上①烤脚，再下山去看看赫尔库兰纽②古城。差一点没有发疯！当年说了多少的蠢话！……”

“蠢话！”希托尔兹责备地重复说。“瞧着拉斐尔③的《马顿娜》、柯勒齐④的《夜》的版画和《阿波罗·贝尔威迪尔》⑤的时候，你不是含着眼泪说：‘我的天哪！难道我永远不能见到这些原作，永远不能站在米开朗琪罗⑥和提香⑦的作品跟前，踏着罗马的土地，惊异得哑口无言了吗？难道一辈子只能在花房里，而不能到它们的本土去看石榴树、柏树和橙树了吗？呼吸不到意大利的空气，不能陶醉在蔚蓝色的长空下！’从你的头脑里放出过多少壮丽的花爆啊！蠢话！”

“不错，不错，我记得！”奥勃洛摩夫眷恋着过去，说。“你还

---

① 意大利南部的火山。

② 古罗马的城市，离那坡利城仅七·五公里，公元七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毁。

③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④ 柯勒齐（1494—153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⑤ «阿波罗·贝尔威迪尔»，阿波罗神雕像的最优秀作品。

⑥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

⑦ 提香（1477—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画家。

拉住我的手，说：‘让我们来立下誓言，在没有看到这一切之前，我们不要死……’”

“我记得，”希托尔兹接下去说，“有一次，你给我带来了一篇赛① 的作品的译文，上面写着纪念我的命名日的题词，这译文我现在还全篇保存着。你还把自己和数学教员关在房间里，想弄明白你知道了圆与方有什么用处，可是半途而废，没有弄明白。你开始学英文……也没有学成！可是当我计划出国，邀你去看看德国的大学的时候，你跳起来，抱住我，向我伸出庄严的手，说：‘我是你的，安得烈，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这全是你说过的话。你总是带一点演员味儿。是这样吗，伊里亚？我出过两次国，在我国的学校毕业之后，在波恩、耶拿和埃尔兰根② 规规矩矩地坐在大学的课椅上，随后象研究自己的领地似地研究过欧洲。可是，假定说，出国旅行是奢侈，并非人人都能办到，并非人人都应当利用这种方法；但是俄国呢？我把俄国都看遍了。我努力……”

“你总有一天会停止努力的，”奥勃洛摩夫说。

“决不停止。为什么要停止呢？”

“你的资本增加一倍的时候，就会停止，”奥勃洛摩夫说。

“变成四倍的时候我也不停止。”

“那你为什么要努力呢，”奥勃洛摩夫沉默了一下，说，“要是你的目的并不是使生活得到永久的保障，求得退隐与休息？……”

---

① 赛·让-巴蒂斯塔（1767—1832），法国经济学家。

② 德国的三个城市。

“田园派的奥勃洛摩夫性格！”希托尔兹说。

“或者用仕宦来得到威望和地位，随后受人尊敬地优游岁月，享受应得的休息……”

“彼得堡式的奥勃洛摩夫性格！”希托尔兹反对说。

“那么什么时候才生活呢？”奥勃洛摩夫对于希托尔兹的意见烦恼地反驳说。“为什么要苦恼一辈子呢？”

“只是为了劳动本身，别无其他目的。劳动——是生活的形式、内容、要素与目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现在你把劳动从生活中排除了，这还象什么生活？我要来拉你一把试试看，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假使这一次以后，你还是同塔朗切耶夫和亚力克塞耶夫之流坐在这里，那你就此生休矣，将成为你自己的累赘了。时不再来，机不可失！”他结束说。

奥勃洛摩夫一边听，一边用焦急的目光望着他。这位朋友仿佛对他举着一面镜子，他认清了自己，吃惊起来了。

“别骂我了，安得烈，倒不如当真帮助我吧！”他叹息一声说。“我自己也为了这个苦恼死了；要是今天你看见和听见我怎样在掘我自己的坟墓，哭我自己，这种责备就不会从你嘴里说出来了。一切我都知道，一切我都明白，但是没有力量，没有意志。你把你的意志和理智给我，爱领我到哪里，就领我到哪里去吧。也许我会追随你的，但是自个儿就寸步难移。你说得对：‘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再过一年就太迟了！”

“这是你吗，伊里亚？”安得烈说。“可是我记得你是一个瘦弱而活泼的孩子，每天从蒲列契斯琴卡步行到库得里诺；在那边的小花园里……你没有忘掉那两姊妹吧？你没有忘掉卢骚、席勒、歌德、拜伦吧？你把他们的作品带给她们，把让丽斯

夫人和柯亭①的小说从她们的手里拿走……在她们面前妄自尊大，想使她们的趣味洁净起来。”

奥勃洛摩夫从床上跳起来。

“怎么，你连这件事情也还记得吗，安得烈？一点不错！我对她们有过幻想，低声述说过对将来的希望，吐露过计划、思想……甚至感情，惟恐你取笑而瞒住了你。这一切都已经死去，从没有再重复过一次！可是这一切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烟消云散了？真令人不解！我没有经历过暴风雨和震荡；没有浪费过什么；我问心无愧：我的心田洁净得象玻璃一样；也没有任何打击伤害过我的自尊心，可是天知道为什么这一切竟一去不复返了！”

他叹一口气。

“你知道吗，安得烈，在我的生活中，从没有发生过热烈的感情，不论是拯救性的或者破坏性的？我的生活不象别人，从早晨开始，逐渐得到光和热，变成灿烂辉煌的白昼，万物在明朗的中午沸腾和活动，随后逐渐静息和暗淡下去，自然地逐渐地向黄昏消沉。不，我的生活是从消沉开始的。真奇怪，然而却是这样！自从我懂事的最初一刻起，我就觉得已经在消沉。我在办公室里抄写文件时开始消沉；随后，当我在书本里读到了真理，而不知道怎样在生活方面应用的时候又消沉；听到种种闲话、诽谤、讥诮、恶毒冷酷的废话、空谈，看到用既无目的又无同情的聚会来互相维系友谊时，就对朋友消沉；在敏娜身上花去我收入的一大半，自以为爱她的时候，又

① 柯亭(1770—1807)，法国女小说家。

消沉和浪费精力；在涅瓦大街上在穿海狸皮领子和浣熊皮大衣的人们中间垂头丧气地懒怠地步行的时候，在赴晚会的时候，在参加招待日，那里人们象对过得去的未婚夫那样亲热地接待我的时候，我又消沉；从城里搬到郊区，又从郊区搬到郭洛霍费街，以龙虾和牡蛎的上市来确定春天，以约定的宴会日来确定秋冬，以郊游来确定夏天，象别人一样以懒怠安静的微睡来确定一生的时候，我又消沉，在一些小事情上面糟蹋我的生命与智慧。……甚至我的自尊心——是糟蹋在什么上面的呢？是到著名的裁缝铺里去定做衣服吗？出入著名的人家吗？接受Ⅱ公爵的握手吗？而自尊心是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它到哪里去了呢？也许是我不了解这种生活，也许是这种生活毫无用处，可是我不知道，也没有看到过更好的生活，谁也没有给我指点过。你呢，好象一颗彗星似地一闪而逝，我就把这一切置之脑后消沉下去了……”

希托尔兹已不再以不客气的嘲弄来回答奥勃洛摩夫的言论。他听着，阴郁地一声不响。

“你刚才说过，我的气色不好看，倦容满面，”奥勃洛摩夫继续说。“不错，我是一件松塌塌的穿旧的破外套，可是并非由于气候或者劳动，而是由于十二年来有一团火闷在我的心里，它寻找出路，但仅仅把自己的牢房烧毁掉，没有冲向自由便熄灭了。就这样十二年过去了，我的亲爱的安得烈，我不想再醒了。”

“为什么你不冲向自由，不跑到什么地方，就一声不响地被毁灭了？”希托尔兹急不及待地问。

“跑到哪里去？”

“跑到哪里去？哪怕同自己的农民们跑到伏尔加河去也好：那里有更多的活动余地，有不论什么样的有趣的事物，有目的，有劳动！要是我，就到西伯利亚，到锡特卡① 去了……”

“你老是开这样的烈性方子！”奥勃洛摩夫灰心地说。“又岂只我一个人？瞧：有米哈伊洛夫，彼得罗夫，谢苗诺夫，亚力克塞耶夫，斯节潘诺夫……你数不过来的，我们的人马有一大队！”

希托尔兹还是受到这番忏悔的感动，默不作声。随后他叹一口气。

“是的，不少的岁月过去了！”他说。“我决不让你这样下去，我要把你从这里带走，先带你到国外，再带你到乡下去：你会瘦一些，不再感到忧郁，在那里我们还要寻找工作……”

“不错，让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吧！”奥勃洛摩夫脱口而出说。

“明天我们就去办理出国护照，随后准备行李……我不会放过你的——听见没有，伊里亚？”

“你老是明天明天的！”奥勃洛摩夫反对说，仿佛从云端里跌下来了。

“那么你想‘把今天可以办的事情不留到明天’吗？多大的干劲啊！今天是太迟了，”希托尔兹补充说，“但是过两个星期，我们就已经离这里远远的了……”

“你说什么，老兄，过两个星期，这样仓促！……”奥勃洛摩夫说。“让我好好地想一想，准备一下……要买一辆四轮马

---

① 美国阿拉斯加州的一个城市。

车……大概要过三个来月吧。”

“竟想到坐四轮马车！我们要坐邮车到国境，或者坐轮船到卢卑克①，看哪一样方便而定；在国外，许多地方都有铁路了。”

“可是房子、查哈尔、奥勃洛摩夫卡怎么办呢？都需要处理呀，”奥勃洛摩夫辩解说。

“奥勃洛摩夫性格，奥勃洛摩夫性格！”希托尔兹笑着说，随后拿起蜡烛，向奥勃洛摩夫道过晚安，便去睡觉。“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记着吧！”他朝奥勃洛摩夫转过身来说，随手把门关上。

第五章

“时不再来，机不可失！”早晨刚睡醒，奥勃洛摩夫马上想起这一句严厉的话。

他下了床，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三两次，向客厅里望望：希托尔兹坐在那里写东西。

“查哈尔！”他喊。

没有听到跳下炉炕的声音——查哈尔没有来，希托尔兹差他到邮局里去了。

奥勃洛摩夫走到那张满是灰尘的桌子前，坐下去，举起笔来，往墨水瓶里蘸蘸，没有墨水，找纸——也没有。

---

① 德国北部的城市。

他沉入思索之中，开始机械地用手指在灰尘上面划写，随后瞧瞧写出来的字是：奥勃洛摩夫性格。

他赶忙用衣袖把写的字擦去。他夜里也梦见这几个用火写在墙上的字，好象伯沙撒[1]在宴会上所看到的那样。

查哈尔走进来，发现奥勃洛摩夫已不在床上，便呆钝地望望主人，因为他已经起身而感到惊奇。在这迟钝的惊异的眼光中，写有"奥勃洛摩夫性格！"

"就只这几个字，"伊里亚·伊里奇想，"但是多么……毒辣！……"

查哈尔照例拿起梳子、刷子和毛巾，走过去给伊里亚·伊里奇梳头。

"见你的鬼去吧！"奥勃洛摩夫发火说，把查哈尔手里的刷子打掉，查哈尔自己又把梳子掉在地板上。

"不再躺了吧？"查哈尔问。"那我就整理床铺了。"

"去拿些墨水和纸给我，"奥勃洛摩夫回答说。

他沉思着"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这句话。

他一边谛听理智与毅力的这一绝望的呼吁，一边考虑和估量，自己还剩有多少意志力，要把这一点点残余的意志力带到哪里去，作何处置。

痛苦地思索了一阵，他拿起一支笔，从角落里抽出一本书，想在一小时之内把十年来没有念、没有写和没有想的一切，全部念一下、写一下和想一下。

---

① 见《旧约·但以理书》。巴比仑国王伯沙撒设筵纵饮，席间忽出现一指在墙上写字，急召但以理讲解，始知系上帝显出指头所写，指责其刚愎狂傲，气数已尽。当夜伯沙撒果被杀。

现在他怎么办呢？朝前走还是停留下来？这一个奥勃洛摩夫的问题，对他来说，比哈姆雷特① 的问题还更为深奥。朝前走的意思是——不单从肩膀上，而且也从心灵上、智慧上，一下子脱掉宽舒的睡衣；从墙壁上，同时也从眼睛上，扫去灰尘与蛛网而恢复视力！

第一步将怎么办？从何开始？我不知道，我不能……不……我这是要滑头，我是知道和……何况希托尔兹在这里，就在我的身边；他马上会告诉我的。

可是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在一星期以内，向代理人详细交代清楚，派他到乡下去，把奥勃洛摩夫卡押掉，再买些田地，送出一份建筑计划，把这所房子交出去，领取护照，出国半年，去掉多余的脂肪，摆脱昏沉沉的头脑，用曾经同这位朋友一起幻想过的那种空气振作精神，过没有睡衣、没有查哈尔、没有塔朗切耶夫的生活，自己穿袜子、脱靴子，仅仅在晚上睡觉，人家到哪里，我也到哪里，坐火车，坐轮船，随后……随后……定居在奥勃洛摩夫卡，研究什么是播种和收获，为什么农民有穷有富；下田，参加选举，到工厂里，磨坊里，到码头上去。同时还要看报，看书，担心为什么英国人派兵舰到东方去……"

这是他所要说的！这就是朝前走。……一辈子都要如此！再会吧，诗一样的生活的理想！那是铁匠铺，不是生活；那里永远是火焰、叮叮当当、热气、喧嚣……什么时候才生活呢？倒不如停留下来吧？

---

① 莎士比亚所著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主角。

停留下来的意思是——反穿衬衫，听查哈尔从炉炕上跳下来，同塔朗切耶夫一起吃饭，越来越不动脑筋，始终念不完《非洲旅行记》，在塔朗切耶夫的教亲家里安安静静地衰老下去……

"时不再来，机不可失！""不是活，就是死！"奥勃洛摩夫要从圈手椅上站起来，但是两只脚没有一下子就伸进拖鞋里去，又坐下了。

两星期以后，希托尔兹到英国去了，奥勃洛摩夫答应他直接到巴黎去。伊里亚·伊里奇已经办妥了护照，他还定做了一件旅行用的外套，买了一顶帽子。事情就这样有了一些进展。

查哈尔一本正经地说明，定做一双新靴子，再把旧的那双重掌个底就够了。奥勃洛摩夫买了一条毯子、一件羊毛衫、一个旅行用的梳妆盒，还想买一个装干粮的袋子，但是许多人告诉他，在外国是不带干粮的。

查哈尔浑身大汗地跑一家家作场、店铺，虽然从店铺的找头上，有许多银币和五戈比的铜币落进了腰包，可是还咒骂安得烈·伊凡诺维奇和一切想出旅行来的人。

"他一个人在那边怎么行？"他在店铺里说。"听说那里都是女佣人伺候老爷。女佣人哪里能脱老爷的靴子？她怎么把袜子穿到老爷的光脚上去？……"

他摇摇头，笑得颊髯都向旁边直翘。奥勃洛摩夫并不偷懒，把要带走的和留在家里的东西都记了下来。委托塔朗切耶夫把家具和其他东西运到维堡区他的教亲家里，锁在三间房间里，保存到他从国外回来。

认识奥勃洛摩夫的人，有的怀疑，有的发笑，也有的吃惊，都说："他要走了，你想想看，奥勃洛摩夫也动起来啦！"

但是过了一个月，过了三个月，奥勃洛摩夫还没有走。

临动身的前一夜，他的嘴唇肿了。

"苍蝇咬了，嘴唇象这副样子是不能上船的！"他说，便等待下一班船走。

转瞬已是八月，希托尔兹早已到达巴黎，给他寄去了几封措词激烈的信，可是没有收到回信。

为什么呢？大概是墨水瓶里墨水干了，纸没有了吧？要不然，也许因为在奥勃洛摩夫的文体里，所字和云字时常碰头吧？再不然，也许因为伊里亚·伊里奇停留在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这句严厉的话的结尾，双手枕在脑袋底下——查哈尔叫不醒他了吧？

不，他的墨水瓶里装满着墨水，来信、纸张、甚至他亲笔书写的印着纹章的信纸，都放好在桌上。

写了好几页，他一次也没有连用过两个所字；句子都是信手拈来，有几处还很传神，很有力量，犹如早年同希托尔兹幻想劳动的生活、幻想旅行的时候一样。

他七点钟起床，看书，还把书本随身带来带去。脸上既无睡意，又无倦容，也无忧色。脸上甚至显出血色，眼睛里有光彩，仿佛有一股勇气，或者至少是一种自信心的样子。他没有穿睡衣：塔朗切耶夫已把它连同其他东西运到他教亲家里去了。

奥勃洛摩夫穿着一件家常外衣，脖子上围着一条轻巧的围巾，坐在那里看书或者写东西；雪白的衬衫领子矗出在领带

上面。他穿着剪裁得很好看的礼服，戴着时髦的帽子出去。……他愉快，他歌唱。……这是为什么呢？……

现在他坐在别墅的窗口（他住在离市区几俄里的别墅里），身旁放着一束花。他在迅速地写什么，可是不断地向灌木丛中的一条小径眺望，又匆忙地写。

突然间，在小径上，砂子在轻轻的步履之下刷刷地响起来了；奥勃洛摩夫扔下笔，抓起花束，跑到窗口。

“是您吗，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他说，拿起帽子和手杖，跑出耳门，跟一位美丽的女人握了握手，就一起消失在树林里，在一大片枞树的树荫里……

查哈尔从一个角落里走出来，目送他走了之后，关上房门，跑到厨房里去了。

“走了！”他对阿妮希娅说。

“要回来吃午饭吗？”

“谁知道？”查哈尔昏昏欲睡地回答。

查哈尔还和从前一模一样：同样的大颊髯，没有刮过的领髭，同样的灰色背心和上衣上的破绽，但是他已同阿妮希娅结婚了，不是因为他同那位教母反了目，就是出于男人总应当娶老婆这一信念；他是结婚了，但是与俗语刚相反，竟本性未改。

是希托尔兹把奥勃洛摩夫介绍给奥尔迦和她的叔母的。他第一次带领奥勃洛摩夫到奥尔迦的叔母家里时，那里刚有几位客人。奥勃洛摩夫很不自在，照例局促不安。

“要是我能把手套脱下来才好呢，”他想，“房间里很热。我对这一切已不习惯了！……”

希托尔兹坐在奥尔迦的旁边，奥尔迦独自远离茶桌，背脊靠着圈手椅坐在灯下，不太关心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她很喜欢希托尔兹；虽然她的眼睛并不光芒四射，面颊并不泛出红晕，但是脸上洋溢着平静安详的光彩，现出一片微笑。

她称他作朋友，由于他老是逗她笑，不使她无聊而爱他，但是也有点儿怕他，因为感觉到在他面前自己还十足是个孩子。

她心里发生了一个问题或者疑念时，她并不立刻决定去请教他：他超过她太远，太高了，因此有时候她的自尊心由于这种未脱稚气，由于他们年龄和智慧的悬殊而受到伤害。

希托尔兹也一无私意地把她当作一位具有芬芳清新的智慧与感情的美人儿来欣赏。在他的眼光里，她不过是一个可爱的颇有前途的孩子而已。

但是他同她谈话，比同别的女人谈话来得乐意一些，频繁一些，因为虽然并不自觉，她走的却是一条单纯而自然的生活道路，并且由于她的幸福的天赋、健全淳朴的教养，她并不规避吐露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志，连眼睛、嘴唇、手臂的轻易觉察不出的最细微的动作，也表现得落落大方。

她所以这样富于信心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也许因为有时候听到她所信任的"朋友"的更富于信心的步伐，而自己的步伐总是跟他的互相一致吧。

无论如何，你在别的少女身上很少会看得到这样单纯和毫不做作的眼光、谈吐和行为。你在她的眼睛里永远看不到："现在我要抿一抿嘴唇，沉思一下——这样我才不丑。我要向

那边瞧一眼，吃惊一下，轻轻地叫一声，别人就会马上跑过来。我要坐在钢琴旁边，露出一点点脚尖……”

她既不矫揉造作，卖弄风情，弄虚作假，也不故意炫耀，工于心计！因此差不多只有希托尔兹一个人赏识她，因此不止一次在跳马佐卡舞的时候她独坐一旁，并不掩饰她的寂寞，因此最殷勤的青年，瞧着她的时候也都默默无言，不知道应该对她谈些什么，应该怎样同她谈话……

有人认为她单纯、浅薄，因为从她的嘴里听不到关于人生、关于恋爱的贤明的格言，迅速、大胆和出人意表的对答，关于音乐与文艺的议论，即使是读到的，或者是听来的：她不大讲话，而且只讲一些身边琐事——于是聪明活泼的“骑士们”都避开她；反之，胆小的又认为她太伶俐，有点儿怕她。只有希托尔兹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同她谈话，逗她发笑。

她爱好音乐，大抵不是悄悄地唱，就是对希托尔兹或者对哪一位女同学唱；可是依照希托尔兹的说法，她唱得比任何歌手都好。

希托尔兹刚在她的旁边坐下去，她的笑声就在房间里响开了，如此铿锵、如此真挚、如此富于感染，谁听到这个笑声，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一定也会笑起来。

但是希托尔兹并非始终都逗她笑：过了半小时，她已在好奇地倾听他，并且带着双倍的好奇心把眼睛转到奥勃洛摩夫的身上，奥勃洛摩夫就因为她向他望了这几眼——很想钻入地缝里去。

“他们在讲我什么呢？”他不安地斜视着他们想。他正想走开，可是奥尔迦的叔母却招呼他到桌子旁边，让他坐在自己

的身边，坐在全体交谈者交叉扫视的目光之下。

他畏葸地向希托尔兹转过身去，他已经走了，又向奥尔迦望望，却遇见还是那样注视着自己的好奇的目光。

“她还在看我！”他手足无措地瞧着自己的衣服想。

他甚至用手帕擦擦脸，一边想，莫非自己的鼻子脏了吧，又摸摸自己的领带松了没有：这在他是常有的事；不，似乎一切都很整齐，但是她还在看他！

仆役给他送来一杯茶和一盘点心。他想克服自己的窘态，豪放一些，在这心情之下抓起一大把面包干和饼干，引得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小姑娘笑了起来。别人也好奇地望着这一大把点心。

“我的天哪，她在看我！”奥勃洛摩夫想。“我把这一把点心怎么处理呢？”

他不用瞧便已看到奥尔迦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另一个角落去。他放心了。

可是那个小姑娘尖着眼睛在瞧他，等着看他如何处理这些饼干。

“我快把它吃掉吧，”他想，同时迅速地把点心塞进嘴里；幸而它们入口即化了。

只剩两片了；他自由地舒一口气，决定望一望奥尔迦所去的地方。……

天哪！她站在一座半身像的旁边，背脊靠着它的座子，注视着他。她之所以离开原先的座位，倒仿佛是为了更方便地瞧他：她已注意到他对付这些饼干的窘态。

晚餐时，她坐在桌子的一端，一边谈话一边吃，好象对他

毫不注意似的。但是奥勃洛摩夫怀着也许她不在瞧他的希望，刚畏葸地朝她那边转过去，马上就遇到她那充满好奇心的、同时却如此亲切的眼光……

晚餐之后，奥勃洛摩夫赶忙向叔母告辞，她邀他第二天去吃午饭，又请他转邀希托尔兹。伊里亚·伊里奇鞠了躬，眼睛也不抬起来便穿过整个客厅。走近钢琴旁边的屏风和房门时，他望了一眼——看见奥尔迦正坐在琴畔，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瞧着他。他觉得她在微笑。

"大概是安得烈告诉过她，说我昨天穿了鸳鸯袜子，或者说我反穿了衬衫！"他作出结论，怏怏不乐地回家去，他之所以怏怏不乐，是由于这一个假定，尤其是由于邀吃午饭，对这次邀请他以鞠躬作答：那就是说，已经接受了。

从这个时候起，奥尔迦的执拗的眼光，就没有离开过奥勃洛摩夫的头脑。他徒然挺得笔直地仰卧着，徒然采取最懒散最舒服的姿势——怎么也睡不着。他觉得睡衣别扭，查哈尔愚蠢不堪，灰尘和蛛网也使人受不了。

他吩咐把几幅脏污的、穷艺术家们的一位保护人硬要他购买的画摘下来；亲自把久已卷不上去的窗帘修好，又把阿妮希娅叫进来，吩咐她擦窗子，亲自把蛛网掠尽，随后就侧身躺下，沉思了一个钟头——想着奥尔迦。

他最初仔细研究她的外貌，在记忆中描画她的肖像。

严格地说，奥尔迦可并不是美人，那就是，肌肤既不白晰，面颊和嘴唇也并不光采夺人，眼睛里也并不放射出内心之火的光芒；嘴唇既非珊瑚，牙齿也非珍珠，手也并不纤小得象五岁的孩子一样，长着形如葡萄的手指。

但是如果使她变成雕像，那准是一个优美与和谐的立像。略嫌太高的身材恰恰与头部的大小相称，头部的大小又与鹅蛋脸和脸盘的大小相称；这一切又与肩膀调和，肩膀又与躯干调和。

即使一位漫不经心的人遇见她，也会在这一件经过严密设计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品跟前停留片刻。

鼻子形成一条隆起得不太明显的优美的线条；嘴唇很薄，大抵是抿紧的：这是一种不断地把思想集中在什么上的特征。一双深灰蓝色的眼睛，在始终是神采奕奕的、什么也不放过的锐利的目光中，闪耀出同样的欲语还止的思想。两道眉毛给予她的眼睛一种特殊的美：它们并非弧形，不是象两根用手指揪紧的细线那样使眼睛显得更圆——不，这是两条淡褐色的、松软的、差不多是笔直的线条，而且很少有互相对称的时候，一道比另一道高出一点，因此在这道眉毛上面出现一条小小的皱纹，其中仿佛含蓄着寓意，隐藏着思想。

奥尔迦的头部齐整而优雅地安放在纤细而高傲的脖颈上面，走起路来，她的头朝前微倾；全身的动作非常均匀，步履轻盈得几乎觉察不出来……

"为什么她昨天那样凝视我呢？"奥勃洛摩夫想。"安得烈发誓说，他没有谈起过袜子和衬衫的事情，仅仅讲他对我的友谊，讲我们怎样长大、上学——都是好事情，据他说，他还谈起我如何不幸，因为缺乏同情和活动，一切优美的东西都快要泯灭，生命之火在微弱地闪烁，以及……"

"究竟笑什么呢？"奥勃洛摩夫继续想。"她若是有一点心肝，应当出于怜恤而心碎，但是她却……得啦，别去管她了！不

要再想她了！我只是今天再去吃一次饭——此后就一脚也不再跨进她家的大门。"

一天接连一天过去了，他不但双脚，连双手与脑袋也都在那里。

有一天早晨，塔朗切耶夫把奥勃洛摩夫全家的东西搬到了维堡区一条小街上他的教亲家里，奥勃洛摩夫连床和沙发都没有一张地——他已好久没有这样生活了——过了三天，在奥尔迦的叔母家里吃午饭。

恰巧她们的别墅对面有一所房子空着。奥勃洛摩夫看也没有去看就把它租了下来，住在那里。自朝至暮，他都和奥尔迦在一起；同她一起看书，送花给她，一同游湖、游山……他，奥勃洛摩夫。

世界上真是无奇不有！这怎么会发生的呢？然而事情的确是这样。

他和希托尔兹在奥尔迦叔母家里吃午饭的时候，在饭桌上感受到同头天晚上一样的苦痛：他在她的目光之下咀嚼、谈话，知道和感觉到这道目光象太阳一样照在他的身上，在燃烧他、惊扰他、搅动他的神经和血液。只有在露台上抽雪茄的时候，他才稍稍躲开一会儿这默默无言的执拗的目光。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向四下里转来转去说。"真叫人苦恼！我使她发笑呢还是怎么？对别人她都不这样看，她就不敢。我老实一些，所以她……我要对她讲去！"他决定了。"不如当面对她说清楚，她的目光使我精神痛苦。"

突然间她在他的面前、在露台的入口处出现了；他递给她一把椅子，她在他的旁边坐下来。

“是真的吗，您很苦闷？”她问他。

“是真的，”他回答，“但是也并不怎么样……我也有一些事情。”

“安得烈·伊凡尼奇说，您在写什么计划，是不是？”

“是的，我想到乡下去住，所以在一点点准备起来。”

“您还要出国去吗？”

“要去的，只等安得烈·伊凡尼奇准备好就走。”

“您乐意去吗？”她问。

“我很乐意去……”

他瞧瞧她：微笑在她的脸上荡漾，一会儿闪现在眼睛里，一会儿洋溢在面颊上，只是嘴唇象往常一样抿紧着。他缺乏泰然自若地说谎的勇气。

“我有点儿……懒惰……”他说，“但是……”

同时，他因为她这样轻而易举的，差不多不费一言半语就骗到了他对懒惰的供认而困恼。“她对我有什么关系？我怕她呢，还是怎么的？”他想。

“您懒惰！”她带着一种轻易觉察不出的狡猾神情表示异议。“这是可能的吗？男人会懒惰——这我可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他思忖，“我以为道理很简单。”

“我呆在家里的时间愈来愈多了，所以安得烈以为我……”

“您大概写了不少东西，看了不少书吧，”她说。“您看过没有？……”

她聚精会神地瞧着他。

“不，没有看过，”唯恐她又要盘问，他突然脱口而出说。

“没有看过什么？”她笑着问。

他也笑起来了……

“我心想您是要问我哪一部小说：小说我是不看的。”

“猜错啦，我是想问您游记……”

他警惕地瞧瞧她：她满脸堆着微笑，但是嘴唇并不笑……

“唷！她真……对她应当小心才好……”奥勃洛摩夫想。

“那您看些什么呢？”她好奇地问。

“说起来，我倒比较喜欢游记……”

“《非洲旅行记》吗？”她狡猾地轻声问。

他不无根据地推测到，她不单知道他看什么书，也知道他是怎样看的，脸红起来了。

“您是音乐家吧？”她问，免得他狼狈下去。

这时候希托尔兹走过来了。

“伊里亚！我向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谈起过你热爱音乐，曾经请求她唱一支……Casta diva。”

“为什么你要乱说我呢？”奥勃洛摩夫回答。“我根本不热爱音乐……”

“怎么啦？”希托尔兹打断他的话说。“他倒仿佛受了委屈似的！我把他推崇为一位可尊敬的人物，他却站出来扫你的兴！”

“我只是不愿扮演一个音乐爱好者的角色而已：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难演的角色。”

“您比较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奥尔迦问。

“这倒很难回答！我什么都喜欢！有时候喜欢听嘶哑的手风琴奏一支勾起我的回忆的曲子，有时候却等不到歌剧终

场就中途离席；有时候梅叶尔贝尔使我感动；甚至船夫们的曲子也是这样：全看心情如何！有时我连莫扎特①也掩耳不听……"

"意思是，您真正爱好音乐。"

"唱一曲吧，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希托尔兹请求说。

"如果麦歇②奥勃洛摩夫现在还处在掩耳不听的心情之下呢？"她转向奥勃洛摩夫说。

"在这种场合原该恭维几句，"奥勃洛摩夫回答，"可是我不会说，即使会说，我也不敢冒昧……"

"为什么？"

"如果您唱得不象样呢！"他天真地回答。"那时候我就要发窘了……"

"窘得象昨天吃饼干一样……"她突然脱口而出说，自己也脸红了，她情愿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不说出这句话来。"对不起，得罪您了！……"她说。

奥勃洛摩夫怎么也没有料到这一着，有点局促起来。

"这是恶意的背叛！"他小声说。

"不，只是小小的报复；说良心话，就这也不是故意的，因为您还没有说一句恭维我的话。"

"听您唱了之后也许会恭维的。"

"那么您要我唱吗？"她问。

"不，是他要您唱的，"奥勃洛摩夫指着希托尔兹回答。

---

①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

② 法语音译：先生。

"您呢?"

他否定地摇摇头。

"我不愿意要我所不理解的东西。"

"你真是一个无礼的人,伊里亚!"希托尔兹指出说。"这是因为躺在家里,把袜子穿……"

"得了吧,安得烈,"奥勃洛摩夫不让他说完,急急地打断他的话说,"要我说也并不费事:'啊!我将很高兴,很幸福,不用说,您当然唱得很好的……'"他转向奥尔迦继续说,"'这将使我十分愉快……'等等。难道这是必要的吗?"

"但是至少您可以希望我唱……就算是出于好奇心吧。"

"我可不敢,"奥勃洛摩夫回答,"您又不是一个女伶……"

"哦,我唱给您听吧,"她对希托尔兹说。

"伊里亚,准备恭维吧。"

这时候,黄昏已经来临。点了一盏灯,灯光象透过常春藤棚架的月光一样。暮色把奥尔迦的脸庞和身段的轮廓掩没,仿佛披了一幅纱在她的身上;她的脸背着亮:只听到圆润的然而是有力的声音,间夹着出自感情的阵阵颤动。

依着希托尔兹的指示,她唱了不少抒情曲和小诗乐;有的表现苦痛和幸福的隐约的预感,有的表现喜悦,但是在喜悦的声调中却蕴藏着悲哀的萌芽。

这歌词,这调子,再加上这纯洁有力的少女的歌喉,使人心脏跳动,神经战栗,眼睛闪耀着光芒,充满了泪水。在这一刹那间,一个人真想死去,希望不要从这歌声中醒过来,但立刻又渴望生活……

奥勃洛摩夫满脸通红,浑身乏力,努力忍住眼泪,更努力

抑住就要从内心中发出来的一声欢呼。他已很久没有感觉到这种朝气和力量，现在似乎就要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在这一刹那间，他甚至可以出国去，如果只要坐上车船启程的话。

最后她唱 Casta diva，那喜悦、那电光一样在他的头脑中闪来闪去的思想、那遍及全身的象针刺一样的战栗——这一切使奥勃洛摩夫窘得无地自容了！他完全失去了力量。

"您对我今天的歌唱满意吗？"奥尔迦停止了歌唱，突然问希托尔兹。

"您问奥勃洛摩夫，看他怎么说，"希托尔兹说。

"啊！"奥勃洛摩夫脱口而出说。

他一把抓住奥尔迦的手，立刻又松开，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对不起……"他喃喃说。

"听见了没有？"希托尔兹向她说。"凭良心说，伊里亚，你已经有多久没有欣赏过这种音乐了？"

"可能今天早晨还欣赏过，假使有人拉着一只嘶哑的手风琴走过他的窗前……"奥尔迦善意地插嘴说，温柔得使人不觉得是讽刺。

他责备地瞧瞧她。

"他的内窗至今还没有卸下来，因此听不到外面发生的事情，"希托尔兹补充说。

奥勃洛摩夫责备地瞧瞧希托尔兹。

希托尔兹握住奥尔迦的手……

“我不知道是什么道理，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今天您唱得比往常都好，至少我好久没有听到了。喏，这就是我的恭维！”他吻着她的每一个手指说。

希托尔兹要走了，奥勃洛摩夫也打算离开，但是希托尔兹和奥尔迦挽留他。

“我是有事情，”希托尔兹说，“你反正是去躺卧……还早着呐……”

“安得烈！安得烈！”奥勃洛摩夫用恳求的声音说。“不，今天我不能留在这里，我要走！”他接着说，也就走了。

他通宵没有睡觉：愁闷而深思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天一亮就从家里出去，沿着涅瓦河满街漫步，天知道他有些什么感觉，想些什么……

过了三天，他又在奥尔迦的家里了，到晚上，当其他客人坐下去玩牌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地走到钢琴旁边，和奥尔迦两个人在一起。叔母正闹头痛；她坐在书斋里嗅酒精。

“要不要我把安得烈·伊凡尼奇从敖德萨给我带来的画册拿给您看看？”奥尔迦问。“他没有给您看过吧？”

“您似乎是为了尽主人的义务在竭力招待我吧？”奥勃洛摩夫问。“不必这样！”

“为什么不必？我要您不发闷，要您象在家里一样随便，要您舒适、自由、轻松，要您不去……躺卧。”

“她是个恶毒的好嘲笑人的人！”奥勃洛摩夫想，一边违反自己的意志观赏着她的一举一动。

“您要我轻松、自由和不发闷吗？”他重复说。

“是的，”她一边回答，一边象昨天一样瞧着他，但是带着

更为好奇和亲切的表情。

“如果是这样，首先您不要象现在和不久前那样瞧我……”

她眼睛里露出更加好奇的神情。

“喏，就是这副眼光使我局促不安。……我的帽子在哪里？……”

“为什么局促不安呢？”她温柔地问，她的眼光已失去好奇的神情，只有亲切和温存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您在用这种眼光从我心底里掏出我不要别人——尤其是您——知道的一切……”

“为什么呢？您是安得烈·伊凡尼奇的朋友，他是我的朋友，因此……”

“因此没有理由让您知道安得烈·伊凡尼奇所知道的关于我的一切，”他把话说完。

“理由固然没有，但是可能性是有的……”

“这是因为我的朋友直言不讳——这都是他干的好事！”

“难道您有什么秘密不成？”她问。“也许是犯罪行为吧？”她添上一句，笑着从他身边走开。

“可能是吧，”他叹了一口气回答。

“不错，这是一个严重的犯罪行为，”她胆怯地轻声说，“穿鸳鸯袜子。”

奥勃洛摩夫抓起帽子来。

“我可受不了啦！”他说。“您还要我舒适呢？我不再喜欢安得烈了。……他把这件事也告诉您了吗？”

“这是他今天用来逗我大笑一阵的，”奥尔迦说，“他老是

逗我笑。宽恕我吧，再不了，再不了，今后我一定换一副神气来瞧您……”

她装出一副狡猾而又正经的脸相。

“这一切还是第一步，”她接下去说，“哦，我不象昨天那样瞧您了，所以您现在一定感到轻松自由了吧。紧跟着是第二步：怎么样才能使您不发闷？”

他正眼望着她那双灰蓝色的温柔的眼睛。

“现在您自己瞧我的样子就有点古怪……”她说。

实际上，他仿佛不是用眼睛，而是用思想，用整个的意志，象施催眠术者那样瞧着她，这是情不自禁，不得不然。

“我的天哪，她长得多好看！世界上竟有这样好看的女人！”他一边想，一边差不多用吃惊的目光瞧着她。“白晰的皮肤，象深渊一样暗黑、同时又有什么东西在照耀的眼睛，这一定是从内心发出的光芒！从她的微笑中可以象从书里一样看出意义来；笑起来，这副牙齿和整个脑袋……它多么优美地给安放在她的肩膀上啊，象一朵花似地招展，吐露芬芳……”

“是的，我正从她那里得到一种东西，”他想，“有什么东西正从她那里转移到我这里。这里，我的心仿佛在开始沸腾和跳动。……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好象从未有过的多余的东西。……我的天哪，瞧着她是多么幸福！甚至呼吸都困难了。”

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里象旋风似的飞驰，他依然愉快地忘形地注视着她，犹如人们注视着无尽的远处、无底的深渊。

“得了，麦歇奥勃洛摩夫，现在您自己在怎样看我啊！”她一边说，一边羞涩地转过头去，但是克制不住好奇心，她没有将眼光从他的脸上移开。

他什么也没有听见。

实际上，他没有听她说话，依然注视着她，一边默默地检查在自己心里发生的是什么东西；他摸摸头——那里也有东西在骚动，在疾驰。他捉摸不住自己的思想：它们象一群小鸟似的飞来飞去。心脏旁边，在左肋那里，似乎有些痛。

“别这样古怪地看我吧，”她说。“我也感到局促不安了。……您大概也要从我的内心里掏出什么吧……”

“我能从您的内心里掏出些什么呢？”他不自觉地问。

“我也有一些开了头而还未完成的计划，”她回答说。

他因为她暗示他的未完成的计划而清醒过来了。

“真奇怪！”他说，“您恶毒是恶毒，但是您的眼光倒很善良。怪不得人家说，妇女是相信不得的：她们有意说谎就用舌头，无意说谎则用目光、微笑、脸色、甚至昏厥……”

她不让他这个印象再加深下去，便轻轻地摘下了他的帽子，自己坐到了椅子上。

“我再不了，我再不了，”她急急地重复说。“啊！宽恕我吧，是嘴快！但是绝对不是嘲笑！”她近于歌唱地说，声调由于太动感情而颤抖。

奥勃洛摩夫安心了。

“安得烈这个家伙！……”他责备地说。

“哦，第二步，请您告诉我，怎么样才能使您不发闷？”

“唱歌吧！”他说。

“喏，这就是我所期待的恭维！”她打断他的话说，高兴得脸都红起来了。“您知道不知道，”她起劲地接下去说，“前天我唱完了，要是您不叫出那一声‘啊’来，我大概会通夜睡不成

觉，说不定会哭的。"

"为什么？"奥勃洛摩夫惊异地问。

她沉思了一下。

"我自己也不明白，"随后她说。

"您的自尊心强；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当真是这个原因，"她沉思地用一只手弹着琴键说，"但是自尊心人人都有，而且很强。安得烈·伊凡尼奇说，自尊心差不多是支配意志的唯一动力。想必您是没有自尊心的，所以您老是……"

她没有把话都说出来。

"老是怎么的？"他问。

"不，没有什么，"她改口说。"我喜欢安得烈·伊凡尼奇，"她继续说，"不但是因为他逗我笑——有时候听他讲话我也哭的，也不是因为他喜欢我，似乎是因为……和别人比起来，他更喜欢我一些；瞧，自尊心竟发展到什么地步！"

"您喜欢安得烈吗？"奥勃洛摩夫问她，紧张而探究的目光直视着她的眼睛。

"是的，假使和别人相比，他更喜欢我，那我当然也更喜欢他，"她一本正经地回答。

奥勃洛摩夫默默地望着她；她用单纯的无言的眼光回答他。

"他也喜欢安娜·瓦西烈耶芙娜和捷纳依达·米哈伊罗芙娜，可是没有这么喜欢，"她接下去说，"他不会同她们一坐两个钟头，逗她们乐，不会讲什么真心话；他谈事业，谈剧院，谈新闻，但是他对我谈起话来就象对妹妹……不，就象对女儿

一样，”她赶快添上一句。“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一下子不能理解，或者不听从他，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也骂我。但是他并不骂她们，我似乎就因为这个原因而越发喜欢他。自尊心！”她深思地补充说，“但是我不知道，这种自尊心怎么竟进入了我的歌唱里？我的歌唱是一向博得很多好评的，但是您竟听也不要听，差不多是强迫您听的。如果我唱完之后，您一句话也不对我说就走开，如果我在您的脸上没有瞧出什么……恐怕我会害病的吧……不错，这的确是自尊心！”她果断地结束说。

“难道您在我的脸上瞧出什么了吗？”他问。

“瞧出了眼泪，虽然您把它们隐藏了起来；为自己的感情害臊，这是男人的一个坏习气。这也是一种自尊心，不过是虚伪的。他们倒不如有时候为自己的智慧感到害臊的好：毛病往往出在这上面。就是安得烈·伊凡尼奇，他也为自己的感情害臊。这句话，我对他说过，他也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您呢？”

“瞧着您，哪会有不同意的！”他说。

“又是一句恭维话！可是多么……”

她难于找到字眼。

“庸俗！”奥勃洛摩夫替她说了出来，并不将眼光从她的身上移开。

她用微笑说明这个字眼的意义是正确的。

“我当时不想请您唱，就是害怕这一点。……第一次听人唱歌，你能说些什么？但是又不得不说。要说得聪明，又要说得出于真心，是困难的，尤其象那一天那样处在情绪激动中，在深刻印象的影响下……”

"实际上，我已很久没有，甚至恐怕从来没有，唱得象那一天那样好。……不要请我唱了吧，我不会再唱得那样好了。……等一下，我再来唱一支……"她说，就在这一瞬间，她的脸似乎红了起来，眼睛发出了光芒，她坐到椅子上，使劲地按了两三下和音，就唱起来了。

天哪，在这歌唱中听到的是什么啊！希望、对于暴风雨的茫然的恐惧、暴风雨本身、幸福的迸发——不是在歌曲里，而是在她的声音里听到这一切。

她唱得很久，有时候朝他瞧一瞧，小孩子似的问："满意了吗？不，再来唱这一支，"又唱下去了。

她兴奋得面颊和耳朵都通红；在她容光焕发的脸上，有时候突然闪耀出感情的闪电和那样成熟的热情的光芒，仿佛她心里正体验着一种遥远的未来的生活，而这昙花一现的光芒一下子又熄灭了，响着的依旧是那清脆的象银铃一样的歌声。

在奥勃洛摩夫的内心里，也有这样的生活在活动；他觉得，他不是一两个钟头，而是经年累月地在过这种生活，有这种感觉……

他们俩表面上虽一无动静，可是内心之火都在爆发，都以同一的战栗在颤动；眼睛里含着由同一的心情所唤起的眼泪。这一切都是热情的征兆，这些热情迟早要在她青春的心灵里激发起来的，她的心灵现在还被尚未觉醒的生命力的昙花一现的迹象和勃发支配着。

她以漫长的袅袅的和音作结束，她的歌声就消失在和音之中。她突然停止了，将双手放在膝盖上，激动而兴奋地望着奥勃洛摩夫，看他怎么样？

他的脸上闪耀着从心底里苏醒过来的幸福的曙光，满含眼泪的眼睛注视着她。

现在是她，象他上次那样情不自禁地握住了他的手。

“您怎么啦？”她问。“您这是什么样的一副脸相！为什么呢？”

但是她知道他为什么有这副脸相，于是在欣赏自己力量的这一表现时，内心有点得意洋洋了。

“对着镜子照照看，”她指着镜子里他的脸，微笑着接下去说，“您的眼睛在发亮，天哪，还含着眼泪！您对于音乐感受得多深啊！……”

“不，我感受的……并非音乐……而是……爱情！”奥勃洛摩夫轻声说。

她顿时放开他的手，脸色都变了。她的眼光接触到了他的眼光，这眼光是那么凝然不动地、近于疯狂地注视着她，仿佛瞧着她的不是奥勃洛摩夫，而是激情。

奥尔迦知道，他这句话是情不自禁地冲口说出来的，而且是一句真话。

他清醒过来了，拿起帽子，一眼不瞧就跑出了房间。她也不再以好奇的眼光目送他，她在钢琴旁边，雕像似的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两眼盯着地下；只有胸脯在使劲地一起一落……

第 六 章

每当奥勃洛摩夫懒怠地躺卧、瞌睡或者灵感勃发的时候，

在想象中老是有一个作为妻子，有时候作为情妇的女人，出现在前景里。

在幻境中，浮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高大的、身材匀称的女人的形象，双手悠闲地交叉在胸口，目光文静而高傲，漫不经心地坐在浓密的小树林里常春藤中间，在一片象毯子的草地上，在林荫路的砂地上轻盈地缓步，那摆动的腰部，优美地安放在肩膀上的头部，沉思的表情——这是他的理想，是充满欢乐与庄严的安静的整个生活的化身，是安静本身。

最初，他梦见她全身是花，站在祭坛旁边，披着一方长长的头纱，随后梦见她在那张新婚床上的枕畔，羞答答地双眼低垂，最后又梦见她是一群孩子的母亲。

他梦见她嘴角上并不充满热情的微笑，梦见她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愿望而潮润的眼睛，这微笑对于他，对于丈夫是同情，对于其他一切人是宽厚；眼光呢，仅仅对他才一往情深，对别人却是羞涩，甚至是严峻的。

他从不想看到她内心里的战栗，听见她炽热的幻想、无端的眼泪、苦闷、疲惫以及突发的狂喜。也不需要月亮和忧愁。她不应当忽然脸色发白，昏厥过去，经受强烈的感情……

"这种女人是有情夫的，"他说，"而且有不少的麻烦：医生、矿泉水和各种各样的奇怪念头。使人睡觉都不得安静！"

但是，一个人在高傲、羞怯而安静的妻子身边，可以高枕无忧。就寝的时候，他确信一觉醒来便会遇到同样温柔而同情的眼光。就是过了二、三十年，他的亲热的目光，还会在她的眼睛里遇到这同样温柔而微微闪烁的同情之光。就这样到临死为止！

“要在自己的恋人身上看到永不改变的宁静面容，看到一无波折、如水长流的感情——这不就是每一个男女内心中追求的目标吗？这是爱情的常轨，只要稍稍离开它一点，变了心，冷淡起来，我们就感到苦恼，可见我的理想不就是一般人的理想吗？”他想。“这不就是两性关系最圆满的结局和最美好的阐明吗？”

给激情一条合法的出路，让它象河川一样，为了整个地区的利益，有规律地流去，——这是全人类的任务，这是进步的最高峰，所有那些乔治·桑①们都向这个高峰爬去，但都迷失道路。这个问题一旦解决之后，就没有变心，没有冷淡，只有安宁幸福的心脏的永久平稳的跳动，从而有永久充实的生活、生活的永久甜蜜、道德的永久健康了。

这种幸福的实例是有的，但是寥寥无几；它们是被当作罕见的现象指出的。据说，人必须为了它而诞生。但是天知道是否要为了它而受教育，是否要有意识地去迎接它？……

激情！这在诗句里和在舞台上都很好，舞台上，演员们穿着披肩，拿着刀来来去去，随后杀人者和被杀者一块儿去吃晚饭……

要是激情也这样终场，也未尝不好，但是遗留下来的却是烟和臭气，幸福是没有的！回忆呢，只是羞愧和自怨自艾。

最后，倘使激情陷于这样的不幸，那就等于碰巧走上一条崩坏的崎岖难行的山路，一路上马匹翻倒，骑马的人疲惫不堪，但是家乡已经在望：必须一眼不眨，赶紧脱离这个危险的

① 乔治·桑（1804—1876），法国女作家。

地点……

是的，激情必须受限制，被窒息和消灭在结婚之中……

要是一个女人突然用眼睛勾引他，或者一边呻吟，一边闭着眼睛倒在他的肩膀上，随后醒过来，双手紧紧地搂住他的头颈，使得他呼吸都困难，那奥勃洛摩夫会恐怖地从她的身边跑开的……这是一个花爆，这是一桶火药的爆炸；随后会是什么呢？耳聋，眼瞎，头发烧焦！

但是我们来看看，奥尔迦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在奥勃洛摩夫那次出于无心的供认之后，他们俩很久没有单独见面。只要一看见奥尔迦，他便象小学生似的躲起来。她对他也改变了态度，但是并不避开，并不冷淡，而只是沉静一些。

她似乎觉得惋惜，因为发生了一件妨碍她以好奇的注视来折磨奥勃洛摩夫，妨碍她对他的躺卧、懒惰和窘态加以嘲笑来善意地刺激他的事情……

她心里觉得他滑稽可笑，但这象母亲看到儿子穿的惹人发笑的服装而不得不微笑那样。希托尔兹已经走了，她因为失去了听她唱歌的人而寂寞无聊；她的钢琴放着不用——总而言之，双方都感到勉强和拘束，双方都感到不好意思。

可是一切进行得多么良好啊！他们相知得多么单纯啊！他们相交得多么随便啊！奥勃洛摩夫比希托尔兹单纯而善良，虽然不那样逗她乐，但是他本身就使人发笑，还如此轻易地宽恕她的嘲笑。

此外，希托尔兹临走的时候，曾经把奥勃洛摩夫托付给她，请她照看他，不要让他呆在家里。在她聪明漂亮的脑袋

里，已经作出一个详细的计划，要使奥勃洛摩夫戒掉睡午觉，而且不仅睡觉，她还不许他大白天躺在沙发上；她要取得他的保证。

她幻想怎么样来"命令他看书"，看希托尔兹留下的书，然后命令他每天看报，把新闻讲给她听，往乡下写信，写完经营领地的计划，作出国的准备——总而言之，不让他在她的旁边合一合眼；她要向他指出目标，强迫他重新喜爱他已不复喜爱的一切，等到希托尔兹回来的时候，就会认不得他了。

她，这至今没有人听从指挥、还没有开始生活的、羞涩缄默的奥尔迦，将作出这一切奇迹！她——是这一转变的创始人！

这一转变已经开了个头：她那一次歌唱之后，奥勃洛摩夫就不是原先的他了……

他将要生活、活动、为生活和为她而祝福。一位医生挽救一个绝望的病人，使他恢复生命的时候，能享受多大的声誉！那么，挽救一个精神上在趋于死亡的人又将如何？……

她甚至由于自豪和喜悦而感到一阵战栗；认为这是苍天派给她的任务。她内心里已把他当作自己的秘书和图书馆管理员。

而突然间，这一切都必须终止！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所以碰见奥勃洛摩夫的时候总默不作声。

奥勃洛摩夫因为自己使她受了惊吓和极大委屈而感到苦恼，期待她会对自己匆匆一瞥，态度冷酷而严峻，所以一看见她，便哆嗦着躲到一边。

这时候，他已经搬到别墅去住，一连三天独自通过沼泽，沿着草墩，到树林里去，或者步行到村子里，悠闲地坐在村屋

门口，看孩子和牛犊奔跑，鸭子在池塘里戏水。

靠近别墅有一片湖、一个大公园，他害怕到那里去，唯恐在那里单独碰见奥尔迦。

“我怎么说话如此鲁莽呢！”他想。甚至不问一问自己，实际上这是冲口说出了真心话，或者仅仅是音乐在神经上所起的一刹那的作用。

他自己制造出来的这种窘迫、羞愧或者他所谓“耻辱”的感觉，妨碍他去分析那次发作的是什么感情；一般地说，奥尔迦和他算是什么关系？他也不去分析，在他心上增加的、从前所没有的一块多余的东西是什么。在他的心里，所有的感觉已混成一团——羞愧。

当奥尔迦在他的想象之中一闪而过的时候，就产生了另一个形象，产生了体现安静幸福的生活的理想，这个理想正是奥尔迦！这两个形象逐渐接近，合而为一了。

“哟，我竟干出了什么事情！”他说。“把一切都断送了！谢天谢地，希托尔兹已经走了，她已经来不及告诉他，要不然，我真得钻进地缝里去！恋爱、眼泪——这与我相称不相称？奥尔迦的叔母没有送信来，也没有邀我到她家里去：她一定告诉过叔母了。……我的天哪！……”

他一边这样想，一边走向公园深处，走到旁边的一条林荫路上。

奥尔迦感到唯一困难的是，她将怎样和他见面，怎样了结这重公案：应当对他说一说呢，还是若无其事地默不作声？

要说又该说些什么？装出一副严厉的脸相，高傲地瞧瞧他，还是瞧也不瞧，只是枯燥地、目空一切地说：“我决没有料

到你会这样，你把我看作什么样的人，竟敢这样放肆？……”这是索涅奇卡在跳马佐卡舞时用来回答一位骑兵少尉的话，虽然她着实费过一番心思弄得他神魂颠倒。

“这怎么是放肆？”她问自己。“如果他当真这样感觉，为什么他不能说呢？……但是这怎么能行，彼此才相识就突然……要是换了别人，看见一位姑娘才两三次，决不会说出这种话来；而且也不会钟情得这样快。只有奥勃洛摩夫才能……”

但是她记得，她曾经听说和在书上看到，恋爱有时候是突如其来的。

“是他一时失言，情不自禁；现在他不露面了，害臊了；所以这并不是放肆。那么这是谁的过失呢？”她再往下想，“当然是安得烈·伊凡尼奇的过失，是他逼了我唱的。”

奥勃洛摩夫最初并不要听——她懊恼起来，才……努力……她的脸红得很厉害——不错，她才用全副力量来感动他。

希托尔兹谈起过他，说他百无聊赖，什么也不能使他发生兴趣，他内心里的一切都已熄灭……她就是要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已熄灭，于是她唱，唱得……空前地好……

“我的天哪，这倒是我的过失，我要请求他宽恕。……可是宽恕我什么呢？”她问自己。“我要对他说什么呢，麦歇奥勃洛摩夫，是我的不是，是我勾引了你。……多丢人！这是不真实的！”她满脸通红，顿了一顿脚说。“谁敢想到这一方面？……难道我事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吗？如果没有发生这一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冲口说出这句话来，那时候又将如何？……”她问。“我不知道……”她想。

从那一天起，她心里便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甚至浑身发烧，面颊上出现两片红晕……

“受了刺激……有一点儿寒热，”医生说。

“都是这位奥勃洛摩夫干出来的！哼，应当给他一次教训，今后才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我要请ma tante① 拒绝他登门，他不应该得意忘形……他怎么敢！”她一路在公园里漫步，一路想；她的眼睛里闪耀着……

突然间她听到有人走过来了。

“有人来了……”奥勃洛摩夫想。

两个人面对面遇见了。

“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他发抖得象白杨叶子似的说。

“伊里亚·伊里奇！”她羞怯地回答，两个人都站住了。

“您好，”他说。

“您好，”她说。

“您到哪里去？”他问。

“就这么走走……”她说，并不抬起眼睛来。

“我打搅您吗？”

“哪里的话，一点也不……”她迅速而好奇地向他望了一眼，回答。

“我可以陪您走一阵吗？”他向她探索地瞥视了一下，突然问。

他们俩默默地沿着小径走去。不论是教师的戒尺或者校长的眉毛，都不曾使奥勃洛摩夫的心象现在这样噗噗地跳动。

---

① 法语：我的叔母。

他想要说几句话来克制自己，但是怎么也说不出来；只有心脏在狂跳，仿佛面临着不幸似的。

"您收到安得烈·伊凡尼奇的信了没有？"她问。

"收到了。"

"说些什么？"

"叫我到巴黎去。"

"您怎么打算呢？"

"我要去。"

"什么时候走？"

"马上……不，明天……等我准备好了。"

"为什么这样快就走？"她问。

他不作声。

"您不喜欢这所别墅，还是……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去？"

"冒失鬼！他还想出国去！"她想。

"有一件事情使我痛苦，使我为难，象火一样燃烧着我，"奥勃洛摩夫低声说，并不瞧她。

她并不作声，折了一枝紫丁香，尽闻着它，把脸和鼻子都遮住了。

"闻闻看，香味多好！"她说，把紫丁香掩在他的鼻子上。

"这里有铃兰！等一等，我来采几枝，"他向草地弯下腰去说，"这种花香味更好：是田野之香，树木之香；香得更自然。紫丁香却总是长在房屋旁边，枝子一个劲儿探进窗户来，香得腻人。瞧，铃兰上的露水还没有干呢。"

他递给她几枝铃兰。

“您喜欢不喜欢木犀草？”她问。

“不，香得太浓郁；木犀草和蔷薇花我都不喜欢。一般地我是不喜欢花的；在田野里还可以，而在室内——就不知要为它们费多少事……到处稀脏……”

“那您喜欢房间里干净罗？”她问，狡猾地望着他。“您是受不了到处稀脏的吧？”

“是的；但是我的佣人……”他嘟哝说。“啊，你真厉害！”他在心里说。

“您直接到巴黎去吗？”她问。

“是的；希托尔兹等我等久了。”

“请您带一封信给他；我就来写，”她说。

“今天给我吧；明天我就搬进城里去了。”

“明天？”她问。“为什么这样快就走？仿佛有人在赶您似的。”

“是在赶我嘛……”

“谁？”

“羞愧……”他低声说。

“羞愧！”她机械地重复说。心里在想：“现在我要对他说了：麦歇奥勃洛摩夫，我决没有料到……”

“是的，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他终于克制住自己，“我想您很惊讶……很生气……”

“哦，现在是时候了……就在此刻。”她的心一个劲儿跳动着。“我的天哪，我可不能！”

他鼓足勇气望了一下她的脸，想看出她要怎么样；但是她闻着铃兰和紫丁香，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应当说什么，

干什么。

“要是索涅奇卡就立刻想出主意来了，我却如此愚蠢！什么也不会。……真苦恼！”她想。

“我已经完全忘掉了……”她说。

“请您相信我，那一次不是存心的。……我是无法克制自己……”他一边说，一边胆子渐渐大起来。“那时候就是天雷打下来，石头砸在我的身上，我还是要说的。这是任何力量抑制不了的……看在上帝面上，不要以为我是故意如此……一说出口，我就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收回这句冒失话……”

她垂着头，嗅着花，往前走去。

“把它忘了吧，”他继续说，“尤其因为它不是真情，把它忘了吧……”

“不是真情？”她突然重复说，挺直身子，把花扔掉。

她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由于惊讶而闪闪发光……

“怎么不是真情呢？”她又重复一次。

“是的，看在上帝面上，不要生气了，把它忘了吧。我向您保证，这不过是一时的感情冲动……由音乐引起的。”

“仅仅由音乐引起的！……”

她的面色变了：两片红晕消失了，眼睛也暗淡了。

“不是没有事情了吗！他不是已经收回那句冒失话了吗，那就不必生气了！……不是好了吗……现在可以放心了……可以照旧谈话和开玩笑了……”她想，一路走，一路使劲从树上折下一条树枝，张开嘴唇咬下一张叶子，又立刻把树枝和叶子一起扔在小径上。

“您不生气了吧？忘掉了吧？”奥勃洛摩夫向她凑过去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您要求我什么？”她转身避开他，激动而近于气恼地回答。“我完全忘掉了……我是非常健忘的！”

他不作声，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只看到她突然气恼，但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我的天哪！”她想，“不是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吗；仿佛并没有发生过那一个场面似的，谢天谢地！现在将怎么样……啊，我的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索涅奇卡，索涅奇卡！你多么幸福啊！”

“我要回去了，”她突然说，一边加紧脚步，拐进另一条林荫路去。

她喉咙里哽着眼泪。她害怕哭出来。

“别往那边走，这里近一些，”奥勃洛摩夫指出说。“蠢材，”他向自己沮丧地说，“本来应当解释一下！现在倒更加委屈她了。本来不应该提起：一切都会过去，会自然而然忘掉的。现在没有办法，非请求她宽恕不可了。”

“我之所以气恼，一定是因为，”她想，“我没有来得及对他说：麦歇奥勃洛摩夫，我决没有料到您胆敢……他倒赶在我的前头了……‘不是真情！’你瞧，他还在撒谎呢！可是他怎么敢？”

“您果真忘掉了吗？”他小声问。

“忘掉了，完全忘掉了！”她迅速地说，急于回家去。

“把手伸给我，表示您不在生气。”

她瞧也不瞧他，把手指尖伸给了他，他刚碰到，她就马上缩了回来。

“不，您在生气！”他叹息一声说。“叫我怎样使您相信，这

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不会让自己得意忘形的？……不，我当然再不听您的歌唱了……”

“根本就不必使我相信：我不需要您的保证……”她急速说。“我也不唱了！”

“好吧，那我就不说了，”他说，“不过看在上帝面上，您不要这样走开，要不然，就有那样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她悄悄地往前走，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说的话。

“您以前说过，没有听到我因为您的歌唱而‘啊’的一声叫起来，您就会哭的。如果这番话是出于真情，那么，现在您不笑一笑，不友谊地伸出手来，就这样走开去，我会……发发慈悲吧，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我会生病的，我的双膝在发抖，我是勉强站着……”

“为什么呢？”她向他瞥视了一下，突然问。

“我自己也不知道，”他说，“现在我不再感到羞惭了，不因为我所说的话而害臊了。……我觉得，这里面……”

又有一群蚂蚁在他的心上爬；那里又有了一块多余的东西；她那温存而好奇的注视又在燃烧他。她如此优雅地朝他转过身去，如此不安地在等待他的答话。

“这里面怎么样？”她急不及待地问。

“不，我不敢说：您又要生气的。”

“说吧！”她命令似地说。

他不作声。

“咦？”

“瞧着您，我又想哭了。……您瞧，我是没有自尊心的，我不以我自己的感情为耻……”

“为什么要哭呢?”她问,面颊上现出两片红晕。

“我总是听到您的歌声……我现在又感觉着……”

“感觉着什么?”她问,眼泪从胸口往上涌;她紧张地等待着。

他们已经走到台阶跟前。

“我感觉到……”奥勃洛摩夫急于要说完,可是说不下去。

她慢慢地、仿佛很艰难地走上台阶。

“同样的音乐……同样的……激动……同样的……感……对不起,对不起——我对我自己真没有办法……”

“麦歇奥勃洛摩夫……”她开始严厉地说,随后脸上突然现出了微笑的光辉,“我并不生气,我原谅您,”她温柔地补充说,“不过今后……”

她并不回转身来,仅仅把一只手反伸给他;他握住了它,吻着她的手掌;她轻轻地按一按他的嘴唇,立刻就闪进玻璃门里,可是他木然地立在那里。

第 七 章

奥勃洛摩夫很久瞪着眼睛、张着嘴巴望着奥尔迦的背影,很久望着那些灌木……

走过了一些不认识的人,掠过了一只飞鸟。一个过路的农妇,问他要不要买草莓——他依旧呆若木鸡。

他又慢慢地走回原先的林荫路,走到半路上,蓦然看到奥尔迦掉下的铃兰,看见她摘下来又着恼地扔掉了的紫丁香。

“她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开始思忖、回忆。

“傻瓜，我真是个傻瓜！”他一边拾起铃兰和紫丁香，一边忽然高声说，几乎奔跑地走出林荫路。“我已经请她原谅，可是她……难道是真的吗？……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啊！”

他容光焕发，内心充满幸福，按照保姆的说法，象“额角上挂着月亮”一样地回到家里，坐在沙发的一端，在桌子的灰尘上，用很大的字体迅速地写了“奥尔迦”三个字。

“多厚的灰尘啊！”他从欢天喜地中回过神来说。“查哈尔，查哈尔！”他叫喊了半天，因为查哈尔正同车夫门坐在朝着小路的大门口。

“快去！”阿妮希娅拉着他的袖子，用威胁的口吻低声说，“老爷叫你半天了。”

“你瞧，查哈尔，这是什么？”伊里亚·伊里奇说，可是说得很温和，而且露出慈祥的神情，此刻他是不会发火的。“你想把这里也弄得杂乱无章，到处是灰尘和蛛网吗？不；对不起，我可不答应！就这样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也不放过我：‘你喜欢灰尘的，’她对我说。”

“不错，说得可真好听，她家里有五个佣人呢，”查哈尔朝房门口转过身去说。

“到哪里去？去拿东西来打扫一下：这里既不能坐，又不能撑在桌子上。……这是肮脏，这是……奥勃洛摩夫性格！”

查哈尔把嘴一撅，向主人斜睨了一下。

“哼！”他想，“又想出刺心的话来了！可是这句话听起来倒很熟悉的！”

“咦，打扫呀，站着干什么？”奥勃洛摩夫说。

“打扫什么？今天打扫过了，”查哈尔执拗地回答。

“打扫过了，又哪里来的灰尘？瞧，喏，喏！要打扫得一点灰尘都没有！马上打扫吧！”

“我扫过了，”查哈尔坚持说。“总不能扫十次呀！灰尘是从路上吹来的。……这里是田野、别墅，路上有的是灰尘。”

“可是你，查哈尔·特罗非米奇，”阿妮希娅突然从另一个房间里朝这边望了一下，开口说，“先扫地后擦桌子是白费事，灰尘又要积起来的……你要先……”

“你也来教训我？”查哈尔愤怒地嗄声说。“回到你自己的地方去！”

“哪里见过先扫地后收拾桌子的？……无怪老爷生气……”

“去，去，去！”他对准着她的胸口扬着臂肘喊。

她冷笑了一下，人就不见了。奥勃洛摩夫向查哈尔摆摆手，叫他也出去。他把头靠在绣花靠垫上，一只手按在心口，听它跳动。

“这对我是有害处的，”他自言自语说。“怎么办呢？假使去请教医生吧，对不起，他就要送你到阿比西尼亚① 去！”

在查哈尔和阿妮希娅没有结婚之前，他们俩各干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情，那就是，阿妮希娅专管跑菜市，下厨房，仅仅在一年一度洗地板的时候，她才参加收拾房间。

但是结婚以后，她出入主人的房间，就变得方便了。她帮着查哈尔干，房间里也就干净了一些，她还把丈夫的某几项职

① 即埃塞俄比亚。

务自己担当起来，一部分是出于自愿，一部分是因为查哈尔专制地硬放到她的身上。

“喏，把地毯拿去打一打，”他用命令的口气嗄声说，或者说：“你把堆在那边角落里的东西理一理，把不相干的拿到厨房里去。”

他这样享了一个来月的福：房间里干干净净，主人既不嘀咕，也不说什么“刺心的话”，他查哈尔却什么也不干。可是这份福气一去不返了——这是有原因的。

他和阿妮希娅刚开始共同照管奥勃洛摩夫的房间，他查哈尔不论干什么，就显得很愚蠢。他的每一个行动都不对头。他在世界上活了五十五年，自以为他所干的一切都没法干得更好，而且非这样干不可。

而此刻，突然间，在两个星期中，阿妮希娅就证明给他看，他是一个废物，而且以一种令人难受的体谅来证明这一点，说话说得好象对待小孩子或者对待十足的笨伯那么轻轻的，还笑咪咪地瞧着他。

“你，查哈尔·特罗非米奇，”她温和地说，“先闭烟道后开气窗是不对的：又会使房间冷下去。”

“依你说怎么办呢？”他用丈夫的粗暴口气问，“什么时候才打开呢？”

“生炉子的时候；先把空气放出去，随后又会暖和起来，”她轻声回答。

“你真是个傻瓜！”他说。“我这样干了二十年，难道要为了你来改变……”

茶叶、糖、柠檬和银器，查哈尔是一起放在柜架上的。鞋

油、刷子和肥皂也放在那上面。有一次，他突然发现肥皂给放到了洗脸台上，刷子和鞋油放到了厨房里窗台上，茶叶和糖放进了柜子的各个抽屉里。

“你这是怎么搞的，竟自作主张把我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他威胁地问。“我是有意把它们放在一起的，为的是凑手，可是你却把它们摆得东一样西一样的？”

“为的是使茶叶不沾上肥皂气味，”她温和地指出说。

还有一次，她把奥勃洛摩夫衣服上的两三个蛀洞指给他看，并且说，每星期一定要把衣服抖一次和刷一次。

“让我用笤帚来拍一拍吧，”临末了，她和善地说。

他从她的手里把笤帚和刚拿到手的衣服都夺了下来，放回原来的地方。

有一天，当他象往常一样，抱怨主人为了“不是他发明出来的”蟑螂，平白无故地骂他的时候，阿妮希娅一言不发，从柜架上把不知什么时候扔在那里的一块一块面包和面包屑都捡了起来，把柜子和食器扫的扫，洗的洗——蟑螂差不多就完全绝迹了。

查哈尔依旧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把这种情况归于她的勤恳。但是有一天，当他刚端起一托盘茶杯和玻璃杯，就打破了两只玻璃杯，开始象平常一样咒骂，要把整个托盘都扔到地板上的时候，阿妮希娅从他手里接过托盘，把其余的玻璃杯以及糖缸和面包都摆好，一切安排得连一只茶杯也不晃动，随后做给他看，怎样使一只手拿住托盘，另一只手扶稳，接着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次，将托盘晃来晃去，竟一把调羹也不晃动，查哈尔才恍然大悟，阿妮希娅是比自己聪明！

他从她手里夺过托盘，把玻璃杯全部掉到地上，从此不能宽恕她这件事情。

"瞧，应该怎么样拿！"她还轻声添上一句。

他带着蠢笨的高傲神情瞧了她一眼，她却在笑。

"你想装聪明吗，你这个臭婆娘！难道我们在奥勃洛摩夫卡的家是这样的吗？完全归我一个人管：光是跟丁和小厮就有十五名！象你们这班婆娘，我连名字也不知道呢。……可是在这里你倒……啊，你！……"

"我是出于好意，"她刚开始说。

"去，去，去！"他用臂肘朝她的胸口作着威胁的姿势嗄声说，"滚出老爷的房间，到厨房里去……管你们娘们的事去！"

她微笑一下，走了出去，他却阴沉地、斜视地目送着她。

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便阴沉地对待妻子。但是碰到伊里亚·伊里奇问他要什么东西，东西没有了，或者已经打坏了，每当屋子里搞得乱七八糟，伴随着"刺心的话"的狂风暴雨，聚集在查哈尔的头上的时候，查哈尔总是向阿妮希娅眨眨眼，朝奥勃洛摩夫的书斋点点头，一边用大拇指向那里指指，一边小声命令说：

"你到老爷那里去，看他要什么？"

阿妮希娅走了进去，狂风暴雨往往被一阵简单的解释给吹散了。只要在奥勃洛摩夫的说话中刚刚出现"刺心的话"，查哈尔自己就向他提议叫阿妮希娅来。

要不是阿妮希娅，奥勃洛摩夫的房间准又杂乱得象从前一样：她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奥勃洛摩夫一家的人，不自觉地参加到丈夫同伊里亚·伊里奇的生活、他的家以及他本人的

分拆不开的关系中；她的女性的眼睛和劳碌的双手，照顾着这些无人照管的房间。

只要查哈尔一溜出去，阿妮希娅就把桌子上和沙发上的灰尘掸去，气窗打开，窗帘拉好，把丢在房间中央的靴子和搭在大圈手椅上的裤子收归原处，把所有的衣服，甚至桌上的纸张、铅笔、小刀和鹅毛笔都整理一遍——安排得井然有序；随后把睡乱的眠床铺好，枕头放正——干这一切只要两三个动作；接着还满房间扫一眼，搬好一把椅子，关上一只半拉开的抽屉，从桌子上取走一条餐巾，一听到查哈尔嘎哒嘎哒的靴声，便一溜烟跑进厨房里去。

她是一个灵活、麻俐的女人，大约四十七岁，有着对人关切的微笑，迅速地东张西望的眼睛，坚实的头颈和胸脯以及一双红色的、什么也不肯放过的、永不疲劳的手。

她的面颊几乎看不见，只有鼻子是触目的；鼻子虽然不大，但仿佛和面颊是脱离的，或者没有安放合适，而且下端往上掀起，因此面颊就不显著了：两片面颊缩紧在一起，又毫无血色，这样一来，鼻子你老早已经看到，面颊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象查哈尔那样的丈夫世界上多的是。有时候一位外交家会漫不经心地倾听妻子的劝告，耸耸肩膀——偷偷地把她的意见写下来。

有时候一位行政长官会打着口哨，装出一副遗憾的怪相来回答妻子的关于一件重要公事的唠叨——到明天又一本正经地把这一番唠叨去报告给部长听。

这些先生们阴沉地或者轻率地对待妻子，轻易不看重她们的说话，要不是象查哈尔一样把她们看作娘们，就是把她们

当作调剂正经严肃的生活的花朵……

正午的太阳久已晒烫了公园的小径。大家都坐在布棚下面阴凉的地方；只有保姆们带着孩子，成群结队勇气十足地冒着烈日散步或者坐在草地上。

奥勃洛摩夫依然躺在沙发上，将信将疑地想着早晨同奥尔迦谈话的意义。

“她爱我，她心里对我发生了感情。这是可能的吗？她对我抱着幻想；为了我她才唱得那么热情，音乐使我们俩发生了感情。”

自豪心在他身上抬头了，生活、生活的令人心醉的远景和不久以前还没有的一切色彩与光线都辉亮起来了。他想象着两个人一块儿出国去，在瑞士的湖上荡漾，在意大利、在罗马的废墟上徘徊，乘着刚陀拉① 浏览景色，随后消失在巴黎和伦敦的人群之中，随后……随后在自己的人间乐园——奥勃洛摩夫卡。

她是一位有优雅白晰的脸庞、娇嫩纤细的头颈、语声低微的可爱的女神……

农民们从没有看见过象她这样的美人；他们俯伏在这位天使面前。她轻盈地在草地上步行，同他一块儿在白桦林里的树荫底下漫步；她唱歌给他听……

他感觉到生活，感觉到生活的徐缓的流动，它的柔和的涟漪和潺湲……他由于夙愿得偿、由于充分幸福而堕入深思……

---

① 威尼斯一种狭长、平底、单橹的游船。

突然间他的脸阴沉起来了。

“不，这是不可能的！”他高声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爱我这个可笑的、睡眼惺忪和面无血色的人。……她老是嘲笑我……”

他站到镜子跟前，对自己端详了很久，起初很不满意，随后他的神色辉亮起来；他甚至微笑了一下。

“我似乎比在城里的时候好一些了，红润了一些，”他说，“我的眼睛不浑浊了……原先还长了一颗针眼，现在也消掉了……准是由于这里的空气吧；我走了不少路，滴酒不饮，也不躺卧……不必到埃及去了……”

奥尔迦的叔母马利亚·米哈依罗芙娜派了一个佣人来请他去吃午饭。

“就来，就来，”奥勃洛摩夫说。

佣人走了。

“等一等！这是给你的。”

他给了他一些钱。

他觉得轻松、愉快。大自然是这样清朗。人人都很善良，都怡然自得；脸上都很幸福。只有查哈尔一个人脸色阴沉，尽斜睨着主人；但是阿妮希娅和善地微笑着。

“我要养一条狗，”奥勃洛摩夫下定决心，“或者养一只猫……猫好一些：猫温存可爱，打起鼾来呼噜呼噜的。”

他到奥尔迦家里去了。

“那么说……奥尔迦爱着我！”他一路上想。“这样年轻鲜艳的美人儿！人生最富于诗意的一面正展开在她的想象跟前：她一定梦见许多身材端正魁梧、头发乌黑鬈曲的青年，他们都

有沉思的、蕴蓄着的力量，脸上有勇气和高傲的微笑，眼睛里闪动着很容易深入人心的火花，他们还有柔和清脆的、象金属弦一样响亮的歌喉。但是，毕竟也有女人不爱青年，不爱流露在脸上的勇敢，不爱跳马佐卡舞的灵巧和高明的骑术的。……假定说，奥尔迦不是一位看到口髭心里就会发痒、听见佩刀的声响就会动情的庸俗女子；但是总需要有别的东西……譬如说智慧吧，才可以使女人驯服和倾倒，才可以使全世界尊敬他……或者，一位成名的艺术家也可以……但是我算是什么呢？奥勃洛摩夫——只此而已。希托尔兹——就不同了：他有智慧，有力量，会控制自己、控制别人和控制命运。他无论到哪里，同什么人交往，立刻就能掌握住那个人，象奏乐器似地弹弄自如。……而我呢？……我连查哈尔也驾驭不了……自己也驾驭不了……我是——奥勃洛摩夫！希托尔兹！天哪！……她不是喜欢他吗，"他恐惧地想，"她自己也说过：象喜欢朋友似的喜欢他；这是撒谎，也许是不自觉的撒谎。……男女之间是没有友谊的……"

他不禁怀疑起来，走得越来越慢了。

"如果她在向我献媚，怎么办呢？……如果只是……"

他干脆立定下来，呆若木鸡。

"如果这是一种阴谋诡计呢……我有什么根据以为她爱我呢？她没有说过，这是自尊心在作祟！安得烈！莫非是真的吧？……不可能的，她是这样，这样……瞧，那不就是她！"他看到奥尔迦迎面走来，突然兴高采烈地说。

奥尔迦带着愉快的微笑，把手伸给他。

"不，她并不这样，并不骗人，"他断定，"骗人的女人是不

用这样温柔的眼光瞧人的；她们没有这样真诚的笑容……她们老是叽叽喳喳……但是……她没有说过爱我呀！”突然间他又吃惊地想：这都是他自己在这样解释……“那么她为什么气恼呢？……天哪！我已掉进什么样的一个深渊里！”

“您手里拿的什么？”她问。

“一枝花。”

“什么花？”

“您瞧，是丁香。”

“哪里摘来的？这里没有丁香呀。您到哪里去了？”

“是您刚才摘了又扔掉的。”

“那您捡起来干什么？”

“我喜欢……您气恼地把它扔掉。”

“喜欢我气恼——这倒是一件奇怪事情！为什么呢？”

“我不说。”

“说吧，我请求您说……”

“说什么也不说！”

“我恳求您。”

他否定地摇摇头。

“假使我唱一支歌呢？”

“那时候……也许……”

“那么说，只有音乐使您感动吗？”她皱着眉头说。“这是真的吗？”

“不错，是您奏唱的音乐……”

“哦，我来唱……Casta diva，Casta di……”她唱了一段瑙尔玛的呼吁便停止了。

“哦，现在说吧！”她说。

他内心里斗争了一阵。

“不，不！”他比先前更为坚决地说，“说什么也不说……决不说！万一这不是真情，万一是我自己这么设想呢？……决不说，决不说！”

“设想什么？是一件吓人的事情吧？”她说，将思想贯注在这个问题上，并且用探索的眼光注视着他。

随后她的脸上逐渐显出了领悟的神情；思索与推测的光芒出现在她的五官上，突然间整个脸庞被领悟照亮了。……太阳有时候就这样从云里钻出来，逐渐地照亮一丛灌木又一丛灌木，照亮屋脊，突然用光明普照全部景色。奥尔迦已经明白奥勃洛摩夫的心意。

“不，不，我说不出来……”奥勃洛摩夫坚持说。“不要问我了吧。”

“我并不在问您呀，”她冷静地回答。

“怎么啦？现在您……”

“我们回去吧，”她并不听他，一本正经地说，“ma tante在等我们了。”

她走在前面，把他留下在叔母的身边，便一直走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第　八　章

这一整天对奥勃洛摩夫来说是越来越扫兴的日子。这一

天他是同奥尔迦的叔母一块儿消磨过去的。她是一位极有才智和彬彬有礼的妇人，穿着很讲究，总是穿一件非常合身的新绸衣，领子上老是镶着极华丽的花边；发帽也做得饶有风味，缎带则俏丽地配合她那年将五十可是依然容光焕发的脸庞。链子上挂一副金边的长柄眼镜。

她仪态端庄；灵巧地披着一条富丽的披肩，将一只臂肘适切地撑在绣花靠垫上，庄严地斜靠在沙发上。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操作：弯腰、缝纫、干琐碎的事情，都与她的脸相和端庄的仪态不相称的。她简短而严厉地用不客气的语调，向男女仆役下命令。

她有时候虽也看书，却从来不写用是讲话讲得很好，不过大部分是讲法语。然而她立刻注意到，奥勃洛摩夫的法语说得不十分流畅，从第二天起就又改用俄语了。

在谈话之中，她既不流露出幻想，也不卖弄聪明；似乎在头脑中给自己划下了一条严密的、智慧决不越出它去的细线。从种种方面都能看出，感情，一切的同情心，连爱情也不例外，在她的生活中，现在或过去都和其他的要素占据同等的地位，而换了另一位妇女，你立刻就可以看出，即使事实上不是这样，至少口头上是这样，爱情牵涉到一切的人生问题，爱情留出多少地位，其余的一切才能插进去多少。

对于这位妇人，最主要的是通晓生活，善于支配自己，能够保持思想与意图、意图与实行的平衡。你不会遇见她是在毫无准备和措手不及的情况中，好象一个警惕的敌人，不管你什么时候窥伺他，你老是遇见他那等待着的眼光注射在你的身上一样。

她有社交的天赋，因此她的每一思想、每一言语、每一行动，都出于委婉和慎重。

她从不在别人面前把心里的秘密活动暴露，从不把心灵的秘密告诉任何人；看不见有亲密的女友或者老太太同她在一起喝咖啡谈心。她只同封·朗格瓦根男爵时常单独在一起；他有时候晚上坐到深夜，可是大半都有奥尔迦在场；他们往往相对无言，但是沉默得有意义，有才智，好象他们知道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似的——但是也只如此而已。

显然，他们俩喜欢呆在一块儿——这是看见了他们所能得出的唯一的结论；她对待他恰象对待别人一样：殷勤亲切，同时又平易安详。

好造谣生事的人就利用这一点来暗示过去的一段情谊，暗示他们俩曾一起出国旅行，可是在她对他的关系上，却任何特别的私情的痕迹也看不出，若是有，准会透露出来的。

同时，他是奥尔迦的一块不大领地的监护人，这块领地就在那边村子里，在一项承包工程中不知怎样抵押掉了。

男爵在进行诉讼，那就是叫一位官吏写文件，用长柄眼镜读一读，签个字，就派这位官吏带着这个文件去出庭，自己就利用社会关系来使这件案子顺利进行。他对此寄予迅速而顺利结束的希望。这就使恶意的闲言闲语止息了，男爵象亲戚似的在她们家里出入，大家也都看惯了。

他已年近五十，可是精神抖擞，只是口髭染色和一条腿有一些儿跛。他彬彬有礼得无微不至，从不当着妇女的面吸烟，或者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他严厉地叱责那些放任自己在大庭广众之间仰靠在圈手椅上、把膝盖和靴子举得齐着鼻

子的青年们。他在室内也戴着手套，只在坐下去吃饭的时候才脱下来。

他穿得很时髦，在燕尾服的钮孔内佩上很多小缎带。出门老是坐一辆轿式马车，异常爱护马匹：上车之前，先要绕着车子走一圈，检查马具甚至马蹄，有时候还抽出雪白的手帕抹抹马匹的肩膀或者背脊，看刷洗得好不好。

他用殷勤有礼的微笑迎接熟人，对于陌生人——起初是冷淡的，但是一经介绍给他，冷淡也就被微笑所替代，被介绍者从此可以始终看到这微笑了。

他议论起善良行为、物价腾贵、科学和社会等等问题来，都同样地明白清楚；他以明显的完善的语句发表自己的意见，仿佛说的话是已经写在什么教科书里、印发作一般指导之用的现成的格言。

奥尔迦同叔母的关系一直都非常简单而平静：既不越出适度的亲密，也从无不满的阴影。

这，一部分是由于马利亚·米哈依罗芙娜，奥尔迦的叔母的性格，一部分是因为双方都缺少用另一种方式来对待的理由。叔母没有想到过要求奥尔迦做任何与奥尔迦的愿望截然相反的事情；奥尔迦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不实行叔母的愿望，不遵从她的意见。

而这些愿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不过表现在衣服的选择上、梳头的式样上，以及，比方说，到歌剧院去呢，还是到法国剧院去。

叔母表示多少愿望，或者提出多少意见，奥尔迦便听从多少，决不多出一些，而马利亚·米哈依罗芙娜表示愿望和提出

意见，始终温和到冷淡的程度，只在叔母的权利所许可的范围以内，也决不多出一些。

她们的关系是如此平淡无奇，因此怎么也不能断定，在叔母的性格里，是否有强使奥尔迦听从她和对她特别柔顺的要求，或者在奥尔迦的性格里，是否有听从叔母和对她特别柔顺的表现。

正因为这样，即使第一次看到她们俩，就可以断定——她们是叔母和侄女，不是母女。

“我现在到铺子里去：你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叔母问。

“要的，ma tante，我要去调换那一件淡紫色的衣服，”奥尔迦说，就一起去了；或者说：“不，ma tante，我不久前才去过。”

叔母便用两个手指按按奥尔迦的双颊，吻吻她的额角，她呢，吻吻叔母的手，就一个走了，一个留在家里。

“我们要不要再租那一所别墅？”叔母既非询问也非肯定地说，仿佛自己在盘算，拿不定主意似的。

“租吧，那里很好，”奥尔迦说。

别墅就租下来了。

假使奥尔迦说：

“啊，ma tante，难道您不讨厌那片树林和砂地吗？在别处再找一找不更好吗？”

“我们来找找看，”叔母说。“我们去不去看戏，奥琳卡[①]？”叔母说，“这出戏人家大吹大擂得很久了。”

---

① 奥尔迦的爱称。

“去看吧，”奥尔迦回答，可是既无急忙奉承叔母的愿望，也无顺从的表现。

有时候她们俩也有小小的争执。

“绿缎带同你的脸色是不是相称呢，ma chère①？”叔母说。“买淡黄的吧。”

“啊，ma tante! 淡黄的我已戴过六次了，别人也一定看腻了！”

“那么买 pensée② 的吧。”

“您喜欢这一种吗？”

叔母瞧一瞧，慢慢地摇摇头。

“随你自己的意思好了，ma chère，要是我，就买淡黄的或者 pensée 的。”

“不，ma tante，我不如买这一种吧，”奥尔迦温和地说，就买下了自己所喜欢的。

奥尔迦求教叔母，不象求教一位权威者，权威者说的话在她应该是金科玉律，她只是象求教比自己有经验的其他妇女似的。

“Ma tante，您看过这本书了——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呀？”她问。

“啊，糟透了！”叔母一边说，一边把书推开，但是既不把它藏起来，也不采取任何办法不让奥尔迦看。

奥尔迦也就决不想去看它了。如果她们俩都难以决定，

① 法语：我的亲爱的。

② 法语：紫罗兰色。

便把这个问题向封·朗格瓦根男爵或者希托尔兹请教——要是希托尔兹在场的话——依照他们的决定看它或是不看。

“Ma chère 奥尔迦！”有时候叔母会说，“那个在扎瓦德斯基家里时常接近你的青年，我昨天听到了有关他的一些闲话，说的是一桩胡闹的事。”

话就说到这里。至于再同不同他讲话，那就随奥尔迦的意思了。

奥勃洛摩夫在她们家里出入，在叔母、在男爵、甚至在希托尔兹，都没有引起过什么问题、什么特别的注意。希托尔兹是想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这家多少有点拘泥礼节的人家，这里不但不让人睡午觉，甚至使人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都不好意思，必须穿得很整洁，必须记得在讲什么话——总而言之，既不可以微睡，又不可以仰卧，而且那里经常进行生动合时的谈话。

其次，希托尔兹心里想，假使把一位年青、富于同情心、聪明、活泼、有时候爱嘲弄人的姑娘引进奥勃洛摩夫的如睡的生活里——就等于带一盏明灯到昏暗的房间里，匀调的灯光会照亮黑暗的四隅，把温度提高几度，房间里会愉快起来。

这是他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奥尔迦时力求达到的全部结果。他没有预料到他会带来一枚花爆，何况是奥勃洛摩夫和奥尔迦。

伊里亚·伊里奇一次也没有叠腿，彬彬有礼地同叔母在一起坐了两个钟头，一切都谈得很得体；甚至有两次还灵巧地把踏脚凳送到她的脚底下。

男爵来了，客气地微笑一下，殷勤地同他握手。

奥勃洛摩夫的举止更有礼貌了，三个人彼此间都满足得好象无法再满足似的。

叔母把奥尔迦同奥勃洛摩夫的散步和在角落里谈话当作……或者不如说，根本不当作一回事。

同青年人、同花花公子散步——就大不相同了：那时候她也不会说什么话，但是有分寸地、不露声色地安排出另一种程序：亲自同他们去散步一两次，第三次又派别人去，散步也就自动停止了。

但是同"麦歇奥勃洛摩夫"散步、同他一起坐在大厅的一隅或者坐在露台上……这有什么关系？他已三十开外：他不会对她讲无聊的话，给她看什么书……谁的头脑里也没有想到这一点。

此外，在希托尔兹动身的前夜，马利亚·米哈依罗芙娜曾经听见他向奥尔迦说，要她不让奥勃洛摩夫打盹，要她禁止他睡觉，要她折磨他、压制他、分配给他种种任务——总而言之，要管束他。希托尔兹也曾请求马利亚·米哈依罗芙娜，不要忘掉奥勃洛摩夫，要时常邀请他，拉他去散步、去旅行，用一切方法鼓舞他，倘使他不出国去的话。

在奥勃洛摩夫和叔母坐在一起的时候，奥尔迦并没有露面，时间就过得很慢。奥勃洛摩夫觉得一阵热一阵冷。现在他已经推测到奥尔迦这次变化的原因了。这次变化对他来说似乎比先前的一次更为痛苦。

对第一次的错失，他只是感到害怕和羞愧，现在却痛苦、为难、发冷、心地消沉，好象是在潮湿多雨的天气里。他已经使她知道，他猜到她对自己的爱情，可是也许猜得不合时宜。这

实在是一种侮辱，一种难以纠正的侮辱。即使合时，那也是多么拙劣啊！他简直是一个纨袴子弟。

他可能把羞答答地叩打着她年青的、处女的心的感情吓跑，这种感情象小心地轻轻栖息到树枝上的小鸟一样：一听到外来的声息和沙沙的声音——就会飞走的。

他怀着一颗直往下沉的心，在等待奥尔迦出来吃饭，想看看她要说些什么话，怎样说，怎样瞧他。

她出来了——看见了她，他竟惊异不止；他已不大能认得她。她的脸相甚至她的声音都不同了。

年青无邪的、近于孩子气的嘲笑，竟一次也没有在她的嘴唇上显露，她一次也没有那么大方而开朗地瞧一瞧，表示疑问，表示困惑，或者表示天真无邪的好奇心，仿佛她已经没有什么要询问、要知道、要惊异的了！

她的眼光已不象以前那样注视着他。她瞧起他来，仿佛久已知道他，久已了解他，最后，仿佛他对她毫无关系，正同男爵对她一模一样——总而言之，他好象一年没有见到她，她已经长了一岁了。

严厉的神色和昨天的气恼都不见了，她说笑话，甚至发笑，详尽地回答早先没有回答过的问题。显然，她决意强制自己做别人都在做而自己早先没有做过的事情。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自在和无拘无束，已经没有了。这一切都突然到哪里去了呢？

午饭之后，他走到她的身边，问她去不去散步。她并不答复他，却转向叔母问：

“我们去不去散步？”

"可以稍为走一走，"叔母说。"叫他们拿我的阳伞来。"

他们一齐出发。没精打采地往前走，向远处、向彼得堡眺望，走到树林边，便回到露台上来。

"看来今天您没有心情唱歌吧？我不敢请您唱，"奥勃洛摩夫一边问，一边在期待这种拘束的局面会不会终止，她会不会高兴起来，会不会在她的一言一笑或者歌唱之中，闪现出诚挚、天真和信赖的光彩来。

"天气真热！"叔母指出说。

"没有什么，我来试试看，"奥尔迦说，就唱了一支抒情曲。

他倾听着，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不是她在唱：先前的、热情的歌声竟到哪里去了？

她唱得如此到家，如此正确，同时又如此……如此……正象所有的姑娘，当人家请她们在大庭广众之间歌唱的时候所唱的一样：一无动人之处。她将自己的心灵从歌唱中抽去了，听者的神经一条也没有颤动。

她是不是在耍手段，装假，生气呢？可没法推测：她温柔地瞧望，乐意地谈话，但是讲得和歌唱一样，和所有的姑娘讲话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等到喝茶，奥勃洛摩夫便拿起帽子，鞠躬告辞。

"平常日子只有我们自己几个人，"马利亚·米哈依罗芙娜说，"假如您不觉得乏味，请您常来，每逢星期日我们总有一些客人——您不会乏味的。"

男爵有礼貌地站起来，朝他鞠了一躬。

奥尔迦象对一个很熟的人似地对他点点头，当他走出去的时候，她便转向窗户，往那里眺望，满不在乎地倾听奥勃洛

摩夫的渐渐远去的脚步声。

这两个钟头，以及以后的三四天、许多星期，在她的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她有了不少的进步。精力这样急遽地旺盛，精神上各个方面这样迅速地发展，只有妇女们才可能。

奥尔迦似乎不是每一天，而是每一小时，都在听讲人生的课程。象小鸟一样掠过男人面前的、每一小时里的最小的轻易注意不到的经历和事件，女孩子却能以无法形容的敏捷将它捉住：她会追踪它远远飞去，而飞行时所经过的那条弯曲的路线，会作为一个难以磨灭的标志、指示和教训，留在她的记忆之中。

在男人需要竖一方刻有题额的里程碑的场合，对女孩子来说，一阵飒飒的微风、一阵轻易听不出来的空气的震动就足够了。

为什么，由于什么原因，上星期还如此无忧无虑、天真可笑的女孩子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严肃的思想？而且是怎样的思想？想些什么？这一思想里面似乎包含着一切，包含着男人的全部智慧、全部思辨的和实验的哲学，全部生活方式！

一位 cousin①，不久以前和表妹分手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现在他刚毕业，佩上了肩章，看见了她，欣然地向她跑过去，想象早先一样拍拍她的肩膀，同她拉着手打一个转，在椅子和沙发中间跑一会儿……突然间，他向她的脸凝视了一下，就畏缩起来，狼狈地退回去，理解到——自己还是一个孩子，而她——已经是一位妇人！

---

① 法语：表兄。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一出活剧吗？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吗？是一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新闻吗？

不，不论 maman①、mon oncle②、ma tante、保姆或者婢女——都一点也不知道。而且也没有时间闹出事情来：她就只跳过两次马佐卡舞，几次四组舞，就有点头痛，因为夜里没有睡好……

随后一切又都过去，不过她的脸上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她已换了一副样子瞧人，不再纵声大笑，不再一次吃一整只梨，不再讲"在学校里我们怎么怎么"……她也修毕学业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奥勃洛摩夫和那位 cousin 一样，不大认得出奥尔迦了，看起她来畏畏葸葸的，她却单纯地瞧他，不过没有早先的好奇心和温存，只是象瞧别人一样。

"她怎么了？她现在在想些什么，感觉些什么？"他提出一个个问题来苦恼自己。"说实在的，我一点也不理解！"

他怎么会理解，她所完成的东西，是一个男人在二十五位教授、图书馆相助之下，于遨游世界之后，有时候还需要牺牲一些精神上的美好特征，牺牲一些新颖的思想和头发，要经过二十五年才能完成的，那就是，她已经进入意识的领域。她竟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进入了。

"不，这是痛苦而乏味的！"他作出了结论。"我要搬到维堡区去，我要着手工作，看书，到奥勃洛摩夫卡去……独自前去！"他怀着深深的颓丧添上一句。"不是同她一起去！再会

① 法语：妈妈。

② 法语：我的叔父。

吧，我的乐园，我理想中的光明安静的生活！”

第四天和第五天，他都没有到奥尔迦那里去；既不看书，也不写东西，却出去散步，走到尘埃迷漫的路上，再往远去就得上山了。

“竟有兴致冒着暑热漫步！”他向自己说，便打一个呵欠，走回家来，躺在沙发上，象往常在郭洛霍费街上灰尘蓬蓬的房间里一样，拉下窗帘，沉睡起来。

他做了一阵乱梦。睡醒以后——面前是铺好的食桌、冷汤、碎肉。查哈尔站在那里，昏昏欲睡地望着窗外；在另一个房间里，阿妮希娅把盘子弄得叮当响。

他用罢午饭，坐到窗边。感到寂寞无聊，只有他一个人！又不想到哪里去，不想干什么事情！

“您瞧，老爷，邻居家送来了一只小猫；要不要？您昨天要的呀，”阿妮希娅说，想使他散散心，把小猫放在他的膝盖上。

他开始抚摩小猫，但是同小猫在一起还是无聊！

“查哈尔！”他说。

“有什么吩咐？”查哈尔没精打采地回答。

“也许我要搬到城里去了，”奥勃洛摩夫说。

“往城里什么地方搬？没有房子呀。”

“就搬到维堡区去。”

“从一所别墅搬到另一所，成什么话？”他回答。“那里有什么东西您没有见过的。是米海·安得烈伊奇吗？”

“住在这里不舒服……”

“还要搬吗？天哪！已经累得要命了；还有两只茶杯和一把擦地板的刷子没有找到；要不是米海·安得烈伊奇带到了

那边去，眼看是丢了。”

奥勃洛摩夫不作声。查哈尔走了出去，立即拖着一只衣箱和旅行袋进来。

“这些东西我们送到哪里去？要不要卖了？”他用脚踢踢衣箱说。

“你发疯了吗？我过几天就要出国了，”奥勃洛摩夫冒火地不让他说下去。

“出国！”查哈尔笑了笑，突然说。“好在只是说说罢了，不会真去的！”

“用得着你这样奇怪吗？我要去，就是要去。……我的护照也办好了。”

“可是那里谁给您脱靴子？”查哈尔讥诮地指出说。“女佣人吧，是不是？我不在，您便没有好日子过！”

他又笑一笑，笑得胡子和眉毛向四边飞舞。

“你讲的尽是蠢话！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吧！”奥勃洛摩夫困恼地回答。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奥勃洛摩夫刚睡醒，查哈尔就给他端来早茶，并且说，在去面包房的路上，他碰到了一位小姐。

“哪一位小姐？”奥勃洛摩夫问。

“哪一位？伊林斯基家的小姐，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

“怎么样？”奥勃洛摩夫急不及待地问。

“是这样，她吩咐我向您问候，问您身体好不好，在干什么。”

“你怎么说的？”

“我说他身体很好！他能有什么事？……”查哈尔回答。

“为什么你要添上这蠢笨的议论?”奥勃洛摩夫指出说。“‘他能有什么事!’你怎么知道我能有什么事?哦,还有什么?”

“她问,昨天您在哪里吃午饭的。”

“怎么样?”

“我说,在家里,晚饭也在家里吃的。‘他果真吃晚饭了吗?’小姐又问。我说,只吃了两只雏鸡……”

“蠢—材!……”奥勃洛摩夫的语调很严厉。

“怎么是蠢材!难道是假的吗?”查哈尔说。“不信我去把骨头拿出来看……”

“真是蠢材!”奥勃洛摩夫重复说。“哦,她怎么说?”

“她微笑了一下。随后又说了一句:‘为什么吃得这样少呀?’”

“这不是蠢材!”奥勃洛摩夫重复说。“你把替我反穿衬衫的事情也讲了吧。”

“没有问,所以我没有说,”查哈尔回答。

“她还问些什么?”

“问您这些日子干什么来了。”

“你怎么说的?”

“我说,什么也没有干,尽躺着。”

“嘿!……”奥勃洛摩夫将拳头举到颞颥边,激怒地说。“滚开!”他声色俱厉地补充说,“要是你什么时候胆敢再讲我这些蠢话,那就给你好看!你这个家伙是多么恶毒!”

“叫我怎么办,偌大一把年纪还要说谎不成?”查哈尔辩护说。

"滚开!"伊里亚·伊里奇重复说。

只要主人不说"刺心的话",挨一顿骂,查哈尔倒并不在乎。

"我说,您想搬到维堡区去,"查哈尔结束说。

"滚你的!"奥勃洛摩夫用命令的口气喊。

查哈尔走出去,向整个前室叹了一口气,奥勃洛摩夫开始喝起茶来。

他呷了一口茶,从一大堆面包卷和脆饼干中间只拿了一个面包卷吃,唯恐查哈尔说话又不检点。随后燃上一支雪茄,坐到桌边,打开一本书,看了一页,想再揭过去,但是书页没有切开。

奥勃洛摩夫用手指裁开书页,因此纸边弄得狗牙似的参差不齐,糟糕!书是别人的,是希托尔兹的,希托尔兹对事物是一点一划,非常严格,尤其是对于书!每一件小东西,纸也罢,铅笔也罢——他都要放在一定的地方。

奥勃洛摩夫原该拿一把骨制的小刀来裁的,可是没有小刀;当然也可以叫人拿一把餐刀来,但是他宁可把那本书放回原处,走向沙发那里;他刚把胳膊支在绣花靠垫上,正要舒舒服服躺下去,查哈尔走进来了。

"那位小姐请您到那个……叫什么呀……咦!……"他报告说。

"为什么刚才,在两个钟头之前,不告诉我呢?"奥勃洛摩夫急忙问。

"不是您吩咐我出去,不让我说完话吗……"查哈尔抗辩说。

“你把我毁了，查哈尔！”奥勃洛摩夫感情冲动地说。

“嘀，又来了！”查哈尔将左边的胡子向着主人，看着墙壁想，“又象上次似的……要插进一个字眼了！”

“请我到哪里去？”奥勃洛摩夫问。

“到那个，叫什么呀？到花园里，是不是……”

“到公园里吧？”奥勃洛摩夫问。

“对了，到公园里，‘去散步，要是他愿意的话，我会在那里的……’”

“给我穿衣服！”

奥勃洛摩夫满公园跑来跑去，向花坛里和亭子里张望——都没有找到奥尔迦。他沿着那条曾吐露过心曲的林荫路走去，在那里，在离她摘下一枝丁香又扔掉的地方不远的一张长凳上找到了她。

“我以为您不来了，”她向他温柔地说。

“我满公园找了您半天。”他回答。

“我知道您要找，才存心坐在这条林荫路上的：我想您一定会走这一条路的。”

他本来想问：“为什么您这样想呢？”但是看了看她，又不问了。

她的脸变样了，不象早先他们在这里散步时的样子，而象最后一次分手时使他非常吃惊的脸相。就是温柔也有点儿矜持，脸上的全部表情是如此集中，如此明确；他看出，再不能同她做猜测、暗示和天真地发问的游戏了，那种快活的、孩子气的瞬间是过去了。

在许多没有说完、本来可以用狡猾的询问来接近的事情，

已经在他们之间不用言语、不用解释得到解决了，只有天知道是怎样解决的，可是要向它倒退回去已经不成了。

"怎么很久没有看见您？"她问。

他不作声。他本来想再旁敲侧击地使她明白，他们俩关系之中的神秘的魅力已经消失，她那云彩一样地包围住她、仿佛陷于沉思的专注的神情使得他苦恼，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对她采取什么态度。

但是他感觉到，对这一点只要稍为暗示一下，就会引起她惊异的目光，她的态度会更加冷淡，才开头他就不小心弄熄的同情的星火也许会完全熄灭。这星星之火必须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再吹旺起来，但是怎么样才吹得旺——他可全然不知道。

他隐约地懂得，她已经长成，差不多已经超过自己，孩子气似的轻信已经一去不返，他们俩的面前横亘着一条鲁比肯河①，失去的幸福已在彼岸：非渡过这条河去不可。

可是怎么渡过去呢？假使要独自渡过去，又将如何？

他心里这时候产生的念头，她比他自己了解得更为清楚，因此是她占着优势。她看透他的心灵，看到感情怎样在他的内心深处产生，怎样活动和表现出来；看到女性的狡猾、诡谲、媚态——索涅奇卡的武器——对他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并不面临斗争。

她甚至看到，自己虽然年青，在这相恋之中，主动的和首

---

① 意大利的一条河。恺撒大帝曾渡河向庞培进军，故一般把渡过鲁比肯河解释为最后的和决定的一步。

要的角色倒是属于自己，所能期待于他的，只是深刻的印象、热烈而被动的顺从、同她的脉搏的每一跳动相应和的永久的和谐，可决没有意志的活动和主动的思想。

她在一瞬之间，把自己对于他的支配作用估量了一下，很喜欢自己这一指路星的角色，这光芒四射的角色，这片光芒是她倾注在静止的湖上，反映在湖里的。她以各种方式来庆祝自己在这场决斗之中所处的优先地位。

在恋爱的喜剧或者悲剧之中，两位登场人物差不多总是根据情况以同样的角色出现：一位迫害者（男的或女的）和一位牺牲者。

象每一位扮演主角的，那就是，扮演迫害者的女人一样，奥尔迦不能不把他象猫似地玩弄取乐，虽然她比别的女人差一些，而且并非出于自觉；她有时候会随着兴之所至闪电似地射出一道感情之光，随即又突然神思集中，陷入沉思；但大抵都是她推他前进，因为她知道：他自己是一步也不会往前跨的，她把他放在哪里，他就会停留在哪里。

"您很忙吧？"她问，一边绣着一块十字布。

"要不是查哈尔，我就能说忙了，"奥勃洛摩夫在心里暗暗叫苦。

"是的，我看了一点书，"他随随便便地回答。

"看什么，小说吗？"她问，抬起眼睛来看他撒谎时的脸色怎么样。

"不，小说我是不大看的，"他神色自若地回答，"我看的是《发现与发明史》。"

"幸而我今天浏览了一页书！"他想。

“是俄文的吗？”她问。

“不，是英文的。”

“您常看英文书吗？”

“虽然有些吃力，看还是看——您没有到城里去吗？”他问，主要是想把话题从书本上转移开。

“没有，一直在家里。我一直在这里，在这条林荫路上做手工。”

“一直在这里吗？”

“是的，我非常喜欢这条林荫路；我感谢您把它指引给了我，这里不大有人走过来……”

“我并没有把它指引给您，”他插进去说，“您记得吗？我们俩是碰巧在这里遇见的。”

“对，一点也不错。”

谁都不作声了。

“您的针眼完全消了吗？”她直望着他的右眼问。

他脸红了。

“感谢上帝，现在已经消了！”他说。

“眼睛发痒的时候，用普通的酒洗一洗，”她继续说，“就不会长针眼了。这是保姆教给我的。”

“怎么她老是提到针眼呢？”奥勃洛摩夫想。

“而且不要吃晚饭，”她一本正经地补充说。

“查哈尔！”他在喉咙里怒喝查哈尔。

“只要吃了一顿饱饱的晚饭，”她继续说，眼睛并不离开针线，“再躺着那么两三天，尤其是仰卧，就一定长针眼。”

“蠢……材！”奥勃洛摩夫在心里痛骂查哈尔。

"您在绣什么?"他问,目的是为了改变话题。

"绣放叫人铃的袋子," 她一边说, 一边把那卷十字布打开,拿花样给他看,"给男爵绣的。好不好?"

"很好,这花样很好看。是一枝丁香吗?"

"好象……是的吧,"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随便挑了一个花样……"她略为脸红了一下,赶快把十字布卷起。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如果从她那里得不到什么, 这是乏味的,"他想,"换了别人——譬如说希托尔兹吧, 也许早已得到了,但是我却不会。"

他皱起眉头,懒洋洋地朝四边眺望。她看了他一下,就把针线放进一只篮子里。

"我们到树林边去吧,"她说, 将篮子交给他拿着, 撑开阳伞,整整衣服,走了。

"您为什么不愉快?"她问。

"我不知道,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但是为什么我要愉快呢? 而且怎样才能愉快呢?"

"工作,多同别人往来。"

"工作! 有了目的才能工作。我有什么目的呢? 我并没有目的呀。"

"生活——便是目的。"

"当一个人不知道为着什么生活的时候,就马马虎虎过一天算一天;因为白天已尽, 黑夜到来而高兴, 睡梦里你就不会想今天为什么而活、明天又为什么而活这一乏味的问题了。"

她带着严肃的目光默不作声地听着; 在皱起的眉毛里隐藏着严峻,在嘴唇的纹路里蛇似的浮现出既非怀疑、又非轻蔑

的神气……

“为什么而活！”她重复说。“难道一个人活在世上会是无用的吗？”

“会的。譬如说我就是这样，”他说。

“您至今还不知道，您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吗？”她站定了问。“我不信：您这是在诽谤自己，否则您就不值得生活了……”

“我已经走过了应该有生活目的的地点，现在我再没有什么前途了。”

他叹息一声，可是她却嫣然一笑。

“没有什么前途了吗？”她用询问的口气重复说，可是神情显得活跃、愉快，还笑了一声，仿佛不相信他这一句话，预见他有一番前途似的。

“您笑吧，”他继续说，“可是事实是如此！”

她垂倒了头慢慢地向前走。

“我将为了什么事、为了什么人而生活呢？”他跟在她的后面走着说。“我将寻求什么，把思想和意图放在什么上面呢？生活之花已经雕落，剩下来的只是针刺了。”

他们俩慢慢地走去：她心不在焉地听着，沿途摘了一枝丁香花，瞧也不瞧他，就递给了他。

“这是什么？”他楞了一下，问。

“您瞧，是一枝花。”

“什么花？”他睁大了眼睛瞧着她，问。

“丁香花。”

“我知道……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

“生活之花和……”

他停住步子，她也停住步子。

“和？……”他用询问的口气重复说。

“我的气恼，”她全神贯注地直瞧着他说，同时微笑了笑，这说明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阴云从她那儿飞走了。她的目光好象在说话，而且是可以意会的。她仿佛故意打开书本的某一页，容许他读神圣的一章。

“那么我可以希望……”他喜悦地脸红了一下，忽然说。

“一切！但是……”

她没有再往下说。

他忽然活跃起来。这一次轮到她认不出奥勃洛摩夫了：朦胧的、睡眼惺忪的脸相顿时变了形，眼睛张大了；面颊上现出了血色；思想活动起来，眼睛里闪耀着愿望和意志。她在这脸相的无言的变幻之中，清楚地看出，奥勃洛摩夫已经一下子有了生活的目的。

“生活！生活又向我展开了！”他谵语似地说。“喏，它就在您的眼睛里、微笑里、在这枝丁香花里、在 Casta diva 里……全部都在这里了……”

她摇摇头。

“不，并不是全部……是一半。”

“是较好的一半。”

“也许是的，”她说。

“那么另一半在哪里呢？此外还有什么呢？”

“去寻求呀。”

"为什么？"

"为的是不要失去前一半，"她说完了，把手臂伸给他，他们俩就回家去。

他狂喜地偷偷地看着她的头、她的身段和鬈发，手里紧握住那枝丁香花。

"这都是我的了！我的了！"他沉思地重复说，自己也不相信自己。

"您不搬到维堡区去了吧？"当他起身回家的时候，她问。

他哈哈大笑，甚至不骂查哈尔蠢材了。

第 九 章

从此以后，奥尔迦没有发生突如其来的变化。同叔母和大伙儿在一起的时候，她很平静、安详，只有同奥勃洛摩夫在一起，她才充满生活的乐趣和感觉到生活。她已不再询问任何人她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对付他，也不再在心里想到索涅奇卡这位权威人物。

随着生活的也就是感情的各个阶段在她面前的展开，她敏锐地观察一切现象，敏感地倾听自己的本能的声音，以她积累起来的、观察所得的一点儿印象稍为核对一下，用一条腿试探着就要踏上去的土地谨慎前进。

她并没有可以询问的人。问叔母吗？她在这一类问题上，往往极轻巧地滑过去，奥尔迦从不能把她的答复综合成为格言，铭刻在记忆里。希托尔兹又不在这里。问奥勃洛摩夫

吗？他是一位格拉提娅①，她反而得充当他的皮格玛笠翁。

她的生活是这样悄悄地、不显眼地充实起来的，因此她毫无激动和顾虑地生活在自己的新天地中，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在其他一切人看来，她所作所为还是象早先一样，实际上却已完全不同。

她也到法国剧院去，可是剧情同她的生活发生关联了；看一本书，字里行间也动不动有她的智慧的火花，有些地方还闪耀着她的感情的光芒，记载着她昨天所说的话，仿佛作者窃听到她的心脏现在在怎样跳动似的。

树木依然是原来的树木，可是它们飒飒的声音产生了特别的意义：她与它们之间，有了鲜明的和谐。鸟儿不仅在鸣叫和啼啭，而且始终在对话；周围的一切都在讲话，都在应和她的心情；一朵花开出来，她也似乎听到它的呼吸。

梦里也出现自己的生活：梦境中充斥着某种幻影和形象，有时候她还同它们高声谈话。……它们对她讲什么事情，但是讲得很含糊，她听不懂；她努力对它们讲话，询问它们，但也是说一些它们不懂的话。不过早晨卡嘉告诉她，她说过梦话了。

她想起了希托尔兹的预言：他曾一再对她说，她还没有开始生活，有时候她还因为他把她二十岁的人当作小姑娘看待而感到委屈。现在她才知道他是对的，她是刚开始生活。

"当您肉体中的全部力量活动起来的时候，您四周的生活也会活动起来，您会看见您现在所闭目不视的东西，听见您现

---

① 格拉提娅是塞浦路斯王皮格玛笠翁所雕刻的象牙女像，他钟情于它，爱与美之神被他的祈祷所感动，赋予雕像以生命。

在所听不见的声音：您的神经会奏出音乐，您会听到天籁，会倾听青草的生长。等着吧，不用着急，这自然会来到的！”他曾经吓唬说。

这一天果真来到了。

“这一定是力量在活动，肉体觉醒起来了……”她用他的话来说，一边敏感地倾听着前所未有的颤动，敏锐而畏怯地观察着正在觉醒的新的力量的每一新的表现。

当夜里似乎有人凑到她的耳朵上，说一些含糊不清的言语的时候，她并不陷于幻想，并不被树叶的突然的振动、夜的幻影和神秘的低语所屈服。

“是神经作用！”她有时候含着眼泪微笑地重复说，好容易克制着恐惧，坚持着还没有坚强起来的神经同觉醒了的力量的格斗。她从床上起来，喝一杯水，打开窗子，用手帕扇扇自己的脸，从睡梦中和初醒时的幻境里清醒过来。

而奥勃洛摩夫呢，他早晨刚睡醒，想象中的第一个形象，就是奥尔迦手执一枝紫丁香花的全身像。就寝的时候，他想着她，散步、看书——她也随处出现。

他心里不分昼夜地同她进行着没完没了的谈话。他总是把在奥尔迦外貌上或者性格上新发现的特征，放到《发现与发明史》里去，还发明出一些与她不期而遇、送书给她、赠送她意想不到的礼物等等的事件。

同她见面谈了话，他在家里还继续这一谈话，因此有时候查哈尔走进来，他便以心里在同奥尔迦说话的那种异常柔和、温顺的声调对他说：

“你这秃鬼，刚才又把没有擦过的靴子拿给我；留心我同

你算账……”

从她初次给他歌唱的一刻起，漠不关心的神态就从他的身上飞走了。他已不再过从前的生活，早先不论仰卧也罢，看着墙壁也罢，自己坐在伊凡·盖拉西莫维奇的旁边也罢，亚力克塞耶夫坐在自己的旁边也罢，在他都无所谓，早先，不论白天黑夜，他什么事、什么人都并不盼望。

现在，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清晨和黄昏的每一小时，都各有各的形象，或则充满长虹的色彩，或则平淡而晦暗，全看这一小时是否有奥尔迦在场，要是她不在场，那就没精打采地度过去。

这一切都反映在他的生活之中，他头脑里无时无刻不在考虑、猜测、预料和因为纳闷而苦恼，这一切都由于这些问题而引起的：要不要去看她？她将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她将怎样瞧他，交给他办什么事，提出什么问题，她会不会满意？这一切考虑已变成他生活上迫切的问题。

“啊，要是只体验到恋爱的这种温暖，不体验到恋爱的忧虑，该多好啊！”他幻想。“不，生活缠扰人，到处都这样折磨人！有多少新的活动与事情一下子挤到生活里面来了！恋爱——是人生最难的学校！”

他看了几本书。奥尔迦请他把内容讲给她听，以难以置信的耐心听他讲。他写了几封信到乡下去，撤换了村长，仗着希托尔兹的帮助，同一位邻人建立了关系。要是认为可以同奥尔迦分开的话，他甚至于到乡下去了。

他已不吃晚饭，已经有两星期不知道昼寝的意义。

在两三星期之间，他们已玩遍了彼得堡的近郊。叔母、奥

尔迦、男爵和奥勃洛摩夫时常在郊外音乐会和盛大的节庆场合上出现。还讲起要到芬兰的伊马特腊① 去。

就奥勃洛摩夫而论，比公园再远的地方，他是哪里也不去的，但是奥尔迦尽出花样，只要他对于到哪里去的邀请踌躇不作答复，那么，这次出游多半是去成了。那时候奥尔迦的微笑就没有个完。在别墅四周五俄里以内，没有一座山丘他不曾爬过几次。

这时候，他们俩的恋爱在成长，在发展，在依照一成不变的法则表现出来。随着感情的增长，奥尔迦越来越神采焕发了。眼睛里增加了光辉，举动里增加了优美；她的胸脯发育得如此美丽，起伏得如此匀整。

"搬到了别墅里，你长得更漂亮了，奥尔迦，"叔母向她说。在男爵的微笑里也表现着同样的称赞。

奥尔迦红着脸把头靠在叔母的肩膀上；叔母温存地拍拍她的面颊。

"奥尔迦！奥尔迦！"奥勃洛摩夫有一次在她约定在那里会齐了去散步的一座山丘下面，谨慎地近于耳语地叫她。

没有回应。他看看表。

"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随后又大声叫了一次。

寂然无声。

奥尔迦坐在山顶上，听到他叫唤，忍住笑不作一声。她想使他爬上山来。

"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他从灌木丛中爬到半山，望着

---

① 芬兰的著名瀑布。

上面叫唤。“她约的是五点半嘛，”他自言自语说。

她不禁笑出来了。

“奥尔迦，奥尔迦！啊，您在这里！”他说，往山上爬去。

“噢！您竟有兴致躲在山顶上！”他坐到她的身边。“为了折磨我，倒折磨了自己。”

“您从哪里来？直接从家里来吗？”她问。

“不，我到您家里去过；他们说您出去了。”

“今天您干了什么？”她问。

“今天……”

“同查哈尔吵嘴吗？”她说。

对这句话，他象对绝不可能的事情似地笑起来。

“不，我是在看《Revue》① 。可是听我说，奥尔迦……”

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坐到她的身边，端详着她的侧面、头部，端详着她把针向十字布上穿进穿出时手的忽前忽后的动作。他的目光象取火镜似地对准着她，不能移开分毫。

他自己一动也不动，只有目光跟着她的手的动作，或右或左或上或下地转动。他的身体内部也在积极活动：血液在加速循环，脉搏在加倍跳动，心脏在沸腾——这一切都起着非常强烈的作用，以致使他象人们在受刑之前，或者心情最高兴的时候似地呼吸徐缓而困难。

他哑然无言，甚至身体也不能动弹，只有因感动而潮润的眼睛，情不自禁地凝视着她。

她随时向他投去深深的一瞥，看清楚了在他脸上显露出

① 法语：《评论》杂志。

来的不难了解的意义，心里想："我的天哪！他多么爱我啊！他多么温柔啊！"她欣赏着这个被自己的力量制服得俯伏在脚下的人，感到自豪！

象征性的暗示、脉脉含情的微笑以及一枝丁香花的时期已一去不返了。恋爱变得更严肃、更苛求，已开始成为一种义务，并且表现为相互的权利。双方都越来越开诚布公；误会和怀疑消失了，或者让位给更明朗、更肯定的问题了。

对于他懒散地消磨掉的岁月，她还是以轻松的讥嘲讽刺他，对他作出严正的宣判，并且比希托尔兹更深刻、更实际地处罚他的冷漠无情；随后，同他越来越接近，她从讽刺他的萎靡不振的生活，一转而为独断独行地表现自己的意志，大胆地向他提醒人生的目的和义务，严厉地要求他活动，不断地激发他的智慧，不是把他引入一个她所熟悉的微妙而重大的问题，就是提出她所弄不清楚而无法理解的问题去向他求教。

于是他力求上进，伤尽脑筋，克服困难，为的是不要在她的眼前栽沉重的觔斗，为的是帮助她松开一个结子，要不然就英勇地把这个结子一刀割断。

所有她的女性的战术，都充满着温柔的同情；所有他这些跟着她的智慧的活动齐步前进的努力，都吐露着热情。

不过他常常精疲力尽，躺在她的脚边，将手掌按在自己的心口，听它怎样跳动，不把那凝然不动的、又惊又喜的目光从她的身上移开一会儿。

"他多么爱我啊！"在这样的时候，她往往赞赏着他，重复地说。有时候，她看到了隐藏在奥勃洛摩夫内心里的原先的特征——她是能深刻地看透他的内心活动的，——看到最轻

微的疲劳、轻易觉察不出的生活中的困倦，就责备他，但在这种责备里，往往混和着后悔的痛苦和唯恐错误的心情。

有时候他刚张开嘴巴想打呵欠——她的惊愕的目光使他猛吃一惊：顿时牙齿啪哒一声便把嘴巴闭上。只要他的脸上稍为露出一点儿困慵欲睡的神情，她便追根究底问个明白。她不但问他在做什么，并且问他要做什么。

他看到，由于他的疲倦她也疲倦起来，变得轻率而冷淡，这时候，他的精神比受到责备时更加奋发了。于是，在他的生活、精力和行动之中，便又表现出一阵狂热，这样一来，阴影又消失了，恋爱便又象充沛而澄清的泉源似地涌出来。

可是这一切忙碌至今还跳不出恋爱的魔圈；他的活动是消极的；他不睡觉，尽看书，有时候还打算写计划，还东奔西跑。至于今后的方向、生活的真正意义以及事业，依旧只是一个心愿。

"安得烈还希望我怎样生活和活动呢？"午饭之后，奥勃洛摩夫为了不让自己睡觉，圆睁着眼睛说，"难道这不是生活吗？恋爱不就是服务吗？让他来试试看！每天要步行十俄里！昨天在城里一家肮脏的小旅馆里穿着衣服宿夜，仅仅脱了靴子，查哈尔又不在——这都是她分派任务给我的恩典！"

他最感痛苦的是，每当奥尔迦向他提出一项专门问题的时候，都要求他象要求一个大学教授那样作出充分满意的答复，这往往完全不是出于她的学究气，而不过是渴望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甚至于时常忘掉为奥勃洛摩夫安排的目的，而沉醉在问题本身上面。

"为什么不把这个教给我们呢？"她有时候热切地、片断地

倾听着习惯上认为对于妇女没有用处的某一问题，怀着沉思的困恼说。

有一次，她突然向奥勃洛摩夫提出了关于双星①的问题：他一不小心援引了赫希尔②的话，就被派到城里去，就得读完一本书，并且讲给她听，讲到她满意为止。

还有一次，在同男爵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不小心，脱口说出了一两句关于画派的话——又接受了一星期的工作：看书，讲解；随后还一起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③去，在那里他还得向她具体地例证他在书上看到的说法。

要是他信口开河，乱说一通，她立刻看得出来，结果就又添加不少麻烦。

随后他必须花费一星期的工夫去跑店铺，搜寻名画的印本。

可怜的奥勃洛摩夫不是重温早已熟读的书，就是去跑书店搜寻新作品，有时候还通夜不睡，翻寻、阅读，以便到早晨可以用从记忆之库中得来的知识仿佛出于无意似地答复头一天的问题。

她不是出于女性的闲逸，不是出于要知道这件事或那件事的一时的任性，而是不屈不挠地、急不可耐地提出这些问题，要是奥勃洛摩夫默不作声，她便投射一道持续的审视的眼光处罚他。看到这道眼光，他颤栗不已！

“干吗您不说话，不开口呀？”她问。“我以为您厌烦了

---

① 两个互相靠近的恒星，一个绕着另一个旋转。

② 赫希尔(1738—1822)，英国天文学家。

③ 在彼得堡冬宫内，系叶卡德琳娜二世所创。

呢。”

“噢！”他说，仿佛从昏厥中清醒过来，“我多么爱您啊！”

“真的吗？要是我不问，这可有点儿不象吧，”她说。

“难道您没有感觉到我心里发生什么事情吗？”他开始说。“您知道，我甚至说话都困难。喏，这里……您把手伸过来，有什么东西在作梗，好象有一块石头一样沉重的东西堵着，仿佛是陷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可是说来也奇怪，在痛苦之中和在幸福之中，肉体上的过程竟是一模一样：呼吸困难，近于生病，直想哭泣！要是我哭一场的话，眼泪会使我轻松一些，象在痛苦之中似的……”

她默默地看了他一眼，仿佛在审核他所说的话，在将他的面部表情同说话作一个比较，随即嫣然一笑：审核的结果看来是满意的。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这幸福是平静的，好象什么也无法打搅它似的。可见她的心并不苦痛，倒象这清静的早晨的大自然一样美好。

“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奥勃洛摩夫仿佛若有所思地问自己。

“要讲吗？”

“讲吧。”

“您是……在恋爱。”

“不错，一定是的，”他一边确认说，一边把她的手从十字布上拉开，可并不吻它，只是把她的手指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好象打算就这么久久地贴住似的。

她试着悄悄地挣脱出来。但是他把手拉得紧紧的。

“哦，松手吧，别再拉着了，”她说。

“您呢？”他问。“您……不是在恋爱……”

“在恋爱，不……我不爱这个：我爱您！”她说，看了他老半天，仿佛要确定自己是否当真爱着他。

“我爱！”奥勃洛摩夫说。“但是一个人可以爱母亲，爱父亲，爱保姆，甚至于爱狗的：这一切都披上这一般性的、综合的概念‘我爱’，好象披上一件旧的……”

“睡衣吗？”她笑了一阵说。“A propos① 睡衣，您的睡衣在哪里？”

“什么睡衣？我没有睡衣呀。”

她带着责备的微笑瞧瞧他。

“您又提起旧的睡衣来了！”他说。“我的心都急得凝住了，在等您讲感情怎样从您的心里发作，您把这些感情的发作叫作什么，您却……您怎么啦，奥尔迦！我可是爱上了您，并且说，没有这就谈不上有真正的爱：人不能钟情父亲，钟情母亲或者钟情保姆，只是爱他们。”

“我不知道，”她沉思地说，仿佛在考查自己，要努力捉住心里所产生的念头似的。“我不知道，我是否爱上了您；要不然，也许是时机还没有到；我只知道一点，我没有这样爱过父亲、母亲、保姆……”

“有什么区别没有？您觉得有什么不同吗？”他抢着说。

“您要知道吗？”她狡猾地问。

“要，要，要！难道您不想把它表达出来吗？”

“但是您为什么要知道呢？”

---

① 法语：说起。

“为的是时时刻刻都能靠它生活：今天，今夜，明天——直到下一次见面为止……我现在是靠它生活的。”

“喃，您是需要每天把您的脉脉温情更新一下！这就是恋爱和爱的区别。我……”

“您？……”他性急地等待着。

“我的爱情可不是这样，”她背脊紧靠着椅子，眺望着行云说。“没有您在一起我发闷；同您小别——我悲伤，久别——我苦痛。我一旦看出了，就一辈子相信您爱着我——即使您永远不再向我说您爱我，我也幸福。我不能爱得更多更好了。”

“象是……科第丽霞①说的话，”奥勃洛摩夫热情地看着奥尔迦想……

“您……死了，”她结结巴巴地说下去，“我将永远替您服孝，一辈子不再微笑。您爱上了另一位女子——我也不埋怨，不诅咒，而在心里祝您幸福。……对我来说，这种爱——就等于……生活，而生活……”

她寻找着字眼。

“按您说生活是什么呢？”奥勃洛摩夫问。

“生活是——天职，义务，因此爱也是天职：仿佛上帝把它分派给我，”她抬起眼睛向天空望着，说，“命令我爱似的。”

“科第丽霞！”奥勃洛摩夫高声说。“而且她是二十一岁！这就是您心目中的爱，”他深思地补充说。

“是的，而且我觉得我有力量能生活一辈子，爱一辈

① 莎士比亚所著悲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最小的女儿，被喻为无私的爱、忠实与深知天职的化身。

子……”

“是谁把这个教给她的！”奥勃洛摩夫想，近于崇敬地看着她。“她没有经过考验、折磨，没有经过风浪，便对生活与爱情有这样清楚而简单的理解。”

“那么有没有热烈的喜悦，有没有热情呢？”他开口说。

“我不知道，”她说，“我没有体验过，而且也不了解什么是喜悦和热情。”

“啊，我现在多么了解啊！”

“也许我迟早会体验，也许我会有和您一样的感情的发作，在遇见您的时候，我也会这样看着您，不相信是否您真是在我的面前……这一定是非常可笑的！”她高兴地补充说。“有时候您使的是怎样的眼色，我想 ma tante 已注意到了。”

“假使您没有我所体验着的那种热烈的喜悦，”他问，“那么在您的爱情之中有什么幸福呢？”

“什么幸福？这不就是！”她指指他，指指自己，指指幽静的环境说。“这不就是幸福吗，我早先这样生活过没有？早先，我不会在这些树木中间，没有书、没有音乐，独坐一刻钟的。除了安得烈·伊凡尼奇，同任何男人讲话，我都觉得无聊，没有什么可说：我老是想，让我一个人呆着吧。……而现在……两个人默然地坐在一起也很愉快！”

她望望四周的树木、青草，随后将眼光停留在他的身上，微微一笑，把一只手伸给他。

“您临走的时候，难道我不痛苦？”她补充说。“难道我不想快一点上床睡觉，睡着了就可以不看见这寂寞的黑夜？难道第二天早晨，我不打发人到您那里去？难道……”

她每说一句“难道”，奥勃洛摩夫的脸上就眉开眼笑一次，眼睛里一直闪烁着光彩。

“对了，对了，”他重复说，“我也期待早晨，讨厌黑夜，第二天无缘无故地打发人到您那里去，只是为了多说一遍和多听一遍您的名字，从佣人嘴里知道您的详细情形，妒忌他们已先看见了您。……我们俩同样地想念、期待、生活和希望。饶恕我的怀疑吧，奥尔迦，现在我确信您爱我胜过爱父亲、爱叔母，还……”

“还爱小狗，”她说，并且笑了出来。

“那么相信我，”她作结论说，“象我相信您一样吧，不要怀疑，不要用无端的怀疑来扰乱这幸福吧，要不然它会飞走的。只要我一次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物，我就不再把它放手，除非给夺走。我虽然年轻，可是知道这一点。……您知道不知道，”她声音中充满着信心说，“自从认识您以来，在一个月里，我有了多少的想法和体会，好象一点一点地独自念完了一大本书似的。……不要怀疑了吧……”

“我不得不怀疑，”他打断她的话说。“别强求这一点吧。此刻，当着您的面，我什么都相信：您的目光和声音说明着一切。您看着我，就仿佛在说话，我不需要言语，我会辨别您的眼色。但是您不在我身边的时候，疑问和怀疑便又使我十分苦恼，我非得再跑到您那里，再看一看您不可，不然我就不能相信。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可是相信您：这是为什么？”她问。

“您还能不相信吗！在您跟前的是一个疯子，是一个为热情所迷住的人！我想，您在我的眼睛里象在镜子里一样看见

您自己。何况您是二十岁；看一看自己吧，男人遇见您，怎么能不向您投射惊异的眼光……哪怕是匆匆的一瞥呢？可是认识您，听您讲话，长时间地看着您，爱您——就简直要发疯！可是您却如此沉着、如此镇静；如果一昼夜，两昼夜过去，我不从您的嘴里听见‘我爱……’这句话，这里就要发慌……”

他指指自己的心。

“我爱，我爱，我爱——这是您三昼夜的存粮！”她一边说，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

“您动不动就开玩笑，可是我该怎么样呢！”他叹了一口气说，便同她一路下山。

他们俩之间，就这样变化无穷地演奏着这全然相同的调子。见面，谈话——这一切都是同一支歌曲，同一个声音，同一片熊熊地燃烧着的火光，不过光线曲折成和分散成玫瑰色、绿色和淡黄色，在周围的大气里颤动。每一天和每一小时都带来新的声音和新的光线，但是燃烧着同一的火光，响彻着同一的调子。

他们俩都谛听着这些声音，捉摸到了它们的意思，急于把自己所听到的在对方面前唱出来，并不疑心明天会响出另一些声音，会出现另一些光线，到第二天又忘了昨天唱的歌是不同的。

她给流露出来的感情，披上她当时想象中闪烁的色彩，相信它们是不违背天性的，然后急急地带着天真而不自觉的媚态，在这绚丽的服饰之下，出现在朋友的眼前。

他更相信这些魔术的声音、魅人的光芒，急于披着热情的全副甲胄，出现在她的面前，向她表露出吞蚀他的心灵的火的

全部光辉与力量。

他们俩既不向自己撒谎，也不向对方撒谎：心里要说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可是这一个心声是通过想象而来的。

奥尔迦是否作为科第丽霞而出现，是否依旧忠实于这一形象，或已走上一条新的小径，转化成另一个幻影，实质上对奥勃洛摩夫都不需要，只要她仍旧带着活在他心中的同样的色彩与光线出现，只要他觉得好就行。

奥尔迦也并不查究，她这位热情的朋友是否会去拿出她的手套来，要是她把它投进狮子的嘴里的话，是否会为了她投身深渊，只要她看见这一片热情的征兆，只要他始终不渝地做一个理想中的男子，而且是一个由于她而生活觉醒过来的男子；只要他身上的朝气的火焰由于她的眼光、由于她的微笑而燃烧，他在她的身上不停地看到生活的目标就行。

因此在一闪而过的科第丽霞的形象里，在奥勃洛摩夫的热情的火焰里，只反映出一刹那的时间、爱情的昙花一现的呼吸、爱情的一个早晨、一个精巧奇异的花纹。而明天，明天又会辉煌地出现另一个早晨，或许也这样美丽，但究竟是另一个早晨……

第 十 章

奥勃洛摩夫处于这样的心情之中：如同一个人目送夏天的落日，欣赏着鲜红的残阳，心里只想着到明天温暖与光明的归来，既不将目光从夕照移开去，也不回过头去看看黑夜的

来临。

他仰卧着，陶醉在昨天的会晤的最后情景之中。“我爱，我爱，我爱，”还在他的耳朵里发响，这比奥尔迦的任何歌唱都美妙；她深深一瞥的最后的光辉，还停留在他的身上。他在辨别其中的用意，确定她的爱情的程度，正要酣然入梦，突然间……

第二天早晨，奥勃洛摩夫起床时面色苍白而忧郁；脸上还留着失眠的痕迹；额上全是皱纹；眼睛里既无热情，又无希望。得意的神色、愉快而精神饱满的目光、适度而自觉的匆忙的动作——已完全消失。

他没精打采地喝完了早茶，既不坐到桌边，也不碰一碰书本，却沉思地燃起一支雪茄，坐到沙发上。要是在从前，他早已躺下了，现在连靠在靠垫上也已经不习惯，只是把臂肘撑在靠垫上——这是暗示他的老脾气的一种标志。

他很忧郁，时而叹一口气，突然间耸耸肩膀，悲痛地摇摇头。

有什么东西在他内心里剧烈活动，但并不是恋爱。奥尔迦的形象虽然还在他的面前，可是仿佛在远处，在雾里飘荡，一无光彩，在他竟象陌生人的一样：他以病恹恹的目光望着它，叹息不已。

“按上帝所吩咐的，不要按你所希望的来生活——这是一条贤明的法则，可是……”他又沉思起来。

“不错，不能按你的希望来生活——这是明明白白的，”他内心里有一个阴郁的倔强的声音开始说，“你会陷入复杂的矛盾里，单是人的智慧，无论是多么深远，多么勇敢，都解决不

了这些矛盾！昨天你希望过什么，今天热情地疲惫不堪地去达到你所希望的东西，到后天却会因为曾经怀有这个希望而脸红，于是诅咒人生，就因为这个心愿已经实现了，——这就是在人生大道上独自勇往直前和遵从自己意志的后果。必须摸索前进，对于许多事物闭上眼睛，不热中于幸福，不因为幸福溜走而随便埋怨，——这才是生活！是谁想出来的，说生活——是幸福、是享乐？白痴！'生活乃是生活，天职，'奥尔迦说，'义务，而义务始终是艰苦的。我们来尽我们的天职吧……'"

他叹一口气。

"不要再同奥尔迦会面了吧。……我的天哪！你使我睁开了眼睛，向我指出了天职，"他望着天空说，"我的力量在哪里呢？分手！现在还有可能，痛苦固然痛苦，但是以后总不会因为没有分手而诅咒自己。……可是她们家的人马上就要到了，她要打发人来的……她料不到……"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风突然吹到了奥勃洛摩夫的身上？吹来了些什么云彩？为什么他负担着这样悲哀的羁轭呢？好象昨天他还瞧透了奥尔迦的心灵，看见了光明的世界和光明的命运，认清了自己的和她的星宿。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一定是他吃了晚饭或者躺了一阵，于是诗意的心情把地位让给恐惧了。

这是常有的事情，在星斗闪烁、万里无云的悄静的夏夜，当你睡觉的时候，想着明天在灿烂的晨辉之中，田野将多么美好！深入丛林去避暑将多么愉快！……而突然被淅沥的雨声、

凄暗的乌云所惊醒；寒冷，潮湿……

晚上，奥勃洛摩夫照例倾听自己的心跳，随后用手抚摸它一下，检查那里的硬块是否扩大了，最后就专心一意地分析自己的幸福，突然间他碰到了一滴苦汁，中了它的毒。

毒素扩散得又迅速又剧烈。他回忆着自己的一生，对过去生活的惋惜和后悔，又一次次侵袭着他的心。他设想，如果当初他勇往直前，现在他将怎么样，如果当初他积极地工作，他的生活现在该多么充实、多么丰富，随后又转到这一个问题上：现在他算是什么样的人，奥尔迦怎么能爱他，爱他些什么？

“这莫非是错误吧？”突然象电光一样在他的心里一闪，这电光正打在他的心坎上，把它打得粉碎。他呻吟起来。“错误！是的……的确是错误！”在他的头脑里直打转。

“我爱，我爱，我爱，”突然又在他的记忆里响起来，他的心便开始温暖，可是突然又冷下去。奥尔迦的这三声“我爱”——是什么呢？是她的眼睛在欺骗，是她依旧空虚的心在狡猾地低语；这不是爱情，只是爱情的预感！

这声音迟早要响起来的，但它响得如此强烈，和音是这样的轰鸣，全世界都会颤栗的！叔母和男爵也都会知道，它的余音会远远地传开去！那种感情不会象一条隐在草里、发着轻易听不出的淙淙声的小溪那么悄静地、蜿蜒地流走。

她现在象在十字布上绣花一样地恋爱：花样慢腾腾、懒洋洋地显出来，她更懒洋洋地把它打开、赞赏，随即搁在一边，置诸脑后。不错，这仅仅是对于恋爱的准备，仅仅是一次实验，而他——刚巧是第一件出现的还可以使用的试验品……

他们的相逢和接近是偶然的。她本来不会注意到他，是

希托尔兹指出了他，以自己的同情感染了她年青善感的心，她对于他的境遇发生了怜悯，便自负地要使他怠惰的心灵摆脱睡魔的侵袭，随后把它抛弃。

“原来是这样！”他一边惶恐地说，一边从床上起来，用发抖的手点亮蜡烛。“此外再没有什么，而且也不曾有过什么！她准备领会爱情，她的心在敏锐地期待，我偶然碰了上去，遂铸成大错！……另一位就要出现的——她就要恐惧地从错误中清醒过来！那时候她将怎样瞧我，将怎样把脸扭开去。……多可怕啊！我在偷窃别人的东西！我是贼！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我的眼睛怎么瞎了！——我的天哪！”

他照了照镜子：脸色苍白、焦黄，眼睛黯然无光。他想起了那些年青的幸运儿，他们有潮润、沉思但是象奥尔迦一样深远、有力的目光，眼睛里有抖动的火花，微笑里有必胜的信念，他们的步伐是那么英武，语声又多么宏亮。等到其中的一位出现的时候，她就要突然脸红，向他奥勃洛摩夫瞥视一下，并且……哈哈大笑！

他又照了照镜子。

“没有人爱这样的男人的！”他说。

随后他躺下去，把脸贴在枕头上。

“再会吧，奥尔迦，祝您幸福，”他作了结论。

“查哈尔！”第二天早晨他喊道。“要是伊林斯基家打发佣人来请我，就说我不在家，到城里去了。”

“是，是。”

“哦……不，我不如写一封信给她吧，”他自言自语说，“要不然她会觉得奇怪，我竟一下子不见了。非解释一番不可。”

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开始写信，写得迅速、热心、急如星火，丝毫不象五月初给房东写信的样子。两个所字和两个云字一次也没有不愉快地挤在一起。他写道：

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当我们见面如此频繁的时候，您见到的不是我本人而是这封信，会奇怪的吧。念到底您就会明白，我非如此做不可。早就应当写这封信了，免得我们俩将来受良心上的许多谴责；可是现在还并不迟。我们俩相爱得非常突兀，非常迅速，仿佛两个人一下子病倒了似的，这妨碍我早一些醒悟。何况，一连几个钟头瞧着您，听着您，谁能心甘情愿地承担从迷恋之中清醒过来的艰巨义务？谁能这样随时都小心翼翼，有足够的意志力，可以停留在每一个斜坡上而不滑下去？我每天都想："我不要再滑下去了，我停下来吧：这全操在我的手里"，——但还是滑下去，现在斗争开始了，在这一场斗争里，我请求您帮我的忙。直到今天，直到今天晚上，我才明白，我的脚滑下去得多快啊：昨天我才能够朝我跌进去的深渊的深处望了望，于是决定停止了。

我只在讲我自己——这并非出于利己主义，而是因为当我将来躺在这深渊底下的时候，您将依旧象纯洁的天使一样高高地翱翔，我不知道那时候您愿不愿意向它看一眼。请您听我说，我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地讲吧：您并不爱我，而且也不能爱我。请您听从我的经验，无条件地信任我吧。瞧，我的心久已在开始跳动了：假定这跳动是虚假的，是不合时宜的，可是它教给了我区别正规的心跳与偶然的心跳。您不能够，但是我能够，而且应当知道哪一个是真理，哪一个是谬误，我还负有义务去警告还来不及明了这一点的人。所以我警告您：您是陷在谬误之中，回头吧！

当恋爱不过作为轻淡的微笑的幻影在我们俩之间出现的时候，当它仅仅在 Casta diva 内鸣响、在丁香花的香气里、在心照不

宣的共鸣中、在羞怯的目光中飞翔的时候，我并不相信它，只是把它看作想象的游戏和自尊心的低语而已。但是开玩笑的阶段过去了；我已陷入恋爱的痛苦之中，感觉到狂热的征候；您变得深思和庄重了；您把空闲的时间都给了我；您的神经已不安起来；您已开始激动，那时候，也就是现在，我害怕起来了，并且感觉到，适可而止和说明原委的责任已落在我的肩膀上。

我向您说过我爱您，您也用同样的话回答过我——您听出来没有，这声音是响得多么不调和？没有听出来吗？那么往后，当我将来掉在深渊里的时候，您会听到的。瞧瞧我，想想我的为人：您能够爱我吗，您是爱我吗？“我爱，我爱，我爱！”您昨天说过。“不，不，不！”我现在毅然地回答。

您并不爱我，可是您也并不撒谎——我得赶快加上这一句，——您并不欺骗我；您心里说不的时候，您嘴里不能说是的。我只是想向您证明，您目前所说的*我爱*，并非现在的爱，而是将来的爱；这不过是恋爱的不自觉的要求，由于缺乏真正的营养，缺乏火力，发出的光是虚假的，并不能使人温暖，这要求有时候表现在妇女对小孩子、对另一位妇女的爱抚之中，甚至就表现在眼泪或者歇斯底里的发作之中。我一开始就应当严肃地对您说：“您错了，在您眼前的并不是您所期待的和梦想的人。等着吧，他会来的，那时候您就会醒悟：您将由于自己的错误而烦恼和羞愧，可是这烦恼和羞愧会使得我痛苦的”，——我早应当向您这么说了，如果我生来就有更远见的理智和更蓬勃的朝气，最后，如果我能更真诚一些的话。……我说是说过了，但是您记得我是怎么说的吧：我是怀着唯恐您相信、唯恐这事情发生的心情而说的；我把别人日后所能说的话，事先对您完全说出去了，为的是使您以后不去听信它们，可是我又急于同您见面，并且想：“在另一位还没有来到之前，此刻我倒很幸福。”这就是迷恋与热情的逻辑。

现在我有另一个想法。“当我对她恋恋不舍的时候，当见面成为不是生活上的奢侈而是必要的时候，当恋爱钻进了我的心坎(无怪我觉得那里有一团硬块)的时候，我将怎么样？那时候我将怎样摆脱呢？是否将终生熬受这份痛苦？”到时候我就糟糕了。就是现在，我想到这一点也不能毫无恐惧。假使您的经验丰富一些，年纪大一些，那我就祝福自己的幸福，把我的手永远给您了。可是……

那么我为什么写信呢？为什么不来当面告诉您，说我想同您见面的愿望固然与日俱增，但是却不应当见面呢？当面向您说明这一点——我有没有这种勇气，您自己想想看！有时候我也想说出这一类的话，但是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也许，您的脸上会表现出悲伤(如果您当真不讨厌同我在一起的话)，或者您不明白我的好意会生气：两者我都忍受不了，于是说呀说呀又说出别的话来，而真心诚意的意图就化为泡影，终于又约好在第二天见面。现在您不在我的身边就完全不同了：您温顺的眼睛、善良而俏丽的脸蛋不在我的跟前；纸是有耐性而且默不作声的，于是我镇静地(我在撒谎)写：*我们俩再也不见面了*(我并不撒谎)。

换一个人也许会添上一句：*流泪而写*，但是我不在您的面前装假，不掩饰自己的悲哀，因为我不想加深痛苦，引起惋惜和哀伤。这一切掩饰往往把深深地植根在感情的土壤里的企图隐藏起来，可是我却要在您身上和在我自己身上把它的种籽消灭掉。而且只有那些专以花言巧语来抓住女性轻率的自尊心的诱惑者，或者懒洋洋的空想家、哭泣才是相配的。我说这一番话向您告辞，犹如人们向远行的好友道别一样。再过三四个星期就会太迟了，困难了：爱情的进展是难以置信的，这是精神上的坏疽症。就是现在，我已经不象样子了，我并不计算时、分，不知道日出、日落，而是计算：见过您——没有见过您，能见到您——不能见到您，您来过——没有来过，您会来……这一切对于青年是相称的，他们容易忍受愉快的

和不愉快的激动；我却宜于安静，这固然乏味，令人昏昏欲睡，可是我熟悉它；我对付不了暴风雨。

有许多人会对我的举动表示惊异：为什么逃走呢？他们会这样说的；也有人会笑我：随他们笑去吧，反正我下定决心了。如果我下定决心不同您见面，这意味着我对什么都下定决心了。

我在深深的哀愁之中略觉自慰的是，我们生活中这一个短短的插曲，将给我永久留下纯洁而芬芳的回忆，单凭这回忆就足以使我不会再陷入早先的精神睡眠之中，对您则并未带来害处，倒可以作为将来正常生活的指导。再会吧，安琪儿，象受惊的小鸟从错栖的树枝上赶快飞走吧，象它从偶然栖留片刻的树枝上飞走一样轻捷、矫健而快活地飞走吧！

奥勃洛摩夫激动地写着；笔在纸上飞驰。眼睛辉亮，面颊发烧。信写得很长，同所有的情书一样：恋人总是极其健谈的。

“真奇怪！我已不感到烦闷、不感到痛苦了！”他想。“我现在差不多是个幸福的人了。……这是为什么？一定是因为我把精神上的重荷卸下在信里了。”

他重新念了一遍信，折迭起来，封好。

“查哈尔！”他说，“男佣人来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他，让他带给小姐。”

“是，是，”查哈尔说。

奥勃洛摩夫当真有点快活起来了。他全身埋到沙发里，甚至问：早饭有什么吃的。吃了两个鸡蛋，点燃了一支雪茄。他的心和头脑都很充实；他生活着。他在想象，奥尔迦将怎样接受信件，怎样吃惊，看信的时候作出怎样的脸相。随后又将

如何呢？……

他怀着高兴的心情，期待着这一天可能出现的情况和新消息的到来……他提心吊胆地倾听着叩门的声音，男佣人来了没有，奥尔迦是否已经在看信。……不，前室里寂然无声。

“这是什么意思？”他不安地想，“竟谁也没有来，怎么会这样的？”

这时候，暗暗里有一个声音对他轻轻说：“你为什么不安？你不是需要没有人来，可以断绝关系吗？”但是他把这个声音闷住了。

半小时以后，他把同车夫一起坐在院子里的查哈尔叫了进来。

“没有什么人来过吗？”他问。“没有人来过吗？”

“不，来过了，”查哈尔回答。

“那你怎么说的？”

“我说您不在家；到城里去了。”

奥勃洛摩夫睁大眼睛盯着他。

“你为什么这样说？”他问。“我吩咐你等男佣人来的时候怎么办的？”

“可是来的并不是男佣人，是丫环，”查哈尔泰然自若地回答。

“把信交给她了吗？”

“没有，您先吩咐我说您不在家，后来才吩咐我把信交给他。等男佣人来了，我交给他就是了。”

“不，不，你……简直是杀人的凶手！信在什么地方？拿来给我！”奥勃洛摩夫说。

查哈尔去把信拿了来，但已经弄得污迹斑斑。

“把手洗一洗，你瞧！”奥勃洛摩夫指着污迹忿怒地说。

“我的手很干净，”查哈尔望着一旁回答。

“阿妮希娅，阿妮希娅！”奥勃洛摩夫喊。

阿妮希娅从前室探进半个身子来。

“你瞧瞧查哈尔干的事！”他向她诉苦说。“喏，把这封信交给伊林斯基家来的男佣人或者丫环，让他们交给小姐，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老爷。您给我吧，我来交出去。”

但是她刚走进前室，查哈尔就从她手里把信夺去了。

“滚，滚，”他喊。“管娘儿们自己的事情去！”

不久丫环又跑来了。查哈尔正给她开门，阿妮希娅就走过来了，但是查哈尔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你跑来干什么？”他嗄声问。

“我只是来听听你怎样……”

“去，去，去！”他向她挥臂吆喝。“马上给我滚！”

她笑了笑走开去，但是从隔壁房间的壁缝里张望着，看查哈尔是不是执行主人的命令。

伊里亚·伊里奇听到声音，亲自跑了出来。

“什么事，卡嘉？”他问。

“小姐吩咐我来问问您到哪里去了？可是您并没有出去，在家里！我这就去禀报她，”她说着就要走了。

“我是在家里，这都是查哈尔撒谎，”奥勃洛摩夫说。“喏，把这封信交给小姐！”

“好，我来交给她。”

“小姐此刻在哪里？”

“到村子里去了，她吩咐我对您说，您看完了书，就请您一点多钟到花园里去。”

卡嘉走了。

“不，我不去。……当一切都应当结束的时候，为什么要使感情受到刺激呢？……”奥勃洛摩夫一边想，一边朝村子里走去。

他远远地看见奥尔迦走上一座山丘，卡嘉赶上了她，把信交给了她；看见奥尔迦停了一会儿，瞧瞧信，想一下，对卡嘉点点头，便走进公园的林荫路去。

奥勃洛摩夫绕过山丘，从另一头走进那条林荫路，走到半路，便坐在灌木丛中的草上，等待奥尔迦。

“她会走过这里的，”他想，“我只是偷偷地看一看她怎么样，就永远分手了。”

他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她的脚步声音。但是寂然无声。大自然正在过忙碌的生活；看不见的、渺小的活动正在周围紧张地进行，但是一切似乎都处在庄严的宁静之中。

这时候，草里的一切都在活动、爬行、纷忙。

那里，蚂蚁向四面八方奔跑，十分忙碌地挤撞，散开，奔忙，恰象从高处眺望一处市场时所看见的：同样的一伙一伙，同样的挤撞，同样的蠕动。

这里，一只野蜂围着花朵在嗡鸣，在爬进花萼里去；那里，一群苍蝇攒聚在一滴从菩提树的罅隙里流出来的液汁周围；这里，一只鸟在树丛里老半天尽作着同一的鸣叫，也许是在召唤伴侣吧。

那里，两只蝴蝶象跳华尔兹舞一样急遽地在空中互相回旋，绕着一棵棵树干飞翔。青草里发出浓郁的香气，传出一片不停的喧噪……

“这里多么嘈杂啊！”奥勃洛摩夫看着这种纷忙的情景，听着大自然的微弱的喧哗，想，“但是从外面看起来，一切竟如此肃静、安宁！……”

始终没有听见脚步声。终于来了……“啊！”奥勃洛摩夫舒了一口气，悄悄地披开树枝。“是她，是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在哭！我的天哪！”

奥尔迦慢慢地走着，用手帕擦着眼泪；但是刚擦干，泪珠又涌出来了。她觉得害臊，竭力忍住眼泪，甚至想不叫树木看见，但是办不到。奥勃洛摩夫从没有看见过奥尔迦的眼泪；他没有料到这一层，她的眼泪仿佛烧灼着他，但是他并不觉得火辣辣地痛，而是觉得有一点热。

他迅速地跟在她的后面。

“奥尔迦，奥尔迦！”他跟随着她温柔地说。

她猛然一怔，回头望去，惊讶地看看他，随即转过身子仍旧往前走去。

他已和她并肩而行了。

“您哭啦？”他说。

她哭得更厉害了。她再也按捺不住，便把手帕捂住脸，抽咽起来，坐到最近的一张凳子上。

“我干出什么事情来了！”他握住她的手，企图把它从她的脸上拉开，惊恐地低声说。

“不用管我！”她说。“走开！您干吗在这里？我知道我不

应当哭：有什么可哭的？您说得对：的确一切都可能发生的。”

“怎样才能叫您不哭呢？”他在她的面前跪了下来，问。“说吧，命令我吧，我什么都准备去作……”

“眼泪是您使我流的，但是要止住它，您却没有这份权力……您没有这样的力量！不用管我！”她用手帕扇着自己的脸说。

他瞧瞧她，内心里在咒骂自己。

“倒霉的信！”他悔恨地说。

她打开手工篮子，取出信来，递给他。

“拿去，”她说，“把它拿走，免得我看见了它再哭。”

他默默地把它放进口袋里，垂倒了头坐在她的旁边。

“至少您承认我的意图是正当的吧，奥尔迦？”他轻声说，“这封信证明，您的幸福在我是多么宝贵！”

“是啊，很宝贵！”她叹一口气说。“不，伊里亚·伊里奇，一定是您妒忌我有这样宁静的幸福，所以赶紧扰乱它。”

“扰乱！这么说，您没有看我的信吧？我来向您重说一遍……”

“我并没有看完，因为眼睛里噙着眼泪：我还是傻！但是其余的我都猜到了：不必再说一遍了，免得我再哭……”

眼泪又夺眶而出。

“我不是因为预见到您将来的幸福，甘愿为它牺牲，”他开始说，“才同您绝交的吗？……难道我是若无其事地这样做的吗？难道我内心里不在哭吗？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她突然停止哭泣，向他转过身来重复说。“就和您刚刚躲在灌木丛中，偷看我会不会哭和怎么样哭是一样

的道理——就是这一个道理！如果您真心诚意要照信里所写的话去做，如果您确信应当分手，那您就不会来见我，跑到外国去了！”

“这是什么想法！……”他责备地说，但没有再说下去。

她的这个假设使他大吃一惊，因为他突然间明白这说法是对的。

“不错，”她证实说，“昨天您需要我说我爱，今天需要我流泪，明天也许想看到我怎样死去吧。”

“奥尔迦，您竟会这样侮辱我！难道您不相信，此刻我愿意献出半辈子的精力来听您笑而不看见您哭吗？……”

“不错，此刻当您看到一位妇女为您哭泣的时候，也许是这样。……不，”她补充说，“您是没有良心的。您说您不愿意我哭，如果真是这样，就不会使我哭了……”

“难道我事先知道的吗！？”他把双手按住胸口，用疑问和感叹的口吻说。

“恋爱的时候，良心自有它的智慧，”她反驳说，“它知道它想要什么，知道前途将发生什么。昨天我本来不能够到这里来：家里突然来了一些客人，但是我知道您会等我等急的，也许会睡不好觉，所以我来了，因为我不愿意您苦恼……可是您……您倒因为我哭泣而快活。看我哭吧，看我哭吧，您取乐吧！……”

她又哭起来。

“就这样我已经没有睡好觉，奥尔迦；我苦恼了一夜……”

“因为我睡了一个好觉，因为我没有苦恼，所以您觉得遗憾——对不对？”她打断他的话说。“假使我现在没有哭，今天

您又会睡不好觉的。”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请求原谅吗？”他又顺从又温柔地说。

“只有小孩子，或者是在人堆里踩了别人的脚，才请求原谅，在现在这个场合，道歉是不管用的，”她说，又用手帕扇着脸。

“但是，奥尔迦，假使这是真情呢。假使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您的恋爱——是一个错误呢？假使您爱上了另一位，到时候看见了我脸红起来呢？……”

“那又怎么样？”她一边问，一边用带讥诮的深刻而锐利的目光瞧着他，竟使他困窘起来。

“她想从我的心里得到什么吧！”他想，“务必坚持下去，伊里亚·伊里奇！”

“怎么那又怎么样？”他一边机械地重复说，一边不安地瞧着她，猜不出她头脑里在形成什么思想，她将怎样辩解自己的那又怎么样，因为假使这恋爱是一个错误，那它的后果显然是不能辩解的。

她有意识地、富于信心地瞧着他，分明对自己的想法大有把握。

“您是害怕，”她讽刺地反驳说，“跌进‘深渊’；您是害怕将来会受到我不再爱您的侮辱！……‘到时候我就糟糕了，’您信里这样写着……”

他依旧不大明白。

“可是假使我爱上了别人，那时候我不是好了吗：这意味着我是幸福了！您不是说，‘预见到我将来的幸福，准备为我

牺牲一切，甚至于性命'吗？"

他凝然地看着她，隔很久才眨一下眼睛。

"竟得出什么样的逻辑！"他低声说。"说实在的，我没有设想到……"

她毒辣地从脚到头打量着他。

"可是使您发狂的幸福呢？"她接下去说。"这些个朝朝暮暮、这个公园以及我的我爱呢——这一切竟一点也不值……不值得任何代价、任何牺牲、任何痛苦吗？"

"唉，要是能钻到地底下去就好了！"他想，因为彻底明白了奥尔迦的意思，内心里很苦痛。

"假使，"她开始热烈地问，"您象厌倦书籍、厌倦仕宦、厌倦社交似地厌倦这次恋爱了呢；假使将来没有敌手、没有另一次恋爱，象在您的沙发上一样，您突然在我的旁边睡着了，我的声音唤不醒您了呢；假使您心里的疙瘩消了，假使我在您的眼里非但不如另一个女人，连比您的睡衣也不如了呢？……"

"奥尔迦，这是不可能的！"他不满地打断她的话说，一边从她的身边走开去。

"为什么不可能？"她问。"您说我'犯着错误，会爱上另一个人'，可是我有时候想，您很容易会厌弃我。那时候我将怎么样？对于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我将怎样为自己辩解？先不说对别人和社会，就是对我自己，我将说什么呢？……因此我有时候也睡不成觉，可是我不用对于将来的推测来折磨您，因为我相信好的一面。在我是幸福胜过恐惧。当您的眼睛由于我而辉亮，当您爬上山丘去找我，忘掉懒散，为了我冒着暑热赶到城里去买花束、买书籍，当我看到我在驱使您微笑和燃起

你生活的愿望的时候，我珍惜每一件事情。……我所期待和寻求的只是——幸福，我相信已经找到了。如果我会造成错误，如果我真会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哭泣，至少这里（她把一只手按在心口）我觉得我并没有过错；这意思是命运不济，天不保佑。但是我并不害怕将来的眼泪；我不会白白地哭泣的：我已用眼泪换得了一些东西……我一向……觉得非常幸福！……”她补充说。

“但愿您重新幸福吧！”奥勃洛摩夫恳求说。

“您却只看见前途惨淡；幸福在您是无所谓的。……这是忘恩负义，”她接下去说，“这不是爱情，这是……”

“利己主义！”奥勃洛摩夫说了出来，他既不敢看奥尔迦，也不敢讲话，又不敢请求原谅。

“到您想去的地方去吧，”她轻轻说。

他看看她。她的眼泪干了。她沉思地俯视着，用阳伞在砂子上划着。

“再去仰身躺卧吧，”随后她补充说，“就不会犯错误，不会‘掉进深渊里’了。”

“我没有真正获得幸福，倒毒害了自己和毒害了您……”他悔恨地喃喃说。

“去喝克瓦斯吧：您不会中毒的，”她嘲笑地说。

“奥尔迦，您这是心胸不豁达！”他说。“在我以认错来处罚我自己以后……”

“不错，口头上您在处罚自己，投身深渊，献出半辈子精力——可是一会儿疑心又起，又是一夜不睡：您对您自己始终多么细致、慎重、关切而具有远见啊！……”

“这确实是真情，而且这真情是多么简单！”奥勃洛摩夫想，但是羞于说出来。

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弄清这一番真情，倒是一个才开始生活的姑娘来向他说明呢？她成长得多快啊！不久以前她还象是一个小孩子。

“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她站起身来，结束说。“再会吧，伊里亚·伊里奇，但愿您……安心吧，您的幸福就在这上面。”

“奥尔迦！不，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这样吧！现在一切又都清楚了，别赶我了吧……”他握住了她的手说。

“您要我怎么样？您疑心我对您的爱情是一个错误，我消释不了您的疑心；也许是一个错误呢——我不知道……”

他放下了她的手。刀子又举在他的头上了。

“怎么您不知道？难道您感觉不到吗？”他问，脸上又露出疑惑的神情。“难道您怀疑吗？……”

“我什么也不怀疑；昨天我已向您谈起过我的感觉，至于一年之后将怎么样——那我不知道。难道这一次幸福之后，还有第二次，随后又有第三次这样的幸福吗？”她睁大了眼睛看着他，问。“您说吧，您比我有经验呀。”

但是他不想使她确信这一个想法，便默不作声，用一只手摇晃着金合欢花。

“不，恋爱是只有一次的！”他象小学生一样把背熟的句子重复了一遍。

“对啊，我也相信这一点，”她补充说。“要不是这样，说不定我会厌弃您，说不定我们俩会因铸成错误而痛苦；说不定我们会分手！……恋爱两次，三次……不，不……我不愿意相信

这一点！”

他叹一口气。这说不定三个字在他心里直打转，他便沉思地跟在她后面勉强移动脚步。但是每走一步，他感到轻松一些；他夜里想出来的错误原来是在如此遥远的将来……“这不单是恋爱，就是整个生活也何尝不然……”他突然间想，“如果把每一个机会都当作错误推开去，那什么时候——才不是错误呢？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仿佛瞎了眼睛似的……”

“奥尔迦，”他用两个手指轻轻地触着她的腰部（她站住了）说，“您比我聪明。”

她摇摇头。

“不，我是比较单纯和勇敢。您害怕什么？难道您当真认为可能失恋吗？”她怀着傲然的自信问。

“现在我不害怕了！”他劲头十足地说。“同您在一起，命运是并不可怕的！”

“这些话我最近在什么地方念到过……好象是在苏①的作品里吧，”她朝他转过身去，突然间讥诮地反驳说，“不过作品里的这些话是女人向男人说的……”

奥勃洛摩夫满面通红。

“奥尔迦！让一切都象昨天一样吧，”他恳求说，“我不会害怕错误了！”

她不作声。

---

① 欧仁·苏(1804—1857)，法国小说家，著有《巴黎的秘密》及《流浪的犹太人》等。

"行吗?"他胆怯地问。

她仍不作声。

"假使您不愿意说,那请您随便作一个表示……把丁香花给我也行……"

"丁香花……过时了,一去不返了,"她回答。"您瞧,它变成什么样子了——蔫了。"

"过时了,蔫了!"他瞧着丁香花重复说。"这封信也过时了!"他突然说。

她否定地摇摇头。他跟在她的后面,心里思忖着那封信、昨天的幸福和蔫了的丁香。

"丁香的确是干枯了!"他想。"干吗要写这一封信呢?为什么我通夜不睡,早晨写这封信呢?现在心里倒又平静了……(他打了一个呵欠)……我瞌睡得要命。如果没有这一封信,那就没有这件事情,她就不会哭,一切就都会象昨天一样;我们俩就会静静地坐在这条林荫路上,彼此相望,诉说幸福。今天如此,明天也如此……"他张大嘴巴打了一个呵欠。

随后他又突然想到,如果这封信达到了目的,如果她同意他的看法,象他一样害怕错误,害怕遥远的未来的风暴,如果她听从他的所谓经验和持重,赞成断绝往来,赞成彼此相忘,那又将如何?

千万不要这样!那就要辞别奥尔迦,回到城里,搬到新房子里去!跟着下去会是一个漫长的黑夜,一个乏味的明天,一个难堪的后天,和一连串越来越黯淡的日子……

这怎么行?这不就是死吗!可是会这样的!他会害病的。他并不想同她分手,他忍受不了这个,又会跑去求见的。"我

干吗要写这封信呢？”他问自己。

“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他说。

“什么事？”

“我不能不向您再表白一点……”

“表白什么？”

“这封信是完全不必要的……”

“不对，这是必不可少的，”她决定说。

她回过头来，看到他那副脸相，看到他睡意一下子消失了，惊愕地睁圆了眼睛，她便笑起来。

“必不可少的吗？”他一边慢慢地重复说，一边惊异地注视着她的背脊。但是背脊上只有她外衣的两条繐子。

那么这些眼泪和责备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要滑头吗？可是奥尔迦并不是要滑头的人：这一点他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

只有心地或多或少狭窄的女人才要滑头，并且靠要滑头来过日子。她们由于缺少真正的智慧，看不出周围的生活主流在哪里，它们的趋向怎样，汇合点在哪里，便用狡猾的手段来运转日常琐碎生活的发条，象编织花边一样地制定自己的家庭政策。

狡猾犹如买不到多少东西的小额货币。正象可以用小额货币来生活一两个钟头一样，也可以用狡猾来遮遮掩掩、欺骗别人、歪曲事实，但是狡猾不足以使人观察遥远的地平线，联系重大事件的始末。

狡猾是近视的，只看得清鼻子底下而看不清远处，因此时常使自己陷入给别人设下的陷阱里。

奥尔迦确实是聪明过人，不仅今天的问题她解决得多么容易而明确，对每一个问题也都如此！她能立刻理解事件的真正意义，抄着捷径走过去。

狡猾宛如一只老鼠，尽在周围绕弯子，躲躲闪闪。……奥尔迦的性格可并不这样。那么这是什么呢？是什么新花样呢？

“为什么这封信是必不可少的呢？”他问。

“为什么？”她重复说，带着快活的脸相迅速地朝他转过身去，得意于自己的每一步骤都使他摸不着头脑。“就因为，”随后不慌不忙地说，“您一夜没有睡觉，完全为了我而写的；我也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是第一点……”

“假使您现在同意我，那么刚才为什么责备我呢？”奥勃洛摩夫打断她的话说。

“是因为您自寻苦恼。我并不是自寻苦恼，而是苦恼找到我头上来的，我因为苦恼已经过去而快乐，但是您却制造苦恼，并且事先引以为快。您是抱着恶意的！我责备您的正是这一点。其次……在您的信里表现着思想、感情。……昨天夜里和今天早晨您并不是依照您自己的方式，而是按照您的朋友和我所希望您生活的样子在生活——这是第二点；最后，第三点……”

她向他靠拢得这么近，以致血液直冲到他的心里和头脑里；他开始感觉到呼吸困难和心情激动。她却注视着他的眼睛。

“第三点，因为在这封信里，犹如在镜子里一样，看得见您的温存、您的慎重、对我的关切、为我的幸福担忧、您纯洁的良心……看得见安得烈·伊凡尼奇向我指出的您内心里的一

切，我爱上的并使我忘却您的怠惰……和冷漠的一切。……您在信里无意之中表现了自己：您并非利己主义者，伊里亚·伊里奇，您所以写这一封信，完全不是为了要同我分手——这您并不希望——而是为了唯恐欺骗我。……这是我的真心话，要不然这封信就会侮辱我，而我由于自豪感也不会哭了！我知道我为什么爱您，不怕犯错误：我并没有看错您……”

她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奥勃洛摩夫觉得她容光焕发，十分动人。她的眼睛里闪耀着恋爱的胜利、对自己力量的认识的光辉；脸颊上泛出两片红晕。而他，是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他，用自己真诚的内心活动，向她的心灵里投入了这团火、这场表演、这片光辉！

“奥尔迦！……您是……女中魁首，您是世界上天字第一号女子！”他欢天喜地地说，忘形地伸出两条胳膊向她俯下身去。“看在上帝面上……来接一次吻，作为无法形容的幸福的保证吧……”他谵语似地低声说。

她顿时退后一步；胜利的光辉和红晕从她的脸上飞走了；温柔的眼睛里射出了吓人的光芒。

“决不！不！别走过来！”她把双手和阳伞挡开他，惊惶得近于恐惧地说，接着屏住呼吸，作出威严的姿势，睁着怒目，半转过身子，好象生了根似地、化石似地站住了。

他一下子平静下来了：眼前不是温柔的奥尔迦，而是一位抿着嘴唇、眼睛里有雷电之光的、被侮辱的、傲慢与愤怒的女神。

“对不起！……”他喃喃说，狼狈不堪，手足无措了。

她慢慢地转过身来，往前走去，胆怯地从肩膀上斜睨着他

在干什么。他倒若无其事：犹如给人家踩了一脚的狗似的拖着尾巴慢腾腾地走着。

她正要加紧步子，可是看见了他的脸相，便强忍住微笑，走得从容一些，不过还是时时发抖。红晕又先后出现在两片脸颊上。

越往前走，她的脸色越和悦，呼吸越缓慢平静，她又跨着平稳的步子走去。她看到她这句“决不”在奥勃洛摩夫竟是何等神圣，她的怒火便渐渐平息下去，转而怜悯起来了。她走得越来越慢……

她想缓和一下空气；她想找一个机会开口。

“全完了！这才是真正的错误！‘决不！’天哪！丁香花蔫了，”他望着倒垂了的丁香想，“昨天蔫了，信也蔫了，我生命中最好的一瞬，一位女子第一次对我象天降纶音似地说的我身上有什么优点的一瞬，也蔫了！……”

他瞧瞧奥尔迦——奥尔迦低垂着眼睛，站在那里等他。

“把信给我吧！……”她轻轻地说。

“它蔫了！”他一边凄然地回答，一边把信递过去。

她重新靠近他，把头低了下去；眼睑完全垂下……她几乎在发抖。他把信递给了她，她既不抬起头来，又不走开。

“您把我吓坏了，”她柔和地说。

“对不起，奥尔迦．”他喃喃说。

她不作声。

“这一声吓人的‘决不！’……”他凄然地说，叹一口气。

“会蔫的！”她红着脸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她向他投射了含羞而亲切的一瞥，拿起他的双手，紧紧地

握在自己的手里，随后把它们按在自己的心口。

“听它跳得多么厉害！”她说。“您把我吓坏了！放我走吧！”

她瞧也不瞧他，转过身子，把衣服的前襟略为举起一些，便顺着小径往前跑。

“您到哪里去？”他说。“我累了，跟不上您了……”

“不用管我。我是跑去歌唱、歌唱、歌唱！……”她满脸通红地重复说。“我心口闷得慌，我觉得隐隐作痛！”

他站在那里，老半天望着她的背影，好象望着一位飞走的天使似的。

“这一个瞬间难道也会蔫的吗？”他近于凄怆地想，自己也感觉不到是在走路呢，还是站在原处。

“丁香是过时了，”他又想，“昨天也过时了，幻影和梦魔的昨夜也过时了。……对！这一个瞬间也会象丁香一样过时的！但是今天的黑夜过时的时候，明天的清晨就已同时开花了……”

“那么这是什么呢？”他茫然出神地大声说。“爱情……爱情也会过时吗？我原来以为它会象酷热的正午一样高悬在爱人们的头上，在它的氛围中，一切都不动弹，一切都不呼吸了；而爱情之中竟也没有安静，它始终前进，前进……‘犹如一切的生活一样，’希托尔兹曾经这样说过。对它说‘停住，不要动！’的约书亚①还没有生出来。明天又将如何？”他不安地问自己，沉思地懒洋洋地走回家去。

---

① 见《旧约·约书亚记》。约书亚是嫩的儿子，摩西的继任者，传说他与敌人交战，眼看太阳即将下山，尚未取得胜利，便对太阳说：“停住，不要动！”

走过奥尔迦窗前的时候，他听到她的压抑的心胸在舒伯特的歌曲中是多么舒畅，仿佛她由于幸福在啜泣。

我的天哪！活在世上多么美好啊！

第十一章

到了家里，奥勃洛摩夫看到了希托尔兹又寄来的一封信，开头和结尾都用“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这一句话，随后是一大篇对他的惰性的责备，其次是邀他务必到希托尔兹准备前往的瑞士去，最后，到意大利去。

要不然，他叫奥勃洛摩夫索性到乡下去，检查家业，督促农民们务农，审核和确定自己的收入，亲自指挥建筑新房子。

“记住我们说定的话：时不再来，机不可失，”他最后说。

“时机，时机，时机！”奥勃洛摩夫重复说。“安得烈不知道我生活中正演唱着什么样的诗篇。他还要我怎么样呢？难道我能始终这样为着什么事情忙碌吗？他倒来试试看！你去读读有关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书籍看：仿佛他们一个劲儿在工作，仿佛他们始终想着正经事情似的！其实他们跑遍欧洲，有人甚至跑到亚洲和非洲去，都一点儿不作正经事情：有人绘图作画，或者发掘古物，也有人猎射狮子或者捉蛇。否则就游手好闲地坐在家里，同朋友们和妇女们进早餐，用午饭——就是这些事情！为什么我要当苦工呢？只有安得烈才想得出：‘工作吧，象牛马似地工作吧！’为的什么？我吃得饱，穿得暖。但是奥尔迦也问过我，我是否打算到奥勃洛摩夫卡去……”

他急忙写信、考虑，甚至跑到建筑师那里。不久，房子和花园的设计图样已放在他的小桌上。是一所宽敞的有两个露台的全家住的房子。

“这里是我的，这里是奥尔迦的，这里是卧室、儿童室……”他微笑着想。“但是农民们，农民们……”微笑消失了，又焦心得皱起了眉头。“邻居的来信写得很详细，讲起耕作、收获。……竟这样无聊！他还提议合资造一条路，通往商业繁荣的大村子，在河上架一座桥，问我要三千卢布，希望我把奥勃洛摩夫卡抵押出去……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是否必要呢？……是否有利呢？他不在欺骗我吧？……就算他是一个老实人：希托尔兹知道他的，但是说不定他也会上当的，而我的钱就落空了！三千卢布——这么大的一笔数目！到哪里拿去？不，太可怕了！他信里还说，还要叫一些农民移居到荒地上去，要求我赶快回信——老是赶快。他负责把抵押领地用的一切文件送到会里去。‘请您送一份委托书给鄙人，并请到法院去签证’——他要干的就是这些！可是我连法院在哪里、怎么开门进去都不知道。”

奥勃洛摩夫到下一个星期也没有给他回信，其间甚至奥尔迦也问他，去过法院了没有。最近希托尔兹又给他和她来信，问：“他在干什么？”

然而奥尔迦只能在表面上，而且只能在她所能达到的范围内来观察朋友的行动。他是否显得快活，是否欣然地到处走动，是否在约定的钟点来到树林里，对于本市的新闻和一般的谈话，发生多少兴趣。她最热心地观察的是，他是否把生活的主要目标放在心上。她问他法院的事情，也不过是为了答

复希托尔兹问起关于他的朋友的近况而已。

时值盛夏，七月将尽，天朗气清。奥勃洛摩夫和奥尔迦差不多形影不离。晴朗的日子到公园里去，炎热的中午躲在树林里松树底下，他坐在她的脚边，念书给她听；她已在绣另一块十字布——替他绣的。他们俩心里也笼罩着一片炎夏的景色：有时候飞来一片云彩，接着就掠过去了。

假使他作了恶梦，心里产生了怀疑，奥尔迦就象天使似地守护着他；她用辉亮的眼睛朝他的脸一望，就看出他心里的念头，——一切便又平静，感情便又象一道反映着长空的新的变幻的河流似地悠然流去。

奥尔迦对于人生、对于恋爱、对于一切事物的见解，变得更明显、更确定了。她比早先更富有信心地看着周围，不以将来来困惑自己；在她的身上展开了智慧的新的方面、性格的新的特色。她的智慧一会儿表现得诗一般的多样而深刻，一会儿又表现得正确、明晰、逐步渐进而自然……

她有一种倔强的性格，这不但能战胜命运中的一切风暴，甚至也能战胜奥勃洛摩夫的懒惰和冷漠。她有了一个意图，事情就迅速进行。你只要听她谈这件事情好了。要是听不到，那也看得出，她有一件心事，她既不忘掉，又不放下，也不慌张，而是考虑一切，达到她所寻求的目的。

奥勃洛摩夫始终弄不明白，她这种力量和机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知道和能够对付的这种机敏——是从哪里得来的。

“这是因为，”他想，“她的一道眉毛从来不是直直的，而是始终抬起一些，上面有一条细得看不大出的皱纹……她的倔

强就隐藏在这条皱纹里。”

她脸上的表情无论怎样平静和愉快，这一条皱纹总是不平，眉毛总是不直的。但是她没有外在的力量、激烈的态度和脾气。坚持意见和倔强，一步也没有把她引出女人的范围。

她并不想当一头母狮，并不想用尖利的言辞把笨拙的崇拜者没头没脑说一顿，并不想以急智使得满座的宾客惊异，从而有人从角落里叫喊："好哇！好哇！"

她甚至也有许多女人所特有的胆怯：固然她并不看见了老鼠便发抖，因为椅子翻倒便晕过去，可是她怕走得离家太远，看见她认为可疑的农民就避开，夜里总把窗户关上，唯恐有贼爬进来——完全是女人气。

其次，她易于同情和怜悯别人！要引她流泪并不困难；打动她的心弦也很容易。在爱情上她又非常温柔；待人接物总是那么的温顺，那么的关心——总而言之，她不失为一位女人！

有时候她的说话里也闪耀着讽刺的火花，可是其中放射出一种娇媚、一种温良可爱的智慧，因此人人都觉得乐于领受。

但是她不怕过堂风，黄昏时分穿得薄薄的走路——在她都无所谓！她很健康；吃东西也有胃口；她有几样心爱的菜；她还晓得这些菜的烹调法。

这一切，许多妇女也都知道，但是她们不知道在这一个或者另一个场合上应该怎么办，即使知道，也只是一些背熟的和听来的东西，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而非要这样做不可的时候，就马上援用叔伯母或者表姊妹的话来作为权威……

有许多妇女连自己也不知道想望什么，即使决定了要做一件事情，也是没精打采，象需要又象不需要似的。这一定是因为她们的眉毛是用手指摘成的，齐齐整整，成一个拱形，和额角上没有皱纹的缘故吧。

在奥勃洛摩夫和奥尔迦之间，存在着一种别人看不出的秘密的关系：每一瞥视、每一句当着别人的面所说的无关重要的话，在他们都有特殊的意味。他们在每一件事物上都看得出对爱情的暗示。

奥尔迦纵然富于自信，每当人家在吃饭的时候讲起同自己的相象的恋爱史，还不免时常脸红；既然所有的恋爱史都十分相象，她就不得不时常脸红。

奥勃洛摩夫呢，喝茶的时候，碰到有人提起这种事情，他总张皇失措地一下子抓起一大把饼干，引得每个人都笑起来。

他们俩变得敏感而谨慎。有时候奥尔迦不告诉叔母她同奥勃洛摩夫会过面，他在家里也总说是到城里去，其实是到公园里去。

但是，无论奥尔迦的头脑多么清晰，怎样有意识地看待周围的事物，无论她多么有生气、多么健康，竟也开始显出一些新的病态的征兆。时而有一阵不安侵袭着她，她沉思，不知道如何向自己解释。

有时候，在炎热的中午，她挽着奥勃洛摩夫的胳膊，懒洋洋地靠在他的肩膀上，在一种乏力的状态中机械地走着，始终一言不发。她的朝气消失了；疲乏而毫不灵活的目光变得呆板板的，注视着一点，她懒得把它移到别的东西上。

她觉得发闷，有什么东西压住她的胸膛使她不安。她把

外套和围巾从肩膀上脱下，也没有用——还是感到发闷。她很想在树底下躺几个钟头。

奥勃洛摩夫不知所措了，他用树枝给她扇脸，但是她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叫他不用担心，可还是痛苦不已。

随后她忽然叹一口气，有意识地向四下里望望，瞧瞧他，握紧他的手，笑一笑，又提起精神和显出笑容来，她已经能约束自己了。

特别是有一次晚上，她堕入了一种惊慌不安的心情之中，患着一种恋爱的梦游病，在奥勃洛摩夫看来，她是在一个新的境界里。

天气又闷又热；从树林里传来热风的呼呼声；空中浓云密布。天色越来越暗。

"要下雨了，"男爵说，便回家去了。

叔母也回到房间里去了。奥尔迦长久地、沉思地弹着钢琴，后来也停止了。

"弹不下去了，我的手指在发抖，我觉得心里好象憋得慌，"她对奥勃洛摩夫说。"我们到花园里去走一走吧。"

他们俩挽着手沿着林荫路默然地走了很久。她的手又湿又软。他们走进了公园。

乔木和灌木融合成黑森森的一片；两步以外就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蜿蜒着的砂径显出白茫茫的一长条。

奥尔迦向黑暗中凝视，紧偎着奥勃洛摩夫。他们俩默默地漫步着。

"我害怕！"当他们俩在两行毫不透光的树木之间的、狭窄而漆黑的林荫路上，几乎摸索着前进的时候，她打了一个寒

战，突然说。

“怕什么?”他问。“别害怕，奥尔迦，有我同你在一起。”

“我也怕你，”她低声说，“但是不知什么缘故倒怕得很愉快。我的心直发沉。你把手伸过来摸摸看，跳得多厉害。”

她颤抖着，并向四下里张望。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她颤抖了一下，双手紧紧地抓住他的肩膀低声说。“看见有人在黑暗里闪动没有?……”

她向他偎依得更紧了。

“没有人呀……”他说；但是他也吓得毛骨悚然了。

“快用什么东西把我的眼睛掩住吧。……掩得紧一些!”她低声说……“哦，现在没有事了。……这是神经作用，”她忐忑不安地补充说。“喏，又来了！瞧！是什么人？我们找一张凳子坐下吧……”

他摸到了一张凳子让她坐下。

“回去吧，奥尔迦，”他劝告说，“你身体不好。”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不，这里的空气新鲜一些，”她说，“我觉得心口这里很闷。”

她的呼吸热烘烘地冲到他的面颊上。

他用手摸摸她的头——在发热。胸口呼吸困难，要时常叹口气才能轻松一些。

“不如回去吧?”奥勃洛摩夫不安地重复说，“应当躺一躺才好……”

“不，不，不用管我，别打搅我……”她疲惫地说，轻得几乎听不见。“我这里在燃烧……”她指着胸膛。

“当真回去吧……”奥勃洛摩夫催促说。

“不，等一等，一会儿就会过去的……”

她握住他的手，不时贴近去望他的眼睛，半天不作声。随后哭起来了，最初是低声，后来放声大哭。他不知所措了。

“看在上帝面上，奥尔迦，赶快回去吧！”他不安地说。

“没有事，”她啜泣着回答，“别打搅我，让我哭一场……火会借着眼泪发泄出去，我就可以轻松了；这都是神经作用……”

他在黑暗里听到她在沉重地呼吸，感到她的热泪滴在他的手上，她痉挛地握住他的手。

他手指一动也不动，呼吸也屏住了。她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呼吸热烘烘地冲到他的面颊上。……他也在发抖，可是他不敢用嘴唇去碰一碰她的面颊。

随后她渐渐安静下来，呼吸也平匀了一些……她缄默了一阵。他想，莫非她睡熟了吧，就不敢动弹。

“奥尔迦！”他轻轻地喊。

“什么事？”她也轻轻地回答，高声叹息一下。“现在……好了……”她疲惫地说，“轻松一些了，可以自由呼吸了。”

“走吧，”他说。

“走吧，”她无可奈何地重复说。“我的亲爱的！”随后握紧了他的手，温柔地低声说。她靠在他的肩膀上，脚步不稳地走到家里。

到了客厅里，他瞧瞧她：她很虚弱，可是异样地、情不自禁地微笑着，仿佛在梦境里似的。

他让她坐在沙发上，跪在她的旁边，深受感动地一次又一

次地吻她的手。

她将双手听他摆布，始终含着同样的微笑看他，并且目送他走到门口。

他在门口回过头来：她还在目送他，脸上还是同样的疲惫的神情、同样的热烈的微笑，仿佛她抑制不了它似的……

他沉思着走出去。他曾经在哪里看见过这样的微笑；他回想到一幅画，画着一个女人也在这样的微笑……不过不是科第丽霞……

第二天他派人去探问她的健康。回报说：

“身体很好，她们请您今天去用饭，晚上一起到五俄里以外去看焰火。”

他不相信，便亲自前去。奥尔迦漂亮得象一朵花：眼睛里充满着光辉和朝气，脸颊上现出两片红晕；声音非常响亮！但当奥勃洛摩夫朝她走过去的时候，她却忽然发慌，差一点没有叫起来，当他问她“昨天后来身体怎么样？”的时候，她竟满脸通红。

“这是轻微的神经失常。”她慌忙说。“Ma tante 说应当早一些睡觉。我这个病是新近才得的……”

她没有说完，就仿佛请求他宥恕似地转过身去。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慌张。回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和这一次的神经失常，为什么她会感到针刺一般，感到火辣辣的呢？

她感觉到有什么事害臊，感觉到恼恨一个人，好象是恼恨自己，又好象是恼恨奥勃洛摩夫。可是一会儿又觉得奥勃洛摩夫已变得更可爱、更亲近，以致她觉得自己对他倾心到流泪的程度，仿佛从昨天晚上起，他们俩已进入一种神秘的亲族

关系……

她好久没有入睡，到早晨又独自在焦急的心情中，沿着从公园到家里的林荫路，来来回回走了很久，左思右想，始终揣摩不出，一会儿皱起眉头，一会儿突然满脸通红，对什么微笑着，可始终不能做出什么决定。"啊，索涅奇卡！"她懊丧地想。"她多么幸运啊！是她便马上做出决定了！"

而奥勃洛摩夫呢？昨天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什么哑口无言，凝然不动，虽然她的呼吸热烘烘地冲到他的面颊上，她的热泪滴在他的手上，他差不多搂着她回家，听到她内心里的轻率的低语？……换了另一个人呢？另一些人就显得大胆了……

虽然奥勃洛摩夫的青年时代是在一批什么事情都懂得、一切切身问题都早已解决、对什么都不相信、一切都要冷静而睿智地加以分析的青年中间度过的，可是他的心灵中燃烧着对于友谊、爱情与人格的信念，无论他在人间犯过多少错误，无论他还要犯多少错误，无论他的心里多么痛苦，但对善和相信善的基本原则却一次也没有动摇过。他偷偷地膜拜女性的纯洁，承认她的权力和权利，并为她而作出牺牲。

可是他没有坚强的意志敢于公然承认善行和尊重童贞的学说。他暗地里陶醉于纯洁无瑕的芬芳，但有时公然附和对贞操和对尊重贞操怀疑得发抖的犬儒学派，把轻薄的言语加到他们狂暴的合唱里去。

他从没有清楚地领会，投入人类的言语洪流之中的一句善良、真实、纯洁的话具有多少分量，能掘出一条多深的弯沟；他没有想到，勇敢而响亮地、毫不做作地红着脸说出来的话，

决不会被世俗的色情狂者的胡说八道的叫喊所湮没，而会象珍珠似的沉到社会生活的大海里，而且往往会找到适合它的贝壳。

许多人在说善良的话的时候，总是讷讷不已，羞得脸红，说起轻薄话来却大声叫嚷，无所顾忌，他们没有料到，偏巧这些话并不是一说出口就万事大吉，而是遗留着长长的、有时候竟是不能磨灭的邪恶的痕迹。

但是奥勃洛摩夫确实是正直的：他的良心上绝无污点，谁也不能以既不热心又不奋斗的、冷淡无情的犬儒主义来责难他。某人怎样更换了马匹、家具，某人怎样另换了女人……在这些上面花了多少钱……——这些日常谈话，他是听不进去的。

他不止一次为丧失了体面和荣誉的男人苦恼，为同他不相干的、堕入泥坑的女人哭泣，但是他害怕舆论，默不作声。

必须预料到这一点：奥尔迦猜到了。

男人嘲笑这种怪人，可是女人会立刻认清他们：纯洁、贞洁的女人出于同情而爱他们；堕落的女人则设法同他们亲近——为的是要弃邪归正。

夏天快过完了。早晚变得阴暗潮湿了。不单是丁香，就是菩提树花也谢了，草莓也过时了。奥勃洛摩夫和奥尔迦却仍旧天天会面。

他已赶上了生活，那就是，又熟习了久已放弃的一切；他知道法国公使为什么离开罗马，英国人为什么派军舰输送军队到东方去；他对在德国或者法国兴筑的一条新的道路发生兴趣。可是他并不去涉想那条经由奥勃洛摩夫卡通到大村子

去的道路，也不到法院去签证，也不给希托尔兹写回信。

他只熟悉在奥尔迦家日常谈话中涉及的事情，只了解她们家里订阅的报纸上所登载的消息，多亏奥尔迦的坚持，他还非常勤奋地留心当前的外国文学。剩下来的时间就浸沉在清白无邪的恋爱中。

这桃色的氛围纵然时常改观，主要的却是万里无云的长空。假使奥尔迦有时候对于奥勃洛摩夫、对于自己对他的爱情发生犹豫，假使这爱情在她的心里还留下空虚和无聊，假使她所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他的圆满而随时准备好的答案，他的心意没有应和她的心意的召唤，他只用凝然不动的多情的目光来回答她生活中的朝气和战栗——她便陷入痛心的沉思之中：一种冷得象蛇一样的东西爬进她的心里，使她从幻想中苏醒过来，温煦的、神话中的恋爱世界便变成一个万物都显得灰黯的秋日。

她在探索，她的幸福为什么还残缺不全、难以满足？她还缺少什么？还需要什么？是不是命运注定要她爱奥勃洛摩夫？从恋爱中，证明他的心地是温顺的，对于善行具有纯洁的信念，尤其是充满了柔情，她在男人眼睛中从未见过的柔情。

他不用理解的目光来回答她的一切瞥视，有时候他的声音和她在睡梦中也可能当真一度听见过的声音响得迥然不同，那又有什么关系……这是她的想象，她的神经作用：何必去听信它们，自作聪明呢？

最后，即使她想摆脱这次恋爱——又怎样摆脱呢？木已成舟：她既已恋爱了，就不能象脱衣服似地把爱情任意摆脱。“一生之中不可以爱两次，”她想，“据说这是不道德的……”

她就是这样学习恋爱，试验它，以眼泪或者微笑来迎接它的每一个新的步骤，加以仔细的思考。随后又呈现出一副专注的神情，这副神情把她的眼泪和微笑都遮盖起来，使得奥勃洛摩夫非常害怕。

可是她并不向奥勃洛摩夫暗示这些思想和这一思想斗争。

奥勃洛摩夫可并不学习恋爱，他浸沉在甜蜜的似睡非睡中，这一点他以前曾当着希托尔兹的面幻想着说出来过。他有时相信，生活是自始至终没有波折的，而且他再度梦见住在奥勃洛摩夫卡的一些善良、友爱而无忧无虑的人物，坐在阳台上，由于美满的幸福而出神。

就是现在，他有时还陷入这样的沉思中，甚至有一两次瞒着奥尔迦，在等待她姗姗而来的时候，竟在树林里睡熟了。……忽然间出其不意地飞来了一片乌云。

有一天，他们俩懒洋洋地、默默地从一个地方回来，刚要越过大路，迎面扬起了一大片尘土，尘雾里疾驰着一辆四轮马车，里面坐着索涅奇卡和她的丈夫，还有另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

“奥尔迦，奥尔迦，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只听见一片叫唤的声音。

车子停下来了。先生们和太太们都下了车，围住奥尔迦，寒暄和亲吻，接着大家交谈起来，半天没有注意到奥勃洛摩夫。随后忽然每一个人都朝他看，一位先生还拿着长柄眼镜。

“这一位是谁？”索涅奇卡轻轻地问。

“伊里亚·伊里奇·奥勃洛摩夫！”奥尔迦给他介绍。

大家一起步行回家。奥勃洛摩夫很不自在；他落在大伙儿的后面，刚要抬起脚来跨过篱垣，从麦田里溜回家去，奥尔迦使一个眼色把他止住了。

本来倒无所谓，但是这些先生和太太都奇怪地瞧着他；让他们瞧着吧，这也无所谓。早先，由于他那昏昏欲睡而显得倦怠的目光和穿得马马虎虎的衣衫，人家一向也是这样瞧他的。

但是，这些先生们和太太们又把这种奇怪的目光从他的身上转到奥尔迦的身上。这种怀疑地向她看的目光，突然使他的心一冷；有什么东西开始在咬啮他，咬得他痛苦难忍，他于是就回家去，凝神深思，闷闷不乐。

第二天，奥尔迦亲切的饶舌和温存的戏谑，也不能鼓起他的兴致。他不得不推托头痛来回答她的固执的询问，还耐着性子把七十五戈比的香水洒在自己头上。

后来，第三天，他们回来得很迟，这时候不知道什么道理，叔母竟异常机灵地朝他们，尤其是朝他，望了一眼，随后把她大而微肿的眼睑垂下去，可是眼睛似乎始终透过眼睑在望着，同时沉思地嗅了一阵酒精。

奥勃洛摩夫感到很苦恼，但并不作声。他不敢把自己的怀疑向奥尔迦透露，怕她着慌，怕她惊骇，而且，说实话，他也替自己害怕，怕提出这样严重的问题来扰乱这平静而一无波折的和平生活。

这已经不是她错爱他奥勃洛摩夫与否的问题，而是他们的全部恋爱，私自在树林里，有时候竟在夜里见面，是否错误的问题。

"我还妄想过接吻，"他惊恐地想，"在道德的法典里，这是刑

事犯，而且不是初犯，不是轻犯！在这之前还有许多的阶段：握手、表白心迹、通信。……这一切阶段我们都已经经过了。然而，”他抬起头来，继续往下想，“我的用心是纯洁的，我……”

一下子云彩消散了，他的面前展现出灿烂得象节日一样的奥勃洛摩夫卡，全村都闪耀着光辉，沐浴在阳光中，山冈青翠，溪水如银；他搂着奥尔迦的腰，同她在长长的林荫路上漫步沉思，在亭子里、在阳台上憩坐……

周围的人都向奥尔迦低头致敬——总而言之，这都是他向希托尔兹讲过的话。

“是的，是的；但是就应当从这里来开始吗！”他又怀着恐惧的心情想。“那三声我爱、丁香花、表白心迹——这一切应当是毕生幸福的保证，在一位纯洁的女子是不再重复的。那么我是什么呢？我是何等样人呢？”这些想法象锤子一样在敲击他的头脑。

“我是一个诱惑者，一名登徒子！我不过没有象那个长着油腔滑调的眼睛、通红的鼻子的淫猥的老无赖一样，把一朵从女人那里偷来的玫瑰花插在钮孔内，在朋友的耳朵边低声诉说自己的胜利，以便……以便……啊，我的天哪，我竟落到了何等地步！这里才是深渊！奥尔迦并非高高地在它上面飞翔，而是在它的底里……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他精疲力尽了，象小孩子一样地哭诉着他生活中的虹彩已突然褪色，哭诉着奥尔迦将成为牺牲品。他的全部恋爱是犯罪，是良心上的污点。

随后，他意识到这一切有一条合法的出路：向奥尔迦伸出戴着戒指的手，这时候他的慌张不安的头脑清醒了一阵……

“是的，是的，”他快活得发着抖说，“她的答复将是含羞而默许的一瞥……她将什么话都不说，满脸通红，心眼儿里微笑起来，随后眼泪汪汪……”

眼泪和微笑，默默地伸出来的手，随后是逗趣的欢悦，幸福的匆忙，再后来是长长的谈话，背人的低语，这心心相印的低语、神秘的山盟海誓，把两个人的生活溶合在一起！

除了他们俩谁都看不出的恩爱，将贯穿在琐事之中、贯穿在关于日常生活的谈话之中。谁也不敢用眼光来侮辱他们……

他的脸忽然变得非常严肃而自重。

“是的，”他自言自语说，“这才是正当、高尚而安稳的幸福世界！我真该害羞，竟至今把这些花朵隐藏起来，象小孩子似地陶醉在爱情的芬芳之中，寻求会面，在月下散步，倾听处女的心跳，领会她的缥缈的幻想。……天哪！”

他一直脸红到耳根。

“今天晚上，奥尔迦就会知道，恋爱承担着怎样严肃的义务；今天将是我们俩最后一次单独会面，今天……”

他把手按在心口，它猛烈地但是平匀地跳着，象一个正直的人的心跳一样。想到当他说他们俩不应当会面的时候，奥尔迦起初会多么伤心；随后他要探出她的心意，狂喜地看着她的惶惑的神情，再小心翼翼地宣布自己的意图，然后……想到这些情形他又兴奋起来。

随后他梦想着她那含羞的默许、微笑与眼泪、默默地伸出来的手、长久的神秘的低语以及在婚礼上当着贺客的面的接吻。

第十二章

他跑去找奥尔迦。家里的人说她出去了；他跑到村子里——也不在。后来终于看见她象天使升天似地在远远的地方走上山去，步履这么轻盈，身段这么婀娜。

他跟在她的后面，但是她几乎脚不沾草，仿佛当真在飞。走到半山，他开始喊她。

她等待他，他刚走近两俄尺光景，她便又往上走，使得他们俩之间又隔开很长一段路，才停下来，笑个不已。

最后，他相信她不会跑开了，就站住了。她朝他跑下几步，伸手给他，一路笑一路拉着他往上走。

他们俩走进丛林，他脱下帽子，她用手帕给他擦额角，用阳伞给他扇脸。

奥尔迦特别活泼、爱闹而健谈，偶尔沉溺在一片温情中，接着又忽然沉思起来。

"你猜猜看，我昨天干什么来了？"他们俩坐到了荫地里，她问。

"看书？"

她摇摇头。

"写东西？"

"不。"

"唱歌？"

"不。算卦！"她说。"昨天伯爵夫人的女管家来了；她会

用纸牌算卦，我请她算了一卦。”

“哦，算出什么了？”

“没有什么。算出了要出行，随后是一大群人，到处有一个淡黄头发的男人，到处有……她当着卡嘉的面，忽然说红方块的皇帝①在想念我，这时候我竟满脸通红。当她想要说我在想什么人的时候，我把纸牌一混就跑开了。你在想我吗？”她突然问。

“唉！”他说。“要是能少想一些就好了！”

“可是我呀！”她沉思地说。“我已经忘记还有与此不同的生活。上星期你闹别扭，两天没有来——记得吗，你大发脾气！——那时候我忽然变了，变得脾气很坏。我，象你对查哈尔似地，对卡嘉大吵；看见她悄悄地哭，我竟一点也不可怜她。我不答理 ma tante，不听她的话，什么事也不干，哪里也不想去。可是你刚一来到，我立刻就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把一身淡紫色的衣服送给了卡嘉……”

“这是爱情！”他用动人的声调说。

“什么？淡紫色衣服吗？”

“一切事物！我从你的说话里看出了我自己：没有你，我就没有白天和生活，夜里尽梦见开着花的山谷。看见你的时候——我善良、活跃；没有你——便发闷、懒惰、想躺卧、想不动脑筋。……爱吧，不要以自己的爱情为耻吧……”

他突然住嘴了。“我说的是什么？我并不是来讲这番话的呀！”他踌躇了一下，咳嗽起来，皱起了眉头。

---

① 即纸牌中的红方块“K”。

“要是我忽然死了呢？”她问。

“真亏你想得出来！”他心不在焉地说。

“可能的，”她说，“我会受凉，发烧；你到这里来——我不在，到我们家里——她们告诉你说：病倒了；第二天仍然如此；我的百叶窗关着；医生在摇头；卡嘉眼泪汪汪地蹑着脚跑到你那里，低声说：‘她病得快死了……’”

“哎哟！……”奥勃洛摩夫突然说。

她哈哈笑起来。

“那时候你怎么样？”她望着他的脸问。

“怎么样？我会发疯或者自杀，但是你的病马上会好的！”

“不，不，别说了！”她胆怯地说。“我们竟扯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你死了可别到这里来：我是怕死人的……”

他哈哈笑起来，她也笑了。

“我的天哪，我们俩竟是怎样的孩子气！”她一边说，一边从这番废话中清醒过来。

他又清清嗓子。

“你听我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她迅速地朝他转过身来，问。

他不敢开口。

“哦，说呀，”她轻轻地拉着他的袖子，问。

“没有事，真的没有事……”他怯生生地说。

“不，莫非你心里有什么事情吧？”

他不作声。

“假使是什么可怕的事情，还是不说的好，”她说。“不，说吧！”她又突然补充说。

“没有事，是废话。”

“不，不，有事的，说吧！”她纠缠说，紧紧地揪着他上衣的两片折襟，揪得这么近，他非得把脸左右转动，才不至于吻着她。

他本来可以不转动的，但是她那声吓人的“决不”在他耳朵里嗡嗡直响。

“说呀！……”她纠缠说。

“不能说，没有说的必要……”他推托说。

“你不是时常鼓吹‘信赖是相互幸福的基础’，心里‘不应该有任何不让朋友的眼睛看出的隐私’的吗？这是谁说的话？”

“我只是想说，”他慢腾腾地开始说，“我是这样爱你，爱你爱到假使……”

他拖延着。

“哦？”她急不可耐地问。

“假使你现在爱上了另一个人，假使他能使你更幸福，我就……一声不响地把我的痛苦往肚子里咽，把地位让给他。”

她突然放开了他的上衣。

“为什么呢？”她惊异地问。“这我可不明白。我是不会把你让给任何人的；我不愿你同另一个人幸福。你这句话真高深莫测，我不明白。”

她的视线若有所思地在树木上面回旋。

“那是说，你不爱我吗？”她随后问。

“刚相反，我爱你爱到献身的程度，时刻都准备牺牲我自己。”

“可是为什么呢？谁请你牺牲了？”

“我是说，万一你爱上了另一个人。”

“另一个人！你疯了吗？假使我爱你，为什么我要去爱另一个人？难道你要爱另一个女人了吗？”

“你干吗听信我呢？天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话，而你竟相信我！我想说的完全不是这个……”

“那你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我在你的面前犯罪了，早就犯罪了……”

“犯的什么罪？怎么犯的？”她问。“你并不爱我吗？说不定是开玩笑？快说！”

“不，不，决不是开玩笑！”他苦闷地说。“你知道吗，”他优柔寡断地开始说，“我们俩的会面是……偷偷的……”

“偷偷的？怎么是偷偷的？我差不多每一次都告诉 ma tante，说我见到了你……”

“当真每一次吗？”他不安地问。

“这里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吗？”

“我犯罪了，我早应该对你说，这样……是不行的……”

“你说过了，”她说。

“说过了吗？噢！我的确……暗示过了。那么说，我已经尽过我的责任了。”

由于奥尔迦如此轻易地解除了他所负的责任，他精神抖擞，快活起来了。

“还有什么事？”她问。

“还有……就只是这件事，”他回答。

“不对！”奥尔迦肯定地说，“有别的事情的；你没有完全说出来。”

"我是想……"他开始说，想用满不在乎的语气说下去。

他站住了：她在等待他说下去。

"我们俩应当少见些面……"他胆怯地望望她。

她不开口。

"为什么呢？"她想了一下，随后问。

"有蛇在咬啮我：这是——良心。……我们俩背着人呆得这么久：我心里不安定，我的心直往下沉；你也很不安……我怕……"他勉强把话说完。

"怕什么？"

"你年纪轻，不知道种种危险，奥尔迦。有时候人会控制不住自己的；他的身上会产生一股邪恶的力量，黑暗蒙住心窍，眼睛里闪着电光。清明的头脑会变得暗昧；对纯洁和无辜的尊敬——会完全给旋风卷走；人会发狂；情欲冲动，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那时候脚底下将裂开一道深渊。"

他甚至打了一个寒战。

"哦，那又怎么样呢？让它裂开得了！"她直瞪着他说。

他不作声；或者再没有什么可说，或者不必再说什么了。

她对他看了半天，好象逐句审阅一篇文章那样细看着他额角上的皱纹，回忆他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目光，脑子里迅速掠过自己的全部恋爱故事，直到花园里那一次黑暗的晚间为止，她突然脸红起来了。

"你尽在胡说八道！"她眼睛望着一旁急急地说。"我在你的眼睛里没有看见什么电光呀。……你瞧起我来多半象……我的保姆库兹密尼契娜一样！"她添上一句，笑起来。

"你这是开玩笑，奥尔迦，我可说的是真心话，……而且话

还没有说完。”

“还有什么？”她问。“又是什么深渊？”

他叹一口气。

“再就是，我们不应当……背着人见面……”

“为什么？”

“这样不好……”

她想了一下。

“不错，人家说这样是不好的，”她踌躇地说，“但是为什么不好呢？”

“知道了，传开去，别人会说什么话……”

“什么人会说话？我没有母亲：只有她才能问我，为什么我同你私自见面，也只有在她的面前，我才会哭着回答，说我并不在做坏事，你也并不如此。她就会相信。此外还有什么人会说话？”她问。

“叔母，”奥勃洛摩夫说。

“叔母？”

奥尔迦凄然地摇摇头。

“她决不会问。就是我干脆走掉了，她也不会去找我，打听我的消息，我也不会再跑回来对她说，我到哪里、干什么去了。此外还有谁呢？”

“别人，每一个人。……前些日子，索涅奇卡瞅着你和我在笑，同她在一起的先生和太太也都在笑。”

他把从那时候起怀有的一切顾虑都告诉了她。

“只要她光是瞧我，”他补充说，“我倒无所谓，但当同样的目光落到你的身上的时候，我的手脚都发冷了……”

“真的吗？……”她冷冷地问。

“真的，从此以后我日夜苦恼，伤尽脑筋，想怎么样能防止声张出去；我担心会使你受惊……我早就想对你讲了……”

“你这是白费心思！”她表示异议说。“这不用你说我也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他惊异地问。

“是的，我知道。索涅奇卡和我谈过，探问过我，嘲弄过我，甚至教过我怎样来对付你……”

“你没有向我提起过一言半语呀，奥尔迦！”他责备说。

“你也至今没有向我谈起过自己的顾虑呀！”

“你怎么回答她的？”他问。

“什么也没有回答！有什么可以回答的？不过脸上红了一阵。”

“我的天哪！竟落到了什么地步：你脸红啦！”他怀着恐惧说。“我们俩多么粗心啊！这将产生什么后果呢？”

他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她。

“我不知道，”她简短地说。

奥勃洛摩夫原想把自己的顾虑告诉奥尔迦之后，可以安下心来，从她的眼睛里和爽快的说话里汲取一些意志力，现在没有得到明显而断然的回答，便一下子泄气了。

他的脸上现出踌躇的神情，目光沮丧地向四下里张望着。他心里有些寒颤，差不多把奥尔迦忘了，眼前攒集着索涅奇卡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客人；听到他们在谈笑。

平常很机智的奥尔迦，现在默然地、淡然地看着他，而且更冷淡地说了一句“我不知道”。可是他并不想法去体会、或

者不会体会这句“我不知道”的言外之意。

他也默不作声，他的思想和意图，没有别人的帮助，是不会成熟的，决不会象熟透的苹果似的自己掉下来：非有人采摘不可。

奥尔迦对他望了几分钟，随后穿上外衣，从树枝上取下头巾，从容地蒙到头上，拿起了阳伞。

“到哪里去？这么早！”他醒悟过来了，忽然问。

“不，迟了。你说得对，”她沉思而灰心地说，“我们已走得太远，没有出路了：应当赶快分手，把过去的痕迹消灭掉。再会吧！”她含着苦痛干巴巴地补充说，随即垂倒了头沿着小径走去。

“奥尔迦，你怎么啦，别那么想啊！怎么可以不见面呢。而且我……奥尔迦！”

她并不听他的，走得更快了；砂子在她的鞋子底下单调地刷刷作响。

“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他喊。

她不理他，仍旧往前走。

“看在上帝面上，回来吧！”他不是用声音而是用眼泪在喊。“就是犯人，也应当听一听他的说话呀。……我的天哪！她的良心有没有？……女人就是这样！”

他坐下来，把双手掩住眼睛。已经听不见脚步声音。

“她走掉了！”他近于惊骇地说，随后抬起头来。

奥尔迦就在他的跟前。

他满心欢喜地抓住她的手。

“你并没有走开，不走开了吧？”他说。“别走了：记着，如

果你走开了——我便是死人了！”

“可是如果我不走开，我便是犯人，你也是犯人了：记着这句话，伊里亚。”

“噢，不……”

“怎么不？要是索涅奇卡和她的丈夫再撞见我们在一起——我就完了。”

他打了一个寒战。

“听我说，”他结结巴巴地急忙说，“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他又住口了。

他在家里以为非常简单、自然而必要的事情，以为非常幸福而使他微笑的事情，忽然变成了一个深渊。他没有勇气来越过它。步子必须是坚决、勇敢的。

“有人来了！”奥尔迦说。

一片脚步声从旁边的小径上传过来。

“会不会是索涅奇卡？”奥勃洛摩夫问，吓得眼睛都楞住了。

两男一女，全是陌生人。奥勃洛摩夫放心了。

“奥尔迦，”他抓住她的手急忙说，“到那边没有人的地方去。坐在这里吧。”

他让她坐在一张凳子上，自己坐在她旁边的草地上。

“你竟一怒而去，可是我还没有把话说完，奥尔迦，”他开口说。

“要是你再戏弄我，这一次我真一去不回头了，”她开始说。“你一度喜欢过我的眼泪，现在说不定又想看见我倒在你的脚边，就这样逐渐使我成为你的奴隶，随心所欲，大说其教，随后痛哭流涕，吓唬自己，吓唬我，然后又问我们将怎么办了

吧？记着，伊里亚·伊里奇，"她突然从凳子上站了起来，高傲地补充说，"自从认识了您，我已经成长了不少，我知道您跟我耍的花招叫做什么……可是您再也不会看到我的眼泪了……"

"天地良心，我并不是耍花招！"他恳切地说。

"这对您倒更糟糕，"她干巴巴地指出说。"对于您的一切顾虑、警告和哑谜，我只说一点：在今天这次会面以前，我爱您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现在我知道了，"她决然地作出结论说，并且准备走开，"我再不请教您了。"

"我也知道了，"他一边拉着她的手，让她坐在凳子上，一边说，随后缄默了一阵壮壮胆气。"你想想看，"他开始说，"我的心里充满着一个愿望，脑袋里尽转着一个念头，但是意志和舌头不听我的使唤：想说，但是说不出来。而这又多么简单、多么……帮帮我的忙吧，奥尔迦！"

"我不知道您心里有些什么事情……"

"啊，看在上帝面上，不要用这您字了吧，你这副高傲的眼光是在杀我，你的每一句话都象冰霜一样使我浑身冰冷……"

她笑起来了。

"你疯啦！"她把手放到他的头上说。

"这才对了，我不是已经恢复思想与言语的天赋了吗！奥尔迦，"他在她的面前跪了下来说，"做我的妻子吧！"

她不作声，朝相反的方向扭过头去。

"奥尔迦，把手伸给我吧！"他继续说。

她并没有把手伸出来。他抓住她的手，放在嘴唇上。她也并不缩回去。她的手暖烘烘，软绵绵，略微有点湿滋滋。他

竭力想看看她的脸——她把头再扭过去一些。

“沉默？”他吻着她的手，焦急地、探询地说。

“是同意的表示！”她轻声地说，依旧不看他。

“你现在有些什么感觉？有些什么想法？”他问，回想着自己所一向幻想着的含羞的默许与眼泪。

“就和你的一样，”她继续眺望着树林回答；只有胸脯的起伏表示她正在抑制自己。

“她的眼睛里有没有眼泪？”奥勃洛摩夫想，但是她一个劲儿望着地下。

“你很泰然，很平静吗？”他说，竭力想把她拉到身边来。

“不泰然，但很平静。”

“为什么呢？”

“因为我早已料到这一点，所以不觉得突兀了。”

“早已料到了！”他惊讶地重复说。

“是的，从我给你丁香花的时候起……我心里就把你唤做……”

她没有说完。

“从那时候起！”

他张开了胳膊，想拥抱她。

“深渊在裂开，电光在闪亮了……小心一些！”她一边狡猾地说，一边巧妙地避开他的拥抱，用阳伞挡开他的胳膊。

他回想到那一声吓人的“决不”，安静下来了。

“可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也没有作出过任何表示呀……”他说。

“我们女人不是出嫁，而是别人把我们嫁出去，或者娶

过去。"

"当真是……从那时候起的吗？……"他深思地重复说。

"你原来以为我没有了解你就会单独同你呆在这里，每晚上坐在亭子里，听从你和相信你吗？"她傲然地说。

"那么这是……"他的脸色变了，放开了她的手，说。

他起了一个古怪的念头。她平静而高傲地望着他，坚定地等待他说下去；可是他这时候所希望的不是高傲与坚定，而是眼泪、热情、醉人的幸福，哪怕一刹那间也好——随后就让生活一无波折地安然流去！

而突然间，既没有由于意外的幸福而一下子涌出来的眼泪，又没有含羞的默许！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

怀疑之蛇在他的心里苏醒了，爬动起来了。……她是爱他还是仅仅嫁给他呢？

"可是另外还有一条通向幸福的道路，"他说。

"什么样的道路？"她问。

"有时候恋爱是不等待、不容许、不盘算的。……女人完全是一团火、一片战栗，一下子就感到苦痛和这样的高兴，以致……"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道路。"

"这是一条女人牺牲安静、名誉、尊敬，牺牲一切而在爱情中寻求奖励的道路。……她把爱情代替一切。"

"我们需要走这条道路吗？"

"不。"

"你愿意走牺牲我的安静与尊敬这条道路去寻求幸福吗？"

“啊，不，不！我对天立誓，决不愿意！”他急忙说。

“那你为什么提起它呢？”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可是明白的：你是想知道，我愿意不愿意为你而牺牲自己的安静，跟你一起走不走这条道路。对不对？”

“不错，好象你猜对了。……你说怎么样？”

“永远不，无论如何不！”她坚决地说。

他思忖了一下，随后叹息一声。

“不错，这是一条可怕的道路，要女人追随男人去走这条道路，去毁灭——而且始终爱他，是需要很深的爱情的。”

他探询地瞧瞧她的脸：她竟毫无表情；只有眉毛上的那条皱纹微微动了一下，脸色是平静的。

“想想看，”他说，“比不上你一个小指头的索涅奇卡，碰到了你，马上会不认识你了！”

奥尔迦微笑了一下，她的眼睛还是那么明朗。而奥勃洛摩夫由于自尊心的要求，竟一心想求得奥尔迦的牺牲，并以此来陶醉。

“想想看，男人们走近你的时候，他们将不是怀着胆怯的敬意低垂着眼睛，而是带着大胆而狡猾的微笑来看你……”

他瞧瞧她：她正起劲地用阳伞在砂土上拨动一块小石子。

“你走进客厅，几顶发帽会由于愤慨而一晃一晃；一位女人会从你的身边移坐到别处。……你的自傲却始终不变，你会清楚地意识到，你比她们高贵一些……”

“为什么你对我说这些可怕的话呢？”她平静地说。“我决不走这条道路。”

"决不吗？"奥勃洛摩夫沮丧地问。

"决不！"她重复说。

"不错，"他深思地说，"你缺少面对羞耻的勇气。也许你并不怕死：可怕的不是死刑，而是准备去受刑的那段时间和时时刻刻的拷问，你会忍受不住而虚弱下去的——对不对？"

他老在窥视她的眼睛，看她有什么反应。

她显得很快活：恐怖的场面并不使她着急；她的嘴唇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我既不愿意虚弱下去，也不愿意死！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她说，"可以不走这条道路，而爱得更深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走这条道路呢，"他执拗地、近于困恼地问，"要是你并不觉得害怕？……"

"因为走这条道路……到后来总是……分手的，"她说，"可是我……要是同你分手！……"

她停了下来，把一只手搭到他的肩膀上，对他看了半天，突然把阳伞向旁边一扔，双臂迅速地、热情地搂住他的头颈，吻了一下，随后满脸通红，把脸贴在他的胸脯上，轻轻地说：

"决不！"

他发出一声喜悦的呼叫，倒在她脚边的草地上。

1857年

第　三　部

第 一 章

奥勃洛摩夫容光焕发地回到家里。他热血沸腾，眼睛闪亮。他觉得好象头发也在燃烧。就这样他走进了房间——光彩一下子消失了，眼睛带着不愉快的惊讶，呆楞楞地盯住一个地方：塔朗切耶夫坐在他的圈手椅里。

“怎么尽等你不回来？你在哪里游荡？”塔朗切耶夫一边厉声问，一边把毛茸茸的手向他伸过去。“你那个老鬼一点也不听话，问他要吃的——说没有，要伏特加——他也不给。”

“我在那边树林里散步，”奥勃洛摩夫心不在焉地说，他因为这位同乡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感到很懊恼，还没有镇静下来。

他已经把他生活过很久的这个阴沉的环境忘掉了，对令人窒息的气氛生疏了。顷刻之间，仿佛塔朗切耶夫又把他从天上揪到了泥淖里。奥勃洛摩夫苦恼地问自己：塔朗切耶夫是来干么的？会不会呆久？——设想到他也许会呆到吃午饭，那时候他就不能往伊林斯基家去，觉得很痛苦。怎么样能把他打发走呢，哪怕花掉几个钱也划得来——这是奥勃洛摩夫心里转的唯一念头。他一声不响，阴郁地等待着，看塔朗切耶夫将

说些什么。

“老乡，你怎么不想去看看那所房子？”塔朗切耶夫问。

“现在不需要这所房子了，”奥勃洛摩夫说，竭力不看塔朗切耶夫。“我……不往那里搬了。”

“说什么？不搬了？”塔朗切耶夫威胁地反问。“租也租定了，怎么又不搬了？那么租契怎么办呢？”

“什么租契？”

“你竟忘了吗？你签过一年的租契。拿八百纸卢布来，那你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吧。有四家房客去看过，都想要租；全都给回绝了。有一位要租三年呢。”

奥勃洛摩夫只记得，在搬到别墅里来的那一天，塔朗切耶夫给他拿来了一张纸，可是他看都没有看，就急急忙忙签了字。

“啊，我的天哪，我干出了什么事情！”他想。

“可是我不需要房子了，”奥勃洛摩夫说，“我要出国去了……”

“出国去！”塔朗切耶夫打断他的话说。“是同那个德国人一起去吧？哪里会去，你不会去的！”

“为什么不会？连护照也有了：我来拿给你看。皮包也买好了。”

“不会去的！”塔朗切耶夫漠不关心地重复说。“倒不如把预付半年的房租拿出来的好。”

“我没有钱。”

“随你到哪里弄去；我教母的哥哥伊凡·马特威伊奇是不喜欢开玩笑的。他马上会去告你，你摆脱不了的。何况我已经垫付出去了，拿来还我。”

“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的？”奥勃洛摩夫问。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收回了一笔旧债。拿出钱来吧！我是为了钱才来的。”

“好吧，我一两天就去把房子转租给别人，现在我可忙着……”

他开始扣着上衣的纽扣。

“可是你要什么样的房子呢？全城都找不到再好的房子了。你没有去看过吗？”塔朗切耶夫说。

“我不想去看，”奥勃洛摩夫回答，“为什么我要往那里搬呢？太远了……”

“离什么地方远？”塔朗切耶夫粗暴地问。

奥勃洛摩夫没有说出离什么地方远。

“离市中心，”随后他补充说。

“离哪一个市中心？你要离市中心近干什么？为的是躺卧吗？”

“不，我已经不躺卧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今天……”奥勃洛摩夫开始说。

“怎么样？”塔朗切耶夫打断他的话说。

“不在家里吃午饭……”

“拿出钱来，就随便让你到哪里去！”

“什么钱？”奥勃洛摩夫不耐烦地重复说。“我一两天就到那里去同女房东谈一谈。”

“哪一位女房东？教母吗？她知道些什么？娘儿们！不，

你同她的哥哥谈去——你就会明白了！"

"哦，好吧！我去谈一谈。"

"好，你等着吧！你拿出钱来再去。"

"我没有钱！非去借来不可。"

"那么至少现在先把车钱付给我，"塔朗切耶夫纠缠说，"三个银卢布。"

"车夫在哪里？为什么要三个银卢布？"

"我打发他走了。怎么为什么？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赶呢；'是砂路吧？'他说。从这里回去又是三个银卢布——共计二十二个纸卢布！"

"从这里坐公共马车去只要半个银卢布，"奥勃洛摩夫说，"拿去吧！"

他给了他四个银卢布。塔朗切耶夫把钱藏进了口袋里。

"为你赔出了七个纸卢布，"他补充说。"再拿饭钱来！"

"什么饭钱？"

"现在来不及进城了，就得顺路到饭馆里去吃；那里什么都贵；硬要我多花五个纸卢布。"

奥勃洛摩夫默默地取出一个银卢布，丢给了他。他急躁得坐也坐不定，巴不得塔朗切耶夫马上就走；可是他并不走。

"吩咐他们给我弄一点东西来吃吃，"他说。

"你不是要到饭馆里去吃吗？"奥勃洛摩夫指出说。

"那是说午饭！现在还不过一点多钟。"

奥勃洛摩夫吩咐查哈尔去拿一点吃的东西来。

"什么东西也没有，没有预备，"查哈尔冷冷地回答，望着塔朗切耶夫，一脸的不高兴，"米海·安得烈伊奇，您什么时候

才把老爷的衬衫和背心带来呢？……”

“你说什么衬衫和背心？”塔朗切耶夫推托说。“早就还给你们了。”

“什么时候还的？”查哈尔问。

“你们搬家的时候，我不是交到你手里的吗？你把它们塞到哪一个包裹里去了，倒来问我要……”

查哈尔楞了一下。

“啊，天哪！怎么竟这样不要脸，伊里亚·伊里奇！”他一边朝奥勃洛摩夫转过身去，一边喊起来。

“唱吧，唱这支老调吧！”塔朗切耶夫反驳说。“多半是喝酒喝掉了，倒来问我要……”

“哪里的话，我一辈子还没有喝掉过老爷的东西呢！”查哈尔嗄声说。“您才……”

“住嘴，查哈尔！”奥勃洛摩夫厉声打断他的话说。

“您不是从我们这里拿走过一把地板刷子和两只茶杯吗？”查哈尔又问。

“什么刷子？”塔朗切耶夫怒吼起来。“啊，你这个老坏蛋！倒不如去拿吃的东西来吧！”

“您听听看，伊里亚·伊里奇，他在怎样乱吠？”查哈尔说。“没有吃的东西，家里连面包也没有，阿妮希娅也出去了，”他说完后就走出去了。

“你到哪里去吃午饭？”塔朗切耶夫问。“真奇怪：奥勃洛摩夫在树林里散步，不在家里吃午饭……那你什么时候到新房子去？秋天就在眼前了。去看一看吧。”

“好，好，一两天就去……”

“可别忘了带钱！”

“是，是，是……”奥勃洛摩夫不耐烦地说。

“新房子里不需要什么东西了吧？老兄，他们替你把地板、天花板、门、窗——完全油漆过了：花了一百多卢布。”

“是，是，很好……啊，我想和你说一件事，”奥勃洛摩夫一下子想起来了，“请你到法院里去一趟，把一张委托书签证一下……”

“凭什么我去当你的代理人？”塔朗切耶夫接口说。

“我给你添一些饭钱，”奥勃洛摩夫说。

“到那里去跑一趟，花费的鞋钱比你出的饭钱还要多呢。”

“坐车子去吧，我来出钱。”

“我可不能到法院里去，”塔朗切耶夫阴郁地说。

“为什么？”

“那里有我的仇人，他们对我恨透了，正在设圈套谋害我。”

“好了，我自己去吧，”奥勃洛摩夫说，拿起便帽来。

“你搬到了新房子里，伊凡·马特威伊奇什么事情都会给你办理的。他是一位重要人物，老兄，任何暴发户德国人根本不能与他相比！地道的俄国老衙门，三十年都守着那一个差使，满衙门兜得转，钱也有，就是不雇马车；燕尾服并不比我的好；比水还静，比草还低，①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不到外国去游荡，象你那位……”

“塔朗切耶夫！”奥勃洛摩夫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喊道。“不懂的事情你就别开口！”

塔朗切耶夫对奥勃洛摩夫这种乖常的行为惊异得瞪大了

① 俄谚，意谓其人温文尔雅。

眼睛，甚至忘了因为他把自己看得比希托尔兹低而叫屈。

"你现在竟这样一副派头了，老兄……"他拿起了礼帽，喃喃说，"真得劲啊！"

他用袖子拂拂自己的礼帽，随后看了看它，又看了看放在书架上的奥勃洛摩夫的礼帽。

"你不戴礼帽的，你已经有一顶便帽，"他拿起奥勃洛摩夫的礼帽，试着尺寸说，"借给我戴一个夏天吧，老兄……"

奥勃洛摩夫默默地从塔朗切耶夫的头上摘下自己的礼帽，放回原来的地方，随后把双臂交叉在胸前，等待塔朗切耶夫走出去。

"好吧，就算这样吧！"塔朗切耶夫一边说，一边不好意思地走出房间去。"老兄，今天你有点儿……那个。……好吧，你同伊凡·马特威伊奇谈去，不带钱去试试看吧。"

第二章

他走了，奥勃洛摩夫心情不快地坐到圈手椅上，久久地想摆脱这种恶劣的印象。最后他想起了今天早晨的情景，塔朗切耶夫那副讨厌的样子便从他的头脑里飞走了；脸上又现出了微笑。

他站在镜子跟前，一直不停地在整领带，一直不停地在笑，看看面颊上是否有奥尔迦热吻的痕迹。

"两个'决不'，"他说，感到轻轻的愉快的激动，"而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别：一个已经蔫了，另一个却开放得多么艳

丽……”

随后他越来越深入地思索起来。他觉得，晴朗无云的恋爱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恋爱的确在转化为责任，它正同整个生活混成一片，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开始褪色和失却虹彩。

说不定，今天早晨恋爱的最后一道粉红色的光芒闪过之后，恋爱就不再灿烂地辉耀，而只是无形中使生活温暖；生活将把它吞没掉，它将成为生活中有力的但毕竟是看不见的发条。从今以后它的表现将非常单纯而平凡。

诗在消逝，严肃的生活要开始了：到法院去，随后到奥勃洛摩夫卡去，盖房子，到会里去抵押领地，筑路，没完没了地同农民们打交道，有条有理地工作，收割，打谷，拨算盘珠，看管事的焦急的脸色，参加贵族选举，出席陪审。

偶然在什么地方，奥尔迦会眼光一亮，会唱一次 Casta diva，会匆忙地接一次吻，随后他又要工作，进城，以后又要召见管事，拨算盘珠。

客人来了——这也没有什么乐趣：尽谈谁家酿多少酒，谁向官家缴纳多少尺布……这算是什么一回事？难道他注定要干这种事情吗？这就是生活吗？……可是别人就这样生活，仿佛这就是全部生活似的。安得烈就喜欢这种生活！

可是娶亲，结婚——终究还是生活的诗篇，还是现成的盛开着的花朵。他想象他将怎样领着奥尔迦走上祭坛，她，头上插着橙花，蒙着长长的披纱。人群里发出惊讶的低语。她，胸脯微微地起伏，脑袋高傲而优雅地低垂，羞答答地把手伸给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大伙儿看。她一会儿露出笑容，一会儿

流出眼泪，一会儿因为有心事，眉毛上面的皱纹一动一动。

在家里，客人散了，依然穿着盛装的她，就象今天似地，扑到他的胸口……

"不，我要跑到奥尔迦那里去，我不能独自思索和感受，"他幻想着。"我要告诉每一个人，告诉全世界……不，首先告诉叔母，随后告诉男爵，我要写信给希托尔兹——他准会大吃一惊！随后告诉查哈尔：他会对我深深一鞠躬，高兴得哭起来，我要给他二十五个卢布。阿妮希娅会跑来吻我的手，我要给她十个卢布……随后我要高兴得向全世界叫喊，叫喊得全世界的人都说：'奥勃洛摩夫幸福啦，奥勃洛摩夫娶亲啦！'现在我要跑到奥尔迦那里去：那里有缠绵的低语，有两口子如胶似漆的海誓山盟在等待我……"

他跑到奥尔迦那里去了。她微笑着倾听他的幻想；但他刚跳起来，要跑去对叔母说明，她的眉毛一皱，他便胆怯起来了。

"对谁也别说！"她说，把手指按在嘴唇上，警告他说话小声些，别叫叔母在隔壁房间里听到了。"现在还不是时候！"

"什么时候才能说呢，既然我们俩都已经决定了？"他急不可耐地问。"现在应该干什么呢？从何着手呢？"他问。"总不能束手空坐呀。应尽的责任和认真的生活在开始了……"

"不错，在开始了，"她凝视着他重复说。

"我原想先进行第一步，跑到叔母那里去……"

"这是最后一步。"

"那么第一步是什么呢？"

"第一步是……到法院去，不是要写一个证件吗？"

“不错……我明天……”

“为什么不今天去呢？”

“今天……今天这样的日子我能离开你吗，奥尔迦！”

“好，明天去吧。可是随后怎么样呢？”

“随后——告诉叔母，写信给希托尔兹。”

“不，随后到奥勃洛摩夫卡去……安得烈·伊凡尼奇不是写信来说，应当在乡下办什么事情吗，我不知道您在那里有些什么事情，盖房子，是不是？”她望着他的脸问。

“我的天哪！”奥勃洛摩夫说。“假使听从了希托尔兹，那么要等一百年才能去对叔母说！他说，应当开始盖房子，筑路，兴办学校……这一切，整整一百年也办不了。我们一起去吧，奥尔迦，那时候……”

“可是我们到哪里去呢？那里有没有房子？”

“没有：旧房子坏了；我猜想台阶都完全晃动了……”

“那我们到哪里去呢？”她问。

“需要在这里找房子。”

“就为这件事情你也应当进城去，”她提醒说，“这是第二步……”

“随后……”他开始说。

“你先把这两件事情办了，再……”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奥勃洛摩夫怅惘地想。“既无缠绵的低语，又无如胶似漆的海誓山盟！一切竟截然不同，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位奥尔迦多么奇怪啊！她并不停留在一点上，并不甜蜜地幻想诗意的瞬间，仿佛她完全没有幻想，完全没有耽于冥想的要求！马上就到法院去，到新房子那里

去——正象安得烈一样！好象他们讲妥了要急急忙忙生活似的！”

第二天，他带着一张有纹章的纸进城，首先要到法院去，一路上他打着呵欠，左顾右盼，显得无可奈何。他不太清楚法院在哪里，便先到伊凡·盖拉西米奇那里去打听，该到哪一个部门去签证。

后者看到了奥勃洛摩夫很高兴，不吃早饭硬不放他走。随后派人去请一位朋友来，向他打听怎样办这件事情，因为他自己早已不问世事了。

早饭和商谈到三点钟才完毕，到法院去已经太迟了，第二天刚巧是星期六——不办公，就得耽搁到星期一。

奥勃洛摩夫坐了车往维堡区的新房子去。车子在两边都是长长的篱墙的小巷里走了半天，最后他找到了一名岗警；警察说，那所房子是在同这条街连着的另一条街上——他还指指那条没有房子、只有篱墙的小街，街上长着青草，现出两条泥泞干了的车辙。

奥勃洛摩夫再往前走，一路观赏篱墙边的荨麻和探出篱墙来的山楂。最后，警察指指院子里一所旧的小房子，说：“就是这一所。”

“十级文官普希尼钦之未亡人寓此，”奥勃洛摩夫在大门口念了一下，便吩咐把车子赶进院子去。

院子只有一间屋子那么大，因此车辕撞到了墙角上，吓得一群老母鸡咯咯叫着向四面乱窜，有几只甚至飞了起来；一只大黑狗带着链子左右乱挣，汪汪大叫，拚命要够到马的嘴脸。

奥勃洛摩夫坐在同那些窗子一样高的车子里，走不出来。

在摆着木犀草、天鹅绒草和金钱菊的窗口，人头攒动。奥勃洛摩夫好容易从车子里走了出来；狗吠得更厉害了。

他走上台阶，和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对面一撞，她穿着一件纱拉芳①，一端掖在腰带里。

"您找谁？"她问。

"找女主人普希尼钦太太。"

老太婆狐疑地垂下了头。

"您不是要找伊凡·马特威伊奇吧？"她问。"他不在家；他还没有下班。"

"我要会女主人，"奥勃洛摩夫说。

这时候，屋子里乱作一团。一会儿从这个窗口，一会儿又从那个窗口，探出一个脑袋来；老太婆背后的门，稍稍打开了一些又关上了；门里探出不同的脸来。

奥勃洛摩夫扭过头来：院子里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好奇地望着他。

从什么地方走出来一个睡眼惺忪的农民，穿着长皮袄，用手在眼睛上挡着太阳，懒洋洋地望着奥勃洛摩夫和车子。

狗始终低沉地、断续地吠着，只要奥勃洛摩夫动一动，或者马匹顿一顿蹄子，它就带着链子跳上跳下狂吠不已。

奥勃洛摩夫看见篱墙外面右边有一片望不到尽头的菜园，种着卷心菜，左边看得见有几棵树和一座绿色的木亭。

"您要找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吗？"老太婆问。"有什么事情？"

---

① 俄国农妇穿的无袖长衣。

“去禀报女主人，”奥勃洛摩夫说，“说我要见她：我租过这里的房子……”

“那么说，您就是新房客，米海·安得烈伊奇的熟人？等一下，我这就去禀报。”

她打开门，几个人头从门口闪开，跑进内室去了。他赶上看见一个女人，裸露着头颈和臂肘，没有戴头巾，皮肤白净，胖墩墩的，她因为被外人看见了，便嫣然一笑，也从门口逃开去。

“请进来，”老太婆回来说，便领着奥勃洛摩夫穿过小小的前室，走进一间相当宽敞的屋子，请他稍为等候一下。“女主人马上就来，”她补充说。

“狗还尽在叫，”奥勃洛摩夫环顾着房间想。

他的眼睛忽然停留在一些熟悉的物件上：满房间堆着他的财物。桌上满是灰尘；椅子在床上乱堆着；褥子，柜子，乱七八糟的瓶瓶罐罐。

“这是怎么的？竟没有布置，没有收拾吗？”他说。“多脏啊！”

忽然他背后的门嘎哒一响，他刚才看见的那个裸露着头颈和臂肘的女人走进来了。

她年在三十上下。她的皮肤很白净，脸胖得好象连血色也泛不出来了。眉毛差不多完全没有，在眉毛的地位上，有两条微微隆起的发亮的线条，疏疏朗朗地长着不多几根亮晶晶的毛。眼睛淡灰而质朴，和脸上的整个表情一样；手很白净，但是粗糙，蓝色的血管象一个个大的结子似的凸出在外面。

衣服紧紧地裹在她的身上：分明她并不想法打扮一下，甚至不多穿一条裙子使臀部显大，腰身显细。因此，甚至她的穿

着衣服的上半身，在不披围巾的时候，也可以供画家或者雕刻家作结实、健康的胸脯的模特儿而不失其质朴。她的衣服，同漂亮的披巾和华丽的头巾一比，显得又旧又破。

她料不到有客人来，因此，奥勃洛摩夫求见她的时候，她便在家常衣服上面搭一条星期日用的披巾，在头上蒙一方头巾。她怯生生地走进来，站定了，腼腆地望着奥勃洛摩夫。

他起身致礼。

"我有荣幸见到普希尼钦太太吗？"他问。

"我就是，"她回答。"您也许是要同家兄说话吧？"她踌躇地问。"他在上班，五点钟以前不会回来。"

"不，我是想见您，"当她坐到离他最远的一张沙发上，望着象马衣一样把她一直掩到地面的披巾的两端时，奥勃洛摩夫开始说。她把两只手也藏在披巾底下。

"我租了您的房子；现在因为情况有了变化，需要在另一个区里找房子，所以来同您谈一下……"

她木然地听完了，又木然地沉思了一番。

"此刻家兄不在家，"她随后说。

"这所房子不是您的吗？"奥勃洛摩夫问。

"是我的，"她简短地回答。

"那么我想您自己就可以解决……"

"可是家兄不在家嘛；我们家里的事情都是他经管的，"她初次向奥勃洛摩夫正视了一眼，又把眼光落在披巾上，单调地说。

"她的脸相虽然单纯，但还讨人喜欢，"奥勃洛摩夫宽大为怀地断定，"一定是一个善良的女人！"这时候，从门后探出一

个女孩子的脑袋来。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暗中向她威胁地点点头，她便躲起来了。

“令兄在哪里高就？”

“在衙门里。”

“在哪一个衙门里？”

“登记农民的衙门……我不知道是什么名称。”

她质朴地微笑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寻常的表情。

“您就一个人同令兄住在这里吗？”奥勃洛摩夫问。

“不，还有先夫的两个孩子：男的八岁，女的六岁，”女主人喋喋不休地说开了，脸色也活泼了一些，“还有我们生病的祖母，她不大能走动，只到教堂去；从前她常同阿库丽娜到菜市去，但是从尼古拉节起已经不去了，因为腿肿了。就是在教堂里，也总是坐在凳子上。就这么几个人。有时候姑太太来作客，还有米海·安得烈伊奇。”

“米海·安得烈伊奇常到您这里来吗？”奥勃洛摩夫问。

“有时候来住个把月；他同家兄是好朋友，时常在一起……”

她搜索枯肠，说完了要说的话，便不作声了。

“您这里多清静！”奥勃洛摩夫说。“要是狗不叫，也许竟以为毫无生灵呢。”

她嫣然一笑作为答复。

“您时常出去吗？”奥勃洛摩夫问。

“夏天偶然出去。最近，在伊里亚节星期五那一天，到火药局去过一趟。”

“到那里去的人很多吧？”奥勃洛摩夫问，从敞开的披巾

里，望着她的高高的、象沙发靠垫一样饱满、从不起伏的胸脯。

“不，今年去的人不多；早晨就下雨，后来倒放晴了。要不然去的人就多了。”

“您还到哪些地方去？”

“我们哪里也很少去。家兄常同米海·安得烈伊奇去钓鱼，在那里煮鱼汤吃，我们可始终呆在家里。”

“始终呆在家里吗？”

“确实是这样。去年到柯尔庇诺①去过一趟，有时候我们也到这儿的树林里去。六月二十四日是家兄的命名日，年年要请客，他衙门里的同事都要来吃饭。”

“你们出去作客吗？”

“家兄常去的，我同孩子们只是在复活节和圣诞节到先夫的亲戚家吃饭去。”

再没有可谈的了。

“您这里有花，您喜欢花吗？”他问。

她微微一笑。

“不，”她说，“我们没有工夫张罗花。这是孩子们同阿库丽娜到伯爵的花园里去的时候园丁给的，南天竺葵和伽罗木是先夫在世的时候就有的。”

这时候阿库丽娜忽然闯进屋里；一只大公鸡在她的手里扑着翅膀，咯咯地拚命叫着。

“是把这只公鸡，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拿给鸡贩子吗？”她问。

---

① 彼得堡的郊区。

“你来作什么，你来作什么！走！”女主人含羞地说。“你瞧，有客人在这里！”

“我只是问一声，”阿库丽娜抓住鸡脚倒提着说，“他给七十戈比。”

“走，到厨房里去！”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说。“是那只灰色带斑点的，不是这一只，”她急忙地添上一句，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把双手藏在披巾底下，朝下面看。

“家务事！”奥勃洛摩夫说。

“不错，我们有不少母鸡；我们出卖鸡蛋和雏鸡。这条街上，别墅里和伯爵公馆里，都向我们买东西，”她更大胆地向奥勃洛摩夫望了望，回答说。

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能干、操心的表情；谈到她所熟悉的事物时，甚至木然的神情也消失了。对于同她所肯定和了解的任何目的无关的一切问题，她都用微笑和缄默作答。

“应该把这些东西清理一下了吧，”奥勃洛摩夫指着自己的一堆东西说。

“我们本来想清理的，可是家兄不答应，”她赶忙打断他的话说，并且大胆地望一望奥勃洛摩夫，“‘天知道他的桌子里和柜子里有些什么东西……’他说，‘往后遗失了——会连累我们的……’”

她住了口，嫣然一笑。

“令兄为人真是细心，”奥勃洛摩夫说。

她又微微一笑，恢复了寻常的表情。

每逢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该干什么的时候，她多半用这种微笑来掩饰过去。

“我等不及他回来了，”奥勃洛摩夫说，“也许您会向他转达，因为情况有了变化，我不需要这里的房子了，所以请他把它转让给别的租户，我这一方面也来找找喜欢这所房子的人。”

她木然地倾听着，匀调地眨着眼睛。

“至于租契，费心您对他说……”

“可是现在他不在家，”她重复说，“您不如明天再请过来吧：明天星期六，他不上班……”

“我忙得要命，一分钟都不得闲，”奥勃洛摩夫推托说。“您就费心说，定钱你们留着使，租户由我来找……”

“家兄不在家嘛，”她单调地说，“他怎么还不回来呢……”她望望街上。“他总是打这窗前走过：来的时候看得见的，可是还没有来！”

“哦，我要走了……”奥勃洛摩夫说。

“家兄回来了，怎么对他说；您什么时候搬来呢？”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问。

“您就把我求您转达的话告诉他，”奥勃洛摩夫说，“因为情况有了变化……”

“您明天请过来亲自同他谈吧……”她重复说。

“明天不行。”

“那么后天，星期日吧：散了弥撒，我们总准备一些伏特加和酒菜。米海·安得烈伊奇也会来的。”

“米海·安得烈伊奇会来吗？”奥勃洛摩夫问。

“确实会来的，”她说。

“后天也不行，”奥勃洛摩夫不耐烦地推托说。

“那就下星期吧……”她提醒说。“可是什么时候才搬来呢？我来关照把地板擦一擦，灰尘掸一掸，”她问。

“不搬来了，”他说。

“怎么不搬来了？那么我们把东西往哪里放呢？”

“您费心向令兄说，”奥勃洛摩夫直盯着她的胸脯，不慌不忙地开始说，“因为情况有了变化……”

“怎么这半天他还不回来，还看不见呢，”她望着隔开街道和院子的篱墙，单调地说。“他的脚步声我也听得出来；一听木板道上的脚步声我就知道是谁。这里来往的人很少……”

“您会把我求您转达的话告诉他的吧？”奥勃洛摩夫往外走的时候，一路说，一路鞠躬。

“再过半个钟头他就回来了……”女主人带着一向没有的不安说，仿佛想用声音来留住奥勃洛摩夫。

“我不能再等了，”他决定说，一边打开门。

狗看到他走下台阶，又汪汪大叫，带着链子乱蹦乱跳。原来在支着臂肘睡觉的车夫开始让马匹往后倒退；母鸡又惊慌地向四面八方逃开去；窗子里探出几个人头来。

“那么我向家兄说，您来过了，”奥勃洛摩夫坐进车子的时候，女主人不安地补充说。

“好，您就说因为情况有了变化，我不能把房子留下来自己住，要把它转让给别人了，或者就请他……找……”

“他总是这个时候回来的……”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说。“我对他说，您要再来一趟。”

“好，过几天再来，”奥勃洛摩夫说。

在狗的汪汪大叫声中，车子驶出了院子，沿着没有铺石的

小街在晒干了的土墩上颠簸而去。

在这条小街的尽头，出现了一个穿着破外套的中年人，腋下夹一个大公文夹，手中拿一根粗手杖，虽然天气又干又热，还穿着一双橡皮套鞋。

他迅速地走着，看着两边，走起路来仿佛想把木板人行道踩坏似的。奥勃洛摩夫回头向他看了一眼，看见他拐进了普希尼钦娜家的大门。

“一定是她的哥哥回来了！”他作出结论。“不管他了！又会谈上一个钟头的，我想吃饭了，天气又热！而且奥尔迦在等我……下一次再说吧！”

“快点儿赶！”他向车夫说。

“要不要去另找房子呢？”他望着两边的篱墙，一下子想起来。“又得回到莫尔斯卡耶街或者柯纽森纳耶街去。……下一次再说吧！”他决定下来。

“赶得快一点！”

第　三　章

八月末下起秋雨来了，在装有火炉的别墅里，烟囱已开始冒烟，住在没有装火炉的地方的人，都用头巾包着面颊，最后，别墅一所一所空起来了。

奥勃洛摩夫没有到城里去，某一天早晨，伊林斯基家的家具已经过他的窗前搬走了。虽然他已不再把搬家、半路上吃饭和整天不躺卧当作英雄事业，但是他不知道晚上该在哪里

安身。

公园和树林空起来了，奥尔迦的百叶窗关严了，这时候要独自留在别墅里，在他已绝不可能。

他在她的空屋里走了一会，在公园里绕了一转，走下山来，哀愁紧压着他的心。

他打发查哈尔和阿妮希娅到维堡区去，决定让他们在那里住到另找到房子为止，自己却跑进城去，在小馆子里匆匆忙忙地吃了一顿饭，随后在奥尔迦家里坐一个黄昏。

可是城里的秋晚跟公园里和树林里的漫长明朗的白昼和黄昏截然不同。这里，他不能一天和她见面三次；这里，卡嘉不会跑到他那里，他也不会派查哈尔走五俄里路去送一封短简。于是这夏天的、盛开着花朵的恋爱的整个诗篇，仿佛停顿下来，进行得更懒散了，好象诗篇的内容贫乏了。

有时候他们会半个钟头默默无言。奥尔迦专心做针线，用针默数着花样的格眼，他呢，沉湎在一片混乱的思想里，生活在辽远的未来里。

不过有时候他会凝视着她，热情地战栗一下，或者她会向他瞥视一眼，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柔情的顺从和无言的幸福的光彩，便粲然一笑。

他一连三天进城到奥尔迦家里去，在他们那里吃饭，借口是他那里还没有整理就绪，这个星期他才能搬过去，因此不能象在家中那样安坐在新房子里。

第四天，他觉得不便再去，只是在伊林斯基家附近蹓跶了一阵，便叹息一声回家去。

第五天，她们不在家里吃饭。

第六天，奥尔迦叫他到她要去的那家铺子里去，这样他可以送她步行回家，让车子跟在后面。

这一切都很不方便；他和她常遇见熟人，向他们俩点头致意，有几位还站住了寒暄一番。

“啊，我的天哪，多苦恼啊！”他恐惧和局促不安得浑身大汗，说。

叔母也用懒洋洋的大眼睛看着他，沉思地嗅着酒精，仿佛是他使她头痛似的。而且来去多么遥远！从维堡区坐车子来，晚上回去——要花三个钟头。

“我们向叔母讲明了吧，”奥勃洛摩夫主张说，“那时候我可以从早到晚守在您的身边，谁也不会说闲话了……”

“你到法院去过了没有？”奥尔迦问。

奥勃洛摩夫忍不住想说：“去过了，一切都办妥了，”可是他知道，奥尔迦会仔细打量他，马上能在他的脸上看出是在说谎。他便叹一口气作为回答。

“唉，要是你知道这件事多么困难就好了！”他说。

“那么你同房东的哥哥谈过了没有？房子找到了没有？”她随后问，并不抬起眼睛来。

“早晨他从来不在家里，晚上我又总是在这里，”奥勃洛摩夫说，因为有了充分的借口而感到高兴。

现在是奥尔迦叹了一口气，可是她没有说什么。

“明天我一定同房东的哥哥去谈，”奥勃洛摩夫使她安心说，“明天是星期日，他不上班。”

“这一切还没有办妥之前，”奥尔迦沉思地说，“不能对ma tante说，见面也应当减少几次……”

“对，对……是这样好，”奥勃洛摩夫说，害怕起来了。

“星期日和我们的招待日，你到我们家里来吃饭，此外星期三也行，就只你一个人，”她决定说。“此外我们可以在剧院里见面，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你也去。”

“对，这样好，”他说，因为她毅然安排了见面的日程而高兴起来。

“要是天气好，”她最后说，“我就到夏园去散步，你也可以到那里去；这会使我们回想到公园……公园！”她脉脉含情地重复说。

他默默地吻吻她的手，向她告辞，约好在星期日见面。她没精打采地目送他出去，随后坐到钢琴跟前，全神贯注在音乐上面。她的心在哭泣，琴声也在哭泣。想唱——唱不出来！

第二天，奥勃洛摩夫起了床，穿上在别墅里穿的奇形怪状的燕尾服。他同睡衣久已绝缘，吩咐把它收藏在衣橱里了。

查哈尔照常摇晃着托盘，笨拙地端送咖啡和面包卷到桌边。在查哈尔的背后，阿妮希娅照常从门后探出半个身子，看查哈尔是否把茶杯送到桌上，假使查哈尔把托盘平安无事地放到桌上，她就立刻悄无声息地躲开，假使托盘上掉下一件东西，她就急忙跳过去，抢住其余的东西。这时候，查哈尔便破口大骂，先骂那些东西，再骂老婆，并且用臂肘向她的胸口挥舞作势。

“多好的咖啡！谁煮的？”奥勃洛摩夫问。

“房东太太，”查哈尔说，“六天来都是她煮的。‘您，’她说，‘把菊苣加得太多，煮又没有煮到时候。我来煮吧！’”

“好咖啡，”奥勃洛摩夫又斟着一杯，重复说。“去谢谢她。”

“这不就是她，”查哈尔指着边房的半开着的门说。“这是他们的吃饭间吧；她在那里干活，那里放着他们的茶、糖、咖啡和碗盏。”

奥勃洛摩夫只看到女主人的背脊、后脑、一截雪白的头颈和裸露的臂肘。

“她在那里用臂肘很快地转动什么？”奥勃洛摩夫问。

“谁知道她！是熨着花边什么吧。”

奥勃洛摩夫看着她转动臂肘，俯下身去，又直起来。

她俯下身去时，看得见她的洁净的裙子、洁净的袜子和又圆又肥的腿。

“一位官吏太太，可是臂肘倒象是一位伯爵夫人的；还有两个酒窝呢！”奥勃洛摩夫想。

中午，查哈尔跑来问他，要不要尝尝他们的面饼：是房东太太吩咐来问的。

“今天是星期日，他们在烤面饼！”

“哦，我想他们的面饼不错吧！”奥勃洛摩夫漫不经心地说。“葱和胡萝卜馅的……”

“真不比我们奥勃洛摩夫卡的差，”查哈尔指出说，“雏鸡和鲜菌馅的。”

“那一定很好：去拿一点来！他们哪一个人烤的？那个脏婆子吧？”

“哪里是她！”查哈尔轻蔑地说。“要不是房东太太，她连发面还不会哩。房东太太总是亲自下厨房。面饼是她同阿妮希娅两个人烤的。”

过了五分钟，从边房里向奥勃洛摩夫伸过来一条裸露的

胳膊，上面轻飘飘地搭着他见过的那条披巾，手里托着一只盘子，那里放着一大块热气腾腾的面饼。

“谢谢您，”奥勃洛摩夫接过面饼，亲切地说，接着往房门那里瞧了一眼，便把目光盯住在高高的胸脯和裸露的肩膀上。

房门急遽地关上了。

“要一点伏特加吗？”声音问。

“我不喝；谢谢您，”奥勃洛摩夫更亲切地说，“您有些什么伏特加？”

“自己家里做的，用醋栗叶浸泡的，”声音说。

“我还从没有喝过醋栗叶浸泡的伏特加呢，请您给我尝尝看！”

裸露的胳膊又伸进来，手里拿着盘子，上面放着一杯伏特加。奥勃洛摩夫一饮而尽：他很喜欢这种酒。

“多谢，”他一边说，一边向房门口望去，可是房门已砰的一声关上了。

“为什么您不让人家看见您，向您道一声早安呢？”奥勃洛摩夫责问说。

房东太太在门后噗嗤笑了一声。

“我还穿着家常的衣服，老是在厨房里。这就换衣服去；家兄做完弥撒马上要回来了，”她回答。

“噢，à propos 令兄，”奥勃洛摩夫说，“我需要同他谈一谈。请他到我这里来一趟吧。”

“好的，等他回来了我告诉他。”

“你们谁在咳嗽？这是谁的干咳声？”奥勃洛摩夫问。

"是祖母；她咳了七八年了。"

房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

"她是多么……单纯啊，"奥勃洛摩夫想，"可是她还有这么一点心眼儿……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

他至今还没有同房东太太的"家兄"相识。只是清早在床上，那也是很偶然的，看见一个人腋下挟一个大公文夹，闪过篱墙的格眼，消失在小街上，随后在五点钟，还是这一个人，挟着原来的公文夹回家来，从窗前闪过，消失在台阶的那一边。在家里从来听不见他的声音。

但是分明那里住着一些人，尤其是在早晨：厨房里刀子噼噼啪啪响着，窗外传来女仆在角落里的洗濯声、管院人的劈柴声、两轮车运送水桶的声音；墙后有孩子们在哭泣，老太婆在不断地干咳。

奥勃洛摩夫有四间屋子，是一套象模象样的正屋。房东太太全家挤在两间后房里，哥哥则住在楼上的那间所谓明亮的小房间里。

奥勃洛摩夫的书斋和卧室的窗子都向着院子，客厅朝着花园，大厅面对着种卷心菜和马铃薯的大菜园。客厅的窗上挂着褪了色的印花布窗帘。

靠墙摆着几把素净的胡桃木椅子；镜子底下安放着一张牌桌；窗台上摆着几盆天竺葵和天鹅绒草，上面挂着四笼黄雀和金丝雀。

房东太太的哥哥蹑着脚走进来，用三个鞠躬回答奥勃洛摩夫的问候。制服的扣子都扣上了，因此看不出他有没有穿衬衫；领带打一个简单的结子，两端掖在下面。

他年在四十上下，额角上有一绺笔直的短发，颞颥上也有两绺，形状与额上的那绺相仿，迎风招展，就象两只不大不小的狗耳朵。灰色的眼睛并不一下子就对准东西看，而是先偷偷地看一下，第二次目光才停留在所看的东西上。

他好象耻于自己的一双手，说话时总设法把双手藏在背后，或者把一只手插在胸口，把另一只手藏在背后。向长官递送文件、加以解释，他总把一只手放在背后，用另一只手的中指，指甲朝下，小心地指指某一行或者某一个字，然后立刻把手藏到后面，这也许是因为他的手指又肥又红，而且微微发抖，所以他不无理由地觉得，时常把它们显露出来，并不十分体面。

"是您，"他用虚伪的目光对奥勃洛摩夫看了一下，开始说，"吩咐我到您这里来的吧。"

"不错，我想同您谈一谈关于房子的事情。请坐！"奥勃洛摩夫有礼貌地回答。

经过两次邀请，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才躬身向前，把双手缩在袖子里，决定坐下来。

"因为情况有了变化，我必须另找房子，"奥勃洛摩夫说，"因此希望把这一处转让出去。"

"现在要转让出去是难了，"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用手指捂着嘴咳嗽了一下，赶忙又把它们藏在袖子里，然后说，"要是您在晚夏光临，那时候倒有许多人来看过房子。"

"我来过的，可是您不在家，"奥勃洛摩夫插进去说。

"舍妹提起过了，"那位官吏说。"不过关于房子的事情可以请您放心：您在这里会感到方便的。也许是禽鸟使您不得

安静吧？"

"什么禽鸟？"

"母鸡嘛。"

奥勃洛摩夫虽然一清早就听见窗子底下孵卵鸡的沉重的咯咯声和雏鸡的唧唧声，可是他在乎那个吗？他面前老是掠过奥尔迦的形象，轻易注意不到周围的事物。

"不，这倒无所谓，"他说，"我以为您说的是金丝雀呢：它们从早晨就叫开了。"

"我们来把它们拿走好了，"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回答。

"这也无所谓，"奥勃洛摩夫声明说，"我是因为情况有了变化没法住下去了。"

"那就悉听尊便呗，"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回答。"可是假使您找不到租户，租契怎么办呢？会赔偿损失的吧？……那您就吃亏了。"

"要赔偿多少？"奥勃洛摩夫问。

"我去把账目拿来。"

他去拿了租契和算盘来。

"房租是八百纸卢布，收过一百定金，短欠七百卢布，"他说。

"我在您这里没有住满两个星期，难道您要收我全年的租金？"奥勃洛摩夫打断他的话说。

"那怎么办呢？"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温和而于心有愧地反驳说。"叫舍妹吃亏可是不公道。她是一个穷寡妇，就依靠房租生活；在雏鸡和鸡蛋上挣几个钱也许刚够给孩子们添些衣服。"

"对不起，我不能付，"奥勃洛摩夫说，"您想想看，我没有住满两个星期。这算什么，为什么要付全年租金？"

"喏，租契上写着，"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用中指指着两行字说，随即把手指藏到衣袖里，"请您念一遍：'倘余，奥勃洛摩夫，欲先期他迁，当将此屋以同一条件转让他人，否则当悉数偿付普希尼钦太太全年租金至翌年六月一日为止，'"奥勃洛摩夫念了一遍。

"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太不公道了。"

"可是合法的嘛，"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指出说。"您亲自签的字：喏，这是您的签字！"

手指在签字底下出现一下，又藏起来了。

"多少钱呢？"奥勃洛摩夫问。

"七百卢布，"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用同一个手指拨了一下算盘珠，每拨一次就赶忙把它屈成拳头，"再加马房和车屋的租金一百五十卢布。"

他又拨了一下算盘珠。

"对不起，我没有马，我没有养马：我要马房和车屋做什么？"奥勃洛摩夫急忙反对说。

"租契上有嘛，"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用手指指着一行字回答。"米海·安得烈伊奇说过，您要养马的。"

"米海·安得烈伊奇在胡说！"奥勃洛摩夫懊丧地说。"请您把租契给我！"

"喏，请您把副本收起来，正本是归舍妹的，"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把租契拿到手里，柔和地回答。"此外，菜园和菜园所产之卷心菜、萝卜及其他蔬菜，以一人计算，"伊凡·马特

威耶维奇念道，“约为二百五十卢布……”

他想再拨一下算盘珠。

“什么菜园？什么卷心菜？我不知道您在说些什么！”奥勃洛摩夫近于威胁地抗议说。

“喏，写在租契里嘛：米海·安得烈伊奇说，您是以这个条件租用……”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不由我作主就处理起我的伙食来了？我可不要什么卷心菜、萝卜……”奥勃洛摩夫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

伊凡·马特威耶维奇也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对不起，怎么可以不由您作主呢，这儿有签字嘛！”他反驳说。

那个肥胖的手指又在签字上面抖索着，整张租契在他的手里颤动。

“您算出来一共是多少？”奥勃洛摩夫不耐烦地问。

“还有油漆天花板和房门，改装厨房的窗子，新添房门上的搭钮——一百五十四纸卢布二十八戈比。”

“什么，这也要出在我的账上吗？”奥勃洛摩夫惊愕地问。“这一向是房东花钱的。谁会搬进没有装修好的房子去住？……”

“喏，租契上写着，出在您的账上嘛，”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用手指远远地指着写上这一点的那张租契，说。“一共是一千三百五十四纸卢布二十八戈比！”他把双手连租契藏到了背后，温和地结束说。

“可是我到哪里拿钱去？我没有钱！”奥勃洛摩夫抗议说，

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我很需要您的萝卜和卷心菜呢！”

“那就悉听尊便呗！”伊凡·马特威耶维奇轻声说。“可是您别担心：您在这里会感到方便的，”他补充说。“至于钱……舍妹可以缓一缓。”

“不行，我因为情况有了变化不能要这房子了！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那就悉听尊便呗，”伊凡·马特威耶维奇退后一步，顺从地回答。

“好吧，我来想一想，设法把这房子转租出去！”奥勃洛摩夫向那官吏点了点头说。

“很困难了，可是悉听尊便！”伊凡·马特威耶维奇下结论说，鞠了三个躬，走出去了。

奥勃洛摩夫掏出皮夹，数一数钱：一共是三百零五卢布。他楞了一下。

“我把钱花到哪里去了？”奥勃洛摩夫惊愕地、近于恐惧地问自己。“夏初乡下送来了一千二百卢布，可是现在一共只有三百了！”

他开始计算和追想所有的支出，只能想出用了二百五十卢布。

“钱都到哪里去了？”他说。

“查哈尔，查哈尔！”

“什么事？”

“我们的钱都到哪里去了？我们没有钱了！”他问。

查哈尔开始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一个半卢布的银币和一个十戈比的银币，放在桌上。

“喏，忘了交给您了，是搬运费上剩下来的，”他说。

“干吗你塞些零钱给我？你说说看，有八百卢布花到哪里去了？”

“我怎么知道呢？难道我知道您花到哪里去了？您付车夫多少钱？”

“不错，坐车也花了不少钱，”奥勃洛摩夫望着查哈尔，回想起来了。“你记得不记得，我们住在别墅里的时候付过车夫多少钱？”

“哪里记得清？”查哈尔回答。“有一回您吩咐我付了三十卢布，我就记得那一次。”

“你记下来不就好了！”奥勃洛摩夫责备他说。“不识字可真糟糕！”

“不识字我也活了一辈子了，谢天谢地，也不比别人差！”查哈尔望着，一边不以为然地说。

“希托尔兹说得对，应当在乡下创办学校！”奥勃洛摩夫想。

“伊林斯基家就有过一个识字的，佣人们告诉我说，”查哈尔继续说，“他把食橱里的银器也偷走了。”

“上帝保佑！”奥勃洛摩夫胆怯地想。“说真话，这些识字的——全是这样不道德的人：吃小馆，拉手风琴，喝茶。……不，创办学校还早着哪……”

“哦，还花过些什么钱？”他问。

“我怎么知道？那一回在别墅里您不是给了米海·安得烈伊奇……”

“不错，”想出了这两笔钱，奥勃洛摩夫已经高兴了。“那

么说，付过车夫三十卢布，给了塔朗切耶夫好象是二十五卢布……还有呢？”

他沉思地、询问似地望着查哈尔。查哈尔阴郁地从侧面看着他。

“阿妮希娅记不记得？”奥勃洛摩夫问。

“傻瓜哪里会记得？娘们知道些什么？”查哈尔轻蔑地说。

“我可记不起来了！”奥勃洛摩夫沮丧地结束说，“莫非来过贼了吧！”

“要是来过贼，什么东西都一起偷走了，”查哈尔一路说，一路走出去。

奥勃洛摩夫往圈手椅上一坐，思索起来。“我到哪里去弄钱呢？”他想得冷汗直流。“乡下什么时候会送钱来，会送来多少呢？”

他望望钟：两点正，该到奥尔迦那里去了。今天是规定去吃饭的日子。他渐渐快活起来，便吩咐雇车，动身到莫尔斯卡耶街去。

第　四　章

他向奥尔迦说，已经同房东的哥哥谈过，并且急急忙忙凭空说有希望在本星期内把房子转让出去。

午饭前，奥尔迦同叔母出去串门，他便到附近去看房子。看了两处；一处是四间，四千纸卢布，另一处五间，要六千。

“这还了得！这还了得！”他两次都是一边重复说，一边掩

着耳朵，从感到惊讶的扫院人那里跑开去。在这些数目上，加上不得不付给普希尼钦娜的一千多卢布，他吓得竟算不出总数，只是加紧步子，跑到奥尔迦那里去。

那里正有一些客人。奥尔迦很兴奋，有说有唱，博得大家的赞扬。只有奥勃洛摩夫一个人心不在焉地听着，她原来倒是为他又说又唱的，为的是不使他垂头丧气地坐着，要使他身上的一切也不断地说和唱。

“明天到戏院里来，我们定了一个包厢，”她说。

“晚上，满街泥浆，路又这么远！”奥勃洛摩夫想，可是望了望她的眼睛，仍然微微一笑，表示同意来回答她的微笑。

“你去定正厅的长期座吧，”她补充说，“下星期马耶夫斯基一家要来了；ma tante 曾经邀他们坐到我们的包厢里来。”

她望望他的眼睛，想知道他有多么高兴。

“天哪！”他惊恐地想。“我一共才剩三百个卢布。”

“去请男爵帮帮忙；那里的人他都认识，请他明天打发人给你定票。”

她又嫣然一笑，他也望着她微微一笑，并且含笑请求男爵帮忙，后者也含笑答应打发人去定票。

“现在坐在正厅里，往后把事情办完了，”奥尔迦说，“你就有权利在我们的包厢里占据座位了。”

最后又微笑了一下，就象在最幸福的时候那样的微笑。

嗬，当奥尔迦把远景迷人的、缀上一簇簇花朵似的微笑的帷幕稍为揭起一些的时候，他感到多么幸福啊！

奥勃洛摩夫竟把钱的事情忘了；不过第二天早晨，看到房东的哥哥的公文夹闪过窗前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委托书来，于

是就请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到法院去给签证一下。后者把委托书念了一遍，说其中有一句很模糊，他就修改得清楚些。

把文件重抄了一遍，终于办好了签证，寄出去了。奥勃洛摩夫得意洋洋地把这件事情向奥尔迦宣布了，便安心了好些时候。

他很高兴，在接到回信之前，不必再去找房子，而已付的房租就不会是白付了。

"这里还可以住，"他想，"就是离哪里都远一些，可是他们家里一切都井井有条，家务也料理得很好。"

家务的确料理得非常好。虽然奥勃洛摩夫另起伙食，但房东太太却无时无刻不关心他的厨房。

有一次，伊里亚·伊里奇走进厨房，发现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同阿妮希娅差不多搂在一起。

如果确有心灵的共鸣，如果近似的心确会远远地互相感应，也决没有象在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和阿妮希娅的共鸣中所表现的这样显著。从最初的一瞥、一言和一动起，她们就彼此理解，互相看重了。

由于阿妮希娅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由于她卷起了袖子，拿起了火钩和抹布，不到五分钟就把半年没有生过火的厨房整理得有条有理，用刷子一下子把搁板上、墙壁上和桌子上的灰尘拭去，用扫帚大刀阔斧地扫地板和板凳，一眨眼出清了炉灰——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便看出阿妮希娅是个能干人，会成为她治理家务的好助手。从此她对她发生了好感。

阿妮希娅也是如此，仅仅有一次看见了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在厨房里指挥，用她那没有眉毛的鹰眼注视着呆钝

的阿库丽娜的每一个笨拙的动作，喝令她取出什么、放上什么、烧热、加盐；看见了她在菜市里只消看一眼，充其量用手指碰一下，便能一无差错地断定母鸡孵出了有几个月、鱼死了有多久、香芹菜和莴苣是什么时候从菜畦里摘下来的，——她便怀着惊异和敬畏来看待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并且断定她阿妮希娅是逃避着自己的使命，她的用武之地决不是奥勃洛摩夫的厨房，在这里，她的急躁性子和老是干劲十足、急如星火的动作，只是赶紧去抢住查哈尔飞落的盘子或者玻璃杯，在这里，她的经验和精打细算都被丈夫阴郁的妒忌和愚蠢的高傲压住了。两个女人互相了解之后便分拆不开了。

奥勃洛摩夫不在家吃饭的时候，阿妮希娅便到房东的厨房里，出于对工作的爱好而跑来跑去，把几只锅子放进去或取出来，差不多只是在一瞬间，阿库丽娜还来不及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她已打开橱，把需要的东西拿到手，又关上了。

阿妮希娅得到的酬劳是一顿饭，早晚各五六杯咖啡，同房东太太一次推心置腹的畅谈，有时候则是知心的私房话。

奥勃洛摩夫在家吃饭的时候，房东太太便帮阿妮希娅的忙，那就是，对她说或者用手指点一下，该不该把烧肉拿下来，或者还早一点，调味品里要不要加一些红酒或者奶酪，或者说鱼不应该这样、而应该那样烧……

我的天哪，她们俩在家务上交换了多少知识啊，不单在烹饪方面，并且也在麻布、麻线、缝纫、洗衣服、洗丝织花边、花边、手套等等东西、去除种种衣料上的斑点，以及使用各种祖传的药方药草方面——凡是细心观察和总结历代经验所得到的有关生活方面的一切都无所不谈！

伊里亚·伊里奇早晨八九点钟起床，有时候从篱墙的格眼里看见房东的哥哥腋下挟着一个忽隐忽现的公文夹走去办公，随后便喝咖啡。咖啡始终那么可口，乳脂浓厚，面包喷香、松脆。

随后他燃点一支雪茄，聚精会神地倾听孵卵鸡大声咯咯啼叫，小鸡唧唧尖叫，金丝雀和黄雀啾啾啭鸣。他不让把它们拿走。

“这使人想起乡下奥勃洛摩夫卡来，”他说。

随后他坐下来把在别墅里就开始看的书看下去，有时候拿了一本书，漫不经心地躺在沙发上翻阅。

这真是最理想的寂静；偶尔有一个兵士，或者一群腰带里塞着斧头的农民，在街上走过。很难得有一个小贩到这个偏僻的地方来，站在篱墙外边，喊半个钟头：“苹果呀，阿斯特拉罕的西瓜呀，”——喊得你不得不买一点什么。

有时候房东的女儿玛莎跑到他那里传妈妈的话，说有卖胡椒菌或者橘黄菌的，问他要不要她们给他买一小桶，或者他把房东的儿子万尼亚叫进来，问他学过些什么，叫他念书或者写字，看他写得和念得好不好。

要是孩子们没有随手把房门带上，他能看到房东太太的裸露的头颈，和一闪一闪、永远在活动的臂肘和背脊。

她总在干活，总在熨什么、捣什么或者擦什么，而且已熟不拘礼，不披披巾，就是发觉他从半开着的房门中瞧她，也只是微笑一下，便又在那张大桌子上忙碌地捣着、熨着和擦着。

有时候他手里拿着书往房门口走去，向她瞧了瞧，同她闲聊起来。

"您总在干活！"有一次他对她说。

她嫣然一笑，又忙碌地旋转咖啡磨子的把手，她的臂肘迅速地画着圆圈，奥勃洛摩夫的眼睛不禁发花了。

"您累了吧，"他继续说。

"不，我习惯了，"她转着磨子回答。

"没有活的时候，您干些什么呢？"

"怎么会没有活？总有活干的呀，"她说，"早晨预备午饭，饭后做针线，傍晚要烧晚饭。"

"你们还吃晚饭？"

"不吃晚饭哪行？我们是吃晚饭的。节日前夕我们去做通夜弥撒。"

"这倒很好，"奥勃洛摩夫夸奖说。"到哪一个教堂？"

"到降生堂；这是我们的教区。"

"您看不看书啊？"

她木然地望望他，不作声。

"您有书吗？"他问。

"家兄有，可是他不看。我们常从饮食店里带回报纸来，有时候家兄朗读给大家听。……可是万尼奇卡① 有不少书。"

"您从不休息的吗？"

"可不是！"

"戏也不看？"

"圣诞节的时候家兄去看戏的。"

"您呢？"

---

① 万尼亚的爱称。

“我哪里有工夫？我走了晚饭怎么办？”她斜睨了他一下，问。

“您不在家，厨娘也能……”

“阿库丽娜！”她惊异地表示异议说。“那怎么行？我不在，她会搞成什么样子？晚饭到第二天也做不出来的。钥匙都在我身边。”

一阵沉默。奥勃洛摩夫欣赏着她的又胖又圆的臂肘。

“您的手臂多好看啊，”奥勃洛摩夫突然说，“竟可以马上描绘出来。”

她微微一笑，有几分羞涩。

“有了袖子不方便，”她辩解说，“现在时行的那种衣服，会把袖子全弄脏的。”

她不作声了。奥勃洛摩夫也不作声。

“碾完了咖啡，”房东太太低声地自言自语，“还要把糖捣碎。还有，别忘了打发人去买肉桂。”

“您应该嫁人啊，”奥勃洛摩夫说，“您是一位出色的主妇。”

她笑了笑，便动手把咖啡装入一只大玻璃罐里。

“这是真话，”奥勃洛摩夫补充说。

“谁会娶我这个有孩子的人？”她回答，开始在心里计算什么。“二十……”她沉思地说，“她会把它们全放上吗？”接着把罐子放进了橱里，跑到厨房里去了。奥勃洛摩夫就走回房间里，开始看书……

“还是一个多么年轻、多么健康的女人，一个多能干的主妇！真应当嫁人。……”他自言自语，接着便寻思起……奥尔

迦的事情来。

碰到好天气，奥勃洛摩夫就戴上便帽，在附近一带蹓跶；不是掉进泥坑里，便是同狗打了一场不愉快的交道回家。

家里，食桌已经铺好，饭菜既鲜美，又干净。有时候，从房门口伸进一条裸露的胳膊，手里拿着一只盘子——请他尝尝她的面饼。

"这一带又静又好，只是有些无聊！"奥勃洛摩夫在去看歌剧的路上想。

有一次，散了戏很晚才回家，他同车夫敲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的门；狗带着链子窜跳和吠叫，连嗓子都哑了。他挨了冻很生气，声明说第二天就要搬走。可是第二天、第三天、一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搬走。

在不是约定的日子，看不见奥尔迦，听不见她的声音，瞧不到她眼睛里那始终不变的温存、爱情和幸福，他觉得很寂寞。

但是在约定的日子，他象夏天一样生活着，听她歌唱，或者望着她的眼睛；如果有第三者在场，只要她对他一瞥，他就会感到心满意足，因为这一瞥对别人来说是冷淡的，而对他来说，却含有深刻的意义。

冬天越近，他们单独见面就越少。伊林斯基家不断有客人来，奥勃洛摩夫竟一连几天同她讲不成一两句话。他们俩交换目光。她的目光有时候表现出疲乏和不耐烦。

她皱着眉看所有的客人。有一两次，奥勃洛摩夫甚至无聊起来，有一次吃完了饭，竟拿起帽子要走了。

"到哪里去？"奥尔迦忽然走过来，抢住他的帽子，带着惊

讶的神情问。

“让我回去吧……”

“为什么？”她问。她的一道眉毛高出另一道。“您要去做什么？”

“没有什么……”他说，好容易睁大睡意蒙眬的眼睛。

“谁允许您回去的？您是打算去睡觉吧？”她严厉地望望他的一只眼睛，再望望另一只，问。

“您说什么？”奥勃洛摩夫赶忙回答。“大白天睡觉！我只是觉得无聊。”

他便把帽子交还了。

“今天看戏去，”她说。

“又不能在一个包厢里，”他叹息着说。

“那算得了什么？我们彼此望得见，休息的时候你来看我们，散戏的时候你跑来扶我上车，难道这还不好吗？……请您一定要去！”她命令地说。“这是多么新奇啊！”

没有办法，他便坐车到戏院里，连连地打呵欠，仿佛想把舞台一口吞下去似的，不断地搔后脑，交替地把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上。

“啊，快点把这种情形结束了，同她坐在一起吧，不要再老远地跋涉到这里来了！”他想。“要不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之后，还得断断续续、偷偷摸摸地会面，扮演一个在热恋的小伙子的角色。……说真话，要是结了婚，今天我就不上戏院里来了：我已经第六次听这出歌剧了……”

幕间休息的时候，他走到奥尔迦的包厢里去，好容易才从两位花花公子中间挤到她的身边。过了五分钟，他便溜出来，

停留在正厅入口的人堆里。另一幕开始了，每一个人都急忙归座。从奥尔迦包厢里出来的那两位花花公子也在这里，可没有看见奥勃洛摩夫。

“刚才在伊林斯基家包厢里的那位先生是什么人？”一位问另一位。

“象是奥勃洛摩夫，”另一位漫不经心地回答。

“这奥勃洛摩夫是什么样的人？”

“是一位……地主，希托尔兹的朋友。”

“噢！”另一位意味深长地说。“希托尔兹的朋友。他在这里干什么？”

“Dieu sait!① ”另一位回答。观众都就座了。可是奥勃洛摩夫却被这毫无意义的谈话弄迷糊了。

“那位先生是什么人？……象是奥勃洛摩夫……他在这里干什么……Dieu sait，”这一切都在向他的头脑锤击。“‘象是奥勃洛摩夫！’‘我在这里干什么！’怎么干什么？我爱着奥尔迦；我是她的。……然而社会上不是已经出现问题了吗：我在这里干什么？人家注意到这一点了。……我的天哪！怎么办呢，非想办法不可……”

他已看不见舞台上在演什么，出场的是些什么骑士和妇女；乐队在轰隆轰隆演奏，他也听不见。他向四下里环顾，计算在这戏院里有多少熟人：这里，那里——到处都坐着熟人，全在问：“到奥尔迦包厢里去的那位先生是什么人？……”“象是奥勃洛摩夫！”每个人都在说。

---

① 法语：天知道！

“不错，我象是奥勃洛摩夫！”他羞怯得沮丧地想。“别人认识我，因为我是希托尔兹的朋友。为什么我在奥尔迦的身边呢？——‘Dieu sait!……’喏，这两位花花公子在望我，随后又在望奥尔迦的包厢！”

他向包厢那儿瞧一瞧；奥尔迦的望远镜正对准着他。

“啊，天哪！”他想。“干吗她的眼睛老盯着我呢？她在我这样一个人的身上找到了些什么？好一个老是惦念我的心上人！哦，现在她好象对我点着头，指着舞台。……那两位花花公子好象在望着我笑。……天哪，天哪！”

他又激动不安地猛搔一阵后脑勺，又把一条腿叠到另一条腿上。

她邀那两位花花公子散了戏去喝茶，答应把这出歌剧里的一支抒情曲重唱一遍，关照他也到她家里去。

“不，今天不去了；必须把事情快一点解决，然后……代理人怎么还不从乡下寄回信来呢？……我早该到乡下去，并且在动身之前先同奥尔迦订婚。……啊，她始终在望我！真糟糕！”

不等歌剧终场，他便回家去了。渐渐地他的感触消失了，他又怀着幸福的颤栗面对面望着奥尔迦，含着挤出来的欢喜的眼泪，倾听她当众歌唱。到了家里，不让奥尔迦知道，向沙发上一躺，可是不是睡觉，不是死气沉沉地躺在那里，而是想念她，在心里体会着幸福，展望着平静的家庭生活的未来远景而激动，在这种生活里，奥尔迦将发出光芒——她周围的一切也都会发亮。他一边展望着未来，一边向半开着的房门里张望房东太太的闪动着的臂肘，有时是不自觉的，有时是故意的。

有一天，大自然和家里都非常寂静；既无马车的轰隆声，也没有敲房门的砰砰声；前室里，钟摆在匀称地滴答滴答响着，金丝雀在歌唱；可是这些并不破坏寂静，只是给它增添某些生活上的色彩。

伊里亚·伊里奇随随便便地躺在沙发上，摆弄着一只拖鞋，他把它掉落到地板上，高抛到空中，使它在空中翻一个身，又掉下来，再用脚从地板上挑起来。……这当儿查哈尔进来了，站定在门口。

“你来干什么？”奥勃洛摩夫漫不经心地问。

查哈尔不作声，差不多是直对面而不是从侧面望着他。

“怎么？”奥勃洛摩夫诧异地望了望他，问，“面饼做好了，是不是？”

“您找到房子了没有？”查哈尔倒过来问。

“还没有。怎么了？”

“我还没有把东西清理好：瓷器、衣服、箱子——还象山一样堆在贮藏室里。要不要清理？”

“先不忙，”奥勃洛摩夫心不在焉地说，“我在等乡下的回信。”

“那么说，婚礼要过了圣诞节举行了？”查哈尔说。

“什么婚礼？”奥勃洛摩夫一下子站起身来，问。

“当然是您的罗！”查哈尔肯定地回答，好象说的是一件早已决定的事情。“您不是要结婚吗？”

“我结……婚！同谁？”奥勃洛摩夫用诧异的眼光盯着查哈尔，惊恐地问。

“同伊林斯基小……”查哈尔还没有把话说完，奥勃洛摩

夫差不多已冲到他的鼻子跟前。

“你说什么，混账东西，谁让你起这种念头的？”奥勃洛摩夫打动人心地用沉住气的嗓音高声说，同时对查哈尔施加压力。

“我怎么混账法？谢谢老天爷！”查哈尔一边说，一边向门口退去。“谁？伊林斯基家的佣人早在夏天就谈开了。”

“嘘！……”奥勃洛摩夫朝上举起了一根手指，威胁着查哈尔说，“不许再说了！”

“难道是我捏造出来的？”查哈尔说。

“不许说了！”奥勃洛摩夫严厉地望着他重复说，向他指指房门。查哈尔走了出去，大声地叹了一口气。

奥勃洛摩夫无法使自己镇静下来；他站着一动也不动，惊恐地望着查哈尔站过的地方，然后绝望地把双手放在头上，坐到圈手椅里。

“佣人们知道了！”他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下房里和厨房里已经议论纷纷了！事情竟到了这个地步！他竟敢问我什么时候结婚。叔母倒还没有起疑心，即使起疑心，也许是另一面，不好的一面。……哎唷唷，她会怎么想呢？而我？而奥尔迦呢？”

“真倒霉，我干出什么事情来了！”他把脸贴着靠垫，在沙发上翻来覆去，说。“结婚！恋人生活中这诗意的一瞬，这幸福的皇冠——跟丁们和车夫们竟谈起来了，而事情一点还没有解决，乡下的回信还没有来，钱包还是空空如也，房子还没有找到……”

他开始分析查哈尔刚一谈起就一下子失去色彩的这诗意

的一瞬。奥勃洛摩夫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便痛苦地翻来覆去，仰身躺卧，突然间一跃而起，在房间里走了三两步，又躺下去。

"哦，不是好兆头！"查哈尔在前室里暗自恐惧地想。"真是多此一举！"

"他们从哪里得知的？"奥勃洛摩夫反复地问自己。"奥尔迦没有开过口，我连自言自语都不敢，前室里人们倒已完全决定了！这就是私自会面、朝辉夕霞的诗篇、热情的流盼和迷人的歌唱的意义！唉，这些恋爱的诗篇是从来没有好结果的！应当先举行婚礼，然后浸沉在桃色的氛围中！……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跑到叔母那里，拉住奥尔迦的手，说'这是我的未婚妻'吧！可是一切都没有准备好，乡下没有来信，没有钱，没有住宅！不，应当先打消查哈尔这一个想法，象灭火那样把流言制止住，不让它传布开，不让它火上加油，越传越厉害。……结婚！结婚是什么？……"

他想起了早先所怀有的关于结婚的富于诗意的理想，一方长长的披纱，一枝橙花，人群里的窃窃私语，不禁要微笑起来。

可是，现在已不是原来的色彩了：在目前的人群里，有了粗暴而肮脏的查哈尔和伊林斯基家的一帮佣人、成群结队的车辆、许多冷淡而好奇的陌生人。随后，随后仿佛看见尽是那种乏味而怕人的事情……

"应当从查哈尔的头脑里打消掉这种想法，使他把这当作一件荒谬绝伦的事情，"他一会儿痉挛地激动，一会儿痛苦地沉思，在心里作出了决定。

一小时之后，他喊查哈尔。

查哈尔装作没有听见，想悄悄地溜到厨房里去。他悄无声息地弄开了那对双扇门，但是侧着身子无法从一扇进去，一只肩膀却撞到了另一扇上，于是砰的一声左右两扇都打开了。

“查哈尔！”奥勃洛摩夫用命令的口吻喊。

“您要什么？”查哈尔从前室里回答。

“到这里来！”伊里亚·伊里奇说。

“是不是要什么东西？您说了我就给拿去！”他回答。

“到这里来！”奥勃洛摩夫用慢吞吞的声调坚持说。

“唉，倒是死了的好！”查哈尔一边勉强地朝房间走去，一边嗄声说。“哦，您要什么？”他站定在房门口说。

“过来！”奥勃洛摩夫用庄严而神秘的声音说，向查哈尔指着一个地方让他走过去，指得这么近，查哈尔差不多要坐在主人的膝盖上了。

“我怎么走得过去？那里太挤了，我在这里也听得见呀，”查哈尔推托说，执拗地停留在房门边。

“叫你走过来！”奥勃洛摩夫厉声说。

查哈尔朝前走了一步，便石像似的站住了，望着在窗外漫步的母鸡，把一边的颊髯刷子似的冲着主人。伊里亚·伊里奇在一个钟头里已激动得变了样，脸好象消瘦了些，眼睛不安地移来移去。

“哦，马上要来了！”查哈尔想，脸色越来越阴郁。

“你怎么能向主人问这样荒谬的话？”奥勃洛摩夫问。

“果然来了！”查哈尔想，使劲眨着眼睛，苦恼地期待着“刺心的话”。

“我问你，你怎么能把这样荒谬的事情装进脑袋里去的？”奥勃洛摩夫重复说。

查哈尔不作声。

“听到没有，查哈尔？为什么你竟敢不单是想，甚至还要讲？……”

“伊里亚·伊里奇，我去把阿妮希娅叫来吧……”查哈尔回答，便要向门口举步。

“我是要对你，而不是要对阿妮希娅讲，”奥勃洛摩夫反对说。“为什么你想出这种荒谬的事情来？”

“不是我想出来的，”查哈尔说，“是伊林斯基家的佣人们讲的。”

“谁告诉他们的？”

“我怎么知道呢！卡嘉告诉了西蒙，西蒙告诉了尼基塔，尼基塔告诉了瓦西丽莎，瓦西丽莎告诉了阿妮希娅，阿希妮娅告诉了我……”查哈尔说。

“天哪，天哪！都在讲了！”奥勃洛摩夫惊恐地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荒唐话、谣言、诽谤——你听清楚没有？”奥勃洛摩夫用拳头在桌子上击了一下说。“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查哈尔冷静地打断他的话说。“结婚——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不光是您，每个人都要娶亲的。”

“每个人！”奥勃洛摩夫说。“你倒会把我同别人，而且同所有的人相比！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这一回事！结婚——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听到没有？结婚是什么？”

查哈尔望望奥勃洛摩夫，看到愤怒地盯着自己的眼睛，便立刻将目光转到右首角落里。

“听着，我来向你解释一番。‘结婚，结婚，’闲散的男人、各种各样的女人和小孩子，在下房里、商店里、市场里到处谈着。一个人便不再被称为伊里亚·伊里奇，或者彼得·彼得罗维奇，而被称为‘新郎’。昨天谁也不要看他，明天每个人却瞪着眼睛看他，好象看一个坏蛋似的。在戏院里，在街上，都不让他顺利通过。‘喏，这就是新郎！’人们这样窃窃私语。一天有多少人走近他去，每个人都竭力作出蠢笨的脸相，就象你现在一样(查哈尔赶快又把目光转向院子里)，说一些荒谬的话！”奥勃洛摩夫继续说。“而且事情是怎样起头的！你得每天象犯人一样，早晨就到未婚妻那里，始终戴着淡黄色的手套，要穿着簇新的衣服，不能显出无聊，不能正正经经吃喝，只能靠空气和花束生活！这要三四个月之久！明白了没有？我怎么能结婚？”

奥勃洛摩夫停了一下，看一看这一番对于娶亲种种不方便的描写，是不是使查哈尔感动了。

“我能走了吗？”查哈尔一边问，一边朝房门口转过身去。

“不，等一下！你就善于散布捏造出来的谣言，所以你得知道为什么这是捏造的。”

“我有什么要知道的？”查哈尔注视着墙壁说。

“你忘了吧，新郎新娘该多么忙碌。我有什么人替我去跑裁缝铺、靴店、木器店，是你还是哪一个？我一个人可不能向各方面分身。全城每一个人都会知道。‘奥勃洛摩夫要娶亲了——您听说了没有？’‘真的吗？娶谁？她是什么样的人？什

么时候结婚?'”奥勃洛摩夫用各种声调说。“尽是这种谈话!光这一件事情就要把我苦死了,累倒了,可是你却想出了:结婚!”

他又望望查哈尔。

“要不要喊阿妮希娅来?”查哈尔问。

“干吗要喊阿妮希娅?这样乱推测的是你,不是阿妮希娅。”

“干吗今天上帝要这样惩罚我呢?”查哈尔重重地叹一口气,肩膀也都跟着耸了起来,低声说。

“而且花费多大?”奥勃洛摩夫继续说。“可是钱在哪里?你知道我有多少钱的吧?”奥勃洛摩夫近于威胁地问。“而且住宅在哪里?这里就得付一千卢布,再租一所又要三千,装修又要多少钱!再有马车,厨子,生活费!我向哪里去拿钱?”

“怎么别人有三百名农奴就能结婚了呢?”查哈尔提出异议说,可是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主人差不多从圈手椅上跳起身子,眼看要向自己冲过来了。

“又是‘别人’?你留神点!”他用手指威吓了一下说。“别人住两间,至多住三间屋子:饭厅和客厅合用一间;有人连睡也睡在里面;孩子们就睡在一起;全家只有一个女佣人。太太亲自跑菜市!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会去跑菜市吗?”

“菜市嘛,我也可以去跑跑,”查哈尔表示说。

“你知道,我们从奥勃洛摩夫卡收到多少钱?”奥勃洛摩夫问。“听到村长信上的话没有?收入‘减少两千光景’!还有道路要修,学校要办,我要到奥勃洛摩夫卡去;那里没有住的地方,还没有房子。……结什么婚?你怎么想出来的?”

奥勃洛摩夫住口了。想到这严酷凄凉的前途，他自己也害怕起来了。蔷薇花、橙花、节日的辉煌、人群中表示惊讶的低语——一下子全黯然失色了。

他的脸色变了，沉思起来。随后慢慢地回过神来，向四周环顾一下，看见了查哈尔。

"你干什么？"他阴郁地问。

"不是您吩咐我站着的吗！"查哈尔说。

"去吧！"奥勃洛摩夫不耐烦地向他挥挥手。查哈尔赶忙向房门口迈步。

"不，等一下！"奥勃洛摩夫忽然又喊住他。

"一会儿去吧，一会儿等一下！"查哈尔一只手拉住门，喃喃说。

"你怎么敢给我散播这种毫无道理的谣言？"奥勃洛摩夫着急地低声问。

"我什么时候散播过，伊里亚·伊里奇？不是我，是伊林斯基家的佣人们讲的，说老爷求婚了……"

"嘘……"奥勃洛摩夫威胁地挥着手说，"不许再说了！听见没有？"

"听见了，"查哈尔胆怯地回答。

"再不散播这种荒谬的话了吧？"

"再不了，"查哈尔轻轻地回答，有一半话他根本没有听懂，只知道是"刺心的话"。

"记着，只要一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情，问到你——你就说：这是胡说八道，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奥勃洛摩夫轻声补充说。

“是，是，”查哈尔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奥勃洛摩夫回过头来，用手指向他威吓一下。查哈尔眨着吃惊的眼睛，蹑着脚向门口走去。

“是谁第一个提起这件事情的？”奥勃洛摩夫追上去问他。

“卡嘉告诉了西蒙，西蒙告诉了尼基塔，”查哈尔低声说，“尼基塔告诉了瓦西丽莎……”

“你却对每一个人都乱说！我要给你颜色看！”奥勃洛摩夫威胁地低声斥责。“散播诽谤主人的话！哼！”

“干吗您拿这些刺心的话折磨我呢？”查哈尔说，“我去叫阿妮希娅来：她全知道……”

“她知道什么？说，马上说！……”

查哈尔立刻走出房门，用异常快的速度跑到厨房里去。

“放下煎锅，到老爷那里去！”他用大拇指对阿妮希娅指了指房门说。阿妮希娅便把煎锅递给阿库丽娜，从腰带上把下摆拉下来，两个手掌在大腿上拍了拍，用食指抹抹鼻子，走到主人那里去了。不到五分钟，她就使伊里亚·伊里奇安下心来，因为她告诉他，谁也没有讲起过结婚的事情，可以对天发誓，连圣像都可以从墙上拿下来，还说她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刚相反，人家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是男爵向那位小姐求婚了……

“男爵吗！”伊里亚·伊里奇立刻跳起来问，不但是心，手脚也都冰冷了。

“这也是胡说八道！”阿妮希娅看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赶忙说。“只是卡嘉告诉了西蒙，西蒙告诉了玛尔法，玛尔法颠三倒四地全部告诉了尼基塔，尼基塔说，‘要是你们老爷

伊里亚·伊里奇向小姐求婚才好呢……'"

"这尼基塔真是个傻瓜！"奥勃洛摩夫说。

"的确是傻瓜，"阿妮希娅承认说，"他就是在跟车的时候，也象睡着似的。就是瓦西丽莎也不相信这件事情，"她放连珠炮似地继续说，"她还在圣母升天节①就向我说了，瓦西丽莎呢，是保姆亲自对她讲的，说小姐并不想出嫁，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假使你们老爷想娶亲，哪有好久找不到新娘的道理，又说才不久她还看到撒摩伊洛，他也笑这件事情，说是：怎么象结婚？与其说象结婚，倒不如说象安葬，又说叔母老闹头痛，小姐尽哭，连话也不说；家里连嫁妆也不预备；小姐有一大堆破袜子，都顾不到修补；上星期甚至把银器都拿去典押了……"

"把银器都典押了？那么她们也没有钱！"奥勃洛摩夫一边想，一边惊恐地把眼睛向四壁转来转去，随后停留在阿妮希娅的鼻子上，因为在她的身上没有别的可以停留的地方。她仿佛不是用嘴，而是用鼻子说这一番话的。

"记着，不要乱说话！"奥勃洛摩夫用手指威吓着她说。

"有什么乱说的！不要说乱说，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一点，"阿妮希娅喋喋不休地说，仿佛劈木片一样，"真的什么事情也没有，今天我才第一次听说这个，我在上帝面前起誓，若有虚假，就把我打到地底下去！老爷对我说的时候，我还大吃一惊，甚至浑身发抖！这怎么能够呢？结什么婚？做梦也没有人想到过。我总是坐在厨房里，对谁也不说什么话。我有

① 俄历八月十五日。

一个月没有同伊林斯基家的佣人们见面了，连他们的名字都忘掉了。这里同谁去聊天？同房东太太只是谈家务事；同老太太是没法谈话的：她尽咳嗽，耳朵又不灵；阿库丽娜是十足的傻瓜，管院人是酒鬼；剩下的就只有孩子们：向他们讲些什么？而且我连那位小姐的脸相都忘掉了……”

“得了，得了，得了！”奥勃洛摩夫说，不耐烦地挥挥手，叫她出去。

“怎么能讲无中生有的事情？”阿妮希娅一边往外走，一边继续往下说。“至于尼基塔说什么，可没有为傻瓜们定下规矩。我自己是想也想不到这上面：成天累得要命——还想得到这上面去？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墙上不是安着圣像……”随着这些话，她那会说话的鼻子也一起消失到门外，可是在门外还可听到一会儿说话声。

“原来是这样！连阿妮希娅也一再说：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奥勃洛摩夫把两片手掌合在一起，低声说。

“幸福，幸福！”随后他挖苦地说。“你是多么脆弱，多么靠不住啊！披纱，花冠，爱情，爱情！可是钱在哪里？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爱情，纯洁而合法的幸福，你也必须用金钱去购买。”

从此以后，奥勃洛摩夫就失去了幻想和安静。他睡不好觉，吃得也少，茫然地、阴郁地看待一切事物。

他原想吓吓查哈尔，结果自己所受的惊骇竟比他还厉害。这是因为他探究了有关结婚问题的实际的一面，看到结婚固然富于诗意，但同时也是实际和正式的行动，要面对着重要而严峻的现实和一系列严肃的义务。

他对查哈尔的谈话就同他原来的设想不一样。他记得，他曾经想向查哈尔庄严地宣布这件事情，查哈尔会喜欢得叫起来，俯伏在他的脚边；他要给他二十五个卢布，给阿妮希娅十个卢布……

他回想起一切：结婚时候的幸福的颤栗、奥尔迦的手臂、热情的接吻……便茫然若失。“蔫了，过时了！”他的心里这样鸣响着。

“现在该怎么办呢？……”

第　五　章

奥勃洛摩夫不知道同奥尔迦见面时怎样瞧她，她将要说什么，自己要说什么，便决定星期三不到她那里去，把会面的日子拖到星期日，这一天那里总是有不少人，他们俩就无法单独讲话。

他不想把佣人们愚蠢的闲谈告诉她，免得以无可挽救的灾祸去使她担忧，可是要不说也不容易；他不会对她装假：她一定能把他藏在内心深处的一切都掏出来的。

作出了这一决定，他已经安下几分心来，便给乡下的邻居，他的受托人，再写了一封信，恳切地请求他尽可能赶快给他满意的回信。

随后开始寻思，怎样来消磨这漫长而难堪的后天，本来到时候有奥尔迦在场，有他们俩心心相印的、别人看不出的谈话和她的歌唱，这一天是非常充实的。可是查哈尔这样不合时

宜地一下子惊扰了他！

他决意星期三到伊凡·盖拉西莫维奇那里去，在他家里吃饭，以便尽可能少想到这难堪的日子。这样，在星期日以前，他就能从容准备，到时候说不定乡下的回信寄来了。

第三天来到了。

那条系着链子的狗狂跳着和吠叫着，把他吵醒了。有一个人走进了院子，在向什么人问话。管院人把查哈尔叫了出去。查哈尔给奥勃洛摩夫拿来了一封从城里邮局寄发的信。

“伊林斯基小姐寄来的，”查哈尔说。

“你怎么知道的？”奥勃洛摩夫冒火地问。“胡扯！”

“住在别墅里的时候，她那里常送来这样的信，”查哈尔强调着自己的话。

“是她病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呢？”奥勃洛摩夫一边想，一边启封。

奥尔迦在信上写道：

> 我不想等到星期三了：好久没有见到您，我感到非常烦闷，明天三点钟一定在夏园等你。

就是这几句话。

他心里又恐慌起来了，又开始辗转不安，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对奥尔迦说，对她装出什么脸相。

“我不会，我不能够，”他说。“去问希托尔兹吧！”

可是他设想她大概会同叔母或者另一位妇女一起来——比方说，同马利亚·西蒙诺芙娜吧，她非常喜欢她，对她赞赏

不止，——借此安慰自己。当着她们的面，他希望多少能隐藏起自己的心绪不宁，准备装得健谈而殷勤。

“刚是吃午饭的时间：约的真是时候！”他一边想，一边多少有些懒散地往夏园走去。

他刚走进长长的林荫路，便看见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从凳子上站起，向他迎面走过来。

他怎么也没有把她当作奥尔迦：独自一个人！不可能的！她不敢，而且也没有借口从家里出来。

然而……步伐象是她的：两条腿这么轻盈而迅速地移动，仿佛不是跨步，而是滑翔；同样的向前微微低垂的头颈和脑袋，好象她在用眼睛向自己的脚边寻找什么。

换了一个人，凭帽子和衣服就能认出她来了，可是他，即使和奥尔迦同坐了整整一个早晨，事后也从来说不出，她穿戴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和帽子。

花园里只有寥寥几个人；一位半老不老的先生迅速地走着：分明是在作健身的散步，还有两个……不是太太，而是一般的妇女，还有一个保姆领着两个冻得脸色发青的孩子。

树叶已落，穿过枝子一切可以看清楚；树上的乌鸦呱呱地叫得令人生厌。但是天日晴朗，假使穿足了衣服，也很暖和。

蒙着面纱的女人已走得越来越近……

“是她！”奥勃洛摩夫说，恐惧地站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是你？你怎么了？”他拉住了她的手问。

“你来了，我多么高兴啊，”她说，并不回答他，“我原以为你不会来了，害怕起来了！”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怎么来的？”他问，有些惊慌失措了。

“得了；这有什么大不了呢，有什么值得问的？这多无聊！我想同你见面，于是就来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愉快地无忧无虑地望着他，毫不掩饰地公然地享受着从命运之神那里偷来的一瞬，以致他开始妒忌自己没有能分享她的轻快心情。然而，不管他多么焦急，一看到她的脸上并没有往常通过眉毛和额纹显现出来的专注神情，他就不能不忘怀片刻；现在她的脸上就没有那种屡次使他不安的奇怪的老练神态。

此刻，她的脸上流露着对命运、对幸福、对他本人的稚气的信赖……她是非常可爱的。

“啊，我多高兴啊！我多高兴啊！”她微笑地望着他重复说。“我原以为今天见不到你了。昨天我忽然闷闷不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于是就写信给你。你高兴吗？”

她望望他的脸。

“干吗你今天这样愁眉不展！干吗不说话呢？你不高兴吗？我原以为你会高兴得发疯的，可是你倒好象睡着似的。醒醒吧，先生，奥尔迦同您在一起呢！”

她责备地轻轻把他推开一点。

“你身体不好吗？你怎么了？”她纠缠说。

“不，我身体很好，很幸福，”他急忙说，只是为了不叫她看出心里的秘密。“我只是不放心，你怎么独自……”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她急不及待地说。“要是我同 ma tante 一起来，倒好一些吗？”

"好一些，奥尔迦……"

"早知如此，我就请她来了，"奥尔迦松开他的手，用抱怨的声音打断他的话。"我原来以为，对你来说，再没有比同我在一起更大的幸福了。"

"再没有，并且不可能再有！"奥勃洛摩夫回答。"可是你怎么独自……"

"何必老谈这一件事情；不如谈谈别的吧，"她毫不在乎地说。"听我说……咦，我想说什么来了，竟忘了……"

"你不是要讲怎么独自到这里来的吗？"他不安地向四下里望望说。

"不是！你就惦着自己的事情！怎么不腻烦的！我想说什么来了？……哦，没有关系，等一会儿会想起来的。啊，这里多好啊：树叶全落了，feuilles d' automne① ——你记得雨果②吗？喏，那边有太阳，涅瓦河。……我们到涅瓦河畔坐船去吧……"

"你怎么啦？老天爷！天气这样冷，我身上只穿一件棉外套……"

"我也是穿的棉衣。这有什么要紧。去吧，去吧。"

她拖着他往前跑去。他执拗着，嘀咕着。然而不得不坐上船，朝河心驶去。

"你怎么独自到这里来的？"奥勃洛摩夫焦急地重复说。

"要我告诉你吗？"船驶到了河中心，她狡猾地撩他说。"现

---

① 法语：秋叶。

② 雨果(1802—1885)，法国诗人、戏剧家、小说家。一八三一年曾出版诗集《秋叶》。

在行了：你不会从这里逃走了，你在那里会跑掉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怀着恐惧说。

“明天到我们家里来吗？”她非但没有回答，反而问他。

“啊，我的天哪！”奥勃洛摩夫想。“好象她看透了我的心思，知道我明天不想去。”

“来的，”他高声地回答。

“早晨就来，呆一整天。”

他犹豫不决起来。

“那我就不说了，”她说。

“呆一整天。”

“你知道……”她一本正经地开始说，“我叫你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他吃惊地问。

“要你……明天到我们家里来……”

“啊，我的天哪！”他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说。“可是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到这里来？”她心不在焉地重复说。“我怎么到这里来的？来了就是来了。……等一下……可是谈这个有什么用！”

她用手心舀起一掬水，泼到他的脸上。他眯上眼睛，打了一个寒战，她却笑了起来。

“多冷的水，手都冻麻了！我的天哪！多愉快，多好啊！”她眺望着四周继续说。“我们明天再来，从家里直接来……”

“难道现在不是直接来的吗？你是从哪里来的？”他急忙问。

“从铺子里，”她回答。

“从哪一家铺子?”

“怎么从哪一家铺子?我不是在花园里已经说过了吗……”

“不,没有说过……”他急不及待地说。

“没有说过!多奇怪!我竟忘了!我从家里带了一名仆人到银楼去……”

“唔?”

“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教堂?”她忽然指着远处向船夫问。

“哪一所?是这一所吗?”船夫反问。

“是斯摩尔内依教堂!”奥勃洛摩夫忍不住说。“哦,到了银楼,后来呢?”

“后来……东西都很不错……啊,我看到了一只多好的手镯!”

“不是说手镯的事情!”奥勃洛摩夫打断她的话说,“后来怎么样了?”

“哦,就是这么一回事,”她心不在焉地说,敏锐地向四周环视了一下。

“仆人现在在哪里?”奥勃洛摩夫纠缠说。

“回家去了,”她望着对岸的建筑物,勉强地回答。

“你呢?”他说。

“那边多好啊!能不能驶到那边去?”她用阳伞指着对岸问。“你不是住在那边吗?”

“是的。”

“在哪一条街上,指给我看看。”

“仆人怎么样了?”奥勃洛摩夫问。

“就这样,”她毫不在意地回答,“我派他去拿手镯。他回家去,我就到这里来了。”

“你干吗要这样呢?”奥勃洛摩夫瞪着她说。

他露出一副吃惊的脸相。她也故意作出同样的脸相。

“说正经话吧,奥尔迦;玩笑开够了。”

“并不是开玩笑,当真是这样!”她安然说。“我故意把手镯忘在家里,可是 ma tante 要我到银楼去。你是无论如何想不出这一着的!”她骄矜地补充说,仿佛办成了一件大事。

“假使仆人回银楼去了呢?”他问。

“我留下了话,叫他在那里等我,说我到另一家铺子里去了,其实我是到这里来……”

“假使马利亚·米哈伊罗芙娜问你另外又到哪一家铺子去了呢?”

“我就说,到裁缝那里去了。”

“假使她去问裁缝呢?”

“假使涅瓦河一下子完全流到海里去,假使船翻了身呢,假使莫尔斯卡耶街和我们的家坍塌了呢,假使你忽然不爱我了呢……”她说,又向他的脸上泼了一下水。

“仆人大概已经回来了,在等你了……”他抹着脸说。“喂,船夫,靠岸去吧!”

“不用,不用!”她吩咐船夫说。

“靠岸去吧!仆人已经回来了,”奥勃洛摩夫重复说。

“让他在那里等着好了!不用靠岸!”

可是奥勃洛摩夫坚持自己的主张,急忙带着她穿过花园,

相反地，她却靠在他的胳膊上，慢慢地走着。

“你忙什么?”她说。“等一下，我还想同你在一起呆一会儿。”

她假倚着他的肩膀，凑过去望着他的脸，走得更缓慢了，他却沉闷而乏味地对她讲着天职和义务。她带着懒洋洋的微笑，低垂了头，望着地下，或者又凑过去望着他的脸，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在思忖另一件事情。

“听我说，奥尔迦，”最后，他郑重其事地说，“虽然冒着惹你生气，引起你对我谴责的危险，我还是应当断然说，我们做得太过分了。对你说这句话，是我的天职、我的义务。”

“说什么话?”她不耐烦地问。

“说我们干得非常糟糕，我们在偷偷地会面。”

“这些话，你在别墅里已经说过了，”她沉思地说。

“不错，可是那时候我着了迷：一只手推开，另一只手却抓住不放。你固然相信我，可是我……仿佛在……欺骗你。那时候，感情还是新的……”

“现在感情已经不新了，你在开始厌烦了吧……”

“啊，不，奥尔迦！你这样说是不公平的。我是说，感情还是新的，所以来不及也不可能清醒。我一直在受到良心的折磨：你年纪轻，不太懂世故人情，同时你又如此纯洁，你的爱情又如此神圣，你没有想到，为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我们俩将遭受多么严厉的谴责——尤其是我。”

“我们干的什么?”她站住了问。

“干的什么？你欺骗叔母，偷偷地从家里出来，独自同一个男人会面。……你把这一切在星期日当着客人的面说说

看……”

“为什么不能说?”她安然说。“说就说……”

“你将会看到,”他继续说,“叔母就要发晕,女太太们就要躲开,男人们就要狡猾而放肆地看你……”

她寻思一阵。

“可是我们不是——未婚夫和未婚妻了吗!”她提出异议说。

“是的,是的,亲爱的奥尔迦,”他紧握着她的双手说,“因此我们应当更严肃,每走一步都要更加小心。我愿意高傲地、公开地挽着你的胳膊而不是偷偷地走这条林荫路,要使人家在你的面前怀着尊敬的心情,两眼低垂,而不是放肆而狡猾地注视你,要使谁都不敢产生这样的怀疑,你,一位高傲的姑娘,竟能昏头昏脑,忘了羞耻与教养,着迷得违背天职……”

“我可没有忘了羞耻、教养和天职,”她从他的手里挣脱出手来,傲然回答。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纯朴的安琪儿,可这不是我,而是别人和整个上流社会要这样说的,人家决不会饶恕你这一点。你务必了解我的心意。我愿意你在上流社会的眼中是纯洁和无可非难的,就象本来的你一样……”

她沉思了一会儿,又往前走去。

“你应该了解,为什么我对你讲这一番话:你将会不幸,而这个责任将会落到我一个人身上。别人会说是我引诱了你,故意不让你看到深渊。你固然很纯洁,同我在一起很安静,可是你能使谁相信?谁会相信你呢?”

“这倒是真的,”她颤栗了一下说。“听我说,”又毅然补

充说，“我们把一切都告诉 ma tante，让她明天就替我们祝福吧……”

奥勃洛摩夫脸色发白了。

“你怎么了？”她问。

“先别忙，奥尔迦：为什么这样着急呢？……”他急忙地补充说。

他的嘴唇在发抖。

“你不是两星期之前就催促过我了吗？”她冷淡而注意地望着他问。

“是的，那时候我没有想到应该作种种的准备，应该准备的事情才不少呢！”他叹息了一声说。“我们且等一等乡下的回信吧。”

“为什么要等回信？难道这一封或者另一封回信能够改变你的主意吗？”她问，更加注意地望着他。

“你真想得出来！不；可是为了作一些打算，这还是必要的；必须告诉叔母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对她，我们将不是提到爱情，而只是谈目前我还完全没有准备好的那些事情。”

“那就等你收到了回信再对她说吧，那时候每个人将知道我们是未婚夫妇，我们将天天见面。我真烦闷，”她补充说，“我叫这些漫长的日子苦死了；谁都注意我，缠着我，狡猾地暗指你。……这一切真使我腻烦！”

“暗指我？”奥勃洛摩夫好容易说出口来。

“是的，都是索涅奇卡搞出来的。”

“你看，你看？那时候你不听我的话，还向我发火呢！”

“有什么可看的？我什么都看不出，只看出你是一个胆小

鬼。……我就不怕这些暗指。”

“我不是胆小，而是谨慎。……可是，看在上帝面上，我们离开这里吧，奥尔迦：瞧，有一辆车子过来了。不会是熟人吧？啊！害我出了一身大汗。……走吧，走吧……”他胆怯地说，害得她也恐惧起来。

“不错，快走吧，”她小声地、急急地说。

他们俩一句话也不说，差不多沿着林荫路一直跑到花园门口，一路上，奥勃洛摩夫不安地向四下里环顾，她呢，完全低垂着头，蒙着面纱。

“那么明天见吧！”他们俩到达了仆人在等待她的那家银楼前，她说。

“不，不如后天吧……或者星期五或星期六见吧，”他回答。

“为什么？”

“可是……你知道，奥尔迦……我始终在想，回信会不会及时来到？”

“这可难说。可是明天一定来吃午饭，听到没有？”

“是，是，好的、好的！”他急忙地补充说，可是她已走进银楼去了。

“啊，我的天哪，竟到了什么地步！多大的一块石头忽然落到了我的身上！现在我应该怎么办呢！索涅奇卡！查哈尔！花花公子们……”

第 六 章

他没有注意到，查哈尔给他端来的午饭是冰冷的，没有注意到，饭后不知怎样竟躺到了床上，酣睡得象一块石头那样。

第二天，一想到要到奥尔迦那里去，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那怎么行！他绘声绘色地想象每一个人将怎样意味深长地看他。

那个看门人是向来特别亲切地迎接他的。他要一杯水的时候，西蒙便急忙跑去拿来。卡嘉和保姆都现出友善的微笑注视着他。

“新郎，新郎！”每一个人的额上都这样写着，可是他还没有征求叔母的同意，而且他身无分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送钱来，更不知道今年将从乡下得到多少收入；乡下连房子也没有一所——好一位新郎！

他决定，在接到乡下寄来肯定的回信以前，只在星期日当着一些人在场，才同奥尔迦会面。因此第二天来到的时候，他从早晨起就没有想到要作到奥尔迦家里去的准备。

他没有刮脸，没有穿衣，懒洋洋地翻阅上星期从伊林斯基家里拿来的法国报纸，并不一刻不停地看表，并不因为时针好久不向前移动而愁眉苦脸。

查哈尔和阿妮希娅以为他象往常一样，不会在家里吃饭，没有问他要准备些什么。

他叱骂他们，说他并非每星期三都在伊林斯基家吃饭，这

是“诽谤”，还说他是在伊凡·盖拉西莫维奇那里吃饭，往后，除了星期日，总在家里吃饭，而且也并非每一个星期日都出去。

阿妮希娅便急急忙忙地跑到菜市上去买内脏来做奥勃洛摩夫爱喝的汤。

房东太太的孩子们跑到他的房间里：他查看了万尼亚做的加法和减法，发现了两处错误。给玛莎在练习簿上划了一些平行线，写了几个老大的A字，随后倾听金丝雀啭鸣，向半开着的房门里张望房东太太的臂肘闪动。

一点多钟，房东太太从门后问他要不要吃些东西：她们烤了些乳酪饼。端来了一些乳酪饼和一高脚酒杯用醋栗叶浸泡的伏特加。

伊里亚·伊里奇的激动已平静了一些，他只是木然地冥想着，差不多一直想到吃饭为止。

吃罢午饭，他困得要命，躺在沙发上，刚开始点动着头，惺忪欲睡，房东太太的一扇房门打开了，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双手托着两大堆袜子出现了。

她把袜子放在两把椅子上，奥勃洛摩夫跳起来，请她坐在第三把椅子上，可是她不坐；这不合于她的习惯：她是永远站立，永远操心和操劳的。

“今天我把您的袜子理了理，”她说，“五十五双，差不多都破了……”

“您的心肠多好啊！”奥勃洛摩夫朝她走过去，开玩笑地轻轻抓住了她的臂肘说。

她微笑一下。

“您何必操心呢？我真不好意思。”

“没有关系，我们管的就是家务，您没有人给清理，我自愿干的，”她继续说。“这二十双完全没有用了，犯不着再缝补了。”

“不必了，请您统统丢掉了吧！您何必忙这些脏东西，我可以买新的……”

“怎么要丢掉，为什么？这些不都可以补吗，”她迅速地数起袜子来。

“请坐吧，干吗站着呢？”他向她劝坐。

“不，谢谢，我没有工夫，”她一边回答，一边又离开椅子远一点。“今天我们洗衣服；必须把所有的内衣都准备好。”

“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主妇！”他把眼睛盯在她的喉咙和胸脯上说。

她微微笑了一笑。

“那么，”她问，“袜子怎么个补法呢？我来定购一些棉线和丝线。有一个老太婆常常从乡下给我们送线来，犯不上在这里买：都是次货。”

“要是您这么好心，就请您费心吧，”奥勃洛摩夫说，“不过我真不好意思麻烦您。”

“没有关系；我们哪有什么事呀？这些我自己来补，这些我去交给祖母；明天姑奶奶要来做客，晚上没有事情，可以补补袜子。我的玛莎已经开始学织东西，不过老是把针抽出来；针太粗，不称手。”

“玛莎也会织东西了吗？”奥勃洛摩夫问。

“确确实实是这样。”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感谢你们，”奥勃洛摩夫一边说，一边怀着早晨瞧着热乳酪饼一样的愉快心情望着她。“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我不会拖欠人情的，尤其是玛莎，我要给她买几身绸衣，把她打扮得象洋娃娃一样。”

“您这是做什么？有什么可谢的？她哪里配穿绸衣？连布的也经不起她穿；什么东西一到她的身上就马上穿破，尤其是鞋子：竟来不及到市场上去买。”

她站起身来，把袜子拿到手里。

“您忙着到哪里去？”他说。“坐一会儿吧，我现在没有什么事情。”

“等过节的时候再来吧；请您也到我们那里去喝咖啡。现在是洗衣服的时候了，我要去看看阿库丽娜动手了没有……”

“哦，您请便吧，我不敢留您，”奥勃洛摩夫望着她的背脊和臂肘说。

“我还把您的睡衣从贮藏室里拿出来了，”她继续说，“可以把它补一补，洗一洗：料子多好！还可以穿很久。”

“不必了！我再也不穿了，我扔掉了，不要了。”

“哦，反正一样，让她们给洗一洗吧：也许……在结婚之前，什么时候您还要穿的！”她把话说完了，一边微笑着，砰的一声把房门关上。

他的梦景一下子飞走了，他尖起了耳朵，眼睛睁得大大的。

“她也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他一边说，一边坐到原来要让她坐的椅子上。“啊，查哈尔，查哈尔！”

又是一大堆“刺心的话”倾泻在查哈尔的身上，又是阿妮

希娅用鼻音说："我第一次听到房东太太提起结婚，在同她的谈话中，她从来没有提起过，而且根本没有什么结婚不结婚，哪里有这种事情？这一定是人类的仇敌想出来的，我真恨不得立刻钻到地缝里去，房东太太也准备从墙上摘下圣像来起誓，说她没有听说过伊林斯基小姐，而是指的另一位新娘……"

阿妮希娅说得滔滔不绝，以致奥勃洛摩夫连连挥手叫她住口。第二天，查哈尔刚开口请求要到郭洛霍费街旧居去做客，奥勃洛摩夫马上对这些个客人大加奚落，查哈尔好容易才逃开了。

"那里人们还不知道，所以你要去进行诽谤。给我坐在家里！"奥勃洛摩夫威吓地补充说。

星期三过去了。星期四，奥勃洛摩夫又收到了一封奥尔迦从城里邮局寄来的信，问他不到她们家里去是什么意思，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在信里说，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几乎一夜没有睡觉。

"这位安琪儿竟哭哭啼啼，不睡觉！"奥勃洛摩夫感叹说。"天哪！她为什么爱我？我为什么爱她？我们为什么相逢呢？一切都是安得烈造成的：他把爱情象牛痘苗一样种到了我们俩的身上。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尽是激动和不安！什么时候才能有和平的幸福和安静呢？"

他躺着大声地叹气，一会儿又起来，甚至走到街上，尽在探索生活的准则，探索内容充实而又一天一天地、一滴一滴地、静静地流去的生活，成天只是无所作为地观察着万物，观察着宁静而缓慢地移动的又安稳又忙乱的家庭生活现象。他

不愿意象希托尔兹一样，把生活想象为汹涌奔腾的宽阔的河流。

"这是一种病态现象，"奥勃洛摩夫说，"是头脑发烧，是冲决堤坝和泛滥的洪水的急流。"

他给奥尔迦写信，说那天在夏园受了一点凉，必须喝热的汤药，在家里呆一两天，现在病已痊愈，希望在星期日见到她。

她给他写回信，称赞他懂得保重身体，劝他如果必要的话，星期日也呆在家里，并且补充说，只要他保重身体，她倒情愿烦闷一个星期。

回信是尼基塔送来的，就是那个据阿妮希娅说是乱说闲话的主犯。他替小姐送来一些新书，并且对他说，奥尔迦要他看一看，等到见面的时候告诉她，这些书值不值得一看。

她在信中提到他的健康状况，要求写一封回信。奥勃洛摩夫写了回信，亲自交给尼基塔，从前室一直送他到院子里，再目送他到耳门，免得他再到厨房里去"诽谤"，免得查哈尔送他到街上。

他因为奥尔迦提议叫他保重身体，星期日不必前往而感到高兴，于是写信告诉她，为了完全康复起见，的确需要在家里再呆几天。

星期日，他访问房东太太，喝咖啡，吃热面饼，饭前打发查哈尔到对岸去给孩子们买冰淇淋和糖果。

查哈尔好容易才雇了船回来；桥都已经拆去，涅瓦河要封冻了。星期三到奥尔迦家去的问题，奥勃洛摩夫已经不必考虑了。

当然，可以马上赶过河去，在伊凡·盖拉西莫维奇家里住

几天，这样就能每天都到奥尔迦那里去，甚至在那里吃饭。

借口是合法的：涅瓦河把他留在对岸，来不及过河了。

这是奥勃洛摩夫最初的思想活动，他迅速地把双脚落到地板上，但是想了一下，又显出担心的脸相，叹着气，慢慢地躺回原处。

“不，让谣言停止吧，让那些到奥尔迦家里来串门的外人把我暂时忘掉吧，等我们宣布为未婚夫妇的时候，再天天看见我吧。”

“等待是乏味的，可是没有办法，”他一边叹息着说，一边看奥尔迦送来的书。

他看了十五六页。玛莎跑来叫他，问他想不想到涅瓦河畔去；每个人都跑去看河流封冻。他就去了，到喝茶的时候才回来。

就这样几天过去了。伊里亚·伊里奇百般无聊，看看书，到街上蹓跶蹓跶，在家里从房门口窥看房东太太，想同她交谈一两句话解解闷。有一天，他甚至热心地替她磨了三磅咖啡，磨得额角上汗水涔涔。

他想拿书给她看。她慢慢地动着嘴唇，默念了一下书名，便把书交还给他说，到圣诞节的时候，再向他借这本书，叫万尼亚朗读，那时候祖母也可以听一听，可是现在没有工夫。

这时候涅瓦河上已架起板桥了，有一天，狗带着链子蹦跳狂吠，通报尼基塔第二次带着问候健康的短简和书籍来到了。

奥勃洛摩夫生怕自己也得走板桥过河，便躲过尼基塔，写了回信，说喉咙有一点发肿，还不敢出门，还说：“残酷的命运剥夺我的幸福，得过几天才可以见到最亲爱的奥尔迦。”

他切实叮嘱查哈尔不要对尼基塔多嘴，又目送尼基塔到耳门，当阿妮希娅刚从厨房里探出鼻子来，想问尼基塔什么话的时候，他用手指朝她威吓了一下。

第七章

一星期过去了。每天早晨起了床，奥勃洛摩夫首先总不安地问，桥架好了没有？

“还没有，”别人对他说，他便安心地度过一天，倾听钟摆的滴答声、咖啡磨子的轧轧声和金丝雀的歌唱。

雏鸡不再唧唧叫，它们早已变成半大不小的母鸡，躲在鸡埘里。他没有把奥尔迦送来的书看完：看到一百零五页，便把封面朝上倒放着，就这样已经放了好几天。

但是他更频繁地教房东太太的孩子们做功课。万尼亚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教三遍便能记得欧洲的主要城市，伊里亚·伊里奇答应他下次过河去要买一个小地球仪送给他；玛欣卡①给他缝了三条手帕的边——说实在话，缝是缝得不好，可是她很滑稽地用小手在劳动，每缝好一寸便跑去拿给他看。

只要从半开着的房门里看到房东太太的臂肘，他总同她谈个不休，他已经习惯于从她臂肘的动作，辨别出她在干什么，筛、磨或者在熨东西。

他甚至试着同祖母谈话，可是她怎么也不能把谈话进行

① 玛莎的爱称。

到底：说了半个字就停下来，用拳头抵着墙，弯了腰，连连地咳嗽，好象干了重活歇一歇似的，随后又呻吟不已——全部谈话就此结束。

只有房东太太的哥哥，他根本就见不着面，只看见一个大公文夹在窗前闪过，至于他的声音，仿佛在家里听也没有听到过。奥勃洛摩夫偶然走进他们聚成密密的一堆在那里吃饭的屋子里去，房东太太的哥哥就赶忙用手指抹抹嘴唇，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有一天早晨，奥勃洛摩夫刚轻快地睡醒，喝着咖啡，查哈尔忽然跑进来报告，桥已经架好了。奥勃洛摩夫的心便噗噗地跳动。

“明天是星期日，”他说，“势必到奥尔迦那里去了，不得不整天英勇地忍受那些外人的意味深长而好奇的目光，随后对她声明，打算什么时候同叔母去讲。”

可是他还停留在无法前进的那一点上面。

他在生动地想象，他将被宣布为未婚夫，第二天，第三天，就有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跑来，他将立刻成为好奇的对象，别人将给他举行祝宴，为他的健康干杯。随后……随后依照未婚夫的权利与义务，他要给未婚妻送礼物去……

“礼物！”他害怕地自言自语，痛苦地哈哈大笑。

礼物！可是口袋里只有二百卢布！就是送钱来，也要等到圣诞节，也许还要迟一些，等到把谷物卖了才行，可是什么时候能卖出去，收成有多少，能到手多大一笔数目——这一切都必须等回信来了才知道，可是没有信。怎么办呢？再会了，两星期的安静生活！

随着这些烦恼，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奥尔迦的美丽的脸庞、她那绒毛似的会吐露心意的眉毛、聪明的灰蓝色的眼睛、小小的头颅和发辫；她让发辫低垂在后脑勺上，这样便保持和增加了她那从脑袋到肩膀和身躯整个身段的高贵气派。

可是他刚由于爱情而喜悦得发抖，一连串沉重的思想马上象石头似的落到了他的身上：如何办，做什么，怎么样处理结婚的问题，从哪里去弄钱，往后靠什么生活？……

“再等一等看吧；也许明后天就有信来了。”他开始计算，他的信什么时候应该到达乡下，邻人可能延误多少时间，回信需要多少日子。

“三天，至多四天，信总应当到了；等一等再到奥尔迦那里去吧，”他已拿定主意，何况她未必知道桥已经架好了……

“卡嘉，桥架好了没有？”同一天早晨，奥尔迦睡醒后也向自己的侍婢问。

这句话她每天要重问一遍。奥勃洛摩夫没有料到这一点。

“不知道，小姐；今天没有见到车夫和管院人，尼基塔是不知道的。”

“你从来不知道我需要什么的！”奥尔迦躺在床上，细看着项链，不满地说。

“我马上打听去，小姐。我以为您马上会醒，所以不敢走开，要不然早就跑去了。”卡嘉便从房间里消失了。

奥尔迦打开小桌子的抽屉，取出奥勃洛摩夫的最后一封短简。“在生病，这可怜的人，”她焦虑地想，“他一个人在那

里，该多闷啊……我的天哪，是不是马上……”

她的念头还没有转完，卡嘉已经满面通红地飞跑进房间了。

“架好了，昨天晚上架好的！”她高兴地说，扶住急急忙忙从床上跳起来的小姐，把短衫披在她的身上，把小拖鞋递过去。奥尔迦迅速地打开抽屉，取出一样东西，放在卡嘉手里，卡嘉吻一下她的手。这一切——从床上跳起来，把钱放到卡嘉的手里，吻小姐的手——是在同一分钟之内发生的。“啊，明天是星期日；多凑巧！他会来了！”奥尔迦想，便急急地穿上衣服，迅速地喝完茶，同叔母一起到铺子里去。

“明天我们到斯摩尔内依教堂去做弥撒吧，ma tante，”她请求说。

叔母把眼睛稍为眯起了一点儿，思索了一下，随后说：

“好吧；不过路太远了，ma chère！严冬天气你竟想到这样的事情！”

奥尔迦所以想到这样的事情，只是因为奥勃洛摩夫曾经在船上把这个教堂指给她看过，她想到那里去为他祈祷……祈求他健康，祈求他爱她，因她而幸福，祈求……这犹疑不决和暧昧不明的局面快一点了结。……可怜的奥尔迦！

星期日来到了。奥尔迦巧妙地把午餐安排得完全合于奥勃洛摩夫的口味。

她穿上一件白色的衣服，把他送给她的手镯藏在花边底下，照他喜欢的样子梳了头；头一天晚上就吩咐把钢琴调整好，早晨试唱了一遍 Casta diva。从别墅搬回城里来，她的歌喉从没有这样嘹亮过。接着她便开始等待他。

在等待的时候，男爵遇见了她，说她又象夏天一样更好看了，可是瘦了一点。

“缺少乡下的空气，生活有点儿杂乱，显然影响了您，”他说。“您需要田野的空气和乡村的生活，亲爱的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

他连吻了几次她的手，以致染色的髭须留下了一个小黑点在她的手指上。

“是的，乡村的生活，”她沉思地回答，然而不是对他，而是对半空中的什么人说的。

“A propos 乡下，”他补充说，“下个月您的那件案子就要结束了，四月里您就可以到自己的领地上去。领地不算大，可是地势——极好！您会满意的。房子真好！还有一个花园！山上有一座亭子：您会喜欢的。河上的风景……您是记不得了，令尊离开乡下把您带出来的时候，您才五岁。”

“啊，我将多么高兴！”她说，随着便沉思起来。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她想，“我们俩要到我的领地上去，可是在他得知这件事情之前，先要……”

“下个月吗，男爵？”她赶忙问。“这是确实的吗？”

“就象您平常很漂亮，今天特别漂亮一样确实，”他说了便到叔母那里去了。

奥尔迦仍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幻想着即将到来的幸福，可是她拿定主意不把这个消息和自己对将来的计划告诉奥勃洛摩夫。

她想继续观察，看爱情会在他懒惰的心灵中引起什么样的转变，最后将如何摆脱他身上的重荷；看他怎样在即将到来

的幸福前面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一接到乡下寄来的称心如意的回信，便满面春风地飞跑进来，把来信放在她的脚边，他们俩将如何抢着跑到叔母那里，然后……

然后她要出其不意地对他说，她也有领地、花园、亭榭、河景和随时可以去居住的房子，必须先到那里，随后再到奥勃洛摩夫卡去。

“不，我不愿意他收到称心如意的回信，”她想，“这样他会骄傲，甚至对于我有领地、房屋、花园也不会感到快乐。……不，不如让他带着使他不愉快的、说乡下杂乱无章、他务必亲自去一趟的回信，心灰意懒的跑来。他将拚命赶到奥勃洛摩夫卡去，急忙作一切必要的处置，许多事情没有注意到，有的是不会处理，就这样草草了事，再赶回来，一下子弄明白，原来不必赶到奥勃洛摩夫卡去——原来有的是房子、花园和风景很好的亭榭，就是没有他的奥勃洛摩夫卡，也有地方可住。……对，对，我决不对他说，要坚持到底；让他到那里去跑一趟，活动一下，活跃起来——一切为了我，为了将来的幸福！或者，不，干吗要让他到乡下去，要同他离别呢？不，等他穿着旅行服装，脸色苍白而悲愁地跑到我这里来告别一个月的时候，我要突然对他说，你先不必去；到夏天我们俩一同前去……”

她就这样幻想着，后来跑到男爵那里，巧妙地关照他说，不到时候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任何人她指的只是奥勃洛摩夫。

“对，对，干吗要对别人说呢？”他保证说。“也许只告诉麦歇奥勃洛摩夫一个人，要是谈到……”

奥尔迦故作镇静，漫不经心地说：

"不，对他也不要说。"

"您知道，您的意志在我就是法律，……"男爵亲切地说。

她这个人多少有点儿狡猾。当着别人的面，她想望一望奥勃洛摩夫，总是先依次望望其他三个人，随后再对他看。

多少个打算——都是为了奥勃洛摩夫！她的面颊上泛起了多少次红晕！她有多少次弹弹这个，弹弹那个琴键，看钢琴的音调是否调整得太高，或者把乐谱移来移去！他竟始终不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三点钟，四点钟——依然没有来！到四点半，她已不再容光焕发，开始显得憔悴，脸色苍白地坐到餐桌边。

其余的人都若无其事，谁也没有注意到——大家吃着为奥勃洛摩夫准备的菜，愉快而又冷漠地交谈着。

吃罢午饭，到黄昏时候——他还是没有来。她由于希望和恐惧而心情激动，到十点钟才回到房间里去。

最初，她把郁积着的满腔愤怒都倾泻在他的头上；她在心里责骂他，把她语汇里所有的辛辣的讥讽、激烈的言语都用上了。

随后，她全身仿佛一下子火一样热，接着一下子又冰一样冷。

"他在害病；他孤单单一个人；他连信都不能写……"在她的头脑里闪过这样的念头。

她深信这一点，因此通夜失眠。她心惊肉跳地小睡了两小时，尽说梦话，可是早晨起床的时候，脸色虽然苍白，心里却非常平静、坚决。

星期一早晨，房东太太向奥勃洛摩夫的书斋里窥视了一下，说：

“有一位姑娘找您。”

“找我？不会的！”奥勃洛摩夫回答。“人在哪里？”

“就在这里；她走错了，跑上了我们的台阶。让她进来吗？”

奥勃洛摩夫还没有决定怎么办，卡嘉已经在他的面前出现了。房东太太便走开去。

“卡嘉！”奥勃洛摩夫惊愕地说。“你怎么了？你来做什么？”

“小姐来了，”她小声地回答，“她吩咐我来问……”

奥勃洛摩夫的脸色变了。

“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他惊恐地低声说。“假的吧，卡嘉，你是开玩笑吧？别折磨我了！”

“确确实实是真的：她坐在雇来的马车里，在茶馆门口等着，就要到这里来了。她打发我来叫你把查哈尔支走。她过半个钟点就到。”

“不如我去吧。她怎么能到这里来？”奥勃洛摩夫说。

“来不及了，她眼看就要到了；她以为您在害病。再见，我要跑回去；她只是一个人，在等我……”

她便走了。

奥勃洛摩夫以异常的速度打好领带，穿起背心和靴子，把查哈尔叫来。

“查哈尔，前几天你不是向我请假要过河到郭洛霍费街去做客吗，现在去吧！”奥勃洛摩夫说，心中焦急不堪。

“我不去，”查哈尔断然回答。

“不，去吧！”奥勃洛摩夫坚持说。

“平常日子怎么去做客？我不去！”查哈尔顽固地说。

“去快活快活吧，主人开恩让你去的时候，不要固执。……看看朋友去吧！”

“去他们的，朋友！”

“难道你不想同他们见见面吗？”

“都是这样的坏蛋，再不见面也好！”

“去吧，去吧！”奥勃洛摩夫执拗地重复说，他的血液已经涌到头上。

“不，今天我要在家里呆一天，星期日也许去！”查哈尔淡漠地拒绝说。

“马上去！”奥勃洛摩夫着急地催促他。“你应当……”

“我干吗要小题大做去跑一趟？”查哈尔推托说。

“那么去散步两个钟头吧：瞧，你的脸色象没有睡醒似的——吹吹风去吧。”

“我的脸色跟一般的人一样：我们这种人的脸色总是这个样子的！”查哈尔懒洋洋地望着窗外说。

“啊，我的天哪，马上要到了！”奥勃洛摩夫拭着额上的汗水想。

“哦，请你散步去吧，请求你！喏，这是二十戈比，拿去同朋友们喝杯啤酒去。”

“我不如在台阶上去蹲一会儿，——要不然冷飕飕的叫我到哪里去？就是坐在大门口也可以……”

“不，离大门远一些，”奥勃洛摩夫急急地说，“到另一条街上，往那边，向左，朝花园……过河去。”

“多奇怪的事情？”查哈尔想，“赶我出去散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还是星期日去吧，伊里亚·伊里奇……”

“你走不走？”奥勃洛摩夫咬紧牙关说，一边逼近查哈尔去。

查哈尔消失了，奥勃洛摩夫又喊阿妮希娅。

“到菜市去，”他对她说，“买午饭吃的东西……”

“午饭吃的东西全买齐了，马上可以做好了……”她刚冲出鼻子来说。

“不要说话，听我的吩咐！”奥勃洛摩夫喊得阿妮希娅心惊胆战。

“去买……就说是芦笋吧……”他话是说完了，但没有想出来，也不知道，应该派她去买什么。

“现在有什么芦笋，老爷？而且这一带到哪里找去……”

“走！”他叫喊，她便跑了。“快往那边跑，”他从后面对她喊，“别四处乱看，回来的时候走得越慢越好，别在两个钟头之内露面。”

“多奇怪！”查哈尔在大门外遇见了阿妮希娅，对她说。“赶我出来散步，给我二十个戈比。我到哪里散步去呢？”

“老爷自有道理，”伶俐的阿妮希娅指出说，“你到伯爵的车夫阿尔节米那里请他喝茶去吧：他常请你喝茶的。我要赶到菜市去。”

“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阿尔节米！”查哈尔对阿尔节米说。“老爷赶我出来散步，给我钱喝啤酒……”

“莫非他自己想大醉一场吧？”阿尔节米机敏地猜测说，

“所以给你钱，不叫你眼馋。走吧！”

他向查哈尔眨眨眼，朝一条街道摆摆头。

“走吧！”查哈尔重复说，也朝那条街道摆摆头。

“多奇怪：赶我出来散步！”他冷笑着嗄声地自言自语。

他们走了，可是阿妮希娅跑到第一个十字路口，便坐在篱墙后面的沟里，等待即将发生的事情。

奥勃洛摩夫倾听着，期待着：有人抓住耳门的门环了，就在这一瞬间，传来了狗的狂吠和带着链子的乱蹦乱跳声。

“该死的狗！”奥勃洛摩夫咬牙切齿地说，拿起帽子，赶到耳门边，打开门，把奥尔迦近于搂抱地带到台阶口。

只有她一个人。卡嘉在离大门不远的车子里等她。

“你没有生病？也不躺着？你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俩走进书斋的时候，她既不脱去外套，又不摘下帽子，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急忙地问。

“现在好些了，喉咙不痛了……差不多完全好了，”他抚摸着喉咙，轻轻地咳了一声嗽，说。

“为什么你昨天不来？”她一边问，一边用探索的目光望他，望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怎么竟敢出此一举，奥尔迦？”他惊恐地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事情……”

“这以后再说吧！”她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我问你：你避不见人是什么意思？”

他不作声。

“害针眼了没有？”她问。

他不作声。

“你并没有生病；你并没有喉咙痛，”她皱起了眉头说。

“是没有，”奥勃洛摩夫回答，他的声调象一个小学生。

“你欺骗我！”她惊愕地望着他。“为什么？”

“我来把一切解释给你听，奥尔迦，”他辩护说。“有一个重大的理由迫使我两个星期没有去……我怕……”

“怕什么？”她一边问，一边把帽子和外套脱下来，坐到椅子上。

他接住了帽子和外套，放在沙发上。

“怕谣言，怕诽谤……”

“就不怕我晚上睡不着觉，不怕我天知道反反复复想一些什么，而几乎病倒吗？”她用探索的眼光在他的身上打量着说。

“你不知道，奥尔迦，我这里面怎么样，”他指着自己的心和头说，“我浑身处在惴惴不安之中，好象在火里一样。你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冷淡地问。

“关于我们俩的谣言，传播得多远了！我不想使你不安，于是不敢露面。”

他对她讲述了从查哈尔、从阿妮希娅那里听来的一切，提到了花花公子们的谈话，最后说，从此以后他就睡不成觉，在每一瞥视里他都看到对于他们俩会面的疑问、责备，或者狡猾的暗指。

“我们不是决定在这个星期里就向 ma tante 说明吗，”她提出异议说，“到时候谣言自然就停止了……”

“是的，可是不到这个星期，在没有接到回信以前，我不想对叔母提起。我知道，她要问我的不是我的爱情，而是领地，

并且要追问详细情形，在没有接到受托人的回信以前，我是无法说明这些的。”

她叹息了一声。

“要是我不了解你，”她沉思地说，“天知道我会有怎么个想法。你怕佣人们的谣言会使我不安，可是就不怕使我担惊受怕！我不再理解你了。”

“我以为他们的闲话会使你激动的。卡嘉、玛尔法、西蒙和那个傻瓜尼基塔，天知道在说些什么……”

“我早已知道他们所说的话了，”她若无其事地说。

“怎么知道的？”

“是这样。卡嘉和保姆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了，她们问起你，向我道喜……”

“道喜了吗？”他害怕地问。“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就谢谢她们；我送给了保姆一条手帕，她就许愿要步行到圣谢尔吉耶庙去朝圣。我答应了卡嘉要尽力使她嫁给那个糖果商人：她有她的罗曼司……”

他用恐惧和惊愕的目光看着她。

“你每天到我们家里来：佣人们自然对这个有一些闲话，”她补充说，“总是他们这种人先开始多言多语。索涅奇卡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使你这样害怕？”

“那么这些谣言是从何而起的呢？”他慢吞吞地说。

“难道就毫无根据？这不是千真万确的吗？”

“是千真万确的！”奥勃洛摩夫既非询问，又非否认地重复说。“不错，”接着，他补充说，“实际上你是对的，不过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在会面，因此我害怕……”

“你象小孩子似的害怕、发抖。……我真不懂！难道你在把我偷走？”

他不知所措了；她细心地瞧着他。

“听我说，”她说，“这里面有一点儿假话，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走过来，把你心里想的说一说。为了小心起见，你可以一天、两天——也许一个星期不来，可是你应该预先通知我，写信给我。你知道我已经不是小孩子，我不会被胡言乱语轻易地弄得皇皇不安的。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他沉思一下，随后吻吻她的手，叹了一口气。

“这是我所设想的，奥尔迦，”他说，“这些日子，我的想象力因为替你担心而吓乱了，头脑因为忧虑而痛苦，心脏因为希望的忽而实现、忽而消失，因为期待而伤痛，以致我全身都为之战栗：它已变得麻痹，要求宁静，即使片刻的宁静也好……”

“为什么我的心不麻痹，我只在你的身旁寻求宁静呢？”

“你有青春的饱满的活力，你的爱情是磊落的、泰然的，至于我……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啊！”他一边说，一边跪到地板上，连连吻她的手。

“我还不十分明白——你是这样的奇怪，竟使我摸不着头脑；我的理智和希望要消失了……我们马上就会不再互相了解了：那时候才糟糕呢！”

两个人都默然不语。

“这些日子你干些什么？”她第一次环视着房间问。“你这间房不好：多矮的天花板！窗子小，壁纸都旧了。……你还有几间房在哪里？”

他赶忙领她去看所有的房间，以便转移开他这些日子在

干什么的问题。随后她坐到沙发上，他又在她脚边的地毯上占了个位置。

“这两个星期你干了些什么？”她再一次问。

“看书，写东西，想你。”

“我那些书你看完了吗？写得怎么样？我来把它们带回去吧。”

她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来，看看翻开的那一页；书页上满是灰尘。

“你并没有看书！”她说。

“没有，”他回答。

她看看团皱的绣花靠垫，看看杂乱无章的情景，看看灰尘蓬蓬的窗子，看看书桌，翻翻几张蒙着灰尘的纸，把笔向干涸的墨水瓶里蘸蘸，惊愕地望望他。

“你究竟干了些什么？”她重复说。“你没有看书，也没有写东西吧？”

“时间不够，”他结结巴巴地开始说，“早晨一起床，他们就来收拾房间，打搅我，随后又来问我午饭吃什么，一会儿房东太太的孩子跑来请我改算题，一会儿又吃午饭。饭后……哪里有工夫看书？”

“饭后你还睡过觉，”她说得那么肯定，所以他稍为踌躇了一下，就轻声回答：

“是睡过觉……”

“为什么？”

“为的是不去注意时间：没有你同我在一起，奥尔迦，没有你，我的生活便寂寞无聊、难以忍受……”

他住口了，她严厉地望着他。

“伊里亚！”她认真地说，“你记不记得你在公园里说过，你渴望着过热烈的生活，你要我相信——我是你生活的目标、你的理想，你抓住我的手说它是你的，——你记不记得，我怎样对你表示同意的？”

“怎么能忘了？不就是这个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你没有看出我是多么幸福吗？”

“不，我看不出来；你欺骗了我，”她冷淡地说，“你又在消沉了……”

“欺骗了你！这不是罪过吗？我凭上帝发誓，我可以马上投身深渊！……”

“不错，假如深渊此刻就在这里，就在你的脚底下，”她打断了他的话说，“但是假使耽搁了三天，你就会变卦，会感到害怕，特别是假使查哈尔或者阿妮希娅对这件事乱说一气。……这并不是爱情。”

“你怀疑我的爱情吗？”他性急地说。“你以为我是为自己担心而不是为了你才拖延的吗？我不是象墙壁一样卫护着你的名誉，象母亲一样提高警觉，使得谣言不至于涉及你吗？……啊，奥尔迦！你要我表明心迹！我再向你说一遍，要是你同另一个人在一起能够更幸福的话，我可以毫无怨言地放弃自己的权利；要是需要为你而死，我可以高高兴兴去死！”他噙着眼泪把话说完。

“根本用不着这样做，没有人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要你的性命干什么？你去做你应当做的事情吧。表示愿意作不必要的或者无法做到的牺牲，为的是不作必要的牺牲，这是狡

猾者的手腕。你并不狡猾——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是……”

“你不知道这些热情和顾虑夺去了我多少健康！”他继续说。“自从我认识你以来，我就没有别的想法。……现在我再说一遍，你是而且只有你才是我的目标。要是失去了你，我马上会死，会发疯的！我现在就是靠你来呼吸、观看、思想和感觉的。在见不到你的日子里，我尽自睡觉和日益消沉，这有什么可惊奇的？我觉得什么都讨厌乏味；我是一架机器：走路、做事，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是这架机器的火与力，”他跪在那里，挺直着身子说。

他的眼睛象早先在公园里一样辉亮起来了。目光中又闪耀着自尊心和意志力。

“我此刻准备到你所命令的地方去，做你所愿望的事情。当你瞧着我，对我说话、歌唱的时候，我觉得我在生活……”

奥尔迦带着严肃的沉思神情倾听着这些感情的流露。

“听我说，伊里亚，”她说，“我相信你的爱情和我在你的身上所起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你要用犹疑不决来吓我，引起我的怀疑呢？你说我是你的目标，而你却这样怯生生、慢吞吞地向这个目标走去；你还有遥远的前途；你应当胜过我。我所期待于你的正是这一点！我看见过不少幸福的人，看见过他们的恋爱，”她叹息着补充说，“他们的一切都是热火朝天的，他们的安谧不象你的那样；他们并不垂头丧气；他们是清醒的；他们很少睡觉，他们活动不息！而你呢……不，并不象在恋爱，并不象我是你的目标……”

她怀疑地摇摇头。

“你，你！……”他又连连吻她的手，在她的脚边激动地说。

"只有你才是我的目标！我的天哪，多么幸福啊！"他呓语似地重复说。"而你以为——我可能欺骗你，在觉醒之后又重新沉睡，不奋发有为！你们——你和安得烈——会看到，"他继续说，用充满灵感的目光环视着，"象你这样一位姑娘的爱情能把一个人举得多高！你瞧瞧我：我不是再生了吗，我此刻不是在生活吗？我们离开这里吧！走！走！我一刻也不能再留在这里；我觉得窒息、肮脏！"他怀着真正的厌恶，环顾着周围的一切说。"让我今天以这种感情生活下去吧。……要是这股火——明天而且永远象现在一样燃烧我，那多好啊！只要你一不在——我便熄灭、消沉！现在我苏醒了，再生了。我觉得我……奥尔迦，奥尔迦！——你是绝世美人，你是女中魁首，你是……你是……"

他把脸偎贴在她的手上，楞住了。舌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把一只手按在心口抑止住激动，用热情而湿润的眼睛注视着奥尔迦，木然不动。

"真温存，真温存，真温存！"奥尔迦在心里重复说，可是不象早先在公园里一样，而是伴随着叹息，并且陷入了沉思中。

"我该走了！"她回过神来，亲切地说。

他立刻清醒了。

"你在这里，我的天哪！在我这里？"他说，充满灵感的目光变得畏怯了，向四下里环视着。再也说不出那些热烈的话了。

他急忙拿起她的帽子和外套，慌乱中想把外套披到她的头上。

她笑起来了。

"不用为我担心，"她使他安心说，"ma tante 要出去一天；

家里只有保姆和卡嘉知道我出来。送我出去吧。”

她把手臂伸给他，怀着贞洁无瑕的自豪心情，安静地一点也不颤栗地走过院子，在狗带着链子乱蹦乱跳和狂吠声中，坐进车子走了。

从房东太太的窗口，有几个人头在张望；从街角的篱墙后面的沟里，探出阿妮希娅的头来。

车子拐入另一条街道的时候，阿妮希娅便回来了，她说跑遍了整个菜市都找不到芦笋。查哈尔过了三个钟头才回来，又睡了整整一昼夜。

奥勃洛摩夫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既觉不出自己的两条腿在动，也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音：他仿佛离开了地板在悬空行走。

带走他的生命与幸福的车轮在雪上的轧轧声刚听不见——他的不安便停息了，脑袋和背脊也都挺直了，充满灵感的光采回到了他的脸上，眼睛因为幸福与感动而湿润了。全身感到一阵温暖、爽朗和朝气勃勃。他又象早先那样想马上到各处去，到任何遥远的地方去：同奥尔迦一起到希托尔兹那里，到乡下，到田野里、树林里，他想一个人呆在书斋里埋头工作，亲自往雷宾斯克码头去，开辟公路，看刚出版的、每个人都在谈论的新书，到歌剧院去——就在今天……

是的，今天她到过他这里，他还要到她那里，随后到歌剧院去。这一天多么充实啊！在这种生活里，在奥尔迦的氛围里，在她处女的光辉，旺盛的精力，年青然而细致深刻而健全的智慧的光线中，呼吸是多么轻松啊！他飞一般地走着；仿佛有什么人带着他满房间走着似的。

“前进，前进！”奥尔迦说，“再提高，再提高，提高到温情与娇媚已失去作用、男性的统治由此开始的那条分界线！”

她把人生看得多么了然！她怎样在这本复杂的书里识别自己的道路，本能地推测他的道路！两条生命应当象两条河流似地汇合：他应当是她的导师、她的领袖！

她看出他的力量、才能，知道他能有多大作为，在恭顺地等待他的统治。美妙的奥尔迦！她是一个沉着、毫不畏怯、单纯而坚毅的女人，自然得象生活本身一样！

“这里的确多肮脏啊！”他环视着四周说。“这位安琪儿竟下凡到泥沼里来使它圣洁！”

他眷恋地望着她坐过的椅子，他的眼睛忽然闪亮起来：在椅子附近的地板上，他看到了一只小小的手套。

“信物！她的手：这是吉兆！啊！……”他把手套贴到嘴唇上热情地哼哼说。

房东太太从房门口张望一下，并且请他过去看亚麻布：有人拿来卖，看他要不要？

但是他淡漠地谢了谢她，并不想对她的臂肘看一眼，推托说很忙。随后沉湎在夏天的回忆里，回溯一切详情，追想每一棵乔木，每一棵灌木，每一张凳子，每一句说过的话，觉得这一切都比他当时所享受的更为可爱。

他已绝对无法再控制自己，他歌唱，对阿妮希娅和颜悦色地讲话，打趣她没有孩子，答应她孩子一出世，他就给孩子施洗。他同玛莎玩闹，声音响得房东太太探过头来看了看，把她赶回家去，免得妨碍房客“工作”。

下半天更加欢喜若狂。奥尔迦心情愉快，连连歌唱，随后

到歌剧院去看戏，后来他又到她们家里用茶，喝茶的时候他同叔母、男爵和奥尔迦进行着非常恳切和知心的谈话，因此奥勃洛摩夫觉得自己已是这小家庭的一员。独身生活过够了：现在他有着落了；他已紧紧地掌握住自己的生活；他有光明与温暖了——生活在光明与温暖之中多好啊！

这一夜他睡得很少：在赶读奥尔迦送来的书，读了有一册半之多。

“乡下的回信明天总应该到了吧！”他想，他的心扑通……扑通跳着……好容易等到了！

第　八　章

第二天，查哈尔收拾房间的时候，在书桌上发现了一只小小的手套，拿起来仔细瞧了半天，微笑一下，随后交给奥勃洛摩夫。

“一定是伊林斯基小姐忘在这里的，”他说。

“恶鬼！”伊里亚·伊里奇一边怒喝，一边从他手里把手套夺过来。“胡扯！什么伊林斯基小姐！这是铺子里的女裁缝来试衬衫时丢下的。你怎么胆敢胡说！”

“怎么是恶鬼？我胡说什么来了？房东太太的屋子里就在讲……”

“讲什么？”奥勃洛摩夫问。

“讲伊林斯基小姐同丫环到这里来过……”

“我的天哪！”奥勃洛摩夫惶恐地说。“他们怎么知道是伊

林斯基小姐？不是你就是阿妮希娅在多嘴……”

忽然间阿妮希娅从前室的门里探进半个身子来。

“你怎么不觉得罪过，查哈尔·特罗非米奇，竟胡说八道？不要听信他，老爷，”她说，“天理良心，谁也没有说，谁也不知道……”

“滚，滚，滚！”查哈尔向她的胸口扬着臂肘，嗄声对她说。“你竟闯到不让你来的地方来了。”

阿妮希娅不见了。奥勃洛摩夫用两个拳头向查哈尔威吓一下，随后迅速地打开了通向房东太太屋子的门。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正坐在地板上，整理旧箱子里的破烂；四周堆着一堆一堆的破布、棉絮、旧衣服、扣子和零碎的毛皮。

“听我说，”奥勃洛摩夫亲切而激动地说，“我的佣人在乱说一通；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别相信他们。”

“我什么也没有听说过，”房东太太说。“他们在乱说什么呀？”

“关于昨天来过人的事情，”奥勃洛摩夫继续说，“他们说，来的仿佛是一位小姐……”

“谁到我们房客家里来，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房东太太说。

“可是不，请您别相信这个：这是彻头彻尾的诽谤！并不是什么小姐，来的仅仅是一个做衬衫的女裁缝。她来试身……”

“您在哪里定做衬衫的？谁给您做的？”房东太太急忙问。

“在一家法国铺子里……”

“送来的时候请给我看一看；我认识两位姑娘，针线做得

比任何法国女人都好。我看见过，她们拿来给我看过，现在她们在替密特林斯基伯爵做衣服：谁也做不出那样好的针线。您身上穿的这些哪里赶得上。”

“好，我一定记住。不过您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位小姐……”

“谁到我们房客家里来，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即使是一位小姐……”

“不，不！”奥勃洛摩夫否定说。“别那么想，查哈尔乱说的那位小姐是个大高个儿，说话声音很低沉，这个女裁缝听起来倒好象是尖嗓子的，她的嗓子好极了。请您别以为……”

“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当他走出去的时候，房东太太说。“请您不要忘了，您要做衬衫的时候请告诉我一声：我那两位熟人针线做得太好了。……她们叫丽莎维达·尼古拉芙娜和玛丽亚·尼古拉芙娜……”

“好，好，忘不了；不过请您不要以为……”

他走出去了，随后穿上衣服，往奥尔迦家里去。

晚上回家，他在桌子上看到从乡下的邻居，他的受托人，寄来的回信。他扑向灯边，一口气把信读完——他觉得再没有办法了。邻居写道：

敬请改委他人，因弟冗务猬集，平心而论，实不克顾及阁下之领地。最好阁下亲自来此一行，如能在领地定居，自属更佳。领地极好，惟荒芜殊甚。首宜精确分派劳役及地租；主人不在，此事无法办理：农民素被纵容，未必听从新村长，而旧村长为人狡诈，宜加监视。收入确数殊难估定。在目前紊乱情形下，阁下之收入未必在三千以上，且须本人在场始可。弟系由谷物计算收入，盖地租之

希望不大：势须将若辈严加控制，查究欠项——此非三阅月不办。年成颇佳，且价俏，若阁下亲自监督出售，三四月间即可得款。目下固并无分文现金也。至于经由威尔赫略沃修筑道路与桥梁一事，因久未见复，弟已与奥东卓夫及毕洛沃道夫商决，由弟处筑至聂尔基，如是奥勃洛摩夫卡仍将与道路相距甚遥。最后弟重申前请，务恳及早命驾：三个月内即可明了来年希望如何。再者，现值选举时期：阁下是否有意候选为地方审判官？幸速图之。尊宅窳败殊甚（在末了添写）。弟已令饲牛妇、老驭者及两老婢由尊宅迁往农舍：长此留居，殊属危险。

信里附有一张清单，开列着收获多少粮食，舂打多少，送往店铺多少，打算出卖多少，以及诸如此类的细帐。

“并无分文现金，三阅月，亲自一行，查究农民的事情，明了收入情况，候选审判官”——这一切象幻影一样把奥勃洛摩夫团团围住了。他仿佛夜间置身在树林里，每一棵灌木和乔木都好象是强盗、死尸、猛兽。

“但是这是一种耻辱：我不会屈服的！”他一边重复说，一边竭力想同这些幻影相识一下，好象胆小的人努力从眯细的眼睑中间瞥视幻影，只感到心头发冷，手足无力。

奥勃洛摩夫原来期待着什么呢？他以为回信会明确地告诉他将有多少收入，当然是多多益善，比方说六七千吧；告诉他房子还完好，在盖造新房子以前，需要时还可以住；最后，受托人给他送来三四千卢布——总而言之，能在回信上读到跟在奥尔迦的短简上所读到的同样的嬉笑、有趣的生活和爱情。

他已不再在房间内悬空行走，不再同阿妮希娅开玩笑，不再因幸福在望而激动：一切希望都必须推迟三个月；而且还

不止三个月！在三个月内他只是考虑分析问题，熟悉领地，而结婚……

“一年之内就不用想结婚，”他畏缩地说，“不错，要一年以后，早不了！我还得写完计划，还得同建筑师做出决定，随后……随后……”

他叹一口气。

“借债！”在他的头脑里闪现了一下.可是他打消了这个想法。

“那怎么行！到期还不出怎么办呢？要是事情搞得不好，到时候就要遭到起诉追索，一向清白而不可侵犯的奥勃洛摩夫的姓氏就要……”千万别借债！那时候他就要向他的安谧和自尊心告别了。……不，不借债！换一个人会借债的，可是随后奔走，工作，不得安息，好象恶魔附身似的。不错，债务是恶魔，是除了钱无法祓除的魔鬼！

有这样的好汉，他们一辈子靠别人过活，今天向这个人借，明天向那个人借，毫不放在心上！他们怎么能安心吃饭和睡觉呢——真不明白！举债！结果不是象苦役犯一样无止境地劳苦，就是声名狼藉。

把领地押掉呢？难道这不等于举债，不同的只是期限规定得很严，更不容拖欠吗？分年偿付——恐怕会连生活费都没有着落的。

幸福又将推迟一年！奥勃洛摩夫倒在床上，患病似地呻吟起来，可是一下子醒悟了，就站起身来。奥尔迦说什么来着？她不是曾经象对一个男子汉似地对他呼吁，信任过他的力量吗？她期待他前进，并且伸出自己的手，指点着自己走的

道路，领着他走，期待他达到那个高度！对，对！可是从何着手呢？

他想了又想，随后忽然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向房东太太的屋子里走去。

“令兄在家吗？”他向房东太太问。

“在家，可是睡觉了。”

“那就请他明天到我屋子里来一趟，”奥勃洛摩夫说，“我要同他见见面。”

第 九 章

房东太太的哥哥还是照以前那套规矩走进房间来，还是象以前那样小心地坐到椅子上，双手缩在袖子里，等待伊里亚·伊里奇开口说话。

“我收到乡下寄来了一封使人极不愉快的回信，是答复送去的委托书的——您记得吧？”奥勃洛摩夫说。“费心念一念。”

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拿起信来，用看惯公文的目光一行一行迅速地看下去，信在他的手指间微微颤动。他看完了，把信放在桌子上，接着把手藏在身背后。

“依您想，现在应当怎么处理呢？”奥勃洛摩夫问。

“他劝您到乡下去，”伊凡·马特威耶维奇说。“这有什么：一千二百俄里不算太远！过一个星期路就好走了，去就是了。”

“我很久没有旅行了，不习惯了，而且还是冬天，我承认这

对我是困难的，我不想去……况且一个人在乡下很无聊。”

“您有很多交租的农民吧？”伊凡·马特威耶维奇问。

“是的……我不知道：我已好久没有下乡了。”

“您应该知道嘛：不知道那怎么办？那就查不出有多少收入了。”

“不错，是应该知道，”奥勃洛摩夫重复说，“邻居的信上也这样写着，问题是冬天到了。”

“您认为有多少地租？”

“地租？好象是……让我想想看，有一张清单在什么地方……还是希托尔兹给开列的，可是很难找到：一定叫查哈尔塞到哪里去了。我以后拿给您看吧。……好象是，每户三十卢布。”

“您的农民怎么样？生活如何？”伊凡·马特威耶维奇问。“富裕还是破落、贫穷？徭役怎么样？”

“听我说，”奥勃洛摩夫向他走过去，信赖地抓住他制服的两片前襟，说。

伊凡·马特威耶维奇迅速地站起来，可是奥勃洛摩夫又让他坐下。

“听我说，”他断断续续地近于耳语似地重复说，“我不知道徭役是什么，农事是什么，贫农是什么意思，富农又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四分之一普特黑麦或者燕麦有多重，值多少钱，哪一个月播种什么，收割什么，怎样出售和什么时候出售；我不知道我是富还是穷，一年以后是否吃得饱，还是穷得要讨饭——我什么都不知道！”他放开制服的前襟，一边从伊凡·马特威耶维奇身边退开去，一边沮丧地结束自己的话，“因此

请您象对小孩子似的对我说话和出主意吧……"

"应该知道嘛：不知道就不能作任何打算，"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站了起来，将一只手放在身背后，另一只手插在怀里，含着恭顺的微笑说。"地主应当知道自己的领地，知道怎样处理它……"他教训地说。

"可是我不知道。要是能教的话，就教我吧。"

"我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得同内行人商量一下。可是信上不是对您说，"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用中指，指甲朝下，指着信纸说，"叫您候选审判官：这不是很好吗！您就住在那里，在地方审判厅工作，同时弄清楚农事。"

"我不知道地方审判厅是什么，那里干些什么事，怎么工作！"奥勃洛摩夫一直走到伊凡·马特威耶维奇面前，富于表情地然而低声说。

"您会习惯的嘛。您不是在这儿的部里工作过：事情到处都一样，不过形式上有一点儿差别。到处都有指令、公函、笔录。……有了好的秘书，您担什么心事？不过签签字罢了。要是您知道部里怎么办事……"

"我不知道部里怎么办事，"奥勃洛摩夫单调地说。

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用虚伪目光向奥勃洛摩夫一瞥，默默不语。

"您一定时常看书的吧？"他含着同样恭顺的微笑说。

"书！"奥勃洛摩夫痛苦地回答，马上住口了。

他无此勇气，也无此必要在这位官吏面前说出真心话来。"我连书也不知道，"他的心里一闪，可是没有说出口来，只是用一声凄然的叹息作答。

“那您总有些事情做的罗，”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温顺地补充说，仿佛看出了奥勃洛摩夫头脑里对于书这个问题的回答，“总不会……”

“会的，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我——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您去问问查哈尔看，他会告诉您：我是‘老爷’！不错，我是一个老爷，什么事也不会干！假使您知道，您就干，假使可以帮忙，您就帮我的忙，至于酬劳，您要什么就拿什么——学问之用即在于此！”

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却站在原处，奥勃洛摩夫踱到哪里，他的身体便稍稍转向那一个角落。两个人都缄默了一阵。

“您是什么学校出身的？”奥勃洛摩夫又站到他的面前问。

“只进过中学①，可是念到六年级，先父便不让我念了，把我安插在一个机关里。我们的学问算得什么！念书、写字、文法、算术，到此为止。凑合着应付公事，勉强混口饭吃。您的情形就不同了：您求过真正的学问……”

“不错，”奥勃洛摩夫叹息着承认说，“是真的，我学过高等代数、政治经济学和法学，可是从未应付过公事。您不是看到，我懂得高等代数却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收入。我到过乡下，听过、看过——在我们家里、在领地上、在我们的周围，事情是怎么办理的，——可完全不是那种法学。我到彼得堡来，以为总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达到相当的地位。……可是人家告诉我，学问要慢慢地、恐怕要到老年才对我有用，首先非仕宦不可，

① 指帝俄时代八年制的文科中学。

而仕宦只要有一门学问——写公文。我就是不会应付公事，只是当了一名老爷，您倒是会应付的：哦，您就替我决定怎么办理吧。”

“可以嘛，没有关系，”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终于说。

奥勃洛摩夫站在他的面前，等待他说下去。

“可以把这一切托付一位老于此道的人，将委托书移转给他，”伊凡·马特威耶维奇说。

“可是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奥勃洛摩夫问。

“我有一位同事伊萨伊·福米奇·查乔尔泰：他有一点儿口吃，可是是一位能干和老练的人物。经管过三年一处大领地，可是东家就因为他口吃把他辞退了。于是他进了我们的机关。”

“他可靠不可靠？”

“是最老实的人，请您不必担心！只要能讨好委托人，他还会自掏腰包呢。他在我们机关里工作有十二年了。”

“既然是在职的人，他怎么能去呢？”

“没有关系，告四个月假就行。请您决定了，我就把他带到这里来。大概他不会白去的吧……”

“当然不会，”奥勃洛摩夫肯定地说。

“请您给他规定多少旅费，多少钱一天的生活费，往后等事情结束了，看情况再付给他一笔酬劳。他一定会去的，没有关系！”

“我非常感谢您：您省去了我许多麻烦，”奥勃洛摩夫把手伸给他说。“他叫什么名字？……”

“伊萨伊·福米奇·查乔尔泰，”伊凡·马特威耶维奇一

边重复说，一边迅速地用另一只衣袖擦擦手，他握了一下奥勃洛摩夫的手，又立刻藏进袖子里。“我明天就对他说，把他带来。”

“那就来吃午饭，我们来谈一谈吧。我非常、非常感谢您！”奥勃洛摩夫一边说，一边陪送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到房门口。

第 十 章

当天晚上，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和塔朗切耶夫坐在一所两层楼房子楼上的一个房间里。这所房子一面朝奥勃洛摩夫所住的街道，另一面朝河岸。

这就是所谓的一家“馆子”，门口始终停着两三辆空马车，车夫们坐在楼下，手里拿着小茶碟。楼上是专供维堡区的“缙绅们”用的。

在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和塔朗切耶夫的面前，摆着茶和一瓶甜酒。

“是真正的牙买加酒，”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用颤抖着的手给自己的杯里斟着甜酒说，“请你别嫌怠慢，老兄。”

“说老实话，你这次请客是有道理的，”塔朗切耶夫回答，“就是等到房子烂掉，你也等不到这样好的房客。”

“对，对，”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打断他的话说。“假使我们的事情搞成功，查乔尔泰下了乡——就会有油水了！”

“可是你真小器，老兄：同你非斤斤计较不可，”塔朗切耶

夫说，“替你找到这样一个房客只给五十卢布！”

“我正在担心事，他威胁着要搬家呢，”伊凡·马特威耶维奇说。

“嘿，你这家伙：还算是能手呢！他会往哪里搬？现在你赶也赶不走他了。”

“要是他结了婚呢？听说他要娶亲了。”

塔朗切耶夫哈哈笑起来。

“他娶亲！不会娶亲的，你愿意打赌吗？”他反驳说。“他连睡觉都要查哈尔张罗，哪里谈得上结婚！我一向都帮他的忙：要没有我，老兄，他不是饿死，就已关进监牢。警官跑到他那里，或者房东问他什么事情，他总一句话也回答不出——全仗着我！他是什么都不懂的……”

“他真什么都不懂得：他说，他不知道地方审判厅里和部里办些什么事情；自己有些什么样的农民——也不知道。什么头脑！我甚至于要笑出来了！……”

“而且那张租契，签订的是什么样的租契？”塔朗切耶夫夸口说。“你老兄是起草公文的老手，伊凡·马特威伊奇，的确是老手！你使我想起先父来！我原先也在行，现在可是荒疏了，的确荒疏了。一坐下去眼泪就涌出来。他看也没有看，便挥起笔来签字！于是租契上又是菜园，又是马房，又是仓屋。”

“是的，老兄，只要这些看也不看便在文件上签字的糊涂虫在俄国不绝迹，我辈弟兄总还可以生活。要不然就糟糕了！你听听老人们的话看，那可大不相同！工作了二十五年，我积攒了一些什么家当？可以在维堡区生活一辈子，不必到上流

社会去露脸；我还有一口好饭吃，用不着诉苦，只要有吃不完的面包就行！可是要有利帖伊纳雅街上的住宅、地毯，娶有钱的老婆，使孩子们显贵——这种时光是过去了！看来我这副嘴脸不配，再说手指又是红红的，都是因为喝伏特加的缘故。……可是怎么能不喝呢？你试试看！都说我比跟丁都不如；如今连跟丁都不穿这样的靴子，都天天换衬衫了。教育不同了——连黄口小儿都抖起来了；他们装腔作势，看书，讲法国话……”

“可是不懂得办事情，”塔朗切耶夫补充说。

“不，老兄，他们懂得；如今的事情不同了；每个人都想更简单地办事情，这把我们害苦了。就这样，书写的工作不需要了；抄写变成多余的事情，变成浪费时间；可以用更快的办法。……真害人！”

“可是租契签了字；这倒没有害我们！”塔朗切耶夫说。

“租契当然是神圣的。喝酒吧，老兄！查乔尔泰给派到了奥勃洛摩夫卡去，他会榨到一点油水的；以后让那些继承人去吃苦头吧……”

“让他们去吃苦头吧！”塔朗切耶夫指出说。“而且是怎样的继承人；都是些堂房的，一杆子打不着的远亲。”

“我只怕他结婚！”伊凡·马特威耶维奇说。

“告诉你，别害怕。记住我的话。”

“是吗？”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愉快地回答。“可是他现在盯上舍妹了……”他耳语地补充说。

“真的吗？”塔朗切耶夫惊愕地说。

“不过别张扬！的确是这样……”

"哦，老兄，"塔朗切耶夫一边惊异不止，一边竭力镇静下来，"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她怎么样呢？"

"她怎么样？你是知道她的——就是那副样子！"

他用拳头在桌子上敲了一下。

"难道她会维护自己的利益？一头母牛，真正的母牛：你打她也好，搂她也好——总是笑眯眯，好象马匹对着燕麦似的。换了另一个女人……啊唷唷！可是逃不过我的眼睛的——你知道，这会搞成什么名堂！"

第十一章

"四个月！再要四个月的强自抑制、秘密相会、可疑的脸相和笑容！"奥勃洛摩夫一边想，一边走上伊林斯基家的楼梯。"我的天哪！这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呢？奥尔迦却尽在催我：今天、明天的。她是这样固执，这样倔强！要说服她是困难的……"

奥勃洛摩夫差不多一直走到奥尔迦的房门口，没有遇见一个人。奥尔迦坐在卧室前面的小客厅里，在专心一意地看书。

他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使她吓了一跳，随后她含着微笑，亲切地向他伸出手去，可是眼睛还仿佛在看那本书：她茫然地望着。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他问她。

"是的；ma tante 到皇村去了；她叫我一起去。只因为马

利亚·西蒙诺芙娜马上要来，否则我就不能招待你了；吃午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今天你又不能向叔母说清楚了。这一切多么烦人！可是明天……”她补充说，并且微微一笑。“假使我今天到皇村去了，你将怎么样呢？”她戏谑地问。

他默默不语。

“你在犯愁吗？”她继续说。

“我收到了乡下的回信，”他单调地说。

“信在哪里？带来了没有？”

他把信递给她。

“我一点都弄不清楚，”她瞧了瞧信说。

他从她手里拿过信来，高声念了一遍。她便沉思起来。

“现在将怎么处理呢？”她缄默了一阵，问。

“我今天同房东太太的哥哥商量过，”奥勃洛摩夫回答，“他向我推荐了一位受托人，名叫伊萨伊·福米奇·查乔尔泰：我要委托他去经办一切……”

“委托一个不相识的生人！”奥尔迦惊异地反对说。“去收地租，追查农民，经手出卖谷物……”

“他说是一个最诚实的人，他和他同事过十二年。……只是有一点儿口吃……”

“房东太太的哥哥本人怎么样？你了解他吗？”

“不了解；可是他好象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况且我住在他的家里：不好意思骗我的！”

奥尔迦默默不语，垂着眼睛坐在那里。

“否则就得亲自去跑一趟了，”奥勃洛摩夫说，“我承认，我不愿意去。我根本不习惯作长途旅行，特别是冬天……我甚

至于从来没有旅行过。”

她尽看着地下，晃动着鞋尖。

“即使我去了，”奥勃洛摩夫继续说，“也绝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我搞不清楚；农民们会欺骗我；村长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我非相信一切不可；想给多少他就给我多少钱。唉，安得烈不在这里：要是他在这里，一切都已经搞好了！”他伤心地补充说。

奥尔迦笑了笑，可只是嘴唇露出笑意，而不是心里想笑，她的心里是痛苦的。她开始望着窗外，稍稍眯起一只眼睛，目送着每一辆驶过去的马车。

“而且这位受托人经管过一块大的领地，”他继续说，“可是主人就因为他口吃把他辞退了。我要给他一份委托书，把那些计划交给他，让他去经手购买盖房屋的材料，收租，出卖谷物，把钱带回来，那时候……我多快乐啊，亲爱的奥尔迦，”他连连吻着她的手说，“我不必离开你了！我就舍不得同你别离；没有你，我独自留在乡下……这是可怕的！不过现在我们应当非常谨慎。”

她瞪大了眼睛看了他一眼，等待他说下去。

“是的，”他开始徐缓地、差不多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只可以偶尔见见面；昨天连房东太太的屋里也在讲我们了。……我可不愿意这样。……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受托人就要监造房屋，送钱到这里来……这一切不出一年都可以办完的……那时候就不再别离，我们就可以告诉叔母了，而……而……”

他望望奥尔迦：她已昏厥过去了。她的头偏到了一边，牙

齿露出在发青的嘴唇间。他因为过度的喜悦和幻想，竟没有注意到，在他说“等到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受托人就要监造”的时候，奥尔迦已脸色发白，并没有听见他的后半段话。

“奥尔迦！……我的天哪，她昏过去了！”他说，并且拉了拉铃。

“小姐昏过去了！”他向跑来的卡嘉说。“快去拿水来！……酒精……”

“天哪！一早晨她都非常快活。……这是怎么一回事？”卡嘉从叔母的桌子上拿来了酒精，一边拿着一杯水跑来跑去，一边低语说。

奥尔迦醒过来了，由卡嘉和奥勃洛摩夫搀扶着从圈手椅里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进卧室去。

“就会好的，”她微弱地说，“这是神经作用；夜里没有睡好。卡嘉，你把房门关上，您呢，等我一下：我定定神就出来。”

奥勃洛摩夫独自留在那里，把耳朵贴在门上，向钥匙孔里张望，可是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

过了半个钟头，他顺着走廊走到女仆室里，问卡嘉说：

“小姐怎么样了？”

“不要紧，”卡嘉说，“她一躺下去，便把我打发走了；后来我又进去过：她坐在圈手椅上。”

奥勃洛摩夫再走回小客厅，向房门望着——什么也听不见。

他用手指轻轻地叩了一下门——没有答复。

他便坐下来沉思。在这一个半钟头里，他反复地想了许多念头，改变了许多主意，作出了许多新的决定。最后，他决

定亲自同受托人一起到乡下去，可是首先要央求叔母同意婚事，同奥尔迦订婚，委托伊凡·盖拉西莫维奇找房子，甚至借一笔钱……小小的一笔，供结婚之用。

这笔债务可以用出卖谷物的收入来偿付的。那他为什么这样垂头丧气呢？我的天哪，不是转瞬之间一切都可以改观吗！他可以到那里，到乡下同受托人一起收租；最后写信给希托尔兹：他将给他送钱来，随即跑来替他把奥勃洛摩夫卡安排得象模象样，他将到处开辟道路，架设桥梁，创办学校……随后他同奥尔迦一起住在那里！……天哪，这不就是幸福吗！……怎么他早没有想到这一切呢！

一下子他变得轻松愉快起来，他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甚至轻轻地用手指作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差一点没有高兴得叫出来，他走到奥尔迦的房门口，用愉快的声音轻轻地呼唤她。

"奥尔迦，奥尔迦！我有话要对你说！"他把嘴唇贴在钥匙孔上说。"你怎么也料不到……"

他甚至决定今天一天不离开她，要等候叔母回来。"今天就向她说明，我要从这里以未婚夫的身份走出大门去。"

房门悄悄地打开了，奥尔迦出现了：他向她看了一眼，马上泄气了；他的喜悦已成了泡影：奥尔迦仿佛老了一些。她的脸色苍白，可是眼睛闪闪有光；在抿紧的嘴唇上，在脸上的每一部分，都隐藏着一种紧张的内心活动，而这种内心活动，却被强装出来的平静和呆板的表情象冰块一样凝结起来。

在她的目光里，他看出有一种决心，可是什么样的决心——还不知道，于是他的心怦怦地跳着，过去从来没有这样

过。这样的瞬间他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

“听我说，奥尔迦，别这样瞧我：我害怕！”他说。“我改变主意了：应当完全重新安排一下……”随后一边继续说，一边逐渐放低声音，不时停住口，竭力来领悟在她的眼睛里、嘴唇上和如语的眉毛上表现出来的对他来说是新的意义。“我决定亲自同受托人一起到乡下去……以便在那里……”他轻得几乎听不见地把话说完了。

她默默不语，幽灵似的凝视着他。

他隐约地猜测到是什么样的判决在等待他，便拿起帽子来，但是迟延着不敢开口问：他怕听到致命的、也许是没有上诉的判决。最后他鼓起了勇气。

“我理解得对不对？……”他问她，声音都变了。

她带着温和的神情慢慢地低下头去表示同意。他虽然对她的心意已推测到这一步，可还是脸色发白，尽站在她的面前。

她略有几分疲惫，可是显得非常平静和呆板，宛如石像一样。这是一种超出自然状态的平静，每当一个人集中思想策划或者感情受到打击，一下子用全部力量来沉住气，哪怕只是一会儿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种平静。她象一个受了伤的人，用一只手按住伤口，以便说完自己所要说的话，然后瞑目死去。

“你恨我吗？”他问。

“恨什么？”她微弱地说。

“恨我对你的所作所为……”

“你作了什么了？”

“我曾经爱过你：这是侮辱！”

她怜惜地微微一笑。

“为了你所犯的错误，”他垂倒了头说，“而恨我。……也许你会饶恕我的，要是你记得我曾经警告过你，说你会害羞，说你会后悔……”

“我并不后悔。我十分痛心，十分痛心……”她说，随即停下来换一口气。

“我比你还要痛心，”奥勃洛摩夫回答说，“可是我是咎由自取：你为什么要难过呢？”

“为了我的自尊心，”她说，“我受到惩罚了，我太信任自己的力量了——我的错误就在这里，而不在你所害怕的事情。我所幻想的并不是青春和美丽；我原以为我会使你再生，我原以为你可以为了我而活下去——可是你早已死去了。我没有预见到这个错误，却尽在期待、希望……于是！……”她费力地叹了一口气，把话说完了。

她又缄默了，随后坐了下去。

“我站不住了：我的腿在发抖。由于我所作的一切，就是顽石也应该活起来，”她用疲惫的声音继续说。“现在我将什么也不作，一步也不走动，甚至夏园也不去了：全都没有用处——你已经死去了！你同意吗，伊里亚？”她缄默了一下，补充说。“你决不会责备我是出于自尊心，或者由于任性，才同你分手的吧？”

他否定地摇摇头。

“你确信我们俩只能这样，毫无希望了吗？”

“不错，”他说，“这是真的……可是也许……”随后他犹豫

不决地补充说，“一年以后……”他没有勇气对自己的幸福给予决定性的打击。

“你真以为一年以后你会安排好自己的事情和生活吗？”她问。“想想看！”

他叹息了一声，沉思起来，内心里在斗争。她在他的脸上看出了这一斗争。

“听我说，”她说，“我刚才向先母的肖像看了半天，好象在她的眼睛里得到了劝告和力量。假使你现在象一个诚实的人……你要记住，伊里亚，我们并不是小孩子，不是开玩笑：这是终身大事！你认真问一问自己的良心再开口——我会相信你，我知道你的，你能不能一辈子振作下去？你会不会为了我而成为我所期望的人物？你是知道我的，所以你懂得我想说的话。假使你勇敢而深思熟虑地说一声是，——我就收回我的决心：我的手在这里，你要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去，出国也好，到乡下也好，甚至到维堡区去也好！”

他默默不语。

“假使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

“我所期待的不是爱情的保证，而是简短的回答，”她近于冷淡地打断他的话说。

“别折磨我吧，奥尔迦！”他沮丧地恳求说。

“怎么样，伊里亚，我说得对不对呢？”

“是的，”他清晰而决断地说，“你说得对！”

“那么我们应该分手了，”她决心说，“在人家没有遇见你，没有看到我在伤心以前就分手。”

他始终不走。

“要是你结了婚，往后又将怎么样？”她问。

他默默不语。

“你会一天一天睡得越来越熟——对不对？而我呢？你是知道的，我是什么样一个人？我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厌倦生活。同你在一起，我将一天一天地混日子，等待圣诞节，随后等待谢肉节，出去作客，跳舞，一点脑筋也不动；躺下去睡觉的时候感谢上帝，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早晨醒来又希望今天过得象昨天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前途——是不是？这难道是生活吗？我将憔悴而死。……为了什么，伊里亚？你是否会幸福……”

他痛苦地对着天花板看来看去，想离开原处跑开——可是腿不中用。想说什么——可是嘴里干燥，舌头无法转动，胸口发不出声音来。他向她伸出手去。

“那么……”他用压低了的声音开始说，可是没有说完，只是用目光表示：“再会！”

她也想说一些什么，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向他伸出手去，但没有触到他的手便放下去了；她想也说一声：“再会，”可是说了半句声音没有了；脸庞由于痉挛变了相；她把手和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啜泣起来。那样子仿佛有人从她的手里把武器夺去了似的。聪明人消失了——出现的只是一个对悲哀无法自卫的女人。

“再会，再会……”在哭声中她不由地说起来。

他默默不语，惊恐地倾听她哭泣，不敢打搅她。不论对她或者对自己，他都不觉得怜悯；他本身便是一个可怜虫。她颓然地坐到圈手椅上，把脑袋贴在手帕上，靠住桌子，失声痛哭。

她的眼泪不象那一天在公园里由于突如其来的一时的苦痛而忽然迸发的热流那样流淌，却象一阵无情地降落在田地上的秋雨一样寒冷而凄凉地洒落。

“奥尔迦，”他终于说，“为什么你要折磨自己呢？你爱我，你不忍别离！容纳我这样的一个人吧，爱我身上的优点吧。”

她否定地摇摇头，并不抬起来。

“不……不……”随后她挣扎着说，“不要为了我和我的痛苦害怕。我是知道我自己的：我要痛痛快快哭它一场，以后就不再哭泣了。可是现在别拦阻我哭泣。……你走开吧。……啊，不，等一下！……上帝在惩罚我！……我觉得痛苦，唉，多么痛苦啊……这里，心里面……”

她又哭起来了。

“要是一直痛苦下去，”他说，“你的健康受到影响，怎么办呢？这种眼泪是有害的。奥尔迦，我的安琪儿，别哭了吧……忘掉一切吧……”

“不，让我哭吧！我哭的不是将来，而是过去……”她费力地说，“它‘蔫了，过时了’……不是我在哭，而是回忆在哭！……夏天……公园……你记得吗？我舍不得我们的林荫路、丁香花……这一切都已在我的心上生根：撕去是痛苦的！……”

她绝望地摇摇头，一边哭泣，一边重复说：

“唉，多么伤心，伤心啊！”

“要是你死了呢？”他突然怀着恐惧说。“想想看，奥尔迦……”

“不，”她一边打断他的话，一边抬起头来，想透过眼泪

望他一下。“我直到最近才知道，在你身上我爱过的是我希望你会有的、希托尔兹曾经向我指出的、我同他一起臆想过的东西。我爱过未来的奥勃洛摩夫！你驯顺、真挚，伊里亚；你温柔……你是一只鸽子；你把头藏在翅膀底下——什么也不再向往；你准备在屋檐下面咕咕叫一辈子。……我可并不如此：我觉得这还不够，我还需要一些什么，可是究竟需要什么——我不知道！你能否教给我，告诉我，我所缺少的是什么，把这一切给我，使我……至于柔情……有的是！”

奥勃洛摩夫的腿发软了；他坐到圈手椅上，用手帕擦擦双手和前额。

她的话是冷酷的：它深深地刺痛了他，仿佛在内心里烧灼他，在外面却对他吹冷风。他可怜地、痛苦而含羞地笑了笑作为回答，好象一个赤身裸体而受人责骂的乞丐那样。因为激动和委屈而变得虚弱的他，含着无力的微笑坐着；他那无神的目光在清楚地说：“是的，我又穷又可怜，是一个乞丐。……打，打我吧！……”

奥尔迦忽然明白了，她说的话有多么恶毒；她猛然冲到他的身边。

“饶恕我吧，我的朋友！”她温柔地仿佛用眼泪在说。“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疯了！请你全忘了吧；让我们一切照旧，让一切都象早先一样吧……”

“不！”他说，突然站了起来，作了一个坚决的手势不让她热情发作。“不会象早先一样了！不要因为说了真话而于心不安，我是活该……”他沮丧地补充说。

“我好空想，好幻想！”她说。“我有一个不幸的性格。为

什么别的女人，为什么索涅奇卡这样幸福呢？……”

她又哭起来。

“走开吧！”她用手撕裂着濡湿的手帕，决定说。“我受不住了；在我，过去还是宝贵的……”

她又用手帕掩住脸，努力抑制哭泣。

“为什么一切都毁了呢？”她忽然抬起头来问。“谁诅咒了你呢，伊里亚？你干过什么了？你善良、聪明、温柔、高贵……竟在……毁灭！是什么把你毁了？这种邪恶是没有名称的……”

“有名称的，”他说，轻得差不多听也听不见。

她用满含泪水的眼睛询问似地向他瞥视一下。

“奥勃洛摩夫性格！”他轻声说，随后拿起她的手，想吻一下，可是吻不下去，只是把它紧紧地按在嘴唇上，热泪扑簌簌地滴到她的手指上。他头也不抬，脸也不让她看见，便转过身去走了。

第十二章

天知道他在哪里蹓跶，一整天干些什么，他深夜才回到家里。房东太太第一个听见叩门声和犬吠声，她把阿妮希娅和查哈尔从睡梦中唤醒，告诉他们老爷回来了。

伊里亚·伊里奇几乎没有注意到查哈尔给他解衣服，脱靴子，给他披上——睡衣！

“这是什么？”他朝睡衣看了一眼，只是问了这么一句。

“房东太太今天拿来的：她把它洗过和补过了，”查哈尔说。

奥勃洛摩夫一坐到圈手椅上，就始终未动。

周围的一切完全沉浸在睡梦和黑暗里。他支臂而坐，不顾黑暗，没有听见时钟的敲打。他的脑海中充满了杂乱无章的模模糊糊的想法：它们象空中的浮云一样，毫无目的，毫无联系地飞驰过去——他一个也没有抓住。

心已经死了：那里，生命暂时静息了。要通过生命力积聚起来力量有规律地把生活、习惯和活动恢复过来，这个过程是缓慢的。

这打击是非常残酷的，奥勃洛摩夫已失去对自己肉体的感觉，对疲劳和各种要求的感觉。他可以一昼夜睡得象一块石头那样，也可以坐车、步行，象一架机器那样开动一昼夜。

渐渐地，一个人通过艰难的道路或者养成对命运低首下心的习惯——那时候，身体又慢慢地逐渐恢复机能，——或者被痛苦摧毁，再也站不起来，这要看痛苦的程度，也要看这个人的性格而定。

奥勃洛摩夫记不起自己坐在哪里，甚至是否坐下：他机械地望着，没有注意到天色已经黎明；他听而不闻老太婆的干咳声、管院人在院子里的劈柴声、房子里的碰撞声和轰隆声，他视而不见房东太太和阿库丽娜上菜市去和那只闪过篱墙的公文夹。

不论鸡鸣也罢，犬吠也罢，大门的轧轧声也罢，都不能使他从呆若木鸡的神情中恢复过来。茶炊咝咝响了，人们把茶杯弄得叮当作声。

最后，到九点多钟，查哈尔端着托盘打开了书斋的门，照例用一只脚倒踢关门，而且照例没有踢中，然而托盘没有掉下去：由于长期的练习，他已经熟练了，同时他知道阿妮希娅在后面向门里张望，只要他一掉下什么，她就马上跳过来，使得他不好意思。

他紧紧地拥住那只托盘，连那蓬胡子也扎了进去，平安无事地走到床边，刚要把茶杯放到床边的桌子上，唤醒老爷——一看，被褥没有弄乱，老爷不见了！

他猛吃一惊，茶杯便飞落到地板上，接着又是一只糖缸。他要向空中去抢住它们，托盘一晃，别的东西也纷纷掉下了。他总算把一只调羹留在托盘上。

"这是什么灾难？"他看着阿妮希娅捡拾糖块、茶杯的碎片和面包，说。"老爷到哪里去了？"

老爷面无人色地坐在圈手椅上。查哈尔张大着嘴巴向他瞥视了一下。

"伊里亚·伊里奇，您为什么通夜坐在圈手椅上不睡觉呢？"他问。

奥勃洛摩夫慢慢地朝他转过头去，心不在焉地望望查哈尔，望望洒出来的咖啡，望望撒得满地毯的糖。

"你为什么把茶杯打破了？"他说，随后走到窗前去。

大雪纷飞，把大地厚厚地盖起。

"雪，雪，雪！"他望着盖没了篱墙、栅栏和菜田的厚厚的雪，毫无意义地重复说。"全埋上了！"随后绝望地低声说，便躺到床上，作起沉重的凄惨的梦来。

当他被房东太太那边的门吱嘎一响吵醒的时候，已经是

下午了；从门里伸进一只裸露的臂膊，手里拿着一只盘子；盘子里是热气腾腾的面饼。

“今天是星期日，”语声很亲切，“烤了面饼，要吃吗？”

可是他并未作答：他在发烧。

第　四　部

第 一 章

伊里亚·伊里奇得病到现在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世界各地出现了许多变动：一个国家起了骚动，另一个国家已安定下来；某一个世界名人的声望没落了，另一个烜赫起来；这里，人类探求出了生存的一个新的奥秘，那里，住宅和一代人都化成了灰烬。旧的生活崩溃的地方，新的生活便象稚嫩的草木一样萌芽……

在维堡区寡妇普希尼钦娜的家里，虽然昼夜平和地流走，并没有给单调的生活加进一点意外的剧变，虽然四季象去年一样重复循环，但是生活毕竟没有停顿，始终在改变式样，不过改变得非常缓慢，就同我们行星上地质的改变一样：那里，一座山悄悄地崩塌，这里，大海把淤泥冲来，或者从岸边卷走，要经过几百年才形成冲积层。

伊里亚·伊里奇痊愈了。代理人查乔尔泰业已下乡，把出卖谷物的钱全数送来，从中支出的旅费、日用费和酬劳已使他非常满意。

关于地租，查乔尔泰来信说，已无法收齐，一部分农民破产了，一部分不知道四散到哪里去了，他正在就地作积极的调查。

关于道路和桥梁，他信上说，不妨从缓，因为农民们觉得与其去兴筑新路和桥梁，宁愿翻山越涧地步行到通商的村子里去。

总而言之，报告和钱都使伊里亚·伊里奇十分满意，他丝毫没有亲自前去的必要，在这一方面他又可以安心一年。

关于建筑房屋，代理人也处理了一下：和省里的建筑师一起确定了应用材料的数量，留下了命令叫村长一开春就运木材，并且吩咐他造一间堆放砖头的板棚，因此奥勃洛摩夫只消春天下乡，一边申请许可，一边开始建筑。他提议，在这以前先把地租收齐，再把领地押掉，这样一来开销就有着落了。

病后，伊里亚·伊里奇很久都很阴郁，时常一连几个钟头陷于病态的沉思里，有时候竟不回答查哈尔的问话，查哈尔把茶杯掉到地板上、不抹桌子上的灰尘，他都没有注意，房东太太每逢节日拿面饼进来的时候，都看见他含着眼泪。

随后，无言的冷淡逐渐代替彻骨铭心的悲哀。伊里亚·伊里奇一连几个钟头望着雪花飘落，在院子里和街道上堆积起来，把木柴、鸡埘、狗窝、小花园和菜田盖没，篱墙的柱子变成一个个尖塔，万物死去，裹在尸衣里。

他长久地倾听着咖啡磨子连续发出的响声、狗带着链子蹦跳和吠叫、查哈尔擦靴子和钟摆的匀调的滴答声。

房东太太象早先一样走进来，向他提议买什么或者吃什么；房东太太的孩子们跑来：他冷漠而又亲切地对房东太太讲话，帮助孩子们温功课，听他们念书，对他们孩子气的饶舌没精打采地、勉强地笑笑。

可是高山逐渐崩塌，海潮时涨时退，奥勃洛摩夫也一点一

点地恢复了他从前的正常生活。

夏天、秋天和冬天毫无生气地、百般无聊地过去了。但是奥勃洛摩夫又等待春天,还幻想动身到乡下去。

三月里烤了云雀面包,四月里取下了内窗,宣告涅瓦河已经解冻,春天已经来临。

他在花园里徘徊。随后有人在菜园里种起菜来;各种节日来到了:三一节①、悼亡节②、五一节;这些节日人们用小白桦树和花环来庆祝;在树林里喝茶。

从夏初起,全院子就时常谈起即将到来的两个大节日:圣伊凡节,房东太太的哥哥的命名日,和圣伊里亚节,奥勃洛摩夫的命名日;这是他们心目中的两件大事情。每当房东太太碰巧在菜市里买到了或者看见了出色的犊肉,或者烤出了特别好的面饼的时候,她总要说:"啊,要是在圣伊凡节或者圣伊里亚节能碰到这样的犊肉,或者烤出这样的面饼,那才好呢!"

他们时常谈起圣伊里亚节星期五,谈起一年一度到火药局去的郊游和柯尔庇诺地方斯摩棱斯克墓地的节期。

窗子底下又传来了孵卵鸡沉重的咯咯声和一群新的雏鸡的唧唧声;雏鸡馅和鲜菌馅的面饼、新腌的黄瓜上桌面了;不久草莓也登场了。

"现在的内脏不好,"房东太太向奥勃洛摩夫说,"昨天两副很小的讨价要七十戈比,但是有新鲜的鲑鱼:要吃冻鱼汤,天天都可以煮。"

普希尼钦娜家的家务料理得很出色,这不单因为阿葛菲

① 在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② 在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四举行的民间纪念亡者的节日。

娅·马特威耶芙娜是一位模范的主妇，治家是她的天赋，还因为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穆霍雅罗夫在饮食方面是一位老饕。他对于衣服和内衣都不大介意：好几年只穿一套衣服，对花钱买一套新衣服怀着嫌恶和懊恼的心情，他并不是小心地把衣服挂起来，而是向角落里丢作一堆。他象干粗活的人那样，星期六才换一次内衣；可是在饮食上决不吝惜费用。

在这一点上，他或多或少遵守着从吃公事饭起就替自己创立的独特的逻辑："肚子里有什么，人家看不见——不会说闲话；可是一条重甸甸的表链，一件新的燕尾服，一双蹭光雪亮的靴子——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

因此，普希尼钦娜家的食桌上经常出现头等的犊肉、琥珀色的鲟鱼、白色的松鸡。有时候他还亲自到菜市或者米留青区的商店① 里，象猎犬似地东嗅西嗅，在衣襟底下带回来一只最好的肥母鸡，不惜花四卢布买一只火鸡。

他从市场上买了酒回来，亲自藏起，亲自取用；但是在食桌上，除了一瓶用醋栗叶浸泡的伏特加以外，谁也没有看见过别的什么酒；那种从市场上买来的酒他是在楼上自己房间里喝的。

他同塔朗切耶夫出去钓鱼的时候，外套里总藏着一瓶上等的马德拉酒，而他们俩在"馆子"里喝茶的时候，他也总带着甜酒。

海底的逐渐沉陷或者显露和山的崩塌，正在一切方面实现，在阿妮希娅方面也如此：阿妮希娅和房东太太的彼此倾心，已变得难分难解，成为浑然一体。

① 彼得堡涅瓦大街上出售高级精美食品的商店。

看到房东太太参与他的家务，奥勃洛摩夫有一次用开玩笑的形式向她提议，请她完全负责他的膳食，免得他张罗琐碎事务。

她便喜形于色；甚至有意识地笑了笑。她的活动范围扩展得多宽阔啊：现在一份家务变成了两份，或者说还是一份，可是多大的一份啊！此外，她得到了阿妮希娅。

房东太太同哥哥谈了谈，第二天，所有奥勃洛摩夫厨房里的东西，都搬到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的厨房里来了；他的银器和食具放到了她的食橱里，而阿库丽娜就从女厨子降为照看家禽和菜园。

生活变得阔绰起来了；买糖、买茶叶、买粮食、腌黄瓜、浸渍苹果和樱桃、熬果酱——一切都是大手大脚的。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的本领施展出来了，阿妮希娅象老鹰展开翅膀似地伸开了手臂，生活沸腾了，象江河一样滔滔地流去。

奥勃洛摩夫同房东太太一家人一起在三点钟吃午饭，只有房东太太的哥哥单独吃，大半是过后在厨房里吃，因为他很迟才下班回家。

茶和咖啡由房东太太亲自送给奥勃洛摩夫，不是查哈尔送了。

查哈尔要是高兴，便抹抹灰尘，要是不高兴，阿妮希娅便象旋风似地飞奔进来，一部分用围裙，一部分用她裸露的手臂，几乎用鼻子，一下子就把一切都吹走、拂去、摘下、整理好，随着人也不见了；再不然，当奥勃洛摩夫到花园里去的时候，房东太太亲自到他的房间里，看到杂乱无章的情形，便摇摇

头，一边嘀嘀咕咕，一边把枕头拍松得象山一样，望望枕套，又自言自语说需要换一换，便把它们取下来，再掸掸窗子，看看沙发背后，走出去了。

海底的逐渐沉淀，山的崩塌，泥沙的淤积，加上轻微的火山爆发——这一切特别在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的命运里实现了，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是她自己。这只能从许许多多不断出现的意外的后果上看出来。

为什么她近来变样了呢？

为什么从前，要是肉烧糊了，鱼羹里的鱼煮化了，蔬菜没有放在汤里，她严厉地但是沉着而得体地向阿库丽娜训诫一番，就忘掉了。而现在，要是发生了这一类事情，她会从桌边跳起来，跑到厨房里，把阿库丽娜痛骂一阵，甚至向阿妮希娅瞪眼撅嘴，第二天就亲自照看蔬菜放下去了没有，鱼煮化了没有。

也许可以说，她不好意思在外人的眼里显得疏于家务，她的自尊心和她的整个活动原来都集中在这上面的！

好吧。可是为什么从前，晚上八点钟以后她就睡眼惺忪，九点钟让孩子们睡了，查看过厨房里的火熄了没有，烟道闭了没有，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就上床就寝，——不到早晨六点钟，任何大炮都不能惊醒她呢？

现在，要是奥勃洛摩夫去看戏，或者呆在伊凡·盖拉西莫维奇家里，尽不回来，她就睡不成觉，在床上翻来覆去，划十字，长吁短叹，尽管闭起了眼睛——怎么也睡不着！

只要街上有人叩门，她就马上抬起头来，有时候从床上跳起来，打开气窗，听听是不是他。

要是有人叩自己家的大门，她就急忙穿上裙子，跑到厨房

里去唤醒查哈尔或者阿妮希娅，叫他们去开大门。

也许可以说，这表明她是一位好心肠的房东，她不愿意家里杂乱无章，不愿意让房客夜里在街上尽等，要等到喝醉酒的管院人听见了才开门，此外，继续不断的叩门声会把孩子们吵醒……

好吧。可是为什么，当奥勃洛摩夫患病的时候，她不让任何人走进他的房间，用毡毯和地毯把房间铺满，把窗户遮暗，假使万尼亚或者玛莎稍微响一点叫一声，或者大声地笑一笑，这样善良而温和的她竟会勃然大怒呢？

为什么她不信任查哈尔和阿妮希娅，自己要通夜目不转睛地守在他的床边，直到早弥撒，随后急急忙忙披上外衣，在一张纸上用老大的字母写了“伊里亚”三个字，跑到教堂去，将这张纸递到祭坛上，祈求健康，随后走到一个角落里，跪下来长时间地把脸贴着地板伏拜，随后赶忙跑往菜市，再心怀恐惧地回家，向房门瞥视一下，耳语似地问阿妮希娅：

“怎么样？”

可以说，这不过是女性的通病——怜悯与同情而已。

好吧。那么为什么，当奥勃洛摩夫在病后恢复健康的时候，整个冬天都很阴郁，很少对她讲话，也不向她的屋子里张望，对她做的事情全不发生兴趣，也不同她说笑——她便消瘦了，一下子对于每一件事情都变得这样冷淡，这样兴致全无呢：她磨咖啡——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放了一大把菊苣进去，喝都没法喝——她竟毫无感觉，仿佛没有舌头似的。阿库丽娜没有把鱼煮熟；她的哥哥嘀嘀咕咕说了一通，离桌而去：她好象石头一样，仿佛听都没有听到。

从前，谁也没有见过她想心事，这和她是并不相称的：她老是走来走去，东动西动，锐敏地注视一切，看到一切的，而现在忽然把研钵放在膝上，仿佛熟睡了似地一动不动，随后忽然用杵子捣得狗都吠叫起来，以为有人在叩大门。

但是奥勃洛摩夫刚一复元，脸上刚一显出亲切的微笑，刚一开始象先前一样温存地看她，向她的屋子里张望和说笑——她的体态又丰满起来，家务又料理得生气勃勃，既轻快又欢喜，只有一个小小的独特的不同：从前，她象一架构造得很好的机器，成天匀调地、有规律地活动，走起路来从容不迫，讲话声音不高不低，磨咖啡，切糖块，筛东西，坐下去缝纫，她的针穿动得象时针一样匀调；随后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在去厨房的半路上停下来，打开食橱，取出什么东西，拿走——干这一切都象一架机器一样。

而现在，伊里亚·伊里奇已成为她家庭的一员，她连捣东西和筛东西也与以往不同了。她几乎忘掉了自己的花边。正要安稳地坐下去缝纫，忽然奥勃洛摩夫喊查哈尔倒咖啡——她三蹦两跳就跑到厨房里，仿佛瞄准什么似地张大着眼睛观看，抓起一把调羹，就着亮光倒出两三调羹来，看煮好了没有，咖啡清不清，有无渣滓，再看看乳脂里有无奶皮。

要是做奥勃洛摩夫心爱的菜，她便眼望着煎锅，揭开锅盖，闻闻，尝尝，随后亲自拿起煎锅放在火上。要是为他磨杏仁或者捣什么东西，她便满腔热情、浑身是劲，以致汗水淋漓。

所有的家务，捣、熨、筛等等——都产生了一种新的现实的意义：为了伊里亚·伊里奇的安宁和舒适。从前她把这些看作一种义务，现在却成为她的享受了。她已开始按照自己

的心愿过一种充实而多样的生活。

可是她并不知道自己心里所起的变化，她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而是一无抵抗和迷恋、一无战栗、一无热情、一无不安的预感和苦闷、一无精神上的兴奋和激动，无条件地处在这甜蜜的羁轭之下。

她仿佛忽然改信了另一种宗教，并不研究这是什么宗教，教义是什么，便皈依它，盲目地信奉它的规律了。

这种变化仿佛是自然而然在她的身上产生的，她象走到乌云底下似地，既不后退，又不往前奔跑，仿佛伤一次风或者患一次不治的热病一样简单地爱上了奥勃洛摩夫。

她自己一点都没有料想到：要是有人告诉了她，这在她倒是一则新闻——她会微笑一下而害羞的。

她默默地接受了对奥勃洛摩夫应尽的义务，研究他每一件衬衫的情况，计算他袜子上磨破的窟窿，了解他哪一只脚下床，注意他什么时候要长针眼，他吃什么菜，吃多少，他高兴还是烦闷，睡得够不够，仿佛她一辈子都是这样干的，并不自问这是为了什么，奥勃洛摩夫同她有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要这样奔忙。

要是有人问她爱不爱奥勃洛摩夫，她又会微笑一下，给予肯定的答复，可是当奥勃洛摩夫才搬到她那里一个星期的时候，她也会这样回答的。

为什么或者由于什么她刚巧爱上了他呢？为什么她一无所爱地出了嫁，一无所爱地活到了三十岁，现在忽然产生了爱情呢？

虽说爱情是一种象疾病一样突然发生，变幻莫测、不可名

状的感情，然而它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自己的规律和原因。假使对这些规律，人们至今还很少研究，那是因为被爱情打动了心的人顾不到用学术的眼光注意印象怎样暗暗进入了他的心灵，怎样象睡梦一样束缚住了他的感觉，他怎样开始盲目，从什么时候起，他的脉搏，他的心脏，开始跳得厉害，怎样从昨天起忽然产生了一种至死靡它的忠忱和自我牺牲的意图，“自我”怎样逐渐消失而变成“他”或者“她”，智慧怎样变得异常迟钝或者异常敏锐，自己的意志怎样顺从对方的意志，脑袋怎样低垂，双膝怎样颤抖，眼泪怎样流出，热病怎样发生的……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从前很少看见过象奥勃洛摩夫这样的人物，就是看见也是从远处看见的，他们也许投合她的心意，但是他们生活在另一种而不是她的环境里，她毫无机会去接近他们。

伊里亚·伊里奇不象她已故的丈夫十等文官普希尼钦那样走路时一本正经地踏着小步，不无休无止地抄写文件，不因为迟到衙门而害怕得发抖，瞧起人来不象请求那个人骑在自己身上走，而是这样大胆和自由地观看所有的人和一切事物，仿佛要求别人顺着自己似的。

他的脸并不粗糙，一点也不发红，而是白晰和细嫩的；那双手也不象她哥哥的——并不颤抖，并不绯红，而是又白又小。他坐下去，把一条腿叠在另一条腿上，用手托住头——他做这些动作都是这样无拘无束，这样安详和优雅；讲话不象她的哥哥和塔朗切耶夫，也不象她的丈夫；有许多话她连懂也不懂，但是感觉得这些话是聪明、美妙、不同一般的；就是她所懂得的，他说起来似乎也和别人不同。

他穿做工讲究的内衣，又天天换洗，洗脸用香肥皂，指甲时常修剪——他全身出落得那么美好，那么干净。他可以不做一事，事实上他真什么也不干，一切事情都由别人替他干：他有查哈尔和另外三百名查哈尔……

他是一位老爷，全身灿烂辉煌！同时他又这样善良：他走路和行动多么从容不迫，手抚摸人——象天鹅绒一样，她的丈夫用手抚摸她的时候却象捶打一般！他看人和讲话也都这样从容、这样善良……

她并没有涉想到，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但是假使有人想要探究和解释，奥勃洛摩夫出现在她的生活里所给予她精神上的印象，那就应当作这样的而不是作其他的解释。

伊里亚·伊里奇知道，他给这家人家，上自房东太太的哥哥，下至用链子锁起来的狗（自从他出现以来，它多得了两倍的骨头），带来了多大的意义，但是他不知道这意义有多么深远，他在房东太太的心上已赢得多么意外的胜利。

奥勃洛摩夫在她对他的饮食、内衣和房间的操劳与操心中，只看到她性格的主要特征的表现，而这主要特征，还在他第一次前来访问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那时阿库丽娜出其不意地拿着一只发抖的公鸡走进房间，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虽然被女厨子的不合时宜的热心弄得很难为情，却还是对她说，出卖的不是这一只而是那一只灰色公鸡。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本人不仅不会向奥勃洛摩夫卖弄风情，把心里的念头对他略为表示一下，而且一如上面所说，她从未意识到或者体会到这一点，甚至忘了在不久前她心里还没有这个念头，她的爱不过表现在至死靡它的无限忠忱

之中。

奥勃洛摩夫看不出她对他的态度的实质，始终只把它理解为她的性格如此。普希尼钦娜的这种正常、自然而无私的感情，对奥勃洛摩夫、对她周围的人、对她本人来说都还是一个秘密。

这种感情确实是无私的，因为她在教堂里供蜡烛，祈求奥勃洛摩夫健康，只是为了要他痊愈，而他从来不知道有过这件事情。夜里她坐在他的床头边，到天亮才走开，这件事情她事后也没有提起过。

他对她的态度要简单得多：在他看来，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本人，她永远活动着的臂肘，她关注着一切的眼睛，从食橱到厨房，从厨房到贮藏室，又从那里到地窖，来回不停，对家庭设备和用具的无所不知，都是象海洋一样浩瀚无际的、无法破坏的平静的理想生活的体现，这种生活的画面，在他的童年时代，在他父亲的家里，早就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上，磨灭不掉了。

在这里，正象他的父亲、祖父、儿孙辈和客人们懒散而平静地坐着或者躺着，知道屋子里永远有在他们周围伺候和操心的眼睛，以及给他们做衣服、做吃的、喝的、穿衣服、穿靴子、安顿他们睡觉、临死给他们阖上眼睛的永不休息的手一样，奥勃洛摩夫也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看到一个轻快、迅速的人在为他而不停地行动，并且知道，即使明天太阳也许会不升起来，旋风也许会掩蔽天空，暴风也许会从宇宙的这一头吹到那一头，但是汤和烧肉仍会出现在他的餐桌上，他的内衣仍会干净洁白，墙上的蛛网仍会给掠去，而他仍旧不会知道这

一切是怎么干出来的，不必费心思去想自己要什么，自有人会猜到他需要什么，替他拿到手边，不是由查哈尔肮脏的手粗鲁而懒洋洋地给拿来，而是由干净雪白的手和裸露的臂肘，带着亲切温柔的目光和忠心耿耿的微笑给拿来的。

他同房东太太每天越来越要好起来，可没有起过恋爱的念头，就是他不久前象患一场天花、麻疹或者热病一样经历过、事后回想起来都为之战栗的那种恋爱的念头。

他同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接近——就仿佛一步一步走向火焰，它使人越来越温暖，但是人不能够爱它。

饭后，他欣然留在她的房间里抽烟管，看她怎样把银器和食具收在碗橱里，拿出杯子倒咖啡，怎样把一只杯子擦洗得特别仔细，首先往这只杯子里倒咖啡，递给他，看他满意不满意。

她的房门开着的时候，他乐意地把眼睛停留在她那丰满的头颈和圆滚滚的臂肘上，要是房门半天没有打开，他甚至用脚悄悄地把它踢开，随着就同她说笑，同孩子们逗乐。

但是，假使一早晨没有看见她，他也并不感到无聊；饭后，他并不一定留在她那里，时常去午睡两个钟头；不过他知道，只要他一醒，他的茶就会准备好，甚至就在他醒来的那一分钟准备好。

而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心境平静下出现的：他在心上没有起过疙瘩，他从没有因为担心会看不到房东太太，担心她会怎样想、他要对她说什么、怎样回答她的问话，担心她将怎样瞧他而激动过一次——完全没有这种事情。

他没有感到过烦闷，没有通宵失眠，或者流甜蜜的和痛苦

的眼泪。他坐着抽烟，看她缝纫，有时候说几句话，有时候什么也不说，然而他觉得很平静，不需要任何东西，不想到哪里去，仿佛他所需要的这里全有了。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对他并不加以任何督促，也不提出任何要求。他既没有产生过任何出于自尊心的希冀和愿望，以及对建立功勋的渴望，对于时光消逝，精力衰退，一事无成，不是在过日子而是在混日子，也不感到苦恼。

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当作一棵贵重的植物，安放在暑热不临的阴地里，雨水不到的屋顶下，看护着他，抚育着他。

"您的针在鼻子跟前穿动得多快啊，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奥勃洛摩夫说。"您朝上缝得这样快，我真怕您把鼻子缝到裙子上去呢。"

她微微一笑。

"我就缝完这一行，"她仿佛在自言自语，"就要吃晚饭了。"

"晚饭有些什么菜？"他问。

"酸菜和鲑鱼，"她说。"鲟鱼到处都买不到：所有的铺子我都走遍了，哥哥也去问过——说是没有。如果捉到活鲟鱼——马车行的老板已经预定了，——他们答应切一段给我们。还有犊肉、炒饭……"

"好极了！您设想得多周到啊，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不过阿妮希娅别给忘了。"

"我是干什么的？听到嗤啦嗤啦的声音没有？"她把厨房门稍稍打开了一点，回答说。"已经在炒了。"

她接着就把一行缝好了，咬断了线，卷起针线，拿到卧室里去。

就这样，他象走向温暖的火一样地接近她，有一天走得太近了，几乎发生一场大火，至少火光闪烁了一下。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步，转过身来对着房东太太的门口，看到她的臂肘在非常急速地活动。

“永远忙个不完！”他一边说，一边走进她的房间。“您在干什么？”

“捣肉桂，”她象望着深渊一样望着研钵，用杵子毫不容情地捣着，回答说。

“假使我阻止您呢？”他握住她的臂肘，不让她捣，问她。

“您松手！还得捣些糖，倒些酒做布丁呢。”

他依旧握住她的臂肘，他的脸正在她的后脑边。

“您说说看，假使我……爱上了您，怎么样呢？”

她微微一笑。

“您会爱我吗？”他又问。

“为什么不爱？上帝命令我们爱每一个人。”

“假使我吻您一下呢？”他一边低声说，一边把脑袋凑到她的脸颊边，以致他的呼吸烧灼了她的脸颊。

“现在不是复活节周，”她带着笑容说。

“哦，您吻我一下吧！”

“要是上帝容许，我们能活到复活节，就可以接吻了，”她说，既不惊讶，也不慌乱和胆怯，却象一匹由人套着颈圈的马一样直挺挺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她的脖子。

“当心，我会把肉桂撒了；那就没有东西放在您的点心里了，”她提醒说。

“没有关系！”他回答。

“怎么您的睡衣上又有污迹了？”她把睡衣的前襟拿在手里，关心地问。“好象是油吧。”她嗅了嗅那个污迹。“在哪里沾上的？不是圣像前的神灯里滴下来的吧？”

“我不知道在哪里弄上的。”

“准是您碰到门上了？”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忽然推测说。“铰链老是嘎啦嘎啦响——昨天才涂了油。赶快脱下来，我来把它去掉，洗一洗：明天就没有油迹了。”

“好心的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奥勃洛摩夫懒洋洋地把睡衣从肩膀上脱了下来，说。“我们住到乡下去吧：那里才是真正的家务！什么都有：菌子，草莓，果酱，鸡埘，牛栏……”

“不，我去干什么？”她叹息了一声说。“生在这里，一辈子住在这里，死也应当死在这里。”

他微微激动地望着她，但是眼睛里并无光采，也没有含着泪水；他没有远大理想，也不渴望建立功勋。他只想坐到沙发上，眼睛不离开她的臂肘。

第二章

圣伊凡节是一个盛大的日子。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头一天就没有去上班，满城东跑西奔，每一趟不是带一袋就是带一篮东西回家。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三昼夜只靠咖啡过活，仅仅给伊里亚·伊里奇做三道菜，其余的人就随便吃点什么。

阿妮希娅甚至头天晚上整夜没有睡觉。只有查哈尔睡足了她的一份和自己的一份，并且带一点轻蔑的神情满不在乎地看待这些准备工作。

“在我们奥勃洛摩夫卡，每一个节日都这样准备酒席的，”他对从伯爵厨房里请来的两个厨子说，“有五道点心，调味品多得数也数不清！老爷们吃整整一天，第二天也是这样吃。剩下来的我们还要吃四五天。刚吃完，客人又来了——于是又这样来一次，而这里不过一年一次！”

端菜的时候，他总是先端给奥勃洛摩夫，而且无论如何不肯给一位脖子上挂着一枚大十字架的先生端菜。

“我们老爷是世家，”他骄矜地说，“而这是些什么客人！”

坐在桌子一端的塔朗切耶夫，他根本不给他端菜，或者他认为多少合适，就倒多少食物在他的盘子上！

所有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的同事，三十来个人，全都到场了。

大鲑鱼、八宝雏鸡、鹌鹑、冰淇淋和上等酒——这一切很体面地标志着一年一度的节日。

到末了，客人们彼此拥抱，对主人的菜肴吹捧了一阵，随后就坐下去玩牌。穆霍雅罗夫鞠躬道谢说，为了款待宾客，他不惜花费三分之一的年俸。

客人们玩到早晨才陆续散去，于是家里又寂静到伊里亚节。

那一天，奥勃洛摩夫的外客只有伊凡·盖拉西莫维奇和

那位不言不答的亚力克塞耶夫，也就是在这部小说的开场，曾经在五月一日来请伊里亚·伊里奇到叶卡德琳霍夫去的那一位。奥勃洛摩夫不但不愿意比伊凡·马特威耶维奇逊色，而且竭力以这一带地方所不知道的精美的山珍海味来夸耀。

用空心包子来代替油腻的鱼肉馅饼；上汤之前，先上牡蛎；还有纸包雏鸡加菌子、蜜汁肉、鲜嫩的蔬菜、英国式的汤。

桌子中央摆着一个大菠萝蜜，四周是桃子、樱桃、杏子。花瓶里插着鲜花。

刚开始喝汤，塔朗切耶夫刚因为包子里没有馅儿这个愚蠢的主意开始咒骂包子和厨子，忽听得狗狂吠起来，带着链子乱蹦乱跳。

一辆马车驶进了院子里，有一个人在打听奥勃洛摩夫。每个人都惊异得张大了口。

“是去年认识的什么朋友记起了我的命名日吧，”奥勃洛摩夫说，“不在家，说我不在家！”他轻声对查哈尔嚷道。

宴席是设在花园中亭子里的。查哈尔正赶出去谢绝来客，半路上却撞见了希托尔兹。

“安得烈·伊凡尼奇！”他满心欢喜地嗄声说。

“安得烈！”奥勃洛摩夫向他大声叫喊，赶过去拥抱他。

“多凑巧，刚赶上吃午饭！”希托尔兹说。“给我点东西吃；我饿了。好容易才找着你！”

“来，来，坐下来吧！”奥勃洛摩夫慌忙地说，让希托尔兹坐在自己的身边。

希托尔兹一出现，塔朗切耶夫便第一个迅速地越过篱墙，溜到菜园里去；接着伊凡·马特威耶维奇隐在亭子后面，随

即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房东太太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打扰你们了，”希托尔兹跳起来说。

“到哪里去，干什么？伊凡·马特威伊奇！米海·安得烈伊奇！”奥勃洛摩夫喊。

他让房东太太仍旧坐到原位上，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和塔朗切耶夫已无法叫回来。

“从哪里来，怎么样来的，要耽搁很久吧？”问题一个跟着一个。

希托尔兹因事来彼得堡两个星期，随后要到乡下，到基辅，再到天知道什么地方去。

在餐桌上，希托尔兹话讲得很少，但是东西吃得很多：可见他的确是饿了。其他的人更不消说都是默默地在吃喝。

吃罢饭，桌子上的东西都收走了，奥勃洛摩夫吩咐把香槟酒和塞尔脱斯矿泉水①放在亭子里，便同希托尔兹两个人留下来。

他们俩缄默了一阵。希托尔兹久久地凝视着他。

“怎么了，伊里亚？！”他终于说，可是说得非常严峻，简直难以答复，奥勃洛摩夫不得不低下头去，一言不发。

“那么是‘时不再来’了？”

“什么‘时不再来’？”奥勃洛摩夫问，仿佛不太明白似的。

“你已经忘了‘时不再来，机不可失！’这句话了吧！”

“我现在……和从前不同了，安得烈，”他终于说，“谢谢老

---

① 德国的一种矿泉水。

天爷，我的事情都已办得有条有理，我并不悠闲地躺着，计划已经接近完成，订了两份杂志；你留给我的书差不多已经全部看完了……”

“那么为什么没有出国？”希托尔兹问。

“被她阻挡了……”

他支支吾吾起来。

“是奥尔迦吗？”希托尔兹意味深长地望着他问。

奥勃洛摩夫脸红了。

“怎么，难道你也听说了？……她现在在哪里？”他瞥视一下希托尔兹，迅速地问。

希托尔兹并不回答，继续看着他，想要看到他的内心深处。

“听说她同叔母出国去了，”奥勃洛摩夫说，“就在……”

“就在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希托尔兹把话说完全。

“难道你也知道了……”奥勃洛摩夫问，窘得不知道向哪里藏身。

“全知道了，”希托尔兹说，“连丁香花的事情也知道了。你不害羞，不痛苦吗，伊里亚？你不因后悔和遗憾而痛苦吗？……”

“别说了，别再提起这些了！”奥勃洛摩夫急忙打断他的话说，“当我看到我和她之间横隔着一道深渊，当我确信我配不上她的时候，我就害了一场热病。……啊，安得烈！要是你爱我，就别使我苦恼，别再提起她了：我早就对她指出过这个错误，她不肯相信……说真的，我没有太大的过错……”

“我并不归罪于你，伊里亚，”希托尔兹友善而温和地继续说，“我看过你的信。最大的过错是我，其次是她，再其次才是你，而且你的过错很小。”

“她现在怎么样？”奥勃洛摩夫羞怯地问。

“怎么样：整天愁容满面，哭得使人无法安慰，而且诅咒你……”

随着希托尔兹说的每一句话，奥勃洛摩夫的脸上就出现惊骇、同情、恐惧和悔恨的神情。

“你说什么，安得烈！”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看在上帝面上，我们此刻马上就去吧；我要伏在她的脚边请求她宽恕……”

“安静地坐着吧！”希托尔兹笑着拦阻说，“她很愉快，而且很幸福，托我向你问候，还想给你写信，但是我劝阻了她，唯恐这会使你激动。”

“哦，谢天谢地！”奥勃洛摩夫噙着眼泪说，“我多高兴啊，安得烈，让我吻你一下，我们来为她的健康干一杯吧。”

他们俩每人喝了一杯香槟。

“她现在在哪里？”

“在瑞士。到秋天就要同叔母到自己的领地上去。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到这里来的：还得在法院里给最后奔走一下。男爵没有把事情办到底，他想向奥尔迦求婚……”

“真的吗？那么说这是实在的了？”奥勃洛摩夫问，“她怎么样呢？”

“当然是拒绝罗；他一生气就走了，我现在就得来收拾残局！下星期就能把一切办完了。哦，你怎么了？干吗你躲在这

个偏僻地方?”

“这里很安宁,很平静,安得烈,没有人打搅我……”

“打搅你什么?”

“工作……”

“对不起,这里简直是奥勃洛摩夫卡,只是更糟一些,”希托尔兹向四下里张望着说。“我们一起到乡下去吧,伊里亚。”

“到乡下去……好的,我想那里马上就要开始建筑了。不过不是马上就去,安得烈,让我考虑一下……”

“又是考虑一下!我是知道你怎样考虑的,还不是象两年前考虑出国那样地考虑。我们下星期就走吧。”

“怎么能这样快,下星期就走?”奥勃洛摩夫替自己辩护说,“你本来就在跑来跑去,但是我不得不准备一下。……我的全部财物都在这里:怎么丢得下?旅行用的东西,我一样也没有。”

“什么也不需要。哦,你需要什么呢?”

奥勃洛摩夫不作声。

“我的身体很坏,安得烈,”他说,“气喘得很厉害。又害起针眼来了,一会儿是这只眼睛,一会儿又是那一只,腿也开始发肿。有时候夜里睡着了,仿佛有人突然打了一下我的脑袋或者背脊,我就跳起来……”

“听我说,伊里亚,我认真地跟你说,你非得改变生活方式不可,要不然你会得水肿病或者中风的。你的前途是——已经没有希望了:要是奥尔迦这一位安琪儿也不能使你从自己的泥沼里脱身出来处在她的翅膀下,我就没有办法了。不过你给自己选择一个小小的活动范围、整顿整顿领地、张罗张罗

农民们、了解了解他们的事情、盖盖房子、种种树——这一切你都应当而且可以做到的。……我不会放松你的。现在我不但听从自己的愿望，也遵从奥尔迦的意志：她希望——听到了没有？——你不要完全死掉，不要把自己活埋掉，我答应她要把你从坟墓里掘出来……”

“她还没有忘掉我！我配吗！”奥勃洛摩夫感情冲动地说。

“不，她没有忘掉你，而且恐怕决不会忘掉你：她不是那种女人。你还应当到她的领地上去作客。”

“不过现在不行，看在上帝面上，现在不行，安得烈！让我忘了吧。啊，这里还……”

他指指心……

“还怎么样？不是爱情吧？”希托尔兹问。

“不，是惭愧和悲伤！”奥勃洛摩夫叹息着回答。

“好吧！我们到你的领地上去吧：你不是要盖房子吗；现在是夏天，宝贵的时光没有多久了……”

“不，我有一个代理人。他现在在乡下，我准备一下，考虑考虑，就可以去了。”

他在希托尔兹面前吹起牛来了，说自己寸步未行便已出色地把事情安排好，说代理人在调查逃走的农民，把谷物卖得价钱很高，给他送来了一千五百卢布，今年多半还会把地租收齐了送来。

希托尔兹听到这样说，双手举起来拍了一下。

“你是在受围劫！”他说。“从三百名农民身上才到手一千五百卢布！代理人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止一千五百，”奥勃洛摩夫纠正说，“他从出卖谷物的

收入里拿过一笔酬劳……”

“多少酬劳？”

“真的记不得了，可是我来拿给你看：我有一张账单在什么地方。”

“唉，伊里亚！你当真是完了，不可救药了！”他断言说。“穿上衣服，到我那儿去吧！”

奥勃洛摩夫正要表示异议，但是希托尔兹差不多已把他硬拖到自己那里，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张文据，叫奥勃洛摩夫签了字，告诉他说，在奥勃洛摩夫亲自到乡下熟悉农事之前，他要把奥勃洛摩夫卡租下来。

“你将多得两倍的钱，”他说，“不过我不会长久当你的承租人的——我有我自己的事情。我们现在就一起到乡下去，或者你跟着就来。我要到奥尔迦的领地上去，那里离奥勃洛摩夫卡才三百俄里，顺便也去一趟，把代理人赶走，料理一下，随后你亲自到场吧。我不会放松你的。”

奥勃洛摩夫叹了一口气。

“唉，生活！”他说。

“生活怎么样？”

“生活纠缠人，不得安静！但愿睡了下去……长眠不醒……”

“那是你要把火熄灭了逗留在黑暗里！好一种生活！嘿，伊里亚！说真的，哪怕你稍为用哲理推究一下也好！生命是瞬息即逝的，你却躺下去睡觉！让生命继续不断地燃烧吧！啊，要是能活到两三百岁有多好！”他最后说，“可以完成多少事业啊！”

“你是——另一回事，安得烈，”奥勃洛摩夫反对说，“你长着翅膀：你不是在生活，你是在飞；你有才能，有自尊心；瞧，你并不胖，并不害针眼，并不后脑发痒。你安排生活好象是不同的……”

“嘿，得了吧！一个人生来就该自己安排生活，甚至应该改变自己的本性，可是他长了一个大肚子，便以为造物主加在他身上的就是这副重担！你也长过翅膀，可是你把它们摘掉了。”

“它们到哪里去了，我的翅膀？”奥勃洛摩夫沮丧地说。“我什么也不会……”

“那是你不想会，”希托尔兹打断他的话说。“没有什么也不会的人，当真是没有的！”

“可是我就不会，”奥勃洛摩夫说。

“依你说，你连给衙门里写公文、给房东写信也不会，但是你不是给奥尔迦写过信吗？信里不是没有把所字和云字缠夹不清？信纸象绸缎一样，墨水是从英国铺子里买来的，字体也很漂亮：是不是？”

奥勃洛摩夫脸红了。

“需要的时候，思想和文笔都来了，就是拿去出版小说也行。不需要的时候，你就不会，眼睛看不见，书法也不行！早在童年时代，在奥勃洛摩夫卡，在叔伯母、保姆和叔伯中间，你就已经丧失了你的才能。从你不会穿袜子起，到你不会生活为止。”

“这些话也许是真的，安得烈，但是没有办法，无可挽回的了！”伊里亚毅然叹一口气说。

“怎么无可挽回！”希托尔兹冒火地反对说。“胡说八道。按照我的话去做，就可以挽回！”

希托尔兹独自到乡下去了，奥勃洛摩夫仍旧留居在市郊，答应到秋天才去。

“怎么对奥尔迦说呢？”临行之前，希托尔兹问奥勃洛摩夫。

奥勃洛摩夫垂倒了头，凄然地默不作声；随后叹一口气。

“不要对她提起我！”他终于困惑地说，“对她说，没有看见我，没有听到我的消息……”

“她不会相信的。”希托尔兹反对说。

“那就对她说我完了，死了，下落不明了……”

“她会哭泣，好久不会安心的：为什么要使她伤心呢？”

奥勃洛摩夫感动地犹豫了一下；眼睛湿润起来。

“好吧；我来对她撒一个谎，说你就是靠着回忆她在过生活，”希托尔兹最后说，“而且在寻求严肃认真的目标。你得注意，生活的目标就是生活本身和劳动，而不是女人：在这一点上你们俩都犯了错误。她将多么满意！”

他们俩告别了。

第　三　章

圣伊里亚节的第二天晚上，塔朗切耶夫和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又在馆子里会面。

“拿茶来！”伊凡·马特威耶维奇阴郁地吩咐说，当跑堂

把茶和甜酒送上来的时候，他困恼地把酒瓶朝他一推。"这不是甜酒，是铁钉！"他说，便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了自己的一瓶，拔开塞子，给跑堂闻一下。"以后不要塞出这种东西来！"他提醒说。"老兄，事情不妙啊！"跑堂走开之后，他说。

"是啊，鬼把他给带来了！"塔朗切耶夫愤怒地回答。"这个德国人是个大混蛋！他把委托书给作废了，自己把领地租了下来！你听说过这种事情没有？他要剥这只羔羊的皮。"

"要是他知道了实情，老兄，我怕会出事情。他一知道地租已经收了，而且是我们收的，也许会起诉……"

"起诉！你竟胆小起来了，老兄！查乔尔泰不是初次出手弄地主的钱，他不会留下小辫子的。他哪会给农民们出什么字据：多半是两个人单独当面搞的。德国人会发火，大吵大闹一番，也就完事了。哪里会起诉！"

"是吗？"穆霍雅罗夫满心欢喜地说。"哦，喝酒吧！"

他给自己和塔朗切耶夫斟了甜酒。

"眼看好象在世界上生活不成了，但是一喝了酒，就能生活下去！"他安慰自己说。

"老兄，目前你要办一件事情，"塔朗切耶夫继续说，"你要造一些账单，喜欢开什么就开什么，柴火、卷心菜，开什么都行，好在奥勃洛摩夫现在把家事交给了你妹妹经管，你把总数记在开支项下。但等查乔尔泰一到，我们就说，他带来的地租全数抵了开销。"

"如果他把账单拿去给德国人看，德国人核算一下，那就……"

"哪有这个事情！他会把它们塞到连鬼也找不到的地方

去的。德国人一时还不会来，到时候他就忘掉了……”

“是吗？喝酒吧，老兄。”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向杯子里斟着酒说，“用茶来冲淡这种好东西才可惜呢。你闻闻看：三个银卢布呢！要不要叫一个杂拌汤？”

“行。”

“喂，跑堂！”

“不，真是个混蛋！竟说什么‘租给我吧’，”塔朗切耶夫又愤怒地开始说，“你我俄国人是不会想出这种念头来的！这种做法就是德国人的气派。那里尽是什么农场和租地。等着吧，他还会用股票搞得他受不了的。”

“股票是怎么一回事，我始终没有好好弄清楚？”伊凡·马特威耶维奇问。

“德国人的发明！”塔朗切耶夫恶狠狠地说。“譬如说，有一个骗子想出来盖耐火的房屋，要着手建筑一个城市：没有钱，他便出卖证券，假定说每股五百卢布吧，一群笨伯便把它们买下来，彼此转手。听到风声说企业的业务很好，证券便涨价，不好——便完全破产。证券还留在手里，但是钱没有了。假如你问他们：城市在哪里？他们说，烧掉了，没有造成，那位发明者却带着你的钱逃走了。这就是股票！那个德国人会把他拖下水去的！奇怪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拖下去！是我一直在阻挡，是我在保护我的同乡！”

“但是，这条财路算是完了，案子已经结束，收在档案里了；我们再也不会从奥勃洛摩夫卡收到地租了……”穆霍雅罗夫略有几分醉意地说。

“去它的吧，老兄！你的钱是用铲子也掘不尽的！”塔朗切

耶夫反对说，也喝得有点迷迷糊糊，“财源是靠得住的，去挖就是了，别泄气。干一杯吧！”

“这算什么财源，老兄？一辈子尽是一卢布两卢布地捞……”

“不是已经捞了二十年了，老兄：别说昧良心的话！”

“二十年了！”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大着舌头回答，“你忘了我一共才当了九年多的录事。以前只有十戈比和二十戈比的银币在袋子里晃晃荡荡，说也惭愧，有时候还往往捞一些铜币。这是什么生活！唉，老兄！世界上有的是走运的人，只要向别人咬一声耳朵，或者口授一行文字，或者仅仅在纸上签一个字—— 一下子口袋里便胀鼓鼓的象枕头一样，可以在这上面睡觉。要是这样干它一场倒也好了，”他想入非非地说，醉得越来越厉害了，“申请人差不多见不着他的面，也不敢走近他。坐上马车，喊一声：‘到俱乐部去！’在俱乐部里，佩着勋章的人都同他握手，他玩牌不是下五戈比的注，吃起饭来，吃起饭来——啊！他连说一句杂拌汤也会害臊的：皱起眉头并且吐一口口水。冬天一定要雏鸡佐膳，四月里吃草莓！家里，太太穿绸着绢，孩子们有家庭女教师，头发梳得光洁，衣服穿得漂亮。唉，老兄！天堂是有的，但是罪孽不让我们进去。喝酒吧！喏，杂拌汤拿来了！”

“别哭穷了，老兄，别昧着良心了：你有家当，而且是一笔很大的家当……”酩酊大醉的塔朗切耶夫说，眼睛红得象出血。“三万五千银卢布——不是闹着玩儿的！”

“小声些，小声些，老兄！”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打断他的话说。“这有什么，始终是三万五千！什么时候才会达到五万

呢？即使有了五万，也进不了天堂。结了婚，就得想前顾后过日子，每一卢布都得算计算计，必须放弃喝牙买加酒的念头——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可是很安稳呀，老兄；这一个人给你一卢布，那一个人给你两卢布——一天也能积攒六七卢布。没有人调查，没有人找岔，没有把柄，没有风险。要是在一件重大案子上签了一个字，你就一辈子脱不了干系。不，老兄，不要没有良心呀！”

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没有听他说话，早在想别的心事了。

“听我说，”他忽然瞪起了眼睛说，因为什么事情高兴起来，酒意差不多完全消失了，“可是不，我害怕，我不说，我不让这只小鸟从头脑里飞出来。这才是财宝飞上门来。……喝吧，老兄，快喝！”

“你不告诉我，我就不喝，”塔朗切耶夫一边说，一边把酒杯推开去。

“事情很重要，老兄，”穆霍雅罗夫望着门口耳语说。

“是吗？”塔朗切耶夫急不可耐地问。

“我想到了一个妙着。你知道，老兄，这等于在一件重大案子上签一个字，的确是这样！”

“到底是什么事情，你说不说？”

“你知道有多大的油水？”

“哦？”塔朗切耶夫催促说。

“先别忙，让我再想一想。不错，这是无从破坏的，这是合法的。就这么着，老兄，我来告诉你吧，这是因为少不了你；没有你就不方便。要不然，怎么说我也不会告诉你；这不是叫外人与闻的事情。”

"难道我在你的眼里是外人吗，老兄？好象我已经替你效劳不止一次了，我当过证人，抄写过东西……你记不记得？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老兄，老兄！别泄漏秘密。你这是怎么的，说话就象放排炮一样！"

"这里有什么鬼会听见？难道我会忘了自己吗？"塔朗切耶夫困恼地说。"干吗你要气我呢？哦，讲吧。"

"你听我说：伊里亚·伊里奇有点胆小怕事，而且什么事情都不懂：那张租契就搞得他昏天黑地，人家把委托书退给他，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于不记得有多少地租可收，他自己也说：'我什么都不懂'……"

"那又怎么样？"塔朗切耶夫急不可耐地问。

"是这样，他到舍妹屋里走动得太勤了。前几天，他一直呆到过十二点，在前室里碰见了我，竟好象没有看见我似的。所以我们还要留心以后的情形，回头再……你从旁对他说一说，玷辱一家的名誉是不好的，她是一个寡妇；你告诉他说，人家已经晓得这件事情了；现在她嫁不出去了；本来有一位富商求婚，现在听说他夜夜呆在她的屋里，不愿意提亲了。"

"那又怎么样，他会大吃一惊，倒在床上，象一只骟猪那样翻来覆去，唉声叹气——这就完了，"塔朗切耶夫说。"这会有什么好处？油水在哪里？"

"你怎么不明白！你告诉他，我要去告他，好象有人偷偷瞧见他，有的是人证……"

"那又怎么样？"

"要是他吓得胆战心惊，你就告诉他，可以和解了事，牺牲

小小的一笔钱就行。”

“他哪里有钱？”塔朗切耶夫说。“出于害怕，他答应是会答应的，哪怕一万也行……”

“到时候只要你向我眨眨眼睛，我就把借据预备好。……抬头用舍妹的名义，写：‘立借据人奥勃洛摩夫，兹借到寡妇某某人名下一万卢布整，限期偿还等等。’”

“有什么好处呢，老兄？我可不明白：这笔钱会落到令妹和她的孩子们手里去的。油水究竟在什么地方？”

“舍妹要出给我一张同样数目的借据，我来让她签字。”

“如果她不签呢？坚决不签呢？”

“你是说舍妹？”

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尖声地笑起来。

“她会签的，老兄，她会签的，她会签署自己的死刑宣判书，连问都不问一声，不过笑笑而已，她会接过纸就在一边歪歪曲曲地写上‘阿葛菲娅·普希尼钦娜’，而决不知道签的内容是什么。真的，我们俩可以不出面，舍妹对十等文官奥勃洛摩夫有债权，我对十等文官夫人普希尼钦娜有债权。让那个德国人发火去吧——这可是合法的！”他举起了发抖的双手说。“喝酒吧，老兄！”

“合法的！”塔朗切耶夫欢喜地说。“喝酒吧。”

“要是事情进行得顺利，过一两年可以再干它一次；这是合法的！”

“合法的！”塔朗切耶夫赞许地点点头说。“我们再干它一次！”

“再干它一次！”

他们俩便一饮而尽。

“假使你那位同乡不肯让步，先写信告诉了那个德国人，”穆霍雅罗夫小心翼翼地提醒说，“老兄，事情便不妙了！我们是闹不起来的：她是寡妇，不是黄花闺女！”

“写信！他决不会写的！要过一两年才会写，”塔朗切耶夫说。“他若是不肯让步——我来骂他好了……”

“不，不，千万使不得！会把一切都弄糟的，老兄：他会说我们强迫他签的字，也许还会去告我们殴打，那就是刑事案子了。不，这不行！但是可以这样，你先同他吃喝：他喜欢喝用醋栗叶浸泡的伏特加。等他的头一发晕，你向我眨眨眼睛：我就拿着借据进来。他会数目也不看，象那次签租契一样签字的，随后等公证人作了证，那就受审也不怕了。象他这样的老爷是不好意思承认在喝醉酒的时候签字的；这件事完全合法！”

“合法！”塔朗切耶夫重复说。

“到时候让那些继承人在奥勃洛摩夫卡去吃苦头吧！”

“让他们去吃苦头吧！干一杯，老兄。”

“为傻瓜们的健康干一杯！”伊凡·马特威耶维奇说。

他们俩又一饮而尽。

第　四　章

现在应当倒述一下希托尔兹在奥勃洛摩夫的命名日去看他之前，在远离维堡区的另一个地方的情形。那里有读者所

熟悉的一些人物，但是由于某种特殊的想法，希托尔兹没有把她们的情形完全告诉奥勃洛摩夫，或者是因为奥勃洛摩夫没有问起她们，这大概也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想法吧。

有一天，希托尔兹在巴黎的一条林荫大道上漫步，心不在焉地扫视着行人和店铺的招牌，目光并不停留在什么上。他已很久没有接到俄国的来信，无论是从基辅、敖德萨或者彼得堡都没有信来。他觉得很无聊，又邮寄了三封信，正步行回家。

突然间，他的眼睛惊异地、凝然地注视着什么，随后又恢复了寻常的表情。有两位妇女从林荫大道拐进了一家店铺。

“不，不可能的，”他想，“看错人了吧！我可是认识的啊！这不是她们。”

然而他还是走到那家店铺的橱窗前，隔着玻璃谛视这两位妇女：“一点也看不清，她们背着窗子站着。”

希托尔兹走进去买东西。其中一位回过头来，脸正对着阳光，他认出是奥尔迦·伊林斯卡娅——但又认不准！他想冲到她的身边，却又停下来凝然地望着她。

我的天哪！变得多厉害啊！是她，又不是她。面貌是她，可是脸色苍白，眼睛似乎凹下去了一点，嘴唇上已没有稚气的微笑，已没有那种无忧无虑和天真烂漫的神情。她眉毛上闪现出的思想一会儿是严肃的，一会儿是悲哀的，眼睛仿佛在诉说许多从前所不知道和不说的话。她的目光已不象早先那样坦率、明朗和安详；整个脸庞笼罩着一片悲哀的或者迷惘的浮云。

他向她走过去。她眉头微锁，迟疑地对他望了一会儿，认

出了是他：眉头便舒展开，而且高低显得匀称了，眼睛里闪烁出平静的、不慌不忙的但是深切的喜悦。如果一个人的心爱的妹妹能这样兴高采烈，当哥哥的一定会感到幸福的。

“我的天哪！原来是您啊？”她用渗透到内心的万分高兴的声音说。

叔母迅速地转过身来，三个人便一齐讲起话来。他责备她们没有写信告诉他；她们声辩说，她们来到巴黎才第三天，正在到处找他。有一家人家对她们说，他到里昂去了，于是她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可是你们怎么想到到这里来的呢？连告诉也不告诉我一声！”他责备说。

“我们走得很匆忙，所以不想给您写信了，”叔母说。“奥尔迦想让您感到意外。”

他望望奥尔迦：她的脸色并不证实叔母的话。他更仔细地看看她，可是摸不出她的心思，看不出她的底细。

“她怎么了？”希托尔兹想。“我向来一下子就能猜透她的心思，可是现在……她变得多厉害啊！”

“您有了多大的长进，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您长成了，成熟了，”他高声说，“我认不得您了。不过一年光景没有见面。您干什么来了，遭到什么事了？对我说吧！”

“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她端详着一块衣料说。

“您唱得怎么样了？”希托尔兹一边问，一边继续了解在自己心目中与以往不同的奥尔迦，竭力想在她的脸上看出他所不熟悉的表情，可是这种表情象电光一样一闪便消失了。

“好久没有唱了，有两个来月了，”她心不在焉地说。

“奥勃洛摩夫怎么样了？”他忽然提出这个问题来。“他活着吗？他同您通信吗？”

这时候，要不是叔母及时帮忙，也许奥尔迦会不知不觉地泄露出自己的秘密。

“您想想看，”她一边说，一边从铺子里走出来，“他向来每天都到我们家里来，后来一下子不见面了，我们准备好了要出国；我派人到他那里去——说是病了，不见客：于是没有见面。”

“您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吗？”希托尔兹向奥尔迦关心地问

奥尔迦正用长柄眼镜凝视着一辆驶过的马车。

“他的确是生病了，”她装作注视着那辆驶过的马车的样子说。“您瞧，ma tante，车子里坐的好象是我们同路来的旅伴。”

“不，您答复我伊里亚的问题吧，”希托尔兹执拗地说，“您对他怎么了？为什么没有带他一道来？”

“Mais ma tante vient de dire，① ”她说。

“他懒得要命，”叔母说，“又怕见生人，只要有三四位客人到我们家里来，他便马上回家。您想想看，他在歌剧院里定了长期座，竟连一半日子的戏也没有听到！”

“他没有听过鲁比尼② ，”奥尔迦补充说。

希托尔兹摇摇头，叹一口气。

“你们怎么决定到巴黎来的呢？要呆很久吗？什么事情

---

① 法语：叔母刚才已经说过了。

② 鲁比尼(1795—1854)，意大利男声歌唱家。一八四四年曾在彼得堡演出。这里用来作为说明奥勃洛摩夫懒怠的例子。

使你们忽然想起到这里来了？”希托尔兹问。

“遵照医生的劝告，是为了她才来的，”叔母指着奥尔迦说。“彼得堡的生活分明对她的健康有影响，所以我们出国来过冬，不过还没有决定在哪里过：在尼斯① 还是在瑞士。”

“真的，您变得多了，”希托尔兹一边沉思地说，一边注视着奥尔迦，研究着她的每一条青筋，看着她的眼睛。

伊林斯基一家人在巴黎住了半年：希托尔兹是她们每天的和唯一的交谈者和向导。

奥尔迦显然已开始恢复常态：她从沉思转为平静与冷淡，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她内心里在想什么——那只有天知道。她慢慢地又成为希托尔兹原先的朋友了，虽然他逗她笑的时候，已不再象早先那样稚气地清脆地纵声大笑，不过适可而止地笑一笑。有时候好象还因为不得不笑而感到懊恼。

他立刻看出，不能再逗她笑了：她时常眉毛一道高一道低地皱紧眉头瞧着他，听他的可笑的戏谑，却并不发笑，继续默默地望着他，仿佛很不耐烦，或者对他的轻率有所责备似的，或者根本不理他的玩笑，突然向他提出一个深奥的问题，提出问题的时候目光极为坚决，使他因为说话太随便，内容又空泛而感到惭愧。

有时候，她对于人们日常的无谓的纷忙和饶舌表示真心的厌烦，因此希托尔兹不得不马上带她们转向另一个生活圈子，那里，他是不常而且不愿同女人们一起去的。他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才使奥尔迦深远和疑问的目光变得明朗而平静，不

---

① 法国东南部沿海的城市。

再渴望，不再探求什么远远地掠过她的眼睛的事物。

每逢他解释得不仔细，她的目光变得冷淡、严峻，眉头皱起来，脸上布满一片无言而深为不满的阴影的时候，他是多么不安啊！他不得不在两三天里运用最细致的智慧，甚至于施展狡计，用火一般的热情以及应付女人的全副本领，才好容易一点一点地从奥尔迦的心里把明朗的曙光唤回到她的脸上，把和解的柔情唤回到她的目光与微笑里。

有时候，他被这种斗争搞得精疲力尽，深夜才回家，但当他作为胜利者出现的时候，却感到幸福。

"我的老天爷，她多么成熟了啊！这小姑娘有了多大的长进啊！谁是她的老师？她从哪里学到这人生真谛的？从男爵那里吗？他很圆滑，从他那些华而不实的语句里，是吸取不到什么东西的！从伊里亚那里也学不到什么的！……"

他不能够理解奥尔迦，第二天又跑到她那里，小心翼翼地怀着恐惧察看她的脸色；时常感到很棘手，只有靠自己的全部智慧与实际生活的知识，才战胜了表现在奥尔迦面貌上的一切问题、疑惑和要求。

手里举着经验的明灯，他走进她的智慧与性格的迷宫中去，每天搜寻和研究她的新的特征和新的事实，却始终看不到她的内心深处，只是惊异而慌乱地观察着她的智慧怎样在要求每天急需的食粮，观察着她的心灵如何活动不息，始终在寻求经验与生活。

希托尔兹的整个活动与生活和她的活动与生活日益密切起来：他给奥尔迦身边堆满了鲜花、书籍、乐谱和画册，以为这样一来，可以使自己的女友长久地消磨空闲的时间，自己就安

下心来去进行工作，或者视察某些矿井、某一处标准的领地，或者跑到交际场中去和新的或者有名的人物结识和会面；随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她那里，坐在她的钢琴旁边，在她的歌声之下稍稍休息。突然间，他看到她的脸上有早已准备好的问题，眼睛里有等候他回答的坚决的要求，他便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把看到的事物的来龙去脉一一讲给她听。

有时候，她表示想亲自去见识见识那些他看到的事物。于是他便把工作又重复一遍：同她一起去观看一所建筑、一处地方、一架机器，去阅读刻在石头上或者墙壁上的古老的事迹。逐渐地、不知不觉地，他已习惯于当着她的面把想法和感觉说出声来，有一天，在作了一番严格的自省之后，他忽然发觉他已不是一个人在单独生活，而是两个人在共同生活，而且这样的生活从奥尔迦到达巴黎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

几乎是不自觉地，仿佛在自言自语似地，他当着她的面高声地估计自己获得的宝贝的价值，使自己和她都感到惊异；随后关怀地审视她的眼光里是否还有问题，她的脸上是否浮现出满意的神色，她的眼光是否象对一个战胜者那样注视着他。

要是这些得到了证实，他便怀着自豪的心情与颤栗的激动回家，夜里长久地暗自准备第二天的会面。最乏味的非办不可的事情，他竟不觉得枯燥无味，只觉得非办不可，因为这些事情越来越深刻地成了他的生活的基础和生活的内容；思想、观感与现象并没被默默地、漫不经心地束之记忆的高阁，却每天增加着鲜明的色彩。

当他不等到她显出疑问的渴望的目光，赶忙热情洋溢和精力充沛地在她的面前拿出新的给养、新的材料来的时候，奥

尔迦苍白的脸上充满着多么热烈的光采啊！

当她以同样的关切和温顺，急于在他的目光里、在他说的每一句话里把握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是多么幸福啊！随后他们俩彼此凝视着：他看她的眼睛里是否还有疑问，她看他是否有话没有说完，或者忘掉了没有说，或者最坏的是——千万别这样！——他有没有忽视了向她说明某些模糊的、她所难以理解的事物，有没有忽视了发挥他自己的思想？

问题越重要、越复杂，他对她的解释越仔细，她的感激的目光便越长久越集中地停留在他的身上，而且目光变得更温暖、更深切、更诚挚。

“奥尔迦这孩子！”他惊讶地想。“她竟超过我了！”

他尽思考着奥尔迦，仿佛他从来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思考过似的。

春天，他们一起到瑞士去了。还在巴黎的时候，希托尔兹就已经决定，今后没有奥尔迦他是不能生活的。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他就开始解决没有他奥尔迦能不能生活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他解决起来不那么容易了。

他慢慢地、前瞻后顾地、小心翼翼地去接近这个问题，一会儿摸索试探，一会儿大胆前进，时常以为马上可以接近目标，可以捉摸到一个确切无疑的特征，一个眼神，一句话语，一种烦闷或者高兴的神情：只需要再有一点特别的表情，奥尔迦的眉毛再觉察不出地动一动，她再叹息一声，这个秘密明天就可以分晓了：他被爱着！

他在她的脸上看到她对他的那种近于孩子气的信赖；有时候，她用不同于瞧一般人的眼光瞧他，要是她母亲在世，恐

怕只有对母亲她才这样瞧的吧。

她不把他的到场、相伴、成天迎合她，当作恩惠、献媚和真心的殷勤，而仅仅当作一种义务，仿佛他是她的兄长、父亲、甚至是丈夫：这是她的全部想法，而且是一个不简单的想法了。她对他的一言一行都很随便和真诚，仿佛他对她有无可争辩的威信和威望似的。

他也知道自己有这种威望：她时刻都在证实这一点，说她只信任他一个人，而且可以一辈子盲目地信赖他一个人，再不信赖世界上其他的人。

他当然以此自豪，可是一位上了年纪、老练而有经验的叔伯，甚至那位男爵，要是他是一个有清醒的头脑、有坚毅性格的人，也可以以此自豪的。

可是这是不是爱情的威望呢——问题就在这里！在这威望中是否含有几分魅人的假情假意，是否含有几分盲目奉承，女人往往甘愿为此上当失足，还以这种失足为幸呢？

不，她是自觉地听从他的。确实，当他发表什么意见，或者对她吐露心曲时，她的眼睛光芒四射；她的视线尽在打量他，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看他，这是显而易见的；有时候她自己也把这个原因说出来。而在恋爱中，功绩就是这样糊里糊涂、不知不觉地得来的，而且幸福就在这种糊里糊涂和不知不觉之中。要是她感觉到受了侮辱，立刻就看得出是什么触犯了她。

他从没有看见过她突然脸红，看见过她高兴到吃惊的程度，也没有看见过她有过懒洋洋的或者火一样闪烁的目光，如果出现过类似的神情，那是当他告诉她日内就要到意大利去

的时候，她的脸好象痛苦地变了样，他的心刚因为这罕见和可贵的一瞬而为之狂跳，一切又突然象给薄纱蒙上了；她天真而露骨地说："可惜我不能同您一起去，虽然我非常想去！可是您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就象我亲自到过意大利一样。"

但是魅力被这种毫不掩饰的、公然表示出来的愿望，和对他写景叙事的艺术的这种庸俗而公式化的恭维所破坏了。他只要收集到一切最细小的线索，只要能编织成一个最细巧的花边，只剩下结成某一个网眼——马上就……

而突然间她又变得稳重、平静、单纯，有时候还变得冷淡了。她坐着做针线，默默地听他讲话，时时抬起头来，向他投射好奇的、疑问的、直截了当的一瞥，因此他不止一次懊恼地放下书本，或者停止解释，站起身来走开。他转过身来——看见她正用惊异的眼光在看他，便害臊起来，又回到她的身边，想出一些话来进行辩解。

她会一直听完他的话，并且相信他。她甚至毫不怀疑，也不狡猾地微笑。

"她爱不爱我呢？"这问题尽在他的头脑里盘旋。

要是爱我的话，她为什么这样小心谨慎，这样讳莫如深？要是不爱我，又为什么这样亲切，这样顺从？他要从巴黎到伦敦去一个星期，预先没有说起，动身的那一天才跑去告诉她。

要是她猛吃一惊，面孔变色——那就一切都解决了，秘密揭穿了，他也就幸福了！可是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忧闷起来：他失望了。

"我将感到非常无聊，"她说，"我想哭它一场，我现在好象孤儿一样。Ma tante！您瞧，安得烈·伊凡尼奇要走了！"她

如泣似诉地说。

她使他感到不好意思。

“她还向叔母讨救兵呢！”他想，“真糟糕！我看出她心里难过，也许她是爱我的吧。……可是这种爱情，费了这么多的时间，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可以象市场上的货物一样买到手的。……我一去不回头了，”他阴郁地想。“悉听尊便吧，奥尔迦你这个孩子！她向来是百般顺从的。她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堕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她发生什么事情了？有些小事情是他所不了解的，他不了解她曾经恋爱过一次，她已经尽其所能地经历过少女的时期，那就是不会约束自己，只是突然脸红、拙劣地隐藏起内心的痛苦，忽冷忽热的恋爱征兆和初恋的狂热的时期。

要是知道了这一点，他即使不知道她爱不爱他这一个秘密，至少总会明白，为什么她内心的变化会这样难以捉摸。

在瑞士，凡是旅行者足迹所及的地方，他们都跑遍了。可是他们往往更喜欢逗留在人迹罕至的清静的地方。他们，或者至少是希托尔兹，尽在忙“个人的事情”，因此对旅行已感到厌倦，在他们的心目中，旅行已退居次要的地位。

他跟随她登山，欣赏悬崖和瀑布，而在每一个场面里，她都处于首要地位。他跟随她沿着一条狭窄的小径走去，叔母坐在山脚下的马车里等他们；他暗中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她怎样登山，怎样停下来换一口气，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他，首先一定是看他：这一点他已深信不疑。

这样倒也很好：心里感觉得又温暖又明亮，可是随后她会突然向四下里瞥视一眼，便目瞪口呆，出神起来——原来他已

不在她的面前。

他只要微微一动来引起她对他的注意，又启齿说话，她就猛吃一惊，有时候还叫喊起来：显然她已忘了他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或者简直忘了世界上还有他这么一个人。

可是后来，在家里，在窗前或者露台上，她又同他单独谈话，谈得很久，把她心里的印象和盘托出，而且谈得很热烈、很高兴，时常停下来寻找字眼，飞快地抓住他所提醒的词句，眼睛里还闪现出感谢他帮忙的光芒。或者坐到大圈手椅上，脸色因疲乏而发白，只是那一对渴望什么而永不疲劳的眼睛在对他表示，她想听他讲话。

她一动不动静听着，既不穿插一言半语，也不漏掉一个细节。他已经停止说话了，她还在听，眼睛还在乞求，他便以新的力量、新的热情继续讲下去，来回答这无言的召唤。

这样倒也很好：他感觉到愉快、温暖、心跳；那就是说，她是在生活，她再也不需要什么了：他就是她的光、她的火、她的智慧。可是她突然间倦怠地站起来，刚才还在乞求的眼睛，现在变成请他走开去，或者她想吃一点东西，而且吃起来胃口很好……

这一切倒也非常好：他并不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他和奥勃洛摩夫一样，也不希望有忽然迸发的热情，不过两个人的原因是不相同的。他所希望的是感情在沿着平坦的河道流去之前，先在源头那里热气腾腾地沸腾一番，他能在那里汲取痛饮一次，随后一辈子都知道这股幸福的源泉是从哪里涌出来的……

“她爱不爱我呢？”他激动地说，心中痛苦万分，近于精疲

力尽，差一点流出眼泪来。

这一个问题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强烈了，象火焰一样控制着他，束缚着他的意向：这已经不是恋爱的而是生命的一个主要问题了。他的心里现在没有地位容纳别的东西了。

在这半年之间，恋爱的一切苦痛与折磨，好象一下子都集中在他身上，迸发出来了，这种苦痛与折磨，他在同其他的女人交往的时候，总是巧妙地摆脱开的。

他感觉到，要是他的智慧、意志和神经再这样紧张几个月的话，他那健康的身体也将忍受不住了。他理解到——在这以前，他是不知道的，——在心灵同热情所作的无形的斗争中，他的精力在消失，理解到心坎上出现了不出血的无法医治的创伤，使他呻吟不已，也理解到他的生命在消逝。

他已不再目空一切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听到别人讲有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也有……由于恋爱而失却理性，萎靡下去，他已不再轻率地嘲笑他们。

他越来越感到恐惧了。

“不，我要把这件事情告一个段落了，”他说，“我要象早先一样看出她的心意，到明天——或者是幸福，或者是一走了事！”

“我精疲力尽了！”他望着镜子说下去。“我已经完全不象人样了……真受够了！……”

他便笔直朝着目标，那就是朝着奥尔迦走去。

奥尔迦怎么样呢？她没有注意到他的态度，还是对他没有感情呢？

她不可能看不出他的态度：即使不象她那么细心的女人，

也能把忠实的友谊和讨好同另一种感情的温柔的表现分辨清楚的。如果对她的真实无伪的并非由别人灌输的道德有正确理解的话，就不能设想她是在卖弄风情。她没有这种庸俗的毛病。

还得推测的一点是，她是否真的喜欢象希托尔兹这样一个人对她不断的、充满着智慧与热情的崇拜，而毫无任何实际的打算。当然她是喜欢的，因为这种崇拜在恢复她的被侮辱了的自尊心，又逐渐把她放回到她从那上面摔下来的台座上去；她的自豪感在逐渐复苏了。

可是对应当怎样来解决这种崇拜的问题，她究竟是怎么设想的呢？总不能始终表现在希托尔兹的追根究底和她的顽强的沉默这一持久的斗争之中。至少她是否预感到，这一场斗争他并不是白费力气的，他会在已付出这么多意志和毅力的这一场斗争之中获胜的？他是否在白白地浪费这象一片火焰和光芒的感情？奥勃洛摩夫的形象和她那一次的恋爱会不会给湮没在这一片光芒之中？……

她完全不理解，也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只是绝望地同这些问题和同她自己在进行斗争，不知道怎样能从这一片混沌中逃出去。

她应该怎么办呢？总不能永远停留在优柔寡断的境地：这双方都闷在胸中的感情所进行的无言的戏弄和斗争，迟早总要形诸言语的——对往事她将如何作答！她将怎样来称呼那次往事，怎样来称呼自己对希托尔兹的感情？

要是她爱希托尔兹的话，那么那一次的恋爱是什么？是风骚、轻浮或者更坏一些？想到这一点，她便全身躁热，脸羞

得通红。这个罪名她是不肯背在身上的。

要是那一次是纯洁的初恋，那么她对希托尔兹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又是戏弄他、欺骗他、处心积虑地引诱他结婚，要把自己轻浮的行为掩盖起来吗？……想到这一点，她便浑身发冷，脸色惨白。

如果不是戏弄他，不是欺骗他，不是处心积虑地引诱他结婚，那么……又是恋爱吗？

想到这里，她慌张起来了：在第一次恋爱之后才七八个月——又闹第二次恋爱！谁会相信她呢？她将怎样提起这件事情才不至于引起惊讶，说不定……引起轻蔑呢！她连想都不敢想，她无此权利！

她追溯了一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没有找到一件第二次恋爱的例子。她想起了那些有威望的姑姑、婶婶、老处女、各种各样的才子，最后想起了作家、"恋爱问题思想家"——从各方面所听到的只是铁面无私的判决："一个女人只能有一次真正的恋爱。"奥勃洛摩夫也曾宣读过这个判决。她想起了索涅奇卡，她将怎样评论第二次恋爱，可是从俄国来的人说，她那位女友已经第三次恋爱了。……

不，她对希托尔兹并没有爱情，而且也不能够有，她决定了！她爱过奥勃洛摩夫，那一次恋爱已经死去了，生活之花已经永远蔫了！她对希托尔兹只有友谊，这友谊是建立在他辉煌的品格上面，其次是建立在他对她的友谊、对她的关切、对她的信赖上面的。

她就这样把这个思想，甚至把她对老朋友的爱情的可能性也都摈弃了。

这就是希托尔兹不能在她的脸色上或者说话里察觉出任何迹象的原因，既不能察觉出真正的冷淡，也不能察觉出电光似地倏忽一闪的感情，哪怕是越出温暖、忠实而普通的友谊仅仅一丝一毫的一个火花似的感情也好。

要一下子了结这一切，在她只有一个办法：在希托尔兹的身上一看出发生爱情的征兆，便不给它营养和出路，赶快远走高飞。可是她已经错过这个时机：这个时机早已过去了，何况她早就应当预见到，他的感情会演化成为热情；他不是奥勃洛摩夫，你是逃不出他的手掌的。

即使在肉体上可能，在精神上她也不可能远走高飞：起初，她只是享受旧有的友谊权利，而且象早先一样，有时候把希托尔兹看作一位戏谑的、机智的、爱嘲笑人的交谈者，有时候把他看作生活现象——他们所遭遇的或者在他们面前飞掠过的、他们所感到兴趣的一切现象——的一位正确而深刻的观察者。

他们俩见面的次数越多，精神上便越接近，他所扮演的角色便越生动：他由一个现象的观察者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现象的解释者，她的指导者。他无形中变成了她的理性和良心，从而产生了新的权利，新的无形的羁绊，这羁绊束缚了奥尔迦的全部生活，除了她隐藏得很周密，使他无从观察、无从判断的唯一的神圣的一角以外的全部生活。

她接受了他对她的智慧和心灵的道义上的监护，而且知道她对他也起着同样的作用。他们俩交换了权利；她不知不觉地默许了这一交换。

现在她怎么能让这一切给剥夺去呢？……况且其中有那

么多的……那么多的心事……愉快的、各种各样的……生活。……要是没有了这一切，她一下子将怎么办呢？而且她起意要逃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她已经力不从心了。

要是有一天没有同他在一起度过，要是有一个思想没有向他吐露——在她看来，这一切便都失去了应有的色彩和意义。

“我的天哪！假使我是他的妹妹，那多好啊！”她想，“能在一个人的身上，不仅在智慧方面，也在心灵方面，有永恒的权利，能公开而合法地和他朝夕相处，不必为此付出重大的牺牲和痛苦，向他诉说伤心的往事，将多么幸福啊！而现在，我算是什么呢？他要是走开去——我不仅没有权利来留住他，还应当表示愿意分手；假使要留住他——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有什么权利能希望随时看到他和听到他的声音呢？……因为我无聊，因为我愁闷，因为他教导我，安慰我，因为他对我有好处，使我高兴。这一切当然都是理由，但不是权利。我给他什么东西来交换呢？当其他许多女人会自以为很幸福的时候，我有权利叫他只是一无私心地赞赏我，竟不敢涉想到投桃报李吗……”

她苦恼和思索，怎么样才能摆脱这种处境，但看不到任何目标和尽头。前途只是一片恐惧，怕他会失望，会永远离开她。有时候她转念头，想把一切都告诉他，以便立即结束他们俩之间的斗争，但是刚想到这一点，她便透不过气来。她感到害羞和痛苦。

最奇怪的是，自从她同希托尔兹形影不离，他控制了她的生活以来，她已不再看重自己的往事，甚至开始以此为羞了。

假使男爵或者其他什么人晓得了，她当然会不好意思，局促不安，但是不会象现在那样，一想到假使希托尔兹晓得了这件事，就十分苦恼。

她心怀恐惧地设想着，他的脸上将出现什么样的表情，他将怎样瞧她，会说些什么，后来会想些什么。她在他的面前会突然显得渺小、软弱、浅薄。不，不，无论如何不能告诉他！

她对自己审视了一下，大吃一惊地发觉，原来她不仅耻于过去的恋爱事件，而且也耻于当它的主人公。……这时候，辜负了旧友的深深的忠诚的悔恨便刺痛着她。

说不定她会习惯于自己的羞愧，而安之若素的—— 一个人对什么事情都会习惯的！——要是她对希托尔兹的友谊之中并不含有任何贪图和奢望的话。可是即使她不让心坎里一切狡猾而阿谀的低语吐露出来，她也不能控制自己的幻想：这又一次恋爱的情景，时常违反她的意志，在她的眼前停留和闪耀；幻想中的美丽的幸福越来越迷人，这不是同奥勃洛摩夫在一起的、在懒洋洋的微睡中的幸福，而是在广阔的人生舞台上的、具有一切喜怒哀乐的幸福——是同希托尔兹在一起的幸福……

在这种情况下，她便用眼泪洗刷自己的过去，但洗刷不掉。她从幻想中清醒过来，更加小心地藏身在缄默不语和与朋友淡然相处的高墙后面，正是这种淡然相处的态度使希托尔兹痛苦不已。随后她把一切都置之脑后，又醉心于一无私心地和这位朋友会面，又变得迷人、亲切和轻信，一直到对自己已无权享受的幸福所作的非份之想又提醒她说，她的前途业已丧失，桃色的幻想已一去不返，生命之花早已雕谢为止。

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也许会逐渐安于境遇，象所有的老处女一样，对前途不再怀有任何希望，会变得冷漠无情，或者从事慈善事业；可是当她从希托尔兹脱口而出的一些话里，清楚地看到他已经不是她的朋友，而是一个热情的追求者的时候，她的非份的幻想便突然显出一副更威严可怕的面貌。友谊湮没在爱情里面了。

在她发觉这一个变化的那天早晨，她的脸色苍白，整天没有出去，心中很激动，一直在作自我斗争，在考虑现在应该怎么办，她担负着什么样的义务——却什么也没有想出来。她只是诅咒自己，最初为什么不克服羞愧，不早一些把过去的一切向希托尔兹说明，现在却还得克服恐惧的心情。

当她的胸口作痛，心中充满悲痛，当她想要赶到他那里，把自己的爱情，不是用言语而是用痛哭、痉挛和昏厥表达出来，好让他看出她负荆请罪的心意的时候，她每次都下过决心。

她听到过别人在类似的情况之下是怎样处理的。例如索涅奇卡，她曾经把一个骑兵少尉的事情告诉过未婚夫，说她愚弄过他，他是一个小孩子，她故意使他在严寒中等待她，直等到她走出来坐上马车等等。

索涅奇卡谈起奥勃洛摩夫来是不会踌躇的，她会说她是开他玩笑，他是这样滑稽，能爱“这样一块废料”吗？谁也不会相信这件事情的。只有索涅奇卡的丈夫和其他许多人能够对这种行为判作无罪，希托尔兹可不能。

奥尔迦也许可以把往事描述得体面一些，说她只是想把奥勃洛摩夫从深渊里救出来，因此便施出所谓友谊的风

情……来救活一个垂死的人，随后再离开他。可是这些话未免太雕琢、太牵强、无论如何是虚假的。……不，不可挽救了！

“天哪，我陷进了什么样的漩涡啊！”她苦恼地自言自语。“说明了吧！……啊，不！让他永远不晓得这件事情！可是不说明——又等于偷窃。这和欺骗他、谄媚他一样。天哪，帮助帮助我吧！……”但是一无帮助。

无论她怎样醉心于和希托尔兹会面，有时候她倒想不再和他相见，想在他的生活中只留下一点点觉察不出的印象，不用非份的热情来使他那明朗而有理性的生活蒙上阴影。

她会悼念她的失败了的恋爱，为往事哭泣，把往事的回忆埋葬在心坎里，随后……也许会象许多人一样，找到“一位合适的对象”，成为贤妻良母，把往事当作少女的幻想，不是过日子而是熬受一辈子。凡是女人都是这样干的！

可是问题不在于她一个人，还牵涉到另一个人，这个人把自己最好的和最终的切身希望都放在她的身上了。

“我为什么……恋爱了呢？”她苦恼地问自己，回想起那天早晨在公园里奥勃洛摩夫想跑掉，她当时曾经想过，要是他跑掉了，她的生活之书便将永久阖上。她曾经非常大胆而轻易地解决过恋爱和人生的问题，曾经觉得一切都清楚明白——现在，一切竟纠缠成为一个解不开的结子！

她自作聪明，以为只消单纯地望着，笔直地走去——人生就会象地毯一样顺从地展开在她的脚下，但如今怎么样！……甚至不能把罪过脱卸在别人的身上：只有她一个人是有罪的！

奥尔迦没有料想到希托尔兹的来意，泰然地从沙发上站

起来，放下书本，走过去迎接他。

“我不打搅您吧？”他一边问，一边在她房间里临湖的窗前坐下去。“您在看书吗？”

“不，已经不看了：天黑了。我在等您！”她友善而信赖地柔声说。

“这样更好：我需要和您谈一谈！”他替她搬了另一张圈手椅到窗前，郑重其事地说。

她哆嗦了一下，哑口无言地站定在原来的地方。随后身不由主地坐到圈手椅上，垂倒了头，眼睛一抬也不抬，痛苦万分地坐着。她真想这时候能处身在离此一百俄里以外的地方。

在这一刹那间，往事在她的记忆里象电光一样闪现了一下。“要审判了！人生是不能象玩偶似地玩弄的！”她仿佛听到另一个人的声音在说，“对人生开不得玩笑——要付出代价的！”

他们俩缄默了几分钟。他显然在集中思想。奥尔迦畏怯地望着他那消瘦了的脸庞，紧蹙的眉头，和抿紧的带着坚决的表情的嘴唇。

“涅墨西斯①！……”她内心战栗地想。双方都仿佛在准备一场决斗。

“您当然猜到我想说什么话了吧，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他用探问的目光望着她说。

他坐在两窗之间的墙壁下面，墙壁遮住了他的脸，而从窗

① 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口射进来的光线却直照在她的身上，他能够看出她心里的一切念头。

“我怎么能知道呢？”她轻声地回答。

在这个危险的敌手面前，她已不再有经常向奥勃洛摩夫表露出来的那种意志和性格，那种洞察力和自制力了。

她理解到，她至今能够躲过希托尔兹的锐利的眼睛，能够顺利地进行战斗，那不是象和奥勃洛摩夫斗争那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而只是靠希托尔兹的顽强的缄默和讳莫如深的行为。可是在这广阔的战场上，优势并不在她这一边，所以想用“我怎么能知道呢？”这句问话，来赢得一寸的空间和一分钟的时间，使敌手更清楚地暴露他的意图。

“您不知道吗？”他纯朴地说。“好吧，我来讲吧……”

“哦，不！”她突然间冲口而出。

她抓住他的手，仿佛恳求他宽恕似地瞧着他。

“可不是吗，我猜到您知道了！”他说。“那么为什么说‘不’呢？”随后凄然地补充说。

她默不作声。

“要是您预料到我迟早要说出来，您当然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吧？”

“我预料到，而且还苦恼过！”她一边说，一边靠在椅背上，扭转头去避开阳光，心中多半在向暮色求救，使他看不出她脸上的窘迫与苦恼的神情。

“您苦恼过！这是一句可怕的话，”他近于耳语似地说，“这是但丁的‘把一切的希望抛在后面吧’①。我再没有什么可说

① 出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长诗《神曲》；这句话是镌刻在地狱的门上的。

的了：言尽于此！但是谢谢您的答复，”他长叹一声补充说，“我已摆脱了混乱和糊涂的状态，至少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唯一的解救是——赶快逃走！”

他站了起来。

“不，看在上帝面上，不！”她向他扑过去，重新抓住他的手，吃惊地央求说。“可怜可怜我吧：您想我忍受得住吗？”

他坐了下去，她也坐了下去。

“可是我爱您，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他近于严峻地说。“您已经看到在这半年里我变成什么样子了！您所希望的是什么，是想获得全胜吗？要我憔悴下去或者发疯吗？我多谢您！”

她的脸色变了。

“您走吧！”她带着抑制住的委屈和无法隐藏的深深的悲哀，矜持地说。

“饶恕我吧，我错了！”他道歉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弄明白，就这样争论起来了。我知道您不会愿意争论的，但是您也不可能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因此您对我这逃走的行为感到奇怪。有时候一个人会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利己主义者的。”

她在圈手椅上变换了一下姿势，仿佛坐得不舒服似的，可是一言不发。

“哦，哪怕我留下来了，又怎么样呢？”他继续说。“您当然会和我维持友谊；但这友谊本来不就是我的吗。要是我走开去，过了一两年它依旧是我的。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友谊是好的，如果它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或者是老人们之间对于爱情的回忆。但千万不要是一方面是友谊，另一方面却

是——爱情。我知道，您同我在一起并不感到乏味，可是我同您在一起怎么样呢？”

“是的，要是这样的话，您走吧，上帝保佑您！”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留下来！”他出声地考虑起来，“在刀口子上来往——好一种友谊！”

“难道我轻松一些吗？”她出于意外地反驳说。

“您是由于什么？”他敏捷地问。“您……您并不爱……”

“我不知道，我对天发誓，我不知道！可是假使您……假使我现在的生活多少改变一下，我将变成什么样子？”她沮丧地、近于自言自语地说。

“我应该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看在上帝面上，对我明说了吧！”被她的说话以及说话时的深沉而真诚的语调所困惑的他，一边说，一边将圈手椅移近她去。

他竭力要看清楚她的面貌。她默默不语。她心头燃烧着想安慰他一下的愿望，想把我“苦恼过”这句话收回去，或者把它解释得跟他所理解的不同；可是怎么解释——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茫然地感觉到，他们俩都处在虚伪的状态中，都处在不祥的困惑不解的压抑下，他们俩都因此而痛苦，只有他，或者她在他的帮助之下，才能使过去的和现在的情形明朗起来，弄得有条有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越过深渊，把自己的遭遇向他说明：她是多么希望，又多么害怕——他的判决啊！

“我自己一点都不理解；我比您更混乱、更糊涂！”她说。

“您听我说，您信任不信任我？”他抓住她的手问。

“无限地信任，象信任母亲一样信任您——这您是知道的，”她微弱地回答。

“那就把我们俩分手以来您所遭遇到的事情告诉我。我现在看不透您了，从前我能够在您的脸上看出您在转什么念头：看来，这是我们俩互相了解的唯一方法吧。您同意吗？”

“啊，是的，这是必要的。……应当设法把它结束了……”她因为无法避免吐露真情而苦恼地说。“涅墨西斯！涅墨西斯！”她一边想，一边垂下头去。

她注视地下，不言不语。由于她这几句简单的话，尤其是由于她的沉默，他心里着慌了。

“她在痛苦！天哪！她遭遇过什么事情了？”他前额发冷地想，觉得手脚都在发抖。他想象中出现了十分可怕的情况。她依旧默默不语，显然是在作自我斗争。

“所以……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他催促说。

她仍不作声，只是又神经质地动了一动，但黑暗中是看不清楚的，只听到她的绸衣发出的綷縩声。

“我在鼓足勇气，”她终于说，“要是您知道这是多么困难就好了！”随后补充说，同时把头转向一旁，竭力抑制自己的内心斗争。

她真想希托尔兹不是从她的嘴里，而是用一种奇迹来知道全部的情形。幸而天色暗了一些，她的脸笼罩着一片阴影：只有她的声音能够泄露她的隐私了，但她已说不出话来，仿佛难以决定从哪一个音调起头似的。

“我的天哪！要是我这样羞耻和痛苦，我的罪过该多大啊！”她的心里很难过。

她不是一向非常有信心地左右自己的和别人的命运，不是一向又聪明又坚强的吗！而现在竟轮到她象一个小姑娘似地直发抖！对往事的羞愧，目前自尊心所蒙受的折磨，虚伪的态度，使她苦恼得……苦恼得无法忍受！

"我来帮助您吧。……您……恋爱过了，是吗？……"希托尔兹好容易才说出来，他因为自己的这一句话而非常痛苦。

她用沉默确认了这一点。他心里又着慌了。

"爱的是谁？这不是秘密吧？"他问，竭力想说得果敢，可是自己也感觉到嘴唇在发抖。

她更加苦恼了。她真想说出另一个姓名，编出另一套恋爱故事。她犹豫了一下，可是没有办法：好象一个人在千钧一发的危急之际，从峻峭的崖岸上纵身往下一跳，或者投身到火焰里去似地，她突然说："奥勃洛摩夫！"

他楞了一下。沉默了两分来钟。

"奥勃洛摩夫！"他惊讶地重复说。"这是假的！"随后他压低了声音，肯定地说。

"是真的！"她平静地说。

"奥勃洛摩夫！"他又重复说。"不可能的！"又确有把握地补充说。"这里面有问题：您没有理解您自己，没有理解奥勃洛摩夫，也没有理解恋爱。"

她默默不语。

"我说，这不是恋爱，这是另外一码事！"他坚决地重复说。

"真的，我曾经向他卖弄风情，牵着他的鼻子走，使他倒霉……后来，依照您的说法，又着手把您作为对象！"她用持重的声音说，在她的声音里又激起抱屈的眼泪。

“亲爱的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别生气，别这样说话：这不是您的口气。您知道我一点都没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没有想到过，我不明白，怎么奥勃洛摩夫……”

“他毕竟配得上做您的朋友，而您不知道怎样器重他：为什么他不配恋爱呢？”她辩护说。

“我知道爱情不及友谊那么苛求，”他说，“它甚至常常是盲目的，并不是因为一个人有什么功绩才爱他的——全都是这样。可是爱情需要某一种事物，有时候需要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这种事物是无法确定、无法称呼的，而它们正是我那位无与伦比，但又笨手笨脚的伊里亚所缺乏的。这是我感觉惊异的原因。您听我说，”他敏捷地继续说，“这样下去，我们决不会弄清底细互相了解的。别不好意思说出详细的情形，别爱惜半小时的工夫，您把一切都讲出来，我再告诉您过去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可以告诉您将来会是怎么一回事。……我始终觉得……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假使这是真的！”他精神抖擞地说。“假使是奥勃洛摩夫，而不是别人！假使是奥勃洛摩夫！这意思是说您与过去没有关系，与恋爱没有关系，您是自由的。……说吧，快说吧！”他用平静的近于愉快的声音说。

“是的，看在上帝的面上！”她信赖地回答，由于解下了一部分锁链而感到高兴。“独自一个人，我快要发疯了。要是您知道我多么可怜就好了！我不知道我是否有罪，我是否应当对往事感到羞愧，是否应当对它表示惋惜，是否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将来，或者就此绝望。……您讲起过您的苦恼，可是没有料想到我的苦恼。请您听完我的话，不过别用理智来听：我怕您的理智；不如用感情来听我：也许您的感情会考虑到我是没

有母亲的，我好象处身在树林里一样……”她轻轻地用降低了的声调说。“不，”随后又急忙纠正说，“别顾惜我！假使那一次是恋爱，您就……走开去吧。”她停顿了一下。“往后，等您对我只存在友谊的时候再回来吧。假使那一次是举动轻佻，卖弄风情，您就处罚我，跑得远远的把我忘掉吧。请听信我的话。”

他紧紧地握住她的双手作为回答。

奥尔迦的冗长而详尽的自白开始了。她把一直在刺痛她的、她为之脸红的、开头使她感动和幸福、后来使她忽然掉进悲哀和疑虑的深渊里的一切，清楚地、逐字逐句地从自己的脑海中倾泻出来，流到了另一个人的脑海中。

她讲起散步、公园、自己的希望、奥勃洛摩夫的觉醒和沉沦、丁香花，甚至还讲起接吻。只是略过了那个闷热的黄昏在花园里的一段事情——这多半因为她还确不定，那时候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冲动。

起初只听见她不好意思的低语，可是她的声音越来越明晰，越来越流畅；先从低语变成半音，随后提高到完全从胸部发出的声音。她平静地讲完了全部情节，仿佛在转述别人的故事一样。

在她的面前，幕揭开了，直到此刻她不敢凝视的已往的情景展现出来了。她对许多事情现在都看清楚了，要不是天色已黑，她还会勇敢地向交谈者瞥视一下。

她说完之后在等待宣判。可是回答她的是墓地上一样的静寂。

他怎么啦？竟听不到说话、动作，甚至呼吸，仿佛没有人

在她的身边似的。

这哑然无言又使她产生了疑惑。沉默延续着。这沉默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全世界最洞察事理的、最宽宏大量的审判官准备对她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呢？其他一切人都会无情地宣判她有罪，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充当她的辩护士，要是她选他当辩护士的话。……他能理解一切，权衡轻重，会比她自己解决得对她更有利！可是他默默不语：她的案子果真败诉了吗？……

她又骇怕起来……

房门打开了，丫环拿进来的两支蜡烛把他们的一隅照得通亮。

她向他投了胆怯的、然而是渴望和疑问的一瞥。他交叉着手臂，用非常温柔而坦率的眼睛望着她，充分地欣赏着她的窘态。

她的心放下来了，又温暖起来了。她安心地舒了一口气，差一点没有哭出来。刹那间她又宽容起自己、信任起他来了。她象一个被宽恕、被安慰和被爱抚的孩子似地感到幸福了。

“讲完了吗？”他轻声问。

“讲完了！”她说。

“他那封信呢？”

她从书函夹里拿出信来，递给他。他走近蜡烛，把信看完了，放在桌子上。他的眼睛又带着她已很久没有见到的那种神情转到她的身上。

她的面前站着早先那位富于自信的、有几分嘲弄人的、无限善良的、骄纵着她的朋友。他的脸上没有丝毫苦痛和疑虑

的神色。他拿起她的双手，一一吻过，随后深思起来。她也平静下来了，一眼不瞬地观察着他脸上的思想活动。

他忽然站了起来。

“我的天哪，要是我早知道事情牵涉到奥勃洛摩夫，我就不会这样苦恼了！”他温顺地、信任地望着她说，仿佛她没有这段可怕的历史似的。

她的心情愉快起来了，变得很高兴。她觉得轻松了。她开始明白，她原来只对他一个人抱愧，可是他并不处罚她，并不跑开去！全世界的审判与她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又镇静下来，变得快活了；可是她觉得这还不够。她知道自己已被宣告无罪；可是她象一位被告那样要想听到宣判。他却拿起了帽子。

“您到哪里去？”她问。

“您过于激动了，休息休息吧！”他说。“我们明天再谈。”

“您愿意我通宵睡不成觉吗？”她打断他的话说，一边拉住他的手，要他坐在椅子上。“您想不说一说过去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怎么样、将来……又怎么样，便走开吗？可怜可怜我吧，安得烈·伊凡尼奇：您不说，谁会对我说呢？要是我该受罚，谁会处罚我，或者……宽恕我呢？……”她补充说，并且带着一种温存的友情望了他一下，使得他放下帽子，差一点没有跪倒在她的面前。

“安琪儿，允许我说一声，我的安琪儿！”他说。“不要无缘无故地自寻烦恼吧，处罚您或者饶恕您都是不必要的。对您的叙述我再没有一句可说的话了。您能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您想知道过去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怎么称呼它吗？您早已知

道了。奥勃洛摩夫的信在哪里？”

他从桌子上拿起信来。

“听着！”他念道，“‘您目前所说的我爱，并非现在的爱，而是将来的爱；这不过是恋爱的不自觉的要求，由于缺乏真正的营养……这要求有时候表现在妇女对小孩子、对另一位妇女的爱抚之中，甚至就表现在眼泪或者歇斯底里的发作之中……您错了（希托尔兹把这个字念得特别重），在您眼前的并不是您所期待的和梦想的人。等着吧，他会来的，那时候您就会醒悟：您将由于自己的错误而烦恼和羞愧……’”

“您看，这些话多么正确啊！”他说。“您曾经由于……错误又羞愧又烦恼。在这方面我再没有一句可说的话了。他是对的，可是您并没有相信他，您全部的过错就在这里。你们那时候就应该分手：可是他被您的美貌所征服……您被……他鸽子似的温柔所感动！”他微带嘲弄地添上一句。

“我并没有相信他，我当时以为心灵是错不了的。”

“不，错得了，而且有时候错误会犯得十分严重！但是它并没有接触到您的心坎，”他说，“一方面是想象和自尊心，另一方面是软弱……您曾经害怕一辈子不会再有欢乐，害怕这一片苍白的光芒会照耀您的一生，随后将是永远的黑夜……”

“那么我的眼泪呢？”她说。“难道我哭泣的时候，我的眼泪不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吗？我并没有撒谎，我是出于真心的……”

“我的天哪！有什么事情女人会不掉眼泪的？您自己就说过，您曾经为了那束丁香花、那张心爱的凳子伤过心。在这上面，再加上受了骗的自尊心、失败了的拯救者的角色、一些

习惯……有多少可以流泪的理由啊！”

“难道连我们的会面和散步也是错误吗？您记得，我……去过他家里……”她不好意思地说，似乎自己也想把所说的话压制下去。她竭力责备自己，只是为了要他更热心地替她辩护，为了要使自己在他的眼里越来越无辜。

“从您的叙述里就可以看得出，在最后几次会面的时候，你们就没有什么话可谈了。你们的所谓‘恋爱’是缺乏内容的；它不可能再发展下去。你们在分手之前便已分道扬镳了，而且并不是忠实于恋爱，而是忠实于自己所虚构出来的恋爱的幻影——全部秘密就在这里。”

“那么接吻呢？”她的声音非常轻微，他不是听到，而是猜到的。

“啊，这是要紧的，”他装出一副滑稽的严肃表情说，“为了这件事情应当剥夺您……一道菜。”

他更为亲切、更为深情地望着她。

“玩笑并不能为这种‘错误’作辩解！”她严肃地反驳，被他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满不在乎的语调惹恼了。“要是您用任何严厉的言语惩罚我，说出我的过失的真实名称，我倒会轻松一些。”

“要是事情不是牵涉到伊里亚而是另一个人，我就不会开玩笑了，”他辩解说，“那时候错误的后果可能……就是不幸：可是我知道奥勃洛摩夫……”

“另一个人，决不！”她脸红起来，打断他的话说。“我比您更了解他……”

“可不是吗！”他证实说。

“可是假使他……转变了，复活了，听从了我的话……难道那时候我会不爱他吗？难道那时候也是谎话和错误吗？”她说，想从各方面来观察这个问题，不让它留下一星污点，任何疑团。

“那是说，假使另一个人处在他的地位，”希托尔兹打断她的话说，“你们的关系毫无疑问会演变成恋爱，巩固起来，那时候……可是那是同我们毫不相干的另一件罗曼司和另一位主人公。”

她叹一口气，仿佛从精神上脱卸了最后的重荷。两个人都默默不语。

“啊，毛病好了，多幸福啊……”她仿佛花朵开放一样徐徐地说，并且向他投去深表感激、空前热烈的友谊的一瞥，他在这一瞥中似乎看到了自己白费心机地捕捉了差不多一年的火花。他高兴得全身哆嗦起来。

“不，是我的病好了！”他说了，便沉思起来。“啊，只要我能知道这罗曼司的主人公是伊里亚就好了！浪费了多少时间，糟蹋了多少心血！为的什么？何苦呢？”他近于懊恼地重复说。

他仿佛一下子从这懊恼中清醒过来了，从沉痛的深思中回过神来了。额上的皱纹消失了，眼神愉快了。

“这分明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这样，现在我是多么安宁……多么幸福啊！”他狂喜地补充说。

“好象一场梦，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她沉思地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惊异于自己的突然复元了。“您不但解除了我的羞愧、悔恨，也解除了我的悲哀、苦痛——解

除了我的一切。……您这是怎么做到的?"她轻轻地问。"这一切,这……错误都会消逝吗?"

"我认为已经都消逝了!"他说,初次用激情勃发的眼光望了她一下,而且一点不加掩饰。"我说的是过去的一切。"

"那么……将来……不是错误……而是真事吧?……"她问,但并没有把话说完。

"这里就写着,"他又拿起信来,解答说,"'在您眼前的并不是您所期待的和梦想的人。等着吧,他会来的,那时候您就会醒悟……'让我来补充几句:您就会锺情的,这样的锺情,不要说一年不够,就是整个一生也太短促,不过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注视着她把话说完。

她垂下了眼睛,抿紧了嘴唇,可是眼睛的光芒从眼睑中透射出来,嘴唇在抑制微笑,但没有抑制住。她向他望了一眼,从心坎里笑了出来,笑得甚至流出了眼泪。

"我已经告诉您,您过去是怎么一回事,甚至将来会是怎么一回事,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他结束说。"而您只是打断了我的问话,可没有回答我的问话。"

"可是我能说什么呢?"她难为情地说。"如果我能说出您这样需要而您又……配听的话来倒好了,但是我有没有这个权利呢?"她低声说,并且羞答答地向他投射了一瞥。

在这一瞥中,他似乎又看到了空前的友谊的火花;他又由于幸福而颤栗起来。

"先别忙,"他说,"等您心里的哀悼,礼节上的哀悼告一结束的时候,再对我说我配听的话吧。这一年工夫已经告诉了我某些东西。现在您只要解答这一个问题:我走呢,还是……

留下来？”

“听我说：您这是在向我卖俏！”她突然高兴地说。

“啊，不！”他郑重其事地说。“这已不是上次的问题，现在它有另外一种意义了：假使我留下来，那是……凭什么权利呢？”

她突然间窘住了。

“你要知道，我并不是向你卖俏！”他笑着，满意于已经把她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今天这一场谈话之后，我们俩应当彼此另眼看待了；我们俩已经不同于昨天的我们了。”

“我不知道……”她低声说，越来越腼腆了。

“能允许我向您出一个主意吗？”

“说吧……我会不加考虑地执行的！”她几乎带着热情的顺从补充说。

“在等他到来之前，嫁给我吧！”

“我还不敢……”她激动地可是幸福地用双手捂着脸低声说。

“为什么不敢呢？”他让她的头俯下来凑到自己身上，也低声问。

“可是这一段往事呢？”她象对母亲似地把头靠在他的胸口，又低声说。

他轻轻地把她的手从脸上移开，吻吻她的头，长久地欣赏着她的窘相，怡然地望着她的淌了出来又被眼睛吞了下去的泪珠。

“会象您的丁香花一样蔫了的！”他下结论说。“您有过经验教训；现在是利用它的时候了。生活在开始了：把您的将来

交给我吧，什么也不要想了——我保证一切。我们到叔母那里去吧。”

希托尔兹很晚才回家。

“我找到我的幸福了，”他一边用恋人的眼睛望着树木、天空、湖水、甚至从水面上升起来的雾，一边想。“我终究等待到了！我感情上渴望、忍耐、珍惜自己的心力有多少年了啊！我等待了多久啊——现在得到全部报酬了。喏，这就是一个人最后的幸福！”

现在，他眼里的一切：办公室、父亲的载重马车、麂皮手套、油腻的账单——一切世俗的生活都蒙上了幸福的情调。在他记忆里复活起来的只是他母亲的芬芳的房间、赫尔兹的变调、公爵的回廊、碧蓝的眼睛、敷着发粉的栗色的头发——这一切又都被奥尔迦的某一个温柔的声音所淹没：他在心里听到她的歌声……

“奥尔迦——我的妻啊！”他热情地颤栗了一下，低声说。“一切都找到了，再没有什么要寻找的了，再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了！”

他陶醉在幸福之中，不注意道路方向，信步往家走去……

奥尔迦目送了他半天，随后打开窗户，呼吸了几分钟夜间的凉爽空气；激动已渐趋平息，胸脯平匀地起伏着。

她向湖上和远处眺望，那么宁静、深刻地沉思着，仿佛是睡着了。她想抓住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可是做不到。思想漂浮得象波浪一样匀称，脉管里的血液流动得非常平稳。她体验着幸福，但不能确定这幸福的界限在哪里、这幸福是什么。她在想，为什么自己这样沉静、平和、完美，为什么自己这样安

详，同时……

“我是他的未婚妻了！……”她低声说。

“我是未婚妻了！”一个姑娘等待到了照亮她一生的这一瞬间，总怀着骄傲的颤栗这样想，并且把自己举得高高的，从高处眺望黑暗的、昨天还独自悄悄地走过的小径。

那么，为什么奥尔迦不感到颤栗呢？她也曾独自走过不易辨认的小径，在十字路口遇见他，他对她伸出手来，把她领出来，但不是领到绚丽夺目的光明中，而仿佛领到泛滥的河川、辽阔的原野和亲切喜人的山丘。她的眼睛并没有因为光亮而眯细，心脏并没有收缩，幻想也没有激发起来。

她怀着平静的喜悦眺望着生活的汪洋、辽阔的生活原野和它的青翠的山丘。她的肩膀并不发抖，眼中并无骄傲的光芒：不过当她把目光从原野和山丘转移到伸手给她的那个人身上的时候，她感觉到眼泪徐徐地流到面颊上……

她始终睡着了似地坐着——她的幸福之梦是如此宁静：她并不动弹，几乎气都不喘。她陷在迷迷忽忽的境界中，把思想集中在一个温煦、芬芳、悄静、朦胧的蔚蓝的夜晚上面。幸福的幻想展开了宽阔的翅膀，象天上的祥云一样徐徐地漂浮在她的头顶上……

她在这个梦中没有梦见自己两个小时穿戴着薄纱和锦绣，随后却毕生都穿着日常衣衫的情景。她也没有梦见灯烛辉煌、欢声盈溢的盛大的婚宴；她梦见的是幸福，质朴而不加粉饰的幸福，因此她再次地，并不因骄傲而颤栗，只是怀着深深的感动低声说：

“我是他的未婚妻了！”

第 五 章

我的天哪！在希托尔兹意外地来到奥勃洛摩夫家里吃饭的那次命名日之后一年半，奥勃洛摩夫寓所里的一切，显得多么阴森和寂寞啊。伊里亚·伊里奇本人也虚胖了，寂寞已渗入他的眼睛，现出一种病态。

他在房间里走动一阵，随后躺下来仰望着天花板；或者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来，走马看花似地看几行，便打一个呵欠，开始用手指在桌子上笃笃地敲着。

查哈尔变得更笨拙、更肮脏了；他穿的衣服臂肘上出现了一些补钉；看起来一副寒酸挨饿的样子，仿佛吃不饱，睡不足，还顶着三个人的工作似的。

奥勃洛摩夫身上的睡衣穿破了，那些破洞无论缝补得多么仔细认真，可是它们已不是沿着线缝，而是到处都在散开来，早就应该置新的了。床上的被子也破了，有些地方打上了补钉；窗帘早已褪色，虽然都洗干净，可是总象破布片一样。

查哈尔拿来了一张旧桌布，铺在靠近奥勃洛摩夫的半张桌子上，随后咬住舌头，小心地把餐具和一瓶伏特加拿来，在盘子里放了面包，便走开去了。

通往房东太太住屋的门打开了，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麻俐地拿着煎蛋还在嗞嗞发响的煎锅进来。

她也样子大变，变得难看了。她消瘦了一些。面颊已不是溜圆、白晰，变得红不象红、白不象白了；稀疏的眉毛失去了

光泽；眼睛凹下去了。

她穿一身旧的印花布连衫裙；双手由于操作，由于不是火就是水，或者又是火又是水，变得黝黑粗硬了。

阿库丽娜已经不在这一家干了。阿妮希娅现在既管厨房，又管菜园，还要养鸡、擦地板、洗衣服；她一个人应付不了，于是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不得不亲自在厨房里操作：她现在很少捣、筛，也很少磨了，因为已很少使用咖啡、肉桂和杏仁，对于花边她连想都不去想它了。现在她时常切洋葱，磨洋姜之类的香料。一脸垂头丧气的样子。

可是她并不为自己、为自己的咖啡而叹息，她所以感到悲伤，不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忙碌，没有机会大手大脚地料理家务、捣肉桂、放香荚兰在调味品里或者煮浓厚的乳酪，而是因为伊里亚·伊里奇已一年没有吃到这些东西，因为咖啡不是替他从上等铺子里一普特一普特地买来，而是向小铺子十戈比十戈比地去买；乳酪不是由芬兰女人给送来，也由那家小铺子供应；因为她不是给他汁水多的肉饼子，而是给他用从那家铺子里买来的绷硬的陈火腿做配料的煎鸡蛋当早餐。

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一年来，希托尔兹从奥勃洛摩夫卡丝毫不爽地送来的款项，都拿来偿付奥勃洛摩夫出给房东太太的那张借据了。

房东太太的哥哥的“合法事件”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塔朗切耶夫才第一次暗示那件出丑的事情，伊里亚·伊里奇便满脸通红，不好意思起来；随后达成了和解，三个人一起喝酒干杯，奥勃洛摩夫签了一张为期四年的借据；过了一个月，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签了同样的一张借据给她的哥哥，既不

怀疑签的是什么，也不怀疑为什么要签立。哥哥告诉她，这是关于房屋方面的必要的字据，嘱咐她写："立借据人某某（官阶、名字和姓氏）亲具。"

她只觉得要写许多字很麻烦，于是请求哥哥不如让万纽沙① 代她写，说"他现在写得麻俐了"，而她也许会写错的。可是哥哥坚持要她写，她也就弯弯曲曲地用歪斜的大字体写了出来。从此没有再谈起过这件事情。

奥勃洛摩夫在签字的时候，以为这笔钱会落到孤儿的身上而聊以自慰，第二天，他头脑清醒了，羞惭地想起了这件事情，便竭力要把它忘掉，避免同房东太太的哥哥见面，要是塔朗切耶夫谈起这件事情，他便立刻威吓他说，要马上搬走，到乡下去。

随后，他收到了乡下送来的钱，房东太太的哥哥就跑到他那里解释说，马上用收入来还债，在他伊里亚·伊里奇是毫不费事的；还说三年内债务便可以还清，否则期限一到，拿出借据来向他追索的时候，就得拍卖领地，因为奥勃洛摩夫没有而且也不象会有这笔现金。

奥勃洛摩夫把希托尔兹送来的钱都拿来偿付了债务，自己只留下很小一笔数目做生活费，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已受到挟制了。

房东太太的哥哥急于要在两年以内同债务人了结这笔自愿的交易，免得节外生枝，中途变卦，于是奥勃洛摩夫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

① 也是万尼亚的爱称。

起初，由于他一向有不知道口袋里有多少钱的习惯，他还没有十分觉察到自己的处境；谁知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竟想向一位粮商的女儿求婚，另租了一所住宅，搬出去了。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的家务骤然缩小了：鲟鱼、白嫩的小牛肉和火鸡开始出现在另一个厨房里，穆霍雅罗夫的新住宅里。

那里，每天晚上灯火辉煌，聚集着她哥哥的未来的亲戚、他的同事和塔朗切耶夫；那里样样都有。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和阿妮希娅忽然变得张着嘴巴，空闲地垂着双手，在空空如也的煎锅和瓶罐旁边打转。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才第一次认识到，她只有房屋、菜园和雏鸡，她的菜园里并不生长肉桂和香荚兰；看到市场里的老板们逐渐地不再向她陪笑鞠躬，这些鞠躬和微笑开始落到她哥哥新雇来的胖胖的穿得象模象样的女厨子身上了。

奥勃洛摩夫把她哥哥留给他过活的钱完全交给了房东太太，她有三四个月照旧神魂颠倒地磨一普特一普特的咖啡，捣肉桂，烧小牛肉和火鸡，直到花去了最后的七十戈比，跑到他那里告诉他没有钱了的最后一天为止。

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在沙发上翻来覆去了三次，随后向自己的抽屉里看看：他也没有钱了。他开始回想把钱放到哪里去了，可是总想不起来；用手在桌子上摸摸，看有没有铜币，问了问查哈尔，说是连做梦也没有看见过钱。她便跑到哥哥那里，天真地对他说家里没有钱了。

“你同那位贵人把我给他过活的一千卢布花到哪里去了？”他问。“叫我到哪里去拿钱？你知道，我快正式结婚了：

我养不起两个家，你同那位老爷应该量入为出才是。”

“哥哥，您怎么拿那位老爷来责备我呢？”她说。“他待您怎么样？他安分守己，谁也不招惹。不是我招引他来住的；是您同米海·安得烈伊奇。”

他给了她十卢布，说是再没有了。可是后来同塔朗切耶夫在“馆子”里斟酌了一番，他才决定不能把妹妹和奥勃洛摩夫就此抛弃，也许事情会传到希托尔兹耳朵里，他会突然跑来清查，即使这是“合法事件”，也难保不出花样，连追索债务也来不及；他是德国人，因而是一个狡猾的人！

他按月再拿出五十卢布，估计在两年以后可以从奥勃洛摩夫的收入里把这笔钱追回来，可是当时向妹妹讲明，甚至发誓说，一文也不再给了，而且给他们出主意，应当安排什么样的伙食，怎样减缩开支，甚至规定什么时候吃什么菜，还计算她在雏鸡上和卷心菜上可以有多少收入，最后断定指靠这一切，他们很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生平第一次想起的不是家务，而是另一件事情，生平第一次不是因为恼怒阿库丽娜打破了食器，不是因为哥哥责骂她没有把鱼烧熟而哭泣；她生平第一次遭遇到可怕的穷困，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伊里亚·伊里奇感到可怕。

“这位老爷怎么能一下子，”她寻思着，“吃奶油萝卜来代替芦笋，羊肉来代替山鸡，盐渍的鲈鱼或者说不定吃从小铺子里买来的鱼冻来代替哈特契那鲑鱼，琥珀色的鲟鱼呢……”

真可怕！她没有再往下想，便急忙穿上衣服，雇一辆马车，到丈夫的亲戚家里，不是去赴复活节和圣诞节招待亲属的

午宴，而是一清早怀着焦急的心情去谈这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去向他们请教，并且向他们借钱。

他们很有钱：一知道这是为了伊里亚·伊里奇借钱，他们马上会给的。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咖啡和茶，为了孩子们的衣服和鞋袜，或者为了诸如此类的任性的要求，她就不会去结结巴巴向他们启齿，可是这次是出于极端迫切的需要：是替伊里亚·伊里奇买芦笋，买烤来吃的山鸡，买他喜欢吃的法国豌豆。

亲戚表示惊讶，但并没有给她钱，只说要是伊里亚·伊里奇有什么金器或者银器，甚至皮货也好，就可以拿去抵押，有的是那种慈善家，会借给他要求借的三分之一，等他下次收到了乡下的钱再去赎回来。

这一个实际的教训，在另一个时候对这位天才的主妇来说，根本不当一回事，在头脑里闪现一下就过去了，怎么也不会使她得到体会，可是现在她却用全部智慧来理解一切，衡量一切，考虑……把陪嫁过来的自己的珍珠抵押掉。

第二天，伊里亚·伊里奇毫不疑心地喝着用醋栗叶浸泡的伏特加，吃着上等的鲑鱼、心爱的内脏和白嫩新鲜的山鸡。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同孩子们吃着佣人们吃的菜汤和粥，只是为了同伊里亚·伊里奇作伴，她才喝了两杯咖啡。

紧跟着珍珠，她又从珍藏的箱子里取出了宝石项圈，随后又押掉了银器、大衣……

乡下送钱来的日期到了：奥勃洛摩夫把全部的钱都交给了她。她赎回了珍珠，付清了宝石项圈、银器和皮货的利息，又给他烧芦笋和山鸡，只是为了装装样子，才同他一起喝咖

啡。珍珠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她每一个星期、每一天都使足力气，伤尽脑筋，但仍度日如年，今天出卖披巾，明天打发人去出卖象样的衣服，自己经常穿着家常的印花布衣服，裸露着臂肘，逢到星期日也只用一方破旧的头巾来遮遮脖子。

这就是她消瘦下去、眼睛凹下去、亲自给伊里亚·伊里奇送早餐的原因。

当奥勃洛摩夫对她说，明天塔朗切耶夫、亚力克塞耶夫或者伊凡·盖拉西莫维奇要来吃饭的时候，她还打起精神装出一副愉快的面容。午饭做得又鲜美又精致。她没有使主人丢脸。可是张罗这一顿饭她花费了多少心血，奔跑了多少趟，向老板们求情，夜里睡不着觉，甚至暗自流泪！

她一下子多么深地陷入了生活的煎熬之中，多么清楚地体验到自己的幸福的和不幸福的日子啊！可是她喜欢这种生活：尽管眼泪和操心使她痛苦万分，她宁愿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回复到早先的平静生活，那时候她还没有认识奥勃洛摩夫，还威风凛凛地掌管着装得满满的嗤嗤作声的蒸锅、煎锅和瓶瓶罐罐，指挥阿库丽娜和管院人。

当她突然想到死亡的时候，她甚至恐惧得发抖，虽然死亡会把她流不完的眼泪、每日的奔忙和每夜的失眠一下子完全结束掉。

伊里亚·伊里奇用了早餐，听玛莎念了法文，就坐在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的房间里，看她给万尼奇卡补短大衣，看她一会儿这一面、一会儿那一面翻来翻去了十次八次，还不断地跑到厨房里去看午饭时吃的羊肉烧得怎么样、到做鱼汤的

时候了没有。

“真的，您怎么始终忙忙碌碌的呢？”奥勃洛摩夫说，“放下吧！”

“要不是我，有谁来忙？”她说。“我只要在这上面再打两块补钉，就做鱼汤去。这个万尼亚是多么顽皮的孩子！上星期我才把这件短大衣补得象新的一样——又弄破了！你笑什么，”她朝坐在桌边、穿着用一条背带吊起的裤子和衬衫的万尼亚转过身去，说。“瞧，到早晨我补不完，那你就跑不出大门。一定是孩子们给撕破的：打过架了吧——说实话？”

“不，妈妈，是它自己破的，”万尼亚说。

“自己破的！你就呆在家里温功课，别满街乱跑了！只要伊里亚·伊里奇再说你法文学得不好，——我要把你的靴子脱下来：你就不得不坐着念书了！”

“我不爱学法文。”

“为什么？”奥勃洛摩夫问。

“法文里有许多不好的话……”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脸红了。奥勃洛摩夫哈哈笑起来。准是他们早先已谈起过这些“不好的话”了。

“闭嘴，顽皮的孩子，”她说。“你还是给我把鼻子擦擦干净，明白了吗？”

万纽沙哼哧了一下，却没有擦鼻子。

“等我收到了乡下送来的钱，我来给他做两身衣服，”奥勃洛摩夫插嘴说，“一件蓝色的短大衣，一身明年穿的制服：他要进中学了。”

“哦，还是让他穿旧的吧，”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说，

“家里要钱开销呢。我们来存一些腌肉，给您熬一些果酱。……让我去看看阿妮希娅把酸奶油拿来了没有……”她站了起来。

“今天做些什么菜？”奥勃洛摩夫问。

“鲈鱼汤、烧羊肉和甜馅饺子。”

奥勃洛摩夫默默不语。

忽然驶来了一辆马车，有人在敲耳门，狗又带着链子窜跳和吠叫起来。

奥勃洛摩夫以为是肉店里的、蔬菜铺里的或者诸如此类的人来找房东太太，便走回自己的屋子里去。这种访问寻常总同讨账连在一起的，先是主妇回绝，后来是店里的人恐吓，随后是主妇请求缓一缓，再后来是破口骂人、房门和耳门的砰砰嘭嘭和狗的乱跳乱叫——总之是一个不愉快的场面。可是来的是一辆马车——这是什么意思呢？肉店里和蔬菜铺里的人是不坐马车来的。

忽然间房东太太慌慌张张地跑进他的房间。

“是找您的客人！”她说。

“是哪一位；塔朗切耶夫还是亚力克塞耶夫？”

“不，不，是圣伊里亚节到这里来吃饭的那一位。”

“希托尔兹吗？”奥勃洛摩夫一边惊慌地说，一边向四下里寻找可以躲避的地方，“天哪！他将说什么呢，当他看到……您对他说我出去了！”他急忙地说，便跑到房东太太的房间里去。

阿妮希娅正赶出去迎接客人。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刚好把吩咐告诉了她。希托尔兹相信是相信，不过奇怪奥勃洛摩夫怎么会不在家里。

“那就告诉他我过两个钟头再来，在这里吃饭！”他说了便到附近的公园里去。

“在这里吃饭！”阿妮希娅惊恐地转达说。

“在这里吃饭！”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恐惧地对奥勃洛摩夫复述说。

“应该另做一餐饭，”他缄默了一下，决定说。

她把充满惊恐的目光转到了他的身上。她一共只剩半个卢布，离她哥哥给钱的下个月一号还有十天工夫。谁也不赊账给她了。

“来不及做了，伊里亚·伊里奇，”她胆怯地指出说，“让他有什么就吃什么吧……”

“他不吃这些东西的，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他讨厌鱼汤，甚至鲟鱼汤也不吃；羊肉也不入口的。”

“可以到腊肠铺里去买一个牛舌来！”她仿佛得到了灵感似地突然说，“离这里很近。”

“行，这也可以；再关照买一点蔬菜和新鲜的豆荚……”

“豆荚要八十戈比一磅！”这句话她的喉咙里动了一动，可是没有说出口。

“好的，我去办……”她决定了用白菜来代替豆荚，说。

“再关照买一磅瑞士的干酪！”他发号施令地说，并不知道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手头有多少钱，“再不要什么了！我来向他道歉，说没有料到……可是能弄一个肉汤也好。”

她正要走出去。

“酒呢？”他忽然想起来。

她又一次用惊恐的目光来答复他。

“应该打发人去买辣斐德酒，”他泰然地结束说。

第　六　章

过了两个钟头，希托尔兹来了。

“你怎么啦？你变得多厉害啊，皮肤松弛，脸色苍白！你的身体好不好？”希托尔兹问。

“不好，安得烈，”奥勃洛摩夫拥抱着他说，“左腿老是有点发麻。”

“你这里多脏啊！”希托尔兹环顾着四周说，“干吗还不把这件睡衣扔掉呢？瞧，尽是补钉！”

“穿惯了，安得烈；舍不得丢掉。”

“这床被子，这些窗帘……”希托尔兹开始说，“也是用惯了吗？舍不得换掉这些破布烂片吗？你竟能在这样的床上睡觉吗？你怎么啦？”

希托尔兹凝然地望了望奥勃洛摩夫，随后又望望窗帘和床。

“没有什么，”奥勃洛摩夫不好意思地说，“你知道，我向来就不大在乎自己的房间的。……我们还是来吃饭吧。喂，查哈尔！快把桌子铺起来。哦，你怎么样，要呆久吗？从哪里来？”

“要知道我怎么样和从哪里来吗？”希托尔兹问，“难道人世的消息竟达不到你这里？”

奥勃洛摩夫好奇地望着他，等待他开口。

“奥尔迦怎么样？”他问。

“你没有忘掉她！我以为你会忘掉呢，”希托尔兹说。

“不，安得烈，难道能忘掉她吗？这就等于忘掉我曾经生活过，曾经进过乐园。……而现在！……”他叹息了一声。“她目前在哪里呢？”

“在自己的领地上管理家务。”

“同叔母在一起？”奥勃洛摩夫问。

“还同丈夫在一起。”

“她出嫁了吗？”奥勃洛摩夫忽然瞪出了眼睛说。

“你干吗吃惊呢？是回忆起了往事吧？……”希托尔兹轻轻地近于温柔地说。

“噢，不，不！”奥勃洛摩夫一边辩解说，一边回过神来。“我并非吃惊，而是诧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使我惊奇。结婚很久了吧？幸福不幸福？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吧。我感觉到你把我身上的一副重担给卸下来了！虽然你向我肯定说她宽恕我了，可是你知道……我并未安心！始终有什么东西在咬啮我。……亲爱的安得烈，我多么感谢你啊！”

他从心底里欢腾起来，尽在沙发上颠动、摇晃，希托尔兹看到了很高兴，甚至受到感动。

“你多么善良啊，伊里亚！”他说。“你的心配得上她！我要把一切都转告她……”

“不，不，别告诉她！”奥勃洛摩夫打断他的话说。“要是她知道我听到她出嫁而喜悦，会以为我是没有感情的呢。”

“喜悦难道不是感情，何况还是一无私心的喜悦？你只是为她的幸福而喜悦……”

“对，对！”奥勃洛摩夫拦住说。“天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谁，谁是这位幸福的人？我还没有问呢。”

“谁？”希托尔兹重复说。“你的脑筋多迟钝啊，伊里亚！”

奥勃洛摩夫忽然间凝然不动地注视着自己的朋友，他楞了一阵，脸上的血色消失了。

“莫非是……你吧？”他突然问。

“又吃惊了！吃惊什么？”希托尔兹笑了笑说。

“别开玩笑了，安得烈，说实话吧！”奥勃洛摩夫激动地说。

“真的，我不是开玩笑。我同奥尔迦结婚有一年了。”

奥勃洛摩夫脸上的惊惧神情逐渐消失了，接着出现的是平静的沉思；他还没有抬起眼睛来，可是顷刻之间他沉思的神情里充满了平静而深深的喜悦，当他徐徐地向希托尔兹瞥视一眼的时候，他的眼光里已经有了感动和眼泪。

“亲爱的安得烈！”奥勃洛摩夫拥抱着他说。“亲爱的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随后抑制住了狂喜补充说。“上帝亲自祝福你们！我的天哪！我多么幸福啊！你对她说……”

“我要对她说，我不知道另外有一位奥勃洛摩夫！”深受感动的希托尔兹拦住说。

“不，你告诉她，你提醒她，说我是为了领她到康庄大道才同她相遇的，说我祝福那一次相遇，祝福她已经走上了新的道路！假使是另一个人将会怎么样呢？……”奥勃洛摩夫恐惧地补充说，“现在，”他欣然结束说，“我并不因为我扮演的角色而脸红，并不后悔；一副重担从我的心上卸了下来；现在一切都明朗了，我幸福了。天哪！我真感谢你！”

他又激动得差一点没有在沙发上跳起来；一会儿流泪，一会儿发笑。

“查哈尔，去拿香槟酒来，吃饭的时候喝！”他喊，忘了自己身边已一文不名。

“我要把全部情况都告诉奥尔迦，全部情况！”希托尔兹说。“难怪她不能忘掉你。不，你配得上她：你的心象井一样深澈。”

查哈尔从前室里探进头来。

“请您过来一趟！”他向主人眨着眼睛说。

“什么事？”奥勃洛摩夫不耐烦地问。“去！”

“请您给我钱！”查哈尔低声说。

奥勃洛摩夫一下子不作声了。

“哦，用不着！”他向门口低声说。“你就说忘了，来不及了！去吧！……不，你过来！”他大声说，“你知道一件新闻吗，查哈尔？安得烈·伊凡尼奇结婚了，快道喜吧！”

“啊，老爷！上帝恩赐让我活到眼见这样的喜事！向您道喜啦，安得烈·伊凡尼奇老爷；上帝赐您万寿无疆，多子多孙。啊，天哪，多高兴啊！”

查哈尔频频鞠躬，脸上堆满笑容，嘶哑地说着。希托尔兹拿出一张纸币来给了他。

“喏，给你，给自己买一件上衣去，”他说，“瞧，你活象一个要饭的。”

“娶的是谁，老爷？”查哈尔抓住希托尔兹的手问。

“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记得吗？”奥勃洛摩夫说。

“伊林斯卡娅小姐！天哪！多好的一位小姐！伊里亚·伊里奇，那时候您骂我这老狗骂得有理！是我的罪过，是我的错处：把一切都推到您的身上。那时候是我告诉伊林斯基家

的佣人的，不是尼基塔！结果真成了诽谤。啊，天哪，啊，天哪！……”他一边重复说，一边往前室里走去。

“奥尔迦叫你到她的领地上做客；你的爱情冷下去了，没有危险了，不会吃醋了。我们去吧。”

奥勃洛摩夫叹息了一声。

“不，安得烈，”他说，“我并不是怕爱情和吃醋，可是我仍然不到你们那里去。”

“那你怕什么呢？”

“怕羡慕。你们的幸福在我将是一面镜子，我将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痛苦和被戕害了的生活；我再不会改变生活了，我不能改变了。”

“得了吧，亲爱的伊里亚！不管你愿不愿意，你也要象你周围的人一样生活。你要精打细算，经管家务，看书，听音乐。她的嗓子现在练得多好啊！你记得 Casta diva 吗？”

奥勃洛摩夫挥挥手，叫他别提起这件事情。

“我们去吧！”希托尔兹坚持说。“这是她的意志；她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厌倦，可是她不会。她是一团火，生龙活虎似的，甚至有时也够我受的。往事又会在你的心头浮现出来。你会回想到公园、丁香花而活跃起来的……”

“不，安得烈，不，看在上帝面上，别勾起我的回忆，别触动往事了吧！”奥勃洛摩夫一本正经地打断他的话说。“这使我痛苦，不是使我快活。当你回想到过去幸福的生动情景时，回忆是一首最伟大的诗，但当触及到结了痂的创口时，它却是剧烈的痛苦。……我们来谈别的事情吧。我还没有因为你为我的事务、为我的领地奔走向你道谢呢。我的朋友！我不能也没

有力量向你道谢；你在你自己的心里，在你的幸福里——在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的身上寻求谢意吧，可是我……我……不能！原谅我直到如今还不能不偏劳你。可是春天快来了，我一定要到奥勃洛摩夫卡去……"

"你知道奥勃洛摩夫卡搞得怎么样了？你认不得它了！"希托尔兹说。"我没有给你写过信，因为你一向不写回信。桥造好了，房屋去年夏天已经盖上屋顶。你只要按照你的兴趣去亲自照料内部的装修就行——这个我不管了。一位新的管事，是我的人，在经管一切。你在开支清单里看到了吧……"

奥勃洛摩夫默默不语。

"你没有看过清单吗？"希托尔兹望着他问。"清单在哪里？"

"等一等，饭后我来找吧；要问一问查哈尔……"

"啊，伊里亚·伊里奇！真叫人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我们饭后再找吧。开饭！"

希托尔兹坐下去吃饭的时候，露出了一副不满意的样子。他回想到圣伊里亚节那天有牡蛎、菠萝蜜、鹬鸟；而现在看到的是粗桌布、没有瓶塞只用纸头塞起来的装着醋和酱油的五味瓶架；盘子里每人一大块黑面包，叉子是断了柄的。给奥勃洛摩夫端来了鱼汤，给他的是玉米汤和烧雏鸡，随后在羊肉之后上了一道绷硬的牛舌。喝的是红酒。希托尔兹倒了半杯，尝了一口，便把杯子放在桌上，不再喝了。伊里亚·伊里奇一杯连一杯地喝了两杯用醋栗叶浸泡的伏特加，狼吞虎咽地吃起羊肉来。

"这种酒简直不行！"希托尔兹说。

“请原谅，急急忙忙来不及过河去买，”奥勃洛摩夫说。“你不想喝一些用醋栗叶浸泡的伏特加吗？好得很，安得烈，尝一尝吧！”他又倒了一杯，一口喝下去了。

希托尔兹惊愕地望望他，没有作声。

“是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亲手泡的：一个出色的女人！”奥勃洛摩夫说，已经薄有酒意。“我承认，没有了她我不知道将怎样在乡下生活；这样的女当家是难觅的。”

希托尔兹微微皱起了眉头，听着他说。

“你以为这一切是谁做的？阿妮希娅吗？不！”奥勃洛摩夫继续说。“阿妮希娅要照料雏鸡，浇菜园里的白菜，擦地板；这都是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做的。”

希托尔兹既不吃羊肉，也不吃甜馅饺子，他放下了叉子，看着奥勃洛摩夫胃口很好地吃这些东西。

“现在你不会再看到我反穿衬衫了，”奥勃洛摩夫一边说下去，一边津津有味地在吮一块骨头，“她什么都留神，什么都照看，我的袜子每只都给补好了——都是她亲自动手补的。而且她煮咖啡煮得多么好！饭后我来请你喝。”

希托尔兹一脸担心的样子，默然地倾听着他。

“现在她的哥哥搬出去了，想到结婚了，所以你看到手面已经不象从前那样大。从前是家务在她手里处理得有声有色！从早到晚奔来奔去：一会儿去菜市，一会儿去商场。……你听我说，我来告诉你吧，”奥勃洛摩夫结束说，他的舌头不大听使唤了，“要是你给我两三千卢布的话，我就不请你吃牛舌和羊肉了；会给你吃整条的鲟鱼、鲑鱼、头等的里脊肉。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就是没有厨子也能做出奇迹来——当

真的!”

他又喝下了一杯伏特加。

“喝酒吧。安得烈，你一定得喝：这是很好的伏特加！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不会替你做出这种东西来的!”他口齿不清地说。“她会唱 Casta diva，可是不会泡这样的伏特加！也不会做那种鸡肉和菌子馅的面饼！从前只有在奥勃洛摩夫卡才烤得出这样的面饼，现在这里也能烤了！而且妙就妙在并非厨子做的；天知道厨子会用什么样的手来拌和面饼的馅；而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是清洁的化身!”

希托尔兹尖起了耳朵，注意地倾听着他。

“她的手是雪白的，”醉意蒙眬的奥勃洛摩夫意味深长地继续说，“吻一下真不错！现在因为什么都亲自动手，手粗硬了！她亲自替我浆衬衫!”奥勃洛摩夫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情，几乎还含有眼泪。“真的是这样，我亲眼看到的。别人是妻子也不这样照看的——当真如此！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真是一个出色的婆娘！嗨，安得烈！同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搬到这里来住，在这里租一所别墅吧：这才是过日子！在树林里喝茶，在伊里亚节星期五到火药局去，马车装着食品和茶炊，跟在我们后面。躺在那里的草地上、毯子上！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会教给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怎样料理家务，当真会教的。不过现在的家务变糟了：她的哥哥搬出去了；要是给我们三四千卢布的话，我就会请你吃很好的火鸡……”

“你收到过我五千卢布!”希托尔兹突然说。“你把它们花到哪里去了?”

“可是债务呢?”奥勃洛摩夫一下子冲口而出。

希托尔兹从坐位上跳了起来。

"债务?"他重复说。"什么债务?"

他象一位严厉的教师那样望着躲躲闪闪的孩子。

奥勃洛摩夫忽然不做声了。希托尔兹移坐到他的沙发上去。

"你欠了谁的债?"他问。

奥勃洛摩夫的酒意醒了几分,冷静下来了。

"谁也不欠,是我瞎说,"他说。

"不,现在你倒是在扯谎,而且扯得很不高明。你出了什么事情?你怎么啦,伊里亚?噢!拿出来的是羊肉和酸酒,原来就是这个原因!你手里没有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我的确欠了债……但并不多,是欠的房东太太的伙食钱……"奥勃洛摩夫说。

"欠的是羊肉和牛舌钱!伊里亚,说吧,你出了什么事情?这是怎么一回事:哥哥搬出去了,家务变糟了。……这里面有点儿不妙。你欠了多少债?"

"按借据是一万……"奥勃洛摩夫低声说。

希托尔兹跳了起来,但又坐下去了。

"一万?欠房东太太的?欠的是伙食钱?"他惊愕地重复说。

"是的,开销很大;我的生活过得非常阔气。……你记得吧,菠萝蜜咧,桃子咧……因此就欠了债……"奥勃洛摩夫喃喃地说。"可是谈这个干什么?"

希托尔兹没有回答他。他心里在琢磨:"哥哥搬出去了,家务变糟了——确实如此:一切都显得贫困、寒伧、肮脏!房东太太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奥勃洛摩夫夸奖她!她照料

他；他热心地谈论她……”

希托尔兹捉摸出了真相，脸色忽然变了。他浑身打了一个寒噤。

“伊里亚！”他问。“这个女人……她同你是什么关系？……”

可是奥勃洛摩夫已把头靠在桌子上，打起瞌睡来了。

“她在勒索他，弄走他的全部家产。……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我却至今没有猜想到！”他想。

希托尔兹站起身来，迅速地打开了通往房东太太的住屋的门，她看到了他，猛吃一惊，失手把一把调咖啡的匙子掉到了地下。

“我需要同您谈一谈，”他有礼貌地说。

“请您到客厅里去，我马上就来，”她畏怯地回答。

她把头巾搭到脖子上，跟着他走进了客厅，坐在沙发的一头。她已经没有披巾了，她竭力把双手藏在头巾下面。

“伊里亚·伊里奇对您出过一张借据没有？”他问。

“没有，”她带着不灵活的惊讶的目光回答，“他没有对我出过什么字据。”

“怎么没有出过字据？”

“我没有看到过什么字据！”她仍然带着不灵活的惊讶的目光坚持说。

“一张借据！”希托尔兹重复说。

她思索了一阵。

“您同家兄谈一谈吧，”她说，“我可没有看到过什么字据。”

“她怎么的，是傻瓜呢还是滑头？”希托尔兹想。

“可是他欠您的钱没有？”他问。

她木然地向他望了一眼，随后她的脸上突然显出了领悟，甚至显出了惊慌。她回想到押掉的珍珠、银器、大衣，猜想希托尔兹是在暗示这一笔债务；不过她无论如何弄不明白，他怎么会晓得这件事情，关于这一秘密，她不仅对奥勃洛摩夫，甚至对每一戈比都要交代清楚的阿妮希娅，都没有漏过一句口风。

“他欠您多少钱？”希托尔兹不安地问。

“没有欠我什么！一个戈比也没有欠！”

“她在我的面前隐瞒，还不好意思呢，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一个女骗子！”他想。“可是我会摸清底细的。”

“那么一万卢布呢？”他说。

“什么一万卢布？”她带着惶恐不安的惊异问。

“按借据伊里亚·伊里奇欠您一万卢布——究竟有没有这一件事情？”他问。

“他没有欠什么钱。斋期里欠过肉铺十二个半卢布，那在两三个星期以前就还了；卖牛奶的女人的乳酪钱也付清了——他没有欠什么钱。”

“您手里没有他出给的文据吗？”

她木然地瞥视了他一眼。

“您同家兄谈一谈吧，”她回答，“他住在邻街的扎梅卡洛夫的院子里，就住在这儿；院子里还有一个地窖。”

“不，请允许我同您谈一下，”他坚持地说。“伊里亚·伊里奇认为他欠的是您的钱，不是令兄的……”

“他没有欠我什么债，”她回答，“说到我押掉银器、珍珠和皮货，都是为了我自己要派用场。替玛莎和自己买了鞋子，替万纽沙买了衬衫，还还了蔬菜铺的账。一个戈比也没有花在伊里亚·伊里奇的身上。”

他望着她，在倾听和探究她说话的意义。似乎只有他一个人已接近于猜到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的秘密，他同她谈着谈着，原来投射在她身上的鄙视的近于轻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变成了好奇的甚至同情的目光。

在抵押珍珠和银器上面，他隐约地看出了几分她的自我牺牲的秘密，不过不能断定这是出于纯粹的忠忱，还是希望将来得到什么好处。

他不知道应当替伊里亚担忧还是为他高兴。显而易见，他并没有欠她的债，这笔债是她哥哥搞的一种诈骗的勾当，可是另一方面许多别的事情也都揭开来了。……抵押银器和珍珠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您对伊里亚·伊里奇并没有债权？”他问。

“劳驾您同家兄谈一谈吧，”她单调地回答，“这时候他应该在家里的。”

“您说伊里亚·伊里奇并没有欠您的债？”

“一个戈比也没有欠，确确实实是这样！”她望着圣像，划着十字，赌咒说。

“您能在证人面前确认这句话吗？”

“在每一个人面前都可以，哪怕在忏悔的时候也行！——至于我押掉珍珠和银器，那是为了我自己的花费……”

“很好！”希托尔兹打断她的话说。“明天我同两位熟人一

起到您这里来，您不会拒绝当着他们的面说这几句话的吧？……”

“您不如同家兄去谈一谈吧，”她重复说，“因为我穿得不那么……老是在厨房里，生人看见了，有点不雅观；人家要见怪的。”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等您签了字据之后，明天我就要同令兄见面……”

“写字我是完全生疏了。”

“没有多少字要写，总共才两行。”

“不，别叫我写吧；不如让万纽沙写：他写得干净利落……”

“不，请您不要拒绝，”他坚持说，“假使您不签字据，那就是说伊里亚·伊里奇欠您一万卢布。”

“不，他没有欠什么钱，一个戈比也没有欠，”她重复说，“天理良心！”

“这么说您就应该签字据。明天见。”

“明天您不如找家兄……”她一边送他出去，一边说，“喏，就在邻街的拐角上。”

“不，在我再来之前，请您一句话也不要向令兄提起，否则伊里亚·伊里奇会很不愉快的……”

“那我就一句话也不告诉他！”她听从地说。

第七章

第二天，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出给了希托尔兹一张笔据，上面写明她对奥勃洛摩夫并无任何债权。希托尔兹带着这张笔据出现在她哥哥的面前。

这在伊凡·马特威耶维奇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取出了文件，用右手的发抖的中指，指甲朝下，指一指奥勃洛摩夫的签字和经纪人的证明。

“法律嘛，”他说，“这与我不相干；我只是照顾舍妹的利益，至于伊里亚·伊里奇欠她什么钱，那我不知道。”

“您的事情不会就此了结的，”希托尔兹离开时向他威吓说。

“合法事件嘛，而且与我无涉！”伊凡·马特威耶维奇一边辩解说，一边把双手藏进袖子里。

第二天，他刚到衙门，将军的一名听差就跑来说，将军叫他立刻到他那里去。

“到将军那里去！”全衙门的人都惊恐地重复说。“为了什么？是什么事情呢？说不定是要什么案卷吧？究竟要哪一件案卷？快，快！快把案卷归档，作卷宗目录！是什么事情呢？”

晚上，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失魂落魄地走进“馆子”里去。塔朗切耶夫早已等在那里了。

“什么事，老兄？”他急不及待地问。

“什么事！”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单调地说。“你想想看是

什么事？”

“挨骂了，还是怎么的？”

“挨骂了！”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模仿他的口气说。“倒不如说挨打！你倒好！”他责备说，“竟不告诉我，这个德国人是什么样一个人物！”

“我不是对你说过他是一个滑头！”

“滑头算得什么！我们看到过滑头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他是有势力的？他同将军就象你我一样彼此称呼你，要是早知道这一点，我还会同这种人打交道！”

“可这不是合法事件吗！”塔朗切耶夫提出异议说。

“合法事件！”穆霍雅罗夫又模仿他的口气说。“你到将军那里去说说看：舌头会在嘴里粘住的。你知道将军问我什么了？”

“问你什么了？”塔朗切耶夫好奇地问。

“‘您同一个恶棍一起灌醉了地主奥勃洛摩夫，强迫他签了一张用您妹妹抬头的借据，这是真的吗？’”

“是这样说的吗：‘同一个恶棍’？”塔朗切耶夫又问。

“不错，是这样说的……”

“那么这个恶棍是谁呢？”塔朗切耶夫又问。

伊凡·马特威耶维奇向他看了一眼。

“你大概不知道吧？”他愤怒地说。“不就是你？”

“怎么把我连累上了呢？”

“去向那个德国人和你的同乡道谢吧。那个德国人完全嗅出来了，盘问出来了……”

“你应该指出另一个人来的，老兄，至于我，你应该说我并

不在内！”

“瞧，你多么神圣！”伊凡·马特威耶维奇说。

“将军问‘是真的吗，您同一个恶棍一起……’的时候，你怎么回答的？那时候你应该骗他一下。”

“骗他一下？你去骗他一下吧！看起人来真幼稚！我使劲想说：‘没有这一回事，这是诽谤，大人，我连知道都不知道有奥勃洛摩夫这个人，都是塔朗切耶夫！……’可是舌头说不出来；只是伏在他的脚边。”

“他们怎么办，想起诉还是怎么样？”塔朗切耶夫暗哑地问。“这件事情与我无关；你老兄就……”

“无关！与你无关？不，老兄，要是走上了绝路，你就是首犯：是谁劝奥勃洛摩夫喝酒的？是谁羞辱他，威胁他的？……”

“是你教唆的，”塔朗切耶夫说。

“你是未成年还是怎么的？我是一点也不知情，根本没有参与。”

“这是没有良心，老兄！你经过我的手弄到了多少钱，我总共才到手三百卢布……”

“怎么，要叫我一个人完全负责？你多机灵！不，我一点也不知情，”他说，“舍妹因为妇道人家不懂公事，求我把借据在经纪人那里作证一下——全部事情就是这样。是你和查乔尔泰当的见证人，你们要负责的！”

“要是你好好对待令妹，她怎么敢出面反对哥哥呢？”塔朗切耶夫说。

“舍妹——是一个傻瓜；对她有什么办法？”

“她怎么样呢？”

“怎么样？她尽是哭，可坚持说什么：伊里亚·伊里奇根本没有欠我的债，而且我没有给过他钱。”

“可是你有她的借据在手里，”塔朗切耶夫说，“你不会遭受损失的……”

穆霍雅罗夫从口袋里取出妹妹出给的借据，把它撕成了碎片，递给塔朗切耶夫。

“喏，拿去，我送给你吧，要不要？”他说。“向她去要什么？要房屋和菜园还是什么？连一千卢布也不值：快全部坍塌了。况且我是一个没良心的人还是什么的？让她带着孩子讨饭去吗？”

“那么说，要开始审问了？”塔朗切耶夫胆怯地问。“现在我们应该想法子使事情不致闹大：老兄，别连累了我！”

“审问？什么审问都不会有的！将军原来威吓说要把我们驱逐出境，可是那个德国人站出来说话了，他不愿意使奥勃洛摩夫出丑。”

“是这样吗，老兄！好象肩膀上去掉了一座大山！我们喝酒吧！”塔朗切耶夫说。

“喝酒？哪里有钱喝酒？是不是你付钱？”

“你的钱呢？今天大概又到手七个银卢布了吧？”

“什——么！进项完蛋了：将军的话，我还没有说完呢。”

“怎么啦？”塔朗切耶夫一下子又害怕起来了，问。

“他吩咐我上一个辞呈。”

“是这样吗，老兄！”塔朗切耶夫朝他瞪着眼睛说。“哦，”他狂怒地结束说，“现在我非把我的同乡痛骂一顿不可！”

“你就知道骂人！”

"不，随你怎么样，我还是要骂！"塔朗切耶夫说。"不过，说真的，我不如先等一等；喏，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了；你听我说，老兄！"

"又是什么办法？"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深思地重复说。

"有一件事很可以办一办。可惜你已经搬出来了……"

"是什么事？"

"什么事！"他望着伊凡·马特威耶维奇说。"去窥探奥勃洛摩夫和令妹，看他们两个人在那里烤什么面饼，然后……提出人证！这样一来，就是那个德国人也毫无办法了。那时候你便可以放开手干起来，你可以去起诉——这是合法事件！恐怕那个德国人也会害怕起来，达成和解的。"

"确实可以这样办！"穆霍雅罗夫沉思地回答。"你出起主意来倒不笨，不过办起来就不行，查乔尔泰也是这样。让我来想一个办法，等一下！"他一边说，一边精神抖擞起来。"我要给他们颜色看！我来把我的女厨子派到舍妹的厨房里去：她会同阿妮希娅交上朋友，探问出一切的，然后……喝酒吧，老兄！"

"喝酒吧！"塔朗切耶夫重复说。"随后我还是要把我的同乡骂一顿！"

希托尔兹试图要奥勃洛摩夫跟他一起走，可是后者请求，只要让他再住一个月，他哀求得希托尔兹竟不能不表示怜悯。按照他的说法，他需要这一个月的时间来结清一切账目，交出房屋，把彼得堡的事情料理清楚，以后便不必再回来了。此外还需要购买用来布置领地上新建房子的一切东西；最后他想替自己找一个象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一样好的女管

家，甚至他并不绝望于劝她把房子卖掉，搬到他的领地上去，搬到值得她一献身手的有复杂而庞大的家务可管的活动场所去。

“提起了房东太太，”希托尔兹打断他的话说，“我想问你一声，伊里亚，你同她是怎么个关系……”

奥勃洛摩夫忽然脸红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急忙地问。

“你知道得很清楚，”希托尔兹点明说，“否则你就不会因此脸红。听我说，伊里亚，要是这时候还可以提出警告的话，那我凭我们的全部友谊，请你多加小心……”

“小心什么？哪有这种事情！”奥勃洛摩夫腼腆地辩护说。

“你谈论起她来如此热心，我当真以为你……”

“你想说我爱上她还是怎么的？哪有这种事情！”奥勃洛摩夫带着勉强的笑容拦住说。

“而且更坏的是，假使这里面没有一星道德的火花，假使只是……”

“安得烈！难道你知道我是一个不道德的人吗？”

“那么你为什么脸红呢？”

“由于你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希托尔兹怀疑地摇摇头。

“当心，伊里亚，不要陷进泥坑里去。她是一个平常的女人；肮脏的生活、窒闷的环境、愚钝、粗鲁——呸！……”

奥勃洛摩夫默默不语。

“哦，再会吧，”希托尔兹结束说，“那我就告诉奥尔迦，说我们将要在夏天看到你，不是在我们那里，就是在奥勃洛摩夫

卡。记着：她不会放过你的！”

“一定，一定，”奥勃洛摩夫肯定地回答，“你甚至加上这么一句，假使她容许的话，我就在你们那里过冬。”

“那真是太高兴了！”

希托尔兹当天就启程了，晚上，塔朗切耶夫便跑到奥勃洛摩夫家里来。他忍不住不替伊凡·马特威耶维奇把他痛骂一顿。但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那就是，奥勃洛摩夫在参加伊林斯基家的交际场面的时候，已经看不惯象他这一类的人物，对粗鲁无礼和厚颜无耻的冷漠和宽容，已一变而为厌恶。这早已显露出来了，甚至当奥勃洛摩夫还住在别墅里的时候，便已经表现出一部分，可是从那个时候起，塔朗切耶夫已不常来拜访他，即使来，也都有别人在场，所以他们之间没有起过冲突。

“你好，老乡！”塔朗切耶夫恶意地说，并不伸出手来。

“你好！”奥勃洛摩夫望着窗外，冷淡地回答。

“怎么，把恩人送走了？”

“送走了。怎么样？”

“好一位恩人！”塔朗切耶夫恶毒地继续说。

“怎么，他不合你的意吗？”

“我想把他吊起来！”塔朗切耶夫憎恨地嗄声说。

“原来是这样！”

“把你也吊在同一棵白杨树上！”

“为什么要这样？”

“办事情要老老实实：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要躲躲闪闪。你现在做出了什么事情？”

“听我说，米海·安得烈伊奇，不要让我再听到你这些话吧；由于懒惰，由于不动脑筋，我一向都听从你：原以为你总还有一点点良心，你竟丝毫没有。你同那个老狐狸竟想欺骗我：你们俩究竟哪一个人更坏——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你们俩都可恶。我的朋友把我从这一愚蠢的事件中搭救了出来……”

“好一位朋友！”塔朗切耶夫说。“我听说，他把你的未婚妻也搞走了；恩人嘛，没什么可说的！哦，老兄，你是一个傻瓜，老乡……”

“请你收起你这些好听的话吧！”奥勃洛摩夫阻止他说。

“不，不要阻挡我！你怎么也不听我的话，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我使你安居在这里，替你找到了一个女人——一件无价之宝。安静，种种的舒服——一切都给了你，完全成全了你，你竟把嘴脸扭开去了。你找到了一个恩人：一个德国人！他把你的领地租了去；哼，你等着吧：他会剥掉你的皮，然后给你一张股票。他还会使你讨饭的，你记着我的话吧！你是个傻瓜，我对你说，而且连傻瓜还不如，简直是畜生，忘恩负义的畜生！”

“塔朗切耶夫！”奥勃洛摩夫威吓地叫喊说。

“你叫喊什么？我倒要向全世界叫喊，说你是傻瓜，是畜生！”塔朗切耶夫叫嚷说。“我和伊凡·马特威伊奇巴结你，爱护你，象农奴似地伺候你，蹑着脚走路，看你的眼色行事，你倒在上司面前诽谤他：现在他的差使丢了，饭碗给砸了！这是卑鄙龌龊！你现在应当分一半财产给他；出一张期票给他：你现在没有喝醉，神志很清醒，出给我吧，我对你说，否则我不会走开的……”

“干吗您这样叫喊，米海·安得烈伊奇？”房东太太和阿妮希娅从门里望了望，说。“两个过路人已经立定下来，在听叫喊什么……”

“我要叫喊，”塔朗切耶夫大叫大嚷说，“让这个笨伯出出丑！让这个德国骗子来愚弄你，何况他现在已经同你的情人串通好……”

房间里响起一记响亮的巴掌声。塔朗切耶夫被奥勃洛摩夫打了一巴掌，吃惊得顿时不作声了，他颓坐在椅子上，吓呆的眼睛惊愕地向四下里转动。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咦？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脸色发白，气喘吁吁，捧着面颊说。“侮辱人吗？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马上就向总督递呈子：你们看到没有？”

“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两个女人同声说。

“啊！这里有阴谋，这里是盗窟！是一伙骗子！在谋财害命……”

“滚，你这坏蛋！”奥勃洛摩夫叫喊说，气得脸色发白，浑身哆嗦。“马上给我滚出去，要不然我把你象狗一样宰了！”

他眼睛在到处寻找棍棒。

“天哪！遭抢啦！救命呀！”塔朗切耶夫叫喊。

“查哈尔！把这个坏蛋扔出去，叫他不敢再到这里来露脸！”奥勃洛摩夫叫喊说。

“走吧，这是神，这是门！”查哈尔指着圣像和门说。

“我不是到你这里，我是到教母家里来，”塔朗切耶夫大叫大嚷说。

"上帝保佑您吧！我这儿不需要您，米海·安得烈伊奇，"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说，"您一向是来找家兄，不是来找我的！我觉得您比辣萝卜还讨厌。大吃大喝，还要乱骂。"

"啊，竟然是这样，教母！好，令兄会让你们知道的！你会付出侮辱人的代价的！我的帽子在哪里？就算这样吧！强盗，杀人犯！"他一边叫喊，一边走出院子去。"你会付出侮辱人的代价的！"

狗带着链子乱蹦乱跳，汪汪大叫。

从此以后，塔朗切耶夫和奥勃洛摩夫再也没有见过面。

第 八 章

希托尔兹几年没有到彼得堡来了。有一次他只是短期到奥尔迦的领地和奥勃洛摩夫卡看了看。伊里亚·伊里奇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信里安得烈劝他亲自下乡去接管整顿得有条有理的领地，自己却同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到南方克里木海滨去了。这一次去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自己在敖德萨的公事，另一个是为了产后失调的妻子的健康。

他们居住在海滨的悄静的一角。房屋朴素、小巧。内部的结构和外部的格局一样，具有独特的风格，所有的陈设都带有主人的思想与个人趣味的特征。他们亲自带来各种各样的东西；又从俄罗斯和国外运来许多包裹、箱笼、成车成车的物品。

喜欢舒服的人看到了各式各样凑在一起的家具、陈旧的

画、断臂折腿的雕像、大抵是蹩脚的但对回忆是宝贵的版画和种种小玩艺儿，也许会耸一耸肩膀的。恐怕只有行家的眼睛，看着这一幅或者那一幅画，看着年久发黄的书、古瓷或者宝石和货币，才会不止一次地在心中产生热烈的渴望。

可是在时代不一的家具和画幅中，在对谁都没有意义、但对他们俩标志着幸福和值得回忆的时刻的小玩艺儿中，在浩瀚的书籍和乐谱的汪洋中，都洋溢着温暖的生活和刺激智慧与美感的气息；到处不是呈现着活跃的思想，就是辉耀着人工美，正象周围辉耀着永久的自然美一样。

这里，象安得烈的父亲有过的那种高大的写字台、麂皮手套也找到了应有的位置；在装着矿物、贝壳、禽鸟的标本、各种粘土、商品和其他物品的柜子旁边的角落里，还挂着一件油布斗篷。在居中显眼的地方，金光灿烂地闪耀着一架用螺甸镶嵌的艾拉尔大钢琴①。

葡萄树、常春藤和木犀草交织成的一片绿荫，把住宅自上至下完全遮住了。从回廊里望得见海，另一面望得见通往城里的大路。

当安得烈离家出去办事的时候，奥尔迦就在回廊里等候他，看见了他，就走下来，穿过绮丽的花坛、长长的白杨树的林荫路，扑到丈夫的胸怀里，脸上老是带着喜悦的红晕，眼睛辉亮，怀着忍不住的幸福的热情，尽管他们结婚已经不止一两年了。

希托尔兹对于恋爱和结婚的见解，也许是古怪的、夸张

---

① 指法国著名的乐器制造能手艾拉尔(1752—1831)所制造的大钢琴。

的，可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独立自主的。他在这一方面，也遵循了一条自由的、他认为是简单的道路；然而在学会作这些“简单的步伐”之前，他经历了一所多么艰难的观察、忍耐与劳苦的学校啊！

他对人生的一切、甚至对小事情所抱有的一丝不苟的态度，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学究式的严谨态度，恐怕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德国人的观点和生活中的每一个步骤，连夫妇关系也包括在内，都带有这种严谨的态度。

好象石板上的一览表一样，老希托尔兹的生活是向每一个人都公开展示，别无隐私的。可是母亲的歌曲和温柔的低语，后来公爵家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再后来大学、书籍和社会——这一切把安得烈从父亲所划定的笔直的轨道上引开去了；俄罗斯的生活在描绘一些看不出的花样，把平淡无奇的一览表变成一幅鲜艳宽阔的图画。

安得烈并不给自己的感情加上一副学究式的枷锁，甚至对沉思的幻想也给予合法的自由，只是力求不要失却“立足的基础”，虽然出于德国人的天性，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他从这种幻想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总不能不作结论，总要作出一个不论什么样的对人生的诠释。

因为他的精神健旺，他的肉体也就健旺。少年时代，他是淘气、顽皮的，不顽皮的时候，就在父亲的监督之下干工作。他没有工夫沉湎于幻想之中。他的想象并未堕落，心肠并未变坏；母亲敏锐地卫护着这两者的纯净与贞洁。

青年时代，他本能地珍惜着自己的青春的活力，随后很快就明白，这股青春的活力产生朝气与快乐，形成英勇气概，而

心灵正应当在这种英勇气概里面得到锻炼，才能在不论什么样的生活面前都不至于仓皇失色，才能把生活不看成沉重的羁轭，不看成十字架，而仅仅看成义务，并且很高明地同生活进行搏斗。

他对心灵和它的复杂的法则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当他有意无意地观察着反映在想象中的美，观察着印象转化为感情，转化为感情的征兆、活动和出路的时候，当他环视着周围，向生活推进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信念，那就是：爱情以阿基米德① 的杠杆的力量推动着世界前进；在不了解和滥用爱情的场合有多少虚伪和丑恶，在爱情里面就有多少普遍的无可争辩的真和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对于“什么是伪？”的问题，他的想象中呈现出现在的和过去的一些光怪陆离的假面具。他含着微笑，一会儿红着脸，一会儿皱起了眉头，望着一大批恋爱的男女主角：戴钢手套的堂·吉诃德②们，别离了五十年仍旧互相信任的、有堂·吉诃德思想的贵妇人们；脸色绯红、纯朴的眼睛凸出的牧童们，他们的牧放羔羊的赫洛埃③ 们。

在他面前出现的有衣镶花边、头敷发粉、眼睛里闪耀着智慧、脸上挂着淫荡的微笑的侯爵夫人们；还有开枪、上吊和勒

---

① 阿基米德（公元前287—212），希腊数学家、物理学家。

② 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③ 赫洛埃，传系希腊朗戈斯（二、三世纪时）所著的田园小说«达夫尼斯与赫洛埃»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天真纯朴的牧羊姑娘。她与达夫尼斯均为牧羊人发现的孩子，两人一起长大，彼此锺情。她曾被海盗诱拐，但两人终于找到父母，结为伉俪。

脖子自杀的维特①们；再有面容憔悴，永远在流爱情之泪的、进了修道院的老处女们，蓄着口髭、眼睛里充满烈火的不久以前她们的男主角们，天真而自觉的唐璜②们，唯恐别人疑心他恋爱而颤栗，偷偷地却锺情于自己的女管家的聪明人……一切，一切！

对于“什么是真？”的问题，他通过想象和自己的眼睛从古到今搜寻着男女间简单纯洁，但又亲密无间的关系的实例，竟寻找不到；要是觉得找到了，也只是觉得有这么一回事罢了，随后又会感到悲观失望而陷入忧郁的沉思，甚至绝望之中。

“看来，这种十全十美的幸福是没有的，”他想，“或者是，被这种爱情的光芒所照耀的心是忸忸怩怩的：它们羞羞涩涩，躲躲闪闪，并不想跟聪明人去争论；也许它们怜惜他们，为了自己的幸福饶恕他们，饶恕他们为了找不到一块土壤，使花朵可以深深埋根，成长为可以荫庇整个生涯的大树而践踏这朵花朵。”

他看看一些婚姻，看看一些丈夫，在他们对待妻子的态度上，老是看到斯芬克斯③和它的谜，老是看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些丈夫对一些复杂的问题竟不加以思考，只是在结婚之路上，跨着匀称的自觉的步伐，仿佛他们没有什么要解决和寻求似的。

---

① 德国诗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

② 西班牙的传奇人物，是一个玩弄女性的荒淫贵族。后来这个名词成了游戏情场的登徒子的同义语。

③ 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有翼之怪物，常出谜以问行人，不能答者即杀之。

“莫非他们是对的吧？也许的确再也不需要什么了。”他看到一些人象读一本婚姻入门或者象履行客套，走进交际社会鞠一个躬一样，把恋爱草草了事之后，便急急忙忙跑去办正经事，这时候他总不免满腹狐疑地想着。

他们急不及待地抛弃一生的黄金时期；有许多人甚至往后一辈子都对妻子侧目而视，仿佛在抱怨自己曾经愚蠢得去爱她似的。

还有一些人很久很久，有时候竟到老都不把爱情抛弃，可是他们也决不抛弃色情狂者的微笑……

最后，大部分人就象购买领地，享受它的重大的利益一样来结婚的：妻子给家庭带来良好的秩序——她是主妇、母亲、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而他们对待爱情，就象一位务实的主人对待领地的地势一样，那就是，一下子习惯之后就决不再去注意它。

“这是什么道理，是由自然的规律而来的天生的无能呢，”他说，“还是训练和教育的缺点？……那从不失却天然的魔力、从不穿上丑角的服装的、千变万化但从不熄灭的同情在哪里呢？那到处出现、无所不在的善，那生命的精华，它的天然的色彩是什么样的呢？”

他具有先见之明似地向远处眺望，那里，好象在迷雾之中，出现了一个感情的形象，旁边还有一个女人的形象，披着感情的绚烂的衣衫，焕发着感情的色彩，一个这样单纯而光明纯洁的形象。

“幻想，幻想！”他一边说，一边微笑着从徒劳无益的非常激动的思想中清醒过来。

可是这幻想的外形，竟违反他的意志，始终生活在他的记忆之中。

最初，他在这个形象上蒙蒙眬眬看到了一般女人的前途；后来，他在发展了和成长了的奥尔迦身上，不仅看到了雍容华贵，也看到了一股准备面对生活、渴望理解生活、渴望同生活作斗争的力量，看到了他的幻想的全部禀赋，这时候，那个历时已久的、他差不多业已遗忘的爱情的形象，又在他的心里出现了，而在这个形象上他开始蒙蒙眬眬看到了奥尔迦，而且觉得在遥远的异日，不穿丑角的服装、不滥用的真正的爱情，可能就在他们俩的同情之中。

希托尔兹并不把恋爱与婚姻这个问题看作儿戏，并不把金钱、亲戚、地位等其他打算牵连在这一个问题里，然而他常在思考，他至今孜孜不倦的对外活动，怎么能适应对内的家庭生活，他怎么能从一个旅行者和批发商人一变而为喜欢待在家里的人。假使他不去外面奔波而安定下来，他将用什么来充实他的家庭生活呢？培养和教育孩子、指导他们生活，当然不是一项轻易和空洞的任务，可是离这一天还遥远得很，在这以前他将做些什么呢？

这些问题久已时常使他不安，于是他不以独身生活为苦；他从没有起过这样的念头：只要他的心刚因接近美人而怦怦跳动，便把婚姻的枷锁套到自己的脖子上去。因为这个缘故，他仿佛并未把奥尔迦当作一个少女放在心上，仅仅把她当作一个有远大前途的可爱的孩子来欣赏；他在开玩笑的时候，顺便把新颖而大胆的思想、对人生准确的观察，灌输到她热切而敏感的头脑里，无意中使她产生了对事物切实的理解和正确

的见解，后来便把奥尔迦，把自己出于无心的教诲都忘得一干二净。

有时候，他看到她脑海中闪现出不十分寻常的智慧和见解，看到她并不虚伪，并不寻求一般的崇拜，看到她的感情流露和消失得真挚、自在，看到她不落别人的窠臼，一切都自有见地，而这种见地又如此果敢、新颖、踏实——他总摸不清她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得来的，而看不出自己所作的三言两语的教诲和诠释。

要是那时候他把注意力放在她的身上的话，他就会明白，她表面上固然受叔母的监护，免得走上危险的境地，实际上差不多在独自走自己的道路，七个保姆、祖母们和叔伯母们的权威，连同世系、门第、阶级、古老的风俗、习惯和格言等等的传说，并不以无数的监护压制着她；没有人强迫地领导她走久经践踏的小路，她在走一条新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她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见解和感情来披荆斩棘地前进。

她一点也不缺乏这样的天赋；叔母并不专制地支配她的意志和智慧，有许多事情都是奥尔迦自己推测和理解到的，她仔细地观察人生，顺便也倾听……朋友的言论和忠告……

他丝毫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对她的前途、然而是遥远的前途，有不少的期待，却从没有把她指定为自己的伴侣。

由于自尊心和羞涩，她很久没有让他猜测到自己的心意，只是在国外，在经过了痛苦的斗争之后，他才惊异地看到，这个前途大有希望、已被他遗忘的孩子，已成长为一个单纯、坚强而自然的形象。这时候，在他的面前逐渐显露出她心灵上的一个深渊，这个深渊必须由他来填满，但又无论如何填

不满。

最初有很长一个时期，他不得不同她活跃的天性作斗争，不得不对她青春的狂热泼冷水，把她兴奋的精神纳入一定的范围，使她的生活从容不迫地朝前流去，然而这只是暂时的，他刚轻信地闭上眼睛，她就徬徨不安起来，生活又汹涌沸腾，惊扰不安的头脑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那时候又需要他去安抚她的被刺激了的想象，去遏止或者激起她的自尊心。要是她在思考一个问题——他便急忙把打开这个问题的钥匙递给她。

相信凑巧的事情、糊里糊涂的错觉，都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展现在她面前的远景是一片光明与自由，在这远景里，就象在清澈的水里那样，她看到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沟坑、随后是澄清的水底。

"我真幸福！"她轻轻地说，一边用感激的眼光回顾着过去的生活，一边探索着前途，不由得回想起在那个发人深思的蔚蓝之夜在瑞士做的少女的幸福之梦，看到这个梦象一个影子似地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为什么我得到这份幸福呢？"她谦逊地想。

她沉思默想，有时候竟害怕这份幸福会猝然中止。

一年一年过去，可是他们俩都并不厌倦生活。心地平静了，冲动的热情也冷下去了；对生活的波折已开始理解，并且耐性而勇敢地熬受过来，可是他们俩的生活始终没有沉寂下去。

奥尔迦已被教育到能严肃地理解生活；她和安得烈的两条生命已汇合成一条河床；疯狂的热情已不能恣肆放纵；他们

俩的一切显得和谐而平静。

似乎可以在这种应得的安静之中沉睡下去，象世外桃源的居民一样坐享天福了吧：每天聚会三次，闲话家常，整日昏昏欲睡，困倦不堪，因为一切都已想遍、说完和做尽，再没有什么要说和要做的了，因为“世界上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表面上，他们俩的举止起居都象别人一样。虽非黎明即起，但也起得很早；喜欢喝早茶的时候坐上半天，有时候竟懒洋洋地默不作声，随后分散到各自的地方或者一起做事情、吃饭、坐车到田里去、研究音乐……象所有的人一样，象奥勃洛摩夫所幻想的一样。

不过他们俩并不昏昏欲睡，垂头丧气；并不烦闷和冷淡地过日子；没有萎靡不振的目光和谈吐；他们俩的谈话始终不绝，时常谈得很热烈。

他们俩嘹亮的声音传到各个房间里，一直达到花园里，或者好象在彼此面前描绘色彩缤纷的幻想那样，悄悄地互相诉说非言语所能表达的思想的最初活动和发展，诉说轻易听不见的心灵的低语……

他们俩也会默默不语——有时候是奥勃洛摩夫所唯一向往的那种沉思的幸福，或者是对互相提供的层出不穷的材料在单独地进行思索……

他们俩面对着万古长青、光辉灿烂的大自然的美景，时常陷入一种无言的惊奇中。他们俩敏感的心灵是不能安于这种美景的：大地、长空、大海—— 一切都激起他们俩的感情，他们俩便默默地坐在一起，用同样的眼光和同样的心灵眺望着这大自然的瑰丽景色，相对无言，却能心领神会。

他们俩并不冷淡地迎接早晨；不能无动于衷地沉湎在温暖的星光灿烂的南方之夜的薄暮中。思想的永久活动，心灵的永久激动，两个人一起思索、感受和说话的要求始终使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但是，这些热烈的争辩、静静的谈话、看书和长途散步的对象和目的是什么呢？

是一切。他们俩还在国外的时候，希托尔兹就已经不习惯于独自看书和工作；现在，同奥尔迦单独在一起，连思想也都两个人一起思想了。他勉勉强强地紧跟在她急忙得令人疲惫的思想和意志后面。

他在家庭生活里将做些什么的问题，已经平静下去，自行解决了。他甚至不得不使她参与自己的工作和业务，因为生活里没有了活动，她就象没有了空气似地感到窒息。

建筑工程也罢，自己的或者奥勃洛摩夫的领地上的事情、公司里的业务也罢——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让她知道或者不让她参与而处理的。没有一封信不念给她听了之后才发出的，任何意图，尤其是在实行这个意图的时候，都没有瞒过她的耳目；他的一切她都知道，而且因为他对一切都发生兴趣，她便也对一切发生兴趣。

他最初这么办，是因为瞒不过她：写信也罢，同代理人、同承包商们谈话也罢——都当着她的面；后来习惯成自然，就始终如此，最后竟变成他的需要了。

她的意见和忠告、赞成或者不赞成，已成为他审核自己的意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他看到她的理解正同他的一样，她的揣度和判断并不比他的差。……查哈尔由于妻子有这种

才能而抱怨，许多人也都如此——希托尔兹却引以为幸。

而看书和学习——是思想的经常营养，是思想的无穷发展！每当他按照自己的见解，认为不必把一些太严肃、太枯燥乏味、她不能理解的书籍和杂志上的文章拿给她看的时候，她总忌妒起来，并且当真生气或者感到受了侮辱，把这种行为称为迂腐、庸俗、落伍，骂他为“老式的德国假头发”。由于这一个原因，他们俩之间也常出现一些生动、激烈的场面。

她生气，他笑，她更生气，直到他不再开玩笑，同她分享了自己的思想、知识或者所读的书本，这才和解了事。结果是，凡是他所需要和希望知道、诵读的东西，她也都需要。

他并不把治学的窍门硬教给她，以便日后用吹牛中最愚蠢的一着，以“博学的妻子”来自豪。假使在她的言语中漏出了一言半语，甚至暗示了这一奢望，这比她用无知的愚钝的目光来回答在知识界固属寻常，但就当今的妇女教育而论，还是难以理解的问题，会使他脸红得更加厉害。他只是希望，而她则加倍地希望，每一个艰深的问题她都知道，而且都理解。

他并不给她画图表、摆数字，但是对她谈论一切问题，诵读许多作品，并不迂腐地回避经济学的理论、社会的或者哲学的问题，他谈论得津津有味：仿佛对她描绘一幅无尽而生动的知识的图画。往后，即使详细情形她已经记不住，可是在她易于感受的智慧里，图画决不会磨灭，色彩决不会消失，他用来照亮她所创造的宇宙的火焰决不会熄灭。

当他看到这团火的火花后来在她的眼睛里发出光亮，传授给她的思想在她的言论中发出回声，当他看到这一思想通过了她的意识和理解，经她的智慧改造了一下，再从她的言语

中流露出来，毫不枯燥和严酷，却带着女性的优美辉煌地流露出来，尤其是当他看到从他谈论过、诵读过和描述过的一切里流出来的富有效果的一点一滴，象珍珠似地落到她生活的晶莹的水底的时候，他总因感到骄傲和幸福而发抖。

他象一位思想家和艺术家一样，在替她编织一个有理性的生活。不论在他求学的时代，或者在他对生活作斗争，摆脱生活的纠缠，在英勇气概的考验之中锻炼自己的艰苦岁月里，他一生中都没有象现在这样专心一意地关切着妻子奔放不息的精神活动！

“我是多么幸福啊！”希托尔兹自言自语说，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想象和瞻望着结婚后的甜蜜岁月。

远远地又有一个新的形象在向他微笑，不是利己的奥尔迦，不是在热恋中的妻子，不是往后在毫无色彩的、对谁也没有用处的生活里渐趋衰老的母亲兼保姆的形象，而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崇高的、差不多前所未有的形象……

他想象着一个创造和加入整个幸福的世代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母亲。

他担心她是否有足够的意志与力量……于是急急忙忙地帮助她现在就赶快征服生活，现在就积聚勇气来对生活作斗争——趁他们俩还年青力壮，趁生活还宽恕他们或者生活的打击还并不显得沉重，趁悲哀还湮没在爱情之中的时候。

他们俩也有阴暗的日子，可是并不长久。事业的失败，金钱的大笔损失——这一切都不过微微地触动他们一下。只是使他们多忙几次，多跑几趟，随后很快便忘掉了。

叔母的去世使奥尔迦真心痛哭了不少次，把一团阴影投

在她的生活上有半年之久。

最叫他们提心吊胆，而且操心不完的是孩子们的疾病，可是危险时期刚一过去，幸福又回来了。

最使他焦虑的是奥尔迦的健康；她产后很久才复元，虽然她复了元，但他对这一件事情并没有停止焦虑。他不知道有比这更可怕的忧愁。

“我是多么幸福啊！”奥尔迦欣赏着自己的生活，轻轻地重复说，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她有时会陷入沉思之中……尤其是从结婚了三四年之后的某一个时期起。

人是奇怪的！她的幸福越充实，她却变得越忧闷，甚至……越恐惧。她开始严肃地审察自己，琢磨到扰乱她的原来是这种恬静的生活、这种停留在幸福阶段的生活。她强制地从自己的心灵里把忧闷摆脱掉，加速生活的步伐，狂热地寻求热闹、活动、忙碌，请求同丈夫一起进城，试一试到社会上、到人间去看看，可是为时并不长久。

世事的纷扰刚稍稍触及她，她就急忙退回自己的一隅，把任何痛苦的、不习惯的印象从心中驱除掉。重新照料家庭琐事，一连几小时不离开儿童室，肩负起母亲兼保姆的责任，或者同安得烈一起专心看书，讨论“严肃而枯燥乏味的问题”，或者读诗，谈论到意大利去旅行的事情。

她害怕象奥勃洛摩夫一样颓唐下去。可是无论她怎么努力从内心里排除刹那间不时出现的蒙蒙眬眬的麻痹状态，幸福的幻想最初还不时地向她偷袭，蔚蓝的夜仍包围着她，使她处在慵懒的状态中，随后她又陷于沉思，仿佛她的生活在休息似的，于是又……腼腆、恐惧、疲惫、暗自忧愁——在她的不安

的头脑里，感觉到有一些混乱而模糊的问题。

奥尔迦耸耳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自己追问自己，可是什么也没有追问出，她怎么也弄不明白，她内心有时候在要求什么，寻求什么，只是觉得有所要求和寻求而已，甚至——说来可怕——她觉得发愁，好象她的生活不够幸福，她已厌倦生活，需要一些新的从未有过的事物，在瞻望遥远的前途似的。

“这是什么？”她恐惧地想。“难道还必须和可以希望什么吗？往哪里去呢？无处可去！前面没有路了。……难道没有路了，难道我走完了一生的道路吗？难道是到此为止了吗？……”她的心灵在说，但是有一些话没有说出来。……奥尔迦不安地向四下里环顾着，会不会有人已经知道和偷听到她这心灵的低语。……她用眼睛询问天空、询问大海、询问树林……哪里也没有给她答复：眼前是一片黑暗，无边深远。

大自然自始至终都说着同样的话；她在大自然里看到生命在连绵不断而千篇一律地流走，没有头，也没有尾。

她知道她可以向谁去请教她所担心的这些问题，而且会找到答案，可是将找到怎样的答案呢？假使他说这是华而不实的智慧的怨艾，或者更坏的是，他说这是并非为同情而创造的、非女性的心灵的渴望，那将怎么样！天哪！她，他的偶像——竟没有心肝，只有冷酷无情的不知厌足的智慧！她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难道是一个女学究吗？当她把这些新产生的、过去所没有的、可是他当然知道的痛苦，在他面前暴露出来的时候，她的身价将一落千丈！

当她的眼睛，与自己的意志相反，失却了天鹅绒一样的温柔，显得严厉和急躁，当她的脸上堆着浓重的愁云的时候，她

便躲开他，或者诿称有病，无论如何努力，她也不能强迫自己谈笑自若，只是冷淡地听他讲政治界的最热烈的新闻，听他作对科学上的新成就和艺术上的新作品的最耸人听闻的解释。

然而她并不想哭泣，并没有象她在神经紧张的时候、象她在处女的力量觉醒和表现出来的时候那种突如其来的颤栗。不，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是什么呢？”当她在美丽的、发人深思的黄昏，或者在摇篮旁边，甚至在丈夫的爱抚和说话中间，突然变得烦闷，变得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时候，她总绝望地问自己。

她突然间好象呆住了，不作声了，随后装出精神抖擞的样子东奔西忙，以掩饰自己的奇怪的疾病，或者推托头痛，上床就寝。

可是她要躲过希托尔兹的锐利的目光是不容易的：她知道这一点，所以临到非进行谈话不可的时候，总怀着早先准备吐露往事的时候一样的不安的心情事先作着准备。谈话的时机到了。

有一天晚上，他们俩在一条白杨树的林荫路上散步。她差不多紧靠在他的肩膀上，不言不语。她被一阵莫名其妙地发作的心情苦恼着，不论他说什么，她都只简短地应答。

“保姆说，奥琳卡①夜里咳嗽。明天要不要去请医生来？”他问。

“我已给她喝了散热的药，明天不让她出去玩，到时候再看吧！”她单调地回答。

---

① 奥尔迦的爱称；这里是指他们俩的女儿奥尔迦。

他们俩默默地走到了林荫路的尽头。

“怎么你没有答复你的朋友索涅奇卡的来信呢?”他问。“我尽等尽等,差一点没有错过邮班。这是你第三次不给她写回信了。”

“是的,我愿意赶快把她忘了……”她说了便又默不作声。

“我代你向毕楚林问候了,”安得烈又开口说,“他是锺爱你的,我想这样多少给他一些安慰,他因为小麦没有能及时运送到而不痛快呢。”

她冷冷地微笑一下。

“是的,你讲起过了,”她淡然地回答。

“你怎么了,困了吗?”他问。

她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只要一开始接近问题的症结所在,往往都是这样的。

“还不困,”她装出精神抖擞的样子说,“你怎么会想到这一点的?”

“身体不舒服吗?”他又问。

“不,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哦,那么你是在烦恼!”

她把双手紧紧地按住他的肩膀。

“不,不!”她用装出来的轻松愉快的声音否认说,可是就在这语声之中,的确好象有烦恼似的。

他带她走出了林荫路,让她的脸朝着月光。

“朝我看!”他凝视着她的眼睛说。

“可以认为你是……不幸呢!今天你的眼神非常古怪,而且不单今天。……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奥尔迦?”

他搂着她的腰，又带她回进了林荫路。

“你知道吧：我……饿了！”她竭力装出笑容说。

“别扯谎，别扯谎！我是不喜欢扯谎的！”他用假装出来的严厉口气说。

“我并不幸福！”她让他在林荫路上停下来，责备地重复说。“但是，我之所以不幸，恐怕是……太幸福了！”她用如此温存而柔和的声调说完，因此他吻了她一下。

她胆子大了一些。她可能并不幸福这一假设，虽然是轻松地、戏谑地提出来的，却出乎意外地激起了她直言不讳的心意。

“我并不烦恼，而且也不可能烦恼：这你自己也明白，你当然并不相信自己的话；我并非害病，可是……我觉得发愁……有时候……我觉得你就——既然瞒不过你，我就直说吧——你就使我讨厌！是的，我发愁，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发愁！”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原来如此，究竟为什么呢？”他向她弯下了身子，轻轻地问她。

“我不知道，”她重复说。

“不过应该说是有原因的，这原因要不是在我，要不是在你周围的环境，那就是在你本人。有时候这种忧愁是疾病的萌芽。……你身体健康吗？”

“不错，也许是这种情形吧，”她严肃地说，“虽然我一点也不觉得。你看到我吃饭、散步、睡觉、工作。忽然好象有什么东西向我袭来，是一种忧郁症吧。……我觉得我的生活之

中……好象缺少了什么似的。……可是不，你别听信我的话：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讲吧，讲吧！”他敏捷地接着说。“嗯，要是说生活中缺少了什么，那缺少的是什么呢？”

“有时候我好象在害怕，”她继续说，“唯恐会发生变化或者会完事大吉。……我自己也不明白！有时候，我被这样的愚蠢思想所苦恼：往后将怎么样呢？……这幸福……这全部生活……是什么呢？”她的声音越来越低，耻于提出这些问题，“所有这些喜悦、悲哀……大自然景色……”她低语说，“都在吸引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变得对一切都不满足了。……我的天哪！我自己也觉得这些愚蠢的思想很可耻。……这是我想入非非。……你别理会它，别把它放在心上……”她一边用恳求的声音补充说，一边向他表示亲热。“这忧愁马上会过去，我又会象此刻一样轻松愉快起来的！”

她确实耻于自己这些“愚蠢”的思想，仿佛在请求他宽恕似的，羞怯而温存地紧偎着他。

丈夫向她询问了很久，她象病人对医生似地，把忧愁的征兆、存在心里的一切问题、慌乱的心意以及这幻景如何消失——凡是她能回想起和觉察到的一切，向他仔仔细细讲了很久。

希托尔兹垂倒了头，默默地又沿着林荫路往前走去，他怀着焦虑和困惑的心情，在专心一意地思考妻子的这一番模糊不清的自白。

她向他的眼睛探视，可是什么也没有看出；当他们俩第三次走到林荫路尽头的时候，她不让他转过身子去，这一次是她

把他带到月光底下，询问似地向他的眼睛望了一下。

“你在想什么？”她羞怯地问。“在笑我的愚蠢吧——是不是？这种忧愁是非常愚蠢的——对不对？”

他默默不语。

“干吗你不吭声？”她急不可耐地问。

“虽然你一定早知道我在注意你，你却一直保持着缄默；现在让我也缄默一下、思考一番吧。你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要是你现在就思索，我将因为不知道你会独自想出些什么而苦恼。我白白地告诉了你！”她说。“倒不如说一些什么吧……”

“我能对你说什么呢？”他沉思地说。“这也许又是你的神经失常：那么说，应该是医生而不是我来判断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明天非去请医生不可。……倘使不是这个原因……”他开始说，但又沉思起来。

“‘倘使不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你说说看！”她急不可耐地硬要他说。

他尽思索着往前走。

“咦，说呀，”她摇晃着他的手臂说。

“也许是幻想过度吧：你太活跃了……也许你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时期……”他小声说，几乎在自言自语。

“请你大声讲，安得烈！你这样喃喃自语，我可受不了！”她抱怨说，“我对你说出了不少愚蠢的思想，你倒垂倒了头，低声自言自语！同你一起呆在这一片黑暗中，我觉得害怕……”

“我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忧愁向我袭来，某些问题使我心慌意乱’：从这些话里我能理解些什么？这个问题

我们往后再谈，到时候再看吧：你似乎应当再去洗洗海水澡……”

“你刚才还在自言自语：‘倘使……也许……达到’，你是怎么想法呢?”她问。

“我原来在想……”他慢慢地、沉思地说，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思想，仿佛也以自己的话为耻似的，“你知道吗……常有这样的事情……我是想说，倘使这不是神经失常的征兆，倘使你十分健康，那么，也许这是你已经成熟了，达到了生活已停止发展……已没有哑谜，生活已全部展开的时候了……”

“似乎你想说我已经老了吧?”她急急地打断他的话说。“你竟敢这样!”她甚至威吓了他一下。“我还年青力壮……”她挺直身子补充说。

他哈哈笑起来。

“你别害怕，”他说，“似乎你打算长生不老吧！不，不是那么一回事情。……人到老年，才精力衰退，才停止对生活作斗争。不，你的忧愁、你的疲劳——要是这正如我所设想的那样——毋宁说是精力旺盛的标志。……朝气蓬勃的被激发了的智慧，有时候力图越出日常生活的境界去寻求什么，当然找不到答复，于是表现为忧愁……对生活的一时的不满。……这是心灵向生活探究它的秘密时的忧愁。……说不定你也是这么一回事吧。……倘使是这样——这并不是愚蠢。”

她叹了一口气，但看来更多的是由于高兴的缘故，她高兴她的顾虑已告结束，她并没有在丈夫的眼中降低身价，相反地……

“可是我一向很幸福，我的心智并不闲散；我并不胡思乱

想；我的生活是丰富多样的——我还要什么呢？这些疑问有什么用处呢？"她说。"这是一种疾病，一种压抑感！"

"不错，这恐怕是对于未经锻炼的、愚昧而软弱的人的一种压抑感。这种忧愁和疑问说不定曾经使得许多人发狂；对另一些人却表现为胡思乱想，出现幻梦情景……"

"我的幸福溢出了边缘，所以我要生活得……而这时候忽然搀入了某种苦味……"

"啊！这是对普罗米修斯①盗火的惩罚！光是忍受还不够，还得爱这种忧愁，尊重这些疑念和疑问：它们是由于生活过于幸福和奢侈而引起的，多半在幸福达到顶点、不再有那些不值一谈的愿望的时候才会出现；它们在寻常生活中是不会产生的，因为处在不幸和贫困中，人们哪里会顾到这个；一般人是不会有这种迷糊的疑念、这些恼人的疑问的。……如果一个人能适时地跟它们打交道，它们倒并非锤子，而是可爱的客人。"

"可是无法对付它们：它们使人烦恼和冷淡……差不多对一切事物都这样……"她犹豫地补充说。

"可是长久得了吗？随后它们会使生活焕然一新的，"他说。"它们把人带领到一个什么也央求不到的深渊里，怀着更大的爱强使人再去注视生活。……它们召唤业已受过考验的力量同自己搏斗，仿佛为了不让这种力量消失掉似的……"

"我被恍恍惚惚的幻影折磨苦了！"她抱怨说。"一切都光

---

① 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曾盗取神火传于人世，宙斯大怒，将其锁在悬崖上，使兀鹰食其肝脏。

明灿烂，而忽然间一个不祥的阴影笼罩在生活上！难道就没有办法对付它吗？”

“怎么没有办法！必须在生活中寻求支柱！要是没有这个支柱，即使没有疑问，生活也会过得腻烦的！”

“那么怎么办呢？屈服和发愁吗？”

“没有什么，”他说，“只要以刚毅不屈的精神武装自己，耐性地、百折不回地走自己的道路就行。我们俩不是泰坦①，”他拥抱着她，继续说下去，“我们俩不会同曼夫莱德和浮士德②一起去对叛逆的问题作勇猛的搏战，不会接受它们的挑战，而会垂下头，顺从地熬受艰苦的时刻，随后生活、幸福和……又都会时来运转，好起来了。”

“假使它们永远不放松我们：忧愁越来越令人惊慌不安呢？……”她问。

“那又有什么？我们就把它当作生活的新的力量来接受。……可是不，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我们不可能遇到这种事情的！这不是你个人的忧愁；这是人类的通病。有一滴溅到了你的身上。……当一个人脱离生活……当一个人没有支柱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可怕的。而我们俩……但愿你这忧愁正如我所设想的，而不是任何疾病的征兆就好了……否则倒更糟糕。那将是一场灾难，我会在它的面前一无防御、一无力量地跌倒下去的。……可是实际上，难道恍惚、忧愁、某些疑念

---

① 希腊神话中天神乌拉奴斯与地神该亚的儿子，曾与奥林帕斯山上诸神作战，失败后被贬入地狱。

② 曼夫莱德，英国诗人拜伦诗剧《曼夫莱德》中的同名主人公；浮士德，歌德长诗《浮士德》中的同名主人公。

和疑问，能夺去我们的幸福、我们的……”

他没有把话说完，她已经象疯子似地投身到他的怀抱里，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好象狂欢纵酒的女人那样，在激情的勃发下，失去了自持力，刹那间呆然失神了。

“没有恍惚，没有忧愁，没有疾病，甚至也没有……死亡！”又幸福、安静和快活起来的她，狂喜地低声说。她觉得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热爱过他。

“当心不要让命运把你这一番怨言偷听了去，”他用温存的预见，迷信的说法结束说，“把你当作忘恩负义之徒！它是不喜欢人们不尊重它的礼物的。你至今只是认识了生活，可还得去体验它。等着吧，等生活紧张起来，等灾难和劳苦来到……它们会来到的——那时候……就顾不到这些疑念了。……爱惜你的力量吧！”希托尔兹近于自言自语地轻轻地补充说，作为对她这一阵激情的发作的回答。在他的说话里带有忧愁的声调，仿佛他已经看到了远远的“灾难和劳苦”。

她顿时被他忧愁的声调震惊了，便默默不语。她无限地信任他，也信任他的声音。她被他的沉思所感染，也凝神沉思起来。

她靠在他的身上，机械地、慢慢地沿着林荫路走去，沉湎在深深的缄默中。她害怕地跟随着丈夫向生活的远处眺望，那里，据他说，“考验”的时期就要来到，“灾难和劳苦”在等待他们。

她开始做起另一个梦来，不是在蔚蓝的夜里，在焕发光采和恬适优雅的气氛中，不是在幽静的环境里，同他单独相处过着十分富足的生活……展现出来的是生活的另一面。

不，她在那里看到的是一连串用眼泪来洗刷的损失和困苦，一些避免不了的牺牲，斋戒的生活和被迫放弃在优闲中养成的任性要求，看到的是由一些新的、他们俩现在还难以理解的感情所引起的恸哭和呻吟；她看见疾病，事业的失败，丈夫的死亡……

她浑身发抖，疲惫不堪，可是怀着又英勇又好奇的心情注视着这个新的生活形象，恐惧地打量着它，衡量着自己的力量。……在这个梦里，只有爱情并没有背弃她，它忠实可靠地捍卫着新的生活；可是就连爱情也不同了！

它既无炽热的呼吸，又无灿烂的光芒和蔚蓝的夜晚；经过了几年，在深刻而严峻的生活所接受下来的遥远的爱情面前，一切都显得象是儿戏。已听不到接吻和笑声，已听不到在大自然与人生的节日里、在花丛中、树林间的颤动而深思的谈话。……一切都“蔫了、过时了”。

那万古常青、永不萎谢的爱情，在风雨同舟的痛苦时期，象生命力一样强劲地表现在他们俩的脸上，辉耀在他们俩默默地、徐徐地交换的表示患难与共的目光里，流露在遥遥无期地共同忍受生活的折磨之中，流露在忍住的眼泪与强自压抑下去的哭泣之中……

另一些虽然遥远、可是清楚、明确而可怕的梦，悄悄地进入了侵袭着奥尔迦的恍恍惚惚的忧愁和疑问里。

在丈夫的令人安心而坚毅的言语下，在对他无限的信任中，奥尔迦渐渐摆脱了她的莫名其妙的未必尽人皆知的忧愁，摆脱了对前途的可怕的梦谶，而勇往直前。

“迷雾”之后，光明的早晨来到了，她又尽起母亲和主妇的

责任；一会儿花坛和田野，一会儿丈夫的书斋在向她招手。不过她并不以毫无挂虑的自我享乐来游戏人生，而是心里怀着生气勃勃的思想来生活、准备、等待……

她变得越来越崇高。……安得烈看到，他从前对女人与妻子所持有的理想是难以达到的，可是他由于这个理想在奥尔迦身上有着淡淡的反映而感到幸福：他从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但是他还要很长的岁月，差不多要毕生付出不少的心血，才能在奥尔迦的自尊而高傲的眼中，使自己男子的尊严保持一定的高度，这并非出于庸俗的嫉妒，而是为了不让这晴朗的生活晦暗起来；要是她对他的信心稍有动摇，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许多女人是毫不需要这个的：一旦出嫁，她们便把丈夫的品质，不论是优秀的或者不良的，顺从地全部接受过来，无条件地容忍替她们准备好了的境遇和氛围，或者同样顺从地向第一次偶然的迷恋屈服，立刻认为不可能或者不必要对它反抗，说什么“这是命运，是热情，女人——是弱者”等等。

如果丈夫的智慧——男子的魅力——胜过常人，那样的女人便会把丈夫的这种长处当作一种贵重的项圈引为自豪，就是这种情况，也只有在丈夫对她们那女性的可怜勾当茫无所知的时候才会出现。要是他敢于从琐碎的可笑事件中看到她们狡猾的、渺小的、有时候是不道德的生活，她们便觉得他的智慧咄咄逼人。

奥尔迦不懂得这种盲目地听天由命的逻辑，不理解妇女的激情和迷恋。一旦承认了自己所挑选的人的优点，承认了他对自己的权利，她便相信他，并因此爱他，如果不再相信他，

也就不再爱他，就象她对奥勃洛摩夫的情形一样。

然而那时候她的步伐还不坚决，意志还不坚定；她还刚在观察和考虑人生，还刚意识到自己智慧与性格的力量，还在搜集各种参考材料；创造工作尚未开始，人生之路尚未识透。

但是现在，她不是盲目地，而是自觉地相信安得烈；这种自觉的意识体现了她对男性美德所抱的理想。她对他的信心愈强烈、愈出于自觉，他愈难把自己保持在一定高度，愈难成为不仅是她的心灵中，而且也是想象中的英雄。她对他信仰到认为他们俩之间，除了上帝，没有其他的调停人，没有其他的上诉机关。

因此，她在他身上所认识的优点，哪怕降低一丝一毫，她也忍受不了；他性格中或者智慧中的每一个虚伪的音符，都会引起极强烈的不和谐。幸福的宫殿崩塌下来的时候，她会被埋葬在瓦砾之下，或者，假使她的力量得到了保全，她便会寻找……

可是不，这样的女人是不会重犯错误的。……在这种信仰、这种爱情衰落以后，要恢复是不可能的。

希托尔兹因为有了充实的、动人的、盛开着四季常春的花朵的生活而深感幸福，唯恐别人染指，积极地、机警地耕耘着、保护着和爱抚着它。仅仅在他回想到奥尔迦曾经离毁灭间不容发，回想到他们俩如胶似漆的生活——这条猜测出来的道路——可能拆散的时候，在他回想到对人生之路的无知，可能铸成毁灭性的大错，在他回想到奥勃洛摩夫……的时候，从他的心底里才涌起一阵恐惧。

他颤抖不已。这怎么行！奥尔迦竟过着奥勃洛摩夫给她

准备好了的生活！她——在岁月的缓慢移动中，成了乡下的太太、儿女们的保姆、主妇——就这么完事了！

生活中的一切疑问、疑念和狂热，会变成对家务、过节、招待宾客、举行家族聚会、婴儿满月宴客和施洗的操心，对丈夫的颓唐和恍恍惚惚的关切！

结婚只是形式而没有内容、是手段而没有目的；成了拜访、接待宾客、举行宴会和晚会、聊闲天等等的一个宽阔而一成不变的框框……

她将怎样忍受这种生活呢？最初会努力探索和推测生活的奥秘，哭泣，苦恼，后来就安之若素，逐渐发胖，终日吃喝睡觉，变得迟钝……

不，她不会这样的：她——会哭泣，苦恼，憔悴下去，在爱着她的、善良而束手无策的丈夫的拥抱中死去的。……可怜的奥尔迦！

要是火不熄灭，生命不死，要是能坚持力量和要求自由，要是她象一只强壮而目光锐利的雌鹫，被一双软弱的手捉住了一下，随后扑动翅膀，猛飞到高高的岩崖上，在那里看到了一只比自己更强壮、目光更锐利的雄鹫呢？……可怜的伊里亚！

“可怜的伊里亚！”有一天，安得烈想起了往事，大声说。

奥尔迦一听到这个名字，立即把双手连同刺绣的针线一起放到膝盖上，头往后一仰，深深地沉思起来。他的感叹引起了她的回忆。

“他现在怎么样了？”随后她问。“难道竟打听不到吗？”

安得烈耸耸肩膀。

“真想不到，”他说，“我们竟好象生活在没有邮政的时代，

人们一旦分散到各个地方，就彼此认为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事实上的确是毫无音讯。”

“你应该再给哪一位朋友写一封信去，至少应该打听一下……”

“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以外，什么也不会打听到的。他活着，身体健康，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这我不向朋友打听也是知道的。至于他有些什么事情，他在怎样忍受生活，他在精神上毁灭了没有，或者还闪烁着生活的火花——这些不是局外人所能打听到的……”

“哦，别这么说，安得烈：听到了我都害怕和痛苦！我要想知道，可又害怕知道……”

她快哭出来了。

“春天我们就要到彼得堡去，到时候亲自去打听吧。”

“光打听还不够——必须尽一切力量……”

“难道我没有尽过力吗？我向他劝告，为他奔忙，替他料理的事情还算少吗？——他能对这些有一点反应就好！当着我的面，他准备干一切，但一走开——对不起：又睡着了。就象同醉汉打交道一样！”

“为什么要让他走开呢？”奥尔迦急不及待地反驳说。“对他非断然行事不可：同他一起上车，把他带走。现在我们快住到领地上去了；他将离我们很近。……我们来把他带走吧。”

“那就够我们操心的了！”安得烈一边说，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而且会操心得没有个完！”

“你怕操这份心了吗？”奥尔迦说。“这倒是一件新闻！我还初次听到你抱怨这一点。”

“我并非抱怨，”安得烈回答，“而是发议论。”

“你这番议论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自己已经承认，这件事很乏味，做起来很麻烦——是不是？”

她向他探究地瞥视了一下。他否定地摇摇头。

“不，不是麻烦，而是徒劳无益：我有时候这样想。”

“别说了，别说了！”她阻止他说。“我又要象上星期一样，整天都想这件事情，发起愁来了。若是你对他的友谊已经烟消云散，那么，出于仁爱，你也应当担负起这件事情。若是你厌倦了，我将独自前去，他不同我一起走我就不出来：他将被我的请求所感动；我觉得，要是我看到他已经完事大吉，走上了绝路，我将号啕大哭！说不定眼泪……”

“会使他复活，你以为是这样吗？”安得烈打断他的话说。

“不，不会使他再积极起来了，可是至少会使他环顾周围，把生活改善一些。他不再置身在泥淖里，会同我们在一起，接近同自己地位相等的人物。那时候只要我一出现——他便马上醒悟过来，害起羞来……”

“你真还象从前一样爱他吗？”安得烈打趣地问。

“不！”奥尔迦一本正经地、仿佛回顾往事那样沉思地说。“我并不象从前一样地爱他，可是他身上有一些我所喜爱的、我对它似乎始终信任的东西，我不会象另一些人一样变心的……”

“谁是另一些人？说吧，你这条毒蛇，出口伤人，咬我一口，指的是我吧？那你弄错了。如果你要知道真情的话，那可以说还是我指点你去爱他的，而且差一点没有把你引导到幸福的道路上。要是没有我，你会对他不加注意，把他忽视的。

是我使你明白，他身上有不比别人差的智慧，只是被一切脏污淹没了，压住了，在优闲之中睡着了。要不要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珍惜他，为什么你还爱他吗？”

她点点头表示同意。

“你所以还爱他，是因为他身上有比一切智慧都更宝贵的东西：一颗诚实、忠贞的心！这是他天生的瑰宝，他把它白璧无瑕地保持了一生。他由于受了推撞而跌倒，冷淡下去，终于绝望，幻灭，失去了生活的力量而熟睡不醒，可是并没有丧失诚实和忠贞。他的心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一毫虚伪的东西，从来没有沾染过脏污。任何打扮得漂亮的谎话都诱惑不了他，任何东西都不能引导他走到虚伪的道路上去；尽管一片汪洋的脏污和邪恶在他的周围汹涌，尽管全世界都中了毒，闹得天翻地覆——奥勃洛摩夫决不会向虚伪的偶像膜拜，他的心灵将永远是纯洁、光明、诚实的。……这是水晶似的、透明的心灵：这样的人并不多；他们是稀有的；这是人中之宝！他的心是无法收买的；随时随地都可以指靠它。这是你始终信任他，我决不以替他操心为苦的原因。我认识许多有高贵品质的人，可是从来没有遇见过一颗更纯洁、更光明和更单纯的心；我爱过许多人，可是都没有象爱奥勃洛摩夫这样持久而热烈。既然认识到了，就无法不再爱他。是不是这样？猜对了没有？”

奥尔迦把眼光低垂到刺绣的针线上，默默不语。安得烈便沉思起来。

“不就是这样吗？还有什么呢？哎哟！……”随后他回过神来，愉快地补充说。“我把他‘鸽子似的温柔’完全忘掉了……”

奥尔迦笑了起来，迅速地放下刺绣的针线，跑到安得烈的身边，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光芒四射的眼睛笔直地对他的眼睛望了一阵，随后把头靠在丈夫的肩膀上，沉思起来。在她的回忆中出现了奥勃洛摩夫的温良沉思的脸、他的温存的目光、顺从的性格，后来又出现了他那可怜的、羞怯的、临别的时候用来回答她的谴责的微笑……她觉得非常痛苦，非常可怜他……

“你不会丢下他不管吧？”她说，双手没有离开丈夫的脖子。

“决不会！除非在我们俩之间突然裂开一道深渊，或者升起一堵高墙……”

她吻了丈夫一下。

“到了彼得堡，你会带我到他那里去吧？”

他踌躇不语。

“带不带我去，带不带我去？”她坚决地要求他回答。

“听我说，奥尔迦，”他一边说，一边努力从围着自己脖子的她的手臂里挣脱开，“首先应当……”

“不，你说一声带我去吧，答应我吧，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好吧，”他回答，“不过第一次我不带你去，第二次才带你去：我知道你会怎么样的，假使他……”

“别说啦，别说啦！……”她打断他的话说。“是的，你会带我去的：我们俩一起来尽力吧。你一个人是不会也不肯尽力的！”

“就算这样吧；可是你会伤心的，也许会伤心不少日子

呢，”他说，对奥尔迦的强迫他同意并不十分满意。

“你要记住，”她仍坐在原来的地方，结束说，“只有当‘我们俩之间突然裂开一道深渊，或者升起一堵高墙’的时候，你才能丢下不管。我忘不了这几句话。”

第 九 章

和平与寂静笼罩着维堡区，笼罩着它那没有铺砌的街道、木板的人行道、荒芜的花园和长满荨麻的沟渠，那里的篱墙下面，有一头脖子上套着一条破烂绳子的山羊，在起劲地啃青草，或者木然地打瞌睡。正午的时候，有几位录事在人行道上走过，他们的漂亮的、高高的靴跟嘎哒嘎哒直响，一扇窗户上的纱窗帘微微一动，有一位官吏太太从天竺葵后面张望了一下。或者在一座花园的篱墙上面，忽然露出一张姑娘的鲜艳的脸，立刻隐藏了起来，跟着又露出另一张这样的脸，随即也消失不见了，后来又出现第一张，又换上第二张；还传来荡秋千的姑娘们的尖叫和大笑。

在普希尼钦娜家里，一切都寂然无声。谁走进院子去，就会发见自己处身在田园诗的生活中：母鸡和公鸡慌慌张张地逃开去躲在角落里；狗带着链子乱跳乱叫；阿库丽娜松开挤牛奶的手，管院人也停手不劈柴火，两个人都好奇地望着来客。

“您找谁呀？”管院人问，听到了伊里亚·伊里奇的或者房东太太的名字，便默不作声地指指台阶，又动手劈起柴火来，来客顺着一条洁净的、铺着砂子的小径，向石级上铺着素色

的、洁净的地毯的台阶走去，拉一下擦得晶亮的门铃的铜柄，阿妮希娅、孩子们、有时候房东太太本人或者查哈尔——查哈尔是最末一个——跑来开门。

普希尼钦娜的家里，呈现出一片丰裕富足的景象，这种景象是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从前同哥哥一起生活的时候所没有的。

厨房里、贮藏室里、食具室里——都摆着小橱，里面放满餐具，大的、小的、圆的和椭圆的菜盘，酱油碟子和茶杯，一堆一堆的汤盘，铁锅、铜锅和砂锅。

柜子里放着早就赎了回来、现在决不会再拿去抵押的自己原有的银器和奥勃洛摩夫的银器。

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茶壶茶杯，有素净的、有带画的、有描金的、有写着格言的、有绘着红心和中国人像的。有许多装咖啡、肉桂和香荚兰的大玻璃罐，有车角玻璃的茶叶瓶、装酱油和醋的五味瓶。

搁板上摆满装着家用药品、药草、药水、药膏、酒精、樟脑、药粉和熏香的纸包、瓶子和匣子；还有肥皂、洗花边和去污迹的东西，以及其他一切——你在外省任何人家每一个善于治家的主妇那里能找得到的一切东西。

当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突然打开装满这一切杂物的橱门的时候，她自己也受不了这一股麻醉性的气味，开头自己也要把头别转去一会儿。

干酪、糖块、干鱼、一袋一袋的干菌、从芬兰人那里买来的坚果，都挂在贮藏室里的天花板上，还有整只火腿也挂在那里，以防老鼠糟蹋。

地板上堆着一些装奶油的桶子、装酸奶油的带盖的大罐子、盛鸡蛋的篮子——无一不备！真需要有另一位荷马的生花妙笔，才能把堆积在这家庭生活的小小的方舟①上的一切角落里、一切搁板上的东西，详尽无遗地一一列举出来。

厨房是这位伟大的主妇和她的可敬的助手阿妮希娅真正的活动圣地。一切都现成，一切都凑手，一切都放在合适的地方，一切都有条有理，而且可以说一切都非常干净，要不是整个房子里还留下一块地方，那里光线照不进去，新鲜空气渗入不了，主妇的目光和阿妮希娅那双敏捷的、能够扫除一切的手都达不到。这就是查哈尔的房间或者巢穴。

他的房间没有窗户，永远是黑漆漆的，这就更使得它从人的居处变成了黑暗的兽穴。每逢查哈尔在他的房间里遇见主妇，她打算把它改善和打扫一番的时候，他总坚决地宣称，应当在哪里和怎样放刷子、靴油和靴子，这不是妇道人家考虑的事情，为什么他的衣服成堆地放在地板上，为什么他的床铺安在火炉后边的角落里，满是灰尘，这与谁都毫不相干，因为穿这身衣服和睡这张床铺的是他，而不是她。至于他放在房间里的一把笤帚、几块木板、两块砖、一个木桶底和两块木柴，要是没有了它们，他就无法做事情，为什么原因——他却没有说清楚；他还说灰尘和蛛网并不碍事，总之，他并不到她们的厨房里去乱管闲事，因此也不愿意她们来惊动他。

他有一次碰见阿妮希娅在他房间里，竟狠狠地奚落了她

① 见«旧约·创世记»。挪亚携一家人以及各种生物和物件，乘方舟以避洪水。

一场，用臂肘向她的胸口严厉地威吓，吓得她看都不敢看他一眼。当这件事情移请他的上司伊里亚·伊里奇裁夺的时候，做主人的本应去仔细察看一下，认认真真地从严处理，可是他仅仅把头伸进查哈尔的房门，对那里的一切东西望了一会儿，只是吐了一口唾沫，却没有说一句话。

“怎么，是你们带他来的吗?”查哈尔向同伊里亚·伊里奇一起跑来、希望他的参与会引起任何改革的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和阿妮希娅说。随后他脸上堆满那种独特的笑容，笑得眉毛和颊髯都向四面飞动。

在其他的房间里，到处都显得明亮、干净和鲜艳。褪色的旧窗帘不见了，客厅和书斋的门窗都用蓝色的、绿色的布帘以及有红色边彩的纱帘挡了起来——全是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亲自动手做的。

枕头白得象雪，高得象山，差一点没有顶到天花板；被子是绸的、一行一行衲起来的。

一连几个星期，房东太太的房间里摆着几张撑开的牌桌，一张一张接长起来，上面放满伊里亚·伊里奇的被子和睡衣。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亲手裁剪、衬垫棉花和缝衲，把结实的胸脯贴住活计，两只眼睛盯着它，需要咬断线的时候，甚至嘴巴也贴着它，一边怀着爱情孜孜不倦地操作，一边想着睡衣和被子将使雍容华贵的伊里亚·伊里奇得到温暖、舒服和休息，心头不禁感到一些安慰。

他成天躺在沙发上，欣赏着她的裸露的臂肘跟着针线来回动作。他不止一次地在她穿线和咬线的声音中微睡，好象从前在奥勃洛摩夫卡一样。

“做了不少活了，你累了吧！”他劝她歇手。

“上帝是喜欢人劳苦的！”她回答，眼睛和双手并没有离开活计。

给他烹煮的咖啡还象起初一样，还象几年以前他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仔细、干净和有味。鹅杂汤、加帕马干酪①的通心粉、鱼肉饼、冷鱼汤、自己家里养的雏鸡——这一切都按着严格遵守的次序轮流更换，使这小小一家的单调的日常生活有一些愉快的变化。

从早到晚都有令人愉快的阳光照进窗子，半天在一边，半天在另一边，好在两边都是菜园，一点没有遮挡。

金丝雀高兴地啭鸣；天竺葵、偶然还有孩子们从伯爵花园里拿回来的风信子，在小小的房间里发出浓郁的芬芳，同真正哈瓦那雪茄和房东太太使劲地移动臂肘在捣的肉桂和香荚兰的香味愉快地混合在一起。

伊里亚·伊里奇仿佛在生活的金框子里度日，在这金框子里，正象在带立体形象的透景画里一样，只有日夜和季节的循例的更替；没有其他的变化，更没有把往往是苦味的和浑浊的沉淀从全部生活的底层掀起来的重大事件。

自从希托尔兹把奥勃洛摩夫卡收了回来，摆脱了房东太太的哥哥那笔象盗窃一样的债务，自从她的哥哥和塔朗切耶夫完全离开以后，一切敌意的事物跟着都离开了伊里亚·伊里奇的生活。现在在他周围的都是单纯、善良和爱他的人，他们都愿意用全副身心来扶持他的生活，帮助他不必关切和理

---

① 意大利北部帕马所产之干酪。

会它。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正处在生活的全盛时代；她生活得并且感觉到日子过得比向来都充实，不过也象从前一样，从不能把它表达出来，或者不如说，她的头脑里从来没有起过这样的念头。她只祈求上帝保佑伊里亚·伊里奇延年益寿，让他免于一切“灾难、愤怒和贫困”，而把自己、孩子和全家都交托给上帝支配。正因为这样，她的脸上始终表现出同样的幸福，那种心满意足、别无所求的、因而是稀少的、具有其他一切性格的人所不可能有的幸福。

她发胖了；她的胸脯和肩膀也表现出同样的心满意足，眼睛里闪耀着温柔，并且流露出仅仅关心家务的神情。从前用来统治全家、在俯首贴耳的阿妮希娅、阿库丽娜和管院人中间显示的那种威仪和平静，又回到她的身上了。她又象早先一样，不是走路，好象是从食橱滑行到厨房，从厨房滑行到贮藏室，从容不迫而有节奏地发布命令，充分意识到自己在作什么。

阿妮希娅因为有了更多的工作，变得比以前更活跃了：她始终听从着女主人的吩咐在走动、忙碌、奔跑和工作。甚至她的眼睛也明朗了一些，她的鼻子，那能说话的鼻子，比她的整个身体更加触目，因为一操心、思索和打算它就发红，即使嘴里一句话不说，鼻子上也能表达出来。

她们俩都穿着得适合各自的身份与职掌。房东太太置了一口很大的衣柜，挂着一排绸衣、斗篷和外套；头巾是在河对岸，大概是在利帖伊纳雅街定做的，鞋子不是从阿普拉克辛，而是从劝业场买来的，帽子呢——您瞧，是从莫尔斯卡耶街买

来的！阿妮希娅做完了厨房里的活，尤其是在星期日，总穿起呢衣服来。

只有阿库丽娜还是把衣襟塞在腰带里，而那个管院人甚至在夏天也不能同短皮袄分手。

关于查哈尔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把那件灰色的上衣改成了短大衣，可是你没法断定他的裤子是什么颜色，他的领带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他每天擦擦靴子，睡睡觉，坐在大门口木然地望望寥寥无几的行人，或者在附近的小杂货店里坐坐，用同样的方法做做早先在奥勃洛摩夫卡、后来在郭洛霍费街所做的同样的事情。

奥勃洛摩夫本人呢？奥勃洛摩夫本人充分而自然地反映和表现出这种宁静、富裕和平静无事。他审视着和沉思着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安于这种生活，最后认定自己再无什么前途要向往，再无什么东西要追求，他的生活的理想已经实现了，虽然其中没有诗情画意，没有在故乡的农民和仆役中间的阔绰而无忧无虑的地主生活的那种灿烂光辉，而这向来是想象对他描绘的。

他把现在的生活看作是奥勃洛摩夫卡那种同样生活的继续，只是地方色彩不同和时间有些不同而已。在这里，象在奥勃洛摩夫卡一样，他也能轻易地逃避生活，使日子过得更轻松，保证自己生活得十分安静。

他从闪着强烈的喜悦的电光，响着深重的悲哀的迅雷的地平线上，逃开了生活中的各种烦扰人的和折磨人的要求与灾难，因而暗自庆幸，而在这地平线上，活动着种种虚假的希望，活动着幸福的俏丽的幻影，在那里，一个人被自己的思想

折磨和煎迫着，被自己的热情杀害着，智慧有时胜利了，有时失败了，在那里，一个人不断地鏖战厮杀，狼狈不堪地退出战场，可还是不满意，不知足。他没有体验到从斗争中得来的愉快，在思想上把它们放弃掉，而只在与行动、战斗和生活无关的被遗忘了的地方才感觉到心地的平静。

要是他的想象又活跃起来，已经忘掉的回忆和没有实现的空想又复活起来，要是对过去的这段生活又有了悔不当初的良心上的谴责——他便不能安睡，一醒就从床上跳起来，有时候他流着绝望的冰冷的眼泪来哭泣永久熄灭了的光明的生活理想，好象有人怀着生前没有替死者出够力气这一痛苦之情，来哭泣亲爱的亡人一样。

随后他看了看周围的环境，享受一下短暂的幸福，又安静下来，沉思地眺望着落日西沉，天空现出一片火红的晚霞，终于断定他的生活不单形成得，而且被创造得，甚至命定要这样的简单容易，为的是表现人类生活理想中平静的一面可能达到的程度。

他认为，表现人类生活动乱的一面，以创造的和破坏的力量来推动前进，是别人的命运：每个人各有其使命！

这就是奥勃洛摩夫卡的柏拉图①所创立的哲学，他能够在天职与使命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严格的要求之下安然睡眠的哲学！而且他不是被作为斗技场里的斗士，而是作为和平的观众教养起来的，他那怯弱而懒惰的心灵忍受不了幸福的忧虑与生活的打击——因此他只是表现了人类生活的一面，

---

①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希腊哲学家。

不必在生活中追求什么、改变什么或者后悔什么。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激动和悔恨就越来越少，他象厌倦生活、给自己挖掘坟墓的隐居的老人们一样，在把自己的余生悄悄地、逐渐地装进亲手作成的简单而宽敞的棺材里。

他已经不再幻想要整顿领地和全家搬到乡下去住了。希托尔兹所任用的那个管事，准时在圣诞节以前给他送来一笔极大的收入，农民们运来谷物和家禽，家里呈现着一片丰盈和快乐的景象。

伊里亚·伊里奇甚至养了一对马，可是由于他天生谨慎小心，这一对马要抽了第三鞭才能从台阶起步，在抽第一鞭和第二鞭的时候，一匹马摇晃一下，向旁边跨出一步，接着第二匹摇晃一下，向旁边跨出一步，随后它们勉强地伸直了脖子、背脊和尾巴，一齐起步，点着头向前跑去。它们拉着车送万尼亚到涅瓦河对岸的中学里，送房东太太去买各式各样的东西。

在谢肉节和复活节，全家人和伊里亚·伊里奇本人一起坐车出去闲逛和观看在集市游艺场演出的戏剧；他们有时候定一个包厢，全家一起去看戏。

夏天，在圣伊里亚节星期五，他们到郊外去——到火药局去，生活周而复始，充满了这种平平常常的事件，没有发生激剧的变化，也可以说，生活的打击根本达不到这小小的平静的地方。然而不幸的是，震撼高山的基础和广大的空间的霹雳，也会传送到鼠穴里，虽然微弱一些，低沉一些，但鼠穴里还是可以感觉到。

伊里亚·伊里奇象在奥勃洛摩夫卡似地胃口很好，吃得很多，也象在奥勃洛摩夫卡似地懒于走动，很少工作。不管年

龄在增长，他还是一无顾虑地喝葡萄酒，喝用醋栗叶浸泡的伏特加，更无顾虑地在午饭后睡得很久。

忽然间，这一切都改变了。

有一天，在中午休息之后，他想从沙发上起来，竟起不来了，想说话——舌头不听他的使唤。他只是惊慌地招手，叫别人来帮助他。

他要是只同查哈尔在一起生活的话，也许会做手势一直到早晨而终于死去，要到第二天才会有人发觉，可是房东太太的眼睛，象神灵的眼睛一样，不停地瞧着他：她不需要考虑，一下就意会到伊里亚·伊里奇的情形有些不妙。

房东太太刚意会到这一点，就唤阿妮希娅坐上马车飞一般赶去请医生，自己用冰来镇伊里亚·伊里奇的脑袋，从神圣的小橱里把所有的酒精和药水——习惯和传说指导她遇事应用的一切—— 一下子都拿了出来。甚至查哈尔也在这个时间里穿上了一只靴子，而且就这样穿着一只靴子跟着医生、房东太太和阿妮希娅伺候主人。

医生使伊里亚·伊里奇恢复了知觉，替他放了血，随后向他说明这是中风，他必须采取另一种生活方式。

除了难得的很少场合，禁止他喝伏特加、啤酒、葡萄酒和咖啡，还禁止他吃一切油腻的肉类和辛香的东西，嘱咐他要每天活动，只是在晚上适度地睡眠。

要是没有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照看，这些事情一样都不会执行的，可是她懂得怎样来建立这一制度，使全家人都接受她的领导，她一会儿耍花招，一会儿用爱抚，把奥勃洛摩夫想喝酒、睡午觉、吃油腻的鱼肉饼这些诱惑人的念头引开去。

他刚一打瞌睡，房间里就有一张椅子倒下去，或者一只毫无用处的旧碗碟在邻室里啪哒一声打碎了，再不就是孩子们大吵大闹——象是往外奔跑！要是这些都不中用，她便用温柔的声音叫唤他，问他一件事情。

花园的小径是与菜园相连的，伊里亚·伊里奇早晚两次在这条小径上散步两小时。她同他一起散步，要是不能陪他，那就由玛莎、万尼亚或者那个唯命是从的、对每一个人都顺从、对每一件事都同意的老相识亚力克塞耶夫陪伴他。

现在伊里亚·伊里奇就靠着万尼亚的肩膀，徐徐地顺着小径往前走。万尼亚差不多已经是青年了，穿着中学生的制服，好容易放慢他那娇健而急促的步伐，合着伊里亚·伊里奇的步子在走。奥勃洛摩夫用一条腿不十分灵活地走着——这是中风的后果。

“哦，万尼亚，我们进屋里去吧！”他说。

他们俩便朝门口走去。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迎着他们出现了。

“这么早你们到哪里去？”她问，不让他们走进去。

“怎么还算早！我们来回走了有二十趟了，从这里到篱墙恐怕有五十俄丈，那就是说——走了有两俄里了。”

“走了有多少趟？”她问万纽沙。

万纽沙结结巴巴起来。

“别扯谎，你留点神！”她望着他的眼睛威吓说。“我马上会看出来的。记着，星期日我不让你去作客。”

“不，妈妈，我们实在走了……十二趟。”

“啊，你这个骗子！”奥勃洛摩夫说。“你尽在摘洋槐，我可

每一趟都数清楚的……”

“不，再走一会儿吧！我还没有做好鱼汤呢！”房东太太决定说，并且就在他们面前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于是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奥勃洛摩夫还得数八趟才能进屋子里去。

屋子里，大圆桌上鱼汤冒着热气。奥勃洛摩夫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一个人坐一张沙发，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挨着他坐在右首的一把椅子上，坐在左首一把有横档的儿童椅上的是一个约摸三岁的孩子。孩子的旁边是已经十三岁的玛莎，再过去是万尼亚，最后，这一天还有亚力克塞耶夫坐在奥勃洛摩夫的对面。

“等一下，让我再给您一尾鲤鱼；买到了这么肥的！”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一边说，一边把一尾鲤鱼放到奥勃洛摩夫的盘子里。

“要是有面饼就着这个吃才好呢！”奥勃洛摩夫说。

“忘了，真忘了！昨天晚上还想到过，我竟完全忘了！”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耍着花招说。“也忘了替您，伊凡·亚力克塞伊奇，在肉饼里加一些白菜，”她向亚力克塞耶夫转过头去说。“不要见怪。”

这又是耍花招。

“没有关系，我什么都能吃，”亚力克塞耶夫说。

“的确，为什么不给他做豌豆火腿或者牛排呢？”奥勃洛摩夫问。“他喜欢吃的……”

“我亲自到铺子里去过，伊里亚·伊里奇，没有好牛肉！可是我已经吩咐给您做一道樱桃糊：我知道这是您爱吃的东

西，"她向亚力克塞耶夫转过头去说。

樱桃糊对于伊里亚·伊里奇是无害的，因此对每一件事情都同意的亚力克塞耶夫应当喜欢它和吃它。

午饭之后，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事情都无法阻止奥勃洛摩夫去躺卧。他平常就朝天躺在这里的沙发上，不过只躺个把钟头。为了不让他睡熟，房东太太就在沙发上给他倒一杯咖啡，孩子们就在这里的地毯上玩耍，于是伊里亚·伊里奇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参加。

"别再撩安得留沙了：他快哭出来了！"万尼奇卡撩惹着孩子的时候，奥勃洛摩夫叱责他。

"玛欣卡，当心安得留沙磕到椅子上！"孩子在椅子底下爬着的时候，他担心地警告说。

玛莎便赶过去把她管他叫"弟弟"的孩子拉了出来。

寂静了一会儿，房东太太跑到厨房里去，看咖啡煮好了没有。孩子们文静下来了。房间里就发出一片鼾声，起初是轻轻的，象是压低了的，后来响了一些，等到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拿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壶出现的时候，鼾声响得象在马车夫的小屋里一样，使她大吃一惊。

她向亚力克塞耶夫责备地摇摇头。

"我叫过他的，可是他不理我，"亚力克塞耶夫替自己辩解说。

她急忙把咖啡壶放在桌子上，从地板上抱起安得留沙来，悄悄地把他放在伊里亚·伊里奇的沙发上。小孩子爬过去，爬到他的脸旁，一把抓住他的鼻子。

"嗬！什么？是谁？"伊里亚·伊里奇醒了过来，不安地说。

“您睡着了，安得留沙爬上去把您弄醒了，”房东太太温存地说。

“我什么时候睡着过？”奥勃洛摩夫一边声辩，一边把安得留沙搂到怀里。“难道我没有听见他用小手朝我爬上来吗？我全听到的！啊，你这个淘气精，抓我的鼻子！我来给你颜色看！你等着吧！”他抚爱着孩子说。然后把他放到地板上，叹了一口气，响得全房间都听得见。

“讲一些什么吧，伊凡·亚力克塞伊奇！”他说。

“全讲过了，伊里亚·伊里奇；没有什么可讲的了，”那一位回答。

“怎么会没有了？您经常串门：竟没有什么新闻吗？我想您是看书的吧？”

“是的，有时候我看看，有时候别人看了，我听他讲。昨天我在亚力克塞·斯披里多尼奇家里，他的少爷，一位大学生，朗读了……”

“朗读了什么？”

“关于英国人的事情，说他们把枪支和火药运到什么地方去了。亚力克塞·斯披里多尼奇说，要发生战争了。”

“运到哪里去？”

“运到西班牙还是印度——我记不清楚了，不过公使大不满意。”

“哪一国的公使？”奥勃洛摩夫问。

“也忘了！”亚力克塞耶夫一边说，一边仰望着天花板在竭力回忆。

“同什么人发生战争？”

“好象是同一位土耳其总督吧。”

“哦，还有些什么政治新闻？”缄默了一阵，伊里亚·伊里奇问。

“报刊上说地球尽在冷下去：总有一天会完全冻结的。”

“什么！这也算是政治吗？”奥勃洛摩夫说。

亚力克塞耶夫着慌了。

“德米特里·亚力克塞伊奇起初提了一声政治新闻，”他声辩说，“后来他就一直念下去，直到念完没有说什么。我知道这是有关文学方面的。”

“文学方面他念了些什么？”奥勃洛摩夫问。

“他念了，我国最优秀的作家是德米特里耶夫，卡拉姆辛，巴丘什科夫和茹柯夫斯基……”

“普希金呢？”

“普希金不在内。我也想过，为什么他不在内！他不是一位颠才吗，”亚力克塞耶夫说，把天字说成了颠字。

接着是一阵沉默。房东太太把针线活带来，开始一针一针地缝着，偶尔望望伊里亚·伊里奇和亚力克塞耶夫，尖起耳朵听听，家里有没有地方出现乱糟糟、闹哄哄的情形，查哈尔是否在厨房里同阿妮希娅吵嘴，院子里的耳门有没有发出吱嘎声，那就是说，管院人有没有溜到“酒馆”里去。

奥勃洛摩夫慢慢地缄默和沉思起来了。他似睡非睡、似醒未醒地沉思着，并不把思想集中在什么事物上，而是无忧无虑地听任它们随意浮动，安静地谛听自己的匀调的心跳，象一个不把目光集中在什么东西上面的人一样偶尔匀调地霎霎眼睛。他陷入一种不明确的莫名其妙的状态之中，一种幻觉

之中。

有时候，一个人在沉思时会出现偶然而短促的一瞬，仿佛觉得自己在重温一次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所经历过的生活。他也许在梦里看见过现在在他面前发生的事情，也许从前什么时候经历过这种生活，可是已经忘掉了，而现在看见：同当时一样的一些人坐在自己的身边，在说早先一度说过了的同样的话：想象已无力把他再回到当时的场合，记忆并不使往事再现，只是引起沉思。

现在奥勃洛摩夫就是这样的情形。他处身在一片曾经在什么地方经历过的寂静之中，听到那熟悉的钟摆滴答滴答声，听到咬断线的声音；熟悉的说话和低语又重复了一次："我怎么也不能把线穿进针眼里去：你来穿吧，玛莎，你的眼睛尖利些！"

他懒怠地、机械地、仿佛陷入昏迷状态似地望着房东太太的脸，从他记忆的深处涌现出一个他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的熟悉的形象。他追思着他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个……

他看到他老家里的一间又大又暗、用一支蜡烛照明的客厅，圆桌子旁边坐着去世了的母亲和她的客人，她们在默默地缝纫；父亲在默默地踱步。现在和过去融合和混淆在一起了。

他幻想自己已经到达了那洞天福地，河里流着蜜和牛奶，人们吃着不劳而获的面包，穿着绣金和绣银的衣服。

他听着别人谈梦境、谈预兆，听着杯盘和刀叉的叮叮当当声，他紧偎着保姆，倾听着她老年人的发抖的声音："密丽特莉

莎·基尔比特耶芙娜！”① 她向他指着房东太太的形象说。

他觉得，同当时一样的云彩在苍穹里漂浮，同当时一样的微风从窗口吹进来拂弄着他的头发；奥勃洛摩夫卡的一只火鸡在窗下漫步和叫闹。

现在狗叫起来了：一定有客人来了。莫非是安得烈同他的父亲从威尔赫略沃来了吧？这在他是一个好日子。事实上一定是他：脚步越来越近了，门打开了。……“安得烈！”他说。果真是安得烈站在他的面前，可不是一个儿童，而是一个成人。

奥勃洛摩夫清醒过来了：这是真事，不是幻觉，是真正的确实的希托尔兹站在他的面前。

房东太太迅速地抱起小孩子，从桌子上拿起针线活，把孩子们带走；亚力克塞耶夫也溜走了。只剩下希托尔兹和奥勃洛摩夫两个人，默默不语、凝然不动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希托尔兹就这样盯着他。

“是你吗？安得烈？”奥勃洛摩夫激动得使人听都听不清楚地问，好象一位恋人在久别重逢的时候问自己的女友。

“是我，”安得烈轻轻地说。“你活着吗，身体好不好？”

奥勃洛摩夫拥抱他，紧紧地搂住他。

“啊！”他发出长长的一声叹息作为答复，在这啊的一声中，他把久已藏在心中的全部悲哀和喜悦尽量发泄了出来，恐怕自从他们俩分别以后，他对什么人和什么事都没有这样发泄过吧。

---

① 奥勃洛摩夫童年时，保姆对他所讲的故事中的美女。见本书第148页。

他们坐了下来，又凝然地彼此相望。

“你的身体好不好？”安得烈问。

“叨天之福，现在算是好了。”

“那么说，你害过病了吗？”

“是的，安得烈，我中过一次风……”

“真的吗？我的天哪！”安得烈吃惊而同情地说。“没有什么后遗症吧？”

“没有什么，不过左腿行动不方便……”奥勃洛摩夫回答。

“啊，伊里亚·伊里奇！你怎么了？你竟一蹶不振了！这一向你在干什么！难道是闹着玩的，我们俩一分手，不觉快五年了！”

奥勃洛摩夫叹息了一声。

“为什么你没有到奥勃洛摩夫卡去？为什么你没有写信？”

“对你说什么好呢，安得烈？你是知道我的，不要再问了吧！”奥勃洛摩夫悲伤地说。

“那么说，始终呆在这里，呆在这所住宅里吗？”希托尔兹环视着房间说，“没有搬动过吗？”

“是的，始终呆在这里。……现在我再也不搬了！”

“怎么，绝对不搬了吗？”

“是的，安得烈……绝对不搬了。”

希托尔兹凝然地望了他一下，便沉思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

“奥尔迦·赛尔格耶芙娜怎么样了？她的身体好不好？现在在哪里？她还记得不记得？……”

奥勃洛摩夫没有把话说完。

“她很健康，而且记得你，仿佛你们俩昨天才分别似的。我马上就告诉你她现在在哪里。”

“孩子们呢？”

“孩子们也很健康。……可是你说一说，伊里亚：你是在开玩笑吧，说要在这里长住下去？我是为了你而来的，来把你带到我们领地上去……”

“不，不！”奥勃洛摩夫压低了声音，望着房门说，分明是着慌了。“不，请你别操心吧，别说了吧……”

“为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希托尔兹开始说。“你是知道我的：我早已给自己出了这个题目，我不会放手的。直到如今我被种种的事情缠住了，现在可有空闲时间了。你应当同我们一起生活，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我同奥尔迦既然这么决定，就要这么办。谢天谢地，我总算看到你还是老样子，并没有更糟一些。我并不希望……我们走吧！……我准备硬把你带走！你非另换一种生活不可，你知道……”

奥勃洛摩夫不耐烦地听着他这套长篇大论。

“请你别嚷嚷，声音轻一些！”他恳求说。“他们……”

“他们怎么样？”

“会听到的……房东太太会以为我真想搬走呢……”

“那又怎么样？就让她这么想吧！”

“这怎么行！”奥勃洛摩夫拦住说。“你听我说，安得烈！”他忽然用坚决的、从未有过的语调说，“不必作徒劳无益的尝试了，不必劝我了：我要留在这里。”

希托尔兹惊愕地看了看自己的朋友。奥勃洛摩夫安详而坚决地望着他。

“你是毁了，伊里亚！”他说。“这所房子，这个女人……这全部生活。……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走吧，我们一起走吧！”

他抓住他的衣袖，把他拖到门口。

“为什么你想要把我带走？把我带到哪里去？”奥勃洛摩夫说，僵着不走。

“把你带出这个坑洼，带出这片泥沼，到有健全和正常的生活的广阔天地中去！”希托尔兹严正地、近于命令地坚持说。“你现在在哪里？你变成什么样子了？你好好地想一想！难道你给自己准备的就是这种生活，象鼹鼠在洞里一样地睡觉吗？你回想回想一切看……”

“别提醒我，别触动往事了：你召唤不回来了！”奥勃洛摩夫说，脸上流露出他正在思索，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理性和意志的神情。“你想把我怎么样呢？我同你在吸引我去的那个世界是永远脱离了：你没有办法把破裂了的两半焊接起来，凑合起来。我连我的隐痛一起生根在这个坑洼里了：要是你试图把它拔出来——它会死的。”

“可是你看看，你现在在哪里，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我知道的，我感觉到的。……啊，安得烈，一切我都感觉到，一切我都理解：我早已耻于活在世上了！而且即使我想走，我已不能同你一起去走你那一条道路。……前一次也许还可能。现在……（他垂下了眼睛，缄默了片刻）现在可迟了。……去吧，别为我耽搁了。我配有你这份友谊——这是上帝所看到的，可是不配你替我这样张罗。”

“不，伊里亚，你心里的话说了一些，可没有说完。我依旧要把你带走，就因为对你有怀疑，我才要把你带走。……听我

说，”他说，“穿起衣服来，一起到我那里去，在我那里过一个晚上吧。我要讲给你听许许多多的事情：你不知道我们那里客人来来往往，可热闹呢，你听说过没有？……”

奥勃洛摩夫询问似地望着他。

“我竟忘了你是不同人家见面的；走吧，我要把一切事情都讲给你听。……你知道吗，谁在这里的大门口坐在车子里等我？……我去叫她进来！”

“奥尔迦！”奥勃洛摩夫蓦然间吃惊地说。他的脸色甚至都变了。“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让她到我这里来，你走吧！看在上帝面上，再会吧，再会吧！”

他差不多把希托尔兹往外推出去；可是后者一步也不动。

“我不能不带着你去见她；我答应过她的，听到了没有，伊里亚？今天不去，明天总要去，你只能拖延，可赶不走我。……明天，后天，我们总是要见面的！”

奥勃洛摩夫垂倒了头，默默不语，不敢对希托尔兹看一眼。

“你究竟什么时候去？奥尔迦要问我的。”

“啊，安得烈，”他拥抱着他，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用温柔的恳求的声音说。“干脆不用管我……把我忘掉了吧……”

“怎么，永远吗？”希托尔兹一边惊愕地问，一边从他的拥抱里挣脱出来，望着他的脸。

“是的！”奥勃洛摩夫低声说。

希托尔兹从他的身边退后了一步。

“这是你吗，伊里亚？”他责备说。“你为了她，为了这个女人，竟踢开我！……我的天哪！”他差不多叫喊说，仿佛感到一

阵突如其来的疼痛。"我刚才看见的那个孩子……伊里亚，伊里亚！快离开这里吧，走吧，我们快走吧！你堕落得多么厉害啊！这个女人……她是你什么人……"

"妻子！"奥勃洛摩夫沉着地说。

希托尔兹一下子呆住了。

"那个孩子是——我的儿子！我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安得烈，这是为了纪念你！"奥勃洛摩夫一口气说完，由于从身上卸脱了一副秘密的重担，舒畅地换了一口气。

现在，安得烈的脸色变了，他那惊愕的、几乎没有表情的目光向四下里转来转去。他的面前忽然"裂开了一道深渊"，升起了"一堵石墙"，奥勃洛摩夫仿佛不在眼前了，仿佛从他的眼光里消失了，陷下去了，他只感觉到一种剧烈的悲伤，当一个人在同他的朋友分别以后，兴奋地赶去看他，忽然知道他已不在人世，早已死了的时候，就会感到这样的悲伤。

"他毁了！"他机械地低声说。"我怎样对奥尔迦说呢？"

奥勃洛摩夫听到了最后的几个字，想说些什么，可是说不出来。他把双臂朝希托尔兹伸过去，他们俩便默默地、紧紧地互相拥抱，就象人们在赴战之前、在临死之前互相拥抱似的。这拥抱窒息了他们的说话、眼泪、感情……

"不要忘掉我的安得烈！"这是奥勃洛摩夫用越来越轻的声音说出来的最后一句话。

安得烈默默地、徐徐地走出房间，徐徐地、沉思地走出院子，坐上马车，奥勃洛摩夫坐到沙发上，把臂肘撑在桌子上，双手捂住了脸。

"不，我不会忘掉你的安得烈的，"希托尔兹一边走出院

子，一边凄然地想。“你是毁了，伊里亚，所以用不着对你说，你的奥勃洛摩夫卡已不再是穷乡僻壤，现在是它出头的日子了，阳光已照射到它上面！我不用告诉你了，四年以后它将成为车站，你的农民们要去筑路基，随后用火车把你的谷物运到码头上去。……然后……办学校，教农民识字，再往后……不，新的幸福的曙光会使你惊惧，会刺痛你那不习惯于光明的眼睛的。可是我要把你的安得烈引导到你所不能去的地方去……同他一起来实践我们俩青年时代的幻想。”他最后一次回顾了一下这小小的住宅的窗户，说。“再会吧，古老的奥勃洛摩夫卡！你的时代是过去了！”

“他怎么样？”奥尔迦问，心怦怦地猛跳。

“没有什么！”安得烈冷淡地、不连贯地回答。

“他活着吗，身体健康吗？”

“是的，”安得烈无可奈何地回答。

“怎么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为什么没有叫我进去或者带他出来呢？让我进去吧！”

“不行！”

“发生什么事情了？”奥尔迦吃惊地问。“难道‘深渊裂开’了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他不作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奥勃洛摩夫性格！”安得烈阴郁地回答，他对奥尔迦更进一步提出的种种问题，直到家里都保持着闷闷不乐的沉默。

第十章

五年过去了。维堡区也发生了许多变化：通往普希尼钦娜家里去的那条荒凉的小街上，已建筑起一些别墅，其中高耸着一幢长长的石砌的官邸，把愉快地射进这所懒散、安静而和平的小住宅的玻璃窗的太阳光都挡住了。

住宅本身也已有些倾颓，显得又乱又脏，好象一个没有修面、没有洗脸的人。油漆剥落了，檐沟也有几处坏了，因此院子里汪着一潭泥浆，象早先一样，上面架着一条狭窄的木板。有人走进耳门，那条老黑狗已不再带着链子狂蹦乱跳，只是缩在狗窝里嘶哑而懒怠地吠叫。

屋里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啊！现在在那里统治的已是另外一个女人，玩耍的已非从前的孩子。狂暴的塔朗切耶夫那张又红又枯瘦的脸，又时常在那里出现，温驯的、唯命是从的亚力克塞耶夫已不再来。查哈尔和阿妮希娅都不见了：一个新的胖胖的女厨子在料理厨房，不乐意地、粗暴地执行着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轻声的指挥，还是那个阿库丽娜，衣襟塞在腰带里，在洗缸钵盆罐；还是那个蒙眬欲睡的管院人，仍旧穿着那件皮袄，在小屋里闲度残生。在清早和晌午固定的时间，"哥哥"又腋下挟着一个大公文夹，不论冬夏都穿着橡皮套鞋，闪过篱墙的格眼。

奥勃洛摩夫怎么样了？他在哪里？在哪里？——他的遗体安息在邻近的墓地里，僻静地方的灌木丛中，普通的骨灰罐

内。友谊的手所栽植的丁香花在坟墓上寂然不动，苦艾宁静地发散着芬芳。仿佛寂静的安琪儿在亲自守护他的安眠。

妻子那双爱护他的眼睛，无论多么敏锐而机警地随时照看着他的生活，然而连绵不断的安宁和寂静、过一天算一天的懒洋洋的生活，终于使他生命的机器慢慢地停住了。伊里亚·伊里奇显然是毫无疼痛、毫无苦恼地死去的，就象一只忘了上发条的时钟停摆不走了。

谁也没有看见他咽气时的情形，听到他临终前的呻吟。过了一年，他又中过一次风，但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不过伊里亚·伊里奇变得苍白而羸弱，吃不下东西，不大到花园里走动，越来越沉默而深思，有时候甚至哭泣。他预感到死亡的迫近而暗自害怕。

他曾几度昏厥，但都平安过去。有一天早晨，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照常给他送咖啡进去，发见他象平常睡眠一样温顺地长眠了，不过脑袋稍为从枕头上移开了一些，一只手痉挛地压在心口，分明血液就集中在那个地方，停止了流动。

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再次守寡已经三年：这之间，一切又都变成了老样子。哥哥包过几次工，可是破了产，于是千方百计，打躬作揖，又回到了那个“登记农民”的衙门里，仍旧去当录事，又步行上班，带回些二十五戈比的、半卢布的和二十戈比的银币，来充实他那藏得很严密的小箱子。伙食又变得象奥勃洛摩夫没有搬来以前一样粗糙、简单，可是肥腻、丰盛。

她的嫂子伊丽娜·潘节力耶芙娜扮演着一家之长的角色，那就是，她容许自己有权可以晚起床，每天喝三次咖啡，换

三次衣服，只照料一项家务——把她的裙子浆得尽可能绷硬。此外她就概不参与，而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照旧是家中的活钟摆：她照管厨房和日常三餐，给全家预备茶和咖啡，做全家的衣服，照管内衣，照管孩子，照管阿库丽娜和管院人。

可是为什么这样呢？要知道她是地主奥勃洛摩夫的太太：她不是可以不缺人手、不缺东西、单门独户地生活的吗？是什么迫使她肩负起别人的家务的重担，为别人的孩子、为这一切琐事忙碌呢？而女人所以命定要做这些琐事，有的是由于爱好，有的是由于家庭关系的神圣义务，有的是为了一日三餐。她有全权指挥的仆役查哈尔和阿妮希娅在哪里呢？最后，她丈夫留下的有血有肉的信物，小安得留沙在哪里？她前夫的孩子又在哪里呢？

孩子们都已有了安排，那就是，万纽沙已修毕学业，就任公职，玛欣卡已嫁给一位公家房屋的管理员，安得留沙呢，已由希托尔兹夫妇俩领去抚养，把他当作自己家庭的一员。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从来没有把安得留沙的命运同前夫的孩子的命运等量齐观和混在一起，虽然她心里，也许是不自觉的，仍给予他们以同等的地位。可是她在安得留沙的教育、生活方式和前程与万纽沙和玛欣卡的生活之间划着一条鸿沟。

"他们这两个是什么？是同我自己一样的肮脏人，"她漫不经心地说，"他们生下来就是一般的平民，而这一位，"她要不是出于畏怯，那就是出于谨慎抚爱着安得留沙，差不多怀着敬意说，"这一位——是少爷！你看他多么白嫩，就象一颗熟透了的果子；多么小的手脚，头发象丝一样。活象那位亡人！"

因此她对希托尔兹领安得留沙去抚养的建议，毫无抗辩，

甚至怀着几分喜悦表示同意，认为他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处是在那里，而不是在这里，在“下等人中”，同她脏污的内侄们在一起。

奥勃洛摩夫死了以后，有半年光景她只同阿妮希娅和查哈尔住在这所房子里，哀痛欲绝。她到丈夫的墓前践踏出了一条小径，眼泪都哭干了，差不多不吃不喝，只靠茶水活命，往往通夜不阖眼睛，人虚弱极了。她从不向谁诉苦，似乎离开死别越久，她变得越孤僻，越伤心，和每一个人，甚至和阿妮希娅也都不相往来。谁也不了解她的心境。

“你们的太太还在哭丈夫呢，”菜市里那个卖食品给人家的老板向女厨子说。

“她仍旧在为丈夫难过，”墓地教堂的长老指着她对烤圣饼的女执事说。这位伤心透顶的寡妇每星期都到这所教堂里去祈祷和哭泣。

“依旧还在伤心，”他哥哥家里的人说。

有一天，她哥哥全家人连同孩子们，还有那个塔朗切耶夫，忽然出其不意地闯到她的面前，借口是来慰唁。他们庸俗地安慰一番，劝她“别毁了自己，要为了孩子们保重身体”——这些话，在十五年前她第一个丈夫去世的时候，人们也曾向她说过，那时候这些话曾经起过预期的作用，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竟引起她的烦恼和反感。

他们提到另一件事情，向她宣布说，现在他们又可以在一起过活了，她“同自己人在一起过穷苦生活”将轻松一些，这对他们来说也好，因为谁也不会象她那样善于治家，这时候，她轻松得多了。

她请求给她一些时间来考虑，随后又伤心了两个来月，到末了才同意在一起过活。这时候希托尔兹已把安得留沙领到他家里去，只剩她独自一个人了。

她穿着深色的衣服，脖子里围着黑色的羊毛围巾，影子似地从卧室走到厨房，照旧开关食橱，做针线，熨花边，可是做得又慢又没有劲，仿佛不乐意似地用轻轻的声音说话，眼睛不象从前一样毫无顾虑地东张西望，从一件东西上面移到另一件东西上面，而是流露出凝神沉思的神情和深藏在内心里的思想。这种思想，自从她有意识地对丈夫长眠的脸熟视了很久的那一刻起，好象就无形中停留在她的脸上，从此没有离开过她。

她在家里走动，手里做着非做不可的事情，可是思想并不放在上面。自从丈夫去世以后，她好象在他的尸体上忽然领悟了自己的生活，开始思索起它的意义来，这种沉思的神情便永远象影子似地留在她的脸上。随后尽情痛哭了一场，她的意识便集中在丧夫这一点上：除开小安得留沙以外，其余一切在她都已死去。只有当她看见安得留沙的时候，她的心里才仿佛有一些生趣，脸色开朗起来，眼睛里充满喜悦的光彩，随后又噙着回忆的眼泪。

她对周围的一切都视同陌路：哥哥因为白花了或者没有便宜到一个卢布，因为肉烧糊了，鱼不新鲜而发脾气也好，嫂子因为裙子浆得软了，因为茶不酽不热而撅嘴也好，胖胖的女厨子出言不逊也好，阿葛菲娅·马特威耶芙娜一点都不放在心上，仿佛他们说的并不是她，她甚至听不见他们挖苦她的低语："太太，地主夫人！……"

她用哀悼的尊严和恭顺的缄默回答这一切。

反之，在圣诞节、在复活节、在狂欢的谢肉节前夕，全家每一个人都欢天喜地，歌唱吃喝，她在大家欢乐的时候，忽然热泪盈眶，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随后她又集中神思，有时候竟好象怀着自豪和怜悯的心情来看哥哥和嫂子。

她理解到，她一生中有过失意的时期，也有过得意的时期，上帝曾使她打起全副精神生活，但又让她萎靡下去；太阳曾经照亮过她的心坎，却又变得永远黑暗了。……是的，永远黑暗了；然而她的生活也永远获得了意义：现在她已经知道她为什么而生活，她的生活并不是徒然的。

她象爱情人、爱丈夫和爱主人一样全心全意地爱奥勃洛摩夫；不过象从前一样，她不能对什么人表达出来。而且她周围的人谁也不会理解她的。她到哪里去找这种语言呢？在哥哥、塔朗切耶夫和嫂子的语汇里，因为没有这种概念，也就没有这种字眼；只有伊里亚·伊里奇能理解她，可是她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因为那时候自己也并不理解，也不会表达。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于自己的过去理解得越来越清楚，把它隐藏得越来越深秘，变得越来越沉默、越专注。一霎眼似地飞过去的七年，在她整个一生中放射出宁静的光芒，她再不希冀什么，再也不到哪里去了。

只有希托尔兹从乡下到彼得堡来过冬的时候，她才跑到他那里，贪婪地尽望着安得留沙，怀着又温柔又胆怯的心意抚爱他，随后想向安得烈·伊凡诺维奇说几句话谢谢他，最后想把憋在自己心里的一切向他和盘托出，因为他是能理解的，可

是她说不出来，只是扑到奥尔迦的身边，嘴唇紧贴住她的手，热泪迸流，连奥尔迦也不由自主地陪她哭泣，深受感动的安得烈便急忙走出房间去。

共同的情感、对死者的纯洁得象水晶一样的心灵所怀有的同一的思念，把三个人连系在一起了。他们邀请她一起到乡下去，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安得留沙的身边，可是她只是重复这么一句话："生在哪里，一辈子住在那里，死也应当死在那里。"

希托尔兹徒然地把经管领地的情况对她交代清楚，把她应得的收入给她送来，她全都退回去，请求他替安得留沙保管起来。

"这是他的钱，不是我的，"她一再坚持说，"他会需要它的；他是老爷，我就这样也能生活下去。"

第十一章

有一天，将近中午时候，两位绅士在维堡区的木板人行道上走着；后面跟了一辆马车慢慢地驶着。其中一位是希托尔兹，另一位是他的朋友，一位文人，身材肥硕，神情冷漠，有一对沉思的、仿佛蒙眬欲睡的眼睛。他们俩走到了一所教堂的门口；弥撒刚完，人流向街上涌出来；头里全是乞丐。他们讨到了不少各种各样的钱。

"我很想知道乞丐是从哪里来的？"文人望着乞丐们说。

"从哪里？是从各式各样的裂缝里和角落里爬出来

的……”

“我并不是问这个，”文人不以为然地说，“我是想知道：一个人怎么会沦为乞丐，落到这步田地的？是突然地还是逐渐地变成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要知道它干什么？莫非想写一本‘Mystères de Pétersbourg’①吧？”

“这也难说……”文人懒洋洋地打着呵欠说。

“现在正是机会：随便去问哪一个，只要一个银卢布他就会把他的全部历史都出卖给你，你就可以写下来转售图利。喏，这老头儿就象是一个乞丐的典型，最标准的。嗨，老头儿！过来！”

老头儿应声转过身来，摘下帽子，朝他们走过来。

“善心的老爷们！”他嗄声说。“帮助帮助一个在三十次战役中残废的穷苦的老兵吧……”

“查哈尔！”希托尔兹吃惊地说。“是你吗？”

查哈尔突然闭住嘴，随后用手在眼睛上挡住了阳光，留神地看了看希托尔兹。

“对不起，大人，认不得了。……眼睛完全看不见了！”

“把主人的朋友希托尔兹都忘了，”希托尔兹责备说。

“噢，噢，安得烈·伊凡尼奇老爷！天哪，瞎眼看不见了！老爷，亲爹！”

他忙乱一阵，要抓希托尔兹的手，没有抓到，便吻了吻他

① 法语：“彼得堡的秘密”。希托尔兹这句讽刺性的问话是暗指许多模仿法国作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作品。

上衣的前襟。

“上帝竟让我这条该死的狗活到遇见这样快活的事情……”他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地号叫说。

他的整个脸，从额角到下颏，仿佛给打上了一个深红色的烙印。此外，鼻子上还留着一块青紫斑。头顶秃光了；两部颊髯还象先前一样大，可是蓬乱得同毛毡一样，好象每一绺里都放进了一团雪。身上穿一件完全褪了色的、缺了一片前襟的破旧军大衣；赤脚穿一双破旧的套鞋；手里拿一顶完全磨光了的皮帽。

“嗬，仁慈的主啊！今天您恩赐给我过怎样的一个好日子……”

“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的？为什么？你不害臊吗？”希托尔兹严厉地问。

“啊，安得烈·伊凡尼奇老爷！叫我有什么办法？”查哈尔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开始说。“靠什么糊口呢？当初阿妮希娅在世的时候，我没有潦倒到这个地步，还有一口饭吃，但是她患霍乱一死——祝她在天有福吧，——太太的哥哥便不愿意再留我，骂我是吃闲饭的。米海·安得烈伊奇·塔朗切耶夫老是想趁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从后面踢我一脚：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我挨了多少骂啊。您信不信，老爷，我一片面包都没有进过嘴。要不是太太的话——上帝保佑她健康吧！”查哈尔划着十字补充说，“我早就冻死了。她给我衣服过冬，要多少就给我多少面包，还让我睡在炉炕上——都是出于她的恩典。为了我，她也挨了骂，于是我就顺脚走了出来！现在已是我过悲惨生活的第二个年头……”

“为什么不找一份事情做呢？”希托尔兹问。

“如今到哪里找事情去，安得烈·伊凡尼奇老爷？我当过两次差，可是干得都不对头。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不象从前一样了；变坏了。找侍仆也要找识字的；而且高贵的老爷们已不用侍仆，免得前室里挤满了人。都只用一名，很少有用两名侍仆的人家了。他们都自己脱靴子：发明了一种机器！”查哈尔伤心地继续说。“真丢人，真不体面，没有老爷的气派了！”

他叹了一口气。

“我总算在一个德国买卖人那里找到了事情，原来讲定是坐在前室里的；一切都很顺利，可是他派我到餐厅里去伺候，这难道是我干的活？有一天我端了一套餐具，是波希米亚①货吧，地板又光又滑——好象有意使人滑倒似的！我的腿忽然不听使唤，滑了一下，全套餐具便连同托盘咣啷一声掉在地下：就把我赶出来了！第二次是一位老伯爵夫人看中了我的相貌，‘外貌看起来倒还庄重，’她说，便雇我当看门的。这是一件老式的好差使：只要神气活现地坐在椅子里，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一颠一颠的，有人上门不必马上答理，先咆哮一阵，随后看情形放进来或者轰出去；对于体面的客人，大家都知道的：就这样挥一挥锤形杖②！”查哈尔挥了一挥手臂。“没有话说，这是一份很光采的差使！可是这位太太真不容易奉承——对她没什么好说的！有一次，她到我下房里去看看，看见了一只臭虫，便跺脚叫喊，好象是我发明臭虫的！什么时

---

① 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地区。

② 革命前俄国各大衙门或贵族府第的看门人都手持锤形杖，以表示尊严。

候有过不长臭虫的人家！另一次，她走过我的身边，闻到我身上好象有酒气。……真有这样的人！就把我辞退了。”

“可是你的确有酒气，就是现在也有！”希托尔兹说。

“借酒浇愁嘛，安得烈·伊凡尼奇老爷，当真是浇愁，”查哈尔痛苦地皱起了眉头嗄声说。“我也试过当车夫。有一个主人雇了我，可是脚冻疼了：力气小了，人老了！刚巧碰到的是一匹烈性子马；有一次，它冲到一辆篷车底下，差一点没有把我压扁；另一次压了一个老太婆，我给带进了警察局……”

“哦，得了，别流浪了，也别酗酒了，到我家里来，我给你地方住，我们一起到乡下去——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安得烈·伊凡尼奇老爷，可是……”

他叹息一声。

“我不愿意离开这里，离开他的坟墓！我们的恩人，伊里亚·伊里奇，”他号泣说，“今天我又追念过他，祝他在天有福吧！上帝竟把这样的主人夺走！他是为了别人的快活而活的，原该长命百岁……”查哈尔皱起了眉头呜咽说。“今天我去过他的坟地；每逢到这个区里来，我总到那里去坐一会儿，直淌眼泪。……有时候就这样出神地想，四下里静悄悄的，我觉得好象他在叫我：‘查哈尔！查哈尔！’背脊上甚至起了一阵寒战！得不到这样的主人了！而且他多么喜欢您——愿上帝保佑他的在天之灵吧！”

“哦，来看看安得留沙：我会吩咐他们给你吃饱、穿暖，随后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希托尔兹说，并且给了他一些钱。

“要来的：怎么能不来看看安得烈·伊里奇呢？恐怕长

得很大了吧！天哪！上帝使我盼到了怎样的喜悦啊！我要来的，老爷，上帝保佑您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查哈尔跟在驶走了的车子后面唠叨说。

“哦，你听到这个乞丐的历史了吧？”希托尔兹向他的朋友说。

“他提起的这位伊里亚·伊里奇是什么人？”文人问。

“奥勃洛摩夫。我对你谈起过他很多次了。”

“是的，我记得这个名字。他是你的学伴和朋友。他怎么样了？”

“死了，无声无臭地死了。”

希托尔兹叹息一声，沉思起来。

“但是他并不比别人愚蠢，他的心地象玻璃一样明亮、洁净，而且高尚、亲切，却无声无臭地死了！”

“究竟为什么死了呢？是什么原因呢？”

“原因……什么原因！奥勃洛摩夫性格！”希托尔兹说。

“奥勃洛摩夫性格！”文人莫名其妙地重复说。“这是什么？”

“我马上来讲给你听：让我把我的思想和记忆集中一下。然后你把它写下来：也许会对什么人有用呢。”

他于是就把写在这本书里的故事讲给他听。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奥勃洛摩夫 [俄]冈察洛夫 齐蜀夫
作者=BEXP
SS号=
加密地址=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fn/fn56/09/000001.pdg
页数=667
下载位置=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fn/fn56/09/!00001.pdg

书名
前言
正文